碑傳集

五十一

Asia

DS
734
.C56
v.51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目錄

經學下之上
鄭先生慶元傳 盛百二
沈徵君炳震傳 炳巽 沈德潛 炳謙附
又徵君沈東甫傳 吳斯洺
陳先生景雲墓誌銘 王峻
又文道先生傳 沈廷芳
萬君光泰墓誌銘 全祖望
又萬光泰小傳 兄光謙附 失名
沈君彤墓誌銘 惠棟
又沈徵君傳 陳黃中
又徵士文孝沈先生墓誌銘 沈廷芳
附錄四則
惠徵君棟墓誌銘 互見翰詹附記 陳黃中
又惠先生墓誌銘 王昶
江先生永事略狀 戴震

又江愼修先生墓誌銘　王昶
又江先生傳　錢大昕
程先生廷祚墓誌銘　程晉芳
余君蕭客墓誌銘　任兆麟
汪明經梧鳳行狀　鄭虎文
汪明經肇龍家傳　鄭虎文
法先生坤宏墓誌銘　韓夢周
又特授大理寺評事職銜法君墓表　張洲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

嘉興錢儀吉纂錄

經學下之上

鄭先生慶元傳　盛百二

鄭先生慶元字子餘一字芷畦其先自江右徙湖州之歸安明神宗時有明進者爲南京刑科給事中頗著直聲先生幼從其從父松陽司訓駿孫學司訓郎給諫之孫殫精根柢尤邃於易禮先生自幼即傳其業并通史傳及金石文字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毛西河朱竹垞胡東樵張樸村諸名人竝折行輩與之交家貧母老康熙庚午秋試報罷出遊四方混跡幕府閒一歸省丁丑黃岡張公希良視學兩浙先生兩試皆超等食餼府學後以次貢入國子監竟抱志以終儀封張清恪欲薦之不果雍正十三年

詔開太科

今上御極之四年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輒歎曰如鄭芷畦之博物通今庶幾可應茲選惜死矣其著述甚富曰廿一史約編者乃最少之作後深悔之曰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曰湖錄一百二十卷曰石柱

記箋釋五卷曰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海運議一卷其未詳卷者曰
周禮集說詩序傳同異家禮經典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
攷春王正月攷湖州重賦攷又有小谷口薈蕞今水學兩河薛鏡七省
漕程附見行水金鑑中其湖錄即湖州府志訂補舊志缺失參之廿一
史又採取徐獻忠吳興掌故董斯張吳興備志張睿卿苕記宋雷西吳
里語王道隆菰城文獻諸家之書甚博復挾筆硯徧遊七屬訪其故家
譜系老成之士駁難辨正以膏火舟楫之費耗其產不顧也起丁丑訖
甲申八年而始定後六易其稿生平精力殫於是書潘稼堂諸公無不
服其精博歷遇三賢守屢爲開鋟輒以事阻先生歎曰豈我郡文獻終
當湮沒耶於是更名湖錄不輕示人沒後其本楊秀才宗嶽張秀才輅
各得其半不能合也乾隆初胡太守承謀修府志大半本之金鑑代傳
樸庵副使作集古今之大成自禹貢及諸經之注傳列史之河渠溝洫
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不採摭而條貫之四瀆大川之外如金沙瀾滄
之荒遠展按之皆如指掌而歷代築塞疏瀹之方名臣儒者之奏議論
說及河防一覽問水集暨
國朝靳文襄文端清恪兩張公諸書悉囊括備載凡宣力河隄者至今

奉爲圭臬而罕知其出於先生也先生自名所居之地曰小谷口其著書之室曰魚計亭亭前種花壘石後有方池一泓大旱不涸朋友過從徵文考獻與人應答終日忘罷其生卒年月不可考雍正己酉九月先生追作西河竹垞合像記蓋康熙壬午從遊兩公於西湖昭慶寺中事自云不能握筆令其子代錄蓋時已病風矣子惟覲惟孝早卒寡息弱孫伶仃孤苦及葬族孫振銓乞全吉士祖望志其窆石而生卒仍未之詳其書單行著名者惟石柱記箋釋而已經學諸種大都散佚全吉士云禮記緝註續衞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纂楊信齋之緒也而西河讀其家禮參同至歎爲蓋代一人云

謹案原編有民田侵占水櫃議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沈徵君炳震傳 炳巽炳謙附 沈德潛

徵君姓沈氏名炳震字寅馭自號東甫世爲歸安竹墩人學博諱雍第二子也先世自恭靖襄敏兩尚書後代以科名學術顯東甫少歲即淬厲於學籍學宮後日有名省試八不遇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考訂博辨而新舊唐書合鈔尤生平注力其書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分注新書爲目諸志舊書多缺略舛錯

則以新書爲綱仍分注舊書爲目增方鎮一表訂正宰相表之譌謬者
積十數寒暑乃成鉅公夙儒交重之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辭之士大吏交章薦衆論一辭若此科爲東甫開者
召試殿廷仍不遇浩然歸歸二年以歲貢士卒嘉禾錢少司寇名陳羣
同學友也時在籍唁東甫喪見唐書合鈔歎曰此爲有用書
今天子開館命詞臣校勘經史得此書參考可以訂譌補闕遂攜書入
都陳奏
旨付詞館采取潛適分校唐書援據議論之粹精者入考證中
旨以爲允刊刻內府頒布天下東甫鬱於生前榮於身後士論重之東
甫性仁孝考卒官舍櫬舁歸奉堂皇衆以俗忌沮之卒排衆議既葬廬
居盡哀君子謂之知禮敬愛昆弟老年彌篤待友以誠無面背言生不
不問生產明是非之分屹然山立或樵蘇不繼而中懷和藹暖然如春
綜其行誼俱能不愧古人者詩初學王右丞柳儀曹中年出入於東坡
山谷後流衍於石湖放翁然潛心編纂不欲以韻語自鳴也所著唐書
合鈔二百六十卷外有九經讀蒙十二卷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唐詩
金粉十卷井魚聽編十六卷歷代帝系紀元歌一卷沈氏族譜三十二

卷增默齋詩八卷雜著十卷並藏於家東甫有二弟並能獵古繹旃名炳與成水經注集釋訂譌一書凡從前篇簡脫漏文字踳駮首尾顛躓何讀轉易者一一正之復還道元之舊幼牧名炳謙亦膺鴻博之薦詩古文詞略同二兄何吾家之多學人也昔蘇氏子瞻子由弟兄師友古今豔稱於今再見其人哉

論曰八股興而古學廢有問以經史而瞠目挂齶不識何語者然其人往往取科第去而枕經藉史之人湮鬱以終東甫其一也雖然一眈浮華一探綗奧古人有云各從所好士之輕一時志千古者尚堅其志哉

文徵君沈東甫傳 吳斯洺

沈炳震字寅馭東甫其別號也幼穎敏倍他兒稍長喜漁獵羣書記憶百無一失家世藏書最富適能副其所嗜穿穴殆遍初操管即鄙棄帖括自樂以古文爲制義甲辰鄉闈已薦入彀終以策問語過激見黜或尤之東甫笑曰吾知盡言無隱而已得失何問哉嗣是亦不復應試矣讀書用功極勤而用心又極細慎爬搜抉剔薈萃貫穿丹鉛罔間寒暑或友朋以疑義相質未及答晨夕耿耿即標小簽粘壁上久而得之告其人曰某事見某書某書與某簡互異當從某義爲正友人快服去

東甫亦揭櫫如釋重負焉平生著述甚夥于九經更加矻矻諸經固樂
爲研究而尤深于三禮嘗擬彙作三禮異同附以諸家之說以緐賾未
遑削稿然蠅頭蠆尾塗抹甲乙貯篋笥閒如東笥至新舊唐書合鈔二
百七十餘卷作脫稿卽謂其子曰吾費十餘年心力成此書雖幸卒業
然恐犯昔賢固陋自用之戒將攜書入都就正於名公鉅卿以自信其
所以得被太倉王公及臨川詹事李公之以鴻博薦者實以歎服此書
交口獎賞之故後雖不與選然書已價重雞林矣吾鄉前輩如萬九沙
査初白諸先生倡酬往復佩服若一口嘉善柯石菴先生作唐書合鈔
弁言有互相師弟語以東甫少時曾向石菴學詩故也他如學士謹堂
汪先生宮坊橫山趙先生愛討論明史東甫相見原原本本終日談忘
倦二公皆挹服以爲不及世人咸以鴻博不與爲東甫扼腕余謂能著
書立言者在朝在野可傳可久義實一軌獨惜天不再假以年將生平
著述與海內同志明目張膽告後世以知我罪我之所以然耳卽如朱
竹垞先生曝書亭集云禮記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
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參用之或去或存于三禮異同必有可參證處
而王弇州藝苑卮言云舊唐書稗官小記也新唐書贗古書也皆不滿

于意得東甫之合鈔夫疵存醇去駁存正必自鼓掌掀眉互相契合之故王朱卽不可復作如王朱者復起賞奇析疑商推參訂相與扶馬鄭之藩闕班范之室千秋紫上叫呼聲應豈不稱大快事惜乎其齋志以歿令著書苦心不甚表襮終歎恨于揚子雲韓昌黎之必易世發露也非東甫之隱憾乎哉東甫爲人落落穆穆乍見似深中難測久輒服其誠坦咸恨締交之已晚胸無水旱燥溼意所不可必盡言無顧卽其人面頰發赤猶未已及談論偶合斷斷終席無怠色性篤友誼不靳倒橐而貧窶自守極介介嘗歎淵明風最高不樂爲五斗折腰獨不解其叩門乞米一語晚遊淮蔡值寒甚解羊裘豹褥贈好友中途感寒疾家人輩皆竊笑而東甫不惜也至如

聖朝求士若渴特開鴻博以招俊彥其與選者毋論餘或詭辭薦以鳴高或投謝章以掠譽于馳騖名場之習紛擾難泯曷若東甫之聞薦卽行不與卽返若行所無事之爲淡如而泊如也是又於著述外見品格之高人數級矣余無文又耄廢拙鈍烏足以傳東甫姑述見聞之大概以俟後世搜訪遺逸者之登采而輯晉云

贊曰東甫生平未嘗談禪忽歿後半月示夢其弟霅漁口吟二句云飛

時已忘爪消後豈知冰分明公案一則大有可參余因憶與友人論詩曾有句云毘盧佛性慳滋息焦穀芽誰見苗苗深知夙根慧業有難强者梵典云釋迦佛號必尊之曰文佛良有以也夫良有以也夫

陳先生景雲墓誌銘 王峻

吾吳昔多博聞好古砥節厲行之碩儒

本朝百年來位不大而名最著者則有義門何先生何先生及門無慮數百人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爲老友者是爲少章陳先生自何先生歿後先生獨以名德見推爲中吳文獻之重輕者幾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典型凋謝遠近爲之嗟歎卜葬有日故人門弟子咸謂先生有道而文宜按古私謚之義謚曰文道先生其孤具狀徵銘於余按狀先生諱景雲少章其字先世家常熟代有聞人所謂河東陳氏也自曾大父天麟始遷郡城大父明義喜藏書深禪理多與明季遺民故老游父治昌慷慨尚義拯人之急母朱氏孺人先生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背誦年十七睢州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置第一十九從義門先生游益講求通儒之學窮究經史晝夜無間學遂大殖父喪服闋補吳江縣學生康熙癸酉試京兆

不售而歸再至京館藩邸三年復辭歸時年甫四十以母老遂絕意宦
遊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
先生出處不苟之大略也其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
凡經史四部書從源及委貫串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
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略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
談之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間能剖決其豪芒得失者爲文章簡嚴有法
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
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
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皆能有功前哲嘉惠後來其他少時帖括
之文及應聘所修通志等書非先生所留意故不復紀也性孝友居父
母憂每慟輒絕歲時祭享必涕泗沾衣與人交有始終外和內剛不因
人熱所居老屋數楹朝虀暮鹽人不能堪處之怡然晚歲名益高迹益
晦終年杜門足不踏塵市蓋先生視世絕少可語世亦鮮知之者所謂
不食之碩果讀書之種子豈與世之工鞶帨營華膴者爭一時之得失
哉享年七十有八配吳孺人吳江兩司寇後諸生景槐女劬窮守約奉
姑至孝雍正十年先卒年五十子男二昇長洲縣學生黃中吳縣學生

入國子監女一歸國子生張爾樸孫男四慶曾文雍文寬慶餘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吳山北麓之新阡奉吳孺人祔黃中爲人耿介博學有文爲先生克家子以余不能取容當世顧獨重焉余雖不獲親炙先生然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焉先生有書後世永傳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萬年

又文道先生傳 沈廷芳

先生姓陳氏諱景雲字少章吳縣人也世爲常熟名族曾祖天麟始遷郡城祖明義明季避寇尹山偕里中李灌園侍御遂甯李如石明府結蓮社之契父治昌慷慨尚義並稱長者先生自幼善讀書就傅吳太守綺家太守奇之稍長屬文宿儒翕重湯文正公斌巡撫江南試士置第一繼從何學士焯講求通儒之學學益大殖尋補縣學生康熙癸酉應京兆試假館王文靖公熙第諸公咸重其名願與交而先生不事投謁不售歸再至京館藩邸以道自重三載復辭歸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某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以母老俱弗赴侍養之餘益窮究經史四部書參互考訂丹黃甲乙寒暑罔閒汲汲孜孜猶水火之於人不可一日

而欲以故皆洞悉源委貫串靡遺於地理典制尤詳斷前明事跡更若身列其閒燭照而數計也爲文精核而有體要集凡四卷外所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註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皆能發前人之覆有何學士所不逮者學士每以疑義問先生曰是出某書某卷第幾葉幾行閱之無不合以是服其博聞强識云性孝友與人以誠外和而內剛名高而跡晦爲江左儒林之宗晚歲廢門足絕城市朝野望之翕然旣卒故人門弟子徵貞曜文通之義私諡曰文道先生

贊曰

國朝通儒首稱顧徵君炎武厥後江表文獻獨推先生葢有道而能文實徵君之伯仲也余少慕先生及與其子黃中舉詞科得聞先生論議益歎其學之閎深黃中學行超卓有國士風古稱碩儒有後其信然哉

其信然哉

萬君光泰墓誌銘　全祖望

循初以乾隆改元之歲入京應詞科之薦年甫冠時人盛稱其詩然予

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又十年遇齊次風于淮上次風爲予言循初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予始心重之然終未知其底裏也今年循初卒惋歎累日已而汪生孟鋗來出其彌留所寄東言病已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瓣香者雙非之文而雙非知我未深幸爲圖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然予安足以重循初而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串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顧箬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黃黎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纂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汝陽之田可歸也黎洲弟子半江南而得其傳者海甯陳言揚也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尚稍疏至諸家而益密定九尤集其成乃定九晚年睠睠欲得高材生以受其書竟無有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然罕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晸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晸嘗欲予序其書請之而未果子晸卒欲卽家鈔其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

以至明之三歷呵罷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即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循初也詞章之士云乎哉梁少師薌林續修通考延循初以董其事少師醇謹少所可獨醉心於循初其病也為步至秦侍郎樹峯邸商其藥物及歿如失左右手會以扈從南下見予于杭語及循初唏噓久之循初姓萬氏諱光泰一字柘坡嘉興秀水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曹氏生於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庚午年某月某日乾隆丙辰舉人其年三十有九無子甚矣其荼苦也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遺書皆藏汪氏其銘曰

歿而猶視乞予之文予文不稱何以瞑君人生如此天道甯論

又萬光泰小傳 兄光謙附 先名

萬光泰字循初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旋舉鄉闈後以梁相國詩正續修通考延光泰董其事卒於京寓年三十九述作甚富全太史祖望盛推之為誌其墓語見經籍志光泰與同里錢載汪孟鋗為文章性命之交汪刻其詩集傳於世兄光謙字敬懷以進士知陽山縣撰陽山志有條理痛弟之亡也因公假省母母歿遂不出

沈君彤墓誌銘 惠棟

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吳江沈君果堂以疾卒越兩月孤子培本將葬君于邑之朱村先壟乞余銘其墓君行誼卓絕經傳洽孰推爲純儒余與君交雖晚而契獨深數年來以道義相勖學業相證知余者莫君若知君者亦莫余若也其忍以不文辭哉君諱彤字冠雲別字果堂係出吳興自元季遷吳江七世祖漢明正德庚辰進士刑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廷杖繫詔獄隆慶初贈太常少卿六世祖嘉謨五世祖倬俱以孫若子貴贈通奉大夫高祖諱琉萬歷乙未進士山東兗東道曾祖諱自南

國朝順治乙未進士山東蓬萊縣知縣以清惠稱祖諱永智考諱始樹生三子君其長也君少方古舉止若成人弱冠從學士何公焯遊始遂于理學繼而嘖意五業著羣經小疏若干卷凡所發正咸有義據侍郎方公苞絕重之晚節尤精三禮以周官分田制祿之法向多疑滯因爲列法數以明之成祿田考三卷二千年聚訟一朝而決其爲文神似昌黎有果堂集十二卷生平敦孝友撫育諸弟辛勤㨈掮親喪居廬稱服稱情與人交以至性相感不侵然諾嗚呼自古理學之儒滯于稾而文不昌經術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篤君能去兩短集兩長非純儒之行歟

余行不逮君而才亦詘然好古所得往往與君同如尚書後出古今通人皆知其僞獨無以鄭氏二十四篇爲眞古文者余撰尚書攷力排梅賾而扶鄭氏君見之稱爲卓識又易爲王韓所亂漢法已亡余學易二十年集荀鄭虞諸家之說作周易述先以數卷就正于君君曰此書成易道明矣惜吾不及見也曩以君言戲耳孰謂竟成讖耶悲哉悲哉君之成祿田攷也讀者疑信分焉余爲序而辨之君笑謂余曰子吾之桓譚也君先舉宏詞科報罷最後余亦膺經術之薦謁舉主丹崖黃公公詢余天下通經之人孰爲最余首舉君黃公欲薦君而未果此事余未語君君亦弗及知然余與君相契之深不忍終默也君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顧孺人無子立從弟子培英以後君女二長適丁日曜次適顧後澂君之卒也門人述其體行謚曰文孝先生銘曰

君敦善行學不爲人羣公休之羔雁成羣既舉大科又預誌局君有遠志不肯錄錄飄然歸隱辯章六經鉤稽官秩識過康成唯余與君如獲與石何期辰巳一旦易簀告謚于柩以澂大名吾誰與歸爰誌九京

文孝沈徵君傳 陳黃中

沈彤字冠雲吳江人七世祖漢明正德中官刑科給事中以直諫顯高祖玧萬歷中官山東按察副使曾祖自南國朝順治中知蓬萊縣並以進士起家祖父皆潛德不仕彤少自樹立家貧力學從良師友游久益汎濫百家沈潛六藝早歲稍遠游養親中年兩抵京師一預禮館編纂一舉博學鴻詞科以親老南歸抵家而父已沒三年中衰麻哭泣纖悉中禮識者謂喪禮久廢數十年來未之見也既投老里門授徒自給釜炊朝夕不繼而著述益勤有羣經小疏若干卷果堂集若干卷祿田攷及雜著若干卷貧而好施壯歲東脩所入盡以給親族之尤乏者生平坦直和易人不忍欺然中有畛域其可否斷如也為文潔靜有體分寸合度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雅好佳山水嘗客南陽經泰安遍攬桐栢岱宗之勝在京師未嘗闚貴人門時跨蹇驢恣游西山炎暑中輒數日一賃雞棲車觀荷西苑人莫不笑之晚歲每入郡城訪其友陳黃中主人出脫粟菜根蹴踖辭以窶輒笑曰余有水田三畝不足供公家稅近恃賣文日計以十三錢自給已得飽腹著書君又何謝為黃中以是益服其度彤與黃中先後皆吳氏尚書房自出又與文道先生偕遊何學士焯之門故黃中少

以丈人行事之乾隆初爲同舉生朝夕京邸以文行相砥礪親厚無間
不復以執友自居每有論撰必通懷推論沒之前數日爲宗人表墓文
寄令論定黃中爲易數語且舉歐陽修許尹洙者稱其簡而有法緘詞
在几而凶問及門惜其不及見因哭之以詩有曰論高疑近拙志大本
非迂知形者謂頗得其實云
論曰孔子稱善人吾不得而見之況三代以下乎方形在禮館中朝大
官欲資其該洽多嬐嫛煦嫗之形性涫篤輒爲之盡而實莫能推挽者
以故訖不得少施然於形何所輕重惟是形窮老无悶經明行尊德薰
鄉國卽輕陂儇薄者遇之莫不勉爲善言陽爲浮慕中孚之吉信及豚
魚形庶幾近之矣
又徵士文孝沈先生墓志銘　沈廷芳
吾宗有醇儒名彤字冠雲吳江人也少補諸生從何義門學士遊且久
後登張清恪楊文定兩公之門講學不倦故經義宏深而于程朱之傳
尤身體而力行之嘗言經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而彝倫之則也人不
窮經則悖文不根經則駮蓋其行循于家文重于藝林江南之人羣宗
之雍正間至京師望溪方公見其所疏三經謂得聖人精奧讀其文又

謂氣格直似韓子乾隆初元輯三禮義疏遂薦入館名動
輦下其爲人接之凝然以靜久與處温然以和叩其學淵然以深嗚呼
可稱粹美君子矣客京師數載惟與一二耆儒商訂往籍而不肯登貴
人之門
召試博學宏詞棲遲書局終以不遇其介節如此後以親老歸適父先
數日亡居廬哀泣三年羣歎喪禮久廢未有克盡古制如先生者洵足
爲鄉邦矜式嘗登岱宗觀日出探桐柏之淮源爲文以紀之過望諸之
鄉上黃金之臺攬古徘徊不忍去晚居邱園生徒日衆益以禮法自持
而竫志于著述爲文務造其極有三經小疏九卷周禮祿田考三卷果
堂集十卷雜著若干卷年六十五終于乾隆壬申十月二十五日其年
十二月十九日葬于里中之朱村士友門人追稱文孝先生娶顧氏無
子以從弟子燕生英爲後余與先生同族同舉用學行相切劘者垂二
十載視予無異犖季又嘗表先大夫墓未幾聞其喪葢絕筆云予既刊
其經疏而序之英復來請銘曰此先志也予烏足以重先生英克家子
請再三予其敢辭銘曰
君之先自吳興遷楓江著望歷有年七世祖漢直諫傳高曾琥白南俱

賢給事副使蓬萊仙三進士胥能其官丞智始樹清修綿乃祖乃父學有源毓茲巨碩踰孝先羣經紛綸義以宣大文發耀敷瀛壖有韞無施造化權克自樹德人非天儒林他日留史編朱邨松柏先人阡祔有道孫何歸然深藏密固永不刊

附錄四則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第弟子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而沈君果堂爲之後勁其論文與二陳敵其窮經則二陳有不逮也大科之役有薦之者君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

君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

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分邑也君于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修志者之式（以上見全祖望沈果堂墓版文）

予攷索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其曾孫光祿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爲建言名臣已而攷索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殉節之詳沈君即太常裔孫

國家方有事於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薦（杭世駿送沈徵士南歸引）

惠徵君棟墓誌銘　互見翰詹附記

陳黃中

本朝中吳世族以經義名家取科第者無慮十數家其繼世科之後獨抱遺經遠承絕學則有吾友松崖惠君蓋其學醇行粹所傳者遠所積者厚其實大聲宏非苟也君諱棟字定宇松崖其自號也先世扶風人後從建炎南渡居湖州明嘉靖中又遷於吳曾祖有聲始以經學教授與同里徐枋以節義相尚祖周惕父士奇仍世入詞館有大名世所謂老少紅豆先生者也君世家學弱冠補弟子員即遍通諸經於漢唐說經諸家熟洽貫串而易學尤邃所著周易述一書專宗漢說歷三十年四五易稿猶未卒業其專心孤詣類如此少紅豆前以修城毀家君遷居城南閉門讀易聲徹戶外其世交多躋膴仕義不一通書問惟以授徒自給而已兩淮盧運使館之官舍居三年後以疾辭歸丁丑除夕病中以書抵余拳拳論學術人才之升降其識趣高邁又雅不欲僅以經師自命也夏侯勝有云經術明取青紫如拾芥今觀於君其于經術明耶否耶乃所遇若是使易其窮經之力習場屋臭腐語數千言固宜早取上第去乃舍彼取此爲舉世不爲之學晚歲一應公車徵且以爲幾得售矣又未及抵都輒報罷終身學漢人之學曾不得一遭漢儒之遇

而處之固然耿耿自信不爲窮達所移斯可謂篤信善道之君子已然君晚歲遇雖益蹇名益高四方士大夫過吳門者咸以不識君爲恥人亦以小紅豆稱之其所以紹門風者葢不以爵而以德也君爲人通不隨波介不絕俗爲學廣博無涯涘於經史多所論著有九經古義二十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易漢學七卷古文尚書考二卷左傳補注四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後漢書補注十五卷續漢制考一卷其他如王尙書精華錄訓纂汪鈍翁說鈴注乃小時所著也君以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二娶張氏有婦行子五人承學承德先卒承尌後君半歲卒承緒承萼孫一廷鳳君卒之明年三月某日其孤將葬君於某所以余知君深涕泣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

羣經賴漢僅得存陋儒訓詁增紛紜經義經術殊途分太清點綴翳浮雲拾瀋剽竊夫已村談易理障尤蒙昏輔嗣以降一律論惟小紅豆漢學尊九師廢易嗤河汾卓爾大雅信不羣貫通象數追三墳皭然不爲俗學醺獨尋墜緒韋編溫判榛鹵莽勤芟耘下帷著述經元纁江公狥曲徒狺狺遺書傳後名彌芬有求芳躅視斯文

又惠先生墓誌銘 王昶

先生惠姓諱棟字定宇號松厓先世扶風人九世祖倫遷於吳曾祖有
聲與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
士改授密雲縣知縣工詩古文著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諸書考士
奇康熙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兩任廣東學政以通經訓士
粵人至今誦之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交食舉隅琴笛理數考紅
豆齋小草諸書先生生而凝靜敦樸好學不倦好禮不變以孝友忠信
爲坊表年二十補元和縣學諸生先是學士從粵歸奏對不稱
旨罰修鎮江城用罄其家先生退居葑門之泮環巷樵蘇不爨意豁如
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毖緯之學無不肄業及之
經取註疏史兼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之註諸子若莊列荀楊呂覽淮
南古註亦並及焉而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
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甲子鄉試以用漢書爲考官所黜
由是息意進取乾隆十六年
天子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廷桂陝甘總督尹公繼善咸
以先生名上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罷歸先生嘗以顧氏炎
武左傳補註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明賈氏服氏

之學附以羣經作補註四卷于尚書採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羣經註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僞定鄭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爲眞古文梅賾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作古文尚書考二卷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僞之由來皆郝氏敬閻氏若璩所未及雖毛氏奇齡之寃詞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後漢書因華嶠而成書古人嫌其缺略遺誤而東觀漢記謝承之書不存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註十五卷又以漢儒通經有家法故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口授古文古義非經師不能辨也先生四世傳經恐日久失其句讀成九經古義二十卷於易理尤精著易漢學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鄭君之爻辰虞翻之納甲荀諝之升降京房之世應飛伏暨六日七分世軌之說悉爲疏通證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餘而漢代易學燦然又撰易徵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闡明之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發聖人饗帝饗親之至意謂古之明堂治朝太廟靈臺辟雍咸在其閒考之堯典春秋月令王制無不合也少嗜王新城尚書精華錄爲訓纂二十四卷搜採博洽貫串掌故亦爲世所傳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

年六十有二初聘朱氏繼配張氏又配陳氏子四承學承緒承尉承萼以某年月日葬於吳縣西渚村之祖塋先生以名賢後裔蔚爲大儒同里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游諸公間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予又同客盧運使見曾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嘗與華亭沈上舍大成手鈔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底莫余爲詳嗚呼自孔賈奉敕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載後眈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因取陸淳施士匄孫復之例稱先生以刻於石且爲銘曰

端門有命標羣經西河退老相師承硎谷瓜實悲秦坑淹中棟下蕪榛芃山東大師當炎興口講指畫開文明自唐臬宋義漸盲聾嘲閔笑噱其徵先生晚出研道精九經六緯蟠胸膺日月爲易窺璣衡或薦於朝困朱亭歸而抱犢樓柴荊慭遺一老奠兩楹秋山蒼蒼鄰洞庭斑然

貍首千秋局吁嗟儒林亡典型後有惇史眡此銘

江先生永事略狀　戴震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愼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傅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于三禮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猶多闕漏其書非完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稾而後定值

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纂修諸臣聞先生是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韻尤明處里黨以孝弟仁讓躬先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見歧未定也則正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謂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

以恆者為率隨其時之高衡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於管子書五音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為黃鍾之宮爰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歷志之謬其說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正黃鍾之宮為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大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為大聲大弦為小聲雖詭其詞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以降二千年莫知關究者如此為書以論古韵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矦幽顧氏未之知也

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眞諄而眞巳後十有四韵之當分為二考之三百篇用韵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韵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巳後九韵以侈斂當分為二猶之眞巳後當分十有四韵為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先生葢欲彌縫其書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為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為泰泰反為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巳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為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葢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謬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梗槩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

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至也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儀禮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閒也後數年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值

上方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强起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其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飢自

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是先生善於爲鄉之人謀者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休甯戴震次先生治經要略著書卷數先生生于康熙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壬午年三月十三日遺書二十餘種繕寫成帙藏於其家書未廣播恐就湮墜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又江愼修先生墓誌銘 王昶

余友休甯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愼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誌先生者卒卒不果又十餘年余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

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爲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余銘之先生名永字愼修安徽婺源縣人居縣之江灣曾祖國鼎祖人英皆不仕父期諸生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註疏凡古今制度及鍾律聲韻輿地無不採賾索隱測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術尤深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四補廩膳生四十一歲成禮經綱目八十卷五十

五歲偕鄉人立義倉貧者賴之六十歲成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辯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七書各一卷六十二歲爲歲貢生成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招爲諸生校閱文字六十九歲成四書典林四十卷又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歲成鄉黨圖考十卷七十七歲成律呂闡微十一卷七十八歲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七十九歲成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辯微一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卷又明年而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二娶汪氏子二達聖早卒次達辰孫三人朝陽朝仲錦波曾孫二人廷珍廷福先生之著禮經綱目也以朱子晚年考定儀禮經傳通解其書未成黃氏楊氏續之猶有闕漏乃以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爲次廣摭博考使三代禮儀之盛犂然可觀其著七政諸書謂歲實爲歷中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者爲率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恆氣注歷見岐未定也其撰律呂闡微也據管子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筩別十二律以正淮

南天文訓及漢書歷律志之謬撰古韵標準三書謂古韵之論刱于吳
棫而精於顧氏絳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由三百篇以正顧氏
分十部之疎且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爲用韵之準謂
欽定推步法七篇凡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六曜之
行皆具密法而奧義難明爲探立法之意詳步算之方并附推步鈐一
卷於其後又謂深衣之制諸儒論者凡數十家大率踵交解十幅之譌
據玉藻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舉鄭君之註以正疏誤因爲深
衣圖考晚年讀書有得隨筆撰記謂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
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
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自反卦之
內卦往居外卦也又謂兵農之分春秋時已然不起於秦漢證以管子
左傳兵常近國都野處之農固不隸於師旅也其精心獨見發古人所
未發如此先生年六十嘗偕友人入都時開三禮館總裁方閣學苞以
經術自命舉冠禮昏禮數條爲難先生從容詳對方公折服又吳編修
紱亦深三禮有疑相質無不首肯也乾隆二十八年
命秦文恭公蕙田修音韵述微公奏先生精韵學

詔取古韵標準四聲切韵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
五禮通考至戴君總校
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秘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眾而
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淳之輩咸以
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跧伏不見知於世而
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秘以參天地人之奧
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歿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
以先生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天下以爲公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婺
源之某里銘曰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中貫六經聖言所萃析之綜之會而通之上推發
斂圜則九重或解其頤或折其角遂傾閭人用啟來學弗耀弗施山頹
木隕羌道之樞厥功不泯肅肅嚴祀配於紫陽後有弔者睇此崇岡

又江先生傳 錢大昕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傅與里中兒治世俗學一日見邱濬
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
諷誦爲諸生數十年樵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

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程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荊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辨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休甯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辯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

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易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蕤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矦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憂好等字皆矦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

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盍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咍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一偏盍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攷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有十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

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民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爲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掩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

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尙書秦文恭公請於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程先生廷祚墓誌銘　程晉芳

余自壬午入都與族祖綿莊先生別嗣是一歲中必書問五六至雖閒隔數千里不啻執手覿面之勤也丙戌夏致書去秋冬又連致書竟無所答既乃聞其病甚今年四月忽得正月八日手書字跡端好如平時書中無別語第勸余作歸計耳閱四日族兄德著書來並以先生訃至葢前書先生絕筆也嗚呼眞儒徂謝世所共悲匪余一人族好之深知己之痛也乃不待其孤之請垂涕爲銘以貽先生之弟南耕俾勒諸石曰程氏系出廣平郡在周爲大司馬伯喬休父封于程以國爲氏西晉末元譚公爲新安太守以事罷官卒葬新安是爲新安一世祖其後子孫蕃昌新安遂爲程氏望先生爲宋咸淳宰相謚文清元鳳公十五世

孫祖某自新安之槐塘遷金陵父京尃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娶口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冢嗣也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啟生別號綿莊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背誦髫齔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兩兒俾習洒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十三經二十二史騷選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先生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乃大驚歎謂韋華公有子也弟南耕長于史而先生游好在六經韋華公卒免喪偕弟一試而補博士弟子員自謂文所以輔道自漢唐以來儒生泥典故爲訓詁學而不能變化以隨時其高談性命者又或蹈襲空疏罕裨實用于是以博文約禮爲進德修業之功以克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天文輿地倉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靡不窮委探源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辨之葢自

國初黃棃洲顧亭林兩先生歿後百有餘年大儒統緒幾絕繼之者惟先生然久試場屋輒不利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公鋐以先生應

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
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甯時年四十
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掃以書史自娛南耕有經世才佐大僚幕
數十年所得脯脩與先生共之無少別異先生乃得專其力益肆志于
經書自王輔嗣註易掃圖緯之霾塵迨宋元諸儒尊希夷河洛圖書互
卦變卦卦氣之說雜焉交陳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著書
愈多易學愈晦先生乃著易通後又成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
爻求是說六卷易學于是乎大備始先生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
冤詞袒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
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
錄三卷禮說二卷其于古今箋疏家鉤貫融會如素所蓄物取而別其
精粗良楛以進退位置之領以神悟發前人未發之覆徐而按之于理
窾無纖悉違也同時方少宗伯望溪鍾員外勵暇皆研究經學于先生
折服特深有疑義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時
年六十有一矣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遊會指益繁用是竭蹶

先生處之泊知也其狀貌温粹志淸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崖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巘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云余之識先生也當乾隆元年北上過淮執余手孜孜勉以問學自是三十餘年先生遊淮揚必主余家余應試江甯必與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有識知竊附于文人學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嘗恨絕學無傳每成一書必翻覆示余俾定其可否泊衰且病則悉鈔所著書付余謹藏之嗚呼余之顚頓寡植倘能俾先生傳耶然天旣畀先生以絕世之姿又阨以遭逢引伸其歲月使殫思磨精羽經翼傳則所以假手于斯人者非無故也余之力固不足以傳先生先生固自有其可傳者知必不泯沒也所著自羣經而外有詩二十卷文二十卷藏于家生于康熙三十年辛未三月二日卒于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陶氏無子弟南耕以次孫兆晉爲先生主後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之原銘曰

掊義摭文與古際也雅揚詁宣弗泯跡也粹乎大醇玉金節也阨厥遇以侈其傳窮則彌達也

余君蕭客墓誌銘　任兆麟

吳中以經術教授世其家者咸稱惠氏惠氏之學大都考據古注疏之說而疏通證明之與六籍之載相切傳至定宇先生則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爲海內談經者所宗其著籍爲弟子能傳其業者則推吾友余君君諱蕭客字仲林一字古農吳縣人幼有異稟尤攻苦自勵家甚窶貧而書卷不啻千計皆奔走數十里或扁舟或柴車聞一異書必假鈔寫或得觀乃已故其家率多善本定宇先生沒世之欲傳惠氏學者多從之游中歲得目疾畏風日搆一室無窗戶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設巨案周其室書冊鱗比誦習之寒暑弗閒也嘗慨漢唐諸儒舊經注多散佚爰采輯各家分條纂錄編古經解鉤沈三十卷書成告祀先聖暨文昌之神同學多爲詩以紀其事會有

詔采訪遺書有司以其書進

宣付四庫館又著文選音義四卷選華樓詩拾若干卷集注蘇黃滄海續題襟集俱未就君爲文典博古茂非空談故不苟作也弟子江藩編次爲集得二十餘篇藏焉君沒於乾隆四十二年某月日年四十有九無子其戚友卽於是年某月日葬之支硎山麓友人任兆麟爲之志并系以銘銘曰

魯壁燔秦孔經尊漢簡冊銷沈師承離散天續斯文星輝珠貫生不永年祝予歎惋朋友服緦禮經會按來者式此我銘可覿

汪明經梧鳳行狀 鄭虎文

余初官京師延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余旋以病乞歸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余學遂交君數載君於余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至聚數日懽甚未幾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遺言以其狀屬余今其孤逖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爲之狀曰

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西鄉西溪里人新安汪氏爲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爲越國二十二世孫宋江東安撫使若川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八傳爲君祖州司馬景晃有醇德州里賴之時婺源經師今配享子朱子祠江氏永者稱其爲協於周官大司徒之六行爲立生傳年九十有四舉鄉飲大賓祖妣鄭吳曹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爲某安人出終隱不仕母某安人生二男子君爲長逮事其祖者久秉教率德孚聞於家年二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貢入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不疏園中不疏園者其祖讀泉明漸與

田園疎之句感而顏其別業爲君勖也君於是足跡不出閭者十二年遂終焉君制義師滄安方氏槃如古文師桐城劉氏大櫆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傳即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旣師江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爲尤久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鬢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睨視匿笑已乃復辨必彼我意通乃已君爲人沈毅有力邁往自喜凡常俗沈溺慕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獲自已者君能一切罷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暱而學亦用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觀而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西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尙未有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爲一書顧君亦意不專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爲如干卷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核精審集之可自成一書而於詩義或折衷舊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疎惟君爲無病云

書既成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爲授子灼及其徒程敦程敦者懷唐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開負才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湖紀遊大折服遂師君君居之不疎園謂灼曰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若得一良友矣今松溪集中附刻杜浉山事略一首即敦作也君古文有松溪文集劉氏大櫆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藝方氏棨如所定三子者即君與戴震邑人鄭用牧也君年不永故所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精力既大耗於學又善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母某安人在堂而君繼室某孺人能得姑懽心君倚之會某孺人卒姑哭之慟君强作達以慰其母且益憂其母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瘥猶手書不釋寢食靡所異少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師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毋使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來來與作別語語如平常衆皆駭不肯信已而曰吾不可歿於婦人之手其即正寢自起而出南向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不能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年憂汝等其善體吾志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嫠既養老孤自汝曾大父大父及汝父所奉爲歲例者其守之勿替復顧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女爲粗有成本其餘經史文集尚多論釋

散見於各書本不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散失其裒集編次謹藏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六配程孺人繼配俞孺人並先君卒子男四人某某孫男一人某嗚呼君之為人其可書者多然皆不備書而獨書所獨得於已者如此所以存其眞於不朽也

汪明經肇龍家傳 鄭虎文

今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歲次癸巳詔修永樂大典開四庫館廣求遺書於天下安徽學臣朱學士筠以婺源汪氏紱江氏永兩先生遺書上之
朝禮送兩先生主入郡城紫陽山子朱子祠春秋配享時余主講於祠旁書院之古懷德堂者已六載因得讀所上書而盡交於兩先生之高第弟子傳汪氏之學者其同邑秀書余氏元遴一人而已余殁後無聞焉傳江氏之學者首稱休甯東原戴氏震歙松麓汪氏肇龍及鄭氏用牧程氏易田汪氏在湘方氏晞原金氏榜中六七君皆知名而歙之稱篤行君子則必曰稚川先生云稚川汪君松麓字也君居郡城之某里先世隱德不耀考某妣某氏生三子君少孤又善病兄夭嫂寡而弟弱

家徒四壁立年十三甫受書於童子師尋廢罷力食以供饘粥長習賈
則喟然曰是非甚巧僞不得稱善賈立棄而歸習篆刻資鐵筆以活者
久之稍稍通六書君族今侍御名存寬者器之勸之學則大喜從受章
句年二十有二矣自是委己於學至忘寢食通四子書五經左國大義
已而學制科文於方氏樸山及其子心醇之門成一家言論者謂如桃
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也後遊江門專力治經則梯階於宋王氏
伯厚
本朝閻氏百詩而以漢康成爲宗主於是爾雅說文諸小學書以及水
經地理步算鍾律音韻器數名物之學無不博綜羣籍考據精審而於
三禮尤功深師友閒咸服其精心果力隱然以不朽之業相期待矣庚
辰補學官弟子壬午東原舉於鄉君亦以副榜貢入太學乙酉
駕南巡蘂中應
召試授內閣中書舍人君偕遊京師京師公卿知東原者亦知君咸招
致君君顧獨暱就余延課余亡兒師雍用是深知君君一日挈師雍遊
太學觀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讀也退則摹其文而注釋之著石鼓文考
定爲周宣王時史籀所篆非後世物君於尊彝鍾鼎諸古篆雲鳥蝌蚪

之文遇目輒辨暗中可手捫而識之葢古今絕學也是年應京兆試下第歸歸猶一赴省試遂絕意進取日讀所未見書悉資以考據而學益深庚寅易田登賢書壬辰槩中舉

殿試第一東原尋以經學徵爲

四庫館纂修授編修而君故落落無所遇簞瓢陋巷晏如也君弟肇溶貢於湖南之益陽有年矣君念之不置又自顧就衰無子鬱鬱不自得丙申春挈一妾往從肇溶居數歲遣妾去竟無後卒君長身玉立鬚眉若神見者知爲有道之士顧色不精充聲不氣斂余素憂其無大年逮君遊楚之明年余將去新安而東原初歿因寓書於君諷其早勒成三禮之書然不意君之果至是也今者遺編具在叢殘斷闕掇拾而綴輯之俾有傳於後世汪門諸子當必有起而任其責者余則老病龍鍾慮不及與觀其成矣悲夫君性方嚴聲笑不苟友義崇重勿替死生親仁汎愛雖遇橫逆游之太和中而物亦自化倘所謂聖人之徒者君其是與君卒於乾隆庚子九月二十有三日春秋五十有九乾隆壬午副榜貢生候補儒學教諭娶方氏無後以弟肇溶子永祚嗣女一適同邑吳雲肇溶亦孝友事兄嫂如事其父母也以狀來乞爲君立傳乃次其狀

而參余所親得於君者爲紀其實傳後之人有所考焉

法先生坤宏墓誌銘　韓夢周

迂齋姓法氏名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膠州人膠去濰僅二百里余與迂齋相知三十年音問時至去年冬以近文示余余讀之歎其老而彌工中有議禮文質以所疑久之無報書余私憂曰迂齋其有恙乎未踰時而凶問至嗚呼弱年師友至是盡矣始余應童子試方幼齡而迂齋聲振齊魯間於衆中望見之乾隆十七年秋

恩科會試將公車北上有款門至者則迂齋也曰我來與君偕余與迂齋同郡而年不相及聞於友人閻懷庭道其經明言立可追古人至此乃得與訂交懷庭迂齋同年友合志術者也迂齋博通羣經尤邃於春秋所著春秋取義測去例明義解傳注之曲鑿九易稿而後成以綱目提要後人傳述或失其初非朱子手訂著綱目要刪爲文喜人彈議每一字屢更不厭余爲序學古編謂其得太史公深處吾鄉宋玉叔王文簡未之或先也迂齋報書云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序他日出之可也遂易而用之其善下不自足如此法氏原籍濟南始祖文質爲膠州學正遂隸膠籍九傳至怡雲公寰以舉人仕至懷慶府同知

國初死逆鎮海時行之難乾隆二十九年奉
旨入昭忠祠是爲迂齋高祖曾祖若眞特薦五經異才授中書舍人順
治丙戌成進士入內翰林國史院仕至安徽布政使祖標康熙乙未進
士任大理寺評事考光祖太學生母焦氏迂齋初爲學即厭講師說多
特見人咸詫之所爲文閉目不敢道以故爲諸生三十年無遇合惟督
學徐公鐸奇賞之辛酉以第二名舉於鄉徐公語主考萬公年茂曰法
君老學鉅文君可謂能得士矣七上公車不第以年老舉人授大理寺
評事而歸遂不出先是
詔旨年八十者授翰林銜或謂迂齋曷益年迂齋正色曰事君不可欺
迂齋喜談論淋漓動人余嘗過所居海上廬偕駕柴車觀少海是日大
風寒語輒舌澀迂齋於車中歷述平生至可喜輒撫掌大笑抵暮買魚
市酒歸曰與君爲竟夜談是後不復相見而迂齋卒矣生於康熙三十
七年十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五十年二月十六日年八十有七以是年
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妻冷氏子二人嵩齡丙子科舉人九齡州庠
生出嗣弟靳野孫七人夢徵庠生曾孫六人嵩齡以狀來請銘遂愴然
序而銘之銘曰

漢儒治經矻矻以專唐氏祖漢博以繼焉於惟宋儒旣精且閑非精之爲惟身是儀旣閑且儀爲後世師迂齋之學殫究聖志筆削旣彰典禮用植烈烈怡雲捐軀海氛

聖朝褒節忠著

恩綸迂齋稽典俤泣建祠維

皇之仁維祖之徽以率族姓爰訓子孫俾式於則罔有不欽海水澹淡勞峯蕭瑟我作斯銘以垂永極

（又）特授大理寺評事職銜法君墓表　張洲

歲在辛酉膠州法君以春秋舉山東鄉試第二人制義傳海內出入三傳淵懿博奧一見知爲經術之士後予抵都門於同年進士韓公復所睹君表傳諸作以爲不愧古人來膠晤嗣君孝廉讀君說春秋書乃益悉君所學君遣其孫諸生夢徵從予受業方計旬日詣海上廬晤君得接高譚爲快而訃音忽至於是悵然歎息咫尺未遂請謁之願非可憾哉非可憾哉君謂春秋以書不書見義信經詘傳諸穿鑿細碎之說芟除略盡予反復循誦以爲解經精詣至此乃知心理所同不失銖黍爲欣暢移時葢昔著論亦微及此故云春秋之學自西漢以來株守三傳

別戶分門黨同伐異至唐天水啖叔佐河東趙伯循吳郡陸元沖三人以春秋相授棄傳從經術爲有見而憑虛臆說多所乖隔識者譏之沿及兩宋言春秋者且數十百家要莫著於泰山孫明復新喻劉原父河南程子伊川崇安胡康侯胡和仲父子清江張元德眉州家則堂研精覃思各抒心得顧有純者駮者純駮互出者有所長者有所偏者得失疊見是非叢集而紫陽論說未有成書嘗謂讀諸家傳註當先審知是非得失取其純去其駮用其所長舍其所偏久持此議安所得起君九原而質之君諱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號迂齋其先濟南人曰文質者爲膠州學正因家於膠九傳至寰爲明懷慶同知致仕

國朝順治間死逆鎭海時行難祀昭忠祠生若眞由翰林至安徽布政使有文名世所稱爲黃石先生者生標大理寺評事生光祖太學生配焦氏爲君考妣君讀書有特識超其曹輩丙戌會試得評事職銜以歸卒時年八十有七所著有春秋取義測學古編綱目要略諸書取義測即子祭君文所謂春秋測義者也娶冷氏州同知允淡女子二嵩齡舉人九齡諸生出嗣孫七人曾孫六人夢徵奉嵩齡命求表君墓故爲稱所述作有功於聖經者如此其他言論行事生卒歲月具載州人王幼

潔孝廉所爲行狀濰縣韓公復所爲志銘弗及也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四目錄

經學下之中

孔廣森傳 阮元
翟先生灝傳 梁同書
汪中傳 孫星衍
又汪君傳 劉台拱
又汪中記 江藩
李惇記 江藩
錢教授塘別傳 錢大昕 互見翰詹附記
江聲傳 孫星衍
又江艮庭先生記 江藩
章宗源傳 孫星衍

經學下之中

孔廣森傳　阮元

孔廣森字衆仲又字㢸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孔氏大宗支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褭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儀鄭堂文序）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孔氏大宗支譜）廣森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儀鄭堂文序錄）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義條記）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為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

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
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
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
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
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
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
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
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
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
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
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
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
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
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
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始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
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

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横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

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弒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尙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

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汸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誒弑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衎而非衎

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慝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溺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㝵當絕其位親者不㝵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述所見之世隱如疑不

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簒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盡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絰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喻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

秋何則般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盧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欒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氏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

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衞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遠聞所以為始為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汩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亦猶傳本末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公羊通義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巵言六卷經

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駢麗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為絕手儀鄭堂文序

翟先生灝傳 梁同書

晴江翟先生名灝字大川後改字晴江翟氏世居汴明處士應隆始遷仁和之臨江鄉三傳至灉含封公先生其仲子也性簡訥好讀書家素饒裕有賈業於京師封公使先生北去督之因得友當時魁儒傑士以益砥於學先生晝則與賈人子伍操奇贏握籌算凡尺度湆制質劑之屬悉經理焉入夜閉一室一燈熒然讀書不輟漏四下始寢或竟夜不寢已寢客至不得通戶懸小鉦若鈴索然客或嬲之於戶外頻擊鉦弗應日禺中起復治賈人事率以為常作為詩文閎中肆外京師諸先達漸有知先生者吾杭鄭筠谷金江聲杭堇浦諸先生咸與定交以國學生屢試京兆不利乾隆癸酉舉本省鄉試第六人明年成進士名日益起諸先達爭欲羅致出門下而先生性朴直恥以呈身博高第謝不往名列三甲中例選知縣先生曰非吾所能勝也吾木強不能取悅上官即不以罣敗終當以不稱職罷矣投牒銓部改就教職丙子教授衢州越六年丁封公憂以歸繼丁母太孺人憂服闋需次十年補金華教授

又六年以年至乞休又三年歲在戊申而先生歿生平無他嗜好壹意於書自經史外苟可資多識者靡不覽諸子之瓌論百家之瑣語山經地志之異聞荒冢破壁之奇字包孕而貫串之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所由來有所得輒劄記之意或齟齬則旁參互訂穿穴以求其合自壯至老手搦翰一管譔述無倦目短視離牘纔寸客至前不知也教人必以誠有以古書義質者如繅繭絲如決奔泉反覆數千言不竭所著四書考異爾雅補郭湖山便覽草塘辨利院志通俗編無不宜齋詩稾已板行於世未刻者家語發覆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偁經證漢書藝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艮山雜志龍井記略南澗理安寺志資福院志三衢可談錄玉屑餘涉獵隨筆平皋小隱詩話桂隱百課箋歷朝著題律選無不宜齋詩文全稿藏於家先生雖官止學博不顯于時家日落不得比中人產然著書等身歿而不朽亦可以無憾矣夫

論曰吾郡城東北門曰艮山居艮山門之外同時以博通稱者有兩人焉一爲先生其一則西林吳先生吳先生不應舉子業惟古是耽所著歙幽錄說文理董讀古之士知好之特不若先生撰述之勤且富耳吳先生奉釋氏教於內典尤精而先生則不信西方聖人之說嘗自言童

子時讀書塾中有僧過其門適塾師外出率眾童子持梃往擊僧僧踉蹌走避封公見而撻之先生曰吾惡其禿也故雖甚好書卒不喜瞿曇氏之書其不同如此嗚呼此可以觀先生矣

汪中傳 孫星衍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書詣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眞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摧辱之及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中侃侃辯盈廷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問事者麇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大爲獺祭者所祕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

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竝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王

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姓字品騭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誚者衆遭罵乃疑爲傲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遭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十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爲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予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壻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

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為漢魏文也生平不肎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斥斥焉斥詈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為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

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厄時俗人揶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譏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予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中卒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為狂豈不惑哉

又汪君傳　劉台拱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夙貧妣鄒太孺人緝屨以供朝夕居城北止三席地冬夜以薪蒙地而臥旦以供爨事四壁蕭然霜雪被體嘗以筋力致養力不能就傅鄒太孺人授讀小學諸書比長鬻書于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十行並下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為附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年四十病怔忡聞雞犬聲夜不成寐選拔後不與朝

考亦不就鄉試五十一年丙午大興朱石君師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
君爲選首君不就試感其知遇投書數千言事以座主之禮石君師旋
奉
命督學浙江君謁諸錢唐官署爲述揚州割據之跡死節之臣作廣陵
對凡三千言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逮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
辭醇茂淵懿義例謹嚴根柢經史鎔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室所爲
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艷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魏排比奇字之失嘗
自序生平以爲比跡孝標四同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狐父之
盜頌弔馬守眞文漢上琴臺之銘並著于世晚年顓治經術舉其大者
釋以義例縱橫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
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奧所謂
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釋義數十條又采定哀以
後列國之事撰春秋後傳未成病後人之誣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
氏釋疑周官徵文病女子未嫁守貞之非禮作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
及守志議病近世立家廟有不爲婦人作主者作婦人無主答問又謂
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之會作釋媒氏文凡所爲文並有益經術

維持風教君于史學貫穿勃窣嘗取宋氏宗室之見于紀傳者爲宋世
系表補沈約書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廣陵曲江證答錢少詹問江
淹墓辨江都縣榜駁義竝根据列史辨證地理之誤荀子墨子之書皆
所卒業以今世所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爲內外篇
所撰荀子通論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年表并著于述學
內篇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于學者分
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稾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
述學內外篇又仿大事記之例撰廣陵通典十卷次及楊行密本事而
止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
未嘗去手王侍郎昶擬廣師謂君有揚馬之文孫糧儲星衍作傳謂解
經有神識于古文書翰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無不如人意所欲出阮撫
部元敘錄述學謂心貫九流口敵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此皆足以
語君之問學者君與畢尚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實私淑顧甯人處士
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尙墨守以此
不合于元和惠氏其所爲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此非
君自道其實能若是之親切有味與君所著有春秋述義春秋後傳知

新記述學廣陵通典金陵地圖攷若干卷詩一卷選經史子及漢魏六朝唐人之文爲喜誦十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艷之文爲傷心集未成君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杭州葛嶺園君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鄒太孺人愛憐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拔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淳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

又汪中記　江藩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屨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傅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眞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

學使笥河先生皆招置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
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
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
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
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
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
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犬聲心怦怦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朝考絕
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
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
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
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尙書沅
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
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
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
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

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滫瀡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牏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儒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軻不遇至晚年有

艖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鑒別書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艖使
素不以學問名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
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眞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
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
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
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卽與君定交
日相過從嘗謂藩曰子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
怔忡一搆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强何不爲此絕學以
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敎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
之作尤善屬文士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
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
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
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
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
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託足桑
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

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搆舋於蒸棃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攖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饘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土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嗁顏盡成辠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

藩我辰安在寔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李惇記 江藩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湻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尚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賁育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襆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蔞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

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藩家與君然燭豪飲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藩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清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予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莒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坷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君所著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倅金詩文集藏於家

錢教授塘別傳 錢大昕 生兒齡儋附記

溉亭姓錢氏名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廩膳生與先奉政公爲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子三彥昭早卒彥輝永輝皆太學生溉亭爲永輝長子甫在抱而彥輝撫以爲後始就傅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旣補博士弟子與諸溉綸汪翊青王鶴谿王耿仲唱和爲古今體詩卽爲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溉亭意慊然

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選拔入成均試
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爲通場
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縣宰而溉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
教職選授江甯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
步之學尤有神解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攷辯精到議論風生
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甯官廨溉亭著律呂古義
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
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虒
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
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
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
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
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
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
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
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蒲之非兼用八寸十尺尺也後周王

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圓徑不知周髀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鍾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圜圜周者圜冪之本也以方容圜徑同而周異圜周之有圜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則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冪矣以方周除圜周而十之亦卽圜之冪也由是定爲方圜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圜皆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圜周三是冪亦方四而圜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圜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冪亦方

四而圜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圜割圜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圜之以爲弧者即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圜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既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圜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圜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圜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一爲周謂其與圜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圜周者可無割圜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冪以爲周冪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冪即圜之徑冪也方之周

冪猶圓之周冪也唯以十六為十是巳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
卽其理也是故徑冪一則方周冪十六而圓周冪十徑冪十則方周冪
百六十而圓周冪百是為周徑之冪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冪至十
倍卽周為徑而十倍其徑以為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冪不
足徑冪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
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此例而得周徑與
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巳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卽
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
之復十乘之卽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
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冪今則方圓之冪又有冪然皆因數
以立術非為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
為例則徑冪百周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圓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是
為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
不過三一六為圓者六為方而巳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
晉前尺為主謂之周尺王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
為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

虒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卽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卽司馬公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校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七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漑亭據淮南子太玄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

口口齋吟稿皆刊刻行世溉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溉亭七歲相與共學予入都以後溉亭與其弟坫及予弟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蘄至於古人而止比予歸田而溉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稱錢氏而溉亭尤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江聲傳　孫星衍

江聲字叔澐號艮庭江蘇元和人漢江革五十七世孫六世祖禹奠自休甯遷吳門有孝行載在方志曾祖大浙祖文懋父黯生聲凡有兩兄一弟聲弱不好弄聰慧絕倫七歲就傳讀書問讀書何爲師以取科第爲言聲求所以進于是者父故爲治業既折閱居無錫聲與兄授徒爲養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牀褥不解衣帶手制藥餌至自滌械竊視穢以驗疾進退及居憂哀毀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喪者侍母疾居喪亦如父歿時族黨哀其至行既孤因不復事科舉業獨好經義古學得許氏說文說而習之曰吾始知讀書當先識字也年三十師事同郡惠徵君棟質疑難居門下學日以進年四十一始爲尙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注而漢儒專家師

說反不傳惠徵君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尚書集注音疏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太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唐開元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殘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已見而爲之疏以明其說之有本以篆寫經復三代文字之舊凡四易稿積十餘年雖有小疵而大醇不可掩矣時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爲書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聲又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因爲六書說謂建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凡某之屬皆從某也嘉定錢判官坫壂之子亦推其說以爲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始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皆爲始亦同意相受說文此類亦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嗌也嗌咽也走部之走趨也趨走也猶之考注老老轉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也聲亦以爲然而戴編修震以爲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戴君以學問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又爲說文解字考證及見段大令玉裁所著多自符合遂輟筆并舉稾本付之時王侍郎昶

錢少詹大昕及畢督部沅雅重聲督部延致家塾校書聲爲刊釋名爲
之疏證以篆書付刊聲不爲行楷者數十年凡尺牘率皆依說文書之
不肎用俗字其寫尚書瀍水字蘉字不在說文瀍据淮南作廛蘉据爾
雅義作孟人始或怪之後服其非臆說顧其書終以時俗不便識讀不
甚行于時又欲舉經子古書俱繩以說文字例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
字準繩又爲論語質三卷俱未脫槀而遭老疾矣
今上元年詔舉郡縣孝廉方正之士有召用爲京外官者阮撫部與子
各從官所馳書江蘇大府交薦聲聲固不知陳方伯奉茲造門請見聲
辭勿見及府縣申牒敦請又陳情不肎應命費撫部湻及方伯卒以徵
君應聘
賜六品頂戴以年老終于家時有徐孝廉頲顧秀才廣圻鈕布衣樹玉
從聲游俱以通小學爲聲契賞鈕君撰說文新附辨證据經子古書以
明新附誤增之字其本字皆以已具于說文顧君校宋本列女傳國語
諸書爲之札記考證文字能實事求是吳中古學自顧氏炎武後有惠
氏父子及聲繼之後進翕然多好古窮經之士矣聲以嘉慶四年九月
三日卒于里舍得年七十有九聲內行湻篤言動合古人繩尺傷父母

先沒歲時祭奠拭栝棬親滌濯自晨至午屹立如有所見然對家屬如賓客而色甚和悅口不言錢一介不以取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撰著或有舉其失者卽時更正嘗以歲差繩尙書中星予寓書言君繩經字以說文既太古釋天文以西法又近今恐致鑿枘不如以淮南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及尙書考靈燿孝經援神契諸書注經之爲得也反復辨論聲不非之又規聲素食不合儒行領之而已聲死後其子鏐告予吾父死無他言疑周官儀禮之委曲繁重不可行于今也予曰禮意之會通在禮記不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又曰禮從宜使從俗乎居喪衣衰麻不食肉飲酒而公門則脫齊衰大夫父友食之則飲酒食肉惜不能以此告之矣嘗以匹縑寄聲絫書千言卻而後受其虛懷孤介如此所著書已刊有尙書集注音疏十二卷說一卷恆星說及艮庭小慧各一卷餘書未梓行子鏐吳縣學生亦好古後聲一年卒孫沅湘沅縣庠生曾孫楨檀

贊曰世人皆朱學士筠及江徵君作字兼篆體葢少見多怪耳秦以隸書更易五帝三代之文傳之既久忘其本眞漢人猶見科斗籀文著錄于說文解字證之先秦鍾鼎刻石皆自符合壁書漆簡之逸迹猶有什

一存焉而或以不合于行楷訾之何必舍三代古文而爲秦功臣乎自隋已前刻石皆篆隸行楷相雜如朱學士及江徵君書者不知凡幾盍博考以證吾言之不誣

又江艮庭先生記 江藩

先生諱聲本字鯨濤後改叔澐其先世居休甯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膚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僞之跡剿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別有泰

誓三篇世無其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寖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

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巳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容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麰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

堯問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為偽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偽造必不敢張空拳以自吐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摭拾典籍以襲補綴依據誼理以為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偽孔氏之所為矣安肯故留此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殺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為此辨此又閻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即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為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

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淳首舉先生

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頲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薲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頲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章宗源傳　孫星衍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章瀛官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數篋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攷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

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籙降鬼僊挾而書几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牽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不絜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

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予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會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卽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肎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以嘉慶五年某月某日疾卒於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既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并非西域浮屠之所秉筆邪及爲妖僧誑誤猶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遽逝釋氏之效安在或言章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簀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哀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尙已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五目錄

經學下之下

張惠言傳阮元
　亞見翰詹
劉先生台拱行狀朱彬
凌君廷堪傳阮元
謝震傳陳壽祺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萊別傳焦循
李君銳傳阮元
通儒揚州焦君循傳阮元

嘉興錢儀吉纂錄

經學下之下

張惠言傳（阮元互見翰詹）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即為童子師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大雲山房文集）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昔惠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虞氏易義序）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易即傳漢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定香亭筆談）惠言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為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

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

大清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易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

道正焉耳(見本序)惠言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之(見儀禮圖序)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珪潛察得之則大嘉故屢進達之而惠言亦斷斷相諍不敢隱惠言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楊雄之文及壯爲文又效韓愈歐陽修善篆書嘗奉

命詣盛京篆

列聖加尊號玉寶(大雲山房集)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儀禮圖序)

劉先生台拱行狀 朱彬

先生姓劉氏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景逸顧涇陽講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璫禍卒不及於難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謩以厚德著於鄉里人稱蓼野先生官靖江縣訓導祖父並以先生之弟貴贈封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先生生而岐嶷不好嬉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始入家塾終日未嘗離几席九歲作顏子贊父兄長老皆憚驚少長

慕黃叔度之爲人年十三四從同里王維師先生學爲文先生老於文律猶及方望溪儲中子諸人之門諸生多否而少可獨奇君文以爲可追古作者年十五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之書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學以聖賢之道自繩而於文章弗屑也年十六補諸生二十一舉江南鄉試會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觴進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爲動一坐大譁後乃愧服戊戌今大學士朱公時爲翰林學士分校禮闈得君卷經義獨用古注意爲積學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被放朱公薦二十八卷落者二人先生其一也時蓼野先生苦家累婚嫁屬至先生乃留館京師時

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爲已任休甯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召公車歙則程君瑤田嘉定錢君塘爲之最同郡官京師者則王觀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爲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於至是而後即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以爲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莫先生若也先生爲學自六書九數以至天文律呂莫不窮極㓜眇而於聲音文字尤深其考證名物研精理

義未嘗離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自古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爲苟同於漢宋諸儒絕無依傍門戶之見所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卻掃足迹不一至貴顯之門卒不第甲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踰歲銓授丹徒縣訓導丁未以弟得舉復赴禮部又失意至是遂絕意進取丹徒爲南北孔道凡冠蓋往來無不脩刺請謁屣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他嗜唯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百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坋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也丹徒去寶應不三百里每歲必迎養兩大人於學署滑甘瀡髓不缺于供至孝蒸蒸以志養志閨門之內嫺嫺如也先生事繼母鍾安人與因母同待諸弟歡然一體無毫髮閒隔德盛禮恭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町畦造其廬者不可干以私然無不得其意以去體素羸疊遭大故哀毀過情飯蔬食淡者四年卒之前歲子女皆疾疫呻吟牀簀閒問醫視藥累月經旬不得休息病日篤猶綜理家政祥禫之節躬自灑埽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起先生生于乾隆辛未閏五月初二日卒于嘉慶乙丑

五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有五娶曹氏山陽人宣城縣訓導鈞女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嶓女三長女許字浙江巡撫阮公之子常生二品蔭生候選知州次許字溧陽史氏十歲而殤幼許字增貢生朱聯奎之子仕祿先生所著書唯論語補註一卷漢學拾遺荀子補註各一卷繕寫成帙三禮詩書並有纂著將為之蒐輯部次以就正有道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凌君廷堪傳

阮元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焻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麤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為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

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耆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挍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甚重之既選甯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即鄉飲酒之賓也侑即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即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即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即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牢俎匕湆肉湆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眾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

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即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即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即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即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即聘賓之私覿畢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鴈于楹間而已此同

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弟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挍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

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

之當別也則爲笄玄幌聲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貽也而於士昏
爲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
可貽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
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貽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
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
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井也非梟氏之模範不
能爲量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
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
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
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
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
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
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
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

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則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其階其

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掩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

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閒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

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渺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渺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即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

不及為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渺則為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為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為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為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

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眞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眞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譯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七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即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即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亿仕伬仜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歙病卒年五十有五

謝震傳　陳壽祺

謝震字甸男福州侯官人宋江東提刑枋得之裔震少喪母隨父官四川不爲父妾所容卒善事之性亢直多翹人過落落匙合於時至交友有緩急死生以之篤學者古熟三禮治經斷斷持漢學好排擊宋儒鑿空逃虛之說然亦不自著書讀史傳百家之言必實事而求可用旁逮篆隸金石星卜形法醫術靡不通曉舉乾隆五十四年鄉試試禮部屢黜中更憂故三至京師皆不預試去嘗約閩縣林芳春林一桂甌甯萬世美等十人倡爲通經復古之業號會所曰殖樹芳春齒最長爲祭酒震爲職志既殖樹同人率通籍登館閣而震終不遇震久羈旅數往來河雒關隴荆益之閒匹馬踟躕周覽古來用兵形勢成敗得失輒喟然悲吒酒酣縱談觀舉天下山川阨塞畫地成圖口若波濤袞袞可聽乾隆末自四川歸過漢中謂人曰終南亙七百餘里連跨數郡秦蜀門戶也守險安可忽且鄖庸以西夔巫以東巴閬之北武都之南大山老林螘蝝其閒今將吏狃承平而弛控馭不數稔難其作乎及嘉慶初邪教起襄陽蔓延秦蜀果以南山爲巢窟

朝廷於是即山內置大帥宿重兵改五郎營爲甯陝鎮事平從經略大臣請令三陲營汛畫界巡徼每歲會哨提督以十月總兵以春秋二仲

震言皆卒驗初震鋭意功名冀有以見用於世抑塞奔走英華寖衰則
閒挾其牾時嫉俗之孤憤寓之於文章儀曹懷甯汪德鉞儒者也與震
友善見其文歎曰甸男其古之傷心人乎方震壯時踔厲激盪志氣若
不可一世然每風雨淒晦煙月靚深徘徊景光欷歔不自已不知哀樂
之何從也久之大挑舉人以教職用尋補順昌校官困甚將調臺灣遽
病脹卒年四十弟子輯其遺艸爲禮案一卷四書小箋一卷四聖年譜
一卷謝氏家譜一卷詩集一卷

贊曰震長余六歲與余同歲舉於鄉震獨心好余往震滯京師假館通
州嘗刪撮所爲詩百餘篇抵余曰足下肯憐其志悲其遇而教之耶丁
敬禮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使僕身後得題墓碣
清詩人謝甸男之墓於願足矣嗚呼震豈欲以詩人終者哉味其言乃
至深痛無窮也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萊別傳　焦循

吾友汪君孝嬰嘉慶丁卯以優貢生赴朝考京師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既成
天子嘉其通曉數學授教諭選石埭儒學教諭癸酉冬十一月卒於官

明年甲戌冬十二月其弟子績溪縣舉人胡君培翬移書於循曰國史館修儒林傳館內諸公徵先師事蹟竊思先師六經子史罔不通貫而天文算術是其專門非得精通九數者不能道且先師所學與自來各家異同出入未易悉其涂徑伏唯先生於數學著有成書先師寓揚時惟與先生往來商推儻不吝惠施俯從所請爲撰別傳一篇將先師心得詳悉揭出以便上之史館感且不朽嗚乎孝嬰信沒矣自丁卯與孝嬰別去秋省試後孝嬰與舍弟同舟至揚信宿遂去循村居以足疾未獲一晤近者傳聞其沒猶未敢信得胡君書而孝嬰信沒矣孝嬰少余五歲自訂交於秦淮旅舍至今二十餘年雖遠隔數千里有所得必郵寄相與論訂歲丙寅余館城中與孝嬰館相去數武尤朝夕聚然孝嬰之學深妙入微恐不足以盡其蘊姑述所知質之胡君惟大人先生採摘焉孝嬰姓汪氏諱萊號衡齋徽州歙縣人也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飾以古九章割圓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塘迭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祕亦未嘗與

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繁賾幽祕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而孝嬰目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閒隙豪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而簡奧似周秦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孝嬰以一表之眞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孝嬰以爲易更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層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赤水遺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句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

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若問者暗執一形則對者交肓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爲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從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葢悟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必爲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爲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必爲中率句弦和必爲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卽得兩句弦較之數又悟得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卽兩形之倍句相乘爲底兩形之股相乘爲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葢句弦和既爲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爲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卽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爲末率者用減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卽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卽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爲底

兩股相乘爲高者化爲中率再乘爲立方三率併爲帶從故以句弦和爲從開立方即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與首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爲平方積以首末二率爲長闊和得長闊即得首末得首末即得兩句弦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冶傳洞淵九容之術撰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

本朝梅文穆公雖指天元一爲西人借根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鋭尚之特爲讎校謂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孝嬰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四十爲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爲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爲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爲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眞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糅雜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眞數若少於眞數則以幾平方爲高闊較是爲可知若多於眞數則

或幾平方數爲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眞數爲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爲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眞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爲不可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一知半解爲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嬰曰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爲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爲丙午莽急欲卽眞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爲丙子又僞爲超次之法遠託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建國元年恰爲己巳此與卽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餘事亦爲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厓岸有以所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

之是者爲之疏通證明程氏瑶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闌石有字磨滅衆傳會爲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世故終崛强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爲利疚威惕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埭東南郭柳家梁有媼劚田得銅器二斛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修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爲蜀郡成都楊且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爲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醳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且爲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爲娛樂而甑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

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眞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開尙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爲郭太史授時草

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
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爲何事竟删細草去之
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
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尙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
知則自孝嬰啟其端尙之亦深歎爲窮幽極微爲算氏之最撰開方三
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即不可知者也所
爲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
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
實異名即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即帶從之長闊和也尙之以隅
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
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眞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即尙之
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爲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
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
仍從爲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
當一從正仍從爲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
減餘而少於眞數則眞數爲和即從爲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眞

數則負數爲較即從爲和矣尚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負故尚之以多爲一答孝嬰以少爲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尚之以少爲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爲不可知尚之究乎旣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趨義實互證覩此者或斥彼邇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齮齕焉然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闢乎

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李君銳傳　阮元

李銳字尚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啓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囿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句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

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冶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詳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傎乎因著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歷久矣隳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疎闊三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

國朝之楕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攷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攷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者則屢不得中且蘭茝未徵臼炊頻夢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悰猶復靜心調攝

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子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搉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尙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茭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尙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可久書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可久爲子及三娶某氏始生一子今尙在襁褓中也悲夫

通儒揚州焦君循傳 阮元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斂及葬八閱

月末櫛沐倉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恒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瘧以七月廿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强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

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稾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此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

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蒺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

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

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衞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堵非一時緐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尚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爲之疏

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圜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佈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薑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玨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

卒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裨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即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家宰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

大家曷可遺也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十二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六目錄

文學上之上

盧先生世㴶傳 用雯
侯方域傳 邵長蘅
王君猷定傳 韓程愈
蔡先生覺春徐先生鄰唐傳 劉榛
又徐邇黃先生傳 蔡覺春
薛鍇傳 陳壽祺
封先生濬墓誌銘 梁份
申涵光傳 魏裔介
處士俞君汝言墓表 魏禧
邱維屏傳 魏禧
李騰蛟傳 魏禮

DS 734 .C56 v.52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文學上之上

盧先生世㴶傳 明史

盧世㴶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稱南村病叟涞水人明初徙德州左衛曾祖宗哲官翰林檢討累遷光祿卿祖茂父丞錫太學生明崇禎之際文士侈譚子史之學標榜聲譽流為鉤黨公為人簡易佚蕩高自位置恥矜憤忮以邀名當世讀書尚志馳騁百家為文章不屑雷同筆墨飛動無餖飣僻怪之習尋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未幾省母歸復强起補禮部改監察御史領汎舟之役值久旱河竭盜賊充斥公疏數十上犁中漕弊皆報可役甫竣竟移疾去當是時國事日非東西交訌公俛卬與懷如抱隱憂悲天憫人往往發之於詩遊於酒人日沈飲自放而已甲申已後每摳衣循髮歌泣無聊掃除蓁地有沈淵荷鍤之意

本朝拜原官徵詣京師以病廢辭癸巳卒於家年六十六公貌奇古身長七尺鬚數莖長尺餘土木形骸掀髯雄辨舌本風生如枚生七發閒出雅謔語人一與公涉鼻間栩栩皆以為盧公愛己願為之死屏居尊

水園中杜亭畫扇齋匿峰菴涪軒十餘閒茅屋耳堆書數千卷塞破戶外凡案排連筆研置數處蠟淚縱橫公脫帽拳聳立而讀之讀竟轉立它處再讀它書錐誦長吟戊夜不休亟呼酒二奴子取瘿瓢貯酘酒大容十升舁以進之公叉手鱷飲微醉則假寐鼻息雷鳴少頃輒醒醒復讀書如故奴子垂頭而睡弗問也合祀唐之子美宋之五郎故以杜名亭公自謂於子美詩四十餘讀尒來卻掃益有餘力選摘分帙名爲胥鈔子美別李八祕書云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與子美操觚充胥史而已校之隸人伐木信行修水筩張望補稻畦豎子摘蒼耳宗文樹雞柵占數鵝鴨頗策微勳倘藉手以見子美想裂餅給酒在所不靳乂云子美詩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第人之才識有偏全子美之詩從奔走一世中轉寥寂耳五郎隱居十五年不出戶庭桑下受風高人泠語公之合祀蓋因以自喻云飲酒不論賢愚貴賤汎濫酗醟老兵可呼甕側可眠食豕如食人以爲輕世肆志非也五十後亦每病酒大率侘傺沈塞之狀莫自擺落酒居十之半耳曾句入作生志其詞略云淮生平得志於酒一尊陶然百慮俱淡相期終此身而不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之而已性好書般弄涉獵聊復自娛問以經濟

恍墮雲霧進之窮理盡性迺復茫然矣或有舉五柳先生所稱無懷葛天民以相擬者逡巡未敢承也嗚呼公之晚號南村意可知矣靖節作自祭文公自作一棺古怨古歎留連三歎浸假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亦逍遥長往已耳昔揚子雲摭離騷而反之嘗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汨羅以沒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公之於靖節亦猶是也公至性過人億事屢中如甲申春日夫豈預知義旗西指蕩滌羣兇乎身託

熙朝與仲長子光痟瘂相對以泉石病廢終公實幸矣公之論詩也既得其解復神明其意嘗歷舉以語人曰從唐代別起只以詩論不必立樂府名色又五柳先生云淸謠結心曲詩之佳者可曰淸謠又王右丞自稱詞客畫師山中八輞川之勝金谷平泉遂其淸遠絕慾養花一味禪悅藝苑中僅見者又世多以韋柳配陶夫韋與陶差近柳則從謝靈運來雜之以吳均何遜其悟處獨關禪理子厚自云惜無協律者窈渺絃吾詩所得深矣又論詩者長舌爲斧斲破瑚璉君子有憂之又作詩與論詩作畫與論畫總睬其胸次何如天下事求之胸次足矣又明詩當以高靑邱爲大宗又作詩唯推襟送抱望古遙集凡山川草木風雨

寒暑龍蛇虎豹霹靂戰鬬天吳紫鳳出沒變幻或登高送遠獨坐彈琴古月新霜雪痕花影以至綠鬢白足絕塞空閨秋墳鬼唱可愕可娛可憐可詫之事悉囊於詩而和之以天倪夙饒勝具靑鞵布襪與來獨往則純於詩矣公之論詩如此故公之爲詩也徜徉自適抽繹吟情結撰入微達人禪理奇思硬語駢出橫陳不讀公詩不知古今之大天地之純大槩公詩有句無篇吾政恐公以篇幅見長耳開有摘類放之句相訾嗸以爲口實者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固不傷其爲天球宏璧也余選公詩合諸體不踰百篇直使天清木響水落石出未敢謂陶謝不枝梧風雅共推激也公之遺書余僅得離騷南華讀本腕跡猶新余於齋中設位以俎豆公投弓而泣踞石而吟鍾期滿志於高山成連移情於大海則余之願也夫公所著有尊水園集又杜詩胥鈔讀杜微言錢版行世卒之日其子孝餘以公書千百本納之古朴長寬之棺中閟入

黃閣學景昉作公傳

侯方域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戸部尙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面於君子小人門戸始終

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肎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祟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

子多言趣遺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稾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稾一卷板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

王君猷定傳　韓程愈

南昌王于一天挺異材家學淵源爲文猖狂恣睢隨筆所如無不深合理道性倜儻酷嗜兩漢八家之文有四照堂集若干卷讀者不知其爲今人古人也性黜帖括惟以古人爲事以故不得中甲乙科而以明經老于一身長八尺貌魁梧意氣豁如胸中無城府見同人雖傾蓋如久要議論風發談天下事如觀手中菴摩羅果纖細畢似不失毛髮于一王父希烈中嘉靖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歷任禮部侍郎父時熙中萬歷辛丑進士令崑山以清正擢侍御史直聲滿天下見嫉於時外轉兵備

道副使巡海於浙崔魏用事削籍歸烈皇帝御極起太僕寺少卿與會稽劉念臺同講學爲蕺逆交于一爲太僕公仲子以穎悟見鍾愛出入必隨太僕公與客講論良知之學于一咸侍側則能執筆記其語及長一目十行下無書不讀視金紫如拾地芥太僕公爲聘新建丁大參女女文人博通六經大肆其力於文章與于一幽獨倡和風雨鏃礪于一學成行尊爲時祭酒雖曰自致其妻豫貞實左右之也太僕没豫貞亦捐闈閣于一既服闋弗樂於家輒從維揚居之甲申之變史公倡大義表迎福藩於留都又草檄檄四方忠節之士情文動一時皆于一爲之謀也宏光之世文恥郎署武鄙參遊袁公繼咸爲公見女嫺於時奉命江楚特疏薦公可大用於朝又以書趣于一于一方堅臥爲書累千言復袁公道不樂仕進意及玄纁到門竟不赴今其書載集中及兩京陷没人士沮喪遂絕意人間世日以詩文相娛樂又天資善書臨池之技可以籠鵞而遠近之慕于一名者筆禿可數十甕計也自念中年鼓盆嗣續不振娶眞州倪氏女教以伯鸞孟光之義倪名嫒閨其指亦相與甘貧守道焉生二子二女皆有家法于一有潔癖一匙一瓖非手滌不入口所愛博山焦尾寤寐懷抱中拂拭未嘗假僕婢客揚十餘載所交客

滿寰區而梁公遜史遷菴最其所善時或飲酒涕泗併下其亦所感者深也歲辛丑薄游武林武林當軸莫不虛左事之按察使東魯宋公琬尤爲知己晨夕出入不限時刻已而宋公以他事被逮賓客散亡惟于一周旋患難中亡何遘疾不起遂卒於杭友人陸麗京醵金殮之卒之前幾日索筆研寄余以詩其序云智度韓八使君逢余西湖旬日別去不及一共杯酒中懷耿耿作此奉寄吳山纔握手忽別淚潸然戎馬關河路鄢陵雨雪天貧囊分故友綵筆傳神仙可歎離君後偏逢載酒船書成以付宛平丁睿子令收遞于一卒睿子袪此詩於其冊中後八年己酉余閩行回晤睿子吳山出其詩兼告以客死狀謀余爲立傳余哭之失聲近聞其妻子已扶櫬歸南昌卽葬其所可知也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與余交近二十年無所不合余不爲之傳而誰傳

蔡先生覺春徐先生鄰唐傳　劉榛

商邱塾師之以嚴名者曰運寰徐先生執經而侍嘗數十人人嘗自卯齔迄於壯追隨彌久而不肯去不勝其繩約者亦往往不能終歲月于三人最幼者鄰唐字邇黃晚年別號我庵世所稱我庵先生者也先生穎敏非兩兄比而父教益嚴於兩兄兩兄進而質所習可以無譴訶退

者至先生必予之杖或跽焉予師上虞先生嘗舉以訓予曰以瀰黃之才之美非人不堪之勤苦未必有今日之成就況不逮黃若者顧可優游望逸獲哉上虞先生者姓蔡氏諱覺春字繡石家故貧生八歲即端拱矩步來問業於徐先生先生目之曰童子整方如是可進也已而家益不給將廢學先生勉之卒業十餘年不責脯脩之奉崇禎已卯上虞先生試鄉闈已中式主司曰宿儒哉雖然老矣不若淬少年之鋒別求於房得劉汝松卷曰此眞風流年少也置先生於副車僅與明經之選是時先生年三十而劉汝松者睢州人乃皤然六十餘矣我庵先生少上虞一載同几席學同傳尚書業才名同噪於時每小試同擅場而賓興去輒同歸不第李自成決黃河沒汴

興朝初開貢舉院於蘇門我庵先生嘗濟河無舟夜蹲荒灘上既渡惡風濤之險遂絕意應舉業以年資貢於禮部亦不赴反而求所以爲聖賢之道上虞先生戲之曰聖賢乃閉門爲之哉我將試於天下矣順治已亥出就上虞縣知縣改字完沖然人但稱其官曰上虞先生云我庵先生曰繡石不量時而進必敗未二年上虞先生果以不能曲事上官罷又六年始得還里貧益加於未官時我庵先生亦戲之曰天下殊誤

人自是兩先生以口語跡遂疎我庵短於視跬步問聞聲辨人然其老也猶能爲蠅頭書伏几濡墨無虛日性介特不喜接見富貴人即素所與遊者有富貴人在召之必不往闇然修窮理治心之學惡爲詞章上虞先生曰自古有無文之聖賢乎亦暢其性情之蘊耳矣喜爲詩有以文請輒應漸瞖於目久之遂盲童蒙來求者摸索授以書以文藝質則命兒執筆誦聽之曰丹則丹曰塗則塗形神儼於我庵而我庵乃先卒年六十九又四年上虞先生卒

劉榛曰予年十八從上虞先生學然後知書有句讀字有點畫文有理脈而進退周旋應對有儀度如發幽室之蔀而獲覩日星之光久之益聞聖賢大義不徒作文字用凡六年而先生官上虞去因上虞故識我庵先生也我庵先生與予交益親不肯當北面時時過從論爲學之方非他人所與聞戒勿以文人畢其業而予駑鈍愧莫副也其後我庵先生道益廣雎州田蘭芳來執弟子禮事之而上虞先生罷歸及門士有不登堂一顧者兩先生少爲兄弟之歡而末路分鑣至死不能合由今論定人亦未嘗不兩稱之而猶惜上虞之過也

又徐邇黃先生傳 蔡覺春

先生諱鄰唐字邇黃其初金陵人也大父來爲歸德廣文因籍商邱父連寰先生爲諸生師方嚴特立問業者凜肅聽受久之而彌親不肯去田不足百畝有弟產且盡輒分與之年方健喪耦終不復娶先生其少子也七歲就塾聞說書側聽之輒能解其後文藻日發試輒冠軍謙滿貢於禮部不肯赴爲文奇崛駘蕩神明於法度之中侯子朝宗以文雄伯中州不輕許可人獨折節於先生邀之與甯子恭士宋玉牧仲爲六子社先生博綜百氏手未嘗釋卷尤好繕寫經傳古文辭針鋩細楷無一筆苟晚年尤研心理學於太極圖西銘正蒙皇極經世及諸先儒語錄潛究奧旨有希賢接統之志薄掞華摛藻之技絕手不爲有志者爭從之執經問學太守閔公聞之延主范文正公講院每闡發古聖賢旨趣詳悉廣衍貫穿古人而皆切中於學者身心日用得所依據焉自建德鄭玄嶽先生爲太守興學造士以來人文之盛未之有也先生性剛正清介不合時俗一切干謁褻足不與即郡邑歲時宴聚亦不輕往恬淡自守蕭然寡營治家嚴肅有嗚嗚之風而與一二知交盡歡浮白又未嘗不藹易和樂也年六十九卒

薛鎔傳 陳壽祺

薛鎔字子燮一字依南福州福清人明季侯官貢生崇禎末年流寇起山海交訌鎔以重名屢卻徵辟及

大清興抱道守節嘗覽宋陳亮感龍伯康輩際亂無稽欲纂建炎紹興異聞以補所闕慨然有志於與善表微書綜述忠孝節義舊聞其爲文清幽道勁善敘事推尊道德經甚至其辭曰道德經大易後一書也陰陽變化剛柔屈伸其道博大難名分取之無盡盡取之無盡蓋百家衆技所以爲源流也其大者修身道性以伯以王小者爲刑名養生符呪清談兵家之祕計學士之文章分源別流千條萬緒莫可究極其仰而取給也若萬物之取於天地而莫知所然自百家紛出而與儒爲難儒乃峻離而拒之謂彼皆源於道德之意遂并取老氏之書而斥之此何異跖之徒竊吾道以爲盜而論者遂并斥先聖之道亦可謂不知道者也老氏之書爲百家用者十二三耳爲吾儒用十乃八九其靜以待動也虛以應物也廉儉以持躬寬厚以養德也隨事從時先期制亂此皆儒者所必需其謂有異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以期於無爲耳此又不可不辨也夫天下豈有舍仁義聖智而能無爲者哉老氏則既言之矣曰三寶一曰慈者非仁乎曰不貴難得之貨非義乎曰聖人爲腹不爲

目非聖乎曰用其光復其明非智乎彼見夫小仁小義小聖小智之足以誤天下故究而言之必絕仁棄義絕聖棄智而後可以治天下去仁義聖智之名而用仁義聖智之實此所謂大仁大義大聖大智而歸之無名之樸者也然儒者之書爲中人設法故云爲多而神化少老氏之書爲賢智者加鞭故云爲少而神化多要之修身達變盡人合天歸一而已矣其大旨與明太祖論所謂老子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者相近有南窗草存六卷南窗草又存十卷存存草十卷草腴二卷筠陽詩集二卷篺書十卷禮經微解十卷先儒語錄鈔十卷

封先生濬墓誌銘　梁份

先生字禹成遠近士大夫下逮里閭婦穉無不稱禹成者曰位齋從先生所志悔也吾南豐文章忠義炳然寓內自曾子固鞏李寅清經綸蕭雲濤漢以來往往而有雖世代升降學絕道喪之時其人挺生懷才養晦毅然爲守先待後之儒一旦未究其用以死則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嗚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有之先生之心蘄必至於古人雖素所朝夕號稱知已者知之或未必深也

先生爲環溪公季子其事親敬兄也得之天性敬二他人子如母兄事庶母如母撫兄女如女人以是賢先生先生職分所優爲也先生湛深於學蔚爲儒宗四方賢士咸稱吾邑學以先生爲正先生工舉子業日據案講說程學子課藝一經指授輒中程度餘於庠明經登賢書濟濟出門下別業在茗柯山房者辟旁舍不能容至插籬中分其室或以其經轉相傳習有不得出師門輒懟其父兄歲脡脯豐厚最吾邑用以救給黨親寠人子而子若孫被服澹泊食粗糲熙熙然也先生神宇淸爽性和易年三十五歸自燕下血體日尩羸面黃輾轉床第開間友人過則若負重疚立力疾往諫勤勤懇懇必改悔而後卽於安親串族家子乞平事卽損耗已財未嘗以貧病解姻黨鄉鄰踰閑檢立反復開導必匡救乃已常曰爲所當爲病不加劇也如是者八年病亦尋已生平所排解而保庇者無慮千百人過其人未嘗有德色或姓名且忘之同里約齋謝先生講學程山遠近咸宗之先生崇禎十四年補博士弟子又十二年貢成均又八年壬寅年四十有二舉丈夫子若而人執經門下若而人交易堂海內名下士若而人一旦執贄所素友善之謝先生頻首稱弟子與甘健齋京黃維緝熙曾美公曰都諸先生同堂合席自以

理學任君子以是推先生過人者大矣性好纂錄古今文各成帙遇後進勉以實學奬掖不少倦居九年會丈量令下邑搢紳例句會隱校先主列諸紳重違羣議乃以耎脆身獨任勞怨版圖以清田賦定戶無虛稅人大以是尸祝謗者縮恧介師躬庵彭夫子規其出位因自顏所居曰位齋所謂志悔者此也又三年西南變起邑與閩壤錯縱髮復冠裳而羣蠢藉以蜂屯肆掠先生避難蓮花峯山石斗登降崎嶇料守禦甚悉山中人不戒出受執繫則善計策走槖饘必營救而後已以是知時事不可爲輒蒿目幽憂亡何病病中亦以畏天命爲宗旨不少輟歲丙辰移疾歸楊梅村村距城絕河二里曰此首邱所也八月朔日終正寢距生年天啟辛酉年年五十有六會鐵騎復邑城而楊梅猶然畫外屬纊斂以儒冠遂初服從先生遺約也葬石嶍之撮斗巢先生以廷璘爲曾祖以玉七爲祖以文舉爲父有隱德蓋環溪公也曾祖妣黃氏祖妣曾氏妣陳氏娶朱氏生子男四曰亭曰崢曰峴曰崵崵殤子女二長適劉早世次殤孫男四曰甸邑庠生亭出曰嶹崢出曰呐曰礨俱峴出孫女七亭輩以初葬土瘠薄今改葬某鄉舊殯距今三十年亭以份親先生久知且詳銘莫如份宜份因之有感矣民生所困莫甚於賦斂之重

古任土作貢力役有征不責金錢也天下白金歲輸三千萬自李汝華議加遼餉新餉練餉始今中外爲一而三餉之征如故何哉賦重則弊生欺隱影射飛詭之術日益工朘削之奸日益肆吾見幷稅之重困吾民也吏於土者莫爲之釐剔則追呼而哀號蜿轉死敲扑無所控者良善貧民耳夫善良而貧士君子所痌瘝當事幾之會忍不爲之所乎吾邑土瘠俗澆地久不履畝必隱租逋賦爭尖角之細怙強誼兢請託公行起而持平則謗集一已徇私兩可則害貽百年宜乎鄉先生之謹勅者交相委而攬要者之便其私也夫豪右里胥之奸使非步田定賦計戶編徭雖神禹不能正清丈令下百年之利機其可失乎惟無私者人不敢以私干又必才足以濟之非先生而誰耶使不患若征徭之弊不隱痛里閭之人斯已耳苟有意於斯則先生所任先生之位也先生可無悔也起余師而問之其以份爲知言爰系以銘銘曰

生而素位死獨全歸松楸在隴卜曰非宜此邱此水實從蓍龜山靈所祕不遷胡爲萬有千歲不朽銘辭

申涵光傳 魏裔介

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

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
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
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
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
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
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
表捧以歸匃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爲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
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尙以古人自處與嵬盟
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甯棄縣令來歸
日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嵬盟旣屢躓場屋又痛先
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
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
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其二十
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
嵬盟乃趼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

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凫盟舊與余弟瓣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凫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鄰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凫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凫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疾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凫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凫盟託

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王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盍鳧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蔑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捌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歉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周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嚴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饑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付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

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晃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處士俞君汝言墓表　魏禧

歲已未之七月嘉興俞君右吉年六十有六以病卒其十二月君子炳奉君葬於慶豐橋之左明年予客吳門炳以通家子奉狀來乞表君墓門往予客嘉興曹侍郎所君日日過從相與博論古今治亂人物甚合予嘗訪友數十里百里君未嘗不偕時君方授徒朱氏盍輟講誦而從予者旬有餘日君性剛臧否人一出于直道不避嫌怨予嘗謂君子脫

遭時遇主冠柱後恵文不足道也別十年而君死矣知已之感人才衰謝之愸愸焉有傷于予心今其子請表君墓何辭君諱汝言俞氏先世失其譜九世祖諱安曾祖諱誠祖諱櫝父諱瑞徵生君于海鹽之于城行二君生四歲而背父十一歲背母從兄徙嘉興府孤苦力學年十九補秀水諸生試輒冠一軍餼君雖制舉業而好古學駪駪以古人自期于書無所不讀名動四方事有疑難不能決者人恆取決于君他日利害畢如君指人故服君經世才不獨以文學也君家貧嘗無隔宿舂而浩然自得有族父富無子序當立君族人冀其產者欲爭立君即謝去知舊仕宦者君不通干謁或禮請賓之閒一造君乃資以游燕趙韓魏宋衛閩粵之鄉越雲中鴈門故所搜羅載籍益富讀所不見書歸而閉戶著述漸川集十卷先儒語要六卷京房易圖晉軍將佐表禮服沿革漢宮差次考宋元舉要歷紀年同聲錄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表明世家考寇變略弇州三述補品級廣考西平縣志嵩山志諡法考補雙湖雜錄本草摘要晚又以春秋四傳互有異同皆各據所見非聖人本旨乃廣搜百家書晝夜討論擇其確當者以釋經義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君坐是兩目失明然猶令人口誦諸書君口授所見使筆

記之遂病篤以至死嗚呼惜哉君貌肥短簡率不修威儀予嘗與君論文言文之傳後世者中必有物結聚沈錮而不可解如牛之有黃凡大言小言獨處並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君頷之曰然然他日偶閱一名士文以示君曰何如君覽未竟鼓掌大笑而旋曰此文無黃予亦相與笑而罷其天眞爛漫如此君娶范氏生子一昞女一繼室顧氏范氏孫男四人

邱維屏傳　魏禧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婿也祖一鵬萬歷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子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啜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瞯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

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聲氣涌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予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彘雜陳衣冠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至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盎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剿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去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

公峒會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皜甲申後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尙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繭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繭出曰以付沐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益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李騰蛟傳 魏禮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咸齋縣學生甲申國變預竄去諸生名籍隱金精之翠微峰與諸子講易易堂中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及徙居三巘授生徒弟子來學者皆褒衣襞冠朝夕歌詩揖讓折旋入其室雍雍有儒者風騰蛟爲人恭惠務爲渟厚與人交未嘗卻末郎有秕行亦優容覆蓋之戚友有遺言者取調停焉國變後益務寬退雖門生後進犯之多不較三十年未嘗著時服喜讀書病革猶與易堂兄弟譆譆談議命門

生歌詩以自娛遂卒卒之日白衣冠來弔者盈於路哭聲震屋瓦于是其長兄瑄與遠近友人門生共跡其行誼私議謚曰貞惠先生著有詩文集周易剩言藏于家

魏禮曰易堂之以易著書者邱維屏騰蛟二人初騰蛟甫四歲父攜就書室中輒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越數日三四覆之父乃大驚喜三嘯有門生好論易騰蛟最賞其言然門生喜警訾古人與人論不合更大駡騰蛟因詠邵子識得圖中詩曰予與易學殆無所得門生後乃大媿騰蛟爲諸生時妻兄陳氏族子殺人石城楊令禁之獄其父誘縣中十三家劫令出其子竊署妻兄名令大怒以爲名首上其事巡按御史當論死騰蛟乃造令令喜素欲識騰蛟不可得騰蛟因微言妻兄事令笑曰若陳生名居次可解矣騰蛟乃極言無罪即十三家皆爲首惡掛誤令是之更令十三家醵千金進謝騰蛟卻不受令固請騰蛟乃竊去因不謝令然令卒白陳氏事而御史責令欺謾劾去官論者謂騰蛟以忠厚能令令輕其官令能以官徇騰蛟皆不易得云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六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七目錄

文學上之中

先伯兄魏祥墓誌銘　魏禧
又附兄子世傑墓誌銘　前人
魏禧傳　邵長蘅
又先叔兄紀略　魏禮
李先生文允墓誌銘　黃宗羲
黃先生澂之傳　陳庚煥
彭先生士望傳　陸麟書
王君士祿小傳　鄭方坤　互見孝友
孫學稼傳　陳壽祺
布衣周君篔墓表　王晫　范路　朱一是　王汸　沈進　李麟友　朱彝鑒　褚標　周篁附　朱彝尊
又采山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孝廉吳君兆騫墓誌銘　徐釚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文學上之中

先伯兄魏祥墓誌銘　魏禧

伯兄諱祥字善伯所居房介東偏又長子有震之義因號曰東房先徵君生子五二五殤東房爲長次禧次禮並先母曾孺人出以萬歷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伯伯幼能屬對長而强記於聲音字學不假師授輒能造其妙年二十所著詩辭古文已三尺許十七補弟子員爲郡守所厄改名際瑞二十二崇禎辛巳督學侯公峒曾愛其文拔置一等餼又合贛州南安士試異才公奇賞之以冠二郡伯試屢高等然心厭時文不肯學私謂禧曰汝自取功名酬二親我爲閒人可也甲申國變丙丁閒禧禮並謝諸生兄躊躇久之拊心歎曰吾爲長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將誰責乎乃慨然貶服以出甯都亂民横據城市稱義兵禧等奉父母居翠微山庚寅春贛撫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砦而居者科重餉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阻任其事屢瀕於危翠微峯得全而伯以才名爲當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自是諸隱君子暨族戚

倚伯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甲寅廣東藩王遣使來聘强之行禮以上賓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爲蒲洲邏者所得上于攝印官官曰汝與甯都三魏親屬邪伯曰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獻書遞至贛贛大帥見伯名大喜躍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留爲客時丁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竄甯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還至踩躪其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既痛桑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亦欲有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遂疑伯賣己辭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閩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嗚呼痛哉人孰無死伯之死天下士有不盡知其心者或以爲冀官賞或以爲欲立功名哀哉時禧方客維揚禮同伯男世傑夜走上鄉奉遺體歸殯於翠微山下細驗隱處瘡瘢跡皆是世傑乃大踊拔小刀自刎人奪之至再遂奮拳搥胸腹死血下痛偃僂二十日而死伯娶邱氏生子女十許人子存者爲世傑縣諸生女二一適孝廉曾君益其之季子宗牧一適易堂名諸生彭君任之仲子仁立孫男三家桂家

駒家棟孫女一家駒八歲後伯兄死二年殤伯爲人伉爽強急愛人而嚴於疾惡人觸其性若雷霆之發不可禦然每能自屈於理理勝者雖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好詼諧嘗與兒子行戲謔時或迂謹如先輩愛敬君子與同邑李子騰蛟邱子維屏南昌彭子士望林子時益八九人結易堂爲至交心之所是必吐于口開以語得罪先妣妣前批其頰伯側而就承之然終不能不言也篤愛二弟晚尤爲禮爲有用才其勞苦客外所得脯脩恆分二弟濟其困性嗇於財凡當與者亦不吝也不肯以一毫干人客潮州總兵劉公伯祿時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伯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伯力生全之其後爲江西大吏伯値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伯曰高則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慚而怒乎吾但于人情爛熟耳其客學士范公承謨所相得甚每告歸公以病要之輒爲止既三年去而公貧曰吾當作書數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資君伯笑曰吾未貧也不持一字行及公撫兩浙蠲荒賑飢諸大事所全活數百萬伯左右宣力爲多焉初伯以貢士試北雍滿漢諸貴人多矚就伯名動長安中閒以事出關抵永平聞鼓吹聲入言朝鮮使者來矣伯趨客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

冠網巾幞頭縫掖束帶如故官忽下馬于叢人中把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閒人殆中國奇士因躡跡以炭畫地相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酬對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版行敝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贈產物扇墨之屬相洒淚而別語詳朝鮮使者問答紀伯才名益爲中外所推重如此所著有魏伯子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予嘗謂世傑曰吾兄在潮浙有大陰德然負才不試子孫必且昌汝曹其善承之嗚呼豈知吾伯父子之至於斯也憶伯他日嘗謂予曰吾性疾惡而殺機太盛其將不獲良死乎今思其言尤有餘痛禧禮既擇日卜地而葬予將銘墓石執筆貿亂不能文凡三輟稿乃就嫂先兄卒三年葬黃觀山別有誌不吉更附葬兄某年月日叔弟禧叩首叩首披淚而爲銘曰

嗚呼蒼天何爲也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謂之何哉天不汝佑人不汝知惟地厚德尙其永載之俾汝孫子萬年

又附兄子世傑墓誌銘 前人

世傑字興士父諱祥母邱氏大父徵君諱兆鳳大母曾氏曾大父諱嘉謨妣劉氏庶妣黃氏徵君黃出也兄嫂生子凡七八人惟世傑成人年

二十八補邑弟子員性亦不好時文而嘗從予學古文辭頗能得古人門戶所著有梓室文稿數十篇詩百餘首已版行歲丁巳十月十四日伯兄既爲韓大任所害時予客廣陵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奉遺體以歸殮於翠微山麓其初訛言不一及細驗私處皆合世傑于是長號踊而呼曰天乎天乎拔佩刀自刭人强持之者再遂握拳搗其胸死血入小腹腹痛僂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蓋十一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年三十三先是三年嫂以病終翠微山自初喪至虞世傑直坐立處淚滴地下皆成泥至是又以死殉父世稱爲孝子不誣云世傑又慧五六歲應對進退如成人負志氣好大言祖父每每戒抑之嘗隨予臥起登牀必自摺疊所著衣天明自著之襟帶楚楚不亂家人皆歎羨長有才具能四應予每謂勺庭之門他日可獨任事者傑其選也傑娶盧氏文學君士暹之長女太常公逵之曾孫也生女一許字李君竹孫之子某子三家桂家駒家棟予得訃奔還慟幾絕念諸孫無師身自教之爲句讀訓詁明年更就外傅家駒年八歲醇飾有成人度予甚愛之七月病殤予視殮山下夜深不得坎土而埋時吾兄父子皆停棺山麓爲斜屋覆之是夜舉櫬入屋中祖孫三世橫棺交錯一慟腸爲之斷傑生乙酉當崇

禎甲申後世大亂襁褓以走山谷者數年及其歿又當東南之變奔走險阻無甯處葢其生與世亂爲終始云今舉喪附葬吾兄之側因次其生平而爲之銘曰

汝以孝成名其不爽矣汝德業未成而死則罔矣汝魄依父母以惝怳矣汝與父罹其凶先世之德汝後嗣其饗矣言信而有徵石視諸掌矣

魏禧傳　邵長蘅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甯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寘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

公卿閒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㹦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
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而翠
微獨完禧旣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
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橅擬
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
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遊涉江逾
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
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
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
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
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
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眞暴心氣病
一夕卒年五十有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
兄祥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子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踔弛
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殀諸

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皭然不肎少污其志賢已嗚虖禧儻自謂與

又先叔兄紀略　魏禮

吾叔兄既卒之十年季弟禮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于海內君子而為之紀曰先生諱禧字凝叔號裕齋欲自進于寬裕也宗派曰際昌丁喪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于世世又稱魏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二夭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為人形幹修頎目光奕奕射人少孱善病參朮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紿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患豫防見幾于蚤懸策而後驗者十嘗七八義之所在卽攖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往往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閒先生獨勤業不輟嘗嗜古論史斬斬見議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

謝公于敎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姻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列坐數百人吾兄弟年少坐堂下末坐因相與私語先生容偶怠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懌伯兄目及之曰吾儕甯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三子跪請乃誡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爲吾子而察其舉止言語開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侍父而有慢容何謂讀書乎於是復霽顏論古今夜分乃罷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罕有隕越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相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恆讌笑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覓自神交託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當是時吾兄弟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風采彪炳史策追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于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曾公應遴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遂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山中歲惟淸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藝專古學敎授弟子著錄者數百

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獨憂之尋山石結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注皆有成法邑人倣效之得免寇擾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庵士望亦于是歲來初予鄉人有主躬庵家者躬庵嘗語天下將大亂吾欲得遺種處予鄉人曰則莫若吾甯都矣山砦可居田宅奴婢我能給也躬庵果至主其家實吾鄰並躬庵日日從門外過予兄弟嘗目送之相語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主是翼日躬庵復經過予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子何為者躬庵語以故且曰為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過吾館舍談乎曰甚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庵慨然曰予兄弟眞可以託家矣于是躬庵遂急行逆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偕儷俱來何如曰甚善至則林確齋時益也躬庵舟至河干先生方頮面喜極裸雙袖水濡濡滴髭鬚走逆之延住于家後相與入翠微如一父之子蓋所謂易堂者也是時易堂九人李咸齋騰蛟彭躬庵士望邱邦士維屏林確齋時益（儀吉案或云林确齋明宗室也名議霶南昌人甯王權之支孫口入大川人亦甯王裔孫不傳其名）魏善伯祥魏冰叔禧彭中叔任曾青藜燦魏和公禮甯都居贛上游地遐僻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獨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亾孤不能自存先

生則撫敎安業之為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芒刺在身法言巽語涵溶漸漬蘄其改而後即安已有闕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即厲色極言無絲髮忤躬菴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也姊婿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辨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厲先生乃附刻于叔子集中其于文章亦然率委之羣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旣登木者或即行劖易子弟無恆父師律僧無可公至山中歎曰易堂眞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數十年其後有乖大義先生遂惆然割席勿少恤而先生每自言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謂受業楊治文先生也諱文彩號一水兄弟而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者朋友嘗出游思廣交天下人物東南君子無不徧交之聞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謂先生有古宰相才度惜乎齎志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徵其用矣而确齋亦嘗曰房元齡不以己長格物魏叔子有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閒先生批郤導窾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鄴侯焉或問其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注然後言之戊午用嚴公沆余公國柱李公宗孔薦舉博學宏

辭累徵以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眞忽發心氣病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于殯所而常熟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爲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于先生昔經游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生于明天啟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聞喪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爲嗣娶賴氏其父名韋字子弦先生于門人中至親善者是時禮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兒世傚先生之門人賴韋偕行扶櫬歸合葬于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目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左傳經世若干篇梓其半皆行于世制藝若干卷及他雜著藏于家先生爲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經史益于世務不欲爲紆徐窅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于制藝亦然初予兄弟學古文于山中友人偶鈔一策篔行筴中武進鄒程邨祗謨見之唶曰今乃有如是文乎于是攜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說今吾兄弟文得徧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邨始也茲握筆勉書情緒荒落述焉勿詳要不敢稍一浮飾自欺以欺先兄禮往答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叔子年譜尚未敢作先兄生平不欺其志略

見于地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若年譜者非理學日精功積累著無慚衾影實濟于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茲非敢誣也所謂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誣之以善書既竟忽憶吾兄弟往坐談至子夜于時殘月在山天地空寂伯兄曰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復能任者各憮然罷而伯兄竟先世矣嗚呼痛哉夫孰意任悲苦者之獨在禮耶

季弟禮抆淚紀

當先考之終遺命遵古禮不用鼓樂御謝親友祭奠戒毋得以行狀廣乞銘傳不孝等黽勉從命故兩先兄皆不敢請乞大人先生之言以爲先寵其或垂賜收錄者則存亡均感不朽附識

李先生文允墓誌銘 黃宗羲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宗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烱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淩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

取裁陳後岡徐文長又爲異趣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徹精神乎蹇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嚮應翻然於不廸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允字鄰嗣今以字行別號梟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淵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椆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俗年十二三能詩卽有秀句

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窟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郎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慭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詩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婉轉屬人則頓首丁甯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蝕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尼運亦豈能一變而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啟壬戌四月二十

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瞰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斐次適林獬錦餘未行瞰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羣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黃先生徵之傳 陳庚煥

黃徵之建陽人初名師先字師先晚易今名改字波民徵之初以布衣爲史可法幕府上客可法以大學士督師維揚奏授以官可法殉國遂行遯以老時之稱徵之者謂其才略王景略節義謝臯羽而詩筆妍麗不類其爲人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新城王貽上嘗傳其小桃源山居一詩小桃源爲武夷最勝處詳其詩語徵之葢嘗以黃冠歸故鄉其後出遊大江南北康熙丁未郡人葉矯然遇之京口僧寮三伏中爲矯然揮汗賦五律於便面意氣不少衰後二十年矯然至延令放生菴見其壁上詩詢主僧云化去五年窮老無子沒於維揚同人醵金以殯矯然求

其全稿未得錄所見詩以歸其詩妍麗中正復沖遠有王孟風致無窮愁怫鬱之音足以見所養矣遺民詩感舊集皆以澂之爲福州人豈其先本由三山徙建耶至矯然詩話謂其工文與書而尤長於詩方之陳白雲則非足以盡先生者

論曰世傳史督師報我攝政睿忠親王書爲閩士所屬筆波民先生豈卽其人歟先生節義誠足頡頏臯羽而其才略舒卷以時譬之神龍見首不見尾則有非景略所敢望者獨惜其爵里行業之概莫能詳也維揚人能殯先生而吾鄉無能表章先生者亦鄉部之恥也有心者旁求之維揚其軼事遺文尙或有可得者歟先生小桃源詩足以想見其爲人別綴於後武陵之別調固晞髮之遺音矣其詩曰枘鑿方知入世非幽尋勝蹟豈全違琴清夜月留僧宿酒熟春山待客歸自製竹皮籠短髮新裁荷葉理初衣平生羞乞陶奴米橡實寒泉可療饑

彭先生士望傳 陸麟書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父哲明季以諸生遊公卿閒名籍甚士望少自負不屑爲庸人年十六補縣學生與新建歐陽斌元輩相厲爲有用之學晳聞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當師之士

望畢殯葬卽往謁道周則道周觸思宗怒繫詔獄因傾身營護之而國子監生涂仲吉以疏救道周下獄辭連士望士望走鎭江見東林諸公謀會宜興周延儒再起相道周得論戍事解甲申變聞故兵部職方司主事楊廷麟謀起兵士望爲募兵九江福王稱號有以蜚語中廷麟者并及士望乃罷而楚崇陽王華堞薦士望以兵部司務宣諭楚豫至南都部司索賂與同薦六人怒叱之遂弗用閣臣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士望時斌元亦先在士望至則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淸君側之惡斌元助之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純乎由是憚兩人兩人辭歸時乙酉歲四月也六月金聲桓入南昌士望挈妻子走建昌因至甯都依魏禧居翠微峯巔後與禧兄弟輩講學於此所謂易堂諸子者也當是時楊廷麟守贛州進吉安而諸將徐必達等氣驕不遜以士望與必達雅故乃強起之假授湖西道護諸將諸將始戢丙戌改湖東湖東治臨江居戎馬間擁羸卒數百士望脫文法謹偵諜一意殫力民事民愛護之數月免逾月贛州破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廢躬耕食力間以相地術遊江南北復教授甯化而爲學益力時江西講學者易堂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豐曰程山士望皆與往復大抵以陽明念菴之說爲宗

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矚達文章延而至於理學經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僞不可醫欲以此激發後學而造就之使有用於世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結納殆遍其規諍過失諫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夕聞一士迫不待旦至於老不衰卒年七十四士望自廢後常以不死自恨顧心非徼倖反側之徒金聲桓之將叛故大學士姜曰廣與其謀召士望士望辭去不顧云所著有手評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詩文集四十卷三子厚悳厚本厚下迄於今凡八世皆籍甯都以文學科第世其家

論曰明自嘉靖後講學日盛率皆竊姚江之近似而失其眞猖狂恣肆以至國亡躬庵始亦講學既而曰不可以身謗聖賢遂止而發學者之痼一言以蔽之曰虛掃除積習以待來者豈不偉哉

王君士祿小傳 鄭方坤 見孝友

王士祿字子底自號西樵山人舉順治乙未進士爲人淸介有守自少以文章知名尤工於詩與弟東亭阮亭並馳聲藝苑海內聞人縞紵論交時號三王旣登第就萊州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擢吏部考功員外

郎癸卯典河南試旋以磨勘罹吏議下獄鍛鍊入之無所得得昭雪則跳身之吳越偕諸名士爲六橋三竺之游銀甲彈箏金魚換酒泛月坐花逾時忘返識者歎爲神仙中人焉嗣仍以原官補用踰年聞母訃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旣奔喪歸中夜悲號卒以哀毀成疾枕席皆斑斑血漬也蓋距太夫人小祥未二旬而歿親知哀其以孝死也私謚節孝先生云西樵少穎悟率諸弟讀書家塾授以詩法諸弟漸次成名而阮亭尤稱白眉竟以詩雄壇坫海內翕然宗之閩人林古度論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然季木贍而肆踔厲風發固自別有門庭且時代較遠而西樵嘗題孟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足徵其微旨所寄漁洋詩格正復不離其宗華路藍縷哲昆實首庸焉當磨勘之獄解扃州南下阮亭時爲維揚司李迎於秦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時事直取一巨編置前曰弟視吾詩境地較前差進否人歎其放達生平撰著最夥阮亭取坡公語評其詩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準古論今其亦無溢美爾矣世咸目爲定評云

孫學稼傳 陳壽祺

孫學稼字君實福州侯官人祖承謨明萬歷十一年進士知崇德縣父昌裔萬歷卅八年進士浙江提學副使晚舉學稼愛之學稼幼能詩亟髫補縣諸生時明已阽危閩中尚安堵孫氏故衣冠家所居光祿吟臺道山石梁書屋林泉清美過從擕染皆名彥故學稼雖少承世祿刻厲過寒素唐王入閩越開儲賢館以待士官族弱半登進學稼諸父昌祖昌全皆居清要父執多九列獨漠然自守唐王敗先幾避跡長樂之三溪及魯王下福州傍近郡縣或勸之仕不應

大清順治五年亂定返故山田園盡失乃出游吳楚齊魯燕趙秦晉既杭州西湖之勝自號聖湖漁者歷三十年每閒歲歸一省母而已逆藩耿精忠之未叛也學稼適歸里知有變託其家於友復跳出及難作知名士多迫污偽命眾始服其遠識學稼行方而氣和自處在謝翱楊維楨之閒既消落自廢則舉天下山川徼塞井宿祠墓舊聞之忠佞人事之得失四方耆舊之顯晦生死慷慨激楚一發之於詩愴然有麥秀黍離之遺音當明之亡逸民遺老往往抱三閭之哀怨禽啾蟲咽於空山窮巷之中風雨江湖之上論世者悲其志而不能廢其辭故乾隆中編

四庫書以張仁熙徐振芳韓純玉諸人之作並摭而錄之在閩越若福淸林古度茂之侯官許友有介莆田余懷澹心建甯丁之賢德峯朱國漢爲章閩縣徐延壽存永長樂謝杲青門與學稼皆其倫也不幸遺文零落存者什一故罕得進于石渠蘭臺之府焉學稼晚焚其少作斷自順治丁酉始爲蘭雪軒集三十卷同里黃晉良高兆序之然世無知者康熙二十年重九歿于懷慶府僧舍子起宗走數千里奉喪及遺書歸久之集爲其裔稚女誤爇嘉慶六年縣進士陳鍾濂得其稿於京師皆顧炎武紀瑛鍾等論定者進士從父庚煥復得其所缺逸詩數十篇乃合錄以傳於世又有十六國年表并論四卷羣言彙鈔四十卷並亡起宗字蔚若詩亦偉麗

布衣周君貿墓表 王翃 朱彝尊　范路 褚標　朱一是 周篁附　王汸 朱彝尊　沈進　李繩友

君諱貿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簹谷先世居殳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鬻于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質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粃中吟誦不輟其爲古今詩超超

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翃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子
移居市南而海甯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君
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醵金會飱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
孝膳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之傾肆中錢米給之有藏丙
鬻女於巨室及笄將以配傔僕君亟贖以金爲擇婿以嫁采石估載米
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
其子至傾笥還之歲潦卒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游漸
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爲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
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
或不辭去恆儻蕩不羈嘗歲除忽挐舟泊皋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
又嘗元日挈子畋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
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于途君循躧路前畋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
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浿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
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淨
理留信宿乃躋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
布爲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

則已暝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盧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强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覩壁閒所鋟詩牋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既發今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爲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顏君光敏借之來布衣緉屨衆賓皆愕眙顏君語曰此浙西詩人周靑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懽飲而散自是燕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爲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飲三杓湖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碎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簠以分書題名於壁常熟王翬爲繪作圖予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二年卒在予寓居合計舍色公家不過五六旬也在都下未嘗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不復過其宅尚書崑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君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客貧妾

季父也宗人予以語君將令小妻出拜君曰貧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楚游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笞曰貧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御不受乃與令監察御史錢唐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頮水一笑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爲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旼君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綜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旼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夭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旼等始克葬君于仙橋原伐石表其墓予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游徧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栁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于後稍加詳焉

王翃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于陳推官子龍爲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于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爲可堂集

王汸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往還尤數含山盜起晝劫梅會里汸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尚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于沖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裁翦字句

朱彝鑒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兼工藝事嘗聽經師講詩小戎章誚其昧于車制乃削木爲小戎市絹八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于送別有匆在堂遺稿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夭卒

周篔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又采山堂詩鈔小傳　鄭方坤

周篔初名鈞字青士別字篔谷嘉興人少遭亂棄去舉子業不治受廛賈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貨筲斗斛權衡堆滿肆於糠秕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糾史譬經蠶頭細書盈尺滿笥未嘗少暇息其爲古今詩句斆字琢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翃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泳秀水朱彝尊海甯朱一是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醵金會餐

泊舟于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歲潦出私錢爲粥以食餓者旣急人難又交游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敗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途循澀路前進敗哭於後不少顧遙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因煨芋魁共啗留信宿乃躋山顚徧歷七十二精舍而返其儻蕩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趨卒易嘗醉書五言云似士不游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頗突兀應事還粗疏飢凍不少顧吟詩作歡娛眞可當一幅寫照矣

孝廉吳君兆騫墓誌銘 徐釚

余讀史記鄒陽上梁孝王書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不禁掩卷歎息以爲千古若出一轍也及觀有明盧柟之爲人以跅弛使酒至羅重法械繫黎陽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東郡謝榛見長安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盧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往古哀湘而弔沉乎諸貴人憐之卒出柟於獄而柟終無所遇益落魄縱酒以歿未嘗

不深悲之若余友漢槎吳君者豈非其人哉漢槎姓吳氏諱兆騫字漢槎世爲吳江人明刑部尚書立齋吳公七世孫也父燕勒公諱晉錫舉庚辰進士授永州府推官漢槎垂髫隨至任所過潯陽大别由洞庭泛衡湘攬其山川形勝景物氣象爲詩賦驚其長老未幾流寇張獻忠蹂躪楚地漢槎奉母歸燕勒公亦解組旋里値我

朝廷鼎江南漢槎年方英妙才名大起相隨諸兄爲雞壇牛耳之盟馳鶩聲譽與今長洲相國文恪宋公家司寇司農玉峯兩徐公暨諸名賢角逐藝苑談論風生酒闌燭跋揮毫落紙如雲煙世咸以才子目之丁酉登賢書會科場事起下刑部獄羈囚請室慷慨賦詩隨蒙

世祖章皇帝寛宥遣戍甯古塔荷戈絶域極目慘沮太倉吳祭酒梅村爲悲歌行以贈之有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之句送吏無不嗚咽而漢槎獨賃牛車載所攜書揮手以去在甯古塔垂二十餘年白草黄沙冰天雪窖較之李陵蘇武猶覺顛連困阨也無錫顧梁汾舍人與漢槎爲髫齔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臘侍衛性君所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今

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者東方之喬嶽

也地與甯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
天子
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臘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
文恪相國醵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然在絕域已二十三
年矣時余方官京師亦嘗與漢槎一効奔走其歸也抱頭執手爲悲喜
交集者久之其母固無恙而諸兄已相繼云亡遂爲經師館於東閣者
又期年歸而與太夫人上觴稱壽宗黨戚里咸聚以爲相見如夢寐也
乃未及一年復至都門竟卒於旅舍嗟嗟豈非其命之窮也哉初漢槎
爲人性簡傲不諧於俗以故鄉里嫉之者衆及漂流困阨於絕塞者垂
二十餘年一旦受朋友脫驂之贈頭白還鄉其感恩流涕固無待言而
投身側足之所猶甚潦倒不自修飾君子於是歎其遇之窮而亦痛其
志之可悲也已余爲吳氏婿余亡妻與漢槎爲兄妹行且幼同學也余
故知之獨深漢槎以前辛未十一月某日生其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十
月某日年五十四配葛氏前庚午舉人葛端調諱鼒之女子男一人振
臣太學生女四人俱葛氏出振臣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
柩葬於吳縣寶華山之麓即燕勒公墓傍也以狀涕泣而請余銘余固

不忍辭遂爲之銘曰
吁嗟乎吳季子幼而學經并學史萬里投荒幾至死絕域生還豈易耳
胡爲泯泯止於此吁嗟乎吳季子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八目錄

文學上之下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性德墓誌銘 徐乾學

又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 韓菼

劉廣文翼明墓表 李澄中

毛君騤墓誌銘 毛奇齡

黃君晉良墓誌銘 鄭梁

徵仕李君良年行狀 朱彝尊

邵山人長蘅傳 陳玉璂

范先生明徵傳 王士禎

許友傳 陳壽祺

彭山人通傳 李琇

前文學汪先生璲傳 互見理學 陳鵬年

吳徵君雯傳 王苹

劉先生丁傳 蔡世遠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文學上之下

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性德墓誌銘 徐乾學

嗚呼始容若之喪而余哭之慟也今其棄余也數月矣余每一念至未嘗不悲來塡膺也嗚呼豈眞師友之情乎哉余閱世將老矣從吾遊者亦衆矣如容若之天姿純粹識見高明學問淹通才力强敏殆未有過之者也天不假之年余固抱喪予之痛而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而出涕也又何以得此於人哉太傅公失其愛子至今每退朝望子舍必哭哭已皇皇焉如冀其復者亦豈尋常父子之情耶

至尊每爲太傅勸節哀太傅益悲不自勝余間過相慰則執余手而泣曰惟君知我子惠邀君言以掩諸幽使我子雖死猶生也余奚忍以不文辭顧余之知容若自壬子秋榜後始迄今十三四年耳後容若入侍

中

禁廷嚴密其言論梗槩有非外臣所得而知者太傅屬痛悼未能殫述則是余之所得而言者其於容若之生平又不過什之二三而已嗚呼

是重可悲也容若姓納蘭氏初名成德後避
東宮嫌名改曰性德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余弟立齋爲祭酒深器
重之謂余曰司馬公賢子非常人也明年舉順天鄉試余忝主司宴於
京兆府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閑雅越三日謁余邸舍談經史源
委及文體正變老師宿儒有所不及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太
傅曰吾子年少其少俟之於是益肆力經濟之學熟讀通鑑及古人文
辭三年而學大成歲丙辰應
殿試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
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未幾太傅入秉鈞容若選授三等
侍衛出入扈從服勞惟謹
上眷注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
上之幸海子沙河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嶽幸
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采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
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是歲
萬壽節
上親書唐賈至早朝七言律賜之月餘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皆稱
旨於是外庭僉言
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耶容若旣
得疾
上使中官侍衞及御醫日數輩絡繹至第診治於是
上將出關避暑命以疾增減報日再三疾亟親處方藥賜之未及進而
歿
上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焉容若嘗奉使覘梭龍諸羌其歿後
旬日適諸羌輸款
上於行在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以其嘗有勞於是役也於此亦
足以知
上所以屬任之者非一日矣嗚呼容若之當官任職其事可得而紀者
止於是矣余茲以其孝友忠順之懇勤固結書所不能盡之言雖若可
髣髴其一二而終莫得而悉爲可惜也容若性至孝太傅嘗偶恙侍左
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傔僕護
之反必往視以爲常其在

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執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沐自
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爲詩尤工於詞自唐五代以來諸名家詞皆
有選本撰詞韵正略所著側帽集後更名飲水集者皆詞也好觀北宋
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爲詞者皆歸之嘗
請予所藏宋元明人經解鈔本捐貲授梓每集爲之序他論著尙多其
書法摹褚河南臨本褉帖間出入於黃庭內景經當入對
殿廷數千言立就點畫落紙無一筆非古人者薦紳以不得上第入詞
館爲容若嘆息及被
恩命引而置之珥貂之列而後知
上之所以造就之者別有在也容若數歲卽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
發無不中其屬鞬時埛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
他人鼾聲相和間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於書畫評鑒最精其料事
屢中不肯輕爲人謀謀必竭其肺腑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
小像倣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曰爾何酷類王逸少
容若心獨喜所論古時人物嘗言王茂宏闌闒闌闒心術難問婁師德
唾面自乾大無廉恥其識見多此類閒嘗與之言往聖昔賢修身立行

及於民物之大端前代興亡理亂所在未嘗不慨然以思讀書至古今
家國之故憂危明盛持盈守謙格人先正之遺戒有動於中未嘗不形
諸色也嗚呼豈非大雅之所謂亦世克生者耶而竟止於斯也夫豈徒
吾黨之不幸哉君之先世有葉赫之地自明初內附中國諱星懇達爾
漢君始祖也六傳至諱養汲弩君高祖考也有子三人第三子諱金台
什君曾祖考也女弟爲
太祖高皇帝后生
太宗文皇帝
太祖高皇帝舉大事而葉赫爲明外捍數遣使諭不聽因加兵克葉赫
金台什死焉卒以舊恩存其世祀其次子即今太傅公之考諱倪迓韓
君祖考也君太傅之長子母覺羅氏一品夫人配盧氏兩廣總督兵部
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興祖之女贈淑人先君卒繼室官氏某官某
之女封淑人男子子二人福哥女子子一人皆幼君生於順治十一年
十二月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年三十有一君所交游皆一時儁異
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若無錫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宜興陳維崧慈
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吳江吳兆騫久徙絕塞君聞其才力贖而還之坎

軻失職之士走京師生館死殯於貲財無所計惜以故君之喪哭之者皆出涕爲哀輓之辭者數十百人多有生平未識面者其於余綢繆篤摯數年之中殆日以余之休戚爲休戚也故余之痛尤深旣爲詩以哭之應太傅之命而又爲之銘其葬蓋未有日也銘曰

天實生才蘊崇胚胎將象賢而奕世也而靳與之年謂之何哉使功緒不顯於旂常德澤不究於黎庶豈其有物爲爲之灾惟其所樹立亦足以不死亦又奚哀

又一等侍衛納蘭君神道碑 韓菼

維天篤我勳相之臣神靈和氣萃于厥家常開哲嗣趾美前人自厥初才子罔不世濟若伊之有陟巫之有賢媲於功宗登于策書後之名公卿子發聞能與人家國者亦往往閒出其或年之有永有不永斯造物者之不齊雖休光美實顯有令聞足以自壽無窮而存亡之繫在于有邦有家則當吾世而尤痛我納蘭君君氏納蘭諱成德後改性德字容若惟君世遠有代序常據有葉赫之地明初內附爲君始祖星遻達爾漢六傳至君高祖諱養汲努女爲

高皇后生

太宗文皇帝曾祖諱金台什祖諱倪迓韓父今大學士宮傅公也母覺
羅氏封一品夫人宮傅公勳高望鉅爲時柱石而庭訓以義方君胚胎
前光重休襲嘉自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讀書有堂構志人皆曰宮傅
有子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
廷對勁直切劘累累數千言一時驚歎
今上知君材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當
是時
上方勵精思治大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
君吉士以重此選也君日侍
上所所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
不中或據鞍占詩應
詔立就白金文綺中衣佩刀名馬香扇上尊御饌之
賜相屬也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唆龍羌道險遠君間行疾抵其界
勞苦萬狀卒得其要領還報後唆龍輸款而君已歿
上時出關遣宮使拊其几筵哭而告之重憫其勞也君既以敬慎勤密
當

上意而
上益稔其有文武才且久更明習可屬任嘗親書唐賈至早朝詩賜之
又令賦乾清門應制詩譯
御製松賦
上皆稱善中外咸謂君將不久於宿衛行付以政事以展其中之所欲
施若益自感厲思竭所以報者而不幸遽病病七日遂不起時
上日遣中官侍衛及御醫問所苦命以其狀日再三報親處方藥賜之
未及進而絕
上震悼遣使賜奠恩䘏有加屢慰諭宮傳公毋過悲然
上彌思之弗置云嗚呼君其竟死矣而君之志未一竟也君性至孝未
闓明入直必之宮傳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燠寒之節寢膳之宜
日候視以爲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
口體爲孝也侍
禁闥數年進止有常度不失尺寸盛寒暑必自彊不敢輒乞澣沐其從
行於南海子西苑沙河西山湯泉尤數嘗西登五臺北陟醫無閭山出
關臨烏喇東南上泰岱過闕里度江淮至姑蘇攬取其山川風物以自

寬廣資博聞而
上有指揮未嘗不在側無幾微毫髮過性周防不與外庭事而于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其所以然而亦不敢易言之窺其志豈無意當世者惟其惓惓忠愛之忱蘊蓄其不言之積以俟異日之見庸爲我有邦於萬斯年之計而家亦與其福也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給分義輸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傺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爲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以故海內風雅知名之士樂得君爲歸藉君以起者甚衆而吳江吳孝廉兆騫以雋才久戍絕塞君力贖以還而館之愛重如遼海之得幼安與根矩也讀書機速過人輒能舉其要著詩若干卷有開天丰格頗好爲詞變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所難言嘗輯全唐詩選詞韻正略而君有集名側帽飲水者皆詞也工書妙得撥鐙法臨摹飛動晚乃篤意於經史且欲窺尋性命之學將盡裒輯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以行世其志蓋日進而未止也嗟夫君於地則親臣卽他日之世

臣也使假之年而充斯志也以竟其用譬若登高順風不疾聲速與夫疏逖新進之臣較其難易夫豈可同日而語昊天不弔百年之喬木其壞也忽諸斯海內之知與不知者無不摧傷而余獨尤為邦家致惜者也君卒於康熙乙丑夏五月距其生年三十有一娶盧氏贈淑人兩廣總督尚書興祖之女繼官氏封淑人某官某之女子二長曰福哥次曰某女二俱幼始君與余同出學士東海先生之門君之學皆從指授先生亟歎其才佳其器識之遠歿而哭之慟既為文以誌其藏而顧舍人貞觀姜徵君宸英雅善君復狀而表之矣宮傅公以君之嘗道余不置也屬以文其隧上之碑余方悼斯世之失君而非徒哭吾私其敢以荒落辭輒論著君志之大者如此而系之以銘銘曰

鳳毛麟角絕世稀渥洼爾雲種權奇家之令器邦之基弱年文史貫珠璣胸羅星斗翼天垂拜獻昌言白玉墀致身端不藉門資雀弁峩峩吉士宜

帝簡厥良汝予爲周廬陛楯中矩規郎曹竊視足不移手挽繁弱仰月支錯雜帳帟書與詩奉使絕徼窮羌氐冰雪皸瘃不宿馳山川阨塞扺掌知卒降其王若鞭笞

帝方用蒿足指麾將試以政工允釐歲星執戟亦暫期阿鴻摩天竟長辭正人元氣身不嘗平生菀結何所思要扶羲和浴咸池明頁長見唐虞時千秋萬世此志齎埋玉黃泉當語誰泰山毫芒一見之琳瑯金薤散爲詞我今特書表其微荒郊白烟冢離離獨君不朽徵君碑

劉廣文翼明墓表　李澄中

亡友劉子羽以康熙戊辰十二月卒於家越己巳春二月十九日其從弟粹明書來始悉其病革時日既爲位哭之已念其平生相知未有如予之深者藐諸孤不知狀其行事予復隱忍不言百世後誰復知吾子羽哉時子羽業已葬欲誌墓不可乃摭其大節而爲之表君姓劉氏諱翼明字子羽世居諸城瑯邪山下先世多隱於農至父元化以崇禎辛酉科舉人授高陵知縣劉氏始以文學顯高陵公放逸居官不嗜一錢既罷歸栽雙杉種數萬竿竹與諸子姪人酒一壺菜一器日陶然竹中醉臥矣故人子聞有餽遺盡付酒家媪故其家日益貧公有子四人子羽其仲也少工詩喜交天下士膠東王倜聞其賢亟以詩來相倡和子羽心知之靡間也倜負才有氣概不樂接見鄉里兒偶相接率奴畜之不則張目叱去故鄉里兒恚益甚乘亂劫殺之倜無子其族人無可圖

報復者子羽乃走東萊控之臺使者盡取其仇寘於法東萊人士爭識之而子羽則遯跡瑯邪山下戊戌春始與余訂交海上後見薛臣所爲八才紀容圖謂予貌似于鱗因登瑯邪見懷有山如華不注人念李于鱗之句明年高陵公歿遺命嬴葬子羽不忍從期異日自嬴葬以慰厥考心每爲予言輒泣下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以書招之曰愼勿學安期生合則留不合則去也子羽竟不往辛亥歲卽墨知縣周斯盛中危法下膠州獄從獄吏得子羽所選王僴詩大嗟賞已悉其爲僴復仇狀謂子羽歿已久此古人不可復得後在東武席上有傴僂翁長五尺餘蒼髯鬅鬙沒齒頰者則詩人劉子羽故在也乃一笑稱莫逆交子羽爲人坦易多所玩弄近於不恭者之所爲至於事關大義則繒繳雷迅寓激烈於嬉笑之中雖利害不能奪甲子五月病輒死形者在門乃蹶然而起是年冬授利津訓導利津人皆愛慕之戊辰春辭官歸卒時年八十二命三日後槀葬子六人衰褎某某嗟乎自朋友道喪死生易心不行路視之者何人乎而報仇雪恥子羽之所爲是難能也至老親嬴葬一語從之不忍遂復不能不得已嗛之沒齒必薄葬其身而後卽於安誰識其中心之篤摯者歟近世風俗衰薄士大夫不以務本爲重後

生小子往往取有行誼之人而姍笑之以妄肆其詆毀此人心世道之憂也予自戊戌與予羽以詩文相砥礪又生在同里三十餘年閒尺素往來無虛日其不相見者宦遊十許年耳故知之無不盡爲舉其大者使天下後世知其梗概焉其所爲詩多至數千首卓然有可傳者無力剞劂藏於家

毛君騤墓誌銘 毛奇齡

當甲乙之際士君子棄置今學學古人爲文辭往往萃一二指名者互相標許維時臨安諸君則有所謂西泠十子者實以稚黃爲項領云嘗與山陰張杉始甯徐仲子過稚黃許與稚黃論古韻不合座客陸圻西泠十子之一也嘿而視不置臧否仲子曰景宣甯獨無一言乎曰二毛難降予之所以不禽也蓋戲以兩人爲不相下矣及予官京師高陽相公迎詢曰聞君有難兄稱大小毛予今安在意謂先教諭也予以稚黃對相公曰非三毛乎時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令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東南文豪故以云則又以稚黃與予及會侯而三也予既逡巡謝不敢去然私念會侯與予以被薦名京師而稚黃家居尚爲人稱道如是暨予請假歸會會侯來臨安按察佟公遣兩

公子擇良日請召賓客治巨艦于湖延子三八坐上坐而稚黃以年長
祭酒當是時四方賓客在坐者多請教稚黃稚黃各有以應之既而稚
黃死會侯哭曰三毛已亡其一矣康熙庚午八月日孝子熊臣等將卜
葬于西湖靑石橋先塋之傍扶服請銘予考毛氏譜大抵汴宋以前無
二族而予族以南遷後徙居餘姚謂之浙東毛氏惟君與會侯俱居浙
西而君自爲族其族譜爲君所自著可信自宣和御史扈蹕而南九傳
入明有平易公者其兄鳳儀公舉洪武鄉試官教諭平易公再傳至孟
遠公其弟竹軒公舉景泰鄉試官南安府知府孟遠公四傳至繼齋公
則君父也君祖愼齋公篤行而君父繼之號繼齋生君時母許夢虎登
于牀占之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兒後以文顯乎君六歲能辯四
聲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鏤之板華亭陳子龍爲
紹興推官見而咨嗟於其赴行省特詣君君感其知已師之時復有歎
景樓詩質子龍子龍爲之序後因過紹興謁子龍官署會山陰劉中丞
講學蕺山之麓君執贄問性命之學當是時君方棄舉義與諸子賦詩
談道而專于力行事父母色養遇父母有疾告廟請代居喪盡禮一切
凶功皆身自歷之臨饗祀以誠禁日雖遠歲必衣帩其于從父昆弟及

族黨親里雖葭莩皆以厚遇之嘗賣所居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所賣屋金營葬事或難之君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賣屋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事而又何有康熙癸亥浙撫王君修通志請召諸名士句以屬筆次及君君所登載必擇忠孝節義事及乙丑繼撫趙君每月朔望講學明倫堂令三學司教咨請德望素聞者司教以君應君力辭之不獲曰昔子夏設教于西河使人疑其似夫子而曾子責之今東皋張先生吾師也吾敢背吾師以膺此任卒不就其慎如此君作詩以大雅爲主文不一格自兩漢以暨唐宋皆有之至于辨析則反覆侃侃必本經術往往有鄭玄王肅之概嘗曰文須具根柢根柢者如草木之有根荄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則生慧誠厚虛靜四字當記文章本根當在乎是每自頌之爲作文箴云君自執贄蕺山後即有志聖學始嘗旁覽二氏書久之以其說濫漫棄去究觀有宋諸儒習語取其有裨實行者題曰鍼心慎鈔蓋以自爲鍼砭也其論學以宋學爲歸獨大學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已則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且朱子註首節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亦未嘗不以去欲爲

首功入顧不察耳嘗以斯旨與學者往復辨難約數十萬言觀者歎伏
顧生平好談韻學著韻學指歸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而韻爲尤要顧
韻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
口又撰唐韻四聲表及詞韻南曲韻諸書其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
正相表裏其他所著有思古堂集匡林巢書螺峰說錄毛馳黃集小匡
文鈔聖學眞語格物問答東苑文鈔東苑詩鈔蘂雲集晚唱詩辨坻韻
白鸞情集選塡詞名解諸書皆鏤板行世其未鏤者存于家君少無宦
情後以父命爲諸生及父歿仍棄如故顧有奇疾夏月衣重裘如五石
匏首戴幘數重疊㕑三十層于牀上干覆斗而偃其中聲息哳哳每呼
人則以手擊搋然卒不死後忽得脾疾自夏六月至十月不起君初名
先舒字稚黃錢唐人既而名駮爲仁和諸生更字馳黃娶胡氏副娶王
氏曹氏朱氏子三長熊臣次鵷臣次豹臣皆曹出女三長適徐鄞卽世
臣仲子也胡出次殤次適金大章王出君生于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
寅時卒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乃爲銘曰
浙之東西有三毛生比諸管邴以君首龍惟臨安初士煩于林後逮苓
落徒存典型乃復棄此何用爲情所賴力學格致說精生平著書且不

一名嗣子克衍既已振振夜臺無燭亦可以瞑生不滿百三二而贏相去何幾而猶涕零南山之石原非堅貞所不磨者第視此銘顧爲銘者三人中人

黃君晉艮墓誌銘　鄭梁

君姓黃氏諱晉艮字朗伯處安其別號也閩人世居石鼓之蓮村生而穎敏讀書窮理務爲有用之學方其補博士弟子也年十九與其伯父某師友家庭文譽遠出三試秋闈不售逆知明室將亂講求經濟人望歸之闖賊之陷京城閩撫張公肯堂使將勤王之師君以親在讓其伯父而自留鄉里以備不虞唐邸建國遂授中書舍人尋升工部營繕司主事屢出督餉一時指斥條陳悉中肯綮

本朝一統失職家貧以親老不得已走東西粵就故人之招受其束脩以供菽水然某某之難某某之獄人所不能白其冤者君皆力解之其客金陵張大將軍也海上入寇之師方遁所過州縣縉紳多爲怨家所持動輒羅網大將軍亦不免修睚眦之郤君直詞正色曉以大義所全甚多葢君雖不遇于時不苟且以就功名而才氣過人所至必有以及物類如此君既抱用世之志鬱不得施則以其精神寄之于著述而又

旁及于藝事生平手不釋卷精研儒釋之辨晚年尤愛石齋先生易學諸書嘗作唐詩剩義四十卷吟稿多至等身老居石井作井上述古詩八十二則起自周宣王終元世祖論其得失之大者以明已志書法得二王精蘊時爲孝經易米以養二親畫竹石亦別有生趣素嫻騎射當爲弟子員時督學集諸生較射君獨連矢破的有文武出羣之目慨自解推風息游道淩遲士之挾藝者四顧無可投足閩處南徼其聲氣尤與中原阻隔而君獨交遊徧海內居則守令造門出則公卿倒屣甲寅之亂僑寓虎邱耆舊過從名流饋餉觴遊歌哭傳誦四方雖諸公高誼遠紹前輩風流要之君實有所長非無故而致此也生明萬歷乙卯十一月某日卒今康熙己巳四月某日春秋七十有五九世祖某洪武時知澄邁有聲曾祖某教授益府祖某知建水州事父某母陳氏以君貴封承德郎安人君事之養志盡禮先娶林氏茶陵守某之孫女有婦德封安人前君歿四十有三年生子三農覺天植南平廩生繼娶林氏生子一興祖女二長適鄭善述次適劉之觀孫男八宗儀宗表宗憲俱庠生宗香宗望宗有宗振宗穎孫女六曾孫男四道輔道岸道平道焞曾孫女六當君寓虎邱時同郡少司寇鄭公方宰靖江見其詩而愛之迎

之入署爲刻其庚辛壬三年所作相別十數年尺素往來君諄諄以所作詩文六十卷相託公報書謂賦歸之日當卜築石鼓幔亭同爲方外之遊而君竟卒矣某年月日將葬于某原其孤不遠數千里函狀乞銘于公公以屬之門下士鄭梁銘曰

身將隱矣焉用文遺書六十卷合焚寄語故人胡懸懸丈夫生不獲建勳退而著述意所勸不甘泯没何獨君吾言鑱石表諸墳後有作者或得聞庶免散軼隨煙雲

徵仕李君艮年行狀　朱彝尊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甯海州同知贈尙寶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艮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十傳至博士中萬歷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稿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知甯海州時値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舍以結客破家饘粥恆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于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產益落鬻其故居

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爲童子師予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爌謂予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予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談夜或襆被共寢四方賓客至則醵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答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邱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鏤版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溯源論次之於詩特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沲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史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游京師轉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遊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跋矣必俟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爲文高自矜詡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齗齗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入咸冀君之錄

其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中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憎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爲助既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雲貴告變歲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賜大官饌高坐而讌中以

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讌畢纚纚千言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呈顧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書諾外悉以委君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其南曰觀槿東曰剩舫北曰息游草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眾君精心計其築草堂也櫛櫨柱枅瓴甓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圬者于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于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尋以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既罷官與君往還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痁既痊矣復病竟沈綿不起享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

陸氏子一人潮借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萸房蓉房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簿同時無不惋惜雖然才也者衆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粲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歿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于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洄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借之請書其平生大槩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邵山人長衡傳　陳玉璂

山人姓邵氏名長蘅一名衡字子湘別自號青門山人世居毗陵漳湟里五歲侍其家先生郎席名占對輒應口就九歲能屬文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邑弟子員十五試省闈文已入彀五策横放多觸忌諱語被黜時論惜之是歲順治辛卯也張西山先生能鱗視學江南歲試拔弟一當食餼會丁毋艱格於例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絓誤者萬人而山人亦黜弟子員籍時論益惜之山人束髮能詩弱冠即又以古文雄一

時既謝舉子業則盡棄其少作益沈酣三史唐宋大家既又潛心經學凡六七年渙然有得而後山人之文乃大昌常曰文章須十數年攻苦自立根柢不則沾沾橅秦漢橅八家要是華葉耳奚其傳是時邑人鄒祗謨董以甯方與王瑑以古文相劘切皆願交山人鄒董數稱吾邑有邵子荊川先生後一人也王瑑曰然久之囊所著書北遊燕一日而名動京師宣城施公閏章新城王公士禛崑山徐公乾學黃岡王公澤宏皆先達有盛名顧皆折輩行與定交若恐失之與陽羨陳維崧秀水朱彝尊鹽官陸嘉淑慈谿姜宸英宣城梅庚相友善皆一時知名士山人性樸直意所不可不能爲唯阿諸公持詩文就正搴臆點竄無所徇亦不肯以名刺先貴顯人諸公乃更以是多山人居年餘聞人談登州海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惝怳望所爲三神山者幾或見之然卒無所遇復走京師親交强之入太學已隨牒試吏部長洲宋文恪公方爲冢宰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知時滇黔猶閉入貲例立得選親交欲爲之地山人笑不應乃提筆研再就京兆試再報罷笑曰吾大錯吾五十青帬媼猶從少年爲倚門糚耶草堂松菊遲吾久矣遂束書歸江南嗟乎

國家三歲一貢士士登賢書者亡慮千人村夫子之挾兔園冊黃口之佔畢者往往弋獲去才如山人顧困阨連蹇以老豈非命哉而論者謂科舉足以得天下士其然乎哉山人豐頤而髯磊落高曠視一切泊如也家居篤孝行飭名節母喪苫凷哭踊力行古禮蔬食者三年及外艱時方困科繇墨衰奔走闤闠又以病茹腥不逮母喪之盡禮每語及輒泫然族有始祖祠祀宋康節先生廡陋不稱祀典乃更卜址拓其規模費可數百金山人獨肩之不足則子貸以應有族子略貲為豪家奴出氣力捐金必拔之歸然後已建小宗祠于家略倣温公書儀朱子家禮為儀節歲時率家人獻奠甚謹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縶頸去被捶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歲已已山人年五十三即治棺棺成顏曰息菴而自為之記大指齊得喪一死生其言類聞道者山人故好遊自壯迨老足跡將半天下既歸益縱情山水為其大兒娶婦便勅斷家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其族兄戒菴學士故有別業在西湖每至必延居之累月然後返常欲結廬孤山放鶴亭側與處士卜鄰又欲營一舫載筆牀釣具為浮

家吳越間未果會中丞商邱宋公開府吳雅知山人禮致之幕府山人注書論文外不涉一俗下語公嘗屬撰宋氏先賢祠碑率子姓奉幣再拜請山人再拜曰諾然衡賤官階當用誰某公曰此俗見耳先生豈真以館閣頭銜重於文士耶文成郎署先生名足矣其見重如此公以文章清節負朝野重望而中丞體故嚴重二千石以下文武吏抑首促促跪白事逢掖之士罕有被容接者公於山人顧能折節敦布衣交而山人益觥觥持古道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比之陳仲舉之於徐穉任延於龍邱萇云先是康熙癸丑

詔天下修郡縣志毗陵邑志當事以屬琪與山人纂述之功則山人爲多會軍興報罷後十年復修

詔修山人時客京師琪勉卒業而采摭多從舊稾書成列其名識不忘也山人所著書已成帙者有籬豪旅橐廿二卷中丞公序之謂當與前明潛溪震川諸大家相驂驔吾邑令王侯元烜亦稱山人詩古文辭必傳世今方爲鏤版行

陳玉琪曰予交山人三十年矣故知山人特詳予觀山人蓋古篤行君子也世之慕交山人者獨盛推其文章蘄黃顧景星亦振奇士讀其文

歎曰五百年無此作者矣而吳門汪鈍翁琬乃言靑門文章似柳子厚人品高曠似陸魯望也人言鈍翁喜嫚罵人斷斷少許可顧獨心折山人有以哉有以哉

范先生明徵傳　王士禛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閒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爲制舉之文于是淸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旣屢躓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鉤貫於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愼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已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齮齕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始倡于一二人旣而衆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爲聖賢而宗法孔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

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蹊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旣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爲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旣自得于心而成其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於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爲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爲告子之學巳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爲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子爲楊爲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太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

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爲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爲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爲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爲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爲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兩先生爲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于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爲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家中之枯骨肆厖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聞也會崐山徐學士元文被

命爲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璁之非予爲祭酒有請正

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公呈祥參政杜公淶與

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于魏野而不倭上禎亦忝縞紵之雅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恕孫二甡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摭其大者著于篇

許友傳 陳壽祺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一字甌香福州侯官人父豸明崇禎四年進士官浙江甯紹道提學副使友師事會稽倪元璐

大清康熙中以諸生終善書畫詩尤孤曠高迴秀水朱彝尊稱其篇章字句不屑蹈襲前人如俊鶻生駒未可施以鞲靮酷慕米芾搆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遇字不棄一字真意順治閒歲貢生受詩於王士正尤工絕句知陳留縣調長洲卒官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能詩鼎字伯調雍正元年舉人有梅巖集均字叔調一字雪邨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巖正勇任事擢禮部郎中以薦出稽江南虧空卒於揚州有玉琴書屋詩鈔族兄琇字天玉明崇禎十二

年舉人順治中官安定知縣善新城王士正士正作慈仁寺雙松歌贈之稱爲閩海奇人有鋏堂集許氏累世擅三絕閨房亦嫺翰墨風流文采蔚於海濱云

彭山人通傳　李塨

順治十五年蠡吾彭之燦南如蘇門坐餓嘯臺上孫鍾元徵君挽之不可七日而死天下稱之曰彭餓夫云於時其姪山人名通者亦與上谷張秉曜結北邙社秉曜云浩然歸去事如何山人云不向邯鄲惹睡魔秉曜云生死總同秋色老山人云北邙山畔月明多已而笑曰生與死亦何分哉乃放曠行歌而一混于酒好學書及畫時絕炊妻子嗷嗷向據案揮毫不輟已而竟起出門去妻子亦不知何往也嘗遊京洛貴顯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者畫衣夜破其妻曰盡珍之山人昂首曰汝欲使此衣役我耶見人輒笑傲或與人語至半輒一笑而止人延之必爲置酒半酣輒歌呼嗚嗚不自休無酒則攢眉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飲酒浩歌如故而書畫益進

李塨曰餓夫之死不悔而山人復以放曠高觴遨遊人間何吾蠡彭氏

之多奇也然山人吐棄世故至妻子凍餒亦不以爲意其殆爲莊列之學者耶雖然世之患得之而患失之卑躬汙節而不之恤者其視山人不啻雲泥矣儀吉案結語濡

前文學汪先生璲傳互見理學陳鵬年

文學汪先生諱璲字文儀別號默庵新安之金城人其先世出唐開國公鐵佛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生而穎悟十齡通五經諸史而文章宗仰昌黎然不屑事俗儒章句于韓文尤惓惓於原道年十六即潛心性理諸書從所好也性孝友事其尊人惟晦公色養備至守身寡過貽親令名賓筵之御榮于誥贈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仲弟夭憂勞成咯血證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歿兩發舊疾人歎以爲眞中更喪亂兼治生以贍俯仰而絃誦弗衰游楚僦居漢陰因入籍楚庠雖文名日噪淡如也惟力于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平生不妄交游所師友者錫山高彙旃先生及紫陽吳徽仲鴻川汪惕若吳趨徐俟齋數君子而已故高寄詩有云遊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所著有讀易質疑二十卷凡八易稿而研究愈精還川熊敬修先生稱之曰足下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

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誠大有功于四聖矣其見嘉許如此又有語餘漫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集大學章句繹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如干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輩著作甚夥或梓或未皆可以傳世不朽者年七十四而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先生論格物致知之義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曰鈞食餼於庠能世其家學

贊曰予少與鄰石同庠得拜先生於漢上儀範肅然望如山嶽及聆其謦欬談論則累日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與予反覆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作令信安猶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可謂勤懇矣今先生既歿其言立凡所論著皆大有補于先儒嘉惠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吳徵君雯傳　王棻

徵君姓吳氏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曾祖三仕官雲南都司僉書祖光國父允升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署山西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而卒遂籍蒲州子四人徵君其長也幼明慧善屬文十五補諸生第一旋食餼益發憤讀書搜覽羣籍能得其用于詩筆之間一再試有司不見

收詣京師謁父執榮工部開梁御史熙劉刑部體仁汪戶部琬皆識賞世固已知有徵君一日題詩榮工部客位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公士禎時官禮部見而嘆為奇絕乃繕寫歌詩上謁新城得詩因與談藝有合為之延譽崇獎而徵君之詩名益大凡士之博雅者皆援君自重所至造謁贈答無虛日四十年來布衣詩名之盛傾動四方如徵君者未之有也會

詔求鴻博徵君在舉中臨朐知其名一日以扇索詩徵君奮筆大書絕句與之卒以不遇亦不悔還所居中條山奉母久之出游梁宋詩益工徵君以貧故數因人遠遊歷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抵天津有知其貧者假千金鬻財里中拙營殖值大饑失千金其人官布政致之幕下十年以償稱貸而不知者謂其負若晚訪舊京師老矣歸未幾母歿以毀卒卒時語弟霞曰對華山埋吾骨東乞新城銘吾藏定吾詩盈吾志矣霞如其言自新城著漁洋前續諸集世之為詩者爭效其體徵君之詩興會所至與新城持論自合故新城誌墓有釋迦鶩子潙山寂子之喻詩刻者累數百篇未刻者尚千餘篇新城刪定為如干卷子二人江蘭崇厚皆前卒孫逢源尚幼天下號曰徵君

王孝曰余己未歲暮始于蒲州識徵君鬚髯嗛嗛然飲酒不數升輒醉醉輒左手持餺飥右持冷炙吟詩不輟過其家屋破日光穿漏土銼上一卷數寸許紙敝墨渝如市肆鍇書皆顏柳戈磔則其近詩今二十餘年矣徵君好仙佛淡榮利晚有鄭谷之竹四畝欲作堂歸老不獲悲夫

劉先生丁傳　蔡世遠

先生姓劉諱丁字先庚始祖雲逸公自宋南渡後由玉山徙居南昌十數傳子偉公分居黃堂又數傳諱一琮天啟間歲貢例得補職聞魏閹耐文廟議以疾辭崇禎時乃就山陽訓導生昺昺生先生先生少失怙恃年十三即知向學五經史漢諸書皆手抄錄深思默識斯於有得曰學非徒論說也爲諸生五十年未嘗一日去書凡天文地理典制音律醫卜皆洞晰源流尤邃於易每曰三才萬物一理應感眼前日用便是圖象此不得以傳註拘也言動造次皆有禮法正襟端坐雖夜分未嘗欹側立教在氣質上提撕講讀竣則以整齊嚴肅收斂精神爲第一義就學成材者甚眾家居早起必奉先展拜拜畢以次同堂肅揖得時物必以薦曰吾不及事吾親忍先嘗乎祭先虔肅致齋禮器親自省視家嗇於財而好施族中有貧不能贍及婚葬無資者以館穀分給計無所

出則累日不憚子弟燕見讀者必問誦習若何耕者收穫若何勤則慰勞之或不副所望則曰奈何荒本業而嬉性渾厚不言人過有議議前輩者應之曰彼好處甚多何不啻及其人悚惕無所容嘗曰吾生平無他長惟不肯爲巧捷行不敢驕人所不知如是而已當鼎革初鄉爲盜藪所遇無脫者盜詢知姓名驚曰君子也遂不犯金聲桓王得臣下江西人方倚之先生適郡城還術語所親曰忠信衆之師也恭敬位之表也誕則失民驕則無上斯人久此南昌其塗炭乎後果以叛伏誅有鄰人子被父讁出訴於外塗中望見公趨而避曰我不敢見劉先生由此改行故人子有充縣役者色張甚見而詰曰何至於是其人疾走强挽之不得自是退役有患讀書成疾者答曰予年十八得血疾痛自懲治二年而平復三十而壯五十精神倍少時今七十如故此節欲效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二先生制藝本經傳出入史漢古文以馬遷昌黎爲宗詩倣工部無明季龐雜之氣同時名宿若袁崇熹徐世溥龔仲洙劉飛池皆以文章相切劘者也鄉試凡十八皆以用古被黜自訂制藝二百餘篇所著有詩古文八卷家居便覽歷代典略正學粹言藏於家

論曰南昌之先有徐孺子者峻節高風當漢末寇盜充斥時相戒不犯徐先生境先生得無類是乎江右風俗湻朴有明一代尤多眞儒先生醕行隱德著作如林豈得僅以文人目之哉晚年得一孫名之曰紹聞曰吾不及教僅耳吾訓而已卽今給諫吳龍也夫前輩風流得其一二皆可以淑身而善世況紹聞乃祖者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是文孫之責也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十三

DS
734
.C56
v.53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九目錄

文學下之上

田君蘭芳傳 鄭廉
文誠確先生傳 湯準
張君森傳 湯準
李之鉉傳 鄭廉
吳徵君農祥傳 方黎如
朱君昆田小傳 鄭方坤
李先生寅傳 張雲章
王子源傳 李塨
方先生舟墓碣 陳鵬年
教授王先生苹傳 沈廷芳
關中人文傳 劉紹攽
李容 互見理學 李柏 李因篤 互見翰詹 孫枝蔚 互見曹司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康乃心 呂賜
王心敬 互見理學 劉涵

關中人文後傳 劉紹攽

王仲復　曹玉珂　宋子眞　雷伯籲　屈復　張𡊮

又附錄舟東筆談一則 江藩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文學下之上

田君蘭芳傳　鄭廉

簣山姓田氏名蘭芳字梁紫一字伍眾簣山其號也先世雍邱人自高祖始徙睢州遂爲望族世以文章名家父曰兆新字公嫩余嘗私謚爲清達先生而表其墓者也性坦率不慕榮利晚節直鼎革遂逃於酒以自晦嘗爲僮奴子所欺侮不問即侵盜其田廬至無所容郄亦不問簣山既長讀書有文爲諸生唯耕其舌以給饘粥者二十餘年家庭之間意陶陶甚自得也簣山長身多須性聰穎而豪放自喜其所與皆一時人望遠則紀大歷向漢平近則李伯引孫歗史等率俊爽放達不可羈紲而高視闊步睨萬物如無有庸下士亦多側目疾之不敢近年四十乃悔其失而一軌於正其踐履篤實而一以不自欺爲根柢號曰簣山有以也蓋近世學者之患所在多有螟螣蟊賊不獨聚其族於田閒也即章逢誦讀中亦有之大抵沒溺於新會姚江者深而頭出頭沒不能望崖而返也夫以新會姚江之高才絕識見道豈曰不眞求道豈曰不

力唯其高明之見解多而沈潛之詣力少甘於自是而憚於進修究其所底方難免於虛而爲盈秀而不實之議而乃昂首伸眉哆言誠正自位置於尼山之後而程朱弗及也不幾妄而自欺矣乎隆萬以來其波益盛玉步既改壇坫益多其抗顔鼓脣者無非祖象山而詆考亭夫朱陸之同異皦如也不待辨也今試執左袒金谿者而問之方遵紫陽之傳註以弋科名既得科名遂駮紫陽之傳註前後牴牾莫可究詰今但取其鄉會中式之文章以證其傳習錄古本大學天泉證道之議論則其人之學術邪正可覩矣不必震於其衣冠而隨聲附和也賁山則虛心延訪而極力深造嘗東詣徐邇黃於商邱西訪張仲誠於汴水參稽互考不憚馳驅要其所至則其所自得者爲多由是所造益深所積益厚而粹然爲儒者之正宗矣於是弟子日進梁宋間俊及之士執贄從游者十七八焉賁山事親孝兄弟友愛與人交恭而有禮多貴而立於朝者卒無所干請州大夫下車必詣其廬賁山之家自廷尉公以來故爲清門其後益落無田廬家之僕僮佃客竊議曰吾徒猶能餬口而主人乃至無所棲可乎乃割其村中央之田三百畝以居其主人焉至賁山兄弟家人益眾王司徒乃迎賁山於州敎其子爲置宅於西門之內

今所賦吾廬八詠即其地也歲辛巳質山年七十四矣秋八月朔忽有
疾遂不起自爲銘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籍
徧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於大道之徑路灼然稍
辨乎微茫志頻立兮弗長力曾勉兮弗强巳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抱
固有以還彼蒼巳焉哉又賦詩二章一曰憶弟看雲白日眠一曰老去
親知會面稀語不及私而卒質山於書無所不讀其平居目不停覽手
不停披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其勵批點經史子籍甚眾評跋工密見者
能辨之咸曰此質山先生手筆也所著逸德軒詩文如干卷行於世
柳下野人曰予自己亥春識質山於劉潔民文學座上今且四十餘年
矣往來無所閒跡其律已刑家食貧處約雖鄰於寒餓無聊絕未嘗汲
汲於富貴戚戚於賤貧經營絲粟而干牘於州大夫縉紳先生也故人
之金不出於袖給肝之役不及於門嗚呼可謂高士也已質山既沒其
門人張憲潞等請私謚於吳中書學顥中書博雅君子也綜其本末而
謚之曰誠確先生議誠當矣而予謂近世風俗澆漓競尚浮名而人不
知篤行苟無以砥柱焉則其流將安窮乎然非善事親善事長介然有
守而皭然不辱者固不足以爲之砥柱也如質山之養志三十年左右

無方可不謂孝乎肥遯邱園不嗜聲利可不謂潔乎誠孝且潔似近乎一行一節自好者之所爲幾於賁山之生平稍貶疑不足以概賁山然於補救風俗而爲中流之砥柱則其力不啻萬鈞也況夫人有名有字有號要以得其人之眞而止然則孝潔二字亦何妨於誠確並行乎予嘗以此義表賁山之墓矣務使世之學道者以誠確爲門砥行者以孝潔爲路則庶乎得賁山之眞矣使賁山而無知也則已賁山而有知當亦啞然而笑也

又誠確先生傳　湯準

先生姓田氏諱蘭芳字梁紫賁山號也高祖廷銳自杞遷睢曾祖楠嘉靖甲午舉人官大理寺右評事祖嘉翠父兆新皆諸生母李氏明通政使李公夢辰女也先生生於崇禎戊辰二月十七日性穎異書過目輒成誦年十四母亡鞠於外家壬午流寇陷睢通政公殉國難乃隨父避地河朔轉徙金陵乙酉亂定始旋柘城丁亥學使者拔入睢庠當是時先生豪邁不羈踔厲風發里中長老率逡巡避之己丑自柘歸睢家計日窘繼母余性嚴刻先生竭力供菽水猶不足博歡笑乃衡慮困心深省痛悔向之浮華盡皆刊落時先司空里居訂志學會相與講貫者甚

至遂篤志聖學精進不懈慤守無失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蛻然推中原鉅儒已巳州守馬世英請主道存書院里中英彥咸北面稱弟子先生性嚴介遇事謹慎詳審一介不苟每日辨色而興皆分而寐日不釋卷手不停披溽暑中衣冠竟日嚴肅如對神明誘掖後進娓娓不倦接人無貴賤少長咸得其道人有一善可稱獎勵不已聞人過則緘口不言以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即兒童牧豎亦知歡喜愛敬皆稱爲田先生也晚年所造益邃圭角俱化深味六經之旨涵泳玩索耄而彌篤辛巳八月病痢門人繞榻省視先生談笑如平時自定喪禮口占絕命辭授子王略曰我生不敢賓鄉飲死不欲乞誌銘自作數語鐫小石附記生卒年月世系而已辭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集徧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于大道之逕路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頻立兮弗長力曾勉兮弗強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抱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十二日疾遂革學者私謚曰誠確先生所著有逸德軒前後集閩一集逸德軒遺文遺詩睢州誌若干卷行世

壬午闔學公舉崇祀鄉賢

湯準曰先生道貌清標翛然塵外望而躁心以釋褊心以豁生平著述

甚富落筆即膾炙人口與先司空交最深準總角時知慕先生歲在己巳準年十九受業先生之門先生誨諭諄諄期望甚大同學英俊頗多而先生所稱許者惟準與張子淑文張子學業日進而準乃悠悠玩愒日就頹廢每一念及輒爲汗下惟稍自奮勵期無負先生而已

張君森傳 湯準

張森字玉標睢州庠生上世隸軍籍事農業至玉標始讀書業文有名庠序爲人誠信木訥少嗜欲好沈深之思外樸內朗喜讀難解之書而皆以强探得其意尤究心經史能發其閫奧融會貫徹不滯舊聞於一切愛玩嗜好泊如也與論世事有似憒憒及指陳古事則辨析精確娓娓不倦爲學思致刻苦每有隔礙常至絕應酬廢寢食窮晝夜不息忽有所悟輒欣欣自得所著書絕不蹈襲前人而講解經史直揭當日作者義蘊從學田誠確先生之門講論切劘精進不懈先生亟稱之嘗有詩曰窮理還推張玉標蓋心許之所著有皇極韻譜三卷易經卦變一卷付刊春秋衷義八卷周易探旨五卷律呂津梁一卷四聲便覽三卷大事紀略三卷綱鑑年譜三卷歷代姓氏錄百官志各二卷藏於家

論曰玉標留心性命之學能窺聖賢蘊奧好學深思每獲創解于相交

近二十年時有所問則盡言無隱然訥訥於口率不能了了也且寢於貌世鮮知之者即交游輩不過以長者目之至於闇然自修中所獨得亦多不知玉標者然玉標固不企人知也嗚呼此可以知玉標矣

李之鉉傳 鄭廉

李子金名之鉉以字行宋郡鹿邑人世業農至子金兄弟始以文學鳴於時子金幼聰穎五歲能通四子書九歲涉筆文理粲然甫冠而天下亂矣明社既屋嵩洛鼎沸者十餘年而學使者始檄兩河文人試於輝縣縣北蘇門山晉人孫公長嘯處也名曰嘯臺一時待試者共推潁川劉於襄睢州唐峻甫爲盟主徵召名流於其處爲蘇門大社社時七八十人皆負雕龍繡虎之目而揎袖揮毫而揚揚自得莫不欲先登奪幟而擅場於時而旁觀者駢列如堵咸嘖嘖撟舌不能下忽主盟者使奴客揶揄之曰諸君伏壁上甚勞苦無爲也倘有能以乘一障自許乎請發筆入社觀者皆慚恚逡巡而去子金獨攬衣升階援毫就座社中人相顧錯愕羣耳目之猶以爲客何爲者其中未必有也俄頃脫槀則清思奧義泉涌雲流雖苦心推敲者不及也諸文人皆傳觀失色乃延入上座極歡而散子金於是名重兩河焉是年入庠充柘城縣博士弟子

子金雖工於文而不喜科舉之習其生平爲學研經鑽史穿穴傳註要以適於用者爲極常念聖人之學貴有用必開物成務如邵康節吾師乎吾師乎夫子五十學易而無大過亦猶是也不然雕繢滿眼而不適於用雖談天炙輠亦不過苑囿滑稽之雄耳矣以儒爲故年財四十許遂謝去諸生籍專情汲古凡艱澀聱牙人所不能句讀之書則必冥心孤詣務求其所以然之故至其欣然有得則條分縷析鑿鑿然可見諸施行自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所著隱山鄙事曰律呂心法曰書學愼餘曰算法通義曰天弧象限表曰幾何易簡集曰歷範曰閑居五操曰傳聲譜曰解環譜曰周易後天圖說曰狂夫之言曰蛩鳴錄凡十二種三十餘萬言嘗曰能知吾書者當世唯丁雪如杜端父兩人子金貌魁梧白皙多鬚髯望之溫溫不見其崖岸淸才善辨而不言人過失士無賢不肖一無所忤嘗有素不相識者無介紹不通剌突然登堂而問字子金款款詳說終日無倦容究亦不問其姓名世以此服其和而笑其疏也子金聞之笑而不言年八十矣猶欲收拾秦漢以來儀文度數以續三禮未及脫稾而卒

野史氏曰子金辨才也爲人閑曠恬夷與人交一以學行相引重所與

游者率一時及俊早年好神仙之術久之無所得乃一軌於正涫如也平生酷嗜文墨而不爲制舉業其所研究經籍之餘如吹竹彈絲弈棋象戲無所不好即無所不工其友田賁山嘗譏其玩物溺志子金略不介意也意者其託於多能而逃焉而不欲自明者與余嘗與端父私論子金所著書自可孤行倘能虛心削鐻而鑱除偏鋒即可適於時而不必遥遥求知音於後世之桓譚矣獨惜其必不能也一日余與子金共臥言及之子金笑曰公言是也雖然吾固曰狂夫之言矣苟易一語則豈吾書本來面目乎世有聖人擇焉可也奚以改爲子金之所見如此其爲人坦坦油油而任天自適殆漆園柳下之徒與吾不能窺其涯涘也

吳徵君農祥傳

方楘如

徵君吳氏名農祥字慶百　字星叟故錢塘諸生也其自海鹽海甯再徙而家於此曾祖上世皆不顯至祖繼志始仕雲南越州衛經歷父太冲明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累官右春坊右中允徵君其長子也兒時爲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曰他日當以文冠世年十許歲數往來婦翁家婦翁者傅巖也會三九公讌陳公函煇發題命坐客各製芙蓉露下落

賦徵君最下坐舐筆賦就末更綴以詩其落句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
公從此願躬耕陳公歎爲英異者久之初徵君祖經歷君好聚書且勤
掌錄秘閣之鈔逾萬卷及宮允鼎貴則家益有賜書軸帶帙籤至與山
陰亓氏海虞錢氏埒於是徵君既長搆樓于別業之梧園儲書其上與
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讀之朱墨句稽識
其大者旁又囊篋細碎冈鎖怪異搜逖疑互並遺漏發筆語則纚纚然
居久之會康熙戊午
天子開博學宏詞科徵君以大司空陳敳永薦被牒書敦迫上道至京
師辭於通進司者三辭於吏部者二皆不報明年三月試太和殿庭
上命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甲乙徵君卷議在甲伍中有日矣已而
不與
上又顧大學士等舉所遺舉所遺則首以徵君聞已又不與或曰是有
以蜚語聞者或曰是索其卷無有故罷其事秘不可知也徵君之至京
師也大學士馮文勤公溥客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
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維崧奇齡任臣既入史館嗣槐
試不及格而用

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徵君不就徵君尤倦遊既宿留不耦則乘薄笨車出郭門藥囊書帙縷破藍藍然送者自大學士馮公以下吁嗟歎之徵君曾不芥蔕曰吾道蓋是乃今可遂吾初服矣徵君鳶肩蝎鼻鶴脛指爪長三寸須鬑鬑頽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徵見遠略不干人以私人亦無敢干以私者社事之般也吳下士沿復社故態角爲尊奢門戸各不通水火而浙西都若讀書秋聲登樓爭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書幣交戸外者屨且滿徵君曰是載酖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發視其後天子果震怒諸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於今著爲令世咸以徵君知幾

國初逋籍者往往有徵君門故大司馬孟喬芳督河朱之錫方伯彭而述其著也數以書招徵君謝勿往或枉車騎過之亦辟不肯見而族兄某某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徵君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不至他日邂逅於可中亭族兄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縑置船中徵君遽捨船去其介也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三衢以扼閩衢羽葆棨幢吏從帶弓韃夾陛立上謁者或不敢

仰視徵君至則長揖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叵羅爲壽徵君前請草露布徵君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戢君良箴吾曩者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徵君內行敦過三黨有恩紀其於朋好性命也鄞縣周容太倉王昊客死京師質衣爲具含賻視白旐卽路乃返晚與陸堦毛奇齡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月一會會輒摧文史一日偶及興獻禮并牽連濮安懿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詈詞狠籍口角流沫墮餐飯中徵君何其閒也爲一難以送之奇齡亦未有以應葢徵君好史法其於明代事尤悉棘棘不阿然一以公心聽皆此類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矣初徵君之生也母張夫人夢偉衣冠者七八抱一兒投之曰以爲而子詩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子裕孫愼思編以藏於家皆殺青可繕寫

野史氏曰韓愈稱樊宗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元稹序長慶集曰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徵君亦云然徵君不以自多過後生一字之工三

復不能已其子之友壻方黍如者把文謁之亟歎以爲當今無輩又錄其弟棻如詩數篇入所撰驚喜集中然至其意所不可雖翰音登天不一以色詞假也徵君素强無疾前卒之一年家不戒于火盡所嘗讀書熸焉自是遂病病或浹日不食亦不語曰吾無與爲質矣踰年竟卒其以書死生如此

朱君昆田小傳　鄭方坤

朱昆田字文盎秀水竹垞先生之令子也先生旣以文章雄一代又性好藏書插架至八萬卷文盎胥能讀之含英咀華才名掛人口一時有小朱十之目爾雅有云大山宮小山霍又云水自河出爲灉濟爲濋汶爲瀾以故馬班之史右軍大令之書眉山之策論晏氏之長短句堂構相承此物此志文盎之詩才雄鶩吐故納新無一字拾人牙慧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學者深矣然吾聞先生雅好游每游輒數年不歸不數月復出中閒供奉內廷暨謫官後寓京邸著書者又不下十數年計所得於庭訓之日蓋淺而所造顧若此豈非陶冶性情鼓吹風雅固自有其瑚中而彪外者正不必拘拘譾譾覓超宗之鳳毛爲也文盎潦倒諸生中年僅四十以死才人無祿古今同歎而遺集猶得附名父以傳人

生世上詎不樂有賢父兄也哉

李先生寅傳　張雲章

先生姓李氏名寅字露頑東崖其自號也私謚曰文孝吳江縣人其占博士弟子籍則在秀水兩邑雖分省而治地實鄰接先生試輒魁其曹名籍籍兩邑間然先生博通經傳百家言不僅以應舉業名也康熙三十六年以恩貢爲歲進士時年將晚先生自度無所設施杜門著書有文集八卷其言多往古治亂得失之鑒有益于當世亦善爲詩詩有淇園集六卷其子重華攜以見示余愛其雋潔留之案上累越月而返之尤粹於易先生父林芳亦白首困諸生將歿先生捧父之手垂涕洟跪而請曰大人有所言乎答以志在易而未遂先生殫心潛思集諸家之異同而會通出之爲易說要旨八卷卒業而先生病病且亟亦詔重華曰吾此時心甚惺惺平生所讀書咸在郎向所遺忘者亦記憶及之矣獨吾易說中乾坤二卦言用九用六之義與程子朱子稍異者自省其不可子能爲我改之則善矣重華泣而誌之越日而瞑時年七十有一兩邑之門弟子與其他自遠而至者咸集相與議曰不可以不易名吾師道德博聞可謂文矣著成易要旨一書以發明程朱之義蘊自不忘

遺言始可謂孝矣因相與謚曰文孝先生先生又有學庸要旨六卷今中丞儀封張公爲之序可以知其書矣重華今爲名諸生詩文傳播衆口將大有聞于時以光顯先生者也

樸村子曰吾聞程子易傳之成至寢疾而始授尹和靖朱子卒之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先生之篤志而不自信何其有似于此歟即其所解用九用六稍異于程朱者必非陽不可無陰陰不可無陽以變者占之大旨也亦如羣龍无首本義以象推之有異于程子之不爲天下先者耳然先生之意以爲自朱子而異於程子則可自學者而有異則不可故至易簀猶諄諄以命其子今之君子好奇立異悍然與程朱悖何歟此吾於東崖之詩若文而益有重于先生也

王子源傳 李塨

王子名源字崑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王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遊樟清苑人明己卯北直解元後亦如南高隱與王子兄潔共談宋儒學王子方髫齔聞之不首肯獨嗜兵法爲古文魏禧見而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著兵論三十二篇爲古文規橅先秦西漢以離以

斷爲章法宋人株守韓愈文從字順語求合求續惟恐顚躓而古文卑苶衰亡矣三藩平後競尚筆墨文學館閣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纘詞章一時如劉繼莊以及萬斯同胡渭生閻若璩輩皆集闕下而王子亦與焉顧睥睨儕伍蔑如也聞予相與晤予微言聖學王子目瞪神懼持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令閱存學編夜同榻臥雞鳴蹴予覺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古文必傳世然躬際太平弢鈐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倩君价予執贄習齋遂入博野傳顏先生學時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飲面昂身挺目電須戟議論磅礴今古醉則歷罵貴顯時流雜以諧謔塨徐語曰子誤矣吾人當與堯舜周孔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當吳三桂畔天下震動王子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裴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駑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

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幀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衞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衙六衙也有監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衙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曰小學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

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刖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壬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癸酉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兆經理松楸穴場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闈攜家而南時閱子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牴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庚寅遂卒于淮署一子兆符辛丑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陵夷漢唐至宋明而岐途互出佛老俗學浸淫雜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閈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郭金城方苞謝野臣陶窳惲鶴生以名宦閩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塨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迹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握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耆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甕牖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傴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爲志其能然乎當在時相與切磨更欲進以沈退純粹乃及今思之寒丰正采氣薄

霄漢尚有斯人哉尚有斯人哉

黃弼臣曰崑繩夫子己丑南行飲予齋留詩云憂向中來豈易寬與君對酌且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輩難消遣壯懷藏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鞌還期其醉金臺下四野蕭蕭放眼看聽其語甚悲而不知遂爲詩讖也讀傳如見須麋爲之潸然儀吉案崑繩文新舊兩刻予皆有之爲補其闕略詩未之見故附錄於此

方先生舟墓碣　陳鵬年

自用時文舉甲乙科以諸生之文而爲海內所誦法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者惟桐城方百川先生先生寄寓江甯余來典郡歿已逾歲矣友其弟望溪稽之與久故者然後知先生非文人先生生棠村六七歲讀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時三藩逆亂比邑旱蝗憂之或廢寢食旣長遷金陵家貧召徒授章句無應者乃與望溪學爲時文遂用此知名四方名輩造請望溪常引接而先生鍵戶弗與通惟燕人王源邑子宋潛虛宿松朱書自負經世略時就先生證嚮今故論辯鑿鑿先生終無言退乃爲望溪發其覆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先生性孤特而內

行篤修其父逸巢先生每語人曰記所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於此子見之望溪行遊四方十餘年先生常居守服勤盡瘁其後望溪歸先生東遊登萊極滄海視日之始生北過燕市遘疾以還逾歲自知不可療妻子在前未嘗一給視卒之夕強言笑陰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盡矣恐記吾音容異日常烱然於寢寐也妻子環而哭之喻使退曰君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先卒之數日閉戶悉焚平生所論著其古文眾見者惟課試擬庾亮南樓讌集序絡緯賦二篇又於宗伯長洲韓公所得廣師說一篇韓公曰雖退之無以尚也望溪治古文詁諸經皆先生發其端緒死之後親故過時而哀吳中十郡薦紳羣士條其行誼諮督學使者乞定祀於鄉山陬海聚嗜古績文者皆爲桊欷不置云先生諱舟上元縣學生卒年三十有七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積之不施維遇之艱學之未竟而奪其年厥德渾堅而風宬然奚必彰於事而襮於言

教授王先生苹傳　沈廷芳

王先生名苹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負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爲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

閒自著書王尚書士禎絕愛之呼爲王黃葉以媲太倉崔華云卅歲嘗浮沈閭閈田侍郎雯見其詩賞焉尚書復稱于張巡撫鵬延見謂布衣之好顧終以坎壈而詩益骯髒有奇氣所居草堂爲明殷文莊公別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暎帶老樹數株扶疏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因貧出遊名動朝野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得慰其親爲喜例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載書往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弔秦漢遺跡過崧椒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槭繼歸于大雅晚年更造平淡實苞唐宋也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爲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

論曰曩在京師了方子陳丞相恆稱秋史王先生心竊慕焉今之榮成去先生時且四十年其士人猶樂道之守其教弗衰余嘗遊冶源登憑襟亭觀先生題名其文洒然其筆踪瑟瑟然益翠然想見其爲人矧其人固老而篤孝者耶嗚呼若先生者可以爲師矣

關中人文傳　劉紹攽

李容（互見理學）　李柏　李因篤（互見[illegible]）　孫枝蔚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康乃心　呂賜
王心敬　劉灝

關中古帝都太史公稱其有先王之遺風哲士挺生代不乏人矣近今之士或踐履躬行或殫精著述詩書之澤聖人之徒也見聞所及李容諸人可紀已李容者盩厔人也字中孚父征李自成從撫軍汪公喬年戰死襄城容時三歲稍長求父死所以少母不許年十九跪母前固請許之乃齋哀哭於城隍廟然後徒跣行未至襄襄城隍以其事見夢襄令且語之狀令覺而異陰使人物色容厚遇之指示戰場白骨千萬纍若邱山不可辨容痛絕臥其旁襄令偕廬是夕令復夢城隍言滴骨法以告容容嚙血求之既得負之歸並封暴骨長洲顧甯人爲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制府百執事數請之容稱病不謝再舉博學鴻詞不應孤居窮鄉有田三十畝與其子在力耕奉母康熙四十一年

聖祖西巡入潼關手詔宣見容年已七十餘矣以老不至復

詔就其家取所著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命近臣校閱藏之中秘容篤實

行其學大致主象山生平不妄交四方問遺者相屬於道皆固卻之惟
與李柏因篤善人稱三李恨不識其面然因篤受職歸謁容容曰是借
徑南山者也閉不納三請乃見士論高之李柏字雪木郿人少貧傭於
酒家鄉先達從酤異其貌爲誦詩十章即上口授書過目不忘勸之學
乃入太白山十年成大儒名公卿多招之出柏度不獲行已志卒辭謝
朝夕謳吟於山中槲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槲葉集李因篤字天生一
字子德富平人爲明諸生棄游塞上靖逆侯張又南督兵松江尊貴坐
見客獨接因篤必重禮之會
詔舉博學鴻詞又南及閣學李公天馥交章薦
廷試授檢討未幾以母老告歸因篤貌樸性質直初入都南人易之一
日讌集語杜詩因篤應口誦或謂偶熟復詰其他即舉全部且曰吾於
諸經史類然願諸君叩之一座咋舌不敢復問在館職時王阮亭汪若
文主詩社暨南北讞上多屈服因篤與抗禮蕭山毛奇齡亦天馥所薦
稱天馥老師侍立比弟子因篤獨齒序呼之曰兄奇齡善古韻與因篤
語輒牴牾眾莫能定唯顧甯人是因篤而非奇齡甯人著韻學五書因
篤多與力焉因篤學富而詩最工嘗作長安秋興八首孫豹人謂少陵

不能過有受祺堂詩集學使者許公孫荃鏤之板文集藏於家孫豹人
者名枝蔚三原人世爲大賈李自成入關枝蔚散家財求壯士起義爲
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名世與李因篤並舉博學鴻詞
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私黨與京城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
點丹誠向北辰東海乾學郡也枝蔚恥之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
出
天子雅重枝蔚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枝蔚以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
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枝蔚正色曰僕始辭
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
也部臣愕謝之枝蔚貌魁梧性伉直初以明季流離好講兵事家在三
原燬於賊比從京師歸復走江都著溉堂集從之游者皆有聲海內而
王又旦最著又旦郃陽人字幼華父早世貧不能就傅從季父學季僅
識字與又旦說經必先就鄰舍生受解義記其語歸而誦之又旦復述
務肖其語義是而語稍變抃之曰誤數千言否亦抃之其學爲最苦然
因以富弱冠舉於鄉令江南纔三十耳豹人時居江都從受詩比入爲

給諫已能頡頏豹人王阮亭許而鐫行之曰黃湄詩集當是時關西之士恥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爲尚卓然名家者三原則有溫日知韓聖秋聖秋爲吏部郎日知有弟自知與知皆處士涇陽則有李念慈張恂念慈字屺瞻嘗爲令薦博學鴻詞不第隱居峪口山詩曰峪口山房集恂字穉恭一字壺山以進士爲江南理刑善畫落筆片紙值千錢皆與三李豹人黃湄輩還往酬答而名稍後唯華陰王宏撰朝邑李楷與三李豹人黃湄輩齊名楷字叔則著河濱全集令寶應以直廢康熙二年撫軍賈公漢復請董陝志宏撰尙爲諸生從楷編摩楷善古賦文樸茂錢牧齋亟稱之得名在三李前三李推楷先進宏撰與三李同時於楷爲後輩而楷喜從宏撰宏撰讀書華山好易精圖象學者翕然宗之得一言以爲重凡碑板銘誌非三李則宏撰而宏撰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然三李宏撰常在京兆扶風閒馮翊以東推康乃心乃心字孟謀王阮亭奉

使過秦見其題秦莊襄王墓詩爲延譽薦之主司登康熙己卯賢書初乃心力學好古人莫知之雖與王又旦同里而又旦官外及又旦歸乃心名已成自三李至乃心皆同時稍有先後其間宏撰乃心最少乃心

尤小於宏撰宏撰晚年三李輩已歿猶有乃心乃心老宏撰亦故士乃零落矣獨武功呂賜鄠縣王心敬二人耳呂賜字一峯以明經居龜山竟歲不入市心敬字灃川幼學李中孚為邑弟子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心敬發憤曰昔陶令不愛五斗米我豈戀一青衿乎遂脫巾幘出除其籍二人為理學俗未之識也故相國朱公軾督學時數造廬問業人始稱之然呂賜居遠謝交游故聲華黯淡心敬居近而鄠令金某罷職嘗依心敬後復官時稱道是以呂賜老死而心敬為當事所知總制額公式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當羹堯為大將軍聲勢烜赫士多想望爭欲出其門羹堯招心敬心敬不往羹堯敗士詿誤或禁錮終身心敬不與也雍正八年心敬子為令陛
見例陳摺
上見而嘉之曰名儒子故不凡令奏摺者以為式乾隆元年蒲城進士
廷試大學士鄂公爾泰問灃川安否進士素昧灃川不能應鄂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何太俗耶其見重當世如此灃川時涇陽有劉涵者字若干官翰林與海甯查嗣韓擅名詞苑卒揚州太守灃川後寂無人焉有則指目牽引摹怪聚罵憶少小聞長老言三李時人守公論士有

定評及澧川崛起非有遺行也遠方鄰境交口頌而鄠之爭名者造爲讒謗復何倖三李之盛哉信乎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澧川有江漢書院講義語錄諸書

九畹子曰會稽沈子天成勤探討留心當世務嘗言我朝儒者首中孚甯人而中孚刊落聲華固當在甯人先可謂知人能論士矣今之世莫不知澧川鮮能識一峯其亦折衷於沈子之論哉

關中人文後傳　劉紹攽

王仲復　曹玉珂　宋子眞　雷伯籲　屈　復　張　郊

王仲復字建常郃州長武人早棄帖括居河渭之間著述自娛嘗作律呂圖說二卷原本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崑山顧甯人一見折服曰吳中未有也

富平曹玉珂字陸海耀州宋子眞皆不及詳其事子眞並逸其名然子眞嘗與王山史同修秦志陸海見王阮亭居易錄稱爲一時人豪而知者葢鮮涇陽雷伯籲明季避居淮揚與孫豹人善余少見其文集今失之詢于鄉人亦無能舉其名則修身砥行而湮沒不彰者獨三人哉

蒲城屈復字悔翁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京師四方學詩者多

從之游韓城張廷樞爲大司寇時欲上章薦力辭不就乾隆元年冢宰楊超曾舉應博學鴻詞楊未見復復亦不謝所著弱水集甚富江南許元基品其詩爲

國朝第一無子終不再娶時人方之林和靖

張郊字東野三原人妻何氏早喪鰥居終身常讀文選好爲綺麗之音以孝廉授邠州博士之任載書數車曰吾老是中矣

論曰東南物之發生西北物之成熟視東發生華葉成熟者實秀而不實實未有不華者華實並茂秦實有焉以余所交潼關楊鸞秦安胡釴方將勤探討追前修楊成進士胡以鄉貢名之顯晦未知視建常諸人何如也

又附錄舟東筆談一則 江藩

友人三原王君愚齋言其鄉先生劉九畹工詩古文博通經史並出刊本九畹集見示九畹名紹攽字繼貢其弟行七名紹錡字繼信亦能詩早卒九畹以古文見知於王侍郎信芳爲之延譽雍正時陝西巡撫碩色薦之於朝以諸生爲四川什邡縣調南充有政聲喜講古韻及方程句股其學以朱子爲宗又參以象山陽明之說如涉大海茫無涯岸平

生以古文自命熟於史事且留心
國朝典章制度及國初諸老軼事然不知體例動筆即謬集中顧甯人
傳事既失實文亦粗率惟王侍郎傳及關中人文傳差有可觀而紕繆
之處亦復不少如王交河位至卿貳而謚法乃
朝廷之大典
天子不予謚不敢私謚故古人惟隱逸不仕之人始有私謚如晉之陶
淵明宋之徐仲車是也然二君一忠於晉一孝其親亦不過謚以靖節
節孝而已交河一文學侍從之臣非學貫天人之士謚以文誠不可也
竟以私謚名傳尤不可也文中云甯人分古韻十部公界以六甯人謂
妙契古先遜不及改其十為六今音學五書具在並無六部之說又云
聖祖以廣集韻學者鮮能通而近世韻書戾於古命公參定期年成帙
及竣
聖祖親製序賜名音韻闡微云云康熙五十五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
敕撰音韻闡微雍正四年告成蓋交河預纂修之職
聖祖特命安溪為總裁非特命交河也且廣集韻亦不成語當云廣韻
集韻又云己酉

上復浙江科舉云云先是浙省查嗣庭呂留良獄起
世宗怒兩浙士習儇薄停止科舉未幾
特旨復行今不云停止但云復浙江科舉忽突不明令讀者費解顧公
琮爲諸生時不容於後母非爲總河時也文云總河顧公琮以繼母故
屏居外亦欠明晰關中人文傳李中孚父死於軍乃云齊衰哭于城隍
廟以父喪爲母喪則不經甚矣

碑傳集卷一百三十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目錄

文學下之中

王兆符行狀蔣衡
文學劉青霞傳方鴻
又襄城嘯林劉子刖傳王心敬
李君堪墓誌銘方苞
茅叟星來傳沈彤
七先生傳吳應逵
許遂
車騰芳
韓海
曹犢
鍾獅
勞孝輿
蘇珥
族兄沈昌宇傳沈廷芳

張徵君庚墓誌銘 盛百二
方天游傳 朱仕琇
陳先生道行狀 魯仕驥
又賜進士出身候選知縣例贈中憲大夫陳凝齋先生墓誌銘 涂登
陳徵士黃中墓誌銘 沈廷芳
臾先生直傳 劉開
周振采小傳 齊召南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文學下之中

王兆符行狀 蔣衡

嗚呼君胡溘然不得其死耶君之文學不可死立心制行不可死才足以濟世不可死老母幼子病妻無期功宗戚無片瓦立錐君之家事不可死友朋中卓爾古處爲一時領袖尤不可死而竟中年客死且疾作不半月而遽死天乎何奪善人之算至此極乎君伯父汲公先生余外舅也一女無子君爲嗣姊弟自幼相愛敬不忍離而姊頗能綜理家事癸未君奉母南遷至金壇與余同居余視君長九年自己卯相見于津門凡二十有五年相依若左右手自丁酉中秋君之姊先死八年中余家蕩然隻身飄零頹老頭白愛君才竊幸死于君前可得一佳傳詎意不獲君文而君反先我死余又不能傳君生平懿行不亦大可悲乎君世系有家譜不復載君祖中齋公明世襲錦衣衛指揮鼎革後與梁解元以樟偕隱寶應易堂三魏暨諸君子往來尤密汲公先生年十二郎棄諸生尙志窮經史君父或菴先生以繼母弟受學于兄又從魏叔子

爲古文君承家學才氣橫絕一時行笥所載悉三世著作及手批諸書俱不得壽梓每撫之而心痛焉或菴公沒君以降服子仍喪三年未嘗闕禮太夫人性嚴厲君能于艱難中順承厥志去年冬客楚中聞太夫人恙嚴寒冒風雪歸抵家未終日太夫人忽大怒客詫之君應曰母能如是氣尚壯大可喜也君受業于飄皋方先生及北固大山兩劉先生幼端凝沈靜坐一室牕外雖喧呶雜戲如不聞以故貧非異敏而胸中甚博達詩宗三李祖少陵古文則入左史莊騷之閫奥幽奇峭拔其寓意處不與人易知亦自謂知此道者頗不易也讀周禮以其層見迭出後學不能得其津梁爲分條以敘之史記每篇發明太史公意旨俱有特識莊子解補或菴公所未竟前漢書評惜未卒業後漢書及戰國策俱有批解其史論多發前人所不及至古今變異論九篇上下千載情形瞭如指掌嗚呼或菴先生以史才未得用而死其子繼之謂尚有可望也而又使齎志以殁天其有意使然乎其果無知乎初君之遷也以辛巳秋余既挈君南歸是冬君亦就姻吳門次年春北返或菴公又西入秦時太夫人所生四女君二姊皆遠適江介一病卒小妹年始及笄君念老母煢煢身既不敢暫離而津門浮寄無寸土計惟遷金壇與余

相依則姪女可奉母新婦得事姑骨肉團聚庶可驅馳四方爲饔飧之謀由是不憚千里流離播遷乃中途而弱妹復死葬諸高郵遂偕賈氏姊渡江居歲餘然後去在余鄉三遷或菴公歸又一載或菴公歿凡八年君非因疾逗留無兩月甯居也當或菴公病劇時君奉命在吳下經理所刻左傳余適至淮視含殮君至哀毀幾絶遵遺命御柩至金壇葬焉庚子北應京兆試遂聯捷成進士例教習三年雖時脫身省親終不敢久留是以二年來入洛遊晉楚奔走靡甯精力日耗今春過淮揚明府千木悲孝思不克伸勸其就官迎養因資以三百金諸公協力助之計已定得暴疾卒嗚呼君家老幼將何恃以生豈天忌文人俾無遺種故不使苟延歲月以慰其仰事俯育之計耶君爲人質直好義一至京師友朋如得所宗士大夫之祖考求其文爲壽或誌其墓者皆以爲榮知名之士藉其齒芬得遇合者亦指不勝屈尤厚于貧苦患難及有喪者同年吳申錫死爲治喪斂金遺其子李含奇死尤日夜竭力經營俾嫠婦藐孤有資以歸是以君有疾問者接踵至雖赤貧亦致藥物既歿哭之極哀咸慘惻增慨謂中流柱折友朋氣盡喪也君諱兆符字龍篆別字隆川順天府大興縣人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生于康熙二十年辛

酉八月二十八日口時享年四十有三卒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四日申時葬于京師西便門外羊坊店之西廟井左轉灣王氏祖塋君祖中齋公諱世德父汲公公諱潔俱有行述載在崑繩公文集本生父或菴公諱源字崑繩康熙癸酉經魁君集中有行述母李太孺人明武清侯姪孫女娶楊氏山陰楊大瓢諱賓公養女江西會青藜先生女子一名匡甫九歲同年庶吉士宜興縣吳申錫諱端升公婿女二一字金壇縣丞申紹安諱之熹公子口口一字常州府武進縣刑部雲南司郎中管青邨公孫彤書諱復曷公子口口君于癸卯十一月十八日申刻中寒痰厥至廿八日已愈次日復發十二月初一日執手謂余曰我將與公等永別矣賴君在此其為檢先人文集及余所作詩古文批錄諸書并家中所藏俱珍重固封以貽幼子葬我于祖墓告方先生為我作書致千木諸公生而助我感止一身死而養我老母幼孤則王氏血食一線不絕祖宗永賴矣先是君之庚子來京師熱甚無居停因湖川錢鳳文先生主于今銀臺錢公家鳳文客死于延平幕臨終語所親必以藐孤託君也君聞之大慟曰嗟呼天使我早得一官可以迎老母即當往取故人子撫養之嗚呼鳳文尚有兩子家存恆產君猶于數千里外為之

惓惓今君止藉九歲幼孤承百世祀誰爲君慨然任此責耶余以窮老餘生浮沈吳越閒復二十有二年今春忽至京師卽或鬼神特爲君使我北來而才短力薄余之二穉子且不知何所寄又安能爲君圖善後哉所望古道君子如君之憫錢氏子以憫君之子天之報施庶不爽乎

文學劉青霞傳 方鴻

劉青霞字嘯林先世確山人明初始遷襄之西岡曾祖軻七品散官祖漢臣庠生總制汪喬年督師勦流寇署贊畫以撫按薦權襄城令里人德之立廟祀父宗洙例貢生以孝友著聞青霞其仲子也十四歲而孤事適母張生母畢委婉承懽門內無閒言從季父宗泗學卒教惟謹伯兄青駿性嚴重凡所命無毫髮違少聰警工文然不屑役志舉子業每宵分伏牀榻篝燈講古達旦不厭故於諸史百家稗官雜說罔不强記貫穿尤酷愛馬遷心摹手追所著慎獨軒文集八卷史論十二卷皆卓然成家其評騭人物要必權時勢徹始終揆心迹度義理至成敗利鈍則置勿論雖古昔令主名臣不免責備賢者然推勘詳審褒譏確鑿使逝者可作亦當頫首折服實有知人論世之識匪徒逞其才辨而已晚得關中李中孚二曲集反身錄益潛心理學粹然爲儒者顧知名極蚤

而遇合較遲年三十八始補弟子員又十年食餼又十年而遠卒士論惜之娶井氏繼陳氏子四伯陽增廣生伯誠出嗣青駿後伯朋附學生伯梁太學生好學嗜古有父風

方鴻贊曰嘯林羣從六人皆績學砥行時有中州六劉之目迺登科第者三且兩入詞館嘯林迄以諸生老謂非命實不猶歟然其人其文固足不朽奚必以科名重哉獨史論僅存四卷餘悉燬於火後世莫覩其完書爲可惜也

又襄城嘯林劉子別傳 王心敬 節錄

嘯林劉子余盟弟而襄城六劉之一也劉於襄城爲望族至孝友先生兄弟三人以節義文章名其家君羣從六人而君於行爲次卽孝友先生仲子也年十四而孤鞠於季父中翰恭叔先生先生慈護如子而督學殊嚴君亦念早孤而父志不竟也卽知恪遵季父教喜讀史漢百家以倡和羣從閒於制業藝不屑屑也嘗曰士愧不學無術耳科第視遇合何如役役奚容同列或譏疑之不恤故君當未籍庠校時卽獲博雅之聲羣從亦皆於制舉外各擅其長鄉先生籍籍推譽而六劉遂名襄郟數百里閒奐然以數之不偶也羣從中連發三人獨君年踰三十始

受知鎮江張公補博士弟子又十年始食餼於江右湯公自是僅十年而不幸以五十八歲亡當余甲申之赴楚也將先師二曲子李子命道出冀城恭叔先生時養疴家居先生見余不啻見子李子之子弟即余見先生與君羣從不啻見子李子與伯敏昆仲故承恭叔先生命仍與君兄弟誓心而盟以續子李子與恭叔先生舊好蓋子李子生平不與人盟而獨盟恭叔先生兄弟即余年且四十六未敢妄盟一人而獨盟君羣從嗚呼是可以尋常締盟論哉而當是時也則君與羣從並盛年高才曾不余迂咸欣然視余如兄自是余庚寅再赴湖北甲午夏赴姑蘇返皆道襄信宿每相見必劇談連宵無言不盡至歲時音問未有逾二歲不彼此及者蓋君性孝尤善處適庶母子間於季父事之如所生事兄嘯廬則儼若嚴父於羣從則昆季而朋友切磋之誼爲篤至於好賢樂善則尤出自天性故其於孫李義林之表章祭祀先慈教子之獨行數十年中皆孜孜揚扢之不替他如愼獨軒文稿中闡忠揭孝慕義崇操尤不一而足也故余與君相對則未嘗不面期以古處書牘往返尤未嘗不以千古相勖勉蓋余心之望於君並諸羣從者別自有在又非獨文章聲氣之末契也嗚呼孰謂君遽止於斯耶天可問耶然如君

孝於親友於兄弟善讀書能文章氣誼肝膈不愧士君子之行無論世之區區顯通者是在所難卽卿大夫好學長年亦未必一一能至而君無衡焉嗚呼君固自知遇合之有數卽壽年之短長不亦有數耶君尚何憾獨是君髶從六人自甲申來二十年耳遽已凋謝者二人而君又溘然而逝豈僅劉氏不幸而余也知已零落之慟尚可言歟君名青霞嘯林其表字也所著有慎獨軒稿史論詩稿藏於家初娶井氏繼陳氏子三伯陽伯朋俱諸生井出伯粱陳出孫男三

李君塨墓誌銘　方苞

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眞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怪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其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

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閒諸王延經師主閫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

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寠且艱也嗚呼即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爲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口父諱口口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某官女明亡家落歸孝慈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口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岐各從所務安用詆諆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

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茅叟星來傳　沈彤

鈍叟姓茅氏名星來字豈宿浙江歸安人七世祖坤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卽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父耿字倫舒通史傳工文及詩以諸生終叟少聰慧嗜讀書爲文才氣勃發而有義據年近三十爲諸生屢絀於有司後遂專攻經史及程朱之書數年乃欲以著述自見念朱子近思錄舊解未詳密遂爲之集註行止坐卧皆不輟歷二十餘年書成叟之才識亦因之而甚高叟嘗依族叔祖某於山東滋陽時黃公叔琳爲布政使數致候問或勸之往謁叟曰族叔祖爲黃公屬下某可出入其門而不避嫌乎卒不往親知爲州縣必懇懇爲言安民之法措置纖悉皆可施行或刻於催科則深痛其負國而切責之雖其人面赤汗流不顧所著古文亦往往於國維民瘼反覆致意足爲後世勸懲者初叟以文高知希致困尼年五十餘不復進取攜其稾謁金壇王耘渠汝驤謁方學士於京師耘渠以爲卓然大雅學士以爲勝宜興儲禮執叟由此名聞遠近而其近思錄集注及古文稾亦遂爲士大夫所推重卒年七十無子今其桐鄉友人程蘊圃尙質方謀爲次第刊行云

贊曰余與鈍叟交垂四十年叟嘗以不遇自傷圖所以不朽者余謂曰諸生而可以不朽其在爲有用之言乎後又示所著劉峻傳後敘已與孝標有五同三異慨然流涕而庶幾知我者之論定余讀其文而深悲之今鈍叟雖不遇以終而著述之有用過孝標遠甚顧獨不可名在青史哉亦何至復有同秋草之歎也

七先生傳　吳應逵

雍正十一年

詔復開博學宏詞科命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以聞於是刑部左侍郎楊超曾舉曹檟蘇珥廣東巡撫楊永斌舉許遂車騰芳鍾獅勞孝輿將舉韓海海辭乾隆元年合內外所舉咸集京師

御試保和殿而粵東七人者或不就或後期或以故不得與試與試唯檟獅孝輿三人皆放歸而七人之名因是益顯作七先生傳

許遂

許遂字揚雲番禺人康熙丙子舉人謁選得清河令力請上官蠲逋賦凡興作便民者輒爲之坐承追不力免民怨大吏留之不能得也以鴻博徵至京格於部議不得試歸至清河清河人聞遂至歡迎數十里遂

賦詩紀事留連久之然後去江南巡撫將以能治河薦會內遷不果與同徵長洲沈文慤公最善序其眞吾閣前後集謂古詩規模漢京近體不肯落大歷元和以下取道既正復以雄麗浩衍之學濟之卓然成一家之言云

車騰芳

車騰芳字圖南一字蓼洲番禺人康熙庚子舉人督撫交薦以親老辭縣令親爲勸駕乃逡巡就道至京後期即告養歸騰芳少失恃事父至孝雖出授徒閒日必歸省四方從學者甚眾莊殿撰有恭兄弟皆其門下士也性狷介新會何雲以詩交騰芳築室南門外值千金及歸江門以宅券授騰芳騰芳不受曰芳苟無宅受之不爲傷廉今既有宅復受君宅於君不傷惠乎後出爲海豐教諭督學吳公鴻雅重之從容問兒孫應試者幾人騰芳以失學對吳益歎異賦詩有眼青敢謂因吾輩頭白何期識此翁之語其爲名流心折如此著螢照閣詩文集十六卷

韓海

韓海字橋村番禺人居郡城之東繩扉兩板僅蔽風雨而誦讀不輟是時嶺南盛風雅文壇詩社會者常數百人梁太史佩蘭執牛耳海以後

進居末座佩蘭顧獨與海言詩成輒稱善年五十始舉雍正癸卯鄉試又十年乃成進士會舉鴻博督撫將以海名列薦牘海賦夏蓮詩云欲待移根歸太液須尋十丈藕如船如船蓋寓言也遂不復强同里車騰芳稱其性情介特不苟取予爲文浸淫史漢尤工駢體詩出入李杜旁及於西崑論者謂非阿好語著東皋詩文集

曹愼

曹愼字萬爲保昌人幼稟庭訓讀孟子至仲子廉士章父詔之曰辟兄離母能廉豈廉鄉乃無母無兄之國哉卽慨然誌之既爲諸生督學惠公士奇延入幕命分校士並授以經學遂大進雍正癸卯鄉試與謝仲坃俱擬解元不得抑置副車薦試鴻博放歸敎授及門從遊者甚衆著四書詳說行於世自言所學得讀陸清獻公之書而益進擇焉欲其精語焉欲其詳主之以集註者十年暢之以諸儒者十年貫之以經傳者又十年乃返之己心驗之人事而後成書云

鍾獅

鍾獅字作韶番禺人雍正壬子舉人薦試鴻博不遇丁巳成進士授靈壽知縣旋乞病歸父瓚别字雒山爲諸生有名所居曰獻玉堂周遭植

緋桃花時灼灼出牆外名流數十輩時相過從集先後題詠詩數百篇合梓之曰獻玉堂雅集詩獅歸日棲息舊廬重興壇坫越三十年乃卒

勞孝輿

勞孝輿以字行一字阮齋南海人神峯倜朗受知於督學惠公士奇名日起就試鴻博未用以拔貢生廷試第五人得爲黔中令是時苗亂初靖民未安居孝輿初至卽奉檄委治古州屯務有效歷錦屏淸鎭龍泉淸溪畢節諸邑龍泉人思之建勞公書院畢節故有鑄局莅任者率滿載去孝輿則兩袖淸風如故也最後調鎭遠卒於官著春秋詩話阮齋詩文集

蘇珥

蘇珥字瑞一順德人乾隆戊午舉人與孝輿同爲惠督學所知所謂惠門八君子者也而兩人者尤相得性儻易不慕浮名詩文皆不苟作既脫稿亦不自珍惜工書法求其詩文而並得其書者稱爲二絕會大吏以鴻博薦孝輿謂珥曰我輩毋墮處士虛聲盍偕往珥曰吾母年八十顧違膝下馳驅萬里不畏碧玉老人見哂乎遂不與試

族兄沈昌宇傳沈廷芳

君諱昌字字泰叔號定巖秀水人也沈氏其先河南人從宋南渡遂爲
浙西名族七世祖思孝明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以直諫爲當時名臣
曾祖世正歲貢生祖德亮拔貢生候選知縣父永隆縣學生贈文林郎
母陳氏封太孺人自少保以下代嬗文學敦厚好施鄉黨咸重之君髫
齔讀書過目輒成誦同里賀先生光烈方以經術授學者君與兄昌寅
往質經義數年學業大成一時有鴛湖雙沈之目雍正二年君舉于鄉
八年中會試第一
殿試第二秀水自明萬歷丁丑以來無冠南宮者人以君比馮祭酒夢
禎而是科一甲俱浙江知名士第一人爲周前輩霔第三人爲梁前輩
詩正臚唱日
世宗大悅諭輔臣曰浙江人文甲于天下又曰今年一甲三人悉登浙
士多士遇登進之榮當凜盛滿之戒君聞
訓悚惕益自刻厲旣除編修分纂一統志會丁外艱歸服闋補原官十
三年奉
命主廣西試乾隆元年主河南試三年主山西試俱稱得士所收文世
多傳誦者方使廣西時衝暑冒寒歷數千里在鎖院校閱過勞恆心悸

遂至喀血既復
命則赴
國史館謄心撰次兼察咸安宮暨宗人府官學教習與諸生講論不輟甄陶實多其戊午冬自山右還朝也
上以君校士有聲中命督學廣東肇高諸府其地爲山海區士處孤僻見聞儉陋自惠學使士奇以經史提倡諸生士習始變尸而祝之者稱惠夫子君下車即列讀書規則就其切實而易循者諄諄訓示諸生中有經明行修者亟加獎賞以爲表率每閱文齊處小閣分別甲乙不爽鑑黍士人悅服謂惠夫子後又得吾公然心力亦于斯竭矣閱三載使旋遘虐疾八年冬十月復咯血入春轉劇遂卒實乾隆九年二月壬申年四十有五娶錢氏雲南同知煌女封孺人無子立季弟子賡熙爲後君性孝悌父歿慟哭幾絕居喪盡禮母家居遙奉甘旨務得其懽心視學後歸省依依不忍去側母督責之乃行兄昌寅同登進士第卒于盛京工部主事任訃至廣南悲泣竟夕即走僕經紀其喪更立嗣教育如已子生平端和簡重愼交遊而事師誠篤賀先生官中書舍人亡于邸偕兄昌寅歸其柩心喪三年復存卹其家至其爲文下筆沛然制義既

爲士人所則乾隆三年

天子舉臨雍耤田禮禮成羣臣應制稱

上功德君作二頌深醕古雅僉云有漢京之風八年

御試詞臣于勤政殿署名高等拜

賜上方筆硯惜使事頻仍舟車倥傯不遑著作也予與君爲遠族昆弟夙同研席同居京邸及在詞館爲後進年來又同疾病君視予總若羣季則知君之學行者莫予若也爰訪司馬温公爲范蜀公作家傳例謹摭實而書以爲

國史家乘之底本焉

贊曰韓子誌裴少尹墓謂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貲以爲葬今

國家于衡文使例給道途貲斧君頻年奉使身處儉約所入奉悉以養其母及置墓田其貧有甚于裴者古所稱清白傳家者非歟君嘗欲以文章報

國而未竟厥施悲哉悲哉

張徵君庚墓誌銘 盛百二

昔先府君言同里畏友必稱浦山張徵君且曰今之蘇明允也君爲予前母朱太君之表姪然長於府君一年余以父執事之府君沒君爲傳在集中及徵君沒戚里同好如賀芋坡光烈金禾籍登諸前輩皆先卒惟錢文端公存君之子爲貧累又旋卒故葬緩乾隆某年月日孫是始得卜吉於某鄉某圩而文端不及見矣在後輩中知君之生平者則數余於是遂以銘石之詞來請按狀徵君諱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號彌伽居士先世居嘉興縣之張堡村高祖某遷於城爲秀水人家素貧少孤事祖母及母甘旨之奉未嘗不豐腆每侍疾衣不解帶幼不樂爲科舉業性嗜畫及詩得句輒新穎異人與錢氏爲鄰封君廉江先生甚愛之令與文端同學錢太夫人亦君之表姑固善畫所謂南樓老人是也與講明六法大有晤詣喜之遂爲納婦於南樓之下君於經典初不措意年二十七授徒吳江之盛澤乃研窮注疏又精熟文選肆力於史記漢書及唐宋大家之集如是十年而山水筆墨氣韻益過人吳江周象益先生朱耒者竹垞太史之外孫也與君一見如故越二年同入江西志局與諸名士相倡和從此之魯之燕之梁宋荊楚所在倒屣而在睢陽蔣氏最久乾隆元年因湖北學使蔣公薦以布衣應博學鴻詞

科放還山蔣氏延修家乘旋丁毋憂奔喪晝夜號泣茹蔬食淡將葬前
一日大雨君泣禱於庭厥明果霽服闋後佐蔣公校士於蜀君未嘗爲
科舉文而能因文決人之福澤後皆不爽二年而歸當事下車必先問
浦山先生安在且爲刻其所著書湖州守李公堂懸榻以待名其軒曰
浦來君爲文簡老質實有至性學使雷公翠庭云有裨世教者也詩稿
不下萬餘首痛自刪削尚存數千首秀水魯明府克恭敘之云五古原
於三謝流衍於曹陸左鮑三張七古則遠宗浣花近禰北地五律多以
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軌一家也其著述已刻者曰強恕齋詩文集十
卷綱目地理糾繆釋地補注共十二卷畫徵錄及續錄共六卷畫圖指
意識二卷十九首解一卷行於世周禮封建井田疆域諸考五經臆二
卷太極一氣流行圖說一卷罔極草六卷瓜田詞一卷題跋二卷蜀南
紀行略三卷短檠瑣記二卷藏於家山水入董巨倪黃之室又自成一
家時罕及者曾祖紛明末諸生高隱不出祖濂父棠皆有雋才早世祖
妣盧氏妣金氏竝以節著配蔡氏善持家事姑嫜以孝前數年卒方君
之疾也子在武昌惟猶子時小侍及藥治命移榻正寢而沒乾隆二十
一年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六子二時雍早卒時敏歲貢生女三陸祖

錫徐載陳廷隆其壻也孫鶴齡更名是次鶴鳴孫女三銘曰
幼則孤而壯始學言則文而行乃確大布衣以終身晚肆志於煙雲若
堂者墳以利其後昆痡先友之無存感余懷而悲辛
儀吉案先生原名熹字浦三後更名字浦山字曰公之子見睢陽蔣
泰畫徵錄序晚又號白苧村桑者而狀不詳因附記之

方天游傳 朱仕琇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駿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
于書無所不窺
今上即位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天游以鄉副貢來應
詔主舉主任尚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天游輒出數
千言落紙如飛文成奧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震京師同舉者皆得
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能天游于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
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
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
如王士正朱彝尊詩文遍摭其疵痏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
口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二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欲召見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召耶卒不至其任氣不肯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江浙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益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巳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病卒於蒲州年六十三子元倬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兄驥亦奇士過余京師以余知天游丐爲傳因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侯高其才似蕭穎士嘗自比管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懲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天游耶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窮死悲夫天游篤交遊重意氣其行雖過中道要其人不失爲天下奇士其兄驥言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閒驥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尚者也

陳先生道行狀 魯仕驥

曾祖一翰邑庠生妣魯氏

祖以汧邑庠生以公貴貤贈奉直大夫以曾孫守訓官貤贈朝議大夫刑部奉天司員外郎加二級妣李氏貤贈恭人

考世爵國學生候選州同知以公貴誥封奉直大夫以孫守誠官誥贈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加三級晉資政大夫妣魯氏誥封宜人誥贈恭人晉夫人

公諱道字紹洙號凝齋先代自宋進士孔明籍江西之新城居縣治世傳儒業至公之父以家落卜宅於新城之西鄉鍾溪居焉乃去儒爲商賈以治生遂以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乙巳生公於鍾溪之湄公生而端重自童時不爲兒嬉甫入塾晝從師習業夜則從父受小學近思錄父命之曰此爲學爲人之本也公即莊誦之不倦既成童父經商長年客外公則佐母理家事及冠父以縣郡試費日力乃爲援例以國子監生應鄉試乾隆元年丙辰

今上御極特開恩科乙以監生應江西鄉試既呈薦以額滿落解二年

奉父命加捐貢生入國子監肄業是時合河孫文定公主監事一見公

郎稱爲大器而廣昌黃嵩甫先生永年官刑部主事工古今文力儒先
之學公更從而師事之先是公爲文好深湛之思以先輩韋柳州羅儀
部爲法務去陳言戛戛其難及從嵩甫遊聞儒先爲學之要益尋繹家
傳日致力於日用動靜之際暇則矻矻窮經務得其大意又以治經之
餘探討史傳以身處之公故饒治事才至是過事益精於筆畫而文亦
浩乎其沛然矣嵩甫之友若甯化雷中丞鋐宣城劉觀察方藹雲南傅
中丞爲詝同鄉前輩司寇劉公吳龍皆海內賢者並折節樂與公交公
皆以師友之禮事之而公所自取友則浙江祝人齋先生淦新建夏檀
園先生之翰聚則相與講習正學嵩甫於儒先之學不專主一說意在
兼集衆長以適用爲貴而獨好羅文恭公書雷中丞祝人齋則力守程
朱規矩人齋尤嚴斷斷不少假借公日遊於賢師友開意亦在兼集衆
長以致於用其服膺嵩甫之教終不爲他說稍奪而公之才尤有過人
者其發揮於事者尤著雖雷祝諸公亦歎其能自力謂其所行莫非其
所學也三年戊午應順天鄉試不遇四年冬省親南還因嵩甫先生言
而交邑涂南池先生登及其族弟訒菴先生瑞南池先生嵩甫之執友
而訒菴故嘗受業於嵩甫者也公歸日與二先生往復論學而篤守師

說益摯日以金谿陸氏居家正本制用二書教於家五年仍入監肄業六年辛酉再應順天鄉試又不遇七年奉父召南還蕰是年秋江西大旱繼之以大風蟲傷秋稼民鮮穫公父時客會城憂鄉里之困也買穀數千石將運歸平糶及公還則大喜亟命歸里以濟鄉鄰八年春公歸里新城縣萬山中鍾溪尤僻在一隅素樸質頗多温飽戶民不知饑饉之苦忽遇大荒少備向之温飽者皆無以自存矣而稍有贏餘者又方居奇閉糶於是窮民益無所得食而一二桀驁不逞之徒藉端煽惑以搶奪爲事鄉里洶洶然幾至聚衆公既歸調和貧富諭以大義而馴柔其桀黠不逞者諗於衆舉行平糶法顧人未知平糶之爲何如也羣以不均不溥或贏或虧爲慮又大譁公規畫已定請於邑令須給十家牌至是宛轉曉譬俾需糴者人自領牌實填丁口持牌赴糴計日以受計口以給必均必溥無贏無虧雖婦孺不致擁擠如是行之衆乃讙自春徂夏新穀既升於是鄉里之貧者皆曰微陳公吾屬塡溝壑矣其富者皆曰微陳公吾屬臥不安席矣自始事及訖功數月之閒公日夜憂勞鬚髮爲之蒼白是時公年三十有七耳公自是請於父家積穀數千石每於青黃不接之際接濟鄉里一遇荒歉則發而平糶於是鄉里之閒

皆知平糶之法之爲善而舉事有成規可循矣九年甲子公舉江西鄉試乙丑會試下第南歸從崧甫先生讞獄江南多所贊畫既歸念江西前輩遺書多散佚欲網羅搜討都爲一集爲江西文統屬南池先生綜其事既而南池先生病不果十三年戊辰再會試遂成進士引

見歸班候選知縣公因援例加三級請封父母大父母而歸養暇則集親戚鄉里講肄冠婚家祭之禮孝友睦婣任卹之行於是鄉里之閒皆知成人重冠婚重親迎而高曾祖考之祭不可瀆於淫祀宗族鄉黨有相繫屬之義矣十五年崧甫先生以常州知府罷官待勘卒於蘇公聞之痛哭爲經紀其喪歸其櫬十六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郡守金華葉公夙知公欲舉公以應公固辭十七年奉父命有事於北歸途聞父訃痛哭奔喪歸治喪葬一遵古禮必誠必信不用浮屠鼓樂弔客至不飲燕於是鄉里之閒皆知喪葬用浮屠固非卽鼓樂燕客亦非所宜矣既終葬事本父遺意立義田以爲范氏義田文正公當日自高祖以下族之食者百口故千畝之入足以食其百口之眾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此不如斟酌其法變而通之由始祖以下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於是以二千

畝爲父祭田自歲供祭祀而外權其所入以贍族立爲規條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力不能婚喪者有贈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應試之資斧者行李有資於是鄉里之間又知贍族有義田之制矣是時也祝人齋先生來弔喪公既與之諮諏喪禮因嘆議禮家言人人殊欲皆萃先儒簡要精義爲一書俾夫學者童而習之稍有以窺古聖制禮之意屬其事於人齋以人齋先曾自任注禮且以其年五十尚未舉子欲俾以著書家居因貲以膏火費其客遊也而公自任春秋以爲左公穀三傳或誣或誕不但彼此多所牴牾其於經意亦多違悖即後來胡氏傳義理正矣而多以己意解經非聖人本旨至國語與左傳互見亦頗可采欲於其中擇是去非以成一書先是公課三四兩子倣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編輯左氏紀事本末一書俾之誦習至是又删其駁雜存其精粹以課幼子學者請其書以嘉惠後學公歎然曰此未成之書也十九年郡守湘潭姚公修盱江書院以膏火費不足來商於公公俾次子守詒輦白金二千兩助之姚公欲詳請議敘公曰此體賢太守振興人才之意豈敢因以爲利哉固辭之二十年公選期已屆部檄屢催以母老終養辭會是時豫工例開因命長子守誠應例捐部員外郎

以報効
國家二十一年公年五十矣收集崧甫先生遺集授之梓因爲崧甫先
生行狀既成稿與雷中丞南池訒菴二先生往復商搉凡數易稿而後
定葢其愼也二十四年長子守誠以守部候選已久加捐外任選授浙
江分巡金衢嚴道公既書官誠十六條寄之旋奉母命親至其署勖勉
之既至則扁舟訪故郡守葉公於其廬商論學業又以祝人齋先生旣
卒作文哭之爲經紀其家卹其孤俾可成立未幾母以無疾終公聞訃
奔喪痛父母之沒皆不及視含斂日夜泣血毀瘠甚旣終葬事遂得疾
二十五年春浙中饑其長子奉督撫檄採買江西湖廣公念民瘼攸關
力疾至章門授以機宜歸而疾益甚遂以八月乙亥終於堊室臨終憑
几端坐顧諸子曰無憂吾當保此清明之氣已而遂瞑享年五十有四
公爲人嚴毅淸苦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惰嘗曰憂勤惕厲人生所以
成德業反是敗矣其言動必由於禮嬉笑怒罵之辭不出於口聲色玩
好遊觀之娛不接於目雖處饒家而衣服飲食儉於寒素夏葛冬裘歲
有常御雖敝不易其閒居肅然其接人藹然居鄉黨之中人無貴賤賢
愚相接必以誠聞人有善行則獎之惟恐不及苟有過則欷歔歎息若

疾痛之在其身有可與言者必盡言以規之俾改而後已遇人疾病死喪水火之厄必力振卹之其於三黨至親體卹尤至然不爲姑息之愛必以德成全之後生子弟有相從問學者諄諄誨之不倦嘗以文義訓學者云人之爲義兩足豎立旁無依倚如此方謂之人人而橫開一肩能任大事則可謂大人矣大之上加一畫則天也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而能爲大人則不愧天地之心矣知此則爲人爲學思過半矣生平讀儒先書體諸身不形諸論說自集崧甫遺書後又以近思錄例集四子書日自考鏡得失又集周程張朱陸王鄒文莊羅文恭之書之切於身者爲一編朝夕省覽其於文不苟作有所作必本其中之所得爲言人或謂其氣味似某氏作者公不以自喜也嘗曰讀古人書行之不暇何暇以爲文其所欲注春秋五傳尚未成書所存者僅得古雜文六卷古今體詩二卷皆關於倫理之大者其於師友存沒之際亦足以考見其始終不渝之槩也仕驥自成童以制舉業事公公爲示以正學而戒以勿近名勿爲口耳論說年今五十有二矣距公之沒亦已二紀矣而頹然無所成就追惟公教泚然汗出惕然恐墜念公生平篤志儒先之學仕驥雖淺陋未敢知其精微之蘊於儒先何如而其所行者見於

人耳目者足以型方足以訓俗竊以爲古士大夫之教於其鄉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公其無愧矣

國家化民成俗采鄉之賢者祀於學宮誠得如公者以應斯典其庶幾足以興起後之學者與今幸去公之世未遠其行事皆有實蹟可稽鄉之人皆歷歷能言之因公之孫曾又從仕驥學制舉業故詳著其行於篇以示公之孫曾且徵於鄉之人俾後世之舉鄉賢者得有所徵信焉

又賜進士出身候選知縣例贈中憲大夫陳凝齋先生墓誌銘　涂登

邑陳氏自立軒公以計然策聞天下凝齋奮跡儒術科名世益顯立軒凝齋父也母爵太宜人家本宋進士孔休公來新城廿四傳生文學公章明章明生文學公西岐是爲凝齋祖祖若父皆奉直大夫以贈以封凝齋生而岐嶷封公名之曰道既冠字紹孔旋易孔爲洙當十齡四子五經暨小學近思諸書脫口瀾翻每暮從塾歸封公攜入闈肆背日所誦必無遺乃已既攻舉業督永田先生教之矩矱先民爲文戛戛務去漸參諸

國朝乃汩汩乎來詩古文宗唐宋壯遊太學交日廣耳目日擴兩試北闈不遇舉乾隆甲子本省鄉試戊辰成進士時西南兵飢釁告捐例起

舉進例即得官念鮮兄弟不就也凝齋自幼雖書生然涉歷世務及是乃益服封公勞自纘緒貽謀暨利濟里閭邑郡事若族田社倉若橋梁若書院若歲凶荒費百千萬計者封公之志凝齋志之且力辦之加贏焉歲奔走會城廨甯居會城封公創業處也聲名動江左右而凝齋痒疾封公沒益收拾遺業又淫于書痒日甚已而遭曾太宜人喪痛念兩大故皆適奉父母命奔走不得奉含飯毀瘠咯血亡何浙荒長嗣監司君捍羅江楚嘔心血指授疾遂革不起凝齋爲人爲子也愛而能敬爲父也慈而能嚴爲友也始而能終其接物宏其應務敏其處嚚不亂而富而能貧高而能下憂勤惕厲是其本也其生康熙丁亥其卒乾隆庚辰得年僅五十有四配楊宜人副雷氏子五曰守誠貢生浙江分巡金衢嚴道曰守詒貢生候選員外曰守讓皆楊出曰守訓曰守譽皆雷出女三長適庚午舉人候補中書楊尙鋐次適國學生涂志紘子仲子也三適丙辰舉人候選知縣曾浣子勷乾子婦及孫男女詳行述中初予未識凝齋雖聞其讀書名然尙但以爲富家子能志科名者歲己未遊太學歸與相見進止溫恭身頎然而長寡言笑叩以經史則滾滾若泉湧時靜山子以書來告曰某官京師三年但喜得君邑一佳士其人志

苦而堅毅然以濂洛爲必到君向者胡不余告君殆失人謂凝齋也余爲愧汗自是往來日密踰年遂申之以婚姻而余族弟瑞亦静山門人凝齋每會予舍則必偕三人甘苦聞見相與共迨今二十餘年如一日當甲乙丙丁間甯化雷公翠庭官輦下恪主閩學海内歸之凝齋先後上春官留京邸與諸君子晨夕切磋造愈邃諸子者於金谿餘姚非所好也顧凝齋則又往往牽予言篤嗜羅文恭公書戊辰以還欲偕予覓一石蓮黄陂地共竟茲事予謂君定性功何必石蓮黄陂會予亦病廢不果三年前新建夏檀園告予曰凝齋會城辟風雷雨電交作蟄龍不動何以能是嗚呼凝齋自是遠矣天倘假以年静山子言殆庶幾也卒踰年得吉壤於某都某原某山某向其孤監司君諳予曰家君葬有日矣孤念家君交遊遍東南其在京都賢公卿厚相期許者蓋亦不下八九而今黄雷諸公往矣獨座舉主沈葉蔡三公在耳他日墓表當累三公誌銘則非先生不可余念之泫然凝齋十年前曾屬予敘其舉業稿予媿舉業不如凝齋工未爲而今乃爲銘凝齋墓也悲夫銘曰

魂氣無不之也而魄藏于土山兮蒼蒼原兮膴膴永安斯作爾宇我懷孔悲我志匪謝瓜瓞千秋徵是石鼓

謹案原編有官箴十二則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陳徵士黃中墓誌銘　沈廷芳

余平生傾意交遊然心知者寡若吳縣陳君其最也既而聞其赴時方有兄喪喪事畢亟往哭之慟蓋自憐衰病兩兄先後去世一旦復失吾執友其何以爲懷耶既而聞其葬于先兆適爲兄營窀穸復未能執紼益撫傷予心無何其子若姪來請銘嗚呼忍銘吾友哉雖然君之行義至高我兩人相知深又奚忍辭乃拭淚而誌之君諱黃中字和叔晚號東莊谷叟先世自常熟來遷考諱景雲蔚然通儒學者稱文道先生君資英特善讀書能承其家學尤長于史顧性狷介負奇節少許可不妄與人交貧交必久故賢者恆樂與之親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時海內多士集

闕下罔不奔走徵逐以聲氣相高君獨習靜蕭寺罕識面予得締交焉及再赴京兆闈背下第迺幕遊南北爲養親計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及禮樂兵農數大政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悉洞其要又工于章奏諸開府引以爲重君偘偘不少隱而不肯輕就嘗寓子邸陳文勤公過訪治安大計君投書以報公爲心折將薦于朝力謝弗就

居湖南幕府巡撫欲剿苗民君曰此啟釁也卽駕而行俄苗叛用兵期
年始罷公卿用是彌重之而孫文定公誼尤篤然素戇直苟不合輒中
途反故雖剖決利害洞若觀火實可見諸行事一時頗竦動而行之維
艱古所謂豪桀且非常之才而不遇者可勝嘆哉旣歸忍飢不出壹意
著作與閭井恆落落不偶會其外姑家爲人所搆强君排解君使謝絕
之俄中以它事旣幾不測君學易獄中晏如也賴故交彭大司馬白其
誣得脫于難挈其子文德訪予沛上時桑工部調元爲濼源山長還往
無閒每酒酣君輒露不平蓋鬱鬱不得志者久精氣已衰亘可悲也久
之以多病南還去年春予歸田過君之廬見肺疾時作語移日不忍別
孰謂竟成永訣耶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終年五十有九將易
簀以所刪宋史及詩文集屬彭進士紹升訂定又新唐書刊誤三卷論
法考三卷導河書一卷爲文清勁雄深其氣疏以達洵曠代才也娶高
氏繼娶張氏子文雖文寬文德進士治其喪攜德訓督之且爲作家傳
而廷芳志其墓銘曰
質本天授兮君子之有弗諧于俗兮君子之守書法不隱兮刊誤而芟
繁端居東莊兮懷槧而敞門蕭然物表兮足以遺世胡方圜之枘鑿兮

忽戈矛其交銳感浮雲之易散兮嗟星霣夫少微誰表有道之阡兮傳獨行之絕希譩

吳先生直傳 劉開

自望溪宗伯海峯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當日有與方劉頡頏而世不盡知者則爲吳生甫先生先生於海峯爲師於望溪爲中表其天資穎絕過目卽能成誦所爲文磅礴暘達曲盡其意然秉性迂僻不合于世雖以望溪之盛名碩學先生視之猶以爲不可意也而望溪先生極重先生之文先生通音律好遊覽自爲諸生後卽遍歷四方北至關外以洩胸中之奇決意不應制舉强之中乾隆丙辰鄉試然終其身亦未嘗試禮部也當乾隆中葉劉海峯先生始以古文爲時文賓東皐閣學應之其體則取之震川其氣則取史漢八家其義則取六經及宋五子尊之曰四書文而不敢目爲時藝厥後工此藝者海內則陳伯思昆季吾鄉則姚惜抱先生然其初實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無意仕進晚乃屏坐一室沈潛義理其于四子實有心得所以發明疑義者已有成書其文自成一家之言學不及望溪之醕厚而才過之才不如海峯之宏肆而學勝之蓋兼有方劉之長而但未

各造其極也其辭雖不免刻意求工而思力之矯變議論之卓犖確乎其可傳而決不能湮滅者也海峯先生于先生文後每篇各爲識跋將欲表章以傳于世惜身未通顯不能遂其志今先生沒五十年矣望溪文集既爲天下宗法海峯先生雖未達文亦盛行于世獨先生知之者鮮余故爲論次以見吾桐文章宗派之淵源且不忍先生苦心孤詣之無傳也先生名直字景良號井遷一號生甫所居在桐城之南世爲高店吳氏

贊曰吾聞諸長老云先生遊京師時孫文定公盧雅雨先生微服出集市樓相與論經史之疑及論孟之意義適先生飲酒樓下聞之撫案大笑以爲誤二公驚愕迎至樓上問之先生具爲道其所以失者且條辨疑義以答其問二公欽歎無已各欲延致卒隨盧公至揚州所以貲贈者甚厚然先生既無志進取又不事生理故遂坎軻以終而不能自振也夫窮經將以有用也先生之學行如彼而所遺如此惜哉

周振采小傳　齊召南

先生名振采晩自號菘畦海內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陽周白民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即端謹好學得祖父歡年十五入郡學試

必冠其曹囷蹟棘闈者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經學品行彷彿古人者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瞽聽讒言求析居先生悉推產與之後弟產屢破時賙贍之撫猶子如巳子先世有孝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生購遺址建家廟奉孝子祔族黨義之生平朴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失毀譽人情欣戚百變泊如也與人交人皆服爲飲醕至於節行之大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卷中研精覃思自標淸醕一格於前明章羅陳艾之外凡數百篇方公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自民經學不必盡遠古人而能到古人之所不到其於史不喜觀大意而心解處出人意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爲確論自民選貢後督撫以孝廉宏詞及經學三舉應

詔皆不就家居待選教職自訂其巳刻文存數十篇卒年七十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一目錄

文學下之下

沈先生大成行狀 沈大綬
羅君有高墓誌銘 王昶
厲君鶚小傳 鄭方坤
吳先生穎芳小傳 王昶
黃子景仁墓誌銘 王昶
洪君騰蛟傳 王友亮
楊安辨傳 張遠覽
王元文傳 張士元
張先生聰咸傳 劉開
姚先生鼐家狀 姚瑩
張先生海珊行狀 張生洲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文學下之下

沈先生大成行狀　汪大經

先生姓沈氏諱大成號沃田松江華亭縣人其先東陽人有爲明太祖軍記室定鼎後不受爵隱居吳淞之青龍江諱肇靈者是爲始祖世以科第起家爲時名臣六世祖諱鶯始遷居郡城積學敦行學者稱爲傲漁先生五傳至邘城公三子先生其伯也幼穎悟讀書目數行下爲文才思橫發耀遠公特愛憐之康熙己亥學使昆明謝公科試松江得先生卷驚異取冠鄉校謁見時進先生曰吾試江蘇八府二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先生益感奮篤志經學博聞強識讀書晝夜不輟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以詩古文辭名江左初先生有負郭田五頃藉給饘粥雍正戊申三月邘城公以暴疾卒於官先生奔赴爲交代某公所窘迫頌繫在官而是年八月章太孺人又以疾卒於家先生待理不得歸益哀痛毀瘠知州蒲圻程公廉知邘城公清介且感先

生之孝援之得奉喪歸里而家已中落服闋遂入都會同郡王公丕烈督學廣東聘先生往自是屢應幕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前後四十年或數年歸或三四年歸輒苦困乏不能一二月留然性勤儉未嘗一日廢丹鉛舟車往來以四部書自隨遇先儒夙遁之義辨析毫芒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不以遇蹇自沮也晚遊維揚客運使盧公見曾官廨旋館江氏生平遊歷於揚爲久東脩所入不治生產弟仲安蚤世撫其遺孤視如己出戚友有貧者必周恤之與西蜀王公恕陽湖潘公思榘交最後贊益最多然未嘗干以私王公之薨也公子三皆幼賓佐散去先生經紀其喪送其孤扶櫬西還其篤行如此先生幼承家訓長師黃宮允唐堂先生而交吳中惠徵君松崖天都戴孝廉東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浦王廷尉蘭泉故其爲學原本六經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與夫一名一物流傳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書萬卷手自校讐鐫本譌闕字體從俗必標識而補正之蠅頭蠶子件繫條屬非目力心細者不能辨其點畫也其校定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昭明文選說文玉篇廣韻顧氏音學五書梅氏歷算叢書尤爲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

十八卷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先生生於康熙庚辰十月二十五日歿於乾隆辛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二娶李氏早卒詳先生自爲傳繼娶張氏先明知府弼裔孫諸生諱澤椿之子有婦道輔成先生志子一人一震府學生才而夭張孺人出女子子三長適汪德溥次適李錫疇李孺人出次適張孝力張孺人出嗣孫蕃大經與先生爲世好從學五年稍窺其學行去歲十月二十七日先生自揚歸病亟呼大經手授詩文叢稿并東原先生與先生書學福齋集序且曰學未有不自六經入者幸勉旃越二日而呼易簀矣嗚呼以先生之湛深經術生不獲與稽古之榮衣食奔走沒未一年而手校諸書散佚殆盡爲可哀也已先生自築壽藏祔邗城公墓在通波門外今蕃將啟窆而葬俾大經詮次世系事跡以俟表墓者采焉謹狀

羅君有高墓誌銘　王昶

江西羅君臺山以乾隆丁酉與余定交於京師相過從者歲餘明年戊戌五月君會試報罷別余南歸己亥聞其訃又明年庚子余爲江西按察使乃檄甯都州知州趣其子之明赴南昌問故於是之明以遺集來且云將卜地以葬而請余爲志墓之文臺山少穎悟英雋絕人年十六

補博士弟子慕古豪俠奇偉之行習技勇治兵家言頃之雩都宋道原授以持敬主一二銘贛縣鄧原昌勸讀儒先書乃由程朱陸王諸子之訓上泝六經論孟之旨年二十餘又受業於通政使雷公鋐公故儒者誡曰子聰慧吾懼其流也於是歸真守約務爲實踐壬午以優行貢入太學至京師與彭進士紹升友善始以性命之學相劘切其秋中順天鄉試明年癸未還過蘇州交汪君縉汪君深于禪悟解脫無礙臺山素習楞嚴至是遂長齋徧讀大乘經以求所謂密因了義者旣還瑞金率子弟入山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頗衆尋游廣東爲恩平縣知縣李君文藻客李君耽經誼臺山與之上下議論又於註疏小學之書益以博而精甲午至揚州寓高旻寺時照圓貞公主席機鋒儁捷能以片語折服人臺山晝夜參究積疑盡豁居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奉化之西峯寺縣胥疑爲盜集衆捕之臺山手仆三人餘駭走乃自詣縣縣令羈之同年邵主事洪以白令乃得釋遂登天童拜密雲圓公像明年甲午渡海禮普陀山已而至蘇州偕彭君游洞庭石公愛之僦僧舍以居丁酉偕邵君入都都中士大夫相從問學今吏部尚書蔡公新尤器重之明年四月得疾七月南歸余寓書于南雄太守請主書院抵蘇州復病居

數月行已亥正月歸家逾旬而歿臺山名有高瑞金人也曾祖萬溥祖遇封縣學生父讓太學生配某氏距生于雍正癸丑某月日年四十有六子一之明女二皆幼往余官京師以事繁輒與臺山作夜語置酒瀹蔬果陳說生平所得于師友及貞公者時已病倘必至夜分乃去因以得悉臺山之學于儒也宗朱五子書而羣經主注疏小學主說文史記主裴氏張氏小司馬氏皆參稽古訓句櫛而字比之歸於一是於釋也皈心宗乘心折磬山語錄而禪不掩教尤以淨土為歸外服儒風內宗梵行於世出世法非同而同非別而別非緣而緣非相而相廣大圓滿默識其所以然疏通證明以遏末學之惛呶排詆古如梁補闕白文公晁文元蘇文忠宋文憲皆以通內外教典稱至於覃思搆精神悟妙賾蓋未有如臺山者臺山素貧又家庭時時有拂逆故不能以家食人或以是恨之而臺山處之怡然其所得力可知矣之明以遺集見示未幾余遭太夫人之喪因以是集授彭君俾論次而傳之臺山為文章隨摹擬絕依傍旁通曲鬯務抒其所獨契後世當有知之者故不具論銘曰

生也莫測其所為逝也莫識其所歸嗟臺山止于斯微至人孰知之

厲君鶚小傳 鄭方坤

厲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既以博學鴻詞徵應試又不遇遂絕意功名不復作春明夢矣家故貧以詩古文詞教授鄉里老屋三楹牙籤插架蓬蒿不翦門無雜賓法書名畫而外無儲藏也瀹茗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菊踏雪探梅而外無往還應接也生平諸體皆工而詩學尤邃澄汰衆慮咳唾成珠其旨温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詞麗以則于新城長水之後別續一燈是豈獨天分之優哉蓋其洗伐烹鍊日起而大有功矣昔虞伯生語袁伯長公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凡水陸之産皆擇柔甘調其清濟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耳太鴻固浙産今品題其詩竊援左氏大官羊之例即以浙庖相方遠道寄聞當爲一噴飯也所著有宋詩紀事百卷天水華英網羅殆徧較諸孟棨計有功應高出一頭地知其解者固當不易吾言

吳先生穎芳小傳　王昶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甯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

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爲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衆器成吹豳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鸝黃爲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閒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觀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鍾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倣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鶚交甚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爲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何平易詩餘何

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貲雄鄉里及先生寠甚蔬食飲水忻如
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塍麥隴閒辨難不已過者聽
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公鋐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
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
解即吹豳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即論中
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入正理論後
記因明正理門論解各一卷東城餘庵僧遴印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受
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
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為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
像五十三軸先生蒐採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
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為丸名曰緣
髓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
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邦甯邦珍卒於乾隆四
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
所著書門人項墉及仁和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
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即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隆己

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論尤精是時厲
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
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
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摭之爲傳如此

黃子景仁墓誌銘　王昶

乾隆戊戌黃子仲則來受業門下讀其詩固已奇之及久與之處落落
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因以益奇其人蓋仲則師大興朱君筠君與余
同年又以意氣學問相劘鏃故仲則出入於兩家無間言庚子春余扈
從
南巡仲則送至宣武門外戀戀不能舍其年四月余遂奉
命按察江西旋以憂歸比服闋入都聞仲則游秦晉間而余有按察陝
西之
命方喜與仲則再見也及至西安仲則已赴解州遂卒於運使沈君業
富所蓋距朱君之歿僅一年爾嗚呼宜予有祝予之痛也夫仲則諱景
仁系出宋秘書丞庭堅自宋南渡遷居于武進祖大樂高淳縣學訓導
父之炎縣學生仲則數歲而孤祖撫以成立性穎悟八九歲試以制舉

文立就應童子試知府潘君恂知縣王君祖肅皆奇之風儀玉立儔人
爭慕與交仲則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指以為狂丙戌始與同里洪子
亮吉為詩擬漢魏樂府口成數篇時常熟邵編修齊燾主常州書院從
之遊學益大進已值潘王兩君遷官杭歙仲則歷訪之又攜邵君書客
湖南按察使王公太岳署中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獨遊名山
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崖樹下自湖南歸詩因以益奇辛卯朱君
奉
命督安徽學政延入幕三月上巳為會於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
仲則年最少著白袷立樓前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客為之輟筆居半
歲與同事者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于徽州
其標格固可想見也乙未
上東巡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為書簽官是年入都都中士大夫如翁
學士方綱紀學士昀溫舍人汝适潘舍人有為李主事威馮庶常敏昌
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余因以益奇仲則
云至其為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瀹靈腑出精入能刻琢
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為能詞出入辛柳開新警略如其詩有詩詞凡若

千卷世推以爲工仲則之至西安巡撫畢公奇其才厚貲給之及歿贈卹者又良厚而余與沈君交助之因屬洪子亮吉歸其喪于武進仲則生乾隆庚午某月某日卒于癸卯五月某日年三十有五娶趙氏子一女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之阡因據洪子之狀爲銘其墓以寫余哀其亦朱君之志也夫銘曰

悠悠忽忽其叔夜也落落寞寞其伯倫也朋友以爲性命而文詞以爲精神也琢心鏤腎損天眞也母之號咷也妻之呻也子女之呱也子甯弗聞也白楊蕭蕭顧歸于斯墳也

洪君騰蛟傳

王友亮

婺源居萬山中地僻田磽遠遜他邑然爲宋朱文公故里流風遺澤霑漑無窮士生其閒類能潛心于理域肆力于經畬樂道安貧不求仕進近時江脊齋永汪雙池紱兩先生最著而吾友洪君壽山實繼之君名騰蛟字鱗雨讀書壽山因以爲號世爲北鄉之車田人祖父並以儒行稱君生而穎異有神童之目年十八入邑庠名第一越七年爲乾隆庚午領鄉薦性恬澹以善病怯遠遊辛未庚辰兩應禮部試己丑余復强以行既下第歸閉門教授甑欲生塵晏如也辛亥夏四月四日終于家

年六十有六君少時泛騖博覽一物不知引爲己恥旣而悔之研窮經訓尤嗜宋儒之書敦行不怠故能睦于昆弟信于朋友鄉閭愛敬有王義方之風爲詩文高簡有法來京師雖同鄉貴人未嘗投刺皖城丁芷谿給事蔣秦樹編修見其文亟歎賞與交歸過金陵遊隨園晤袁存齋先生暢論移晷袁大驚喜以楊子行井大春比焉淮陽阮蘊村太史嘗見其著黑水說歎爲眞讀書人其見重于時賢如此所著壽山存稿稽年錄各十二卷壽山叢錄鄭麓常談各二卷發源坤乘三卷思問錄五卷旁通醫筮象緯堪輿咸臻其妙病中生徒致候談笑如常時且告曰吾病在傷肝當以申日去及卒果戊申日也竊謂以君之學之才使得登金門上玉堂食稽古之報下而一官一邑其樹立必卓然可觀顧不獲遇詮伏於深巖巨壑之間以老且死豈非命哉雖然君之著述堪與江汪二公並傳身歿於今而名彰于後視夫一時之貴顯者孰多君其可無憾前修彌留前一夕以六十自述文授其子志學俾寄京師屬余爲傳嗟乎余與君交久矣卽無是言其能嘿然已乎爲敘次如右

楊安辨傳 張遠覽

爲山先生者姓周氏後寄籍姓楊氏而字爲山學者稱爲山先生汲之

祥符人也父聖化用進士爲定海知縣遷知秦州當是時西陲方用兵飛檄促軍儲多額外之供秦州坐不能應罷官而猶累帑金數萬羈於秦不得歸而先生北走燕趙南走閩越號呼于人求代償其父所累官金顏十餘年終不可得而秦州及夫人俱沒於秦秦州去汳三千里謀歸葬又不能於是留其姪炳青守柩而已弃河南謀所以葬其親者又十餘年始克奉秦州之柩葬于西華於是先生年六十矣僦屋以居敗瓦頹垣徑茅蒙薉閉門著書不通交遊所友者先君子及張先生文齡可庭胡先生澥澄波王先生隆照怡亭錢先生廷文朴安四五人而已而四五人者皆先君子友也先生嘗痛其親遭患難以歿故終其身衣冠皆素歲時不使兒女拜賀又九年卒年六十九卒之時索筆書遺囑家人環立各付以事語皆了了語畢正冠而逝平生所著詩古文詞若干卷曰瓢斟集其在秦州著隴西漫記一卷其在西華著清華志四卷晚年讀易益究性命之旨著易說二卷先生名安辨初字巽行蓋嘗爲貢生云子仲遠最知名舉於鄉

後學張遠覽曰遠覽四五歲時侍先君子見賓客時爲山先生髩髮已皓然矣先君子曰吾友不過數人皆汝他日之師也惜汝不及見可庭

耳爾時卽心識之曰某先生某先生不敢忘比先君子歿遠覽才九歲日日見爲山先生先生每手攜之視余泣下曰故人之子也比年十六始得受學于胡先生明年胡先生歿又五年王先生歿今惟錢先生在耳益得聞爲山先生之教最久而先生又歿然而諸先生之德容道貌如在目前也今略著爲山先生之軼事如此嗚呼是益觸我失怙之痛也夫

王元文傳 張士元

先生姓王氏名元文字畢曾自號北溪家吳江之黃溪遷居梅堰西村地屬震澤故爲震澤人生而敏悟見書輒有所解家貧無以自食父令習貿遷之業先生晝爲之夜則篝火誦讀或作文邑有顧髮千者深于時文見先生文奇之勸令卒學因請於其父得專儒業補學官弟子又游沈虹舟之門而文乃大成是時郡中沈歸愚先生方以詩名天下士之爲詩者爭附之先生與同邑袁樸邨陳易門等學古歌詩甚力歸愚亟賞先生詩名益著聞久之自度吟風弄月終非實用之學乃折節讀書務窮其本原而與錢樹棠交最密樹棠稱之於陸公朗夫朗夫時爲山東按察使先生往謁論學甚相得由濟甯至益都由益都至沂水客

居數年乃歸梅堰又數年卒年五十七先生性恬淡樂易見理甚明視
人世窮通得喪之事蔑如也督學使者第其文常置高等至闈試輒被
黜而先生嘯詠自若敝衣疏食與弟子講論不倦終其身不見憂貧傷
賤之色卒之前數日親舊來視喘喘然將絕猶自道曰吾生亦樂死亦
樂非其中自有所得烏能安命如是耶其規諫知友又甚懇切方陸公
巡撫湖南時先生寄書相勉其辭曰閣下夙昔恬退有林下之志今遷
擢如此者直由
聖天子特達之知爾竊思古聖賢以天下爲已任與生民同休戚既出
而在位當以身許
國若皆偃仰林泉優游圖史則生民曷賴元文竊覩近年鄉閭開生計
彌蹙上戶皆有艱難之態中下戶大都逋負累積稱貸無路空虛者十
室而八九司馬溫公有言天地生財祇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然元文
亦嘗游于州縣知州縣之匱乏拮据如負千鈞之重而行不知息肩之
地者比比而是此誠何以故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其六曰安
富誠以富民乃貧民生活之源今第勿侵擾之俾得保其生養因勸其
睦姻任卹推惠于親戚鄰里此菽粟足而民仁之理也其餘糧稅征役

務從公平寬大一毫不多取行之數年庶幾有瘳乎至州縣之官每以
事上官爲苦今誠絕苞苴簞笥省慶賀迎送則於上官旣無所費然後
責其律身淸儉以盡心於民事虧空當補者次第補之此損益之道誠
宜及時爲之者夫與一利不如除一弊今亦別無除弊之法但淸靜鎭
之與吏民休息無爲卽一方之受福不少矣又湖南邊境得毋有猺人
雜處否嘗觀文獻通考載范氏桂海虞衡志言伍籍保障之法今或可
參酌行之而唐孔戣論山谷諸黃事見昌黎文集尤待邊民之至言也
大抵遠人亦人耳其血氣心知固無異于中土苟撫之以恩而安全之
制之以方而馴熟之未有不感悅而受約束者愼勿與之爭利自古釁
端多起于是故生事邀功之人當痛斥而弗用也凡此皆閣下志所欲
爲而才又優爲之者固無俟元文之贅論但恐牽於大概督撫之例憚
於獨異則因循之間所欲爲而優爲者亦竟不能爲昔姚崇以十事要
君以爲不如是不得成其相業今閣下所處雖非相位然蒙
簡在之意受任千里之寄正當以道事
君而不欺其素志若强從時下所爲則必不逮時下所爲而徒大違其
本願頓喪其所守元文嘗自檢心體俯竊謂功名事業非難而隱微自

克爲難哉以一己之私見爲閣下告如此時公已病亟口授其甥答書曰曜荷
聖主特達之知自部曹外擢遂任封疆受
恩愈深戰兢愈切古人深淵薄冰之戒雖不分窮達要惟位高責重者爲彌甚友人輒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用以相慰然高未有不危滿未有不溢者自信不危不溢必至于危且溢而負
君恩益甚矣是未死之日皆積愆之時所以惴惴焉不敢自寬也承示藏富於民之道清靜率屬之方皆頗侻焉孳孳幸不相背至猺人雜處籌及安全馴熟之宜足徵北溪所學有體有用允愜鄙懷衡永以西有青苗白苗尚苗諸種猺又有高山平地之別前代所不能綏輯者
聖朝皆已招徠而臣僕之其或重巖僻陋頑獷性成何餘鬬狠之風多有滅倫之案常思設法撫循平其桀驁咸與漸摩然豈數月中能行之事此曜之遺憾一也楚俗本信禨祥因惑溺于風水停棺不葬葬輒屢遷甚且冒認祖塋改譜改契訐訟紛然常欲出示禁革則人心迷錮非數行條教所能破除近乃委兩司通飭各屬將墳塋之丈尺宜核私改之形迹宜辨歷年之祭掃可稽并申嚴葬期驅逐術士諸條集議詳定

未觀成效恐復竟作空談此躍之遺憾二也即此二事亦可見稱職之難況大於此者乎北溪學行所造未可限量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斯言願與諸故人交惕而共勉之痰嗽方甚不能多言東望不勝嗚咽

先生之直道正言與陸公之虛心納誨世殆不多見故備著焉余嘗兩見先生於樂羣樓歡語竟日聞先生臨終猶念余不置思撰先生遺事而久未成文適見其門人徐君喬林所作墓誌頗詳而余之所知于先生者尙未盡書因次第言行而爲之傳

張先生聰咸傳　劉開

余友張君阮林之卒也既爲誄以哀之矣今復總敘其家世生平而爲之傳曰君名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傳巖太傅文端公之五世孫也祖貴西兵備道諱曾敭父巴州州判名元位張氏爲邑巨族世有達官才人亦且不乏而文辭能直追古人則自阮林始阮林怯弱如不勝衣其筆力精悍無前振厲風發不可一世所爲詩宗法少陵其深造者幾欲神合近時之善學杜者未能或之先也往時姚惜抱先生見阮林所作歎曰其文其詩皆有雄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先生不輕許可人而賞識阮林如此阮林于經通左氏傳于小學通音韻于史熟于漢晉逸

事著有左傳杜註辨正及經史質疑錄阮芸臺宮保王伯昇閣學胡墨莊給諫皆深器之余識阮林在壬戌之冬而識栗原也先于阮林後二年而得筐莪六襄又後二年而得石甫當時意氣相許以古人爲期歲過從歡讌無閒每當酒酣耳熱阮林則高歌杜詩以洩其悲憤之懷滿座聞之爲之動容自阮林沒而盛會虛吾輩雖有讌游亦慘然不樂矣阮林性簡傲寡合一時目爲狂士栗原嘗謂余曰昔嗣宗能爲青白眼今阮林亦是也阮林旣卒之三年栗原六襄皆赴官京師石甫宦海隅筐莪客豫州余時自江右歸里經過舊游之地俯仰徬徨獨增惆悵回憶總角之歡恍然在目十數年中故交雲散死別生離之感集于一時而余年已及壯矣阮林詩刊除浮艷或不能悅衆目然思深力厚精氣盤結神光外燭必不終掩塵土之下世固自有識者也使天假之年其所造豈復可量而竟積勞以死然阮林雖死其詩之所就已足以自傳傳亦必得重名但未卜時之遲速要之歷久論乃定耳阮林中嘉慶庚午科鄉試以考館得八旗教習娶姚氏今伯昂編修之妹也有子二皆聰穎善讀書必能繼其父志者阮林卒時年僅三十有二

姚先生鼐家狀　姚瑩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
哀愴莫勝戚友咸唁乃卜日設奠于都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越日先
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涕泣語瑩曰吾
師以德行文章爲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生平出處
言行之大綴而狀之弟子之責也今行述未至子于先生屬最親曷條
其略瑩無似不能有所撰述以表先生副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曰先
生名鼐字姬傳世爲桐城姚氏先刑部尚書端恪公之元孫也曾祖諱
士基康熙壬子舉人湖廣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鋠增生贈文林郎翰林
院編修晉贈朝議大夫考諱淑贈朝議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先生少
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薑塢府君
先生伯父也博聞强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苧川葉花南劉海峯諸先
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
業焉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
理考訂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
法于海峯乾隆庚午舉于鄉會試罷歸學益力疏食或不給意泊如也
庚辰丁贈朝議公艱癸未中禮部試

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丙戌散館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戊子使山東副考官還擢員外郎庚寅再使湖南副考官辛卯
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
四庫館啟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以部郎入局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尤相善金壇于文襄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年也先是館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外間所未見告之于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既而奉
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剖擊詘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堦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先生以爲

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
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
遠世之孤生徒抱講章家言舉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陋
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學則斥爲空
疎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蕩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皆不免
于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
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
言詩以明振雅祛邪之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訂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
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
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
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
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
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亾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
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
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
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

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亾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蔽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朱程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寗非蔽歟又與魯賓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廢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宏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閎閎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閒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既還江南遼東朱子潁爲兩淮運使故海峯弟子工詩與丹徒王夢樓侍講及先生同稱夢樓精書法盛稱東南惟先生與之相埒始在京師處甚密一日天寒微雪三先生過黑窰廠

置酒縱談咏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朱以成都令擢守泰安先生嘗兩過之爲泰山之遊而去至是聞先生歸特修書院於揚州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以延先生遂名之曰梅花書院時王亦以侍講出守滇南罷官歸復相聚先生遂居揚州久之書紱庭尚書督兩江軍聘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而從學四方賢雋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塘袁簡齋詞章盛一時晚居江甯構隨園召四方名士爲游學先生故有舊在鍾山日數與往還簡齋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先生貌清而癯如不勝衣而神采秀越風儀閒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儁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南康謝蘊山方伯

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鄙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晚歲家居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醇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蕘遺教必得姚某為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古文名江右始學于閩中朱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為不及魯乃渡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古文鳴海內上接震川為文章正派劉海峯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峯海峯贈序深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為文又不盡用海峯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文理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古文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一年丙寅鐵冶亭尚書在江甯復聘至鍾山十五年庚午鄉試與陽湖趙甌北觀察重赴鹿鳴宴今大學士松公奏之
欽加四品銜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觀察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為盛先是先生居江甯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二十年七月得微疾既瘳乃遺書令閩浙制府汪公為訣九月一夕卒於鍾山年八十五門人輩共治其喪生平所修

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甯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抄十六卷門人爲鐫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爲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爲多涪州周總憲興岱昆明錢侍御灃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爲詩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潔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爲法年三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爲誌其墓謂眞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薑塢府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爲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所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撰述編修公巳沒先生欲修葺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鶉堂筆記以授小子瑩令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葺筆記此卽著書不可草草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瑩受教未及成書而先生沒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黃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一女而卒繼娶宜人之從姊故四川屏山縣知縣諱曾敏公女生二子長景衡乾隆壬子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二女側

室王氏生一子師贄以師贄後從兄義輪乾隆癸酉舉人廣西南甯府同知編修仲子也乙亥十一月從孫瑩謹狀

張先生海珊行狀 張生洲

先生諱海珊字越來一字鐵甫姓張氏世居震澤縣之儒林里曾祖保艾祖二之國子監生父印江邑諸生闊達多才嘗游滇當事請主鹽井其地界猓團練守禦猓不能犯焉先生髫齔即有異趣每出里塾獨行林壄間或攜酒藉草飲稍長自知向學凡舊藏書畫器玩悉以易書史或鬻轉借鈔晨夜不勌年二十有一爲邑諸生學使者奇其文而先生方抗心希古不屑屑舉子業其識力精卓每觀一書輒融澈大意故於學無不窺而覃思尤在濂洛嘗歎毛大可之徒抉其泛濫所得之糟粕集矢於先儒談經者遂堅持漢宋門戸穿鑿於古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甚且鄙理欲爲迂談斥廉恥爲小節者貨利競功名以便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爲利祿之途然者於今益信矣其論宋明諸儒則謂陸有合於朱而亦不廢姚江之説其言曰心性之不能二猶理氣之不可離故王學之諱言理與近人之諱言心俱爲無本之學卽如致良知一語苟能擴充得盡卽大學之明明德朱子所謂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程子亦言德性之知不假於聞見與陽明之言印合無閒然須將自己氣質自少習偷盡情翻掊方得事事從良知而發不然未有不逞己妄動者況天下之變無窮所以應之者亦至動而賾夫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此則非徒良知之足應而窮理之愈精愈難也蓋先生自讀陽明集後發施運用開拓大半而平生用力要於程朱最深故能折衷至當如此先生素有人倫鑒凡接人於詞色閒卽洞其心術嘗謂儒道之不可行乃迂疏無用者之過故凡自農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勝所在及當世漕糧胥吏諸利弊無不悉心討論甲戌正月忽訛言長興山盜爲寇將至十百里閒居民倉皇驚竄先生日凡盜賊焚掠兼行故有兵必有火募一人偵之則無火衆知爲妄乃安先生因作湖濱防禦事宜凡禁涉守禦之器用人之術詳焉是歲三吳亢旱湖濱漊港盡涸一日北風大作水乘風勢入諸漊頭刻皆滿先生糾衆築隄備之一夕而隄成歲以有收先生因作開港議及積穀會議先是甲子大水曾作捄荒私議以爲吳淞之塞久矣水之留而不去者未必不以是今莫若大浚吳淞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給工食凡各圖圩岸溝渠亦卽委其地之紳士勸募銀米糾人修浚公私兼舉事

不果行後十餘年而大吏果奏請開吳淞蓋先生以經世自期既不卽見用亦遂翛然自得平生慕邵子康節之爲人故自顏其居曰小安樂窩每晚霽良宵獨坐池上或徜徉湖干踰景忘返所交友三數人皆酒落有高致相聚每劇談連晝夜閒以詩歌嘗有句云遲覽心情歸獻詠觀閑手眼到蟲魚可以想其概矣近歲館於嚴郡俞氏潛心讀易裒眾說而研之常以五日治一卦及門從游頗有講道談藝之樂而先生就江南鄉試比舉第一已以暴疾沒於江甯旅次矣時道光元年辛巳八月十九日也年四十歲妻邱氏子三廣禮惠禮一未名俱幼所著有小安樂窩詩古文集若干卷日記一卷喪禮問畣一卷火攻秘錄一卷藏於家先生爲人淡耆欲不近名尊公遊滇久不歸憂念得心疾幾殆丁太孺人憂終喪不入內寢律身以黃陶菴不妄取不飾己過不面譽人三事自矢其與生洲論學每舉孟子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及朱子敬則活數語謂與外面把持者有枯潤之別論文則謂文字最難在實如食之必可飽如衣之必可煖如藥石之必可去病生洲自交先生獲聞緒論最後始執弟子禮而先後出今吏部侍郎湯公之門先生既沒生洲將謁公爲之傳因先披其遺書合以平日所聞掇存大略如此道光元

年辛巳冬十有二月弟子張生洲謹狀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一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十四

DS
734
.C56
v.54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二目錄

孝友上之上
三孝子傳 沈德潛
黃向堅 顧廷琦 劉龍光
又黃端木傳 王峻
又孝子黃端木小傳并贊 陸世廉
又跋顧孝子尋親記 費密
又劉先生墓表 韓菼
仁和陸孝子承祖傳 馮景
孝子揭暄傳 魏禮 互見經學附記
顏孝子發祥事略 汪琬
李孝子復新傳 劉青藜
費孝子大受傳 諸來
孝子周廖小傳 陳三島
唐孝子紹光傳 祝期
傭者張三愛傳 王鳴雷

孝子王德貞小傳 鄭敷教
徐孝子爾正傳 吳德旋
毛孝子周允小傳 毛際可
朱孝子重暉傳 王紫綬
啞孝子崔長生傳 王潔
孝友傳 劉青蓮
黄璽
王鴻業
冷昇
侯汸
侯涵
王士祿 互見文學
陳光章
華崐嶠
吳翁 失名
孝友傳補 劉青芝

雷振
顧國縉
何兢

孝友上之上

嘉興錢儀吉纂錄

三孝子傳 沈德潛

黃向堅　顧廷琦　劉龍光

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中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之大姚鼎革後兵阻不得歸子向堅字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宗族鄰里皆阻之不顧既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路之遠山川之阻戈鋋之擾猾狙猇虎之虞與盜賊剽掠猺人獞人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簦一笠披零丁帖走萬里外越關隘數百重將至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以刃時兵戈未靖疑爲閒諜也向堅告以實慟哭如嬰兒衆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而泣蠻獠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舁籃輿怡然無辛苦色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傳其事同時孝子又得二人曰顧廷琦曰劉龍光

顧廷琦字佩堅長洲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

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廷琦徒步入蜀黧面赤踝前後閱四寒暑始扶櫬歸中間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高山嶮巇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廷琦之成都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瘞藴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遵義絕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殷繼周黃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之龍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亦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欲白矣詳載廷琦自撰入蜀記略中

劉龍光字蓼蕭亦長洲生父廷諤官益王長史

國初道梗不通龍光始以省試歸至是扶病往達建昌益府故人無在者禱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告以石滌語然不知所謂久之過一女僧云石滌在閩粵交方今官道阻兵須開道可達龍光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萬仞蟻旋而下血漬雙足過山麓果遇母於石滌空郵中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父先一年死矣奉母扶櫬歸孝養十餘年母沒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

沈子曰語云世亂識忠臣亦亂後知孝子也三孝子行吳人視爲極難而孝子之心若孩提亦能之者吳江計孝廉東性不肖下人獨以師禮

事黃孝子嗚呼孝廉之學殖才華果出孝子下哉

又黃端木傳 王峻

黃向堅字端木先世自常熟遷吳父孔昭字含美崇禎癸酉舉人明末授雲南大姚知縣罷官後兵阻不得歸留寓白鹽井教授自給音問隔絕向堅家居日夜涕泣目盡腫順治八年十二月拜祖墓別妻子誓不得父母不歸攜一囊一蓋獨行冰雪中涉溪踰嶺自武岡而西從間道出洪江關歷鎮遠平越至貴陽爲孫可望戍兵所執疑爲間諜將官程萬里者詢知其故歎曰孝子也給以令符乃得前其閒懸崖絕壑豺虎蠻箐兵馬之虞無所不歷繭足黧面幾死者數明年五月尋至白鹽井得見父母留五月奉二親歸明年六月始抵里門吳人以其事播之樂府世所傳萬里緣傳奇是也還家後孝養二十年而母沒孔昭優游林泉爲吳中耆舊年九十無疾而終向堅年六十五矣猶孺慕哀號尋以病卒乾隆四年巡撫許容題旌

又孝子黃端木小傳并贊 陸世廉

黃子端木名向堅居郡城西郊大姚令石衣先生令子也石衣以名孝廉飛鳧滇徼三年奏最以卓異徵有儀部之擢矣端木氏隨侍越嶲經

塗萬里服勤已不遺餘力比歸而禍亂荐臻遂至改邑滇雲何處無淚
可揮蓋時時繼以血也君晨昏戀切謀往迎之因捐妻子躡芒蹻於辛
卯臘月之朔徒步出楓江襆被一肩孤踪無侶饑寒困頓與風雨疲勞
皆不遑恤也自浙而江而楚有舟可達君皆舍之而步持一笠以支如
牧羊公之秉漢節曾不少置呼天號泣悲感路人四閱月而抵黔中至
此則疆域分關法重所在搜捕方苦無途可越適幸有導之以見當事
者頗哀其志給與路繻因復進君日行於金戈鐵馬瘴煙毒雨層崖絕
壑中與蛇虺爲鄰覺身非己有矣然畢竟人心中各有父子二字君克
以至誠感動迄無阻閡更歷數旬甫得至治所石衣時已謝事竄山
野治數畝自給君突至前面目黧垢體中無完衣家人亦不識也聞聲
乃識之抱持痛哭若在夢中亦殊出非望矣急圖歸計苦乏資斧君復
出經營幸甘棠在彼士民有樂爲之助者而石衣所舉門下士尤爲效
力爰卜良日俶裝就道倩籃輿以荷尊人君仍步從維持險難崎嶇且
復萬里三閱寒暑得返吳閶布帆無恙鬼神亦相之矣予迹其事而竊
歎石衣先生有子足以報我貞臣且覺古之言孝者未有若端木氏之
至難至苦至危至險而卒以保護其親得歸定省者也君不出而圖君

儻出而圖君而舒忱吐赤凡所以持危而定傾者其建立又何如哉江夏無雙於端木君再見之矣予故不揆蕪陋亟頌述之以規天下之爲人子兼爲人臣者

贊曰式國先家求忠必孝植紀維綱星輝日耀厲當橫流遂危臂掉嚙非人子孰繩莫蹈惟君天挺詩書究宣違親萬里若在膝前心旌搖搖雙淚湧泉不辭重繭越險逾巔陟入采阻赤身徒步關法森嚴冒行不顧自吳徂滇情深屺岵念切瞻依寒飢罔措粵在辛卯爰啟其行星霜更歷道阻且長天作之合遠得扶將相看一笑忽又需裳我馬瘏矣敢復自愛故山迢遞驅車東邁奔走後先兵戈屢戒脫險就夷晉言增噲令得來旋松菊依然綵斑娛老屢舞仙仙秉彝同好誰實能肩以敦薄俗視此摹編

又跋顧孝子尋親記　費密

長洲諸生顧廷琦之萬里扶柩也何其難哉廷琦先公諱繩詒字敬承舉明崇禎三年鄉試後十二載除吾蜀仁壽令四載而逆賊張獻忠陷成都坑屠殆盡

大清既誅獻賊繼以凶荒西南道絕音問久斷廷琦入蜀數矣皆不能

往又十五載而後蜀道通自吳上楚由襄漢抵南鄭然後達閬中而至成都仁壽去成都二百餘里廷琦至則四望蕭然一二殘民無復有知者久之井研諸生周繼殷黃珪乃爲廷琦言令君當獻賊亂時自經於學宮而瘞處則亦不知稱有知者又云會葬時記其郵巷橋梁今皆蕩爲荆榛不能復識有曾大禮者居此或猶可辨然後大禮與廷琦出東郭越溪度巖宿莽中彷彿土壟起仆碑視之則令君葬所也於是廷琦袒跣擗踊乃得成殯喪之禮草土墓側者累日母與諸弟皆不知所終盤旋蜀中三載始得資用扶櫬復自漢中舟行至吳以卜葬焉世皆稱黃孝子尋親而未知廷琦之爲孝子也宻乃取其書稍爲删定錄一通以寄吾蜀之文章君子備郡邑一故事

又劉先生墓表　韓菼

始余讀柳先生襄陽丞趙君墓誌其孤來章求其親之喪柳州日哭于野兆于卜筮果得老叟告以所嘗瘞處能完其喪以歸後見錢受之所記丁高士鶴年明初兵亂生母馮阻絕武昌病死瘞廢宅中鶴年痛哭行求夢其母以告嚙血沁骨返葬於時烏斯道作丁孝子傳而我炎明季時亦有黃孝子向堅者萬里勞苦迎其親雲南尙無恙里人艷稱之

演爲傳奇每廣場奏曲兒童婦女皆出涕也嗚呼維我亡友蓼蕭劉先生之孝行實與三君子者相類顧事不大顯則以先生自謂人子之不幸雅不欲自暴則其情尤可痛也於其歿也不可以不書先生父無懷公丞宜黃後爲益王長史先生皆從以就試歸會順治乙酉亂作道梗塞不得兩大人問則日夜泣既疾甚而中弟又殁家故貧經紀其喪畢益自號曰吾魂魄當依吾二人也戊子病少閒即徒行至于盱江故益王分封處時被兵燹故人無在者禱於神張令公祠宿廡下夢中聞神有寄居石際之語驚而寤不知石際何所也問其土人亦無知者旁皇路隅忽遇一尼謂曰石際在閩廣之交今方阻兵由徑路往七日可達也亟如其言取間道凌絕險所過籐峽通仙一線天皆高山窮谷灌木蔽翳鳥獸咆嘷少人行處所顛頓迷失萬狀最後至白石嶺嶺斗絕下臨溪萬仞壯夫股慄前御獨奮不顧足蹠蹡彊行踝血殷流卒捫其嶺而下果得母管夫人於其地名石際之空村中母子相持大慟亟問父所在管恐驚兒也謾應之固問乃更悲咽言而父於去年丁亥八月中歿距汝今到將一年所矣則仆絕於地久乃甦先是無懷公避亂倉卒僅藏其先世系圖篋中自隨先生將到篋颯颯有聲啟視無有閒則復

然一日其母夫人見緋衣神一一從篋中出而先生至矣鬼神之事非余所能知然以祖考一氣之理推之當信其村又一名見娘堡嗚呼豈偶然哉無懷公既歸葬管夫人每爲人言吾見往來道里險惡扶持辛苦涙汍瀾不止又十年而管卒先生益自痛已矣無可以逮吾二人者自是益泊然無意於人世矣先生之歸也有爲石潔瞻雲圖歌者和者頗衆而李御史森先按吳欲以其事聞於朝先生謝曰此恆事耳何足言御史以此益多之先生自少攻舉子業受知太守史公時吳祭酒梅村亦史所拔士史嘗語人劉子之才當大於吳而先生顧不肯俛仰隨時俗進取自屏爲古學尤精於爾雅蟲魚之義音切箋釋皆極其旨然亦不以自名聞以其意學醫又不拘故方揣色審意輒中以此少能具伏臘資諸公貴人邀請多弗往於窮交輒樂爲之盡性寡諧不爲翕翕熱遇有不可必達其意然坦中無他腸人咸安而親之以爲長者也先生諱龍光蓼蕭其字先世故河南人自黃州統領公諱德基扈從南渡居江甯再傳而遷長洲者爲平江路榷茶提舉諱順之提舉三傳而生靖節先生諱政靖節無子嗣子爲少詹事諡文恭諱鉉文恭生副使諱瀚副使生承德郎諱霖承德生文學諱兼先生之高祖也諱璥曾祖也

自曾祖以上至統領公皆有像所謂世系圖者也祖諱術無懷公諱廷謨皆有名諸生間無懷佐潘劇未竟其用至先生益載其德隱而弗耀人咸謂劉氏能業其家云壬子春先生自簽得大過之上六歎曰過涉滅頂吾其殆矣果以其年十一月卒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吳氏皆名族有婦德子二長椿齡慧而夭次石齡女一適俞同珩皆吳出石齡好學能文持身有法度以庚申十一月葬先生祖塋之次而來乞余墓上之辭初先生所與最故者爲余外舅西淵李先生與金子穀似卽壻石齡者也最後乃忘年于余三八者時過從先生談說義理以學問行誼相規切同急難其有無有古良友之風義先生年六十余外舅爲文以壽敘致委曲而其歿也穀似爲詩哭之過時而悲余既弗及臨先生之喪以爲大感敢以不文違厥子請因舉先生立身之大節足風世之爲人子者而略及其餘以識其梗槩俾書之石永有視於後人

仁和陸孝子承祺傳　馮景

予嘗觀吳門黃孝子端木萬里紀程一編輒心悲之既又爲之喜蓋孝子父含美宦滇兵阻孝子徒步走萬里閒關辛苦卒尋父還里門何其幸也悲莫悲於仁和陸孝子孝子名承祺字又祉父夢蘭客死粵西鬱

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尚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煢煢走萬里道乞食其間疾風盲雨之所飄搖懸崖絕壑深溪仄彴之所危恐山妖水蜮猩鼯豺虎睢盱而上下而又有烽煙戎馬關壘譏呵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跽問父匱所在老嫗指叢箐中云彼纍纍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邪非二子乃詣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棺在蕭寺二子隨以往撫棺一慟皆隕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大呼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甦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了然匱兩骸左擔以出蠻煙瘴雨之鄉繭足纍面還家報母母已蓋棺數日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母慟嘔血曰不意吾兒先我見夫子於地下也既卒哭歎曰大匱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沒蓋景得交又祉季弟承烈故聞之詳其宗老冰脩常爲景言睫必溼嗚呼譙之不死而節孝萃一門姓名光千古景始而悲甚既又未嘗不大喜也承烈年十四哭諸有司之庭請祀承祺學宮而載節婦孝子於郡縣志如其請嗚呼承烈亦孝矣哉

孝子揭暄傳 互見魏禮經學附記

揭衷熙字靜叔廣昌人以博學著作爲當時鉅公所稱有天書兵書性書藏于家丙戌版授推官同友人護餉道經白水鎭遇寇掠其貲裝中有識衷熙者縱之去獨執其友衷熙旣行里許復還憤然謂賊曰與吾友同辦國事吾義不獨生若釋吾友固義不爾甯殺我賊怒起殺友衷熙大呼以身扞之遂并殺衷熙妻萬知書有知略聞賊質衷熙骸將要盟其子因親率壯丁數十人持刀架火器昇竹筏夜抵賊所掘骸順流疾歸賊聞追不及遂奪氣其子暄時奉檄督兵瑞金未與其難衷熙旣遇害暄枕戈泣血日夜圖所以報讐計百出賊急走險暄用諜者閒之賊疑不自安暄日用金錢無算于是賊左右反有爲暄用者凡所向必告一賊逸出爲所獲懸父像磔而生祭之已而獲賊首之父與之誓曰若能致汝子吾活汝遂禽賊首聚親族故舊哭拜于墓曰暄不孝使父銜冤地下今讐在斯讐在斯敢以享父之靈起手剟之啖其肉遂釋其父是日也衷熙適大祥

論曰衷熙非久要友徒以同國事不肯獨生爲暄旣獲讐人父不能隱忍必速殺之自快則其讐必不可得夫讐吾讐也父則亦人父吾不忍

吾父而忍人之父乎孝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予于友人處見袁熙暄事因錄而論之暄嘗過甯都爲予言客兵數駐里欲爲報暄懼他及甯遲久手縛致賊云

顏孝子發祥事略 汪琬

予既叙黃孝子事宗人昭茲因從容言顏生中和嘗復父讐其始末甚具予歎曰是又一孝子也不可使無聞焉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借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槀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中和以爲此穉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讐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女弱小何能爲愼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衆曰盍

偕我詣官首辠乎衆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詬曰騃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邪中和怡然曰父讐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啟中與衆共訴周忠介公冤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鋭於爲父瀕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李孝子復新傳　劉青藜

孝子李復新者襄人也世居城之東村崇禎十四年歲饑復新出糴於郾土寇賈成倫劫其家執其父際春殺之復新歸痛哭絕而復甦裹刀衣縫中日夜謀所以報父讐者是時天下大亂法令不行控告無所而

成倫强悍所自防衛甚備復新伺其隙不得且恐其他奔卽又謬爲懦弱狀揚言於眾以示無復讐意成倫聞之信以爲然卒安居如故國朝定鼎復新潛之會城詭於太守逮問具服繫成倫于獄會大赦減爲徒還襄起解復新先伏道傍俟其過舉大石擊之中其腦已死復連擊之解者欲羣執之復新曰吾報父讐耳豈畏死者乃自詣縣願就死令憐其孝不忍寘刑乃手自爲狀以具白所以且曰如復新者宜表其閭以彰其孝到府太守難之駮其議曰貫成倫事在赦前業已降罪爲徒而李復新斃之宜如殺人之律事下令不能對縣有掾老不親事素巧詳文案牘一出其手無能易者令强起之乃復議曰葢聞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古云殺人者死未聞報讐者死也又云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復新固已屢謫矣且赦罪者一時之仁復讐者千古之義成倫之罪可赦於朝廷復新之讐難寬於人子成倫且欲原赦復新不免極刑平允之論似不如是父子何辜並遭大戮凡有人心誰不共憐伏願貰以無罪且旌其孝太守不能難卒如其議表其閭曰孝烈里人至今稱爲李孝子云

劉靑藜曰余聞之先達劉珽曰復新之訟其父冤也時

國初離亂甫定所在城郭村墟人烟絕少復新隻身具糗糧以行夜露宿恐為虎狼所厄每棲樹上艱難困厄卒能報其讐嗚呼可不謂孝哉復新今尚在余嘗一見之時方充里役將為言於令復新流涕曰遺家不幸不能免父於難其敢因之以為名且里役分也義無所辭余甚善其言然卒為請於令復其身云

費孝子大受傳　潘耒

子之致孝于親自盡其職而已初非欲有聞于人也自世有察舉孝廉之典旌表門閭之制而名利之途啟於是有飾情矯行以干譽者然刲股廬墓諸事庸可勉強而為若夫變起倉皇死生分于俄頃而能奮身扞父蹈白刃而不辭則非至性天植莫克為之矣若吾邑費孝子之事可紀焉孝子名大受字任萬世居西操里父九湖母陳氏少有至性長而孺子之慕不衰孝事二親起居膳羞之節扶持抑搔之宜未嘗做古禮為之而事事合禮先意承志可以博親之歡者無不為也甲申乙酉間盜寇蜂起盜入人家輒執其主加楚毒焉以求貲或縛去施酷刑要重賂乃免賊至西操孝子扶其父母以避而父老憊為賊所得孝子匿其母而奮身詣賊曰此吾父也老不任事請釋之而以我代賊不聽劫

其父求藏金父無以應將兵之孝子以身蔽父賊怒將刃孝子孝子延頸受刃賊脅之數四終不舍父賊亦感動曰眞孝子也難得難得併其父免之聞其事者莫不嘉歎後十餘年邑令霍勳以綽楔旌其門將白之上官聞于朝孝子堅讓乃已孝子竟老田里以壽終有子文衡亦善士篤于行誼能世其家

贊曰吾宗吳興潘氏自司空季馴公貴顯其族今大盛所居曰全孝里全孝者謂遠祖綜也綜在劉宋時與父驃避孫恩之難父被賊斫綜抱父置腹下頭面被四創有一賊語衆曰殺孝子不祥乃舍去父子俱免今觀費孝子頗相類夫盜賊至暴悍也猶可以誠感則知至信格豚魚至孝通神明有必然者宜天之降祥常在其家也歷考前史若此者漢有劉平晉有司馬芝宋有東崇芳嚴冕元有樊淵賴祿孫等數人而唐則絕無豈果無其人與殆記載者之闕漏也故旣爲費氏表其墓而復著此傳以備志乘之采擇焉

孝子周廖小傳　陳三島

此山道人者吾吳之周孝子廖所稱潛城先生者是也少孤家貧力學以儒者自任事其祖母王氏母陸氏以孝聞而兩母特著奇節

朝廷旌之其事已詳於友人金俊明傳中余不盡述述其孝年未二十以養母故見世之娶妻者多不孝遂不娶人爭稱孝子云久之王母卒未幾當烈皇帝之變孝子以養志不辱身自命是時學者尊爲澹城先生先生草衣蔬飯奉母於南城之野菴又久之母卒先生毀形骨立哭盡哀會世變遂棄其所居歸於佛以終身古之孝者莫大乎以道事其親是故老萊樂羊子之徒生未必有甘毳膳腳醲醴羞糗爲之養沒亦無塗車芻靈罟翣設旐爲之葬徒以身守道傳其身於萬世卽傳其親於萬世矣孝子雖無身後之祭享子孫之哭泣何害孝子少誦法儒者禮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郰曼氏之母然後得合葬人子不幸遭此其爲悲痛曷可勝道今孝子得識先人之墓而合葬焉堂坊馬鬣既封松楸梧檟亦既植矣結跏趺坐執麈丈室思母氏之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其於世之娶妻續祀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祭不能誠失身辱親者爲何如也

唐孝子紹光傳 祝朋

唐孝子者諱紹光字伯奮固始人明鳳翔郡守時明子也少具至性及長常隨父任崇禎辛巳唐公自南民部出守鳳翔留孝子白下肄業孝

子號泣請從唐公正色義斷之孝子不敢違然心疑焉嗟夫孰知公之計國步方艱分殉封疆以江左爲遺種處也既而李賊陷長安全陝瓦解唐公抗節死事越數月訃音始達孝子一痛僵仆及甦淚盡繼血骨立杖不能起有以父櫬未歸母弟流離相責者孝子始瞿然爲一啜粥方是時乾坤板蕩南北阻塞孝子奮袂與家人訣曰濟則生還不濟則以死繼之矣於是提襆徒走竄伏於青燐白骨間貌枯毀踵流血久乃抵秦隴求得父櫬及母弟焉幸王師已定關中因泣詣軍門謁閫帥乞路引扶櫬閫帥嘉其純孝欲留委任力辭以歸葬終制帥愈禮愛之迨抵里營葬畢即廬墓養母三載人未有見其舒容茹葷者於是邑令廉核上其事各憲獎異以爲忠臣孝子出於一門將從優議敘孝子復力辭所親或勸之孝子曰夫隱鱗藏羽網羅莫加矧余菲薄敢因父死以自利乎卒不應其後子允安以武闈儁孝子優游里社享中壽而卒鄉黨高之

傭者張三愛傳 王鳴雷

張三愛歙人也年四十不妻受役于其主主貧或告曰妻之可乎愛曰否愛主在不竝受他人恩也主固老縣令逋租令索租急當與杖愛屢

代主受笞至百數不少懟愛爲人修長且健筋力多種蔬售悉以其貲歸輒充衣肉于主且曰主老不忍一日衣肉缺也獨養母所充衣肉與主同一日母病且篤愛家貧自度力難置藥迺乞牛羹于道路路人曰若愈母便可以肝愈之愛聞而銜之母曰女毋病而子貧毋以母慮遺有餌貲留以其母身後貲愛涕泣不止銜涕邀而禱諸神曰母病人告我以肝愈我且以肝愈母乃出短匕自劃其脇內五臟皆見不見肝復默禱諸神曰久矣哉愛之不誠也須臾肝墮出愛急伸右手以匕劃肝如指許徐以左手緩緩還其破肝納于腹束以白麻愛以肝歸和羹奉母母一飲而輒愈先是愛恐自昏憒且默祝有神至是不大痛若愛之誠有感于神如是也明日其兒問之醫醫七日而創亦愈愛主老未受肩以弟之子爲嗣嗣爲人性黠驁數恚愛主受簀時曰若事我我且逝今我將不爲女去而昔也女可便逃去愛弗聽事兩嗣如事主且曰不敢受主遺墨輒遽齒平人自大也雖不逸其力以種蔬植售又悉給兒嫂愛嘗與其里人修荒墓之約凡里中貲乏不能以掩胔者更無主暴露者愛自度貧無力悉相率其鄰近荷鉏畚以封築完固之勿令隤敗

王子曰張三愛其王褒之僮乎何天性篤樸一至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不然公卿大夫士人白首闕然不能盡者一賤眦盡之又怪當時公卿大夫無有表而出者幾于湮歿無傳聞焉或曰刲股㓷肝非孝也吾第論天下後世人倫得天性之上貴爲王侯賤爲人役咸可以範圍持正合于聖人之徒者而止嗚呼獨奈何汎汎焉慟江河之無本也夫

孝子王德貞小傳　鄭敷教

吳之異人曰王五癡西崑山人之後也少壯嘗從事四方久客燕邸冠珮之士罔不延頸願交稍蓄彝鼎圖書以自怡悅既而母病醫禱弗治籲天刲股療之聞者咸賦詩詠其事歌小宛之章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稱爲王孝子云高人張蟾繪同時孝子黃向堅周廖等數人爲圖以公爲冠又別有所矜式焉蓋孝子嘗積青銅錢漸盈一屋會遭國變廢制錢將化蝴蝶飛去孝子傷之家設鑪冶徵名匠製佛五軀安供虎邱之禪堂執香而送者千餘人聞風遙集者自半塘至生公石擠擁不得行海內名公卿則又賦詩詠其事歌匪風之章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或歌板之四章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蓋感老成人之用心不僅仔乎錫類矣孝子名德貞初號五芝亂離以來時叉手仰天時趺坐無語

人鮮測所以曰五芝殆癡駭巳乎五癡聞之曰吾而不癡誰當癡者遂以五癡自命云年垂六十無子自聚錢爲佛乃連舉二雄人以爲天賜石麟也又以發願修建虎邱藏經閣時絀暫停而矢志不衰葢其孝思所積也生平負忠孝之姿依西竺古先生之教總儒墨雜方技時託遊俠貨殖以見志客至輒供具酒酣起舞好彈韓湘子版調辭曲聞者慨慷淒其咸起塵外之思尤樂與賢者交歲辛丑爲孝子杖國之年其友某某相與敘次大略以當大斗之酌樂而歌之歌曰問壽兮無量測君親兮飫其香燕翼兮受天慶樂朋友兮日月長

徐孝子爾正傳 吳德旋

徐孝子爾正者江陰縣人也其伯兄爾大當明季殉國難有弟曰玉方㓜爲人所略賣其母痛㓜子之亡也日夜泣喪其明爾正則請於母曰大人幸少安兒必得弟以報母母許焉遂行徧求之至金陵直其弟刈薪樵城下弟望見爾正號曰若非吾仲兄耶爾正聞之曰玉之聲也察之果是因持之泣趣告所主而以金贖之歸其母因之目復明也

吳德旋曰予聞爾正家貧資傭賃以養母然好讀書晝作苦夜矻矻誦經史不少休後遂補學官弟子葢其行事皆人之所難能者

毛孝子周允小傳　毛際可

孝子名周允字藩侯予季父諱之恆長子也少予二歲性醕謹不甚以能文顯弱齡季父遘疾危甚孝子輟學歸服勤罔倦予晨起問疾過之見孝子方拾束薪以裁書刀翦削令長寸許供糜粥爨予心異之母余孺人卒孝子哀毀骨立歲乙未山寇掠里中季父被縛以去同難幾百人慘戮過半其生存者皆索重貲取贖孝子號泣鬻園產赴寇營納賂不得請復還寇已移營百餘里孝子百計稱貸晝夜倍道追及之寇欲猶未饜復移營復措金追及之如是者數四孝子力竭乃號泣請以身質而季父得歸季父歸數日復往贖則寇已鳥獸散不可復蹤跡或曰孝子流離兵革間萬一不死未可知也嗟乎孝子代父時子僅歲餘今且二十年矣況孝子戀其親尤倍恆人使果在甯有不歸者耶予比年宦遊足跡幾遍天下每至通都大邑及絕境窮荒期一遇之終不可得孝子其眞死矣方乙未之變吾里中子弟同時往贖者或未至寇營輒返或僅能一再至惟孝子以孱弱書生旬日內五至寇營往返千餘里足力不倦若有神相之者孝子子超倫九歲即能屬文人以為至孝之報云

朱孝子重暉傳　黎經

朱重暉廣西陽朔人生六歲父紱以崇禎己卯貢謁選如京師明年庚辰歲大凶盜賊蠭起秦蜀楚豫靡然成割據粵西自是阻聲教矣甲申闖寇陷京師明遂亡

大清定鼎又十年而粵西旋平旋跳猺獞伺黔楚以爲動止卒難傳檄重暉十餘歲與母言輒流涕不食此後無日不以殉父爲志丙申百越稍稍通文告然牽蛇行趻伏膜糧骭衣而後達重暉乃毅然揭跣請行春初與母別首楚尾吳斗析江右浮洞庭涉黃河既冬抵大行與父遇遂將以歸葢紱以明末判深州再遷雞澤令改革即掛冠去隱於豫州之蘇門山是山也晉宋以來多隱者時容城孫鍾元虞山許某滄洲李某大梁王某陽夏高某白下朱某新安張某燕京李某父子皆避地此中號爲社諸子日與紱爲詩酒交當重暉之來也戚親見之面黧手足皴繭雙目瞳瞳然僉曰孝子也屬王某舊爲史官遂爲之傳

啞孝子崔長生傳　王潔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既啞乎復攣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子

以糟糠糝糈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樹皮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於茅簷傾簞中物懽然進簞曰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居恆途見字蹟必拾頒望拜燬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斂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而月乃易母雞飼之茁壯蕃息遂爲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輀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舁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消盤外史曰予聞諸幔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瘠復攣人疑之余尚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世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孝友傳　劉青蓮

黃璽

黃璽字廷璽鄞人兄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乃躡屩往尋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形貌所過輒榜之宮觀街市閒經行萬里卒無所遇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句也舂陵今道州吾其往焉旣至徬徨無覓處一日奏廁置傘路旁

伯震兒之心動曰此吾鄉傘循視其柄有文曰姚江黃廷璽記方驚駭璽出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多泣下時伯震亦有田園妻子舉卒挽之而歸

王鴻業

王鴻業字君調鄞人五歲而孤父柩在堂久未葬鄰火將及鴻業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須臾風反火熄及母喪鴻業年已五十矣哭泣之哀猶孺子初與三兄割產遜其饒而自予以瘠田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不可向邇鴻業觸網訟冤卒為解之

冷昇

冷昇益都人父植元崇禎閒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者三十年昇發憤尋親依肇慶道趙韞退之端州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昇遂辭去溯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行五千里蔡鄭二叟者其父友也昇行遇之遂與偕往又得故葬師乃獲父櫬於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

侯汸

侯汸字記原涵同母兄也世父峒官左通政明亡城陷不屈死二子演

潔皆從死獨幼子瀞不及禍已而捕瀞之令下汸攜瀞以逃訛言追者將至瀞懼欲歸就死汸曰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乃大書瀞姓名於衣襟躍入水會有泅而拯之良久始甦薙髮爲僧以匿後聞瀞死痛哭拊膺曰吾萬死一生以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趣歸以子乘嗣從弟演乘死又以子來宜繼之於是遂無後瀕歿其弟涵以子萊後汸

侯涵

侯涵字掌亭嘉定人性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已出

王士祿 互見文學

王士祿字子底新城人官吏部員外在京師聞母訃設位於堂晝夜擗踊投地絕而復蘇勺水溢米不入口者數日旣奔喪歸中夜哀號家人不忍聞枕席皆辮辮血漬也病遂革醫或謂心血盡耗矣惟豬肝可以補心士祿泣拒曰吾甯守禮以斃不敢越禮以生也未及小祥而歿遺命朝夕奠惟設白粥清水鄉人哀其以孝死私謚節孝先生

陳光章

陳光章字仲文上虞人有孝性父母逾八十左右就養六十年如一日諸子求代匕箸光章曰父母生我身忍自逸令汝輩代乎父母歿將發引舊俗凡喪出郭門門卒恣意留難必饜其欲乃止光章老矣鬚髮盡白扶柩號哭匍匐道路中門卒哀動呼爲老孝子不索一錢且爲之執紼而出

華崐嶓

華崐嶓無錫人其父客臺灣久不歸崐嶓忽夢父疾且不起寤流涕告其母踰嶺涉海尋之至則父方寢疾三日竟不起人皆勸火其骸崐嶓仰天嘆曰嗟乎是使我不得立天地爲人含斂如禮扶其櫬以歸

吳翁 缺

吳翁徽人其父明末服賈數年無音問翁與其弟寄養姊夫家晝夜涕泣欲尋親時翁方十四歲姊姊夫力止之不聽置酒長跪拜姊姊夫曰吾決志尋親親在奉以歸死則歸其骨皆不得吾亦不返以弱弟爲託矣去凡四五年竟得其父遺骸歸以葬

孝友傳補 劉青芝

雷振

雷振華陰人父年八十有五遘棄疾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振刲臂肉大如錢者三烹藥而進之其父飲藥頓呼家人曰我思食粥啜粥盡二盂明日病良已踰年乃卒振廬於墓側老屋三間上漏下穿天寒月黑悲風蕭颼振拊膺夜哭與梟狐啼猿相應和也

顧國縉

顧國縉上海縣舉人母劉守貞以歿國縉伏闕上疏曰臣不天少遭閔凶行年六歲臣父見背母劉上奉尊嫜下撫孺子殘鐙敗帷與鬼并日家貧親老甑盎無少儲米薪鹽醯悉出手指臣少就鄉學一孤童走二里外歸稍暮劉指林木而泣噫歎之聲與悲風遠近宿火夜織呼臣讀書其旁忍寒作苦手足皸瘃泣涕零亂機杼沾漬臣大父母相繼歿典衣庀喪捧土就墳獨力經營備極荼苦臣海上孤生服母教訓得與上計者偕一覲

天子闕廷而劉歿已十又八年矣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鄉里婦孺片善寸節皆得表署而劉茹苦重泉身死名沫臣若徼倖進取俟河之清不及今扶服陳情倘一旦卒塡溝壑魂魄私恨何有窮已伏覩甲令旌表之條近稽子孫陳乞之例俛懷烏烏

銜結之情拈膺厲背叫號旻天伏乞
勅下禮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直隸御史按驗不妄准格旌表臣雖一
物深荷
聖慈隕首毀形未能報答臣昧死上請疏出宇內傳誦之皆爲流涕

何兢

何兢蕭山人父瞻官御史爲人所搆論戍御史鄒魯者與瞻有隙適謫令蕭山遣戍日謀殺之於途兢自是夜不成寢欲甘心於魯會魯遷山西僉事遂潛部勒親黨數十輩邀於路矐其目折其四支自鳴於官陳父冤狀願就死當事憐之擬徒某所。案瞻何氏家譜作善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目錄

孝友上之下

孝逸先生黃朝美傳 杜濬
汪孝子龍傳 馬榮祖
葉恩宜傳 曾釗
處士華君瓏墓誌銘 魏禧
黃孝子洪元事略 汪琬
詹孝子夢符傳 毛際可
姚氏兩孝子守經堂記 成親王
　姚舜情 開芳
王孝子廣文傳 洪若皋
朱孝子壽命傳 邵長蘅
孝子趙清傳 李澄中
謝氏兩孝子傳 盛大謨
　謝德健 身耘
朱奉傳 盧錫晉

李孝子應麒傳 趙元祚
汪氏四孝友傳 趙士麟
汪灝 晨 昂 昇
劉孝子宏甲傳 盧錫晉
先兄王處士潔行略 王源
任先生大任墓誌銘 沈德潛
顧孝子棟生傳 顧棟高
卯觀成傳 孫鵬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朱孝子履正傳跋 孝子字仲中長洲人 王源
程蒸菱死孝傳後序 蔣衡
陳孝子昇傳 陳儀

嘉興錢儀吉纂錄

孝友上之下

孝逸先生黃朝美傳 杭濬

孝逸先生姓黃氏名朝美字藎臣歙人也派出楚之江夏漢太尉瓊之後子孫有宦於歙者遂家焉世有隱德至藎臣之父尤好修積學時稱長者藎臣生而質實厚重不好嬉戲異乎常兒然內實英敏性至孝幼齡受書上口即知大義其父深器之以為此兒他日必以文藝大吾門乃一旦藎臣長跪白父曰兒讀書至事父母能竭其力嘗反覆三歎以為此千古子職之明訓也今兒朝夕呫嗶坐守一卷之書視吾父母攻苦食淡無能竭絲髮之力是正與書意相反讀書何謂耶非子情之所安也今兒請從事於治生用遂孝養之願而百指之累累不以貽父母憂不識可許乎父笑而許之蓋信其誠且知其材也藎臣於是變儒服而游于賈躬親其事朝夕匪懈貿遷平恕眾咸趨之不數朞而高堂之養可以列鼎每遇歲時伏臘必治具置酒召親戚故人以次為父母壽至于霑醉極歡然後罷遭際不一向時同事多媮婿徙業藎臣獨奮曰

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況吾以爲吾親其容已乎于是規撫濅大修管劉之業而以道義行之故自江淮以達湘漢譽日隆隆起而孝子不匱家道亦成矣父病且革執藎臣之手曰吾兒亘苦然求仁得仁眞可謂吾必謂之學者也父歿執喪哀禮兼盡雞斯徒跣不離苫凷者三年母壽最高卒年九十六其時藎臣年亦六十四猶舉身擲地作孺子泣執喪不少懈人以爲純孝有子五人皆材或以文著或以武奮孝子有子寘其然乎藎臣至是始慨然歎曰夫吾之所以拮据一生不遺餘力者凡以爲父母也今父母棄養吾賴先人之緒以有田廬有子幸克負荷吾年已逾六可以息肩矣吾素好有韻之言祇以塵累物役淩雜牽挽不遑研弄自今以往當寄興於此以遣餘年耳於是詠懷紀遇吟咏不輟或與朋友唱和或命諸子繼作積之成一卷爲拳石齋詩嘗問序於余余視其詩老樸有眞味與夫塗飾捃摭苟以欺人而按之索然者大相徑庭也嘗於雪中過天甯僧舍訪余言詩余謂詩有是非雅俗古今之別是矣而不雅雅矣而不古皆不足云詩至于古之精微與吾心之精微相遭相得不即不離之處則舉一世好名之士尋味不到雖有辯口亦不能言也藎臣深以爲然又嘗好道家言以爲道出於易故曰生生

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通乎晝夜之道皆獨有所見不與俗同易簀之際頗有徵驗君子存而不論其爲人容貌清古言語直截與人爭可否無所規避然不失和氣見義必爲遇事善斷一時軒蓋嘗卽而與之謀然不愛官爵以爲惟仁則榮耳其孜孜好善不可枚舉而余與交深惟撮其大節以爲藎臣得年七十八論其六十以前可以謂之孝論其六十以後可以謂之逸故爲立孝逸先生傳亦略仿昔人貞曜之意云

論曰經生讀四子之書以爲此場屋題目耳求其讀而自考猛省內訟汲汲然躬行是務者千百人無一也若藎臣黃子可謂善讀論語矣嘗怪宋趙普何人自謂佐太祖太宗各用半部論語無論文理悖謬一部論語從何處割裂分而爲兩而其背太祖之約成太宗之惡普已失心矣是論語之罪人也故吾謂事君能致其身趙普有玷于忠獻事父母能竭其力黃子無媿于孝逸也

汪孝子龍傳 馬榮祖

汪孝子龍歙縣人祖客死蘇柩頓僦舍父之鳳蘄往迎溺采石當是時龍六歲哀慟如成人母偕祖母止一室龍日夕侍無違禮比稍長詳祖

柩頓寄狀大慟拜祖母與母立起如蘇會撫軍禁淹柩令無主者趣焚之龍徧索柩無知者復大慟自分柩已焚矣歸郎面鐙坐偶繙卷帙行閒忽忽現徑寸二字曰以京以京者龍祖名也龍驚起諦視字輒隱已而忽忽復現悟曰神其以銘旌兆乎復往訪倏遇灌園叟前告曰是役吾所隸也略悉從柩顛末龍偕叟往諸頓柩縱横錯置陰風颯颯射毛髮在晝猶昏秉燭下上不可得復帀諸室柩左右前後視又側臥地仰視卒不可得最後一室藂柩紛如抵距撐拄中拂塵睨視斜隱露漆字七幾漫滅矣再三諦審祖名良是撫柩痛絕絕而蘇當是時限藂柩不可出議毀牆倏雷雨大作牆外崩柩出見者以爲孝感也龍謝叟奉柩還色養祖母母終其身方龍之奉母以屈也一夕疽發於背委頓甚秘勿使母知入侍譚笑揚揚如平常漏再下告退出寢門輒仆地舁牀側臥始徐徐呻唫旦醫至割腐肉以藥裹瘡口復徐步整冠入侍越數旬而始復母竟不知孝子時年六十三後五年卒康熙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後以孝子貴贈文林郎

葉恩宜傳 曾釗

葉恩宜鶴山人正月九日鄉中賽神張燈其夜恩宜空室往觀獨父從

心守賊匪某率其黨踰垣入從心覺而號則刼而束之實其口以絮攫財物去比家人歸則已氣絕矣當是時恩宜年十六日夜懷利刃伺於賊所出入處一夕大風雨寒甚賊負所竊物纍纍冒雨出遇恩宜縛以歸慷慨拔刀而前曰吾得手刃父仇願已畢乃割其首剜其心投沸湯熟之哭而與諸父盍距從心歿時僅十餘日耳賊母舅以誣殺首官恩宜囚于囹圄數年不得直某臬司履任閱其牘曰孝子也其罪可原其志可嘉特予開釋恩宜在獄中每忌日輒痛哭其至性老而不衰乾隆元年以年八十

恩賜八品頂帶以終

處士華君瓏墓誌銘 魏禧

君諱瓏字龍叔性純孝天啟甲子母錢卒君時年十三勺水不入口者數日父振玉公手調飡飡之乃飡哀毀逾禮服闋猶嗚咽不忍除事振玉公孝養無方家貧嘗歎曰啜菽飲水以為孝此自其親言之耳于人子心豈安哉竭力謀甘旨甚備父讌客坐臨戶君數數起問得無風乎其叔父酒坐見之歸語子弟曰為人子不當如是耶父卒哀甚囊時粥產以襄事不復為飢寒計更念生不能盡養當求所以顯揚其親傳世

而行遠者莫如文章乃乞言于當世之名公鉅卿以文名海內者又念
書法不工不足稱其文乃廣購歐陽率更書翦綴成篇一字一畫皆手
自營緝歷寒暑窮晝夜之力而後成先是君續編家譜曰守固譜守固
君所自號取固窮之義也自十六世以上誌傳具存獨闕六世祖樂靜
公誌君多方求之不獲人或紿以某處曾見之君冒風雨立往尋訪步
走數十里不得亦不悔也既十餘年竟於族孫所得之遠祖棲碧公曾
建春草軒以奉節母元張潞公翥爲之記文待詔徵明作八分書勒石
十九留隆亭已散失君懸重價購之不獲後偶得于荆溪澄江或出之
槽牢或出之井竈閒亦積十餘年始全華氏世家家藏古名人墨蹟最
多若鄭提舉元祐作孝子祠記黃文獻溍干尚書文傳危參知政事素
貢尚書師泰會進士堅所作貞節堂記序詩銘倪侍御敬作三省齋記
盛邑令琦贈三省公詩而君祖父棲碧公書畫三省公春日寫意圖及
八十不稱壽詩卷並有名賢詩詠題跋樂靜公京邸家書一冊諸世守
外散佚他所者君悉典衣質錢購得之或故高其值以要君不吝也曰
是豈有價乎特葺保墨閣敬藏之嘗言吾每一展視如見列祖之音容
聞謦咳雖得火齊木難不如得先世一字也君于兄弟友愛居常討論

經史或展玩法書名畫竟日夜不倦其伯兄季弟死皆極哀勞營喪葬君姊妹三人伯姊適王氏貴顯仲適鄭盛年而寡季適亦鄭氏酷貧君歲時禮之如一于二鄭恩義有加焉叔姊疾病指少子鍾祺謂君曰以累弟君逡巡不敢承叔姊曰毋惟弟不負我君許諾遂瞑時鍾祺方七歲君護視惟謹而以女字之曰使吾家人內外皆親是子也季姊貧日甚君割屋居之日用資焉伯兄子年相若以鴈行齒之仲兄子幼孤尤加憐愛爲畢婚娶事君嘗曰兄弟暨諸子皆吾祖父一體所分遺吾不敢忘祖父敢薄兄弟哉晚年自稱華坡居士名所坐室曰虛白集古人語爲榜題曰與世淡無事此生閒有餘年六十二以病終時癸丑六月六日也男子六人章志已亥進士內閣中書舍人候闕主事娶王氏繼室蔣氏次章善娶王氏繼室陳氏章斐娶葉氏永錫吳縣諸生娶顧氏章法娶黃氏竝王孺人出章平側室周出女四一適浦流聲一適諸生鄭鍾祺一適太學生吳泳竝王孺人出一幼周出孫男七人章志出者三克家亢宗竝縣諸生亮辰太學生章善出者三章斐出者一俱幼孫女八人君行誼大者在孝其先祖手澤所遺終身求訪勞費不訾至老死而不懈君死之前日言不及他惟舉先世翰墨命章志曰此世澤也

汝慎守之按華氏之初宋微子十一傳至考父食采於華因以邑爲氏晉義熙末孝子寶父歿于王事遂終身不冠婚南齊詔表門閭十八傳至都尉榮仕宋徙汴梁又三傳至承事原泉扈蹕南渡復居隆亭今無錫華氏始祖也七傳至都事鉉妻陳以節孝聞元至正間詔表其門遞傳至椋口公明初徵孝廉多著述鄉人私諡孝通先生自隆亭遷蕩口是爲蕩口始遷之祖再傳至樂勤公與叔三省公宗康節齋公楷是生君高祖樂靜公慈曾祖仰靜公欽訓祖玉菴公元祥父振玉公自明振玉公配錢孺人生丈夫子四而君爲叔君配王孺人先君卒葬有年矣庚申十一月日章志等將啟兆奉君柩合葬于大通橋之蓮蕖禧適客無錫章志奉狀四頓首涕泣請銘君墓石禧遊客吳門君與章志皆有交不獲辭君忠信廉于財而寬容愛人嘗困乏向里人葉君貸百金或尼之曰若貧甚好爲之葉君笑字君曰守固豈負人錢者卒假之及期君具償子母葉君喜自負知人而君更與葉爲婚姻葉歿君哭之慟曰葉君知我王氏姊避兵君所盜起去以數千金委君曰爲我藏弃久之君亦避盜他鄉轉徙皆橐金自隨歲餘卒歸之而姊婿太守君不知寄目疑有留金君聞之仰天自誓遂與太守絕太守卒君爲翼其孤禦外

侮焉有族人以他事誣君入獄者君將訟之其人急請曰訟曲直無一定安有已時吾與君矢諸天彼此毋相害也君曰幸甚與設誓而罷其人死有修怨于其子者會章志舉鄉試乃要君共力擠之君曰罪人不孥況若固吾本支乎吾已久釋于懷矣卒爲營解家人弗知也君歿其子感泣嘗爲人道之章志旣成進士功令急賦稅君戶所輸悉完而縣胥失登籍章志坐是詿誤除名將訟之或言胥吏舞文者罪至死君謂章志曰汝莫重一官輕人性命也遂止君生平最好古人名蹟然遇其子孫雖甚愛必歸之曰吾以爲耳目玩耳豈若彼爲祖父遺澤哉君一二軼事皆足爲鄉里法故竝誌于石銘曰

蓮蘂之墟藏君體葯房根須皆君子

鄒幼圃曰予素交龍叔先生嘗歎孝子之後復有先生也篇中以純孝爲主末幅點綴軼事須眉如見而布法緊峭銘更古崛硜然有聲

黃孝子洪元事略 汪琬

孝子名洪元丹陽人其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辠國相行賄

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會交歡而私遣惡少年詷國相
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捽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
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微聞之乃哭告母曰殺
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輒呵禁
之於是中夜歔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女父未葬我老矣族
我死則聽女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虞庠頗自疑更
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昏吾壻女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
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邪久之母死旣合葬兄弟
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
未得閒故事春社必盛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詷國相亦以社時被酒
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
上坐觀優意揚揚自得也孝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女死
庠起笑曰孺子醉邪乃瞋目詈曰將醉女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
子橫斧揮其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
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卒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
翼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

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臯云

汪子曰賀君瑒若孝子同縣士也善古文辭嘗傳孝子甚奇予既慕孝子且愛重賀君之文故節其事如右予又聞孝子之出獄也遂去爲浮屠易其名曰光空今方行腳諸方以精進稱

詹孝子夢符傳 毛際可

詹篆文名夢符父曰景明公甲寅山寇之變吾族居焚燬幾遍而詹姓亦數罹殘掠景明公病足匿居旁草樓篆文已脫身林莽間見鄰村賊有舉火者篆文心動復還曰賊至此樓必爲灰燼盍亟去景明公曰若偕行則父子俱死無益汝愼爲宗祧計篆文號泣不忍捨竟負父以逸未里許爲賊所及篆文被數創死而景明公以老得免聞者皆爲泣下初篆文誕時景明公夢箕星入室欲名應箕以誌其瑞時貴池有吳應箕者亦感異夢而生負重名海內景明公不欲相襲遂改名夢符後吳應箕以諸生死國難而篆文卒冒白刃亦以身殉父豈忠孝之氣上爲列星先後固以類感耶悲夫

姚氏兩孝子守經堂記 成覲王

姚舜情 開芳

夫儒者正德厚性奕世滋茂考信聖訓紹修人倫故處富盛弗爲益居阨困弗爲損然則天之所篤鄉黨稱之令聞令望不可忘也夫孝人之本也爲人子者莫不欲安利其親然而天或違之豈顧不然哉昔者夫子行在孝經告曾子曰孝者天地之經蓋言經者常也惟孝爲能與天地常也其爲道困而不窮危而不亡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是以事載於當時而風紀於百世泰和姚先生頤家世以孝傳祖諱舜情居於縣城之西龍洲逆藩之事山洞草寇黃緣掠閭里而曾祖諱大贇獲於寇則獨求索至白羊坳號泣乞以身贖寇使白里中富者姓名當釋汝父縛曰我童子實不知寇以刃刺其股血淋漓終無言遂並釋之事平父病二年而卒母又病服侍湯藥盡劬瘁病稍間適歲大水夜半摧所居屋倉皇負母走水中攀大木而止及明而救者至母既卒則哭曰吾今爲無父無母之人矣合葬父塋日夜哭其側不休子弟爲築廬於塲設苫塊居三年而四鄰之聞哭聲者莫不皆流涕故皆稱爲廬哭子廬哭子日食飲不忘父母遇節日祭日趨墓哭如初喪云吾聞之事親者務盡其歡若以姚氏往昔之貧苦而又多難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欲盡其歡而固不可得也父諱開芳自龍洲遷家秀溪嘗廬哭子居墓側

泣曰吾欲隨父於野而母在家欲侍母於家而父在野往來饋食問視日夜必再四及盧哭子自盧出手足痿痺求醫治扶掖不頃刻離無何家益窘盧哭子以伯仲諸子多在蜀往就之從至成都值夏盛暑鄰舍火適外出聞火望之曰此吾父所臥樓處卽急歸而火大熾及門則水絮衣蒙頭入竟負盧哭子出自蜀還抵淸灘風薄其舟破且溺疾揭版抱盧哭子漂里許有援者以免行李盡竭自傭以膳盧哭子而復於家母嘗病獨露禱北斗乞身代以是誦斗經迄於終而邑之人皆以姚孝子稱孝子之治喪葬盡哀慕率族姓拜祭遺像如平生焉吾又聞之事親者務愛其身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而二世以繼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務愛其身而固不可得也雖然道固有危困變極而不失其正者正故常常故無所損益歷稽前古微述今茲章章明矣葢未有若斯之難也盧哭子幼從師受孝經書百餘卷遺其親友且教孝子曰人生根本惟此書耳孝子將築室秀溪之居命之曰守經堂爲無財用故不果而屬先生兄弟五人後有能者必集其事歲丁酉先生爲余道之使記之余不敢辭而進言曰天之授民性猶君之畀臣職也臣能其職毋曠事焉則君慶賞之民能其性毋曠德焉則天福祿之此

其宜也若姚氏之孝可謂能其性矣然而寇盜之水火之疾病之飢餓之俾其父母不能有其歡其子殆不得免其身非天意耶毋亦使世世子孫其有以知先人之行成之之甚難也夫知其難而後能重所守也苟自先生而後必則天地之經愼先人之守推雍雍之風履謨訓之實章志本教膺保令名以在此堂也其爲福祿大矣豈有遠哉用是記之

王孝子廣文傳　洪若臯

王孝子名廣文台之黃巖甯溪人農家子也年十七其父興就母夏氏生子三人孝子居長康熙乙卯秋大兵恢復黃巖其母并兩弟爲援勦披甲所掠歸于杭州南新橋營中孝子赤貧乞食尋至省識其所在計所以贖母與弟者靡厥貲乃用利錐穿其喉貫以鐵索而鎖之贏胲露胸沿街募化血淋淋滿頭項聞見者酸心銷骨競爲醵資而解其鎖柰主者高其售三解而三穿之舊瘡再合而再創痛哭顚連至不能進飲食一日藩臬閫諸宰官羣過而過于途廉其狀其相嗟歎須臾得六十金持至營缺兒者尚三金有七執不放孝子仰天長號一慟而絕營中有義兵者不知姓名自解腰中橐如數給之孝子乃得有其母與弟而偕歸噫嘻世固有家庭骨肉團聚如叢花一旦壺漿其帚德色誶言往

往毛裏秦越手足參商經小利害則閉戶鄉鄰喪心天屬棄之不啻涕唾然厥有稱至孝者剖肝刲股從容里閈之間孺慕床第之側亦旌獎讚歎之不遑孰有如孝子羽毛軀命蟻視貔貅排山觸海揮日凝霜奮螳臂之力爭虎頰之餘割肉洒血出萬死一生俾母子兄弟離而復合散而再聚者夫孝子僅農家者流目不識詩書爲何物彼所稱頌法先王講六行三物之略者亦可以返然而知悟矣至若捐金解鎖停車問難好義者何所不爲顧英樊絳灌未聞煦煦市德乃戴兜鍪穿黃皮袴躍馬操戈之流咸能不靳傾囊倒橐以相濟要知母子天性凡屬在生知之類者固不能無也已

朱孝子壽命傳

邵長蘅

孝子姓朱名壽命餘干之團湖都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如是者數年一夕夢若有神語云汝母亡恙籍正藍旗下孝子益痛哭遍拜其戚族鄰里且與訣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短衣芒屨背黃袱足脛赤露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或遺以銀錢則紉衣縫中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爲贖母計也蹤跡久之果得母所在如夢中語而旗人故邀重購拒孝子

孝子日跽其門外雙膝爲腫遇母生日持肉麪一盂跽進母侗母食畢然後起家學士遠平時方官京師高其行爲捐金贖之旣出無所依因留學士家母性卞急小不如意則詬詈不休甚則捽而批其頰孝子益嬉笑謝曰恐傷母手後數月得便舟奉母歸餘干

邵長蘅曰往歲余客京師數見孝子體羸而面黃蒼凍餓奔走者三年矣是固宜然孝子不知書故其語質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噉母血三合何忍不報嗟乎豈非天性哉余初見孝子迎拜余余大驚跪掖之起曰吾輩當拜君耳乃敢當君拜吾媿死矣

孝子趙淸傳 李澄中

孝子趙淸字漣公別號壺石世居諸之洑水上曾祖便便生應登應登生爾超淸其第三子也負至性嗜酒有神解好從同里劉翼明徐田張侗張素及子遊所至則友人儲罇酒埀壁待之入門輒脫帽狂呼浮大白同聲歌渭城東坡所謂三疊之音獨東武宛轉淒斷者也酒酣苦吟東西走數十人默無聲移時詩乃成墨淋漓滿壁上則又乘醉和歌走入龍湫臥象閒臥象者九仙之奧窔諸山客所開創地也丁巳春東萊趙濤來遊酒入王咸炤陳獻箕及徐田張侗昆季皆從之山中人預釀

酒十餘石向夕月出角飲爭圭峯下孝子攜顏瓢需次接飲至夜分眾皆大醉伏不起孝子乃袒臂露脇下痡張髯高歌震林谷獨盡十餘瓢鼾鼾睡矣醒則念母王夫人急策驢徑歸先是爾超歿清年方少即結廬墓上居百日王夫人慮其過哀致病親往攜之歸至戊午春其母病又死清哭盡哀一切含斂咸中禮明年葬於盤龍村之陽遂廬處不去衣麻衣自操畚鍤負土成墳墓毀瘠僅僅骨立幾至滅性或勸之歸孝子頓顙垂涕言曰清所以爲此者蓋下愚居喪一法耳清狂蕩如湍水不居墓側有成規守之將食旨久而甘聞樂久而樂居處且久而安不一期而沈湎不可問矣慟哉其言之也嗚呼可不謂孝歟既居廬一黃犬不知何來驅之不去後復一蒼狼每昏夜守之與犬狎里人咸以爲孝感云

論曰古所稱廬墓者有甘露白鳥白兔諸祥以覲孝子豈不然耶其爲人慷慨好大言蓋醒而狂矣況乎其狂於酒也乃至性所發實有大過乎人者賢者固不可測哉黃犬蒼狼皆予所親見所謂至德要道信矣

謝氏兩孝子傳 盛大謨

謝德健 身耘

南豐謝秋水以理學傳其家而從子德健曾孫身耘以孝聞德健字子强少受學於秋水聞古人篤行則瞿然興父漱竹爲秋水弟性豪邁喜遊入蜀十餘年不歸子强日夕痛戚有議昏者曰吾有父不得侍何昏焉遂涕泣請命於秋水竟往蜀而漱竹已至打箭爐有室生子矣及相見父子抱大哭留數歲漱竹又遊交趾久之相傳已死當是時逆賊吳三桂反烽戍戒嚴水陸梗絕子强獨身荆莽閒道重趼藍縷饑渴瀕死者數矣乃卒達交趾蹤之不可得日行野塚閒號哭哭七日夜不絕有逆旅鄰老聞哭聲指其處遂得負骸以歸程山諸君子爲詩文以紀之身耘號植菴讀書力行平居伺父母所欲父充之爲秋水孫好流覽山川與賓客飲酒歌詩連日夜每佳辰則詣所之執榼餉籩以待酒後興闌老人倚杖而歌聲琅琅出金石四座油然植菴屏息侍喜不能言已而目瞶眩藥勿已欲賦詩輒命人書植菴愀然曰父老矣目衰何以自娛乃鷄鳴起以舌舐之返液滋其目凡二十日目乃如故比卒痛哭不輟凡數歲葬於天馬山山高數百仞路蜿蟠鳥仄壯夫惴惴不可上植菴年六十餘攀度上下且行且泣凡五日不少衰南豐人皆稱之曰白頭孝子也

論曰儒者言性命自南宋以來其書浩渺滋蔓後先相襲謂之理學於是天下別有其名譔嘗與桓菴子鳴謙論學以五達道爲本人之性命寓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後人欲以不可聞者聞之其賢於聖人與嗚呼如秋水者眞理學矣

朱奉傳

盧錫晉

沛人朱奉者愿謹不識一字歲凶從其父及後母攜一女弟來單父爲人傭奴父故委痺糞溺臥起需奉負之而後能故其母先傭於黃氏是時單父亦有水災人以力易食得飽即止不能貴其直而奉復不忍其母之癉瘁曰柰何獨倚一母氏且母所得食甯足分吾父哉今吾役於人而以其閒時事親宜爲盛德者所不禁乃亦求傭於周氏之家勤操作無餘力食必留其强半以獻諸父其主初不意爲孝子也會有客坐談屬奉給使令客未行即亡去怒之則俯首受責讓無一言亟問之故泣而曰吾晨來負吾父東簷下臥適見日景轉恐曝傷父兼懷餅遺之是以不遑告主聞而嘉之曰嗟乎孝子乃屏身吾門耶甯吾專少誤不誤汝我且益而食以食若父蒸憂奉日餓且勞而將至於困憊也居久之其父思肉食無從得乃陰割其脇閒熟而供之母至問曰汝父今何

食曰食肉曰肉何自奉色變不應驚問而視其創因大哭奉伏地慰母曰無使病者聞而益劇然其父業已知之而痛不已而奉復伏地慰其父曰脇血今已止無楚也其鄰人來觀皆駭然相顧歎以爲難夫孰今事親而能若是者於是餽之以食物酒果不受主人予之金亦不受曰余所與爾者備値耳乃受無何父亦漸差可不扶而行初其母不甚愛奉以奉事之謹故亦感而爲慈母矣又一年父卒周氏賫之使葬待之不與諸奴同託以農佃諸事課入數倍於昔古稱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觀朱奉猶信

孑弓氏曰臧獲賤役也然季布爲朱家奴司馬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臨邛市後世尙傳之況取物不苟以養其親耶割肉雖非例與稱詩書須中庸而行遠者異矣

李孝子應麒傳 趙元祚

李孝子應麒昆明西莊人郡庠生李元潔元配之子五歲失母即能哀毀髫年遇亂父子相失爲敗兵擄去至迤東乘間走同乞食於途夜或露宿悲號問路惟恐不得見其父已而父子歡會則大哭時年已弱冠讀書未成遂學日者術自念伶仃勸父續娶繼母來恆不得於心應麒

事之惟謹家貧不能具聘人憐其孝授以室然無他術養贍惟以推卜錢供其親一日出無所得炊米不繼責其遲則跪受箠楚不敢怨後被逐事之愈謹每奉酒果承歡月必赴舍躬爲母浣濯一朝晨起擕稀算入鄰村人見其疾走不知所爲蓋其父生旦也惟恐不足以稱觴適問卜者出雞米招之應麒大喜急持爲父壽不失其傒佃人田方春耕已僱牛矣聞母病入城三十餘里求藥輟耕具不顧繼母生三子皆友愛之不少閒如是者三十餘年父母感其誠終得其歡心父母相繼亡竭力兩喪哀毀特甚老而孺慕刻不忘親行年七十猶以日者術交於人人皆稱爲李孝子其繼母弟亦云

我軒曰孝之道大矣人子必不自以爲孝而當其變若見其孝矣俗之偷也父母百端愛子而子且不孝矧不得於親而有子若李應麒者乎可以風也

汪氏四孝友傳　趙士麟

汪灝　晨　昂　昇

于岐汪太翁爲休甯西城人生子八長曰昺次曰旦次曰灝四曰晟五曰旻六曰晨七曰昂八曰昇康熙丙辰父年六十有六患血醫罔效危

篤時兩長君遠服賈諸弟幼灝十六中夜禱於天刲股和藥進血止已而霍然加健越四年足患瘡多年矣發之痛晨以兄能療爲父割左股煉末敷之愈又四年灝倉餘授徒于鄉父血證又作晨侍疾再割右脅進又愈甲子春諸兄四七弟皆餬口他方晨亦負米在外父疾大作灝再割右臂以進弗瘳欲割肝母覺奪刀泣守之父遂卒服闋晨遊泮踰三年晨忽遘疾益前刲雙臂血流過多故也家且貧數千里謀生養親積勞病甚昂泣涕曰吾父疾營生於外晨兄能割臂愈父吾獨不能割以愈兄乎憎地幾絕兄稍平復危匠人治棺昇時卜畢姻乃奮不顧身持匠斧截指迸血淋漓調藥飲之終不治邑里驚訝遠邇含悲有司表之邑乘書之海內名公巨卿騷人詞客咸爲詩歌以慶颺之曰一門四孝友云

劉孝子宏甲傳 盧錫晉

孝子劉宏甲者字天繩單父之城南人也父字曰具瞻以康熙十年經歷雲南澂江府道遠故宏甲及其弟宏基攀母趙氏留于家及吳藩難作不通問數年當其始宏甲幼弱差役重而多外侮且入城治事嘗暮夜策蹇歸有留之者曰不忍使母氏倚閭也 心憂其父强以歡顏解

母之鬱滿十九年寇平道復通宏甲與弟亦已先後爲弟子員而家少甯矣乃以尋親事請於趙母母曰兵戈起其居民且離散不知所如往況萬里異域今兒行得無重我憂耶宏甲泣曰吾父之得見與否誠未可知脫有不可爲諱乃獨得寘然安坐于家而已乎宏基今可任子職願無以兒爲意於是以壬戌七月攜一僕渡河揮手於飲餞之涕泣者終日不顧越二月達貴州平越府及其僕病于旅次無何僕人死而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爲也會居停主人王良梧者素慷慨好義聞哭聲訊而心憫憐之曰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事吾當爲若謀宏甲從枕上拜曰君乃有意於吾之煢煢者哉自今以往即不事君如兒者有如日於是良梧爲營葬其僕而宏甲病亦少差因以言察其意曰兒何以教我且兒之地甯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黴江者耶良梧唯唯有間又問曰吾所以未即應者屬有所擇耳然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之地而所依藉爲安危乃不知其爲何人此危道也而欲求可與俱殆非吾所知所可知獨有吾耳宏甲出于不意感極而泣曰兒之恩生死而肉骨矣因以酒酹道路之神約爲兄弟離平越而去是時越州土寇起城鎮戒嚴常露宿而幸無虞又宜良縣裁軍劫略途人大哨坡遇數騎持刃怒

逼艮梧哀告以尋父事賊義之得不死腰纏外舍衣被于地曰汝好人留此禦冬而艮梧所分挾金獨以智匿得全故可資以達徵江然徵江經歷司已有別員詢舊胥始知其父往永昌數年矣宏甲念當更行二千餘里辭艮梧艮梧曰爲德不卒吾嘗以爲惡行耳他何可言者先是宏甲知徵江守張公青州人求得其家書爲贄故張公以書抵永昌守稱其孝及至永昌始聞其父寓在騰越州之界頭鎮州過府治三百餘里界頭又西行百二十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諸苗皆在其北有永昌張媪買一山村居焉而具贍爲其贅壻宏甲喜倍道重趼至其門疾入而呼有長須出曰來矣自且何音似山東恭此疇昔從任之童僕也有頃父亦出宏甲瞠目熟視曰奈何久棄兒跽捫其足而哭父愕然曰子爲誰曰我子某也乃亦撫其背而哭焉益具贍幸以閒職得避此爲家人事定上書自明於當事故人皆知其居止而使其子得以蹤跡之於是問家事畢命宏甲以諸母之禮見張氏張故賢亦爲慶勞云居久之適有騰越州喻使君舍人柳青之以萊人掌界頭稅務與宏甲艮梧傾蓋定交知其欲歸也力爲假百金于喻公而宏甲亦已得永昌路券乃婉言開導張意以癸亥十月得奉親還單父王艮梧至鎮遠始

別去其籍本山西平陸後一年來省分以田宅並其弟有妻子于單成士著以背與宏甲約爲兄弟不忍離當宏甲之窘于歸途也樂濟以金者二人其在荆州曰劉參傑在襄陽曰劉蘭雨傑亦單人寓於荆始與贈之任與通譜蘭雨樊城人隱市儈中初宏甲南行主其家語次知爲尋親者亦願與通譜約歸時無越站去宏甲今憶之前行遇諸門未相揖問知其贈且至卽驚喜戒傭奴假騎轎迎於舟次留三日以一僕挾金衛之至其家宏甲既還出囊南省驗文以次上達事得白邑宰嘉獎之其後具贈卒張氏與趙氏居甚歡及既葬亦以疾卒宏甲祔其柩于父使張之義男宏光主祀事以昔母子之養田三百畝盡予之成先志也

先兄王處士潔行略　王潁

先兄諱潔字汲公別字洧盤先妣徐恭人出徐家君元配繼以魏魏衛難死又繼以蕭生源先兄九歲得源母後母也久而忘焉性至孝愛母服母訓母不知子前子也初國變家君將南游不果久之棄家去母日督兒課教幼儀弗懈戚婣譏之予之食摘之曰兒母非母也後母爾弗兒恤唉兒何辜涕下兒艴然投箸起趣歸入門大呼母涕泆應聲潸奔

母前抱母大哭母驚問故語咽不能出且哭且訴曰某嫗不仁謂母非兒母後母也天乎傷兒心母潸然相持哭不止戚嫗聞之大慚自是中外無間言家君南游數年不歸母攜源兄弟南下會家君淮浦家君曰吾志不得伸已矣與若渡江擇地借隱兩母曰善但妾數年鬱抑心血已枯恐不久人間越一年果卒於高郵兄哀號水漿不入口累日夜擗踊無節幾滅性支離苫塊年餘每夜半風慘慘斜月照戶撫棺嗚咽涕沱或夢中號哭而起庭烏啞啞驚遶聞者哀之兄自孩提如成人不與羣兒嬉初入塾師授書數何頃之掩卷成誦請復授授有頃復請如是者三師曰足矣俟明日日明日自明日今日復何爲師大奇之授數紙句餘學庸遂卒業一日宴客演劇怨前後覓不得已而尋至後園大竈則見端坐讀書其中問之曰吾苦外喧雜無靜所故避此耳其天性好學如此十二歲補弟子員有聲試輒高等及南游慨然尚志棄去不復試從梁鵠林先生講學先生諱以樟變後隱居寶應源兄弟受業於門兒篤苦潛心理學鄭經史先生深器重之而源自四五歲母命兒授句讀至是教益嚴時予杖曰我敢忘我母臨終語而背之耶則擲杖泣故源事兄爲嚴師兄護源如保母人以爲同母兄弟所難事家君先意承

志或色不豫則徬徨終日務悅乃已嘗客山陽放生池病瘧家君將遠行腹疾不止兒憂懣瘧作恍惚泣禱於前廡關壯繆侯前既返見家君坐水閣方飲而壯繆忽從後窗外硃書一好字於家君背上須臾縮而家君正坐水閣食未畢自此豁然中州巨室孟氏有女能詩善鼓琴擇配不得聞家君及兒名遣二義士來締姻許田宅妝資甚厚家君以語兒兒悽然曰母櫜葬他鄉不能返兒寢不安席忍議婚耶因泣下乃固辭之二義士感動歎息而去後請甯都魏叔子先生爲三桼人立傳曰潔聞人言後母字若刀刺吾心而梁先生嘗語人曰王生眞古孝子吾不忍譽其爲孝子恐傷孝子之心也其後年幾四十猶未娶家君以宗祀計强授室而兒以親老無以養時時出游備嘗險艱歷寒暑勞困弗恤乃卒無所遇而鬱鬱成疾辛未正月嫂楊氏卒病日臻源館京師付書慰藉之既而以書來云見弟字言言血淚讀未竟失聲哭哭已又哭筆墨閒感入千里之外非至誠曷能若此此道今人固絕響但未知古有是否恨不令祥覽見也吾疾從此漸瘳矣源方謂兒可不日起孰意其竟溘然長逝耶傷哉兒齋志以歿一事未有表見獨其孝友不媿古人其著述有三經際考學易經濟編消盤子集俱堪傳世行遠而編輯

先業師全書爲馬宛斯先生參訂繹史皆有功後學者其卒在六月十九日未時距其生丁丑五月二十五日辰時得年五十有五無子以源子兆符爲之子一女許字金壇蔣太學進之子衡生遺書與源云絜生平無大過無媿天地鬼神但俞淨意公意惡云云不一而足今不幸遭此大變命也積志未酬時也不能終養不孝爲大然老親自荷享祐吾弟賢聖爲期發遇在即我亦可瞑目地下但苦吾弟耳嗚呼源兄弟遭家不造數十年仳離顛沛母死不能葬八十老親不能養兄忽中道捐棄而源又遠在二千里外悲夫悲夫天毒降凶痛結黃泉尚忍言哉惟當代闡幽立言君子可俾不泯謹述其生平大略附家乘備采擇焉

任先生大任墓誌銘 沈德潛

先生姓任諱大任字鈞衡號坦齋吳江人父諱養初母孺人汝氏明萬歷乙巳生天性孝友甫六歲父教以小學習弟子禮授孝經論語輒了大義時朱孝介陛宣文文肅震孟承東林後爲人倫模楷一見深器之文肅嘗問所學曰務本更問所學何師曰師孔子師曾子公大驚曰此立德人也年十二父病侍左右藥必口嘗值庭中雪深尺餘伏禱北辰父病旋瘳比長經史子集靡不綜貫而仔肩聖學有體有用三復朱子

敬齋箴曰儒者不當如是邪崇禎壬申補博士弟子員邑侯葉翼雲知其貧攜金造訪及見先生風節皎然卒不敢言遺金事先生早負儒林望而事親守身宗黨稱之時應試歸宿舟中夜半心動即披衣起慮母疾作促舟行達旦抵家母果有疾既相見母曰吾念子劇故病今一見旋霍然也明季歲饑多盜鼓譟至家露白刃先生以身翼母謂盜曰吾家訓蒙書卷外無長物勿驚老母皆曰此君子也感歎而去居蓮浦上疏水自樂嘗言書生味不可不知赤子心不可不養一時賢士如徐昭法枋包鸑鷟捷汝君喜可起章兩生夢易稱道義交教授生徒束脩供母題其居曰愛日一衣一食必問寒煖甘否無日夕離先生前喪父後喪母痛絕而蘇寢苫枕凷悉準古禮父素嗜蕈沒後每對蕈羹必泪下不忍舉箸繼卜兆妥親康熙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邑中紳士薦先生文學有德先生以葬親泣辭躬親負土省墓三年當朔望常攀樹悲號春秋承祀僾然肅然事兄伯玉甚恭讓田宅愉愉怡怡體父母志也初先生善里人王青緗青緗族悍既病託其子廷鈁於先生曰君孝友克始終先生曰諾青緗沒族淩其孤先生申親親大義引古訓開導之眾感悟孤卒成立昔康節邵先生居洛

中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厥功至大觀信友一事先生德化何遠出康節下哉年踰八十不忘孺慕或嘗會而悲曰親在覺菜羹有味或嘗寢而泣曰求爲温凊定省不可得得疾七日語及門以曾氏戰兢之學乃卒時康熙癸酉歲也年八十有九先生配陳孺人早卒繼陳孺人年六十生子夢乾孫德森德成皆列膠庠守先訓以康熙乙亥六月葬先生於西津之原田先生既沒同里周學使爰訪作傳班於朱孝介徐俟齋之閒其後宜興儲太史大文武林姚侍御世榮歸安吳學使大受金壇王太史步青讀先生遺書胥宗仰之乾隆戊午少宗伯張公廷璐督學江蘇德潛陳其行即表先生閭曰孝德儒修葢先生錫類全歸人無異論而樹之鵠以風勵天下所謂內行純備久而彌芳者與後之儒者可以興起矣先生際天崇閒時學術雜揉如墮雲霧先生獨居敬窮理一以朱子爲宗所著中庸解詩經解離騷明義馬班文定諸種各有條理葢正學也

今天子詔修國史徵海內文獻已未方伯徐公士林檄下吳江庚申公撫吳中採先生名入孝子列而以先生書上之俟史館論定按任姓本

出黃帝後而先生世系與荆溪詹事啟運溧陽宗伯蘭枝同祖梁太常昉山一本而分支者也先生葬已四十六年矣而志石未立孫德成曾孫思謙與余稱文字交命補成志銘何敢辭且以見余之宗仰先生洵所云先民是程者也銘曰

龍德之隱遯世無悶龍德正中行謹言信孝思無方經術夙蘊不矜藻繪範標高峻淵符習坎靜協重民洛下新安心源相印已失老成還留餘韻佐官龤然清流環潤穀貽後賢家聲釀醞有孝有德千古定論

顧孝子棟生傳　顧棟高

孝子諱棟生字公掄杭州仁和人父永年中康熙辛丑進士庚午授秦之某邑令未之官而科臣某疏訐平原董公奸利事指永年為居間永年故董公所取士乃挺身獨任其事董公得無罪而永年發奉天安插時永年母翁太君年已七十有九矣翁年二十四而寡教永年成進士及是送永年至州涕泣與訣孝子年二十毅然請從行父泣曰兒代吾盡子道豈不愈於從行乎孝子不得已復送祖母還至杭已就婚合巹後嘗忽忽不樂婦李怪問之曰父戍奉天往省無資耳婦脫手釧質廿金孝子前訣祖母曰兒三年後當奉大人南歸與祖母相見誓不獨身

還也乃開關至奉天永年故名進士倘氣節重然諾其得罪也杭有要人欲引致永年門下啖以美官永年拂衣去以故重拂其意及至奉天無不重其行義嘗數十百人孝子暇則與諸生習騎射馳獵飛兔兼通國語關東人愛樂之丙子春

聖祖親征噶爾旦下令捐馬若干運糧至軍前得贖罪父謂若疾馳至京師具牒應例時日已迫汝必無遲乃可時已屆正月十三日期以二月朔詣部孝子即日行至途中僕墜車車輪轢腹過面墨无人色孝子念舁僕行必遲誤乃委僕以與輿夫餋之旅舍已脫身獨行日走百里至京牒兵部得

俞允父得還京師葢至是適三年矣而祖母翁已卒父聞號慟嘔血因痛不能起孝子具呈代父得中路挽運時年二十四歲至三十六臺地名墨魯論河蒙古部落地也孝子性警敏能習勞苦時督運者為于襄勤公成龍地經瀚海沙深二尺餘車重陷沙中馬喘汗乃得過至孝子運車如履平地公呼孝子至問曰汝車獨堅獨良人獨抗健何也孝子具陳對曰始造車時木多溼出塞遇寒風輒燥而裂某每至有水處用水洒之至低窪積水輒令車推過令木不受燥一也又車行過山根石

塊輒阻滯卒鞭馬乃行馬受鞭箠而輪輒刓敝某前行數十步遇有石輒令繞而過可全車輪并養馬力二也出郭家屯外每一馬日給豆八升某在關東久習知氣候至四月草始生芽馬食豆盡驟食枯草輒至困斃某節量馬食至最後猶得食豆一二升與全食枯草者相懸三也至八之抗健亦屬有天幸車二十五兩計用夫二十五人前受夸藍大時獨得抗健者二十人餘五人不堪用某排五人爲一隊令不得攙越每四人輒雜疲駑者一人車行令視前四人驅馬之法遇險難令後四人佐推車前者不得返顧久之皆成便習四也于公喟然曰書生能具經濟乃爾故是役也將車以孝子爲最孝子習關外風土每定營帳人疲極輒倒地臥孝子則走平崗射獸給鮮手彈飛鳥無不中者于公因留孝子佐幕未幾卽歸奉父羈寓東昌父年八十也乃卒初孝子曾祖大成明季官太僕少卿流賊破京師被執不屈將加刃僕俞允賄守者令主得逃去而已被殺孝子家常祭祀之孫太史勷常曰忠孝節義被某一門占盡余因孝子事牽連書之孝子無子止一女嫁嘉興某

論曰余觀孝子恂恂愿朴人也長不滿六尺而能以弱冠之年履風雪之地軍符火急動蹈危險卒能全父以歸克酬其志何其壯哉孝子常

自言幾遭軍法者屢矣輒用習得免或問何以能然孝子曰急難時不自知能出此至今日亦未必能其言良然世之自謂無才者誠未至故也至誠則無不可能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卯觀成傳 孫鵬

卯觀成者昭通禁卒也父漢人娶夷婦家於夷今平夷置郡縣觀成爲恩安人父以烏蒙之亂死母被擄鬻於威甯耿家也爲耿家婢觀成年十九亂定無所依遂充禁卒其舅氏亦回縣復農業先是父母爲觀成聘灑雨河某家女未歸舅氏爲觀成迎而妻之觀成以舅氏命不敢違出而泣曰吾母爲人婢不能歸養忍有家室乎於是同室不與婚者三年事聞於舅氏舅責之不從人有詢之者乃告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將嫁吾未婚之妻取所直歸吾母與之婚情不能割義亦不可出也言竟復淚下予詔而反覆詰之得其事甚詳爲文募於在郡之士大夫得金六十以三十金歸其母三十金爲營廬舍成婚仍爲禁卒以養其母

論曰自古忠臣孝子多出亂離之際使觀成不值喪亂子母散失即克供子職何至因母棄妻感動一郡哉夫以夷地一禁卒而孺慕之誠於萬難兩全之時纏綿無已如此其孟子所謂親親長長不學而能者歟

書吳伯宗尋弟事 李光地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爲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爲高姓人僕高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爲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甯古塔將軍所部下甯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牌天明墮指裂膚之地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弟偕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焉中閒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爲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闇纈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甯古塔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

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鬩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閒之漸而陌路不如故哀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闕訣季之言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欷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既與爲禮又爲詩七十六韻以諷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冀缺芧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別識卒與賢臣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澤于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尙以終始宅里之表王政其舍諸

朱孝子履正傳跋 孝子字仲中長洲人 王源

予讀唐鑄萬朱孝子傳異之傳稱孝子以母疾不起爲文禱於神願減己年一紀續母命母果愈後三年孝子卒母年八十有四適增一紀乃

終噫母年果止於七十二孝子之年果符有十二之數歟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則九十有三始殂是說也人固疑之然金縢伏生所傳今文書也周公代武王之說豈誣焉傳又言孝子沒十餘年子紫方婚新婦忽作孝子語曰我未應死帝鑒我誠如所請今爲神徧呼家人勞問言生平事歷歷語觀晉申生死以孝乃見形於狐突又憑巫者而傳其語仲尼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可通歟神明可通孝子事何足異哉予友楊耕夫汪淡洋數爲予言吳門朱天凝之賢沈毅有識力負宏才而忠誠練達可託天凝卽孝子子也予來吳以所徵孝子詩文示予予固知孝子之有子矣唐子傳特詳故爲跋

程慕菱死孝傳後序　蔣衡

歙邑童子程慕菱年十四以祖母疾籲天求代浹旬果卒嗚呼是豈天有意耶菱父藝書英年茂才容維揚菱尙有二兄曷爲獨請代菱不知其非母祖母也慕菱之名其祖命之亦憐其不知爲祖母非母也菱生三日而失母祖母吳安人撫之自呱呱以至能食能言母也旣就傳甚聰慧讀書暇師語以孝弟之道敬而聽之亦復欣然喜師大奇之及菱

知母蚤死悲痛不能已而其敬事祖母與繼母益謹吳安人疾奉侍湯藥不敢蹔離左右疾革倉皇詣師館問曰可身代乎師憫其誠而慰之曰汝尚幼無庸也乃就寢俄而覺聞窗外唧唧有聲披衣起破窗紙闚之燈殘月炧見蔞伏庭階泣且訴求代其祖母命師慘焉心酸揮涕不忍竟聽忽一日蔞仆於地疾作遽死當其病中泣告家人曰我請於帝帝許之矣我以三朝兒蒙祖母鞠育至今十有四年辛勤教誨心力俱瘁今之疾半為我起倘因我死重傷其心則是未能報恩先速之禍其各戒慎勿言吾父在維揚聞母疾必星夜遄歸歸則侍養有人祖母心稍慰天鑒苦衷或得徐瘳未可知也藝書果趨返而母病已愈強健倍於平時或曰是童子之誠可以格天也余謂古今來割肝刲股以求療親疾者往往而有然或應或不應即應矣亦未必如此之速假令蔞母存則可不為祖母死惟其始之不知為祖母而愛之篤既知其非母痛母之切愈感祖母恩其哀深其情摯十四年來纏綿慘惻有呼天泣訴時不能道其胸中之萬一者故天亦默鑒其苦而施報於不測使後之孝子能如童子之竭誠庶可仰天無愧耳不然素無所繫念一旦有故而欲僥倖於不可知之天安能呼吸相通影響之捷至於此哉蔞死師

哭之慟爲傳紀其事伯兄徵楷仲兄兆樾因菱讀書於芥菴之僧寮爲築室於東隅奠其祏主以慰祖母心顏之曰懷我季江其姻家余桯齋爲之記菱父藝書喜母疾得愈賴童子之請命悲其孝思攜兩君文告於維揚親友而屬余書鐫諸石嗚呼父子昆季師友莫不爲之心傷出涕童子之感人何其深宜天聽之近而應之神死童子以風世是即天所以不死之也書畢因紀於後

陳孝子昇傳　陳儀

陳孝子昇者字某浙之諸曁人生甫彌月父并其母絕之而終身慕焉者也杭之俗贅壻者迎之如娶婦儀以婦爲家遭親喪奔赴而婦則否持服爲位朝夕臨而已昇父寧贅於杭之周氏父卒周喪之如俗寧怒絕之曰焉有爲人子婦罹大故而不哭於柩前者耶縱及黃泉毋復見矣別娶於徐生子豸字本名儒楨字無名老蓮居士章侯先生子也先生性孤介受業黃石齋之門文行皆第一爲詩不束於格律稱心而言蕭散塵外論者推爲逸品餘溢爲畫筆奇放不規橅古人而超妙入神甲申後披剃爲僧意所悲歌感慨不可以言傳者一切寓之於畫畫益奇古士大夫寶之並重其人非獨以畫也儒楨承父志絕意進取績學

工文蘊不自見獨以畫名於時得之者寶惜如老蓮筆故號小蓮小蓮喜遊遊屐所至莫不傾接延苧而小蓮簡抗少可好面折人意所不屑輒絕去或欲得其畫者非所欲畫卻千金如敝屣也與遊者率嚴憚之然性亦稍褊矣昇母既見絕乃衰服毀容屏居以鞠其子子長而告之故昇號慟絕而蘇者數焉母謂之曰我則已矣而其血肩也盍往歸諸往而父拒不見見弟豸相與泣各請所親說譬父以百端卒不許泣而歸曰父有豸也毋我而已其敢以死請謹身致養奉吾母無忝吾父夙夜毋忘猶朝夕于庭也母疾病泣禱于天刲股肉雜糜以進尋瘳越歲歿以毀聞既葬廬墓側旦夕臨聞其哭者莫不流涕鄉人相謂咸曰陳孝子云孝子有子名巽聞敏而文江東人士多稱之孝子念欲行求父我往乎巽閒往也我往而逢其怒不可以再請父老矣其或見孫而憐之則子固其子也于是命子巽閒北上遇豸于京師逆旅邂逅談鄉故乃知爲叔姪則相持而泣巽聞述父意豸馳報小蓮小蓮喜遣豸邀昇歸侍曰吾固知昇之能子也更巽聞名爲大本曰吾且有孫昇得命奔赴江陵而小蓮已卒距昇至日僅二旬卒不獲侍孝子幾以身殉自是屏絕人事蔬食奉佛日持釋典旁及方書治善藥救人疾厄見有人倫

缺陷事必多方匡濟不遺餘力益隱痛傷心不忍人之有是也年八十五示微疾預刻時日誦梵唄而卒

舊史氏曰大本字兩逕與予敘宗從故詳知其家事云孝子值人倫之變能發聞州里以孝傳而終回父志雖不遂巻固亦有命數焉而終身之慕益以成大孝之名嗚呼亦可以無餘恨矣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十五

DS
734
.C56
v55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目錄

孝友下之上

和州二薛孝子祠碑記 朱筠
　薛文　化禮
盧孝子必陞墓表 蔡世遠
蓬萊王孝子恩榮傳 全祖望
沈貞孝先生澈傳 楊繩武
孝義先生林賜魁傳 李堅
何兆祥傳 沈起元
劉氏二孝子傳 毛際可
　劉宗洙　恩廣
劉先生宗泗傳 周棐
又劉宗泗傳 李祺
胡孝子隆傳 互見守令鞠遜行
王孝子勷傳 劉青霞
尹孝子汝梘傳 胡定

王孝子鋒傳 郭書鄰
金傳龍傳 吳周聚
王孝子世名傳 劉青芝
張孝子士仁傳 沈德潛
葉小娜傳 陳至言
孫孝子鼎鍾傳 沈德潛
翁氏兩孝子傳 張庚
　翁運槐 運標
又翁孝子傳 朱仕琇
任氏兩孝子傳 任兆麟
　任遇亨 裕德
桑孝子天顯墓表 馬榮祖
書郭孝子培墉廬墓事 劉青芝
王孝子克勳傳 李來章
莊孝子覺傳 徐晟
孝子周尚文小傳 袁徵

孝子汪允昌小傳

周鄂文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孝友下之上

和州二辥孝子祔祠碑記 朱筠

辥文 化禮

乾隆壬辰冬十月余試士於潁州府府學教授江都吳本錫以和州學正來擢茲府出其所作辥氏兩孝子歌示余且言孝子事頗詳悉乞余表其遺行余感之爲作碑記明年春行試和當書之以授和士俾刻祠下其詞曰

和州二辥孝子者天門山南陳橋洲農家者傭也兄名文弟名化禮有母老矣兄弟相與謀曰有母而無以爲養非人也母老有二子而不得具甘滑滫瀡之奉以盡天年母所生子非人也顧我兩人貧甚何所致之計可以得錢致養者獨傭耳然兩人俱傭則是無子乎母側不可計一人在母側一人出傭傭者出一人在者則潔治茅屋中央坐母絜絜語移日以俟傭者歸日將盱傭者擔荷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兄弟奔走臠切熟烹酌酒奉飯跪

以進母問母甘否母食且頷之則跳舞以侑食日日以爲常時或天寒朝冽伸手皺瘃母爲之不饔兄弟左右抑搔撫摩更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優爛斑郎當作態以博母笑庶幾忘母困苦鄰兒爭逐詬罵其長老翁媪見之謂若兄弟病瘋邪孝子無所答徐徐負母徑入戶去久之母益老篤病且死兄弟視疾及斂及葬旣誠旣信不乖於經葬返毀不出戶所傭主家怪二傭久不聞而心念力田絕人無過此二人者蹤跡至其家二人則支離骨立不可起見人至哭益哀主人不忍視爲逡巡留護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於是相與葬焉而二人之行喧聞州中知州何偉書表其廬學正徐世濂爲作贊時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也後四十四年乾隆丙子徐世璉來知州事世璉偉之妻之姪故知孝子事至則問二辥後已無人廬已無有而偉書及世濂贊頗在僧寺中世璉太息曰是則柰何會有言偉與石參先後知是州有恩於和和人合祀之曰雙清祠今二辥孝子何公所表也宜可祔於是迎取書及贊置祠中而爲二辥孝子立木主祔祀云嗟乎知斯士者知闡孝子之隱以示和人世璉可謂舉之當矣木錫官學官而以孝之隱者告使者律律不置口其所以教士者必不悖矣是皆可書乃

記之而系以迎送神之歌曰

蘄巖天門兮嚙江山有樹兮樹有風母死而死兮行莫之雙雙雙魂來兮祠中

神之入兮魴鱮持神之出兮負日烏而飛母㷄母飽兮子何悲雲中猋兮去來壎篪既奏兮徹殺在祠

盧孝子必陞墓表　柴世遠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諱必陞字寀臣號玉茗世居姚江後遷山陰祖諱極生子五人長諱芳字南江孝子之本生父也次諱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焉孝子始生時祖母張太君病甚本生母朱孺人禱天自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爾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異敏嘗從學舍歸懷江公以新學生屬對卽應聲曰古君子懷江公大奇之九歲南江公病思得蟛蜞炙孝子潛攜一僮採沙口為風潮所沒得漁者救以竹筏僮終不釋手而蟛蜞滿貯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公負俠氣常仗劒獨行不知所往孝子聞卽奔覓諸暨山中晝術林箐隱夜則崎嶇匍伏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藉驚跣疾奔兩足為沙石所嚙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赤遇一山僧憐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

去閩數月得奉父以歸王子土寇竊發懷江公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爲引至父前時賊首毛袁二人欲得懷江公降脅以刃不從斫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刀環向刃欲下數次孝子冒刃叩頭流血大呼匄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凶黨震駭乃得釋時賊中有倪姓者聞而歎曰眞孝子也乘閒逸之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之必追已也即遣人馳報張太君盡室以行明旦賊果追之不及遂至九墩大索縱火而去懷江公既被重傷病日臻孝子亦改面失音恐貽父憂雖嘔血亦以告日夜侍臥側以兩手摹患處懷江公歎曰人摹我痛痛在我身汝摹我痛痛如在汝身其誠孝所感類如此先是孝子爲繼時懷江公有女忌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徐孺人命往雲開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爾死毋我讐我奉某命來也孝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中遇富陽支姓者救之得免人或勸之訟於官孝子泣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且母止此一女故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徐孺人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其他徐孺人亟召之歸母子相孝愛如初以康熙丙戌七月卒年七十有四配李氏以賢孝聞子四賢需次州同宏道主簿

堅浙江開化訓導叙山西平陽府照磨孫男幾入雍正二年浙江巡撫
李公請旌於朝禮部上其議
詔發帑金建坊入忠孝祠葬之日侍講吳門習君既誌而銘之漳浦蔡世遠表於其墓曰古之論仁孝者必歷之造次顛沛患難死生之交而純摯乃見西銘言仁孝之書也因舜而及申生伯奇推之至於無所逃而後仁體孝心膠結呈露孝子覓父於崎嶇險阻叢山密箐之中入賊巢脫父於鋒刃鼎鑊之下出萬死一生不顧可謂難矣迨嗣父已沒女忌其分貲使賊之中道得不死嗣母徐氏未必深責女也乃能致孝始終纖微無介其至性尤有大過人者哉

蓬萊王孝子恩榮傳 全祖望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圃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菴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爲人原款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寘產與口角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輭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

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于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洊罹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子胥自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劬假寐輒連聲魘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于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爲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概無可證恩榮出母故所弆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鈐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恩榮于是噭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

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裹回朋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強梟竄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絶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縶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京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有子矣甯甘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問于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子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猶即矣況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莅恩榮事者撫軍則中丞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全子曰恩榮年六十餘猶爲諸生以目眚乞休于竹園葢故泣血時所成疾也東人所作恩榮詩文劇多類拉雜難上口翻不如法司讞語歷

落可喜予因別撰一通以貽之

沈貞孝先生徹傳 楊繩武

貞孝先生者沈留畊先生之私稱也雍正庚戌孤子樹德卜葬先生于弁陽之千山太平山八孫椎玉爲之題墓前石曰沈貞孝先生之墓樹德學于余以狀屬爲之傳按狀先生諱徹字亦清晚廬留畊草堂又號留畊本生父諱麗府學生本生妣潘氏嗣父諱銓早卒母姚氏以節孝旌先生眞朴仁厚一生坎壈鬱塞多在天倫之地而至性益彰少失恃本生父不甚愛憐之童時嘗隨父至省城城中肩摩轂擊不能辨路歧誤走入旗下旗人留之以爲子遇之厚已而欲妻以女先生以未奉父命固辭不得遂潛歸是時本生父欲爲弟銓立後思先生方亟節孝亦賢先生歸爲之娶於董而立之先生偕董孺人事節孝朝夕惟謹節孝愛之若己出時有節孝戚某代理家事忌先生得母心思閒之然節孝素嚴所居有銅牆鐵壁之諺雖至戚不得常見會節孝病與婢阿都謀所以閒先生者以節孝筦鑰付先生先生故質直謂母病固當代母勞遂不辭某因譏之曰若以嗣子孝乎殆甚利若死耳節孝驚問狀乃與婢同辭以執筦鑰對節孝怒命先生夫婦出居外屏不與見先生自傷

幼失愛于本生父至是又失嗣母歡憂懼不知所出每中夜呼天願減年以益母又徒行數百里禱九蓮華山一步一膜拜足以重繭已而母病漸愈初母病時先生雖屏居外舍日往節孝所候安否不得見私問婢婢所對率不實至是聞母愈而未敢信也會母欲檢點奩中物先生竊喜曰母能檢母果起矣然以前曾代持筦鑰中戚與婢讒節孝疑終不解一夕大風節孝方獨坐忽有呼母聲入耳甚悲節孝審之曰何其聲之似澈也心動驚問婢婢詭曰弗聞先是數問是聲矣未審數問婢婢輒如是對至是審知其為先生也婢復對如初乃恍然婢之詐而先生無罪也叱婢立召先生先生立至淚猶汪然跪節孝膝前痛哭不止節孝亦哭責問阿都阿都具白前事則皆戚某利節孝所有誑娶阿都為小妻而為之用也蓋先生久遭疑謗至是乃得白遂為母子如初然節孝自是默默不自得未幾董孺人病亡節孝益不快舊病復作節孝知病不可為而先生未舉子即命先生續娶于陳數月而節孝卒先生方喜得見母不料反成永訣頭觸地痛哭幾絕而甦未幾即營窀穸于里之棲軍兜親負土藟為傭者先奉嗣父之喪合葬焉去墓數十步有丙舍曰留畊草堂先生即廬于是墓旁有田數弓著麻衣荷耒躬耕以

祭既終喪而先生亦病矣葢嘔血若膿者及百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嗚呼其亦可哀也已先生之高祖諱子木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謚恭靖曾祖諱徵炤以恩蔭任大名通判贈刑部員外郎祖諱瓛卿鄞縣教諭累世貴盛至先生本生父中年後乃更窮約然以先生之孝繼之恭靖之後自此復昌乎樹德之孤未及三歲後三十年乃克葬是歲陳孺人與姑姚同表門閭稱雙節云

贊曰史稱和嶠生孝王戎死孝先生其死孝歟我

朝鼓勵風化發潛闡幽郡邑瞽宗都立忠孝節義祠如先生者可不愧也顧猶若有待者方

今天子孝治天下闡而彰之其在斯時歟其在斯時歟

孝義先生林賜魁傳 李堅

歲壬辰堅偕晉江林聰對策于廷心儀之問其鄉人咸曰孝義先生子也是宜有後既與聰益習稍稍知先生事聰思有以章其親出其鄉人永春邱景雲所爲傳而龍溪李威復爲補傳堅受而讀之其說葢詳傳曰先生林氏諱賜魁閩之晉江人少孤鞠于外氏從里中兒牧以隙自就塾師問字稍讀書輒通義理人未之知也父仕龍早卒貧無以爲家

母康將攜先生依于外氏乃與所親謀殯于山上有蘇曉者襄其事掩坎題石將俟孤之有立也先生年十四往求父墓石蹈沒土中循山巿月不得迺以日侍母晡入山號泣困頓夜息莽中若有告以求牛脣得墓者遽起鄉晨行山側見牛垂頷而齧亟趨牛前熟視不知所為拊膺痛哭一老父過而哀之問其情以告乃曰孺子孝哉天乎幸遇我我為孺子求之遂從老父行山上發塚開有土凸然老父疑焉先生倉卒手抉土出一石指血盈石上拭而辨之見其父名伏地哭稽顙謝老父老父者蓋蘇曉也先生歸報母將改葬曉感其孝自以其兆與之復為襄事而葬焉先生及壯値歲歉而食指繁往往不能日再食竭力貿貸日具白粲美哉奉母率妻子嬉笑于前既徹分餕所餘雜以草具未嘗得飽戒童稚無得為母洩言者母不知也聰時髫齔出就傅一日母方食而聰歸無所得食傍徨不能去母以為已食也怒其不趨學將杖之聰遽以告母輟箸而嗟曰曷不舍此肉具糜粥其食而枵腹以奉我我柰何日肉食令女曹常常餓也先生退而撻聰父子相泣戒勿復言先生初娶陳繼娶何許咸能婉婉聽從事母盡禮母病風痺先生謹侍奉醫藥食飲下及廁牏之役必身莅之靡有不潔候伺寢門夜未嘗寐歷四

年如一日居常母夜轉側則先生抑搔扶持久之許往往從婦室來佐方冬沍寒微聞母聲先生亟起趨牀下許亦亟入侍手授先生裘而不自知其忘挾纊也母性素嚴顧婦之日益親以爲子之孝能及人每相持欷息泣下先生幼以孝聞及事母有年行益著里鄰之人又以其素好義樂周人急乃稱爲孝義先生交爭迸識之所至皆曰孝義先生來也先生嘗出閭人有喪不能斂立褫衣賻之會疫作所知及家人皆病先生日往省經理之有止之者不聽已而病者皆起諸以急難赴人輒自忘家事因以自病不悔或疾馳數百里未嘗與妻子謀也其平居閒義勇行大率類此先生卒于某年享年若干子二人聰成進士聰子紹甫年十四舉于鄉人咸以爲孝義之感且未有艾也

論曰孝庸行也誠之所至靡有不格倘未至是未足爲孝也事之艱阻在積誠以通之非可以直情徑行況家庭之閒乎善哉李威之論謂先生求得父墓誠極所致非有從幽幽來告者若順德化于家人義聲著于邑井修身之效也觀此可以興矣威爲人伉直能文章所補傳多可采因備錄于篇吾邑王渭茂才亦篤行能事親阨于遇以死余不忍沒其實而又恐言之傷孝子之心故附見于此

何兆祥傳　沈起元

何兆祥濟源人以子逵善貴封翰林院庶吉士父騰龍讀書嗜道康熙三十三年以避難出遂究心内典棄家爲僧莫知所蹤時兆祥年十八卽於是年十月尋父由河南少林慧禪中嶽風穴等寺至湖廣金頂上不遇次年歸家稟命其母鄭孺人欲出遍訪乃由襄江至五祖寺六祖寺金陵西湖等處至南海見有父字跡詩句冀得遇終徧訪不得凡在外九年歸居一載於康熙四十三年自梁入趙至眞定寺由趙入晉至五臺山不遇歸居二載四十六年復入陝西興福寺玄都觀牛頭華陰等寺至西嶽華山又凡九年終未得遇於是二十三年中家居四載東西南北徧歷各省者十有九年嚴寒酷暑驚灘峻嶺崎嶇萬狀所至不遇則呼天號泣乃自秦回豫於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路經汝州風穴寺有别院曰自在菴兆祥步入見一老僧鬚眉俱皓兆祥熟視良久約略貌似顧别父久疑之遂進問曰師尊姓答曰我僧人無姓又問曰師家在何處答曰我僧人無家又問師何年棄家爲僧答曰我於康熙三十三年棄家遊四方於四十四年居風穴寺於今十一年矣兆祥遂急問曰師非姓何否是時老僧驟聞色動漫答曰我那是姓何更

不復與兆祥言兆祥急迫飲泣卒無可如何乃回家邀姑何氏同往物色則果其父也抱而泣請歸猶不許兆祥再四泣涕始迎以歸時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十四日也備極孝養奉侍七年而歿兆祥平生好施予每歲逼除視鄰里之貧乏者出米麥絮襖周之日唯課子讀書爲事有三子長達善癸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次復善三樂善丙辰科同榜舉人

劉氏二孝子傳　毛際可

劉宗洙　恩廣

孝子劉氏宗洙字長源恩廣字錫三河南襄城人四冲公之二子也明季闖賊搆亂圍督師汪喬年於襄城四冲公以從事佐城守城陷督師罵賊死并執四冲公已被數創幾斃恩廣兩耳皆斷號泣負父以歸時宗洙已遁去聞父難往赴賊怒截其耳鼻後數載四冲公遘疾宗洙取糞竊嘗之事甚祕鄰人郭景儀妻從壁隙窺見之以告景儀今海內傳襄城有嘗糞孝子者是也父歿破產營葬同季弟宗泗合爨養母數十年家庭雍睦其居有六燕共巢又芝生於寢門者三人以爲孝友所感已而宗洙以明經授州司馬恩廣屢試不第遊太學當得官皆以母老

不仕及母歿結廬墓側毀瘠骨立居歲餘恩廣竟得嘔血疾學博馬奪錦至榻前反復慰解恩廣曰勿復言五內裂矣尋卒宗洙亦以積哀兼痛弟故相繼嘔血遂不起里中私謚其兄弟曰孝友曰純孝云宗泗舉庚子孝廉能以文行顯

論曰余讀二孝子行實及鄉先生所作詩歌誄贊未嘗不涕泣橫集也或曰滅性不可謂孝曰嗟乎自人藉口於滅性非孝而三年之喪幾有不可問者矣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君子緣飾中道而以自便其私如孟子所謂傷廉傷惠傷勇而以爲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以無死然人於傷廉之故槩置不問而至於傷惠傷勇必切切然相戒若惟恐其蹈之者蓋適以自便其私而已余謂今天下有傷惠傷勇之人猶得表而出之以愧夫傷廉者惜乎不獲多覯也而況發於天性之不容自已者也夫孝子亦豈期其必至於死也哉沈憂所結不能自釋日浸月甚遂至委頓而不可救卽起孝子於九原而問之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何嘗汲汲於身後之名與聞嘗憑弔今古夷齊兄弟之死於餓伋壽兄弟之死於盜自世俗論之亦可以無死而無傷於中道乃必斷然獨行其是而不悔彼其心固已薄雲漢凌川嶽動鬼神凜然千載而如生而世

之與草木同腐者何比比也故孝子之死直附於夷齊仮壽之死可也或曰然則聖人之言非與曰聖人爲天下後世立教而開有賢知之過焉者亦聖人之所嘉嘆而深惜者也若孝子羔不得聖人爲之師其去死也甯有幾乎

劉先生宗泗傳　周棐

劉先生宗泗字恭叔襄城人康熙庚午舉人父漢臣明諸生當崇禎末年督師汪公喬年禦賊襄城署爲贊畫城守有功漢臣生三子先生其季子也初關中李處士容父可從從督師汪公爲卒於襄城殪焉亂定處士徒行至襄城求父死處不能得訪於先生得之招魂歸時有靈風之驗處士以故納交於先生與之譚道尤相契既而處士講學關中盛有名先生獨守其學修之身以施於家先生伯兄宗洙仲兄恩廣遂安毛司李際可所謂劉氏二孝子者也先生年十四喪父從兩兄奉母崔以居先生既孝於母而事兄尤謹雖小事必諮而後行無敢專者伯兄嘗病嗽數年晚夜須食麥飯乃安寢先生即與仲具一小鑊溫俟之伯兄多外筵每三四鼓始歸必咳之就寢而後退五六歲如一日伯兄性嚴急少不可即訶誶不休一日嘗數及之先生即屏息聽受色益和或

私慰之曰吾兄愛我甚故責之至耳然伯兄於先生小疾痛未嘗不奔走號呼至忘寢食也與仲兄則翕然以善焉蓋父歿而兄弟三人同居養母者四十餘年其家之內外大小凡數十口憂喜欣戚食飲服御寢息游衍起居寒燠溫凉以及嚬笑之細無弗一者其家法大抵類唐柳氏宋司馬氏無愧近薄陋習聞者莫不嗟異歎羨不置也母崔既歿兩兒皆以毀卒先生益修其法以撫教諸孤勉之學嘗中夜垂泣懇導之於是羣從諸子一稟先生之教無敢違者又數年乃各著名於世皆稱襄城劉氏云先生耽書如嗜慾不務華飾其於學主程朱子文主司馬歐陽伯儒古弗尚也其持已以謙恕爲本所敎篤行之者尤以孝弟爲先先生方面長鬚背腰豐凝咳聲碩然終日無惰容性和厚過人無貴賤接之必以禮有詐之者先生若不喻或私問之則曰吾爲斯人養廉恥耳鄉薦後一再試禮部不第遂不赴研究儒先之書至老彌篤所交多海內名德鉅人詳予青遷先友記中其談道論文則盩厔李處士容上蔡張令君沐中牟冉翰林覲祖睢州田秀才蘭芳相往復云年七十七終於家所著有中州道學存眞錄恕齋語錄抱膝廬文集襄城文獻錄共若干卷鄠縣王心敬李處士門人奉其師命過襄謁拜先生於寢

盧北面稱弟子益尊其品也子二青蓮青芝

論曰渠與先生之從子庶常青藜為同年友嘗謁拜先生於牀下聽先生語不華而味益永嘗曰書不在多讀如君子之道四數行熟味之終身可矣渠聆之瞿然警於中不能忘也今撰次先生遺事追思昔誨奄忽已二十餘年言猶在耳而先生往矣嗚呼老成醕德風流遠矣哉

又劉宗泗傳　李祺

劉宗泗字恭叔襄城人舉人十四喪父從兩兄宗洙恩廣合釜以養母崔垂四十年母老矣與母連屋居通以戶夜聞謦嗽必披衣坐既息乃復眠或寂無聞又必俟有欠伸聲殆終宵疑懼幾不成寢也宗洙貌短恩廣幹微修宗泗中身每製一新衣不取稱身但令三人皆可著食必共案出必同遊寒圍爐一室暑分榻一庭非有故無暫離者兄出弟候至夜分弟出兄亦如之更深將各就寢室至中門內刺刺立語庭院往往至聞雞鳴聲一人鬱兄弟輒顰蹙一人適兄弟定躍喜推之其家內外小大幾百口飲食服御疾痛苛癢愛惡欣戚罔弗如一體者恩廣病宗泗痛不可醫為文禱於城隍廟願減算以代時親知代請者數十人見其辭旨淒苦哭訴仆地幾至隕絕皆感激流下有賈生者不知書性

戾觸痛竟至大哭失聲毋甚歿未及二載宗洙恩廣相繼以毀卒遺孤四大者十齡餘小者才數歲養育保護如懷抱嬰兒教之學古强脣焦至更殘燭跋猶娓娓不休然特憐愛不忍箠楚又恐其玩也常微示以意見有難色復餌以好語事無小大每伺其意所欲苟有請雖心勿願必姑從有大過不忍面責往往令覩故婉諷之自遭毋兄大故後外侮遝至生事日狼狽宗洲一身撑支其間凡戶外事以及米鹽零雜躬自經紀不以委諸孤家人皆熟眠尙未寢家人皆飽食尙未餐家人衣數易猶衣故裘子青芝年十四冬月未有被裘折布單裝以綿僅覆半身續以晝所服袍乃臥語云視姪猶子殆過之也如此者三十餘年卒撫諸孤克有立青駿增生青霞廩生青藜康熙丙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青霞康熙乙酉舉人俱以文行顯青藜尤知名

論曰襄城令劉豹南予章余同年友也余客其署數載豹南延太乙爲子師因識太乙太乙髙才博學文名蓋一世頃辛酉歲查德尹嗣瑮過黔爲余稱太乙不置口周久聞聲遂爲金石交每夜闌杯酒話平生輒涕泣嗚咽曰藜十歲而孤以養以教以有今日生我者父母叔父實成之叔父即恭叔先生也因叩其家政之詳不禁驚悅今世有斯人乎登

堂拜牀下先生器宇温藹子姪輩周旋趨承恂恂孝謹太和之氣溢於家庭昔浦田義門鄭氏規範云家長以至公無私為本先生持家數十年一錢尺布未著私室可謂公矣然任事責已出而給物先諸孤自兩兄繼歿孤兒羸稚其所以撫摩寒煥伺察飽餧惟恐稍有違其候者亦不自知其畸重畸輕也閒語豹南豹南曰劉氏家法類唐柳氏宋司馬氏余固聞之及莅襄數與其鄉人語無異詞且嘖嘖稱恭叔先生撫孤事其服羞作息纖悉委折乃如是之雍睦哉余謂先生宜登

國史孝友傳因郎太乙所述及豹南所聞於其鄉人者妄擬史傳一通簡質無溢語以備太史他日之採太乙青藜字也

胡孝子隆傳 互見守令轉遞行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胡氏世家也至孝子父振卿而家日落孝子為奉養計弱冠走京師父卒奔歸營葬哀禮各盡後貲授戶部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縣丞任事數歲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留之及母訃至孝子慟毀骨立歸舍見母靈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葬之旬日啟父攢見積水蓄壙中迅奮躍入抱棺長號與土工舁以上其日天寒風虐舉體皆

冰人為慘慄孝子不知也既開新穴孝子置苫凷其下臥數夜驗有溫氣乃慟于時為冬仲之中旬而孝子是年為六十有四合葬後結廬依墓側親負土築墳面黧手皸瘃見者傷之于是海陽及鄰邑士大夫高孝子之行為立碣以識書其上曰胡孝子廬墓處云既除服補丞淛之奉化尋攝事于鎮海而先是丞涇縣嘗權知其縣事又嘗攝旌德攝盱眙歸震川先生之狀州判許君也言州縣官銜自天朝惟權攝則監司得自用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于四五可以知其選矣余于孝子亦云孝子于當官所至皆有仁恩士民愛戴之而其傳為異事者涇邑久旱孝子步禱烈日中至七十里岑樓之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貯以筒攜之以行不數里而震電大作四境雨需邑人呼為胡公雨鎮邑綿蟲為災儀案綿蟲之害甚於螟特見於文吉字書不載二北方農人有用翦者不知果效否田野厚積數寸孝子齋三日牒告于城隍之神蟲遽熄滅一時謠語驩然謂仁人之感冥漠如呼吸通也其諸惠政見于孫太史義山先生之誌銘詳矣故不具著孝子有弟五人其為計畫者無不盡蓋孝子入仕籍自傷不得事父則致孝于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而不復自愛其力亦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為為吏三十餘年矣其歿也至無

屋爲居平生敦古誼專趨人之急事類豪舉而一出于誠其施於人人者皆本原所流注也

鞠遜行曰余過孝子盧墓處盧無籬落孤立山谷中盧之東孝子墓也余悲敬交作延竚久之其長子文伯語余曰盧居之明年歲歉先人掘野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一至也文伯于雍正丙午九月以訓導引見奏對稱

旨特授河南禹州卹州曠典也時孝子養痾奉化疾劇矣得家書伏牀礴北向叩頭蓋猶及見之於是鄉人嗟啃以爲孝子榮余謂根之茂者其實遂孝子之植根厚矣則其得是于文伯也固宜

王孝子勳傳 劉青霞

王孝子名勳字殷侯丹陽人也生有至性方數歲遭亂父母攜之逃竄途遇寇父母被掠勳孤煢無依號泣道左適有鄧翁者見而憐之鄧無子遂收以爲嗣相依二十餘年鄧愛勳勳感其撫育恩亦備極孝謹然勳顧時時思其父母恆飲泣悲憤自誓不娶不仕不肉食及鄧卒既已葬乃閉關跋涉脫身尋訪無慮數千里逆旅道路中輒舉其縣名及姓以問人潸泣隨之久之忽夢一人導引得侍親側既寤猶記其音容廬

室狀及至某郡或言某山某村落間有老翁夫婦操南音家本丹陽勳嘗遇寇時雖小識其年月處所用爲符信及見具言其故果是先是父母之被掠也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卒流寓山中求勳數歲不得以爲已死遂絕念至是亦夢勳述其夢與勳符於是相與抱持痛哭已而歡甚越旬餘奉迎歸里勳至是始婚娶生子二其一爲迪功郎時攜子依依膝下爲斑衣舞父母每顧而樂之父年八十餘卒勳哀毀骨立幾至殞生既葬廬於墓側孝感多異徵邑令各監司爲給扁旌其門

劉青霞曰予讀陶南村輟耕錄所載元末有祖浩然者棄官尋母與朱壽昌事相類今勳早失父母能孝感鬼神致父子離矣復合豈不可與壽昌浩然並傳邪予友人與勳善徵予爲詩以賡之復求作傳以傳予因即以所聞者爲之傳云

尹孝子汝梘傳　胡定

尹孝子汝梘字殿先號石闊父金沐行義載于志秉汝梘質醕厚有至性甫七齡母梁氏卒哀動里鄰已而事繼母張愛敬如所生父雖嚴毅嘗顧之而色喜康熙初邑有劉金賊之亂汝梘奉繼母避寇適與寇遇搜劫貲財無所有怒欲殺張汝梘哀懇賊不聽將加刃汝梘前延頸請

代賊感其孝並釋之甲寅山寇陳林茂等乘吳逆之變四出剽掠汝梘父爲一鄉保障承歡膝下與有贊助之功父好施與嘗竭力備具以遂其意繼母疾衣不解帶左右奉侍湯藥親調廁牏親爲滌濯疾篤籲天虔禱願減算以延母年疾旋愈人以爲孝感未幾父母相繼歿汝梘一痛幾絕哀毀骨立及葬廬于墓側寢苫枕塊哀感行路三年免喪旋家修宗祠設祭田報本追遠之思摯如也年逾八旬每春秋享祀及忌日猶涕淚沾襟依依孺慕之誠也壽八十有三雍正初孝德上聞祀邑孝祠

王孝子鋒傳　郭善鄰

孝子姓王氏名鋒商邱沙里人也母曹氏蚤亡父克庸更娶後妻郭氏生二子一女郭氏私其所生溫飽饜飫無不如志遇孝子少恩節其衣食箠楚之幾無虛日孝子體短小面赤皮肉縱裂鄉里莫不憐也既長益竭力奉養或謂孝子汝繼母向者相待如何而殷勤若是孝子曰往事何足挂懷吾母也吾不養誰當養者父沒母所生二子別自爲生孝子獨與母居生事單微又無他技能爲人治木綿受其直以供母終不以扳兩弟族人有喪事會食畢懷饅首二人問之曰吾以供母也其一

飯不忘親多此類十餘年母卒哀痛一如所生具棺斂與父合葬如禮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

論曰爲父也妻者則爲已也母既母之則亦昊天罔極而已矣大義明而深恩生知爲母而不知爲繼賢愚厚薄非所論也余感鋒事與震川集中所傳孝子鉞事絕相類故爲之傳庶幾世之儒衣儒冠以學古自名者覽而有所感焉

金傳龍傳 吳周聚

金傳龍其先浙之會稽人也曾祖徵舉孝廉官順天治中卒葬于燕之薊有子七人長名應虎官山東州司馬其季弟爲山西興邑令迎母張孺人就養孺人卒殯於任所應虎解組後客遊修武遂家焉生子五其三子名泮泮生傳龍幼有至情時應虎已故每戲笑大母前以博歡稍長聞諸父道曾祖父母壠各在千里外遠不能祭掃往往計無所出泣下沾襟傳龍作而言曰此不在天之外但有道里資行即負至耳何痛爲其季父濤且泣且喜質貸以與之即日就道既至晉中不識其處訪詢數日弗可得徬徨阡陌間仰天痛哭忽一老人過而問焉告以故老人嘆曰余故守塋者也孺子不遇余虛此行矣導以往披榛莽示之乃

拜於墓下手自發壙遂以布褁遺骸負之背以歸傳龍年既少生長里閭未嘗遠適一旦負重徒步三千餘里風雨飢食交困之趾裂肩腫面目黎黔家人幾不能識居無何復與濤言曰曾祖母之骨已還矣燕薊之行庸可緩乎於是濤又以舊質之產計餘值索之兩人偕以往不再月復奉徽之骨以歸備棺衾以殮與曾祖母同遂擇吉合葬焉於是覃懷之士聞之咸咨嗟歎息動魄驚心有赧然汗下者有油然勃然而作其孝思者余因之有慨焉世之人棄親弗顧私妻子惜筋力生不能養死且遂忘之比比皆是也金生年不及二十貧窶無聊誰復責之以大義然而天性激發不避艱害踰峻嶺越重關期於必得其志而其季父濤亦終始玉成之非至誠之感動而能若是乎嗚呼此足以風世矣爰為之傳

王孝子世名傳　劉青芝

王孝子世名武義人也年十七父良為姪俊毆死已鳴官矣世名念已未有子又恐殘及父屍不忍就理乃陽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悉易價封識而於密室繪父像自像帶劒侍朝夕泣拜購一刃鐫報仇二字久之生子甫數月會俊飲於其鄰醉歸世名往迎俊揮其所購刃立碎

其首歸泣以故白其母因出向所封識者赴邑請死去父沒已六載矣邑令陳驗所封識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別館之而上其事於郡郡委訊於金華令汪汪欲檢其父屍以宥世名世名曰吾忍痛六年者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為但乞放歸故里拜辭吾母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移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讐同室矢志不共戴天封買和之資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廿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負氣激烈既能輕致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田里聽其自裁郡可其議世名得歸陳仍館之別室其母迎而泣世名泣拜曰父死於讐今讐復矣兒甯忍離母將為父死汪太息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世名正色曰豈為名哉迎汪而直世名者幾千人汪終欲檢其父屍以全世名令舁其父棺棺至世名望見父棺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衆相持大號汪亦泣數行下旋令舁棺去為文弔之世名慷慨語曰國有常法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風雨大作遠近奔哭者載道

衆歸其屍乃開霽焉
吏官曰世名陽聽議和忍死六載者上恐殘父屍下憐乏承嗣也生子數月輒碎讐首出封識之金投官請死斯其志豈不皎然不匱也哉彼汪令亦嘗憐其志矣律曰殺人者死又曰人命是虛行財是實倘驗買和契贓坐俊殺人之罪宥世名抵死之條誰曰不宜何必定檢父屍以傷孝子心乎及後陳令欲全孝子將以免檢父屍請上官而世名已守法不可救矣嗚呼烈哉

張孝子士仁傳　沈德潛

孝子姓張名士仁字奉田崑山雪莊里人也父文元母蔡氏孝子方六歲母病篤號泣籲天曰願減兒壽活我孃孃叩頭流血不止見者哀之母氏病旋愈年十三與父同寢父醉臥有仇家預伏牀下孝子忽心動起剔燈仇露刃自牀下出孝子呼父不應遽以手當之指欲墮度不能免乃涕泣延頸求代仇感動擲刃於地呼其父醒曰爾有此子吾不忍害爾也父惶遽如夢中良久始定兩人矢天日釋怨如平常時母沒孝子哀毀過禮三年中枕席間血痕斑然已而父娶後母李母性卞急小不可洸潰疊加孝子跪而解不得即不起母怒解乃起久之母化而慈

亦撫之如己出孝子嘗於冬夜遇火災從鄰舍延及寢室倉黄中負其父出復冒火入負其後母母復抱幼子力既不勝煙焰迷目幾不能出忽返風回火俱無恙後父沒盡哀盡禮擇舍旁高敞地營葬每旦至墓椎胸慟哭聞哭聲鳥鳥飛下村巷俱感動繼母沒亦如之先是孝子父以力農爲家家漸起能恤其族黨里人然以不能遍及爲恨至孝子治田尤有法度當昧爽督傭保趨田中力作蒔蓺芸耨較勤他族每歲入倍於尋常家稍贏凡姻族婚嫁喪葬力不足者助之無力者代之鄰里有以無業及急難告者應之至於賑飢者衣寒者藥病者棺殯者至老不少衰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山深而獸往人富而仁義附焉然必多財者能好行其德孝子之衣食粗足而以勤周恤好施予稱承先志也撫異母弟教養婚娶遺衣公食析產時自取其瘠者爲妹擇對必得令人里中有與父母忤者孝子痛哭勸之其人感其誠卒悔悟終孝子身雪莊遠近罕有不孝聞者孝子早廢書故論事如不能言然不言躬行一時俱推讓爲不可及當事行憲乞之典時論謂有孝有德盛世所重欲舉孝子以光大典孝子堅謝之年八十五沒同時崑山縉紳有賢聲者推徐京卿樹庸徐每謂諸子曰汝輩不必遠法古人得如雪莊張君

我家有賢子弟矣見重名哲如此子一人師載國學生喜藏書亦有孝行與予善

沈子曰予讀東漢史有彭修者年十五與父遇盜盜欲刃其父修持其佩刀求以身代盜曰此童子義士愧謝而去張孝子延頸求代時事絕相類彼豈知有彭修之行哉情極忘身古今一轍也至躬行孝友式化邦族此當路之士所不能者乃得之無名位人於戲豈非至性哉

葉小娜傳 陳至言

小娜姓葉衢之西安鄉人所居曰黃家漊底其俗無文物衣冠生子輒呼曰娜小娜其乳字也世爲農少勿讀書鮮識文義父某無甚可稱能力田既老以病卒娜時年十有奇號哭擗踊幾不欲生聞者哀之家故貧無力營葬具酒負土壙焉壙既成復藉茅爲棚廬其側壙距家數里許若塢紆峻絕少人跡娜處之帖然無難色雖風雨晦冥弗懼也每逢旦抵家問母安必三揖母曰安乃退退而操作如故洎暮復問安揖如前然後攜紙楮至廬所焚于墓旁酒跪請曰大人安否始就寢率以爲常今三年矣無少間者其哀痛誠懇若此一日寢墓側神夢中呼之曰起起山有猛虎將噬人若亟歸避去毋爲所傷娜驚寤且泣曰傷于虎

命也吾不忍棄吾父於是死生惟命神雖吾告吾勿去也處之益堅久卒無害他日神又謂曰邑之某某富室也將妻汝以女盍往婿焉娜以服故辭神持之急御適力至慟哭以甦其不苟于夢寐如是者嗟乎夫古之所爲孝子者其人必被服詩書嫺習禮義史冊所載若白雉甘露之祥遝遝有之顧未聞有如娜者夫娜一村豎子耳目不習正事耳不聞正言迹其所爲進退合度動容周旋中禮事死如生久而勿衰其天性使然無毫髮勉强抑何其難也嗚呼若娜者可以爲孝已溧陽孝廉程君爲余述其事乃爲之傳云

孫孝子鼎鍾傳　沈德潛

孫孝子傳孝行已蓋棺論定矣大吏上其行請
旨旌其廬足以風世勵俗而傳猶未立余舊史官也敢不載其實行以垂久遠故爲之傳孝子名鼎鍾字采章長洲人年十五母疾八閱月侍湯藥如一日疾既篤刲臂肉和藥進母飲之一夕愈終不使父母知也後三年母歿哀慟絕粒欲以身殉父曰爾三兄俱喪爾死我誰養耶乃進饘粥繼事父十有五年務得親歡心親黨中有高年碩德者時延至家與父觴酌談諧以爲樂父八十餘病篤醫者謂惟蔘或可延日月如

爾貧何孝子盡市室中所有易葠少愈終不起孝子擗踊無節絕而復甦送喪者幾不忍見聞既葬廬墓三年每風晨雨夕輒哀慟行道者稔聞曰此孫孝子哭聲也居恆遇親所嗜哽咽不能食家人不敢以其物陳親長有凶喪佽助恐後曰此我親所共少長者也撫兄女逾已出盡力遣嫁曰此我親望其得所歸者也教子弟及他人子弟必以孝親爲先此生平本行之大者至其居心之厚禔躬之謙待物之誠臨財之廉律已之勤且儉皆因孝行兼及者故略而弗詳年六十卒里黨失一孝子聞者哀之雍正十一年奉

旨旌表建坊遠近多興起於孝者

翁氏兩孝子傳　張庚

翁運槐　運標

孝子翁運槐字楫山弟運標字蓼野浙之餘姚人也二子當孩抱時父大環以妻兄鄔令恭城時債累有粵西之行次永州之新塘夜起登岸遂失所在葢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也同舟者鄔恭城子索之不得還報狀妻鄔聞之提二子哭禱於神有意外得生還之兆日抱幼子啼於庭曰兒他日能尋爾父歸來乎頷之乃喜越三載鄔歿兄弟失依

賴兩姊以活成童並自勵而毋命尋親兄與弟未嘗一日忘也運標嘗訪其伯姊猶記舟次新塘一詩末云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燈大環性靜穆常作出世語因以詩意合之益信其了悟入山矣於是兄弟往尋不得鄉人有估於楚者挾之還雍正元年運標成進士歸時運槐舉一子運標曰兄幸舉子尋親不必待矣復卜於神仍得前兆兄弟喜甚曰神豈終誑哉乃就密室捆擔肩之盤旋爲遠行計誓不得父則不返人不知也三年春運標亦舉子甫三日兄弟託其妻子於兩姊遂行徒步負擔測字餬口或至行乞凡名山梵剎崎嶇徧訪每至即刺臂血書疏告於神入楚兄弟分尋一涉洞庭一入衡山半載會於粵西之湘山寺相對泣復商所往適其友同里邵宏傑客永州聞之往訪皆黧黑骨立哀之因告曰事不求其原而僕僕道途即斃命何益觀兩君念誦之詩先生蓋絕筆於新塘也盍還一舟溯洄衡永間天憐兩君未必無默啟者舟成牓曰餘姚翁某兄弟尋父之船楚人羣憐之祁陽烏窩民有鄭海還者聞之扶杖出江干候二子指曰孝子爾欲生逢爾父我不敢知非然斯洲有瘞者爾父也二子驚泣請故海還曰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我弟海生產男走告其外家渡江溺而格於敗葦起

視葦中則赫然一人僵矣弟念同患幸免出之岸留其佩物擇阜瘞之後二載有恭城令喪舫泊江干揭其貌詳其姓氏里居與相失之月日以訪比聞奔告已去今海生死其妻尚存其子之生辰可稽距二日者泊於五洋於七也又孝子所云與昔喪舫揭者同則瘞洲者非爾父而誰二子泣曰似矣何以徵信海還乃問諸鄭子之母出小鑰示之曰此亦瘞者物也其製摺疊而缺一齒運標遺急足往餘姚證之伯姊伯姊視之哭曰是也囊歸遺篋無鑰也以他物啟之乃得紀行詩知絕筆於新塘也出遺篋鎖啟之牝牡合哭授急足還報於是二子繞阜擗踊哀號慟哭幾絕觀者無不哭宏傑聞之亦至二子欲開視遷葬宏傑不可曰三十餘年之久又無棺也且洲廣厚而沙白地吉樹石表之可耳於是二子識之乃歸兆言得生還者以海生海還也洲初小狹自瘞大環後沙日長數年外互以隄矣土人名之曰白沙洲洲距祁陽二十里隔岸為獅山運標以保舉出今官河南桐柏縣中丞雅爾圖牓之曰純孝足風

張庚曰乾隆六年秋八月晤邵子慕梁字宏傑於睢州為余語孝子事甚悉并示送翁氏兄弟尋親序及白沙洲考嗚呼純孝若翁氏兄弟我無

能贊一辭矣因節邵子之序與考而爲傳以誌余之嚮往云至闕忠壯神兆之奇驗則大孝之格也附籤辭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開已分天涯成死別誰知意外得生還拔籤與凡廟不同

又翁孝子傳 朱仕琇

翁孝子曰運標父惺菴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游其後游死于楚而家人不知以爲游故自若也孝子無他兄弟儀吉案孝子之兄運槐又有兩姊且運槐與運標同行求父而曰無他兄弟梅崖誤矣有姊一人其家恐并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經年不遇輒追孝子反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不得父兒不活于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去求父五年徬徨無所遇泣于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新塘遇老父爲老父有弟覆舟幸附流尸不死得而葬之留尸物爲驗老父出驗而流尸者果孝子父也一市皆驚孝子後分巡道州建父祠新塘朔望祠余戊辰試士道州禮孝子贊曰孔子稱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翁孝子不忍旅鬼其父芒徉數千里出久遠既土之尸于不知誰何之中使粲然明白復其處思之能屬遠也言豈不大哉彼神之事疑幻然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遠者無不舉也深于思

者其知之矣

任氏兩孝子傳　任兆麟

任遇亨　裕德

華宇公名遇亨居崑山之千墩生而膂力絕人澱湖盜錢大起四出搶掠爲害公負父逃避盜劫其父去公呼天竟一昔至黎明忽奮躍持刃突入盜藪負父出身被重創腸出腹旋遇神醫得不死乃扶父至嘉定羅店以老時稱任孝子云

厚齋公名裕德華宇公從子幼有至性篤于孝弟垂髫時其兄裕章失父意將予大杖公號泣求解兄亦悔悟有土惡某怨於其父乘閒持刃剸之公年十一急身當之兩手直奪其刃厲氣正辭以抵命曉之惡亦感動擲去父患病痢三冬弗痊公晝夜扶掖濯汙滌垢必躬親之冰肌裂膚血淋漓弗恤也父歿哀毀骨立三年如一日事母能色養時疫痢作母病劇公籲天禱願以身代母病旋瘳兄老無藉凡養生送死皆公經紀之又析己產俾畀其子與己子鈞雍正九年卒乾隆十九年巡撫莊有恭題旌

諭旨任裕德孝義兼全敕建孝子坊如制崇祀縣學忠孝祠

桑孝子天顯墓表　馬榮祖

錢唐篤行君子桑弢甫謂元屬余爲厥考文侯表墓既力讓不得遷延六閱月竟未就也余與弢甫名聲相聞

今上丙辰召試保和殿中始於殿中識面先是弢甫成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歲在癸丑其父已於正月卒相距三千里寄書中道沈擱閱五月乃克聞訃以是痛毒尤深謀所以不朽其親者尤篤余兩人別既久庚午遇於大梁弢甫主講席於此已四稔承學者無慮數十百人人人自以爲得師士夫靳傳其先人多相率拜請作傳誌惴惴以不得當爲懼瀧岡之表弢甫應自爲之而顧以屬余余用是益瑟縮不敢輒作一日遊華歸坐余獨倚樓譚諧正劇忽棖觸前事仰天長號淚涔涔濺几席一署盡驚余爲愴焉出涕屈指其父之歿已二十有一年記所謂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而已者非是父莫生是子遂毅然奮筆而傳之翁諱天顯文侯其字世居餘姚遠祖仲才公仕於唐歿爲明神載在祀典族姓環廟而居悉安耕讀自翁遷錢唐靳新其堂構督其子弢甫辛苦問學學成名立卒光顯其前人世咸嘆翁有子翁童時以孝聞後以捍衛鄉井辭功不受賞遂以孝勇大著於時家酷貧無以爲養廢書治生

力爲善行至老如一日翁行三昆季相繼歿十三喪母十八復喪父零丁孤苦爲天地之窮民父患反胃飲食鮮進謀所以療父疾者靡不至五六十年來里中有稱善養其親者其人輒顰蹙曰我何敢望小壽伯有不善養其親者其父母詈之即曰小壽伯亦人子若柰何不效小壽伯小壽者翁小字也甲寅耿精忠反翁年甫冠衆服公義勇請於官推翁爲練長翁既爲衆推誓以身捍賊默禱於祖廟即誓衆廟中導以進退更番之節約束既定一軍屹然九月一日海上賊舟大至忽遙望空中炬燭天旌旗紛簇如雲擁左右翼擐甲突出戛摩鏗然中一人盛服勒馬立揚鞭指麾遂驚遁海上居民具見之皆咋舌以爲誠感至今海頭高阜矗立者數處潮上不能嚙即昔日防哨出歿地也土人因呼桑公塋翁既學治生尤精岐黃術窮探古方自以意酌量損益望色洞臟腑立起奇疾他名醫折節就傳業顧治法與時變化竟莫能得其關鍵要領風雪酷暑中一聞剝啄披衣拔步往所全活無算不取直即有與者緣手散盡臟盡或無以卒歲意恆晏如一夕里人入戶四顧無人取物納懷中翁與子從屏隙窺見亟搖手屏息任恣取既去戒子勿洩曰吾不能早周急令至此可媿也又偷兒逮夕入戶坐守驅之後夜分穿

穴者再翁以鐵器擊地厲聲曰偷不可爲也其人躍出伏於地曰自今死不敢爲偷顧無資以營生柰何翁憫之給以十緡去卒改行爲良民弢甫業以文章發皇其篤行同學生無與抗行或謂翁曰翁積德生此高才郎卽惶遽卻立曰昔人種德謂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吾不德亦庶幾後世有爲端人者高才能文章兒何遽能爾然亦非所蘄也年七十有司議舉翁鄉飲賓力辭謝曰吾何德以堪之後九年而卒其務實退讓皆此類也顧翁雖遷錢唐卒未嘗一飯忘故里尋常與人語語皆錢唐至歲時享祀祝告則喃喃操土音每至餘姚省墳墓顧弢甫泫然曰吾力不能歸里汝其承吾志又思建祠作家譜曰祠以妥先靈且得歲時合族有譜則後昆能識支派之所從來他日幸葬吾先人側吾魂魄應惓惓此土也弢甫泣受命卒如翁言大殮之夕雨如注號奔而來者塞衢巷哭立雨中良久不忍去則昔日受恩與起奇疾者也臨川李侍郎穆堂輓詩云平生出處兼通隱志在希文宰相醫其爲名公卿愛惜若此

書郭孝子培墉廬墓事 劉青芝

禮曰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言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皇皇焉如

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顏丁善居喪既葬慨然如不及言於既殯如有從而弗及今則眞如不及矣蓋人子於親之歿也悲哀慕戀直欲相從九原而不可得於萬難獲已之中姑於親魂魄所藏廬而居焉朝夕瞻依悲至則哭如睹其容如聞其聲如望彼之來而彼果至也如不可及而竟及之也非所謂善居喪者與古孝子祭祀凡歷四如然思親之心存於內陶陶達於外遂遂耳目不違心謂不以所聞所見亂其心之存也孝子廬居應爾乃與物當昔皇甫遐廬母墓於墓南作禪窟爲臺兩帀總成十二室中徑可容百人得無類以聞見亂心而與居廬爲不當物難免簡無衰之譏與郭孝子培墉新鄉人爲其生母白廬墓三年荆榛蒙雜朝夕哭不嘗一事可謂當物矣孝子母墓側先祠在焉居廬之次日祠旁火起孝子奔祠抱主而烟燄蔽門不可邇突一童引道竟得抱主出祠亦無恙祠旁房屋悉灰燼矣童子忽不見嗚呼天於廬墓孝子有以瑞彰者亦有以災顯者易延慶植二栗墓側二樹連理毛洵廬旁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至末又分兩幹五枝世傳孝子瑞木今天於培墉熾丙丁之燄有童導之異他年必有嘖嘖談說火不能災之孝子者則即謂天姑以是張大其孝也亦宜

王孝子克勤傳　李來章

王孝子諱克勤字振猷襄城人也性至孝弱冠以高等餼於庠後學使者案臨孝子以序當充明經選値母疾固辭人或勸之孝子曰吾依母爲性命脫有不諱當從侍泉壤安忍離片晷謀升斗粟哉竟不就邑令張允中高其行扁其門曰孝子人咸稱之爲王孝子云孝子早孤事母張氏事無大小必請而後行不敢專晚年母喪明性多躁稍不適意輒痛詈孝子及妻孫氏怡然侍養左右中夜嘗數起二十年如一日無倦容人以爲難卒孝子居喪哀毁骨立未幾亦卒當母疾時孝子齒落髮皓白妻傴僂哀憊年皆六十餘矣子七人五爲諸生孫及曾孫之成立者三十餘人見孝子勞苦數乘閒曰願更迭侍大母疾大人當稍休息孝子諭之曰此非若輩所可代自老至死終不從也

李來章曰余仲姊適公第五子之瑞余數往來其家知公事大母甚悉恨固陋不能表章聊存其梗概如此公貌魁梧性湻厚儉朴不逐時趨善治家村居出課耕耘入則以經史訓其子弟同爨七十餘口無閒言人以比金華鄭氏

莊孝子覺傳　徐晟

莊孝子覺吳縣人傭田爲業居吳山之陳灣所得傭値善能承順其母母死乞其叔氏空山隙地以葬而自爲草亭以廬於墓亭不蔽風雨又藉枯草爲之夜不席臥惟趺坐以爲常而日治畚鍤又不敢以怠如是者三年里人某感其孝捨木以居一時樵牧吳山者遂呼爲伴娘墳隱君張永暉游吳山因悉其狀永暉善寫照因爲孝子圖像流傳人間不衰以告徐生徐生曰夫人之行孰有大於忠孝者乎明君樂得以爲臣臣忠也慈父樂得以爲子子孝也至於求之不得而稱說讚歎甚或圖於形似亦君子善善欲長舉一勸百之道焉殷宗之得傅說也俾以形旁求於天下異日明王舉廉察孝審象旁求其有不勞而獲者耶甚哉耕稼板築之閒多產異人孝子傭也其得免於傭矣乎不得免爲傭其將不得爲孝子矣乎嗚呼人世之得免於傭者不旣多矣乎余故爲之傳不使其無傳焉

孝子周尙文小傳　袁徵

孝子周姓名尙文字曰侍萱氏世爲葑谿龍潛渚人十二而孤十三擔負養母腥脯棗栗飴蜜滑甘免薧惟欲欲無時問有無諾且恭母性躁怒稍形孝子長跽肉袒伏待命毋歡然後且涕且笑趨事如初凡酒食

相徵召三爵而退問之故曰母在堂不敢過三十餘年如一日果食鮮食母未嘗不敢羞母既羞餕其餘三十餘年如一日母晚而盲盲則所欲益無時孝子適其耆以將冬夜子之半母忽思所旨孝子立徒跣冒霜凍繞城走數里得則跪而進溽暑亦設席侍寢氣稍肅奉母足依依如就哺時也里人感其孝思妻之孝子曰子卽孝得婦則衰況吾未學問保無以此間母愛乎母怒重聽大呼不聞躁益甚不能須臾孝子惶遽匍匐擊顙哀請於里神歸省母聰猶故矣母誕几所以壽母者徂秋及冬修以俟無不敬里中人亦爭致脯酒果食得母嘗色相慶益願母歡以歡孝子也汝南袁徵聞而再拜曰吾交天下賢人君子多矣未聞有純孝如是者誠於身感及鄉人夫子所稱士之次哉豈以身不通六藝足未離里巷而不士之夫子之所尊在此不在彼矣吾友張子承暉多其孝而貌之因贅語以備他日之採風者

孝子汪允昌小傳　閔鄗文

孝子名允昌蔚溪人性耿介動與古則其孝尤摯甫象勺承顏順旨如老成人習經生言貧弗能卒業父俾爲小史孝子難之然以嚴命勉從事閩呼殿聲惴惴焉懼後見同事者被笞竟謝去爲人貣字得錙銖市

酒脯果餌以娛親親分甘輒曰兒從它氏飽矣厓實未果也父疾欲食穈黃孝子泣諫不可父以它事役孝子出食之而死孝子幾至滅性時擗踊曰吾不能嘗藥以致父死死父者子也磔予何能贖哉人憐之對孝子相弔不敢言藥餌字其事母一如父殮未殯就櫬臥者數載天心中醉人皆竄走孝子曰二人之骨在何忍棄之遂闔戶爲貧不能葬備書者十有四年而菟裘始成就窆後每疾風暴雨即繞杜走霽則環視墓側無恙乃歸往返數里不少懈予聞之憬然曰忠孝一理也盡忠與孝一心也使孝子當日苟邀半通今斷不在馬蹄突突閒矣他日有求忠必於孝者當不出張子之所論而得之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五目錄

孝友下之下

王孝子瓚墓表 傅爲詒

孝子黃宮球事略 藍千秋

沈孝子斅懿傳 梁蓉

茌平楊氏孝義家傳 顧棟高

楊書有 棲鳳 重万 祿五 李氏張氏附

贈文林郎袁公艮讀墓誌銘 范泰恒

陶孝子必鑲傳 陶必銓

李侯敬躋小傳 附范燕 吳阿玉 周於禮

偃師三孝子合傳 張九鉞

張大觀 蔡應泰 楊璞

鄧孝子觀灝傳 劉鳳誥

較徵君第傳 劉自潔

嶍峨姜孝子瑢傳 周於智

沈先生郇孺墓碣 韓夢周

陶孝子士奇傳 陶元藻
書潘孝子瑨事 邵志純
二孝子錄 趙懷玉
錢聚萬 蔣經元
閔貞傳 呂星垣
又附閔正齋自畫薦膳圖記 曹錫寶
偃師任天篤九世同居傳 張九鉞
徐孝子大中傳 熊寶泰
方孝子董盛祖傳 錢青選
節孝臧君禮堂墓表 焦循
又孝節處士臧君墓表 陳壽祺
又臧禮堂家傳 朱珪
安康魏孝子興傳 岳震川
鐵工宋孝子之珩傳 衛中星
乞者席慕孔孝行傳 岳震川
張孝子長松傳 牟願相

嘉興錢儀吉纂錄

孝友下之下

王孝子瓚墓表 傅爲詝

王生瓚字雁亭漢軍正白旗人家奉天幼穎異天性孝友稍長補博士弟子食餼乾隆元年以拔貢赴京廷試聞母喪痛不欲生抵家母已葬恨不能親視含斂結廬墓側朝夕泣血者三載遂以哀毀抱病卒乾隆四年余奉命至遼同官屢爲余言心識之以爲信能如是當與宋周貴卿輩共傳矣聞生廬墓時遠近有不孝不弟之行者皆曰勿令王孝子知有孤燕巢檐下飲啄與生相隨半載無異或毀其巢燕去生以泥丸補之雁復來越明年巢中生艾枝雁復去生知之爲去艾葺草燕來如初三載依依去時猶綣戀哀鳴不忍舍云噫生之孝乃能化鄉人格禽鳥如是哉禮記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又曰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以毀不滅性之義律生其失也過然視夫居喪無戚戚之容甚且敗度敗禮固生之罪人也予職司文衡得請於

廷表厥宅里風勵天下以彰孝德嗚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王生之死於孝謂之猶生可也

孝子黃宮球事略　藍千秋

孝子黃姓名宮球世爲宜黃人節婦歐陽氏次子也九歲喪父卽隨母哀痛如成人喪葬擗踊動合於禮十三出就外傅稍聞母病不問晨昏雨雪疾奔還家皇皇若無所措待瘳而後復業十八初婚未經旬母體小不安卽抱衾侍寢躬奉湯藥母遣之不去二十三補郡學弟子員與余同受知於督學王撝齋夫子節母見子入泮既喜且悲命奠告父宮球哭不能起舁歸病幾殆節婦性好賑施値歲凶承母教減膳以周餓者母年七十病篤醫罔效宮球乃禱於軍峯華葢諸山繭足數百里夢神授以藥方歸製劑服之良愈母踰八十益多病至雍正乙卯年八十有五宮球日侍湯藥不解衣帶者五年勞瘁成疾肌體骨立猶欲效前時走望諸山以禱母病亡何仲夏而母竟不起宮球搶地呼天一慟幾絕築土室殯母於舍旁命兒輩廣營之既殯卽入伴宿柩側家人百計誘之不肯出自是病日劇哀號無時至季冬而宮球亦卒時年六十有五嗚呼可謂終身慕矣

沈孝子敫懲傳 梁賓

孝子姓沈氏名敫懲字理存秀水人原任河南大參沈公之冢適其元配魯宜人再索男也生於康熙壬寅三月二十一日未時術者推算爲炎上格慮歲干之煞有水激炎未周歲驗無恙五歲就外傅四子書詩易大戴禮再五年皆成誦爲文驚其儕輩工楷法爲臨洮觀察郭恬菴所識年二十貫籍順天補博士弟子員名日起又爲蔣孝廉艾圃與其族祖宮詹學士歸愚公所激賞是爲乾隆癸亥歲前丁巳大參公由酒泉改授延綏鄜道被劾械繫皋蘭孝子方十餘歲間關跋涉求所以釋大參之冤者乾隆癸亥春會

上諭清查雍正六年以後軍需件案孝子聞之振衣起踴躍歡呼曰天乎召父之冤得伸矣於是抱案牘訟公庭蹇蹇諤諤名動公卿聞賴

天子聖明大參遂得破械釋繫一時中外喧傳以爲大參公之有子矣

乙丑夏五月大參復蒙

特恩召赴宣室孝子喜動顏色馳書以告西赴迎迓至中途忽心動當是時魯宜人自京師南歸省墓於甲子夏復買棹北遷輝縣之卓水莊孝子迂道赴輝九月四日抵卓水魯宜人果病革未幾殂孝子哀號擗

踊溢米不入口者數日董匠含殮一身獨扛方議舉行喪禮十六日忽遭火風捲入戶延及繐幃棺幾焚孝子神失所依奮勇撲救忘其身之有痲衣也風翻火熾徧體焰赫及衣褫火息而孝子皮肉靡爛矣後數日膚蜕肉陷孝子度不能生西望皋蘭淚如雨哀號者再告其妻曰吾爲予不克奉養吾父即死不瞑若其代吾可也又曰吾有新喪殮我以縗絰納杖棺內無失禮言訖遂卒卒年二十四是爲乙丑九月二十五日丑時也炎上之格至是始驗奇哉娶王氏宛平相國文靖公曾孫女無子著有厚居詩鈔一冊行世

論曰孝子之死豈不悲哉自大參蒙冤室家飄零孝子數年何嘗須臾忘二親耶觀其詩曰室家懸三處秋風吹兩開長安一片月天海萬重山又曰遙知兩地高堂意縈繞燕雲又一周嗟乎其哀音促節雖北山蓼莪豈復過之方火之熾於靈座萬不忍慈櫬之委於煨燼救之而智盡能索繼之以死即化爲死灰蕩爲青烟所不辭也迨委頓牀第又求生無術耳求生之心即護棺致死之意致死所以報母求生將以慰父求生不得而卒至於死惟求生而終至於死死而無愧於生雖與古之純孝後先爭烈何不可哉

茌平楊氏孝義家傳　顧棟高

楊書有　棲鳳　重五　祿五　李氏張氏附

余讀史至獨行傳輒慨然想見其人然亦曠世而一見未有更之三四世歷祖孫父兄子弟下逮女婦妾媵靡不率循聖人之道令人譚其事如遊邃古之世而不能舍以去者則我于茌平楊氏僅見之楊氏系出關西明初有諱憲者洪武時官丞相憲生德清始遷茌平數傳至汶上教諭君諱書有書有伯父湻於順治六年黃河口決傾家貲五千餘石賑饑遠近被澤者萬有餘家後歲稔伯父卒書有主家政貸粟者爭來償卻之曰此遺命也

國初寇盜未靖湻子元宰爲賊所逼叱之曰吾家孝義肯從賊耶遂遇害書有聞之趨救亦爲賊獲賊義而釋之一莊皆免於難書有葬父畢不忍離墓子棲鳳年尙幼亦不忍歸父子露處數日卒築室廬墓三年書有兄弟三人長屬螟蛉次嗣伯父後家中落書有斥己田產均分之兄歿復教其子合邑稱其孝雍正三年

詔旌于邑方棲鳳侍父病汶署衣不解帶者三月逮卒哀毀骨立喪葬悉遵禮制母崔氏病手足不能移動棲鳳晝夜不離左右母八十一乃

卒棲鳳年六十餘猶作孺子慕三妹適人皆貧長適李爲置產二百畝次適王則捐子己宅復治產百畝三適劉早孀爲延師教其子康熙三十六年歲大祲饑莩載道棲鳳出積粟二千餘石捐賑不足子重五復斥室中橐奩佐之全活無算子四人其以孝行著者有重五祿五服父喪嘔血數升重五謁選得郯城縣訓導以母年高不赴諸弟有以析爨請者涕泣諭以張公藝九世同居事諸弟皆感悟復故四十二年歲復大饑黃河口決飢民嘯聚爲一邑患重五集衆詣所喻以利害旋出粟二百石貸之衆皆帖息老弱給以米粥生平代完婚娶者三十餘人給棺并資使得殯葬者五十喪乙未得疾胸膈痛不可忍猶日強起行母前易簀囑諸弟勿哭泣以傷母其純孝如此季弟祿五尤善成兄志兄督課嚴厲祿五遵循不懈兄疾發親調湯藥數閱月逮三兄相繼歿諸子食口衆祿五悉以膏腴讓於姪而己獨力奉母雍正八年六月霪雨往邑城南成巨浸邑舊爲七省通衢往來涉水者慮漂沒祿五捐置義渡自城南十里鋪送至城北三十里高唐州界高阜處凡三月餘命幹僕主其事禁需索乏食者給以錢財十年大水復設又于離城十五里管民河口建橋一座費一百五十金爲百世利今與父棲鳳兄重五同

題旌其婦人之賢者則有樓鳳妻李氏與書有選室張氏自教諭君家世力行善祲歲捐賑以數百千李氏嘗經營量度時節縮而用其仂以故施之不匱樓鳳子重五與仲叔相繼亡長孫某復不祿孺人獨主家政以身作則上事夫主庶母下撫子婦孫婦能四世齊整上下數百口無閒言庶母張氏節尤奇年十六歸教諭君書有踰年夫君歿無子遺泣以死自誓事嫡母崔氏佐持籌不數年家益豐崔歿諸生男女四十人皆自鞠之含哺分果餌稍長則令孫曾環坐讀書而已居中紡績午夜篝燈有倦怠輒以紡具提擊之若嚴師然蓋自年十七嬬居至今年壽登七十五歲及見三元孫皆成立守節六十載康健尚如故嗚呼自古家門之釁靡不起於婦人而楊氏閨行純備如此乃至選室出自單微非有詩書之訓禮義之教而所行不媿古烈女嗚呼其難哉余觀北史所載楊播家世純厚椿津恭謙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朱子至列之小學以垂訓令教諭君豈其苗裔歟然椿津皆位鼎台而今楊氏祖孫父子不過訓職丞佐之微非有權勢而至行藹然能動人其事尤難又椿津嘗曰未見有閨行可傳如李氏張氏其人者以古較今殆有過之無不及也余去家鄉久祿五之弟諸生晉五與余弟相識郵寄志傳乞余

一言以紀之謹列序其事以告世之採風者

贈文林郎袁公艮謨墓誌銘　范泰恒

憶十餘年前有同邑王生歸自洛陽倚少袁公所言公孝友任恤樂育後進狀余聞之輒心折歲辛酉與公子大宣同鄉舉詢公起居益聞所未聞壬戌赴公車拜公長安館舍數聆教言始歎曩日所聞果不謬謂當於古人中求之及大宣與余同捷南宮試余廁史館旋憂歸葢自乙丑以來不相見者數年矣去年冬大宣以伻來持公行狀而匃志余不文何能志公然何忍不志公按狀公諱艮謨字叔文倚少其號也其先人卜洛以居葢自明初三傳至斐斐生孟初孟初生加賜加賜生存渙存渙生誥贈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主事文增公祖也生公父拱康熈壬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

敕授廣西分巡左江道厥子四三郎公分巡公將赴粵以公侍行抵任七月卽憂歸公遠膝孺啼至不可解嗣遭母夫人喪則哀毀幾至滅性分巡公諭乃止未幾分巡公病且劇偕伯仲侍湯藥醫曰糞苦倘可療公潛嘗之則大痛曰味甘矣病殆不起然猶懼分巡公之見之也及哀毀亦若前喪必誠必信喪葬悉如禮嘗見其哭內詩有九原有覺雙親

在好把温凉代爾夫之句其孺慕蓋終身云又兩兄未有子弟復早世公獨大宣一人耳鄉黨聞皆爲袁氏危公乃深惟大宗之重而已身之尙可待也則令大宣後伯兄閼數十年竟有三孫伯兄歸厥子乃以長孫嗣次嗣二門焉蓋辛丑壬寅間歲大荒饑餓遍閭里公與伯兄傾橐周濟多全活或有相質以業者旣酬其値矣易時年豐則念向且竭所有與諸人剏可乘阸利其有乃集質業者悉焚其券券千餘金太守將上其事公止之嗟乎晚近之人其不古若矣富而好行其德徒虛語耳當是時大河南北災荒略相等田舍翁多儲數斛粟居爲奇貨同姓戚友或視若秦越聽其輾轉于溝壑不卹者乘人緩急以少値獲多業立券外錙銖不少紓剏肯焚且還其業及時和年豐廛稅田租若山積三十年來富厚不絕者比比也而一二慕義樂施者門祚或衰落不復振又余所歷歷目覩矣夫爲善無近名濟困扶危君子本無所爲而爲也而數有不齊所謂報施善人者果安在嗟乎觀公家幾危而盛鄉黨之惡其可解且可勸善於無窮也先是袁氏居洛數世咸力耕不求聞達分巡公始以詩書大厥家又惴惴焉不克繩武之是懼公少穎異奮于學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益肆力于經史古文辭卓然成家乃自癸卯

鄉薦後連不得志于南宮遂以教付厥子訓課惟嚴而四方有志者聞風向往衣食育教之不少吝今大宣舉進士有聲其他亦多成就若王生則不幸死矣乃其言不有徵耶惜乎公未大用教澤所及不廣耳然嘗分校己酉山東試同考者應受諸卷外咸樂得官卷公獨白主司願以官卷易五經而所取又皆知名士夫愛惜人材而濟以明人攸難公此事足傳矣又奚見少昔公之侍父而南也七歲耳舟過洞庭暴風斷柁眾皆惶懼無人色公鎮定如常其器宇有過人者長善書而富著述足迹所至輒見記咏有詩古文各四卷未梓也梓者對山堂時藝一卷云公生于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鄉試中式以癸卯迨丙寅將膺縣任乃病三年而沒盍乾隆十五年二月之五日也距生時得壽六十二配呂孺人于歸三載生子而卒繼配郭孺人張孺人男旬郎大宣呂孺人出娶郭氏孫三女孫四大宣將于年月日葬公于金鏞鎮祖塋之次而以呂郭兩孺人祔余于公為通家子志不容辭又思行義如公所謂老成典型者庶其在茲爰為銘曰

謂天可知耶胡壓其馳而不竟其施也謂天不可知耶蘭茁其芽而枝葉胡蔓以滋也基培而大山壘而奇停之畜之乃單厥釐袁氏載德其

昌有時匪天私公惟公自爲

陶孝子必鑲傳 陶必銓

三十二兄必鑲銓十四叔之長子於同堂齒居七故小名排七以乾隆丙子四月二十六日殉父死人咸稱孝子云予以孝名不易矣兄曷從以孝子稱初正歲之八日孝子母故其父夙以功名迍邅傺侘若病狂至是愈甚孝子侍左右不敢懈先一日爲孝子生辰既爲酒食以饗父矣是日復問有餘輒市鮮奉之已而父步江濱水方漲父赴水孝子急援父臂其弟後至逆援孝子弟弱力不勝釋手孝子遂與父俱溺死後尋得之猶持父臂未脫時年方十四也孝子之於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幸有過而能諭之於道君子韙之又不幸不能救而至以身殉則君子以爲難

李侯敬躋小傳 附范杰 周於鑾 吳阿玉

李侯名敬躋字翼茲滇之馬龍州人中乾隆丁丑進士需次得將樂知縣卒於官父盛唐由庚戌進士歷官松茂道觀察使以所部有犯坐監臨官獲譴戍卜魁卜魁距滇萬四千餘里敬躋三省覲焉飽風霜涉寒暑遭暴水卒至僕逃馬喪飄沒十餘里附枯木得活彳亍沙磧間衣履

結穿無人色哀感行路服食之遄引而達戍所而父責以歸養祖母不容朝夕菽觀察久戍倚閭之望不得於子而冀以孫慰也敬躋殷憂兩結呼天搶地謀父生還祈身代不可冀

恩赦不得再歸而祖母亡三省父而父老急就一官計納贖而父死敬躋亦以塞上書絕致心疾日嗚嗚作兒啼未幾死儀吉案四松堂集書周立翁李侯小傳後即此文也詩有以官贖父不旋里以死殉之則孝子之向是李侯至性亦可書也范燕者卜魁人也隸旗籍自觀察抵戍結生死交風雨晨夕時其饑寒垂二十年至是以觀察櫬歸京師而閩人吳阿玉者爲余司閽十餘年矣敬躋之任將樂約隨之官以事不果及敬躋死而觀察訃亦聞日促余書致范翁歸觀察櫬既抵都則自請行余感焉於其行也作李侯小傳著范翁終始觀察之義阿玉惓惓李氏之忱俾遺李之子若孫世藏焉

論曰范傳獨行歐傳一行跡其所載類皆貞臣孝子節士信友一意孤行之九死而不移其素者也悲哉李君其志不遂其目不瞑矣至若范翁之於觀察生則周其困沒則歸其骨其於君家臣卿夫何多讓抑豈有所感發而然耶而吳阿玉者循循僕隸之中無他異人其於李君亦未正主僕之分非有恩意之結也乃一言相訂若已身許至殷殷於其

死父萬里跋涉力歸旅櫬斯其樸誠亦有足多者焉嗚呼天其藉以伸孝子之志也乎

偃師三孝子合傳　張九鉞

張大觀　蔡應泰　楊璞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大溢水破外堤灌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奎星樓上張大觀者奉母亦登焉水撼急樓傾眾皆溺大觀左手爲樓石柱戕臂至腕皆折不斷如縷血漂波亦不顧入奔濤求母孫號救大觀叱之去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負出水有老樹橫偃衢口大觀曳其斷手獨以右手舉母騎樹枝上復泅而覓食食母母撫其斷手泣佯慰母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毋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夜創重竟死同日有蔡應泰楊璞事

蔡應泰母死水將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帀令固兩大帶爲繯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負母柩轉洪波中上下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下鞏縣神隄灘神隄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過黃河河漲倒灌洛流縈旋灘上柩忽爲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鉤引至岸舁之上蔡亦無恙天將暮閭鄰村喧救兩人趨視之則其妻與子也眾嗟歎曰神感也

醵錢送之歸

寺莊民楊璞與其弟某奉母居弟饒於貲璞貧且懦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子褓母於背將浮沈抵北窯水勢奔駛若有挈之者旋躍大溜中山上人望之如龍鼉濮瀆不沈亦下神隄灘村民救之登岸頃之有一婦人抱子漂下母遙望忽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翼日歸而其弟舟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壓舟夫婦俱溺死先是村民夜聞空中神語明日當速救孝子母氏驚起各具舟與筏以俟以故俱得生母壽九十餘無疾終璞今六十餘猶在

鄧孝子觀灝傳 劉鳳誥

鄧君觀灝邑故家子幼有至性隨父悔庵公宦京師師授詩至蓼莪輒泣人異之稍長隨父監司中州職防河聞而識其條畫父遷蜀提刑以巡鹽舊案逮還籍沒論死賴

朝恩矜緩繫圜三載灝隻身左右而已會族兄某至灝夙有句贖志父慮其無濟也漕督楊勤慤公諗乃公爲吏部清介官當不以貪敗爲灝謀者屢乃徧走齊鄭燕趙間嘗夜䠞叢莽狐鬼嗥嘯相逼一僕劉章沮勿行弗顧遇獵火出焉閒關抵京訴於步軍統領阿果毅公叱曰爾擅

入禁地不畏死耶命繫暗室君度父無生理誓自殉守者一武弁聞哭聲詢故義釋之它日復伺間訴於相國傅忠勇公及阿公馬前傳語阿曰孺子冒譏救親難能也宜上請阿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
旨鄧某情可原准贖傳遣飛騎爲孝子賀蓋深重之也納鍰入父獲免先是母卒於家迨見父始知奉父歩還畢母葬越二載父旅殯南陽復匍匐歸其喪葬如禮其慘瘁倍嘗如此他行誼具家狀予惟人生骨肉之際憂危蹙迫之時以爲死也而坐待其不能生與以爲生也而終遂其所欲生而身之死不死不與焉雖非人子遭苟不孝能如灝一念之誠遂通天人之感者其有幾耶嗚呼可謂孝矣

較徵君第傳　劉自潔

較第字振川祖居直隸之欒城後遷中牟家焉爲鄉校弟子以邑令魏某薦擢孝廉方正科
賜秩六品其爲人務敦實行惡聞聲譽爲學務廣遠不屑舉子業年三十始遊泮或誚之曰使君擢魏科當爲十九人中最少年君徐曰實不足而名及之可恥孰甚焉吾方核實未能豈遲我耶甫離襁褓即知長幼之節父投以果不會強與之曰大人未嘗不敢先也母言寒即解衣

覆其背時方五歲也七歲就外傅讀書至孝弟章塾師曰此是開宗明義第一義曰如此何不列篇首師未及答曰學習想也只是學習這孝弟師大奇之及長以孝聞父最鍾愛朝夕不離左右一日父有急疾振川館他鄉忽自外至家人訝之蓋自覺心動不知其來之速也母耄年有異疾呼亡人及小兒名不善應之疾轉甚怒不可解振川據地作小兒啼及嘻戲狀母喜輒嬲其善體親心如此於書無所不讀尤精天文地理推測之術宿離不貸無失經紀嘗自著歲差之法與今欽天監所刊日月五星行度躔次錙銖不爽父歿自卜宅兆而安厝之吉凶禍福言無不驗嘗獨步曠野間相其形勢夜則仰觀天象漏下四鼓始歸及就寢血流透履韈乃知芒刺入兩甲間其專意如此生平無苟得以禮讓自處以和易接物見有急公事多方佽助之償以田不受乾隆四年大水遍察鄉鄰乏食及室圮者盡以己屋居之雖傾囷弗恤也晚年德愈進不以術數自炫其長邑士多遊其門者然未易量其學之淺深也生子五人俱爲諸生年六十有二未仕卒於家

嵋峨姜孝子瑢傳 周於智

滇有孝子曰姜瑢字美玉其先江南人愛嵋峨山水築圃於南河濱遂

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嵋峨有姜詩之稱璐父文柄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璐痛母蚤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黨嘖嘖稱孝內外無間言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闃寂璐蹙甚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為養先儘父酒資餘膳家晨出採樵必挈壺置肆閒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家庭雍順融融然樂也間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為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給衣食孫供祖飲裕然也祖非飲不樂奚自苦為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勸酣飲嗣日習以為常及親沒哀毀骨立喪葬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嘗飲壺薦酒哀慟墓側壺至今猶存楊氏卒無子又娶闞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先力圃謹事璐璐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為孝子圃

論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醞釀者深哉世俗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沈先生卹孫墓碣

韓夢周

禮俗之失久矣士大夫不能考信古經不明古聖王所以制禮之義又或識其儀節而素行不以是自飭厲一旦欲率而行之中杌隉不能自安往往廢然而返故今世所行之禮多末俗浮偽之徒踵事而增蕩然澌其性情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本學者復性之端皆不可以復見豈非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之過與夫禮紀人道之始終其於喪禮尤甚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記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莫不愛其類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先王知其不窮也爲之衰麻哭泣之文啜飲練祥之節使人致其哀達其不忍遲之以歲月久而後復故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智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夫是以人能復其性而俗以成嗚呼喪禮之於今其失也甚矣其惑於流俗不可以速返久矣山陽沈允濟先生好古篤學以質行自勵其居喪也斥浮僞遵禮經水漿三日不入口既殯啜粥期而食菜麻衣繩屨哭泣倚廬既祥而不衰世俗所不能爲者先生能爲之蓋其講之者豫積之者素矣昔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爲至孝如先生可謂至孝者與先生平生施於家行於鄉黨

者多可述余特表其居喪一節以爲世觀法俾知古禮之必可復勿使惑於流俗焉先生諱卿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培誠貢生娶吳氏子二人時中宇中皆諸生孫六人以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卒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享年七十有五所著有孝經衍義大學復初中庸述舊身心要錄書籍考證經史源流續淮郡文獻志河道輯要荒政叢說十餘種藏於家

陶孝子士奇傳　陶元藻

孝子名士奇會稽陶堰人余同宗弟也少不知書家貧販油製燭謀食於市肆間父商吳下事母甚謹問視安膳篤摯倍恆人人無知者乾隆己亥歲母年已七十餘矣家不戒於火火及寢門母寐酣士奇負而出母愛其笥篋還視之燄張拉拉不可近伯叔兄弟咸股慄惶怖不知所爲士奇躍身入焰中鬚髮燎盡覓間道復出其母遂濡幕思滅火母猶戀戀室中物繞火尾窺其居士奇反顧失母所在大驚衆指火曰內內士奇向內奔或止之曰屋燼則人亡矣入何裨士奇大慟逕奔母所母方徬徨欲出靡所從士奇四顧皆火度不能負負必傷母以左手翼母面右手挾母而趨既出母僵立不復出聲士奇仆地衆舁之去遍體焦

爛厲熏心越夕而死母當危急存亡之際人非木石誰不挺身救援第一再援之後氣或稍餒須臾母先子死孝與不孝等然生其母何必務死其身死其身安知卽生其母乃士奇三赴火三出其母母生而身卒羅於死魂與魄若怡然自安者故曰孝焉余往年敦譜事溯前明迄今能事親者不絕書欲求如士奇者百不得一葢盤匜定省子職之常不足言孝孝以身殉孝乃純其焚身逾九載人忽而忘之無有爲余道其事者今年春始得聞孝子死狀而譜已竣不及臚其行爲憫惜者久之士奇父名章晟母莫氏妻鄢氏守節未亡一子名洪福

贊曰赴火救親三入三出卒至於死雖讀書明道之士猶難之矧其爲負販中人哉較之漢長沙義士冒火伏棺者德尤鉅使舉斯人風天下逆者可順薄者可厚怯者亦當勇於爲此百行之首而王化之原也余故敘其顚末俟登郡邑志乘并達於史官

書潘孝子瑂事 郡志稿

潘孝子名瑂錢塘潘隆子也隆妻丁産女珠姑久之得瑂故先有養子於家隆嘗之海甯養子耽飲不戒于火倉卒中丁挈一篋令瑂負之先行瑂及門回視失母委篋復入適家人自火出望見瑂遙止之曰後垣

不可穴主母已不救矣但聞瑂言母若不保我何以生竟從母及珠姑死初家人在火中見主母爲烟焰所阻欲拉珠姑行珠姑揮之曰汝男子何可拉我我惟有從我母死耳故珠姑亦死火息撥灰燼瑂與母姊三屍相環結雖燬猶隱隱可辨也此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中事瑂年纔十五素有奇童之目珠姑早適范以賢孝聞時歸甯遂及于難昔賢所傳純孝之感類能回風反火天於潘氏姊弟若無所覩聞者嗚呼酷矣

邵志純曰純孝而感於天此天之所以教人子非爲人子者所敢必於天也假令潘氏姊若弟欲計得失以全身必不能忘利害以殉孝士君子見危授命惟盡其心與力耳遑問蒼蒼之天哉且瑂孝子珠姑則孝而烈矣瑂與珠姑固未嘗死也天之玉成潘氏姊若弟者不已厚歟歲癸丑瑂之從兄瑋以秀水某所作潘孝子傳來乞予文予惜其持論未足盡孝子心也復刪次著於篇瑋仁和諸生久不忘其弟妹可謂賢矣重其請并系以詩朔風烈烈烏鳥泣潘家火發火及室室中潘母在危急兒瑂救母冒火入珠姑侍母不肯出一姊一弟從母死彼二人者兒女子以身殉孝胡能是瑂也不愧弟珠姑不愧姊斯時知有母不知有

火矣

二孝子錄 趙懷玉

錢聚萬 蔣經元

錢聚萬邑之諸家橋人幼喪父與兄聚生弟聚元力田養母乾隆甲辰三月母患喉風醫謝弗治强之不可聚萬惶急無計念惟割肝或能療夜促家人侍母寢已乃沐浴爇香神前取廚中刀剖腹出肝截寸許恐母覺陰蹴聚元起戒勿聲使烹以進然母越日竟卒既葬兄弟皆持苫宿於墓側嘗暴雨臥處獨不濡鄉人聞聚萬割肝爭饋藥卻弗受創亦漸瘉有欲聞於官則號泣謝曰某等侍疾無狀若復因而得名益重不孝罪矣遂止以是人亦無甚知者是年六月復有蔣經元事經元寨橋人父振初疾亟時嘗刲股父卒依舅氏居母老且病業茹筆爲養或勸之娶曰吾亦熟思之恐所娶或不當母意反累母耳初壬寅夏母病泄經元刲股肉以進病尋已嘗語經元死非吾所憂第非六月及痢則幸矣至是五月母復病痢日數十次中帬廁牏皆經元任之門臨大河必汲水貯器始滌濯又不敢暴日中恐瀆神而憎於人也既而病漸殆且不食母祈死弗置六月十五日夜分經元乃焚香籲天刃劃左脇下出

肝割二寸許令舅家人烹進之詭云舅所市毋覺鼻觀有香食遂盡病遂霍然當經元洞脇時覺刃氣如寒冰而殊不楚已洒悶絕慌惚有人捫傷處始甦及十一月毋無疾終卒前一夕告經元曰汝來日毋貢筆有人告我我死已晚矣年七十八

趙懷玉曰一邑之內一歲之閒而割肝之事凡兩見桑梓可謂幸矣里人鄭環列其事實余復錄之以廣其傳惜其皆蚩蚩之氓不於城而於鄉不於冠裳而於布衣也世之讀書操正論者動曰此非士大夫之孝卒之所謂士大夫之孝不一聞焉則亦曷貴夫徒論者哉

閔貞傳 呂星垣

閔貞有友曰申伯宣貞嘗請伯宣爲傳伯宣曰吾文不足傳子吾他日必求文傳子貞死伯宣復遊京師請某爲傳某書伯宣之言曰楚閔布衣貞者孝子也貞精畫理白描人物卉木造古作者閒亦賦色追吳道子李伯時率意點宕爲唐六如張夢晉最工士女善作巨筆鉤勒眉目鼻顴益遠益姸洒其神品以其技遊京師名動王公貴人顧性僻傲雖窘絕非所願爲卒不能强之作有顯者閉餓之兩日卒投筆出人奇之其所居室懸雙塚圖日拜奠其親弗輟有稱以孝者輒悲終身墨其衣

冠見喪其親者輒多作繪得金賻之有滇人喪於京師兩旬三喪遺耄幼孤七人貞往弔唁退謝客五月作九子佛母圖像應眞比邱之屬三十日爲像百辨明起漏夜未已鼻敵頭飛魁詭譎怪窮態極變麟鳳獅象龍虎犼兕眼鬣鱗爪毛羽俱若生又滃渤塞雲氣聲風霆薄雷火震熠激蕩旁攢刃矛戟之屬示佛者以定力安其問所佈巖洞湍瀨草木一皆自然遒勁縹緲圖成竟得重金俾舁喪去貞京師所作此爲第一貞卒不告人歸之何人殆恐貞所不善而不爲作者以勢力取去貞又嘗爲人強之觀伎有蜀伶某登場明眸巧笑極諸藝賤貞望見亟壞座去臥旅邸終日不啜飲瞋目怒越日躍起叱其人曰變男女爲茲妖惑鄉隨衆庸妄往觀既不自愛乃欲爲有道辱既而是伶慕之度非伯宣莫能致也伶夙以任俠交伯宣因爲之請不可伯宣曰果俠而義焉問其技予亦技耳吞刀吐火孰如白描寫眞請觀技之眞者貞顧曰子故知我我爲子往貞既至是伶乃哀慕悽愴唏噓涕泗進返動容貞爲終座既去輒爲寫其眞貽之伶欲盛其鬍服貞又盛其鬍服貽之伶欲一見貞卒不可伯宣以乾隆癸巳甲午間與貞同游京師伯宣歸葬亦資其力伯宣甲辰至京貞去或云已亾

論曰貞孝矣既心喪終身雖終身墨其衣冠不為過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然則父母歿純素可也異乎孤子當室者也矧其不能居室者也貞既孝于親又克以其技行其義技也若此抑又深惜其技善其道技也進于道歟

又附閔正齋自畫薦膳圖記　曹錫寶

漢陽閔子貞攜其所繪薦膳圖揖余而請曰貞不幸生十二歲而父母見背煢煢獨立之期功彊近之親經畫家務貞稍長求父母遺影不可得每歲時祭祀想像音容未嘗不慼然以悲泫然以泣也吾父生甫六月即棄先祖父母賴同里沈周程三君子撫孤鞠養得以成長昏娶壯歲習儒術精堪輿家言吾母程氏勤儉操作得稍復舊業生兩子長兄早卒僅存者貞耳貞既不克稍自樹立以顯榮先人顧於父母遺容闕焉無傳其將何以為人於是遂棄舉子業專心學繪事既成則日夜追憶孩稚時膝下景象及夢寐中所見圖之終未得其似逝之又數年恍然若有所遇乃屏棄一切默坐小樓上凝神定思作為圖像張之寢室而凡親串中之及交吾父者僉曰不惟形似而神亦肖之酷也乃又畫成小冊敬藏行篋中攜以相隨晨夕展拜以寄吾哀焉貞不肖未能盡

一日之養此圖所以志也先生其哀而錫之辭余聞其言而悲之伏而歎曰閔子可謂孝子矣古人之於親也生則致其敬沒則盡其哀思其笑語思其飲食思其居處嗜好春露秋霜則有悽愴怵惕之心顧此以言乎承顏逮事者耳若不幸生而孤雖欲彷彿其笑語飲食居處嗜好其孰從而求之得之今閔子積思數十年默與神會摹寫先人狀貌意氣至於毫髮無遺憾而又圖其妻與妾與子捧盤匜以侍于側如事生焉如事存焉豈非孝弟之至精誠之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歟抑余尤有感者閔子以善畫名漢南非一日性落拓不羈重意氣好施與筆墨所入輒以周人之急今來日下王公貴人爭得其片紙尺幀以爲幸乃人第知其精繪事而不知其技之所以至此者蓋有本焉非徒矜言能事與人世角短長已也嗚呼閔子可不謂孝子哉

偃師任天鶴九世同居傳　張九鉞

偃師佾生任天鶴其家自山西洪洞遷邑之顧城鎮鎮爲成周時緱氏邑故城顧故字沿譌也其地濱洛川原平衍土厚水深自其四世祖光玉至四世孫瑞豐九世同饎共爨男婦至一百六十餘口河南巡撫何公裕城以其事聞諸朝

天子嘉悅親灑宸翰以詩章匾額旌之復賜錙帛表宅里任氏之盛遂
駕唐壽良張氏宋江州陳氏而上之先是天篤祖開昌生五子俱以力
耕讀書爲業開昌欲其勿析居先試之潛以金二百置麥囷中爲士堯
士舜所拾以告開昌開昌佯曰此天賜也汝二人曷分取之二人以子
無私蓄堅請開昌喜曰是可教矣迺立永不析產議使士堯條爲家訓
一曰婚姻爲人倫之始二曰孝弟爲教化之原三曰杜私爲正家之要
四曰勤儉爲持家之法博引經書史傳先儒家訓以己意發明之大書
刊懸祠堂中其喪祭遵紫陽家禮不溷僧道而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
祖本程子意兼用邱文莊公累世同居得行立春一祭之禮其訓婦女
尤得易家人受以睽深意謂家道之離由婦人田眞泣樹繆肜自撾往
事具在令新婦三日廟見後家長召至中堂以嬾惡利害反覆引伸其
說俟彼心領神會無閒言乃使隨衆婦後視饎佐雝不率者再教之弗
悛暫令反母家給以日供使彼母氏開道俟愧悟立迎歸新婦入門許
用簪珥紵羅廟見次日即分貯中堂公廚局識之俟歸甯領用給布衣
椎髻操作予棉花紡織隨時變易備嫁奩貲朔望次日家長坐中堂以
孝經女訓訓婦女紬繹其旨毋憚煩以故婦女毋私饋毋私假毋飾容

觀毋適私室毋貪麴蘖羣居交勗禮義年五十始不執役其或不終所天者毋入廚衣食稍豐以厲節衆婦更番代勞毋怨言女適人者夫死守志毋縣節其閑子弟之法毋鮮衣怒馬毋越境逐末毋入城市毋傳述時事毋呰窳偷生耕讀外惟令學醫濟人毋索酬不能者則令執本家百工之業凡陶冶織薄皆予以值毋廢人毋見尊長傲慢毋口斥人非毋行不讓路其居室堂居中爲宗祠環以昭穆毋紊婦人由他道出入毋混行廚分內外左右毋踰閾食先男後女皆以班序毋儳越毋出嘄咤聲毋嬉笑聲達外望其莊雲霞赫昕煙火錯繡牛羊雞犬日夕自歸不俟呼叱儼然朱陳村圖畫也聞當事詢天篤不析產故對曰不忍也其言較張公藝書忍字義尤大而遠可以報國恩可以培元氣可以懲頽俗可以召祥和余故因天篤所呈家政冊撮其要作傳將以示天下後世之閑有家者

徐孝子大中傳　熊寶泰

元史彥斌傳河溢金鄉斌母柩爲水所漂斌縛草爲人置水上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吾鄉孝子徐訓一事絕相類訓一居潛山北鄉鷄子河地形高乾隆己卯潛山大水不

及其家且丈餘訓一母卒厝於屋側目光所及處也鄉俗重風水說卜地久不得葬壬寅水猝至訓一急縛竹筏至母柩前水嚙前和尸不見信一大慟屢日水甫退沙深數尺率子弟尋之子弟途中多病歸訓一徒跣行赤日中夜露宿體素羸年七十餘矣獨不病素奉土神使人舁于前而已隨之逢人則泣問無不憐其愚者雖子弟亦心以為必不可得周行十餘日至南鄉大澤中舁神者病莫能興止沙灘中臥夜訓一見流螢聚飛泣禱之一螢獨高飛若相導者跣赴之飛落復高飛約半里止焉坐其地及旦使從者於坐下撥沙數尺不見哭曰方吾出門時告祖宗不得母尸不歸今無望矣何以生為從者恐其即盡聊再撥沙以紓其悲乃得一足訓一曰吾母也覆藉有未敗盡者少許黃色殮時裝也愈泣明日有路人見其抱足泣曰離此二里許樹上懸尸溼緜裹缺一足奔視良是頤下骨脫去歸收殮族戚咸至將入木矣忽一人席帽敝衣若丐者直入寢室僕從呵止曰我拾得一頤下骨取而合之訓一收淚呼留送骨人攫攘間已失其人出門四路踪跡之不見咸驚以為神至遍傳之訓一名大中老諸生也嘉慶元年學官駱存智欲上其事訓一曰古人未葬不脫服我天地間一罪人耳舉我孝於及時葬親

者謂何也我畏聞於人況官長耶堅卻之踰數年年八十餘卒元至今四五百年矣然彥斌尋柩此尋尸有更難者惜余文不能傳於後此較彥孝子爲不幸耳

熊藕頣曰訓一先太恭人從姪也爲人口吃鄉里結訟者期期一語輒解此又孝子之餘事耳余相識懷甯李君忘其字步從陽門沿江行江中漂木片順流下忽斜行若奔至者訝而諦視之則祖先木主也盎家菖蒲夾急歸屋已圮矣依神物如是況骨體耶然非精誠天至者不能李君亦謹愨人也

方孝子董盛祖傳 錢青選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盛祖雲南黑鹽井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呼之曰方孝子云盛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母純孝凡起居寒燠飲食事奉必躬自親之無少懈母亦甚安之非盛祖不適也盛祖業負販無弟兄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視出則呼其妹以母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盛祖如是者以爲常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盛祖嘗晨出貿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卻頃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許則蛇又在焉盛祖懼愀然曰是必吾母病喚我矣急歸則母果病臥方喚盛祖也自是遂不復出及

母卒哀毀逾常人一日晨哭頓絕鄰里驚救之始嗚咽而甦衆咸感歎比葬手纍土石焉初盛祖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勸之盛祖慨然曰娶婦以事親也顧賢者實難脫其不賢將戾吾母吾能安乎且吾常見吾里中之婦矣操箕帚執炊爨作苦持家者猶往往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顏疾病疴癢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奉吾親出則有妹以代吾役使吾母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爲終不復娶未幾亦病卒竟無子包學海云

贊曰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矯矯驚俗之行可不謂賢歟或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孝子以不再娶而卒無子毋乃戾於古訓歟是又不然孝子固愚不知書者也亦行其心之所安已耳顧安知不娶無子之爲非耶乃其妹者又能以其兄事母之心爲心而事其事亦加于凡爲女者一等矣

節孝臧君禮堂墓表　焦循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鏞君次叔季屺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庸每受經人一己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

之學尤長讐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痎瘧冬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旣溫復潛起三歲不閒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爇之火薰目盡腫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恆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旣卒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蝎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値母病甚醫謝不治君目視婦令先寢外扃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撿是夕有小婢竊見君持所佩削畫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銚長跽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歡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醇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匿不詣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戇而君卒性行之中於倫慮伯兄庸舊名鏞堂至是改今名君作書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不定字號太多

反致岐惑仲兄嗜億錢泣涕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儐眼誦婦竦聽畢乃合巹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讐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帀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屺泣請之乃睦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尙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歿也大興朱相國作誄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爲本學爲末故著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又孝節處士臧君墓表 陳壽祺

君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人也高祖琳明經通古學爲太原閻若璩所重學者宗之君負曾閔之淯性抱圭璧之貞行動符仁義言軌忠信事父繼宏久瘧惡寒身潛溫被居喪如禮哀慕羸顇母章危疾刲股和藥私禱嶽祠減齒延壽神感至誠天聽如響是以醇粹沐飲乎州閭德音風動乎圭組娶婦之夕豫撰誡辭女儐莊誦乃命合巹卒能執義制

愛叱狗禁聲少從伯兄庸學事之如師然有過輒諫巽巽乎孝弟之言綽然變醨砥鈍者也撢稽六藝討論蒼雅紙字幽聲發疑正讀儀徵阮侍郎聘君纂輯經詁又著古今孝子孝婦傳說文解字經考南宋石經考愛日居筆記總數百卷河圖曰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算中功豈叢蘭敗風生促顏冉春秋三十以嘉慶十年閏六月己酉病卒庸聞喪京師涕泗酷慟旁采儒議私謚之曰孝節余交於庸數聞君之賢願以弦韋爲贄者久矣無期邂逅黃鳥增哀以爲荆卞之寶豈抱厥能晦膏桂之材非委灰可銷遂勒銘表墓旌厥令聞其詞曰

於戲臧君肫肫其仁苦節而甘樂存事親孝乎惟孝達天盡人勤味道腴闇然席珍文爲士範德爲國賓竟夭天年安贖百身傷哉魂氣尙戀昏晨萬古愛日照茲佳閣

又臧禮堂家傳　朱珪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爲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既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爲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勉應其請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長言令熟聽乃合巹事父繼宏久病每夜焚香禱天

父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膝下刻不離壬戌割股請減壽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夭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聞其名親拜聘襄詁經精舍持服避之許自衣冠方見于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故其兄鼐鯽弟屺皆以孝友推之無閒言顧性孤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為神祇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為百善之首士而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榮為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雋偃蹇而夭折哉豈非命數使然天亦無所容心于其閒歟既有令名而復求壽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安康魏孝子興傳 岳震川

興安新城城隍廟旁有孝子曰魏興父成祥母張氏生二子長魏興次繼宗成祥早歿皆充伍鎮營嘉慶二年繼宗戰死龍王溝興以母年將八十貧不能娶妻遂退伍樵傭以供母嘉慶五六年閒歲凶斗米過千錢嘗易米為母作餐而私食糟糠腹常不果今興年六十九無以養拆屋半間賣瓦木易米又賣屋後相樹安康廩生張鵬翼聞其事欲親見

狀晨訪之託言買柑樹將入門興阻之曰老母尙未起令鵬翼從牆外
望見爲入門炊爨了無款曲鵬翼任新城每日自塾歸過其廬輒私窺
之見魏興侍母左右扶持問燠寒如孩提狀因問其鄰童子魏叟與其
母日何食童子曰興喫包穀麪其母所食麥麪也鵬翼旣聞童子言訝
興目不識丁人方厭其聾聵事母乃能如此方其壯年能樵傭易食今
年衰不賣屋樹何待賣屋樹後又何物奉母耶恨無以助之知府上元
葉君六莅任鵬翼上書言其事請以粟周之且曰魏興非受嗟來之食
者鵬翼此舉似越俎然知而不言心耿耿不釋昔王心齋求巡按御史
徐芝南充惻隱之心以賑民飢古人已先我行之矣葉公孳孳善政惟
日不足者欣然從所請每月禮賜之粟繼又捐廉爲之區處作久長計
使興母子飽饇以爲常余去年始識鵬翼佳士也請作魏孝子傳不請
余猶將訪錄矧請耶時嘉慶十六年六月五日也
論曰小惠不能及遠惟貧賤之士志存愛物者爲之雖簞肉疋布非陋
也若夫諸侯連率之任屬城仰愷澤者至四五千里所當爲者大而遠
區區惠一二人眇矣吾友健莽葉君任郡城十年髮白齒落乃擢太守
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每覽前代名臣政蹟往復流連津津乎高山景行

之慕屑屑焉救一二人之貧窶餓羸豈君之素志哉今獨於魏興平不憚煩以勸孝也以厲山南之爲人子孫而苦貧者也

鐵丁宋孝子之所傳（栅中壯）

孝子姓宋名之所以冶鐵爲業居太康新安集孤峭寡言笑父連城早卒母劉氏年八十所奉之几百嗜好務求遂通醫藥者好讀小學一歟咏不忘其親母方病所內袒跣足跪禱風雪中願以身代有頃母呻吟稍息所謝起視母則寢已安矣因擕臥具侍牀側聞人疾呼曰天守常人增壽翌日母病愈一日母目暴腫中瞳高寸許莫能療所憂甚計無所出乃取井水一盞跪冰地籲天逾時水稍浮凍取以洗目腫頓消母又嘗患瘡醫將刺之令出膿所恐母痛取鍼自刺深二分不知覺乃以刺瘡瘡潰膿盡出醫傅之藥十數日口不合所思母之血氣衰矣非有以補之不可欲補母血其惟子血乎子血即母血也然必濟之土皮者土所生乃取土一匕刺血和土傅患處不二日瘡平論者謂皆孝思所格云後母病歿所哀毀骨立笑語不形每念及輒呼天悲號聞者莫不哀之其友李連公與社長謝廷輝欲上其事於官所聞而急止之曰休矣吾不忍以天倫爲市名具余聞其事而異之詢於人知不誣因誌其

事以俟後之採風者

乞者席慕孔孝行傳　岳震川

三水縣賈村席慕孔年四十餘乞食事母十餘年矣嘗娶妻生男子一歲薦饑田數畝盡鬻其妻怨貧日甚求去慕孔毅然遣之夏秋農事迫則助鄰耕穫取食奉母冬則乞食以養一日乞食貢士王太沖家新歲五六日也隔門見貢士持餅出授已喜謝曰先生惠我因候貢士起居貢士常客遊授經不知乞者爲誰其婦曰此吾鄉席慕孔也慕孔雖爲乞事母孝君取餅更與慕孔可歸啖慕孔母貢士笑從其言自是貢士始識慕孔賈村喪家召客以餘羹飯散衆乞衆乞各負糒坐啖肉貢士見慕孔但歠肉湆命其子亦但歠湆曰肉可歸奉祖母乞子幼弗敢違貢士由是始信慕孔果以乞養母貢士惻然爲余述余拱手而聽是日嘉慶十年七夕余適讀宋景濂杜環小傳常伯章兵部主事之公子也父死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由九江而安慶由安慶而金陵不爲乞者幾希幸杜環夫婦俱賢敬父友之夫人母事之十年餘環遇伯章嘉興令速來省母半歲乃至未久辭去不復顧嗚呼世有常伯章復有席慕孔異哉雖然伯章異慕孔不異也伍子胥以烈士乞陶

淵明以高隱乞明太祖以潛龍乞彼固千古人傑也慕孔何敢擬萬一妻可去子可餓母不可枵腹持杖赴人門慕孔亦云能母其母矣受趙盾之肉歸以遺母彼宦遊者不如慕孔十餘年之乞以遺母出於農夫尤摯且久矣貢士以余業文久請作傳余文不逮秦中先輩貢士之請未可虛乃作以付之貢士名賦都太沖其字也通六書與余善

張孝子長松傳 牟顯州

張長松棲邑西南鄉乞人也長松早孤事瞽母孝家貧以日計為人傭保主人與之食不盡食攜歸遺母或無所事則往來鄰里間為母乞食母食已乃食其餘以為常其後年漸老力衰多病值冬日大寒母子衆一室雪稜稜下擁其門不得出病愈甚乃涕泣呼母而言曰兒不肖不能具甘旨然每出乞食日供母一飽母賴以活今天降疾甚矣憊吾其不終養乎母老矣可若何卒於邑獻獄以死而鄉人及其族姓竟以長松愚而乞莫之顧也

贊曰孝弟之性士大夫或喪之乞人存之如張長松者乞人乎乞人乎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五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十六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目錄

義行

旌表義士李君應卜碑 劉青芝
王先生睿墓誌銘 錢廷文
傅昇傳 韓則愈
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雷公世墓表 任啟運
初陽子顏鼎受傳 朱長應
潘太翁志道墓表 蔣衡
書王湋敬葬棺事 張澍
孔生繼禹贖女記事 吳江
婺原董君世源墓表 彭啟豐
劉先生首昂墓誌銘 沈德潛
趙永振傳 陳浩
書王君聯事 焦循
苑亮傳 李之芳
諸老道兆元壙銘 邵長蘅

郭氏義僕某傳 顧棟高
烏蒙義役傳 常安
主隸傳 張洲

嘉興錢儀吉纂錄

義行

旌表義士李君應卜碑 劉青芝

古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言察舉此里中什伍中民所爲之善惡皆以告監官而不得有所隱也又鄉置三老凡孝順讓財救患皆扁表其門言旣知其善惡必擇善而彰之使民咸興於善行也後世旌閭則命之朝廷造自有司有聽事步欄樹烏頭築雙闕規以丈尺夾樹槐柳典愈隆而制愈侈然其爲鼓動人心維持風敎之微權則古今一而已郏城義士李君應卜乾隆二年里耆列其狀於縣以次達於巡撫都御史覆按無異詞上聞於朝下儀部請用故事

賜旌表今制官給直自建造五年七月落成大書曰

旌表義士李應卜之門其子綰感激

君上之所以惠綏其先者謀文獻刻金石以侈

君恩而揚先德乃乞文於太史氏劉青芝芝聞君之歿也家不異烟而食者已六代矣門以爲不問服有無咸烏烏哭盡哀閭里聞若宗人戚

屬士大夫以及農氓商賈皆來哭奠遠方之人亦哀悼於是羣謀於君之子若姪斂金錢建祠以祀每值君忌日登堂而祭者常數百人又有垂髮戴白扶攜提榼而來者焚香奠於庭或稽顙拜於門外歸憩道旁語及君遺事有歌而誦者有泣下者歷歲以爲常及表閭命下邑令祀君於忠義祠其雲會而來者一如君初歿時嗚呼君之所以致是者豈無故哉君字台三應卜名也太學生父丕承歿應卜年纔齠齔跳叫悲號終日不食叔丕基故遺側室一事之如母壽百歲終姪緯早失怙恃煢煢然飲食教誨之一日病危甚居層樓上時霖雨浹旬君已老矣日必數數登樓省視泣語緯曰吾夜不能往慰汝然終宵未嘗成寢也弟應會亡遺孤緝方一歲痛如割一夜鬚髮都白其撫緝也食必呼其案出必視而行返必問在何許緝病瘡醫針當下淚輒雨墮曰吾有何方爲汝分痛緝每出必倚門望易簀前一夕緝歸稍稽更深矣猶坐以待及至厲聲責曰獨不念吾望爾乎君之內行醇篤如此其施於外者尤未易更僕數有典其田而遠遊者牽其孤詣君室涕泣以託君爲授室且復其田焉有喪其妻者君爲之娶再亡復娶更給田六十畝以資其生有以困故欲遠徙者與粟百石以留之其他貧不能自存者或與之

金使貿遷或授之田使耕或代償其債或歸贖其產又有受其資貿於外者及歸貨財都盡愧無以見君君無憾容山西賈人閻文煥居君肆負君債而死其幼妻攜稚子涕淚而訴曰吾夫貧有負主翁寡婦孤兒家鄉千里柰何君太息曰往事勿復言市棺以殮歲給粟布其後子娶妻完貞路獲遺金守而還之又有攜金市粟者閱其金有官封心竊疑之與粟遣之去攜封立起入縣庭縣令坐堂皇方夾訊庫吏盜金而君持封金至乃釋吏闔縣官役六十餘輩咸謝君令亦推重君造其廬欲舉為鄉飲賓而君固辭不就一時遐邇咸嘖嘖稱嘆君為古之尚風義者予謂君厚於其親以及於比閭族黨殆內外行無慚者與嗚呼義根於性人之與生俱生者也而

國家顧必藉是烏頭綽楔為砥礪斯民之具以厚俗而興行與然天理民彝每有所觸而易動過其門者見夫草莽一介之臣一行作善巍巍表厥宅里雖頑懦不振之夫未有不悚然動容悛心而改行者傳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不其然乎綰之意欲使李氏之子若孫歌詠

聖德於罔極而迓續先猷至於歷世久遠而不墜余則推原

朝廷所以獎善維風之意及其先人所以邀茲殊典之故俾刻於庭曲

之碑使後世得以覽觀焉

王先生睿墓誌銘　錢廷文

西華自理寒石先生以氣節文章高自標置其時有胡亦然洪冷川諸君子與之志同道合主持風會稱一時之盛焉其流風餘韻久而未艾余生也晚不及見諸先輩若胡先生淵遠張先生子厲皆則古稱先不肯汨沒於俗學者余猶幸得見之其與兩公交契最密無間形骸者則元哲王先生其人也余在幼年先生以後輩接引之高情雅度藹至今不忘於懷焉先生歿以雍正八年距今二十餘年矣其孤廷煒卜葬有日以孝廉朱君聲遠狀來請銘按狀先生諱睿元哲其字世爲西華人始祖克明以徵辟令臨淮其後世有達人祖諱一統生二子長諱多士以明經任新野訓導次吉士先生之生父也新野君無子以先生爲嗣新野君風裁峻厲望之凜然先生小心敬畏能事事得其歡心新野君卒後太孺人春秋高先生晨夕溫清承顏順志里黨以爲難少而嗜學尤潛心濂洛之言規行矩步動以古人爲法仲弟元照季弟元池皆知名士家廷雍睦自相切摩早歲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餼然迄不得志於有司比以歲貢入太學而先生亦絕意仕進矣先生賦性端嚴於人

不輕許可然片長小善未嘗不津津稱述之至於師友之誼歷久彌篤士大夫無不樂與締交者嘗從金雲骨問性命之旨雲骨者不知何許人蓋逃名遺世自稱雲骨客死無後先生與諸同人經紀其喪擇地而葬之巳而歎曰世情不古師弟子之禮在今日幾不可問矣願洗此澆風以無忘先師之訓每歲清明與諸友人共集雲骨墓下掃地酹爵相向而哭既乃各出弓矢習射塚傍竟日而後去終先生之世無一闕者嗚呼人生於三事之如一貫械讓爵之事不可復覩矣若夫常景酹酒於裴墳何點植花於卞墓而世猶且艷稱之得如先生之服膺師訓義同資敬者幾人哉先生之行誼足以停澆激薄至於輕財好施及一切周急扶危之事不可殫書雖末俗之所希有而先生絕不以此自多也其賢於人也遠矣晚年飭斷家事幅巾筇杖徜徉長林豐草閒時時出其緒餘作爲詩文每一脫稿人爭傳寫之所著有洗心齋詩集歷代史斷二書既而感時會之遷訛歎知交之淪喪列數舊游作八逸讚蓋余所見淵遠子屬者先沒十餘年矣端居無聊恆取所作八讚自諷詠之往往欷歔悲感至於泣下未幾而先生下世人往風微此可爲世道之一慨也巳先生之女遜少稟家訓以殉夫著烈余爲作徵詩小引請於

四方之能文者其秋鄉試遇先生於大梁旅館殷勤致謝情事款然曾幾何時忽忽三十年矣先生之神爽長在孤城烟水間而余淪落無成年迫桑榆感舊懷賢恤恤乎有餘恫焉幽竁之銘其甫得辭耶元配周孺人繼配劉孺人亞著婦德皆前卒先生生於順治十五年年七十有三子男三人長廷覲出爲仲父後次廷煒又升俱太學生子女四人皆適名族其稱烈婦者則歸胡子本甯者也以乾隆二十口年月日合葬於賈魯河東新塋之次爲之銘曰

十雉之城提封百里望古遙集多隱君子吁嗟先生卓焉高峙其學維何枕經藉史其行維何採山釣水旅客孤墳幾爲餒鬼誰共酹之有門下士不有芳型誰式薄鄙東漢而還此風邈矣我作銘詞表揚遺軌疇無師門庶其仰止

傅昇傳 韓則愈

傅竹亭昇其先開封人宋南渡隨居錢塘遂世爲錢塘人竹亭生而磊落不羣爲人尚風義重然諾每以孔北海魯仲連自負以故四方賢士大夫至錢塘無不與交竹亭之名盛海內予客杭故舊有爲予言竹亭遺事者曰昔有某者遷官過杭以道經洞庭恐有風濤虞以其裝寄竹

亭久之不相聞一日其子忽來叙乃父見厄於洞庭生平蓄積盡付巨流近家業零落不可言竹亭愀然動色語其子曰天下事固有定數尊公昔年以箱數隻見託若預知有此者今應封久矣盍取去遂以還之其子驟獲數千金且喜且嘆欲以半爲竹亭壽竹亭謝不受又有某者以乏嗣娶妾將之官過杭館於竹亭其妾頗不容於河東之室日凡數見其人度不能留遂以贈竹亭竹亭慰解再四終不見聽則陽許之竹亭有姊幼瞽不字屏居一室竹亭因令此女與其姊共起居十餘年其人之短長肥瘦竹亭未之識也後某任滿歸復過杭年齒日邁猶無嗣息與竹亭述往事泣下竹亭曰君向所託者幸亡恙合浦之珠可復還乎具以其故述於某某不勝驚異而向所不得於其室者今亦感悟是夕竹亭爲置酒歸之其後妾生三子孫枝蕃衍至今與傅氏稱通家嗚呼竹亭固多長者之行此二事尤人所難故詳書之

贊曰人之所最易喪其守者財與色耳竹亭能揮數千金不顧又能不負友人之託委曲以全其宗祀裴令公韓忠獻奚讓焉其子孫昌熾有由來矣

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雷公世墓表　任啟運

皇帝卽位之初詔徵翰林庶吉士雷鋐入京鋐故蔡文勤公高第弟子
端重有學問時方以假省歸値王母張太君喪猶家居
皇帝素知其行誼特召至與啟運同侍皇子講讀而江陰楊文定公以
宗伯兼祭酒亦入直蓋以養正是賴故重其選也鋐奉其父狀以王父
王母合葬墓誌屬楊公以墓表屬啟運啟運德業文章不足擬楊公萬
一顧與鋐舉於鄉歲同成進士歲又同今職業又同於講讀暇道兩家
先人事貧苦患難志節略同輒相與感愴雪涕用敢題其墓石拜言曰
公閩之甯化人諱世字衞天號愼菴以覃恩貤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
士張太君亦以覃恩貤贈孺人公生有大志好讀書凡天文地利兵陳
律數以及百家技術家言靡不究悉然一以孔孟程朱爲歸由學得其
正則百家皆吾用不然非道而行小慧祇足殺吾身當是時吳逆倡亂
五嶺外多和之其以閩叛者爲耿精忠亦僞劄誘致羣不逞或告公曰
君幸受其劄可庇族且君夙負兵陳略或藉就功名何爲栖栖挈父母
走嶺崖間取危困公叱曰爾敢爲賊作說客耶彼猘犬狂噬旦夕醢耳
吾無兵陳才吾才將爲
國用寧爲賊用告者急走遁追耿逆平而公尊人以他事爲人所誣公

代訊晝夜走二百里嘔血數升庭鞫詞慷慨理直事大白而室則已懸罄矣乃屈首爲童子塾師訓諸弟子以邪正義利辨曰嚴嗟乎士君子不患貧而患不能安其貧不憂難而憂不能正其難貧與難自外至者也安之正之自我立也當

國之初正貞元之交剝復之運一切故家大族與時中熸不安義命妄負才能思糟羣不遑以自張一折而入於亂賊比比也碩果既亡安所得復龍蛇不蟄安所存身若公之負奇傑才而能審所處不苟用斯可貴耳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公雖終無所爲然以此信公之大有爲也有爲者之所蓄不於其身則於其後今鉉方强仕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且素學於蔡文勤公他日不負所學其大有爲者肅非卽公之有爲乎祖孫一氣翕張一機固以公卜之也公孝友孚於家睦於族修宗廟續譜牒訪遠祖墓求族父骸表無後之抔土與太君之所以收親黨恤鄰里其爲政於家者事詳家乘不具載載大者表其阡使人知君子之必有後而後人所以光昭元德尤在辨邪正析義利以不辱其身不隕其名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

初陽子顏鼎受傳 朱辰應

初陽子名鼎受字孝嘉系出曲阜復聖顏子後徙嘉興之桐鄉父統字士鳳爲楊園張氏畏友士鳳早世初陽子兄弟師楊園凡數年初陽子既補學官弟子避盜居郡城郡之賢豪士咸樂與交已而之楚桂陽令秀水盛君聘入幕中居二年西南變作鄖襄沔岳閒守土官半污僞命跡知初陽子將奉書徵爲五經博士備復聖後初陽子聞之佯醉立辭盛君入衡山登九疑變服爲道士奉書者跡至見初陽子立法壇執劒書符籙諸羽客環之乃舍去既王師四出僭亂以次削平初陽子居山中方搆材聚工治精舍爲終老計友人作書招之且告以狀初陽子發書知世已平乃歸先是衡陽陷於寇郡中父老子弟扼腕思顏先生及聞歸相率迎於塗初陽子入東郭門冠黃冠衣緇衣童子荷杖執麈尾猶然道士也及見相視大笑乃改服既歸家居立意造就後進與人處沖然淡遠而時露英警有古烈士風年六十有五卒子諸生元胄以工制義聞

朱辰應曰當士鳳未死時東南盟社方盛士鳳惡之謂楊園曰壞俗傷教莫此爲甚他日楊園舉此語教初陽子且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解則夫初陽子之斷然不污僞命其得力於父若師之教固已多矣楊園見

聞錄又言顏氏先世閨牆多釁惟士鳳諸子友愛異他族其季念兄常至垂涕噫乎觀初陽子父子兄弟間不愈有以知初陽子哉士鳳子四人初陽子其長也

潘太翁志道墓表　蔣衡

錫山潘太翁嗣安諱志道一字諟菴年八十以壽終杜太史雲川旣爲之志其仲子果與余相善請表其墓翁生而聰慧有至性甫能言母抱膝上問曰汝欲爲何如人曰爲善人又問曰何以奉我曰惟孝耳旣長力敦善行懸粉板于臥榻前記每日所言行有不慊默自悔改終其身無敢懈家故貧曲盡孝養父養田公性儉約好山水翁日獻鮮開曰此每餽遺也密持錢與親友邀父出游復治具答之母老目不辨物每旦詣榻舐之得復明女兄弟五人父母所愛翁別貯錢米果餌以備不時私與其曲體親心類如此母年七十病革刲股和藥籲天請代母夢神語曰汝生孝子錫十齡矣後果然居喪哀毀盡禮凡父所嗜終身不忍食歲時薦新呼父母嗚咽不能起以故無貴賤賢愚少長輒呼潘孝子中年家小康尚義好施與長姊死季姊寡俱撫其子成立爲之授室從弟不能自存厚遺之其子歿迎歸終其身至於鄉黨憐老恤孤救急難

助殯葬者不勝紀康熙己未庚申閒歲大飢募賑于崇安寺翁田不滿三十畝而出粟獨多巳而大疫死者相枕藉翁獨力瘞焉杜太翁韡仙太史雲川父也時與翁號錫山兩善人凡邑中諸義舉協力爲之杜翁質直翁周緻杜翁嘗曰獄囚義不赦姑息惡人無庸也翁笑曰我若不恤誰復憐之遇寒暑周恤倍至一囚臨刑大呼子市必欲詣潘善人門叩謝翁之委曲好善又如此年六旬析其產不留一錢諸兒固請存少許不數年而盡蓋以利濟人也守令累旌其門

詔舉民閒孝義請以翁名聞力辭舉鄉飲賓不赴翁少多羸疾老而神明不衰髮較壯時長五六寸許喜抄佛書夜輒趺坐卒之日散步里中與客談笑良久浴能就榻氣漸微而逝苟非至靜胸無些微塵滓烏能如此哉初翁年十五勵志讀書婦翁張公憐其貧勸服賈遂依張氏翁苦念父養田公累告歸不許翁毅然曰君至尊尙容一子侍養今獨不許壻歸耶歸未市月大盜書劫代翁事者死焉翁之歿也其仲子果由恩科進士任宜章令二年以賢能薦擢永順撫苗司馬甫二月新苗叛被論下于理久乃釋歸閉門課子孫後起林立嗚呼翁以孝免難教子成名子雖受屈罷官生平行誼有不愧古人者善人必有後觀于翁可

興起矣其生卒年月日及翁先世子姓俱詳志中不復書

書王淯敬葬棺事　張潮

王恆一名淯敬西安府咸甯縣人與余交數十年矣爲人有心計而翔實慎密好行陰德未嘗告人余廉知其葬邵氏七棺事卓有古人風爰紀之咸甯邵君友渠王子科舉人宰山東樂陵縣以負公帑褫職監追瘐死家籍沒妻憤恚卒子愷庚申舉於鄉以風疾逝妻憂殂友渠弟友洛亦孝廉中年淪喪妻子偕亡貧不能葬匶俱寄於南城外淇福寺恆一偶游此寺見破廊內棺纍纍風雨不蔽前和多龜裂甚懸之問主僧曰此誰氏之棺也而朽敗若是奚不葬僧曰此邵氏之七棺也寄此有年矣後嗣替微歲時且無焚紙錢奠杯酒者而又何能葬恆一曰余爲之葬可乎僧曰此大好事奚不可者恆一遂蹤跡邵氏之後無人焉得疏族某同至其兆域按昭穆位擇日悉窆之以羊豕酒食祭之揮淚去

張介侯曰昔漢陳寵掩雒城外之露骸而冤魂息哭曹褒葬射聲營之停匶而軍士騰歡史氏以爲美談自俗習澆薄此風曠寥今恆一于邵氏素非親故又無人激勸之而慨然葬其七棺此豈有沽名之念存于其中哉蓋其惻隱自性然也余又聞某孝廉其母病棘酷貧無以爲斂

具恆一郎厚聘之以畢其喪嗚呼是豈不足以甄狀也乎

孔生繼禹贖女記事　吳江

濟南長清村民女及笄矣未歸也值歲祲父母翁姑議鬻女而均其直圖存活於是販委直攜之去女哭曰何更令吾適他族終以一死報親耳每蹈暇求死防之嚴不得死抵饒陽界鬻於老妓之邀買婦女者於是妓委直攜之去女則大號求死愈急抵孔店村村孔生見狀大爲愴惻商贖妓索金五十生謀諸兄兄喜付之而妓纍索不遽已生怒脅以訟乃聽贖生詢女里地及村名曰焦家臺王三也女自是養於孔生家閱歲生裂紙數十臚其事囑進香泰岱者云至長清界卽徧黏懸以招三而三不識字鄰人讀之走告三三駭泣莫之爲計眾義生醵錢與三使赴饒生復資遣之於是三叩頭攜之歸而女與婿得合巹鄰問三孔生兄弟何名字三茫然鄰大訢曰受如此德而不知名字何名人復醵錢使再返詢名字生終弗言詢生鄰人始得稱以白於眾生名繼禹字治平兄繼涫其十四祖克當至聖五十五代孫元末避亂家於饒子孫繁眾世有隱德云

論曰見孺子將入井無問賢與愚無不有怵惕心顧或以遲而惰以轉

而移爲德不卒夫豈其始念哉孔生宛轉殷勤成其初志此善之所由積也夫吁其家之餘慶可知矣

婺原董君世源墓表　彭啟豐

君諱世源字逢其世爲婺原人祖諱一貫父諱光裕皆隱不仕君十二歲而孤既長值明末荒亂君約己治生能保其家業有餘輒推以與人贖被掠女子賑飢民掩胔埋骼修治道路橋梁一邑之人皆稱曰董善人其事母程孺人甚謹孺人病不解帶者五十日歿之時慟幾絕家子起予貢太學例得官以孺人年老不欲行識者益歎君之孝又能教其子以孝也康熙二年巡撫張公榜君名于旌善亭七年邑令劉君又舉充賓筵適遇

恩例服予之冠帶爲鄉飲大賓是時君年且七十矣君性寬厚于物無所忤自少至老未嘗一履公庭人亦不忍欺之順治四年大祲里中無賴子使其父先飲鴆而造君家利其死可索重賄及入門君延之上坐父忽自歎曰吾兒誤我我不忍死善人之門疾趨去踣于道旁又有鄰嫗鬻犬于屠人犬逸入君家嫗尾至百呼不出君償其直而遺之自是犬不離君側及君歿臥柩旁不食數日而死人尤異之曾孫大鵬篤學

敦行能守君家法次先人事行乞余表其墓余旣慕君高義而又嘉大鵬能不忘其祖可風世也故竝著之君歿于康熙二十年年七十有八配張氏以勤儉佐君有賢聲合葬城南湯塢

劉先生首昂墓誌銘　沈德潛

先生姓劉諱首昂字閬客江右安福人世爲安福右族少負氣喜談兵生值明季歲甲申流賊破京師明年乙酉王師下江南時天下未平草寇竊發有逆僕某糾亂兵數千據山谷叫號殺奪死傷者夥劉氏禮廟被燔先生奉母奔竄負創幾死賴救免少愈奮泣曰我家祖廟旣毀族黨不保何生爲若不勦此逆復祖宗仇非人也刺血書狀號於閣臣楊公公憐之發兵二千往勦頓師六日徵餉迫促無應者幾激變先生傾家竭族屬供餉晝夜督率數瀕於危始髮櫛而草薙之擒刈奸慝復我宗族修禮廟妥神主爰復舊觀方逆之旣勦也喜事者以脅從未殄乘先生往詣閣臣駢集拘係欲置之死人心復搖先生聞之急馳歸釋纍縛縱之去衆心帖然後折節讀書籍學宮食餼絃誦暇仍講擊刺戰陣法衆嗤之先生曰將有所用之也未幾果有逆藩之變逆藩者吳三桂也康熙甲寅反滇南勢連江右吉州降附郡縣響應人多恇擾謀附之

以緩禍先生矢於眾曰此逆既不殉明又叛
本朝不忠之尤者彼行授首奈何昧心應之眾皆曰然又曰方今勢窮
蹙徒困守無益爲目前計練鄉勇樹柵欄置火器結四方鄉兵爲援計
無急於此者眾皆曰然遂一一行之已而偽帥劉集統五千人薄近郡
將會兵攻吉安先生合鄉兵迎敵迫於險幾爲賊禽賊中有反戈刺其
將墜馬者詰其人卽前所釋脅從中一人也遂乘勢追逐戮殿者數賊
偽帥退然終訛言朋起日夕數驚先生曰此詭計搖我志耳守益堅一
夕有偽帥遣人至曰從我當得大官授劄爲券否則屠遠近如雞豚從
爾家先先生叱縛其人遞送大府戮之又一夕盡燒郡前積薪煙燄蔽
天先生誡曰無動率眾靜以待之寇偏發礮石轟擊乃遁去後屢至屢
卻寇不敢窺當是時妖氛方熾人心倉皇其不靡然從風者罕矣乃一
夫之志屹然山立奪眾論冒九死卒能保全遠近由明順逆秉忠義者
素也丁巳王師復吉江右漸次平凡有扞禦功者皆授官先生功爲同
姓武弁攘去沈晦恥自言有代爲陳者不報後循例以歲貢生終嗟夫
人才不易得而
廟堂又急於需才今有其人又有其功而卒使之鬱塞以老此足爲

國家操用人之柄者太息也強藩既靈先生不談兵事奉母暇肆力於古學謙退巽順不矜不盈遇有爭競者陳理義利害如春風拂人聞者忿平躁釋教子嚴義利之辨曰人欲有爲當自不貪始又嘗言節己方能利人不節己己先汰侈汰侈則耗蠹欲其及人不可得也爲文章有根柢著有古忠臣言行錄諏巖兵陣圖法六卷於戊辰某月日卒年六十七未卒前一月夢宗忠簡公招之往曰我當逝矣已果得疾或勸醫藥不從遂卒識者謂之知命劉氏出長沙定王後宋帝昺時齎米千石助文信國勤王者二十五世祖也諱莘隱高祖諱燿判泰安州曾祖諱仲垣祖諱繼志諱寶珩者考也名諸生明末時嘗夜觀天象知天下將變誡其子傾產捐軀義勇自激憤時事不可爲歐血而死先生識其言生平遇事敢爲奮不顧身承父教也娶曠孺人繼留孺人先卒子男子三長昆澐次昆潛康熙癸酉科舉人知嘉定縣次甲祥縣學生孫男八人曾孫男十八仲子既令嘉遇覃恩例得贈先生如子官而以清介自守不能骫骳事上官被黜不及蒙恩宜仲子之縷述先德欷歔欲絕也某年月日巳葬先生於廬陵之永福鄉而墓隧之石其辭未立罷官後手狀乞誌銘濳無位不文不足增前賢光也鑑其誠乃銘銘曰

狂猘跳梁哭依庭牆鄰其奸猖孽藩吞屠且戰且驅保全疆隅孝敬祥順敦忠守信秩秩家政同善於人衆草薰蘭凡鳥親鸞涵泳聖籍名不稱憓後起滋植存何有歎熺沒何有憾永壽匪甓高原坎中歸藏佐宮千載是崇

趙永漲傳 陳浩

趙永漲字纓可國學生少倜儻每以事自負其於公事尤汲汲若不及居西平西平之汝水繞城西北而潕水西來注之下流至朱皋鎮入淮每夏秋水泛西平上蔡汝陽新蔡固始諸邑並受其患自元明以來壩舞陽之淵口截潕流北入澧代修代圮遺址尚在

今上御極之十五年西林鄂公巡撫河南建議修築

天子聞而嘉之蓋潕水匯西南諸山之水入於舞陽澧沙則所過地少而害輕趨西平合於汝水則所過地多而害大公計之熟矣檄下郡縣永漲即以身任爲請于是因其故跡是完是增運材以値集力以時費以二千金計後壩潰復與邑人堅修之費亦數千工竣邑令上其名於公公著之牘爲中州人士勸余以乾隆十八年奉

命視學湖北過西平之官署邑令林維新余己酉所取士也問其邑之

賢者以汞漲對其孝友行於家而義聞於鄉他諸行事多可述者其子恆麗近從余游以公舉之牒請爲之文憶自已未歲與鄂公同官詹事自公死節後余至河南河南人士數頌公惠仁障西平諸邑之水以除民患其一事也嗟乎汞漲亦幸而得公以傳也哉

書王君聯事 焦循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簏得向所撰王君事略鼠齧過半庚子秋聞筆也苦冗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鷺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秇餼於庠乾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蹇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衞之於兩肩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譚厚德事莫

不舉王君云

苑亮傳 李之芳

從來義勇節烈得之光明俊偉者居多而難槩於椎魯卑棲之子謂其見理未明而赴義無識也若夫身不越輿隸之徒智不在堂廡之外一旦有故而感主之恩忠主之事自全主之名節而不惜捐軀以從者余於義僕苑亮有異焉苑亮籍鳳陽之亳州投里中韓氏爲僕者有年韓爲故家斌郎苑亮之主也斌業武登辛丑第尋授閩中興化守備甲寅春耿逆叛初授之職不從後爲逆所脅勉受副戎然其心戀
本朝念及國恩慨感泣涕零會有歸誠人來述其忠悃欲得我信使郎乘間來歸余因備移江省制府傳其子世晉而苑亮遂同一夥僕奉幼主來衛世晉方弱齡未練苑亮則頎然偉漢貌言樸率余慮往彼突目其一人年差少體亦短小欲屬之以行然猝未定也因發平陽王鎮杭協馬副將本標後營趙參將公同驗選於兩人之中擇其當可者以報僉稱苑亮能勝任余亦思此事巧慧者或至浮露誤事若苑亮者庶不負命耳遂諭以所遣亮惟唯唯再示之方略使之全主以自全時亦漫無可否但請奉諭以往余即授之札平陽王鎮與斌子世晉皆屬書去

時世晉拜亮亮亦拜主相向號哭隱然有永訣之意焉越兩日鎮將具
報斌果率其部將某某等渡河輸款時余正在元戎賴公師中亟問苑
亮探者覆云隨後卽至少頃又問答復如前比斌至余復亟詢苑亮何
在斌答曰斌負亮矣亦不禁爲之黯然也斌悉閩中脅迫狀與前歸誠
人所述同再悉苑亮齎諭情事過河西卽爲賊卒所執偽帥馬九玉訊
問供爲斌僕因家中被籍竄入投主逆卽傳斌辨識時主僕不敢交語
亮乃泣請詣斌所逆令二卒押赴卽回不許通一言亮於此時計無所
出乃抱主足慟哭卽於此中示意哭罷稱履爲水淹請易之予之及去
斌料遺此雙履非無意拆視之則余所付諭札並諸書也由是忠懷益
奮遂攜劄率近員詣爲河濱酬神策馬歸誠嗚呼斌之志尙矣若苑亮
者又豈僕中人哉當其身赴危險毅然無他諉一何壯也置札履中無
片語輕洩一何密也主僕痛別示以有死無生之義一何烈也及抱足
傳心哀號易履俾伊主見諭傾懷以成大節又何膽與識交絕也前之
見爲椎魯卑棲者豈意其智深勇沈若此杭協馬副將復稱斌父昔年
被誣在監肄業官索不得亮至官刑拷幾斃卒不供吐其地前州牧票
傳世晉並其家僕時舊頭不之斌之母曰是行非苑亮不可亮卽身任

無難色此皆得之賦與世晉口悉是苑亮義勇之槩本於天性故前後赴難履險若坦嗚呼苑亮豈僕中人哉頃有自逆來歸者稱亮在馬逆處夾訊已三次從未供有齎諭一字惟仰天待盡是亮之生死未可卜豈不痛惜雖然亮而生也忠膽將與國士賦同仇亮而死也亦義氣盈於寰宇炳炳麟麟與古之貞臣義士並垂不朽豈直以荒煙蔓草動人悲惋也歟余深嘉其義並爲抒管紀之以愧世之得寵忘恩背主操戈者

諸老道兆元壙銘　邵長蘅

諸老道者馬文毅公僕也名兆元江南句容人老而蔬食喜佞佛故稱老道云文毅公撫桂林遭變拘賊中四年抗節不屈語具在公家傳及新都朱昉所爲殉難紀略方賊遣騎收公時并縛其僕次及老道賊以其老縱之去老道大呼曰吾得從主人地下甚幸豈效鼠輩叛主苟圖富貴貽千古罵名耶奮然隨公行公至箕踞大罵老道亦詬詈不絕口公遇害賊亦竟殺老道或曰老道僕也於法不應銘邵某曰嗚呼老道之死烈矣所稱殺身成仁者非耶吾見今世士大夫訾謷人輒詈曰奴儕嗚呼奴儕乃有是是宜銘銘曰

生也主從死也主依其遺骨瘞於斯

郭氏義僕某傳 顧棟高

義僕某者山西聞喜人郭景汾之僕也先是姜瓖反時有劇賊章惇殺掠聞喜景汾父祖俱被殺景汾時年三歲僕負之竄匿山谷得免既姜瓖歸正

朝廷予以官職而章惇亦授某衛仍居聞喜景汾稍長勵志讀書甫冠成進士乃上書言情僕得受旌曰義僕之門而景汾日夜念祖父仇誓必報顧已經

朝廷赦命無可柰何遍訴州縣官及邑中諸縉紳而無錫邵伯麟時為聞喜令縣中諸公為居間令章惇詣景汾門謝罪祭父祖墳事解始章惇受職

朝廷得與諸縉紳往來顧念平生怨家多潛屏伏鄉里中未敢出及郭家事解意謂無復事乃揚揚乘輿馬出入縣城景汾伏壯士中途猝擒之毒毆至斃斷其形以祭父祖家而身自詣縣獄縣令心義其所為欲為之地乃具獄辭惇復謀反景汾率眾擊殺之既而大吏覆訊謀反事無實景汾擅殺

朝廷命官邵令擅出入人死罪俱論大辟踰年減死戍福建時康熙某
年事也暨耿精忠反景汾汙僞命事平景汾坐大逆戮死西市僕走三
千里與棺殮其屍章悖子後上言景汾法當暴屍某擅收之罪當下刑
部獄廷鞫時僕慷慨言具臣一介無知困負三歲主出艱難萬死中得
蒙
恩受朝廷錫命景汾因挾仇擅殺事論戍福建其傅耿精忠造反臣無
從知而主固臣之主景汾罪當死主死而僕不收殮則爲負
朝廷恩命臣盡就死不敢負
朝廷獄上
天子重哀其志特下詔再予旌山西人至今稱之而邵令初以景汾事
與景汾俱論戍景汾受僞命時耿精忠欲以邵爲某官景汾乃謂曰是
且不辦一縣令何能爲遂不用以是得免於禍其子孫今在福建云
論曰景汾與邵令俱有可矜而未得所以處之之道令景汾成進士時
即上言臣與章某義不戴天今臣蒙恩爲官而章某亦蒙赦授職同在
一土靦顏人世臣念若報仇則違法不報仇則無以立于天地臣願先
死以謝祖父魂魄

朝廷自別有處置而邵令當景汾獄事即據律入景汾死罪而徐申其

祖父冤狀

朝廷必置不問胡竟不學無術一逞其血氣以狙擊一昧于律令以市

恩俱罹法網最後景汾身陷大戮不亦悲夫語所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其兩人之謂乎而是僕兩從危難中始奪襁褓于流離兵火之餘旣收遺骸于縣首藁街之日昂首對簿詞色不撓

天子爲更加寵錫豈特其大節偉然其志慮殆過士大夫遠矣嗚呼令兩人者知此詎至若此哉

烏蒙義役傳 常安

義役烏蒙武職之礮手也不知其姓名烏蒙之變文武多遇害逆猓猖獗乘我官馬披將帥戎服執軍器肆行無忌得鼓吹樂人與使令之役夫輒釋不殺令供其事義役之主死充礮手猓中猓戰不勝謀欲施礮不解施義役以口向上猓亦點曰須向彼義役詭曰若然須別製礮猓許之義役於無人處碎其火門旣傍近有藥一桶持火奔至桶前猓急禁之不及火發桶暴裂響如雷山石爲之崩墜近火之猓悉死延及十里外而義役亦燼矣予嘉義役之忠烈將疏請於

朝會謫任於黔倉卒不得其姓名事遂寢君子曰嗇人而役賤也而義則役亦不賤也烏蒙之變何與于役而役死之天下後世誰知役之死者而役竟死之嗚呼義矣設義役畏一死而教以礮向我軍我軍無噍類矣以一死全滇南百萬生靈義役之死不死也

王隸傳 張洲

王隸京都西城人爲刑部直隸司皁隸好義有俠士風御史某與其鄉人歲首爲酒會徵伶伶不時至至者僅且數人其僕詰伶伶與閧御史聞聲叱之伶朱三者遽以言語侵御史御史怒方食茗擲茗碗以擊然不中伶忿忿去伶故出入諸顯貴人門大有勢力夤緣關說詆御史御史欲與辨都御史以爲非體止之御史坐削籍歸發伶刑官笞責王隸職行笞伶具酒招隸酒半出金五十爲壽謂手刑者往往因賂有無多寡爲重輕冀且稍稍持己護之第薄責焉隸聞伶事不平於心至是斷厲毅然卻之瞋目視伶髮直上指良久乃罷刑官議三十笞隸且二郎氣奄奄待盡刑官懼罷杖斃處分遽止隸笞隸意殊恨歎曰吾所以不受金者欲斃此伶爲諸搢紳吐氣乃未獲如願惜哉伶因傷至數月以死當此之時王皁隸之名滿都中王元亭給諫遠數數道之徵之王蘭

圍刑部而信加詳焉書其人以厲凡官役者
南林子曰王隸以區區刑隸抱公憤至卻金以伸法義已當時諸公貴人或且受賕謀爲佮地聞此能無恧乎豈刑隸之未若也悲夫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七目錄

方術

盧之頤傳　沈西陵

沈翁士逸傳　柴紹炳

徐隱君國麟傳　趙士麟

葉君桂傳　沈德潛

儒林郎徐君大業墓誌銘　彭啟豐

書李芬　趙懷玉

朱爛鼻小傳　王友亮

名醫李君炳墓誌銘　焦循

嘉興錢儀吉纂錄

方術

盧之頤傳 杭世駿

盧之頤字子繇生明熹宗時號晉公又自稱蘆中人父復字不遠精於醫理從遊者眾聘王紹隆於家講論內經晉願買田以膳學徒使醫道大明於世著有病種芷園臆草諸書祖惠字心齋艱於得孫願以一周星課華嚴滿十二部燈香前卽時時現一童子相既滿子繇生焉自絕乳後不露一隙慧光羣兒戲獨不能戲羣兒誦獨不能誦口若膠生耳若纊塞形若木偶眾以為癡九歲時依父禪坐現一身世俱空之境隨詣聞谷禪師以三語令參能舉心為對弱冠忽處方藥有合人亦稍稍許之王紹隆召聽內經素問不得其旨聾啞如故後講張仲景傷寒忽大出辨駁以困其師明年卽攝師講席著金匱要畧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既成火之曰十年後方許汝著書于是奇穎之聲漸起試命參預筆削大有闡發悉取所著畀之而於本草終不相入艱苦殊甚會父復著綱目博議有椒菊雙美之疑不能決得之頤私評而決因令面判七藥皆

有至理病亟趨令之頤成之歷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人
字者卽博議也中分覈參衍斷四則遭亂後書籍零散參覈二種稍補
其殘缺衍斷倍多不能追憶遂名乘雅半偈凡十二卷今巳行世父歿
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右目偏盲摩索者言暗中得之也繼
摩索而作者有傷寒金鎞疏鈔醫難析疑遐引曲譬幾三十萬餘言難
扁鵲誚華陀曲王叔和駁成無巳自孫思邈以下無譏以引靈素之熱
病以言卒病則謬指七情六氣房勞刀杖爲內外三因則謬以形層皮
膚肌胸腹胃限病者期日則謬以化氣爲本以經脈爲標則謬縱橫奧
衍精以理解悟以禪機旋入閫歸理舊業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碩學如
張天生名彥如陳允倩皆從問業自言於王紹隆得金匱之心傳於陳
先得薛案之私染而李不夜巖忍公則文章道誼之宗模也幼躭禪學
于聞谷憨山二大師得其南車于離言和尚得其點醒雲閒施笠澤古
婁潘方孺邵陽甯比玉不遠而來起予不少左右采獲卒能名家有子
曰燚餘杭嚴武順與盧氏爲至交復卒託孤一言一動必關白而後行
稍不當輒訶督譙讓改乃巳人兩難之
舊史曰陳曾蘐傳論之頤云歲丙戌監國者在山陰之頤杖策往謁大

為所親信授職方郎事敗跳身歸鄉里閒與舊相識者往來門庭雜沓蹤跡不測性又簡傲雖以醫術起家輕忽同黨好自矜貴出入乘軒車盛傔從廣座中伸眉抵掌論議無所忌識者謂必中奇禍頃之兩目皆盲睆睆成廢人不出戶庭而曩所交遊皆斷絕詫歎一室竟以憤懣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沈翁士逸傳 柴紹炳

沈翁者名士逸字逸眞別號廷獻仁和臨平里人也世系本吳興其先有某者洪武中出贅于臨平韓某家始為臨平人子孫因冒韓姓數傳曰復春公苦貧迺以醫自業用能起家即翁大父也父曰怡春公亦以醫名翁為怡春公長子生而穎拔眉目朗爽絕為父所憐數歲常抱著膝上指曰異日亢吾宗者其必此兒乎長治毛氏詩試有司輒不利棄去習騎射應武科旋復報罷已獻策幕府從
上補材官稍遷裨將頗有幹略稱會丁父憂謝職力請終制既念母老諸弟幼屢辟不就陳情侍養曰微臣烏鳥有私柰何以千夫長易一日邪閤門自免生計日落因奉母入郡僑居慨然發憤思復其祖業于是探篋讀禁方日盡一卷得其要領垂簾于市且學且出醫時人未之奇

也逡巡數載翁覃思益精病者稍稍進翁爲臨證切脈別白五行虛實抉藏府癥結形氣標本斷死生可治投劑刻效造詣日衆聲益以大起先是燕城一士夫延翁治病就診次有一村人在傍戲謂翁脈之其人自謂亡疾翁試脈已顰蹙曰此人怪脈已形將不可猝諱經所謂行屍者也因屈指予短期座客咸訝之相笑以目不旬日村人暴疾而殂一時咸服其神棲水胡中丞偶于舟次謁翁目視傾左言微謇翁望而謂曰坐有疾不治將深中丞意頗不然之尋別去半歲所疾果發召四方名醫治不驗一厥死矣舉家盡惶急蒼頭奴乃述翁語于是中丞趣使者敦請翁翁至診視即慰解之曰此不在死法中雖危可拯也酌予牛黃琥珀人蔘如干劑調攝踰月竟獲痊譚者比諸越人之起虢太子云里中趙上舍患中寒發熱中滿胷彭彭然體尫甚不支他醫類束手且臆對言人人殊因鄉翁乞命翁予獨參湯一大劑體稍可不解趙自請更進參湯翁便急止之別予陷胸湯一服豁然熱除羣醫就請其故翁微哂曰此是醫法諸君顧不察耳頃趙患諦屬可下第內虛不任故先補後泄之新安張太學子才十餘齡患溲血醫看動指溼熱予以五苓八正諸方隨療增劇翁至診之曰此積損致然褚相所稱精未通而御

女五體有不滿之虛後來有難狀之疾是矣且經曰虛者十滿勿一泄之淡滲下竭其何以堪乃與主人約悉屏前藥爲處清補平調之劑應時加減兼令慎起居節飲食經歲漸差吳中一富人卒中仆地不省人喉如曳鋸口張手撒觀者咸謂痰厥將投星香活絡丸散翁切脈久之斷屬氣虛若從痰治則逆而刺之刃矣其家狐疑不果翁自處參芪六君子湯加竹瀝薑汁躬爲調煮坐視服之盡一劑卽霍然以起富人叩頭扶服德其載生也凡翁臨診裁決所全活多此類然持論平易所至不求赫赫名性隱惻赴人之急寒暑風雨絡繹塗路未嘗以事爲解上大夫亦以是爭重之爲置橐中裝卌慮數什伯金翁緣手散盡晚年乃就其故居之旁搆園池爲娛老計疊石引流養魚畜鳥蒔果木雜卉曲欄小閣日抱琴書坐臥其中有好事者過之置酒談箏宴笑竟日夕致翩然亡倦也少子謙文弱有美才最工詩詞人事小閒不廢吟咏從容過庭時顧而樂之恆謂韓伯休賣藥長安恥令女子知名而李廣罷官遭灞陵尉呵止至銜而殺之吾老矣得攜若屬葛巾草服往還田野間卽何與橫金躍馬馳驅唐突我父兄子弟爲哉故翁自業醫十年返臨平里居比遭亂益自斂跡白頭曳杖僂而遇人絕口不言故將軍也歲

辛卯年六十有六患痎瘧卒所著有翊世元機繩樞約言凡數十卷藏于家

柴生曰予嘗觀古史紀名醫多列方伎中儒者故卑之然仲景自長沙太守華元化亦舉孝廉異世談美不以名伎將醫流取貢有同四科沈翁洵長者好行其德何必故將軍哉又予比歲從業習書和家言嘗手列數事就翁質難翁遜謝不敏已曰用兵顧方略何如不至盡泥古成法矣然翁臨病指授輒兢兢尺寸昔人謂丹溪不過能將十萬東垣乃多多益善耳沈翁要爲取衷焉嗟乎持論若彼用心若此近世醫工蔑以遠過也

徐隱君國麟傳　趙士麟

徐國麟字遂生別號旭窗居士先世自奉化之白岩徙居於鄞方頤廣額體貌豐偉年二十盡通經史百家之學身經喪亂艱苦備嘗時避兵母繆孺人年邁不任奔走遂生步負以逃倉卒遇賊賊義之曰孝子也不忍加害有田數十畝盡推以予兄國鳳其母甘旨之奉獨身任之撫弟國蛟友愛備至以繆孺人多病慨然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人生學問德業當求有益於親次即求有濟於人豈僅兢兢於章句之末耶

因取黃帝岐伯之書朝夕習之歷寒暑未少輟凡諸家之學皆窮源究委理其緒言而一生得力尤在張景岳之類經趙養葵之醫貫其爲人仁心渠篤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每晨初就診者屨滿戶外公輒披衣起延之視疾曲盡其詳雖疾風暴雨如平時家人或阻之曰醫者治病甚於拯溺救焚彼生死在呼吸豈能少有所待乎性磊落有鯁節不喜出入公府當是非曲直無所迴避生平活人無數大江南北翕然慕之長於詩酒遇風日晴美佳山水在目則銜杯琢句寄興遙深其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尤念醫學爲人命所關耑心撰述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倣陶節菴之意取張仲景傷寒方藥以己意代之察於脈理能決生死於三年十年之外彷彿古人以大儒而兼擅醫學之長者如朱丹溪孝友至性與之同博綜經史又同功存利濟以刀匕起萬人之疾更同迢迢五百年桐江甬水天實生之以紹斯民之命豈偶然哉公所著書有素問鈔註十二卷運氣便覽註八卷論脈指南六卷本草發微十卷諸證玉籥十二卷重訂醫指六卷傷寒典要二十四卷虛勞金鏡錄八卷翦紅眞髓八卷重定婦人規八卷古方八陣八卷重定新方八陣八卷類方選雋十卷本草摘方六卷海外驗方四卷內科新法十卷外科別傳

三卷幼科慈筏四卷治痘心傳八卷育嗣宗印六卷眼學全書五卷類經選要八卷歷代名醫選案三十卷旭窻居士知非集十六卷凡爲書二十四種爲卷二百二十八總名曰軒岐學海千古醫學之大成萃於此矣子文駒歲貢生操今古文選政名重京師次文炳文炎俱積學有文譽長孫震昌英敏力學年七十四以疾卒學者尊謚曰元修先生議謂立義行德思能辨衆曰元也好學近智勤其世業曰修也

葉君桂傳　沈德潛

君名桂字天士號香嵒先世自歙遷吳諸生隆山公曾祖也祖紫帆有孝行通醫理至君考陽生而精其術范少參長倩無子晚得伏庵太史生無穀道啼不止延醫視之皆束手陽生翁至曰是在膜裏須金刀割之割之而穀道果開太史既長爲紫帆翁作傳以報焉君少從師受經書暮歸陽生翁授以岐黃學年十四翁弃養君乃從翁門人朱君某專學爲醫朱君卽舉翁平日所教教之君聞言卽徹其蘊見出朱君上因有聞於時君察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如見五藏癥結治方不執成見嘗云劑之寒溫視疾之凉熱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習用參附丹溪創陰虛火動之論又偏於

寒涼嗣是宗丹溪者多寒涼宗東垣者多溫養近之醫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而無有成見蓋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實以人試藥也持論如是以是名著朝野卽下至販夫豎子遠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居家敦倫紀內行脩備交朋忠信人以事就商爲剖析成敗利鈍如決疾然洞中窾會以患難相告者傾橐拯之無所顧藉君又不止以醫擅名者歿年八十配潘孺人子二奕章龍章奕章亦善醫以君名掩孫二人曰堂曰堅曾孫三人習儒業食君之德高大家聲將於是乎在

論曰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陳承祚作華陀傳因之後戴九靈宋景濂倣其體作名醫傳君不欲以醫自名并不欲以醫傳後臨歿誡其子曰醫可爲而不可爲必天資敏悟又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爲刀刃也吾死子孫愼無輕言醫嗚呼可謂達且仁矣

儒林郎徐君大業墓誌銘 彭啟豐

君諱大業字靈胎世居吳江祖諱釚康熙朝舉博學宏儒官翰林院檢

討父諱蓍浩授州同知不就選老于家君性通敏知時務喜豪辯跌蕩
江湖間自年少時已落落自奇異初學時文薄其道遂覃思周易道德
陰符家言久之有契乃旁搜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精意鍊習得其
要領其于醫理尤邃上下數千年窮原達流參稽得失書之于辭沛如
也以諸生貢太學尋弃去專以醫活人數應人請往來吳淞震澤間因
以曉知諸水原流順逆淺深通塞之故其後縣有興作君輒正論鑿鑿
持是非有司不能奪常委曲從之乾隆二十七年巡撫莊公欲興水利
將開震澤縣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水君白言其五十餘港非太湖
下流間且無益又將壞室廬墳墓不可算數唯附城十餘港爲湖下流
濬之便因導有司相視卒從其言時諸大吏稔君才又見君論事剴直
因民之利多所補益咸引以爲重會
天子問其善醫召之將授以官辭免三十六年再
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九
詔賜之金贈儒林郎君平生著書甚具多自得之言嘗創新樂府曰洞
谿道情警動剴切士林誦之妻周氏繼殷氏子三人長爌次爔次爆孫
五人埏蒔祉培堉垣君出自汲水港丁氏故與予爲重表兄弟少而相

習既老猶時時往還閒歌詩相贈答以予平昔慼好之閒求如君之傑然自立者亦已罕矣予煐自京師以君喪歸將以卒之明年十月六日葬于吳縣石湖之濱而屬予爲之銘銘曰

君之醫世所師陰行善人不知其骨俠其心慈時屈伸道有之貽厥子昌其施

書李芬　趙懷玉

李芬者甘肅皋蘭縣人少孤貧無依因人行伍隨定西將軍兆惠公平伊犂擢千總爲行營傳宣方大兵之征回部也未拔葉爾羌遇賊首和吉占率衆掩至環營積土爲城城高三丈許外濬深壕削木爲槍林立壕底賊踞城施礮晝夜巡守我兵無一人能出逾月糧且盡公束手坐帳中芬進曰兵飢矣將軍盍急以糧濟公怒曰若知無糧而故倡斯言欲蠱軍心耶曰軍自有糧不取耳營東南土中有三百餘石請遣兵發之公曰掘地無糧汝當軍法從事苟使衆知則無所逃罪姑先試之命家僮六十三荷鍤隨去頃之二人握米來獻公大奇之促令往掘果如其數因問他處有乎芬曰西北角尚有二千七百餘石亦如言無毫髮爽衆皆驚歎公詰其故曰以占得也問何日出圍曰既占之矣某日援

兵至亥日當潰圍出某日大功成將軍當進封公爵已而皆驗及凱旋
芬留烏什
上召參贊永貴公還將上馬問芬吾能回京否曰不能曰驗當酬汝白
金二鎰不然屬新參贊鞭汝四十無悔也曰此去十日內見羣烏飛鳴
如陣則不可行行必有禍將仍返烏什耳既去九日宿庫車之合塞爾
晨出帳有鴉鵲萬餘飛鳴上下駭極不敢前進次日聞報則庫車大臣
德明爲嗎哈浸所害矣遂馳回烏什督兵進勦久之始歸芬終甘州中
營參將既死寄棺蘭州西郊廟中一日見夢於其妻曰速移吾棺否且
有厄是夜芬弟夢與嫂符異之而未果移也既而二人復夢芬來顏色
慘迫曰明日日中不移則無及矣大哭而去詰旦其弟覓城東北一寺
遷焉棺甫停而薩拉爾回賊至蘭州城西焚掠殆盡時正日中也吁亦
靈矣哉聞芬在軍中頗好讀書而於騎射不甚措意生平所占靡不奇
中或令人拈一物斷之思議百出出入意表烏虖以芬之術使乘時得
志預謀帷幄雖裂土封可也然芬武人不好武卒登三品階非術何以
致此況如芬者其湮沒草野又豈鮮哉青州副都統陽春儉齋與予同
官交好述其事甚夥錄一二大者備史官之采焉

朱爛鼻小傳 王友亮

朱爛鼻浙江秀水人忘其名有異術鄰家夜被盜旣去乃求救朱書符於掌指盜所去方天明盜自返若有驅之者捧所刼物跪門外鄰得物而縱之盜偵知朱所爲伺其出刺之傷鼻至爛人遂以此呼焉乾隆十二年有賊夜二更至爛鼻宅竊桑擔筐二繞屋前後行迷惑不能去達旦爛鼻見之大笑呼云汝欲去須實筐賊如言乃甦長跪求免予米三升慰遣之自是盜賊屏跡一村以寧某年元夕秀水兩生來謂曰聞揚州燈絕盛欲覩無由君能爲我縮地否爛鼻不應强之曰行止皆聽吾言乃可兩生敬諾取木櫈一令跨兩端自居中一手挈一生戒閉目唱曰行櫈自起飛行空中少頃止於地張目已在揚城矣兩生樂甚忘歸再三促不聽天將曉爛鼻不見兩人腰無一錢不得歸行乞於市月餘遇鄉人載以返怒爛鼻之誑已也往欲毆爛鼻倐隱柱中笑吃吃且言曰吾法不得久留前言已悉不自咎而反咎人耶兩生意解爛鼻不娶年八十五依族子以居一日族子他往道遇爛鼻撫其背曰我往峩眉不復歸矣挽之不見乃大驚至家則爛鼻坐榻上已逝

名醫李君炳墓誌銘 焦循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予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予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讐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因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歙人汪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羸其一斯爲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中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勺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

乃知君以積驗得之眞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能抉其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温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瑣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漬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呼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卽行而短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眾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合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誓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效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荊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間爲詩

歆不甚溺也予既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眞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賙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舴艋泛我湖漘囊中有帙指奧以醇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爲語學者維茲有律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目錄

藩臣

噶岱默特傳 回疆通志
額敏和卓傳 同上
霍集斯傳 同上

嘉興錢儀吉纂錄

藩臣

噶岱默特傳 回疆通志

噶岱默特烏什人初為拜城阿奇木伯克隸準噶爾乾隆二十一年聞大軍定準噶爾棄拜城來歸道遇逆賊阿睦爾撒納使脅附不從間道至伊犁以告二十二年從定邊將軍成袞扎布勦厄魯特孽賊二十三年靖逆將軍雅爾哈善討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噶岱默特請從獎授三品總管賜孔雀翎抵庫車霍集占以賊五千來援擊敗之賚銀幣庫車克復從赴阿克蘇烏什抵葉爾羌定邊將軍兆惠遣偕副都統愛隆阿屯喀什噶爾路防賊援霍集占以兵驟至抗兆惠軍於喀喇烏蘇噶岱默特等欲破圍入不得歸阿克蘇偕辦事大臣舒赫德議集兵援和闐復告急噶岱默特曰賊困我軍和闐諸城驚懼不以兵拯恐滋變舒赫德遣兵五百赴和闐以二千援喀喇烏蘇噶岱默特攜阿克蘇伯克等列前隊告沿途回眾爾等或早悔罪身及家無慮也否必就滅以故無梗道者明年喀喇烏蘇圍破

詔擢一等侍衛尋授拜城伯克復從大軍征葉爾羌霍集占等棄城竄
尾擊之敗諸阿勒楚爾伊西洱庫爾
詔封公品級明年來朝
召覲於正大光明殿賜章服行飲至禮於豐澤園賚銀幣行有期
召宴之溫諭遣歸詔授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有阿卜都喇伊木者霍
集占逆屬也初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聞大軍至請降
旨宥從逆罪授葉爾羌伊什罕伯克至是偕噶岱默特等入覲旋派蘇
巴特伯克呢雅斯喀什噶爾商伯克邁喇木等謀逆布偽檄遠葉爾羌
約為應阿卜都喇伊木懼首之噶岱默特語參贊大臣舒赫德曰阿卜
都喇伊木等聞賊倡亂不無疑懼請防之舒赫德以聞時叛賊呢雅斯
等就擒阿卜都喇伊木族無附逆者
諭曰噶岱默特心有所疑即行稟告具見悃誠但阿卜都喇伊木等係
初次入覲轉回之人且邁喇木等黨與內並無伊子弟名目若以會經
霍集占委用遂懼其反覆則恐於伊等不無屈抑而回眾更生疑懼著
舒赫德密諭噶岱默特以天朝法度惟顯犯罪惡始行懲治從不無故
猜疑致有屈抑但爾誠意可嘉恩旨深為獎許並明白曉示阿卜都喇

伊木云爾等係入覲之人不但未知賊匪倡亂之事即子弟等亦全無附和者皇上已洞鑒情形與爾等無涉嗣後惟當矢心報効以期永承
恩澤曉示後仍令照舊辦事二十六年以噶岱默特及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無侵漁回人習
詔增養廉示奬二十七年噶岱默特倡議偕諸伯克輸穀千石貯城邑賑貧戶復助材建兵屋三百楹
命奬賚二十八年喀什噶爾辦事左都御史永貴疏言噶岱默特告回部田畝資溝渠利喀什噶河一曰赫色勒河出喀什噶爾西喀卜喀山溉東南托果斯遷賽爾瑞喀什噶爾哈喇克爾多羅特巴克阿爾巴特派蘇巴特諸邑過巴爾楚克匯羅卜諾爾一曰托庸河出喀什噶爾西北托庸山溉東南玉斯圖阿喇圖什阿爾琥呼爾罕阿斯圖阿喇圖什伯什克哷木諸邑與赫色勒河合流一曰圖巴里克河出喀什噶爾西南吉斯嶺及西界烏帕勒山上流向東溉汗阿里克塔斯琿赫色勒布伊諸邑下流向東北與赫色勒河合流一曰庫森塔斯琿河出喀什噶爾西南英吉沙爾城西羌琿山溉東北英吉沙爾諸邑散流入沙磧惟赫色勒布伊塔斯斯琿汗阿里克三邑分引圖巴里克河水不給用邑皆

噶岱默特往視自赫色勒河東南浚渠四十餘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又視托庸河水湍急田畝被衝刷議建土石堤壩並鑿山石以弱水勢報聞先是布魯特額德格訥鄂拓克長阿濟拜以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掠其邑慽之聞霍集雅特之丕色勒伯克與搆難因潛兵襲霍罕使至葉爾羌掠布魯特樵者十人告梗道噶岱默特察辭誣詰之會丕色勒伯克與額爾德尼伯克釋怨阿濟拜懼請檄霍罕勿侵己永貴偕噶岱默特責罪均令各安處未幾額爾德尼伯克以布魯特薩婁鄂拓克長沙巴圖掠市馬告噶岱默特索所掠歸霍罕霍罕復侵額德格訥奪鄂斯邑永貴責霍罕罪霍罕詭稱鄂斯為己舊屬不即歸額德格訥時阿卜都喇伊木為喀什噶爾伊什罕伯克以不獲為阿奇木懷逆志數通霍罕永貴等不之察遣侍衛托穆齊圖偕阿卜都喇伊木赴霍罕責不聽命將以軍討阿卜都喇伊木遣屬摩羅郭帕和卓哈勒默特告額爾德尼伯克曰回部和卓皆就誅惟爾存今索侵地使不以兵從爾勿懼而迎且喀什噶爾兵寡爾潛至我將為應額爾德尼伯克懼市己以丕色勒伯克搆難謝之托穆齊圖抵霍罕額爾德尼伯克不之迎示順逆義乃謝罪以鄂斯邑歸阿濟拜托穆齊圖歸不以不迎故告二十九年

噶岱默特屬噶帕爾赴市霍罕偵得情告噶岱默特首之辦事大臣納
世通疏聞
詔磔誅其孥及赴霍罕使悉緣坐以噶岱默特發逆謀獎賜幣三十年
烏什逆回賚哈木圖拉叛遣賊黨巴布敦等乞援霍罕抵布魯特揚稱
諸城悉附逆噶岱默特自喀什噶爾遣屬愛伊特默特赴布魯特額德
格訥薩爾巴噶什諸鄂拓克告自烏什外他城皆安堵薩爾巴噶什長
車里克齊遣弟海蘭達爾赴軍噶岱默特索逆使車里克齊擒巴布敦
獻尋克烏什
詔敘噶岱默特績四十年
詔世襲罔替尋卒子阿卜都喇璊襲阿卜都喇璊噶岱默特長子乾隆
二十一年從父至伊犂乞降
召入覲二十五年
詔授拜城阿奇木伯克視英吉沙爾城伯克秩四品四十年襲公品級
四十一年卒

額敏和卓傳 同上

額敏和卓吐魯番回部人祖素丕和卓為額喇和卓阿珥父尼雅斯和

卓為吐魯番大阿琿額敏和卓嗣聚族居魯克沁康熙五十九年大軍
撫吐魯番額敏和卓族以魯克沁降軍旋準噶爾脅徙喀喇沙爾固拒
之遣使告內附數乞援軍雍正四年頭目托克托瑪木特攜回人六百
餘內徙魯克沁有眾萬不盡行以額敏和卓轄之八年寧遠大將軍岳
鍾琪奏額敏和卓歲勤屯田務
賜銀幣九年準噶爾侵魯克沁及喀喇和卓額敏和卓閉城伺間擊賊
退而至者三皆創之我軍至賊遁額敏和卓出郭迎十年遵
旨攜魯克沁回眾內徙
詔封扎薩克輔國公十一年置派州
詔視內地官祿支粳米乾隆二十年以兵三百從大軍征達瓦齊檄招
吐魯番達爾漢伯克莽噶里克內附事詳總傳伊犁定徹還阿睦爾撒
納叛遵
旨遣所部兵從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將赴阿克蘇宣諭伯克霍集斯
勿附逆
諭曰額敏和卓帶領回兵直抵伊犁甚屬奮勉今復派伊所屬兵丁前
赴阿克蘇城著加恩封鎮國公復以所部兵甫自伊犁旋輒遠道行

詔優給裝資已而諜阿睦爾撒納竄博囉塔拉
詔停赴阿克蘇二十一年額敏和卓自派州歸魯克沁尋以兵四百迎
會甯夏將軍和起勦逆賊巴雅爾抵闢展厄魯特及莽噶里克兵驟叛
戕和起將擒額敏和卓莽噶里克謂厄魯特曰此回人也乃釋歸魯克
沁莽噶里克旋召之不赴遣告變
諭曰額敏和卓係輸誠最久之人感激厚恩遣人報信朕甚嘉予伊身
在賊中實深軫念現在甫從派州遷至彼處諸務未經整理豈有擒賊
之力如能誘擒莽噶里克固屬甚善俟奏凱後其地方悉交伊管轄倘
力有不能惟將駐劄地方嚴加防範靜候內地大兵前往即可戡定額
敏和卓尋遣子素賚璊至哈密稱固禦賊乞軍大援哈密扎薩克貝子
玉素卜以聞
諭曰額敏和卓拒賊固守甚可嘉予著加恩封授貝子其子素賚璊著
賞給公品級以示獎勵西安提督傅魁著選兵五百帶同素賚璊馳赴
額敏和卓游牧應援倘兵力不足即著額敏和卓帶領屬人同傅魁回
至哈密俟大軍到彼再行辦理二十二年春
諭曰前降旨令傅魁領兵擒拏莽噶里克後留兵駐吐魯番俟大兵至

進剿厄魯特逆賊今思莽噶里克就擒之後其地即給額敏和卓管轄留兵在彼守候大兵尚須時日額敏和卓轉不無供應兵丁之費非所以示體恤著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飭知額敏和卓如辦理莽噶里克事竣會同伊所屬回人力足以擒剿巴雅爾即令其同傳魁領兵辦理否則即將內地兵全行徹回不必在彼駐劄倘額敏和卓懇請留兵一二百名以為聲援亦從其便莽噶里克亂定遵

旨從吐魯番請遣子素賚璊入覲謝賜爵恩

詔馳驛至秋以逆回布拉呢敦霍集占叛據葉爾羌喀什噶爾議遣大兵討罪

諭額敏和卓曰布拉呢敦霍集占二賊前被準噶爾囚縶朕特加恩俾仍領舊部乃負恩黨逆戕害我副都統阿敏道其罪必無可逭然皆二賊狡謀其脅從回眾尚屬可宥爾受朕厚恩且係回部望族為眾所信若能設計誘擒或使回眾離心執獻二賊更可不勞師旅爾即酌量辦理若必需用兵若干應於何時進剿爾即據所見密奏額敏和卓疏至

諭嘉之授領隊大臣時喀喇沙爾之沙拉斯瑪呼斯等賊以徙牧叛遁額敏和卓遵

諭遣諜喀喇沙爾復以俟諜至遣兵恐不及期自率兵赴托克遜以待
獎協機宜賜幣復諭曰明歲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時雖有將軍大臣
而回部情形爾所熟悉將命爾參贊軍務在前隊行走爾其益體朕恩
實心奮勉以奏膚功永膺懋賞額敏和卓偵喀喇沙爾無賊蹤遣諜呼
魯木什和羅復自請從戶部侍郎阿里袞軍勦賊
詔賜貝勒品級廩給視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從阿里袞由阿思罕布拉
克和什特勒克路擒嗎哈沁二百餘於塔木順和爾納木噶復馳赴呼
魯木什和羅將抵肯色嶺諜賊誘戕我都統滿福遁哈喇和落尾擊之
賊絕嶺道走庫車阿里袞屯庫爾勒額敏和卓屯哈喇和落遣使檄索
之不達二十三年春
詔授參贊大臣俟歸從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勦布拉呢敦霍集占復諭
雅爾哈善資額敏和卓謀勿歧視且令酌以回兵從如數減綠旗兵額
易給良騎時額敏和卓將進兵庫車
申命歸吐魯番偕雅爾哈善定以額敏和卓偵沙拉斯等賊由庫車遁
葉爾羌復自哈喇和落旋兵呼爾塔克路勦嗎哈沁馬疲乃返
諭視貝勒秩設長史護衛司儀等員額敏和卓偵霍集斯仍居烏什告

雅爾哈善曰霍集斯勢埒兩和卓若遣使往問或成功速雅爾哈善以
聞不署額敏和卓名
諭曰招撫伯克霍集斯等頗合機宜但額敏和卓既為參贊大臣即應
列名同奏勿存分別之見夏四月
詔授多羅貝勒仍兼參贊大臣諭曰進取回部自可立奏膚功但擒獲
逆酋後仍令選本處伯克令其辦事伊等俱係新附恐一時難知賢否
且伊犂地駐兵屯田關係甚重亦宜預為籌畫從前伊犂地畝皆回人
耕種今俟回城平定即將回人酌量遷移與綠旗兵錯處額敏和卓係
回部望族應同將軍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嫻習主客相安再
回吐魯番方為有益至一切進勦機宜額敏和卓頗屬實心效力嗣後
益加奮勉策勳懋賞朕將疊沛殊恩五月抵庫車雅爾哈善兵驟進賊
自堞施礮額敏和卓傷右顴退誓曰我受
聖恩厚必舍身力戰奏至
頒賜御用佩飾銀千兩諭曰朕因額敏和卓老成諳練故命其參贊軍
務並非欲伊身在行間親當矢石也今聞奮勉得傷深為軫念嗣後惟
盡心協力相機辦理不可冒險攻戰致有疎虞復飭責雅爾哈善曰豈

有同爲大臣而聽其舍身攻戰不行勸阻之理額敏和卓顴痊射降書入庫車城賊不應逆黨阿卜都克勒木自阿克蘇以援至敗之獎賜御用佩飾霍集占尋擕賊五千餘援庫車復大敗之獲纛二額敏和卓識爲霍集占纛雅爾哈善不設備霍集占已入庫車復聽逸沙雅爾舊伯克嗎哈默第遣子阿三和卓乞降告霍集占自庫車遁乃錄狀聞先是議以額敏和卓從定邊將軍兆惠赴沙拉伯勒勦厄魯特逸賊次及回逆

諭曰額敏和卓熟悉回部情形人亦果毅兆惠務宜優待以收其益尋議分道進兵額敏和卓奏自沙拉伯勒取道巴達勒達喀什噶爾取道穆素爾嶺達阿克蘇然徑皆險別有閒道臣遣使赴兆惠軍爲導

詔兆惠俟勦厄魯特竣移師赴回部或不及可詢額敏和卓使屯要隘防霍集占等竄逸至是

飭責雅爾哈善縱賊罪以兆惠代將其軍復諭曰額敏和卓係回人雖與雅爾哈善不同亦不得爲無過念其素能出力姑從寬貸用觀後効卽在兆惠隊內行走秋軍校瑚圖禮俘賊黨阿里至

詢悉雅爾哈善不善用羣策罪

旨慰額敏和卓賜三眼孔雀翎尋克庫車進兵阿克蘇兆惠至從赴烏
什招霍集斯降
奬賜佩飾冬抵葉爾羌逆賊抗大軍於喀喇烏蘇額敏和卓等固拒之
賜郡王品級並紅寶石頂四團龍服霍集占乞和軍門額敏和卓偕兆
惠議斥小醜安敢以和爲辭
上聞而嘉之詔賜御用佩飾蓋至是凡三錫明年春援兵至破圍還阿
克蘇其屬有賚資者偵嗎哈沁越阿克蘇遁偕索倫卒擒之
詔給俘額敏和卓夏進兵喀什噶爾諜布拉呢敦霍集占棄城遁以喀
什噶爾麥甫熟遣子協理台吉茂薩馳入城收糧濟軍食
詔賞茂薩公品級大軍抵喀什噶爾兆惠以茂薩理阿奇木伯克務遣
額敏和卓赴葉爾羌撫其眾
諭曰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乃回人根本補授阿奇木伯克甚爲緊要
朕意欲以額敏和卓管葉爾羌以玉素卜管喀什噶爾有此等舊人在
始堪倚任俟大功告成後辦理冬十月巴達克山函獻霍集占首
諭曰額敏和卓玉素卜俱著勞績此時若同來則回部經理乏人額敏
和卓著加恩晉封郡王駐葉爾羌辦事十二月復諭曰現在大功告成

自應令額敏和卓還家但葉爾羌等城俱屬新附必得熟悉回部老成
歷練之人駐劄辦理額敏和卓以舊人効力軍營頗著勞績深悉機宜
是以暫令留駐但伊數年來久離家室若仍令其隻身居外朕心深為
軫念可傳諭量攜家口暫行駐劄俟諸事就緒卽可復回二十五年春
詔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出身番族早年歸正命贊軍務以識回性知
無不言言無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轉移夏四月吏部侍郎副都統海明
遵
旨赴葉爾羌辦事諭曰海明係內地大臣奏事列名應在額敏和卓前
但不可以名居前列卽輕視額敏和卓額敏和卓老成諳練辦理一切
事宜當與和衷商酌時議設伊犁阿奇木伯克轄屯田回民
詔以茂薩任之會喀什噶爾逆回邁喇木呢雅斯等叛掠克勒塔里木
諸汛茂薩從參贊大臣阿里衮勦賊派蘇巴特偵由薩林都遒和羅木
魯克尾之賊方炊以兵掩擒
詔封茂薩輔國公兼敘額敏和卓功冬葉爾羌伯克鄂對喀什噶爾伯
克噶岱默特和闐伯克阿什默特等訐額敏和卓縱通事等虐回眾參
贊大臣舒赫德察其誣飭責之鄂對等謝罪奏至

諭曰回人積習相沿彼此猜嫌讒毀惟在駐劄大臣持平守正嚴加約束著舒赫德曉示葉爾羌喀什噶爾回衆云大皇帝用人不過因材器使即如茂薩先因喀什噶爾需員辦事故加委任今伊犁駐兵屯田又將伊補授阿奇木並非常在喀什噶爾爾等何得造言誣謗至通事等皆哈密吐魯番之人若盡行裁革轉至無所見聞且此番訐告呈詞實屬奸狡之徒所攛掇後通事等若敢於苛累回人亦即從重辦理以示懲創二十六年冬

詔額敏和卓歸吐魯番俟年班伯克人覲偕至二十七年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偕額敏和卓奏葉爾羌和闐積穀多請令以其二折交騰格採買牲畜以其八折交紬布運伊犁市哈薩克馬

諭曰折交錢布所及者廣最宜留心查辦即如鄂對阿什默特二人鄂對向可信無取巧之事然此特因額敏和卓在彼有所顧忌耳今以玉素卜往代雖同屬舊時臣僕而資望少減恐鄂對不無玩忽額敏和卓與鄂對宜從容開導云爾當勿改初心我暫歸一二年再來駐劄仍可相見如故庶伊知所謹稟將來與玉素卜交代時亦宜告知俾得留心辦理凡遇回部伯克等俱當詳悉訓誡務期正己率屬以挽頹風尋議

遣使巴達克山

詔額敏和卓暫留葉爾羌先是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獲布拉呢敦不謹視尸爲逆屬所竊據我使索不獲至是額敏和卓偵布拉呢敦尸瘞派蘇巴特逆子和卓阿斯瑪阿卜都哈里克和卓巴哈敦等匿巴達克山將遣使索會素勒坦沙以兵襲博羅爾奪齊特喇爾地遣弟沙卜多爾噶達爾據之博羅爾長沙瑚什默特以告額敏和卓書示逆順義遣葉爾羌噶雜納齊伯克薩里赴巴達克山責侵鄰罪令獻布拉呢敦尸及其孥新柱奏巴達克山若違辭臣率兵往討留額敏和卓辦事

諭曰巴達克山如斥責不從自當進剿但新柱尚未歷練戎行額敏和卓頗悉回部情事自當同往會喀什噶爾辦事尚書永貴等疏蠲回人賦役不列額敏和卓及玉素卜名

訓責之二十八年春永貴新柱疏調補諸城伯克復不列額敏和卓等名

諭曰前次或謂所辦係加恩回眾之事伊等不欲市德署名至補授伯克自應同伊等商辦復有何嫌疑不行開列額敏和卓等俱久隸臣僕用至參贊大臣伊等如意欲辭避亦宜曉示令其勿存形跡已而素勒

坦沙獻布拉呢敦尸及其子三覆書額敏和卓尊稱之曰父謫言齊特
喇爾為己舊邑不以給博羅爾額敏和卓復遣薩里往責罪疏至
嘉協宜以御用佩飾賜之諭仍留葉爾羌俟事蕆歸薩里抵巴達克山
素勒坦沙悔罪歸所掠徹其弟自齊特喇爾旋
獎賚額敏和卓時副都統額爾景額代新柱抵葉爾羌
上慮不更事詔額敏和卓仍留處三月二十九年素勒坦沙聞額敏和
卓歸遣使和濟克蘭齎書至稱葉爾羌大臣等前聽沙瑚什默特偏辭
齊特喇爾邑請仍舊額爾景額疏聞
敕責素勒坦沙曰爾詭詞具奏豈以葉爾羌大臣新疆更替謂可欺飾
耶前駐大臣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日後仍來更替爾斯時又將何以
為詞爾從前稱額敏和卓為父乃伊甫回游牧即詆其偏聽人言亦太
反覆矣爾其循理守分勿萌覬倖無厭之心始可永承恩澤復
詔錄額爾景額疏素勒坦沙書寄示額敏和卓令以己意達之素勒坦
沙尋遣鄂斯敏伯克至奏嗣鈐部眾不敢稍存異志復覆書額敏和卓
諉罪和濟克蘭稱以妄造語言故已懲之
詔錄示額敏和卓尋入覲

命乾清門行走每晝接輒詢諸回部情習三十年春遣歸甫就道聞烏
什眾叛戕副都統素誠奏請馳剿時伊犂將軍明瑞以兵往諜烏什賊
乞援霍罕
諭曰明瑞兵若尚須協助額敏和卓即暫駐烏什軍前喀什噶爾與霍
罕額爾德呢部落相近亦關緊要烏什事竣仍任參贊大臣駐劄喀什
噶爾辦事復以烏什之叛由伯克阿卜都拉虐眾故
諭曰阿卜都拉斯屬人等任意擾害回人素誠全未查辦額敏和卓與
玉素卜俱隸臣僕自不致縱容所屬擾害回人然所屬愚人不知事體
輕重希圖小利倚勢橫行著傳諭駐劄大臣等烏什既有此等情事可
為警戒將來必須留心體察約束下人斷不可失於防範以致自貽伊
戚有庫爾勒哈資伯克鄂璊者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克責遣役故憾之
飲其兄噶雜納齊伯克和碩爾及族子弟等言曰我將殺阿奇木往取
烏什和碩爾叱之率子三人急起走或以告色提克曰鄂璊和碩叛矣
時喀喇沙爾辦事副都統明普赴烏什色提克從兵歸告庫爾勒將不
靖
詔額敏和卓便道察順逆狀復諭明普聽額敏和卓議勿執己見額敏

和卓抵庫爾勒訊得鄂璊情以和碩爾不附逆將疏請免死明瑞執不可議誅鄂璊族疏至
詔和碩爾等免坐尋聞明瑞匿額敏和卓議飭責謬戾罪額敏和卓抵烏什長子素賚璊從次子茂薩亦從明瑞至額敏和卓督偕官軍擊賊績屢著
上以素賚璊茂薩善遵父訓詔給幣復獎賜額敏和卓佩飾尋烏什城下額敏和卓赴喀什噶爾三十二年還入覲
命御前行走四十二年卒

霍集斯傳 同上

霍集斯烏什人父阿濟斯和卓爲吐魯番頭目準噶爾脅從喀喇沙爾復自喀喇沙爾徙烏什因名烏什曰圖爾璊圖爾璊與吐魯番音近其屬邑多以吐魯番邑名之阿濟斯和卓死葬阿克蘇霍集斯嗣居烏什號圖爾璊阿奇木伯克其兄曰阿卜都伯克弟曰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蘇乾隆二十年大軍征準噶爾抵伊犁達瓦齊由格登竄踰庫魯克嶺定北將軍班第遣使分道索霍集斯設哨諸嶺隘偵達瓦齊將赴喀什噶爾伏兵待遣弟攜酒炙馬給迎達瓦齊至伏發從者七十餘悉就擒

馳遣使告以兵二百監之行遇大軍往取者於穆蘇爾嶺以獻將自伊犁入覲阿卜都伯克告葉爾羌喀什噶爾將偕色沁希卜察克眾襲庫車阿克蘇賽里木多倫諸回城請遣舊和卓子歸舊和卓曰阿哈瑪特爲派罕帕爾裔世居葉爾羌喀什噶爾轄回族準噶爾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齎恨死子二長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羈阿巴噶斯大軍至乃釋之將軍班第遵

旨遣霍集斯偕布拉呢敦歸撫葉爾羌諸城而霍集斯私謁副將軍阿睦爾撒納請俟葉爾羌喀什噶爾就撫以己爲回部長班第密疏劾之

諭曰此但因阿睦爾撒納爲將軍且恐其總統準部耳勿過慮尋阿睦爾撒納叛

詔遣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等齎敕赴阿克蘇宣諭霍集斯及阿卜都伯克等曰爾原係吐魯番舊屬今年春大兵平定伊犁達瓦齊逃往爾游牧爾能擒獲及其眷屬解赴軍前將軍大臣等奏報朕已加恩賞賚又定於明年入覲再沛殊恩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妄思并吞諸部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爾雖不必派兵協勦但須預飭游牧伺察防守若阿睦爾撒納逃竄至爾游牧時擒獲解送朕必重加爵賞二十一年布

拉呢敦弟霍集占自伊犁集兵敗阿睦爾撒納竄博囉塔拉
詔納噶察勿赴阿克蘇布拉呢敦霍集占尋據葉爾羌喀什噶爾叛自
稱大小和卓二十三年春大兵往討
詔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偵霍集斯若仍居圖爾瑞傳示之曰爾等從前
將達瓦齊擒獻係有功之人皇上即施恩賞賚尚欲陸續加恩因辦理
厄魯特等無暇今厄魯特俱已平定領兵前來專爲問兩和卓罪與爾
等無涉爾等惟誠心效順自必永承恩澤雅爾哈善奏霍集斯仍居圖
爾瑞
上以大兵抵其城霍集斯必歸誠諭之先是布拉呢敦自伊犁歸善霍
集斯及阿卜都伯克倚任之霍集占萌逆謀懼霍集斯族強或圖已析
其昆弟子姪居各城以霍集斯爲和闐伯克其長子漠咱帕爾爲烏什
伯克以阿卜都伯克爲葉爾羌伯克其子阿布薩塔爾爲阿克蘇伯克
行兵則攜以從霍集斯畏威強附之至是大軍圍庫車霍集占往援入
其城令霍集斯等駐阿克蘇以待不數旬棄庫車走阿克蘇將從衆赴
烏什阿克蘇閉城拒乃令霍集斯及阿布薩塔爾等齊城外數百戶走
烏什霍集斯陰約烏什諸頭目欲延霍集占入飲縛之霍集占疑詐霍

集斯請自召烏什眾從喀什噶爾甫入城以兵拒霍集占懼逃大軍克庫車定邊將軍兆惠代雅爾哈善抵阿克蘇偵霍集斯及子漠咱帕爾居烏什馳檄招降軍進抵哲爾格哲克德霍集斯遣次子呼岱巴爾氏獻降書翌日抵烏什霍集斯迎謁納戶籍五千口二萬餘兆惠慰諭之請進兵道霍集斯曰烏什赴喀什噶爾徑險且霍集占必由葉爾羌遁溫都斯坦喀喇土伯特巴達克山諸部卽竄喀什噶爾而布魯特安集延與之仇必不敢經其地大軍往取葉爾羌擒之易兆惠偕諸將定議赴葉爾羌霍集斯請從軍以子漠咱帕爾入覲遣從弟額敏都霍什堤卜齎檄赴葉爾羌招降其兄阿卜都伯克

詔封公品級賜雙眼孔雀翎紅寶石頂裘服佩飾諸物諭曰霍集斯有擒獻達瓦齊之功今又歸誠畫策深爲嘉悅若能擒獲霍集占必晉加爵賞至從賊入內有霍集斯之兄姪此時若自投來歸應加恩賞卽或後時降附亦爲寬貸而霍集占以霍集斯內附禁阿卜都伯克父子及其戚族揚稱霍集斯雖降已爲戮

上聞之諭曰霍集占以伯克霍集斯被殺飾詞惑眾自應明白曉示或令回眾目睹至霍集占將阿卜都伯克等拘禁可見霍集斯從前附降

之心甚誠著兆惠傳旨撫慰仍加恩賞緞六端軍營一切事宜向伊商
辦以收其用大軍抵葉爾羌霍集斯告曰賊建臺各城隅望我軍至輒
施礮邇臺及城皆坎地設伏當謹備之以故我攻城兵無少損霍集斯
復厲從卒擊賊
諭曰霍集斯甫經歸順卽率屬奮勉殊可嘉尙著加恩封固山貝子品
級復以其族阿里木摩羅和卓等擊賊被傷
獎賜翎頂既而逆賊抗大軍於喀喇烏蘇霍集斯等固拒之賊不敢逼
我壘
詔晉封固山貝子加貝勒品級賜四團龍服時參贊大臣舒赫德自阿
克蘇以兵赴援道遇降者托克托默特詰爲霍集斯弟阿卜都里木屬
告霍集占乞和軍門兆惠等不之允
諭嘉之以霍集斯與軍謀詔並賜御用佩飾有薩拉阿琿者居葉爾羌
其弟穆遜阿琿居烏什霍集占遣賊黨阿卜都克勒木由阿克蘇達書
穆遜阿琿爲我軍擒呼岱巴爾氏禁穆遜阿琿戚屬告烏什衆勿驚懼
諭曰呼岱巴爾氏之父霍集斯效力軍營伊復通曉事體深用嘉悅著
加恩授爲內大臣賞戴孔雀翎會漢咱帕爾至

召覲於乾清宮賜公品級賚冠服二十四年
詔預朝正宴賜觀上元燈賚漢咱帕爾及從至伯克噩特鄂對色里木達爾漢伯克額穆爾勒等銀幣有差遣歸烏什復以霍集斯妻偕子呼岱巴爾氏輸馬四十助援喀喇烏蘇軍
諭嘉之大軍破喀喇烏蘇圍還阿克蘇霍集斯請赴烏什集馬
詔酌賚兆惠遵
旨詢由烏什進兵喀什噶爾道告曰烏什距喀什噶爾近然道多石且乏水泉不若由阿克蘇時賊急圍和闐城副都統巴圖濟爾噶勒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後先以兵援霍集斯自烏什馳會之和闐圍解
上以霍集斯舊轄其地詔授總管和闐六城阿奇木伯克富德復遵
旨詢由和闐進兵葉爾羌道霍集斯告曰伊里齊達呼爾璊取水艱甚丕雅勒瑪至固璊雖有水草而賽爾勒克楚魯克通阿里克諸站多沙磧馬行易疲且距溫都斯坦道遠賊乘閒竄不及禦請由丕雅勒瑪迤南行水草足且便休馬富德議如言霍集斯請以和闐六城伯克阿什默特巴喇特等從遣赴喀什噶爾招降布拉呢敦懼事不效或累己富德以問

諭曰霍集斯感激朕恩招降以離賊黨深可嘉悅著加恩賞給緞皮至
伊輸誠効策果如所算自必加恩萬一布拉呢敦執迷不悟於霍集斯
何與時領敘都霍什提卜等私以霍集斯招降阿卜都伯克故告霍集
占霍集占戕阿卜都伯克阿卜都里木等且知大軍將至偕布拉呢敦
棄城竄霍集斯從富德軍由葉爾羌尾擊之敗諸阿爾楚爾賊遁伊西
洱庫爾官軍分隊擊霍集斯偕阿克蘇伯克鄂對等執纛呼曰降者生
否則必死其屬阿里木立纛前中賊銃死霍集斯呼愈壯回眾聞聲趨
至乞降者萬餘霍集占等以兵阻不得遁巴達克山
諭曰伯克霍集斯之兄弟諸子多為霍集占戕害深可憫惻伊此次亦
屬奮勉著加恩晉封多羅貝勒賜恤阿里木及從霍集斯弁兵等銀幣
時巴達克山伯克素勒坦沙不即以布拉呢敦等獻其鄰部曰博羅爾
居巴達克山東曰幹罕居巴達克山北霍集斯遣托霍斯伯克伊斯邁
拉和卓招降博羅爾復自以哨探兵偕副都統伊柱屯幹罕博羅爾伯
克沙瑚沙默特幹罕伯克密爾莽蘇爾遣使告曰巴達克山若不獻逆
當助討已達克山悔罪戮逆獻霍集斯乃自幹罕還軍
諭曰霍集斯自進兵以來竭盡所知諸務奮勉協同將軍大臣等克藏

大事甚屬可嘉自當錫予優渥著加恩賞給郡王品級先是軍所劾霍集斯議烏什賦謂舊例計畝徵什一別無他貢額愜阿克蘇伯克鄂對議事輒不協善阿什默特乞司和闐六城伯克務葉爾羌諸城頭目私饋受不辭知吐魯番扎薩克額敏和卓封郡王爵故以伯克稱之疏至

論兆惠富德等曰霍集斯或不過恃功率意卽暫示包容如情形叵測亦不得姑息從事霍集斯自巴達克山還請從凱師入朝兆惠約等待阿克蘇赴烏什俶裝如期會以第三子托克托索丕從時伯克等四十四人兆惠令霍集斯偕哈密扎薩克貝勒玉素卜領之舒赫德等遵

旨將遣霍集斯挈赴京

諭曰前霍集斯葉爾羌被圍時殊爲勞苦往巴達克山亦頗効力但仍令其居於舊地究屬未便俟伊到京時再酌量從優安置伊子漠咱帕爾啟程亦不必照厄魯特宰桑之例仍與前次入覲一體辦理舒赫德等當善爲慰遣至伊等起程後所查霍集斯家口不妨明白曉示以霍集斯蒙恩旨留京來取家屬團聚務宜供給饒裕加意照看蓋伊非獲罪之人籍沒家產者可比所有積蓄家具一同辦送仍約束兵丁回人毋許遠行偷竊其田園房屋亦應變價給賞以資生計二十五年以烏

什諸伯克訐霍集斯父子虐衆
諭曰烏什回人等訐告霍集斯父子苦虐部衆經辦事大臣等具奏朕
以霍集斯抒誠効力所有過失皆從前陋習若遽行治罪心有不忍但
仍令其管轄所屬則上下猜忌不能相安無事卽如準噶爾人等亦因
聚斂成讐上既凌虐下亦懷恨互相侵噬以底滅亡可為明鑒因將霍
集斯父子優其廪祿安置京師而各城頭目亦自知所懲創悛改舊習
恐愚頑無識之徒因此遂長刁風摭拾已往之事公行訐告或伊什幹
等圖得阿奇木之缺或所屬人等妄生事端挾制總管大干法紀嗣後
有似此者非但不行辦理仍究明情節重治其罪斷不寬宥爾等知此
惟期上下相安勤於生業勉為良善永享昇平霍集斯至
召覲於正大光明殿賚章服行飲至禮於豐澤園賜銀幣伯克等將歸
詔宣示烏什訐霍集斯狀霍集斯奏烏什怨臣甚臣蒙恩釋罪請留居
京師
慰允之諭曰霍集斯懇請留京意殊誠切著照所請厚為資給安置京
師但其先世墳墓遠隔故鄉著加恩將伊幼子托克托索丕遣回阿克
蘇以供祭掃其烏什所有田產卽行變價在阿克蘇置業賞給托克托

索丕承管著舒赫德等遵照辦理仍傳諭該處回眾俾咸知朕意
詔圖形紫光閣御製贊曰奉元戎檄擒達瓦齊後稍觀望旋迎我師同
大軍進被圍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時輔國公和什克額色尹一等
台吉瑪木特圖爾都哈什木二等台吉阿卜都爾璊三等台吉帕爾薩
等先後入覲
詔留京師統隸蒙古正白旗視應得俸銀給祿米資養贍霍集斯疏列
和闐戶產及吐魯番舊屬
詔給托克托索丕會漠咱帕爾行次沙泉子疾
詔醫視俟痊乃就道復命霍集斯寄之書令若自攝疾痊偕呼岱巴爾
氏至
詔與其父聚處尋額敏都霍什提卜逮至
上以霍集斯戚族詔免死給廣東福建駐防兵秋霍集斯偕輔國公和
什克扈蹕木蘭行圍蒙古扎薩克等進宴陳詐馬什榜教駣諸戲
詔霍集斯列觀旋蹕避暑山莊命觀燈火預萬樹園宴冬
詔預朝正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伯克等宴嗣扈蹕侍禁預內王公大臣
班三十年烏什逆回賚哈木圖拉等糾眾叛霍集斯遵

旨列戚族居烏什者以聞
詔錄示伊犂將軍明瑞俟克烏什叅霍集斯族被脅者勿孥戮四十六
年卒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十七

DS
734
.C56
v.57

碑傳集卷一百四十九目錄 列女一

賢明

貞髦君陳氏墓誌銘 孫奇逢
史淑人墓誌銘 韓菼
張太恭人傳 陳廷敬
貞節汪太君傳 藍鼎元
封一品太夫人嵇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redacted]
錢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李紱
洪母蔣太孺人壙誌銘 鄭虎文
楊母聶太宜人墓誌銘 魯仕驥
陶思永公配施氏傳 陶元藻
崔恭人錢氏權厝誌 趙懷玉
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 蔡之定
又惲太夫人傳 潘世恩
又惲太夫人傳 英和

嘉興錢儀吉纂錄

賢明

貞髦君陳氏墓誌銘 孫奇逢

往聞陶母范母葢古所稱賢達而有高識者也一成其子以功名一成其子以名節得之婦人誠難更有非功名非名節而沈靜深遠莫測其意不驚其神爲女史所未經聞未經見者則貞髦君是巳貞髦君太原傳道人山母也姓陳氏父諱勔忻州諸生母周二十二歲厲柏舟操十七歲歸於擅孟先生爲傳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諸婦中陳獨以勤愼著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即山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當甲申之變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介意念沙蓬苦苣怡然安之迄歲之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游者僉議申救貞髦君要眾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祇有一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傳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巳嗚呼此母之達識何如也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既非不得其死死復何

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疚其不甚悲不甚喜總之死生不驚其神絕不作
世俗兒女之態覺陶母成子以功名范母成子以名節何如貞髦君相
忘於無言乎貞髦君內美純備皆婦道之常不能詳述述此一端亦可
告後世矣生於萬厤丁丑十月十七日壽至八十四歲之庚子十一月
二十八日卒於松莊之僑舍山轉徙無常家庚子適在松莊貞髦君山
之友跡其行與年私稱之者也三子各有子庚子長襄爲諸生二十歲
亡婦李同日仰藥殉次子仁山之子眉止之子普彔來來出嗣州守房
再從伯父周仁有子醴眉有子蓮甦亦驥貞髦君已有六孫三曾孫二
孫女六曾孫女亦有昏嫁今之不知山者皆指爲輕世肆志之人不知
山得爲輕世肆志者蓋有老母之賢許爲之也嗚呼山之所痛心者尤
當深隱其詞予雖知之恨衰陋不足以傳百世而下貞髦君之能傳者
不獨以其子也系之銘曰
貞髦君道人兒兩相信忘險夷何所喜何所悲冠而笄人所嗤笄而冠
我所師嗚呼後有信史其亦有考於斯

吳淑人墓誌銘 韓菼

安溪厚菴李先生康熙十二年假歸省覲明年耿精忠之亂作閩士大

夫多陷賊中或不屈率不能自闇於中朝獨先生爲書疏蠟丸馳使者間道詣闕言狀請濟師天子深嘉之自本官編修超授侍讀學士當是時賊勢張甚脅污衣冠以覘民從己先生遯而野處誓抗不辱第恐貽兩大人憂而贈公與母淑人俱勸以大義以趣是舉也王師既收疆其明年亂又作漳泉所屬縣皆陷先生守一村與府城相犄角時贈公已捐館矣淑人絕無兒女子蓄縮怖畏態惟語先生等死耳吾不懼汝惟義之爲勿吾顧也先生於是密請於親王將軍督撫告以進軍曲折約既定身自除道梁水脯資餼牽以勞大師之至而重圍解捷聞進官學士當危急存亡呼吸之間脫涕泣援裾少遲回前卻勢即俱盡誰實堅先生之方寸俾一意殺賊成就如此卓卓以完大節而荷寵榮時無不歎母之賢明而能決也而閩中士大夫又言先生自少時家多難山海之孽無寧歲當順治乙未賊大至子弟之弱稚者盡縛以去而邀賂焉淑人與贈公謀安得多金啖賊乎時賊踞嶮絕且千人乃空家財募鄉勇出不意破其巢盡拔所縛者十二人以歸先生在焉蓋淑人之贊決大計多此類非偶然也余嘗讀史至列女傳其蹈常守經之死不渝者故多可稱而奇女子乃

能涉險蒙難而識鑒堅定倉卒之頃無毫髮差以完其家成其子之名者不多得而以淑人當之可不愧矣淑人既歿先生以狀來不鄙余而屬之銘嗚呼是可書也其敢辭淑人吳氏安溪儒士諱參贊女自歸我贈公孝於舅姑姑早世逮淑人之歿將五十年每言姑在時事未嘗不出涕也舅病劇正當乙未家禍時淑人諸子俱拘賊所顧晝夜服勞不懈如未嘗有憂者舅臨歿歎曰汝不念而子以勤我也而子必歸無恙而亦當有後福兵燹後室俱毀墳壠亦頗侵雜他姓佐贈公以次復之建祠堂置墓田且葬族人之不能葬者以是家益落而從臾贈公無顧私也造次顛沛惟恐諸子或廢學聞讀書聲則喜曰吾不恨矣嘗爲其子言自我爲汝家婦適遭不造篝篁之是竄猿狖之與居而一無勃谿詬誶者吾處之以忍也諸子或追言遭亂時某某有力不相救濟者淑人徐曰置之即汝曹通顯或情禮有所不周如何嗚呼斯眞可謂能忍矣惟能忍其小者故能發於其不可忍之大者也淑人生於有明萬歷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而受先生庶吉士之封七十受學士之封又十年年八十及受掌院學士之封以終康熙三十三年某月某日也享有多福如舅之云贈公諱兆慶績學力行克反其身以刑其家子四人長

光地康熙庚戌進士今官兵部左侍郎學者所稱厚菴先生也鼎徵康熙戊午舉人光垤貢士光坡監生女一適諸生陳寶璨孫十四鍾倫康熙癸酉舉人曾孫四人淑人兆卜於某鄉感化里之南青洋窆以康熙三十五年九月某日去贈公之墓數里而近衷於古者之不祔而相望焉亦禮也銘曰

蛇豕鯨鯢毒我閩疆巢卵傾覆姑姑走藏懿惟淑人教孝以忠坐卻寇暴不出帷房姁姁善柔應機以剛生存三壽

三錫寵章歿寍君子曰代有終我作銘詩於彼青洋他年列女徵斯用光

張太恭人傳　陳廷敬

張太恭人者德州人通詩春秋傳及羣書嫁為田大夫妻大夫順治中以進士知麗水有能名卒於官恭人取廷中牘籍句稽驗覆召管庫謹視賦徭所入曰代者至則必以是淹吾行吾貧不能賂庶謹修之後代者至果以為言恭人牒太守請自臨督太守王君來坐縣堂上恭人身自立堂下見太守顧家僮持籍以進太守按籍閱所入出無一舛漏者代者屈恭人得以大夫櫬行當此時恭人提其孤歸數困於强豪孤嫠

子友也爲子言曰雯母師也一室之內十年之閒午夜篝燈紡績聲讀書聲哭聲三者而已予聞之泣泫然不自止其後雯霈先後成進士雯塡撫三吳移撫黔霈在翰林霦亦以文行選入太學皆荼人所自教年七十七凡四進封以卒荼人能文章工詩詩成輒焚棄謂其孤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詩之教也孤弗敢强然猶傳其茹荼吟三十首咏歌於士人世之自以爲能詩者莫能及也文多後悉取其稾燔之今著其存者一篇蓋荼人年七十時里黨爲荼人壽荼人以戒其孤之辭辭曰示雯輩汝昨來言里中先進學校鄉曲諸君子父老謀欲醵錢寘酒筵合諸名家文詞張屛幃如前歲壽蕭太夫人事將以壽吾者此親串盛心洽比雅事吾烏能無感然自度有甚不可者今得詳爲汝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且進百金爲壽蓋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禮意當如是耶吾自汝父之歿於官攜扶小弱千里歸櫬含艱履戚三十年餘闔戶辟績以禮自守幸汝曹皆得成立養我餘年然此中長有隱

痛每歲時膢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掩淚今一旦賓客填門羊酒塞路爲未亡人稱慶未亡人尚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爲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爲我慶而適足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也蕭太夫人年躋八十於古謂之上壽蕭封君即世不過十餘年爲白首夫婦汝父之亡吾年未四十今更三十一年亦僅古之中壽耳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且其子侍讀君居里巳十七年德望高善行被於鄉黨鄉黨德其子而慶及其母宜也汝曹中外薄宦偶歸里閭無善及人而亦偃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捧觴拜跽其又何以爲情頃者米價翔湧邑井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市饗爲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未亡人更皐戾是思矣汝曹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心爲我先事而婉辭之惟勿忽也其遇事引經傳以合乎大道類如此

贊曰初廷敬嘗私怪雯在京師時獨久從余游日以其所爲詩若文來廷敬居西街雯亦徙西街居既乃知恭人之教命然也昔敬姜見文伯之友降階卻行奉劍正履召而數之以其所與遊皆媚事己者文伯謝

而擇友引袵攘捲親饋事之甚至君子謂文伯之母備於教化子於友無能爲益然亦自信非媚事人者是以恭人樂得爲其子友與若子與氏見俎豆揖讓之事而悅之毋曰此眞可以居吾子予不敢援是以爲比也恭人之賢豈遂遠於孟母也哉

貞節汪太君傳 藍鼎元

汪太君入旗名媛也年及笄歸覺羅爲宮詹某公繼室撫丈夫子三慈愛篤至持家有禮法戚族欽閫範焉覺羅天潢懿親宮詹弱冠授職累遷詹事府少詹事以剛獲戾遭籍產蕩析流離至無立錐地汪左右支撐佐宮詹敦睦宗黨宴然若素歲丁卯宮詹卒汪矢志殉亡哀毀絕飲食已復念死易立孤難恐藐諸無所倚賴有負亡人臨終丁寍之託因強起襄葬事含痛撫孤時年二十有二也家既中落茹荼集蓼甚艱辛惟望三子學業有成勉強延名師截所居斗室之半爲家塾鬻衣飾市經書楮墨饔飧脩脯備極誠敬已而貧益甚漸不能支命負笈就外傅又不能乃躬自課督風雨篝燈聲淚俱下其後併無賃屋資棲身靡所因貧地結蓬編籬爲屋以居或晨炊不繼朝夕教諸孤感動奮發讀書立志無替祖父家聲諸子偶息學嬉遊則號泣搶地痛刻責如不欲生

皆哀懼長跪請改然後已由是大加愧厲癸酉秋闈伯子逢泰季滿保同舉于鄉甲戌庚辰先後成進士官翰林丙子仲子元旦亦舉于鄉三孤皆成名辛卯冬滿保授福建巡撫乙未總制浙閩汪就養官舍凡地方大事民生休戚惓惓詢問或拯溺救焚減餐分食冬則命僕婦製綿衣數百給繫獄者戊戌逢泰督學西秦汪遠賜手書訓以公明二字克遵母教赫然有聲名庚子秋

朝命博訪八旗貞節以汪氏青年守志懿行可嘉更從艱苦勞悴中閱歷年歲者甚久不可泯沒特加旌表海內榮之辛丑夏疾作聞報臺灣土賊朱一貴倡亂急命滿保星馳廈門調水陸諸師征勦復時時寄語勉以竭力王事且常作手札示老人康强無爲湯藥分心六月捷書至喜動顏色焚香告家廟謝神庥謂人曰臺灣平地方寧社稷無疆之慶見能了此吾無憾矣閏六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六

論曰乾坤不敝賴有爲之柱礎者匪獨丈夫然節婦亦其一也顧立節各別烈易而貞難守貞者富易而貧難若汪太君生長富貴猝處窮約則其難爲更甚矣鐵骨淩霜丹心貫石雖有偉然大丈夫未足方茲梗概也重陰雨雪而後復見麗日和風景星卿雲之美又三子皆成名能

建非常之事業造物者亦以其難報之矣
當宁褒旌流芳百世人顧可不立節哉

封一品太夫人嵇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今大學士仍總督江南河道事務太子太保嵇公之母楊太夫人以雍正十有一年十二月庚戌終於濟甯官署有
旨賜祭給帑金一千兩治其喪沿途官弁護送兼諭大學士扶櫬歸卽
起視事大學士固請終制辭甚哀奉
特旨許之旣回籍走使京師以狀來請銘謹按太夫人世居吳之長洲
考某縣學生祖某曾祖某皆隱德不仕年十九歸贈光祿大夫留山公
公負經世才旣補諸生就故總督范忠貞公聘由浙之閩募待以國士
甲寅三月耿逆變作誘范公執之下光祿於獄搒掠備至范公旣遇害
光祿聞哭曰吾義當同死卽日投繯絕命康熙十有五年九月十七日
也時楊夫人年二十有七今相國生甫七齡舅姑皆老病旣聞變將以
身殉則又泣曰吾夫得死所矣吾不可以不終吾夫之事拮据卒瘏事
堂上益虔無何連丁兩喪自殯殮迄窀穸唯謹見者忘光祿之已亡也
初光祿旣死難柩阻兵不得歸有義僕程治者崎嶇數千里扶還報命

夫人迎舟哭哭已謀速葬檢笥中敝衣典數金買地於邑軍障嶺前鼂山之陽覩窆畢泣語相國曰吾前所以不死以有舅姑在舅姑旣役而葬今又葬汝父我則可以死則又有汝在汝父以秀才死國事汝未成人當如何則又嗚咽曰我其如何相國聞語感奮比長益從師力學歲己未庚申間米踴貴太夫人日織布一疋易市中米作飯指謂相國曰汝能讀書乃得啖此未亡人歠粥相國旣彊學不倦鬱爲通儒遂以孤童崛起掇巍科列淸要

今上登極乃命入直南內出撫中州旋畀河防重任迎養太夫人署中太夫人勉之曰汝父故入淮海幕嘗言河防重與邊防等汝愼無辱相國益殫心工築口不言勞淮豫底定晉階台輔雍正十一年四月有公正廉明正己率屬之

詔越十有一月有敬愼居心忠勤襄事之

詔相國感激

主知靈然出涕曰皆太夫人之訓也太夫人生於順治七年七月初五日享年八十有四累封一品夫人子一郎太子太保大學士曾筠孫男八人璦瑛璜璡瓚璇琙玫璜登雍正八年進士第官翰林院編修奉

命回籍襄事孫女四人俱適名族曾孫男三人元孫一人以某年某月
某日合葬光祿公兆先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太夫人奉
旨旌門建坊光顯於世越雍正七年己酉贈光祿公復蒙
恩與享昭忠寺至是又特給大學士一品誥封前後六十餘年太夫人
皆親見之嗚呼
國家所以勵臣子其備至耳矣嗚呼太夫人其無憾也已銘曰
維易有言無成有終妻道臣道地道從同吁嗟夫人遭家閔凶甘荼集
蓼以代先公先公從幕許友以死死國之難匪死其友孰侍高堂孰撫
弱子公心炯然恃有賢婦惟太夫人知公此心存歿在予十指是任母
織子讀寒雞夜痔成茲國器爲楫爲霖卓哉相國
天子所勞簡畀宣防河流順道酬庸旌勳皇哉
明詔公曰匪臣臣母之教維
帝曰俞錫茲介福宮衣內製雲錦霧縠酥酪滑甘茶茗馥郁人蔘雄黃
堆盤盈匱紫檀之龕列坐金仙玻璃御瓷五彩爛焉花驄絡繹
丹詔聯翩暨其遷化數備禮全猗與夫人始厄終豐夫義婦節子孝臣
忠爲邦國瑞匪直家榮書之彤史疇與比隆軍障之下龜山之陽往郎

先公巍封若堂皤皤相國孳孳傍徨我銘是徵永世流芳

錢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李紱

嗚呼人之貴自立也於錢太淑人之卒爲之墓誌而益信其必然也太淑人諱書姓陳氏其先世家江西信州至宋丞相文正公諱康伯賜第於秀州之春波門外諸孫有留居者遂爲秀州人今嘉興府秀水縣古州治也十一世孫諱憲嘉靖戊戌進士是爲太淑人曾祖祖諱懋義縣學生父諱堯勳太學生善行聞於鄉以外孫陳羣貴贈中憲大夫母氏錢贈恭人太淑人之生夢神降其家數歲能誦詩禮見法書名畫摹寫輒肖母錢夫人恐妨女紅禁之夢神語曰吾授爾女筆當以翰墨名世勿禁也始命從師受諸經歲餘即通大義且曰讀古人書當學爲古人古列女必繪圖欲相觀而善耳乃取女史孝傳所載繪於所居室中朝夕省觀焉既中憲公卒家大落以鍼黹佐衣食致孝養賴以不匱同縣人今贈通議大夫文學錢公諱綸光者方負才名聞太淑人賢請爲繼室生三子並早慧而通議公方侍親之官太淑人自教諸子績紡授讀昕夕不少假並成其學惟次子峯以廩貢生早殁長陳羣則余辛丑典會試所取士累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官直

內廷今督順天學政轉通政司右通政幼界亦仕爲陝西寶雞縣知縣人咸謂太淑人藝且賢能施於諸子或爲作夜紡授經圖以傳其事以比曹大家宋文宣公卿大夫皆作詩歌以張之嗚呼可謂難能者矣往觀史冊士女之垂休問於後世者嘗以遭遇困阨因以節烈顯若安常處順則行不踰於閫太淑人乃獨能表見若此漢書敘列女謂拔尤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豈不然乎生平玩心易理愛復卦名所居小室曰復菴有復菴詩稿三卷藏於家繪事尤工山水人物花鳥並臻逸品縑緗所傳散落人間爭寶貴之而太淑人不屑意也晚以子貴誥封三品年七十有七以乾隆元年丙辰歲三月初七日卒於京邸哀榮大備庶幾乎無憾生女一嫁同里甲辰科舉人馮錮孫男五人汝鼎廕生汝誠國學生餘幼女二人陳摯以今歲之秋扶匶歸葬其鄉某山之原潁行來乞銘遂爲銘曰

石韞玉而山輝兮氣佳哉茲邱之藏坤爲文闕不施兮含萬物而化光

永斯石於幽基兮以保後生爲子孫之祥

洪母蔣太孺人壙志銘 鄭虎文

母姓蔣氏江南武進人明禮部左侍郎宗武十一世孫也祖諱金聲贈

禮部祠祭司員外郎父諱敩淳雍正甲辰科舉人雲南嶍峩縣知縣妣龔氏封孺人母生有夙慧五歲能誦毛詩爾雅稍長熟漢魏樂府古詞習急就章父嘗令手書以授弟若妹辨正古今字畫音訓無譌者父奇之曰吾終不以許俗人聞同里山西大同守洪公㟲子公寀儻大同官逋十有餘萬不以累弟曷受託趙氏孤坐累家破卒全之藉藉有孝義聲喜曰是有隱德遂以母許字公寀長子翹翹字楚珩倜儻尚義有父風昏時母年二十一貧無居僦屋臨大池隘且溼母擇處其尤陋者暴雨水浸淫漫牀下或覘之晏如也蔣氏饋以食則以食家之人辯乃噉其餘盡則已處約讓豐卑己尊物門內之譽翕然以諧初楚珩以國子監生應省試屢躓棄而幕遊母侍甘旨無闕闕則斥匳賵以濟衣飾器物略盡或謂爾家素有德於人盍貸諸母曰不可是疑有取償心其能刻苦以自有立如此洎楚珩病而歸母聞信倉卒挈二子舟迎及三十里遇諸洛社識僕哭聲號而投諸水從嫗持之免數求死不得爲不食者旬日時禮吉生才六年耳自是益困母則無早夜寒暑凡鍼紉織組可力以自食者率三女靡不更習而勤事之龔孺人屢要之歸以舅姑命辭後一婢至見母坐溼薦中淘麥屑作食大慟以狀告乃強迎之始

偕子女從龔孺人居禮吉初從母受書至禮經夫者婦之天句哭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是句句讀凡爾雅及諸經難字皆令手習計字分日以課未嘗出就外傳也至是始讀書蔣氏塾中已而蔣以塾滿辭出母復歸禮吉乃從里中師里中師不辨音訓夜分母爲是正其誤者日不下數十字母織子誦至漏下四五十刻不絕聲東鄰有病叟惡之以手搏左壁且搏且罵母泣爲罷織而令禮吉默誦明日遂易以績勿與校也歲饑母與諸女食糠覈而獨飯禮吉禮吉不食泣母亦泣必令禮吉食或相視哽咽淚流灕槃案閒則皆能食起蓋往往然也母故絕愛憐禮吉顧訓督不少假時時爲陳說祖若父抗節厲志事以勖其成雖一衣尺寸必如先制禮吉長出遊來歸檢衣有非制者怒曰此而從俗遷變異日何以自立嘗御賈人金五百而寓書禮吉云汝歸於歲入外浮一錢非吾子矣時禮吉客某官所賈人其所部也是時禮吉以文章經術名諸賢豪閒所至咸賓禮之母則力食如故常而節其館穀所入舉三喪七棺厚撫從子後先有寡者迎與共寢處性尤至孝雖貧寡必勉自盡然終以不滿志爲愧恨居舅姑喪毀甚旋又哭龔孺人遂得風疾疾閒歲作遂劇竟以是疾終爲母來歸凡十有八年而寡寡二十

五年而卒壽六十三歲子男二人禮吉乾隆甲午科副榜貢生娶蔣氏卽母之兄子廸吉出爲季父翻後娶楊氏女三人適芮光照汪德渭史禮孫男三人飴孫盼孫懋孫懋孫則廸吉所生也今乾隆戊戌某月日祔葬某鄉先人之壟禮吉以狀來請銘銘曰

維稌維秕兒食不肥奚以肥之書田母遺丹鉛涕洟般陸離充汝笥兮貢天扉母曰可矣勉無墮矣其旋其旋以報所天嗚呼噫嚱鬻子之閔斯吾銘其幽無媿辭

楊母聶太宜人墓誌銘 劉仕驥

宜人聶氏故瀘溪縣儒學教諭封奉直大夫楊公諱芳之繼室也初公娶於李生韶韶生三歲而李宜人沒復娶宜人宜人始歸韶年甫四周耳愛之如所生已而生子韄又生子韺愛韶彌至韄韺稍長韶處其閒自忘其爲異母兄弟也楊氏世儒家而公督子學尤嚴韶甫成童輒扃戶課其文每日晷移宜人潛就窺之慮其未就也韶或受譴訶宜人爲飮泣退更慰勉之閒值歲歉市米以給宜人炊飯飯韶而已啜薄粥見者皆感動韶與韄皆應童子試韶入學或曰韄也宜人聞之驚愕旣審

之爲韶乃大喜其後護年冠而舉於鄉赴公車宜人命韶偕行韶欣然就道忘己之未舉也既而韺又甫冠而舉于鄉兄弟卓然名動公卿閒宜人聞之憂惕諸婦疑而問之曰非汝所知也乾隆四十九年護成進士官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明年恭遇覃恩宜人受封而是時韺亦官南城縣儒學訓導以己身應得封典貤封兄韶蓋體宜人仁愛其兄之心也嗚呼繼母之慈於子如此蓋仁以義生者也然非仁之至則不能盡其義宜人之於韶其無所不盡也惟其心之厚於仁也此可以告天下之爲繼母者矣宜人性恭儉自始時處約至於夫子成名已入官布衣蔬食無所變年踰六十乃稍衣裘帛閒御肉食食亦不兼味然推分有無以濟族戚緩急無吝色存心仁恕厚李氏戚族一如聶氏娣姒或有違言坦然忘之待婢媪皆有恩乾隆五十五年秋偶得微疾踰月以仲秋某甲子卒距其生雍正元年十一月某甲子享年六十有八卒前五月猶見第三孫祖侑入學韶之次子也比疾三子皆朝夕侍側孫五人曾孫一人銘曰

序毛詩者於鵲巢之篇以謂國君積行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居焉淵哉宜人其弗愧諸銘以此辭非諛勒之金石

以爲世模

陶思永公配施氏傳　陶元藻

施氏陶思永妻山陰人其先世某以武進士居家歷官都督氏獨愛文翰幼即知書逮于歸不廢課子精以詳余故於其善女紅秉家政盡盤匜箕帚之職概勿著於篇著其學博洽多聞以愧世之師而陋者思永嘗旅遊子愈隆八歲氏授以毛詩爲闡明六義辨四聲叶韻極於微妙又二年授左氏內外傳太史公記爲指解隻字義古通字及句逆用法外傅聞之驚又謂愈隆曰賣菜傭語往往有來處不多覽烏知之嘗寒夜篝燈縫紉有女左右之輒與女稱引通鑑吳越春秋世說等娓娓不倦女嗣是亦手執卷書不釋云思永家居不喜作鄙俗言雅好臠割人句及事以資談助親朋有瞪目不解何謂者氏聞之知某語屬某朝事或出某書了無窒礙古來婦人通文義訓膝下兒者屢見疊出然率以窮蹙辛苦督課遺孤惟宋蘇洵遊學其妻程氏親授軾書軾竟以政事文章彪炳一代元虞汲避難攜妻楊氏與子集投居邊徼苦無書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及歐蘇等文後集亦克樹立蔚爲詞宗今愈隆雖非東坡道園可比氏之教實與程楊等吾越姚江孫文恪妻楊夫人淹通經

史教四子成名皆登卿試有何待三遷教傳經有父兄之句功不自有余嘗以是賢之竊聞氏誡其女曰房中人略識字廢古人四十五日工願女曹勿以吾爲傚也女郎東蘭畹花間帙勿覽然則氏之爲教不惟不自有其功且若以知書爲悔者其智識不更遠與

崔恭人錢氏權厝誌　趙懷玉

吾郡錢氏自明萬歷以來名德相望迨侍郎贈尚書文敏公維城以學術致通顯餘事擅三絕之目又嘗出使黔中戡平叛苗文經武緯兼著當世乃其中圭稟承庭誥亦能出其所有以定變亂如崔恭人者吾不能無異焉恭人諱孟鈿字冠之一字浣青爲文敏公女浙江蕭山知縣人麟女孫湖北分巡荊宜施兵備道崔君龍見之配也九歲文敏遘危疾割臂肉雜藥進之疾竟得瘉母金夫人家世亦能詩故恭人幼好吟詠嫻於史事蕭山君以爲讀書種子兵備君故永濟右族來家常州與錢爲通門遂納采年十九就昏京邸明年中順天舉人又明年成進士恭人隨歸事姑莊太恭人甚謹以不逮事君舅爲憾姑卒喪葬以禮兵備起家縣令歷州郡位至監司恭人內庀家政外襄官事秩然井然無或失墜其在順慶也川東啯匪蔓延兵備率兵勇出勦賊開道襲郡

城吏民驚援茶人知賊從西路來遣人疾擊李渡場泊船於東岸賊至水閘無梁遂遁郡以獲全其在荊州也值白蓮賊起兵備督飭出茶人在危城中烽火四偪警問日至籌策守禦不動聲色且以兵備指發書倸屬主堅壁清野之議促收附郭積聚賊偵有備旋卽解去兵備賦性耎嬾每受代不屑與人較去之日多亞橐行自順慶罷歸貧困尤甚後雖洊涉膴仕長君景儀亦出守粵西故里尙無一椽茶人泊然不以爲慮文敏兩子相繼殂謝撫其遺孤頗力賙鄉困乏者贍之嘗自蜀中歸泊舟燕子磯見渡船覆溺立捐錢募善泅者赴救全活十餘人問之皆應試士也登岸羅拜去爲詩品詣超雋力宗唐賢有所著詩若干卷夫中饋之職藴習酒食而已不則埶勤黹繡而已求其陳風緝藻與古才媛媲美已壓遘之至臨危處變動合機宜無論巾幗之所難能卽士大夫當之或不敢自信若茶人者豈非聰明有識擩染於家庭之訓深哉嘉慶十一年十月卒春秋六十有八明年秋景儀手兵備君述來告曰日月易逝卜壙未遂將以冬十月權厝於武進循理鄉祖塋兆次君知吾母寗願有以志之也遂臚其行記於石而虛銘幽之辭俟葬而後備焉子六人景儀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改廣西平樂知府景儼廿肅甯夏

知縣嗚謙候選布政司經歷景僴國子監生景倚增廣生員景犖景僑
爲世父及從祖伯父後孫六人曾孫一人

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 蔡之定

南河總督麟慶見亭嘉慶十四年春余分校禮闈所取士始相見知其
尊府君爲良吏勞於外其學皆由母夫人教也以是聞母之賢甚詳道
光二年麟慶由中允出守徽穎洊歷河南開歸陳許河道按察使母夫
人並迎養在署其治亦稟母教爲多十二年春遷黔藩旣當封太夫人
將奉之以行矣會以道遠憚跋涉偕眷屬留寓豫省明年春擢湖北巡
撫未抵任而有
旨命督南河太夫人遺之書云南河當極敝之時任大責重汝身受
殊恩正宜藉此圖報惟有用人得當發帑無濫俾河流順軌農田漕道
兩無所妨盡心力而爲之必當有濟他非我所知也自此遂不豫四月
薨於邸豫撫以聞麟慶中道奉
諭來京成服百日後請安面見迎喪回京於八月二日合葬太夫人於
大興縣酒仙橋榮祿公之塋事竣遵
旨權署南河時余假歸在籍書狀馳山中乞表墓余素習母德且嘉其

孝思遂諾焉按狀太夫人姓惲氏江蘇陽湖縣望族八世祖紹芳明福建布政使參議紹芳孫日初明遺逸守節講道世稱遜庵先生子格克嗣以書畫隱布衣其處士贈登仕郎鍾茂者爲太夫人祖節孝唐孺人祖妣也尉肥鄉後以外孫麟慶貴貤封中允者考諱毓秀也封宜人莊氏妣也太夫人生時祖母唐夢老嫗授以巨珠光滿一室因命名珠字珍浦穎慧過人稟父教通孝經爾雅毛詩大義兼明四子書十齡能詩十三工紩繡有鍼神之目尤精繪事得南田法嘗夢至海中一孤嶼上有蓮花大如車輪遇人告以舊在紅香島司秘籍偶謫人世遂繪圖記之且顏其室晚號蓉湖道人降神之說肇端雅頌古來載述蓋多有之至人之生於斯世豈偶然哉觀於太夫人益信已太夫人訓子以嚴絕燕遊戒奢傲不許雜覽不經之書擇師擇交防範無餘力麟慶年十二時入學稍晏舅氏方攝師罰令跪以紅日滿牕人未起屬對應聲云青雲得路我先行舅氏以告太夫人乃喜命之起訓勉益篤及成進士自浙寄以詩有科名雖并春風發心性須如秋水平之句何所見之大也太夫人教子多名言偶見於詩生平志在主張詩教而詩不苟作作或承長者命或哀逝表微或誨子女質直溫醇得風人之旨然不以此自

惋世之以詩重太夫人者葢尙未深知太夫人云余聞諸惲氏長老言太夫人志行高潔幼讀遼史慕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之爲人思讀書論道以終其身後以詩才操履爲完顏先公索綽羅太夫人所知賞因寮執舊誼三使議昏固請乃許太夫人重違父命以不克遂初志爲悵悵既而曰是亦可以自立也則又致力於古來賢婦之道年十八于歸盡孝盡禮深得堂上歡處分家政罔不當理遭亟喪致哀極誠葬祭有則叔舅卒無嗣以仲子爲之後男女及期無力昏嫁者出己貲佽之孤女無依者爲之撫養御下嚴而恕織婢鬟媍有疾苦必親撫慰之族鄉戚取法焉其隨榮祿官中外宜勤布惠內助力居多及就養皖汲所至以民物爲心崎路頹橋精廬祠宇多出貲修葺而衣被窮簷矜卹岸獄所施不可勝計方麟慶之出守也即勉之爲二千石之良爲河道則教之勤巡歴公賞罰廣儲峙其陳臬也則勉以慎刑洗冤遷藩于黔則云黔地瘠苦雜居民苗當先以撫綏繼以化導俾衣食足而知向義斯可矣尋權巡撫事有於苗疆墾田設學之請孝烈節義之旌胥稟母命爲之遠近咸稱仁焉古所云非此母不生此子者於太夫人見之矣太夫人藉覃恩請封恭人今累封至例晉一品太夫人春秋六十有三聞

其卒時官民多爲之慟哭子三長即麟慶次降服子麟昌武備院庫長季麟書廣西賓州知州孫三人崇實崇光崇厚降服孫一人崇壽女適董氏孫女十人太夫人儒術治體無不通達雖賢士大夫有所不逮自愧學識淺陋不足表揚太夫人萬一粗述其略以俟碩學爲銘曰

靈鍾川媚榮光降神彼姝者子讀自賢人女也士行賢能著聞貞不字依親終身上晞雲姒淩風絕塵有恪者胄爰求爰迎三使孔勞父命以中折節抑悰乃往作嬪有孝有德有經有綸篤生石麟爲國藎臣迓我安輿布爾陽春膏如雨慈暉以日恒施惠行仁流慶頌恩述厥遺書尤明道源壹行閨章是輯是徵海內傳之維風植倫於乎毋儀拔萃軼羣罄竹曷單敬紀丹珉

又惲太夫人傳　潘世恩

女士以才藝得高名而膺繁祉獲大年者不數覯焉世遂以有才爲非女子福夫豈然哉觀於惲太夫人可以知處才之道矣太夫人名珠字星聯江蘇陽湖縣人故肥鄉縣典史諱毓秀之女適完顏氏舅河南布政使諱岱姑索綽羅太夫人夫泰安知府諱廷鏴子三人麟慶今南河總督麟昌今武備院庫長麟書今廣西賓州知州方太夫人之生也祖

母唐夢老嫗授以大珠生而穎異十歲能詩十三工繡鉄善繪事閨中有三絕之目今所傳錦雞詩及答謝戴佳太夫人啟皆髫齔作也可謂女士之有才者矣及歸泰安君也事王姑舅其舅姑洒埽盥饋執子婦之役惟謹未嘗恃才而矜泰安君歷官甌越齊魯屢典大郡其時幃房燕豫足以優游詠歌太夫人澣衣疏食恆躬習勤苦爲婢媼先未嘗恃才而佚麟慶等自讀書迄於成立太夫人提撕振勵亦既備至而尤諄諄然以孫夏峯先生聰明忌露盡之言爲大戒并未嘗以尙才訓其後也迨麟慶出爲郡守至持節開府所至黔荆皖豫余嘗觀其設施如治河明刑綏苗撫邊之法類皆篤誠明允合乎興道而悉由太夫人面示機宜或手書諄諭則知太夫人明古訓而達治體其才之施於用至康濟民物而有餘而平日之不以才自見尤難能也太夫人嘗栞其先世遜菴先生遺書與李二曲先生集行世又嘗仿劉子政列女傳爲蘭閨寶錄而選

國朝女士詩爲正始集則其蒐輯表章爲已勤矣而未聞急急焉自刻其集吾又知太夫人惟不自有其才而後能公天下之才也若夫存孤卹寡好善樂施之事此凡爲賢婦之所能不足爲太夫人述述太夫人

所以處才之道而世之女士之有才者庶知所則矣太夫人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歿於道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春秋六十三

又惲太夫人傳 英和

吾從姊歸完顏氏爲河南布政使諱岱之夫人生吾甥泰安知府廷鏴以太母命求得寮友陽湖惲少尉之賢女以爲子婦今世所稱蓉湖夫人是也夫人爲儒雅世族其生也祖母唐夢老嫗授大珠有異光遂命之曰珠稍長知學能爲文辭逎字以星聯別字珍浦云生子三長麟慶次麟昌麟書初以吾甥守郡封恭人旋以麟慶貴晉太夫人以道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夫人之歸逮事王姑及舅姑以孝聞相夫以敬理昏嫁以禮奉祭祀喪葬以誠敎子以嚴且正發言動容皆有法則於儒書無所不觀而以餘事工詩作繪所纂有蘭閨寶錄六卷
國朝女士正始集若干卷戚鄙咸稱之麟慶既奉夫人喪歸葬會迫
朝命將起權總督南河乃述其言行乞余文余惟古者婦人言行不出閫閾其傳焉者必所遭不幸激而爲絕特之行至家室和平則謹職承順以奉其常賢亦無由自見至爲令妻爲壽母而傳者寡矣若夫人之

醇粹明達近之作型於家遠之教成其子以施澤於世余所聞見彰彰如是揆諸古之女而士行者其庶幾乎雖欲弗稱將焉置之因詮次為之傳

論曰惲之族有子居氏者傳其宗女名冰工繪事粉墨映日有光冰於夫人為諸姑何惲氏之多才媛也然冰適毛鴻調築小樓偕隱以終論者比之運期之偶觀夫人之相夫教子較之於冰更足傳焉且夫人嘗刻李二曲先生與其先遜庵先生遺書以傳世其所以教厥子者時舉先哲之訓言而長嗣守穎時以民俗獷悍為憂夫人命疏濬穎川以宣鬱蕩穢厥論尤為知本於此知夫人所學趣嚮之端其過人遠矣嗚呼是可多得哉是可多得哉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目錄 列女二

孝淑

郭孝婦傳 李塨

王孝女碑 黃宗羲

沈孝女墓塼記 毛先舒

李孝女傳 劉自潔

又李孝女傳 田蘭芳

徐孝女三割股說 張永銓

徐孝女小傳 陳鵬年

呂孝婦家傳 呂宣曾

許孝女墓表 陳道

閔孝女傳 沈大成

平陸呂孝女傳 曹錫寶

曾孝女傳 彭紹升

孝婦陂記 李集

追書亡女割臂肉療父疾事 曹錫寶

唐孝女傳 沈寶麟

孝女王淑春墓碑 焦循

記孝女武端姑事 李光洛

嘉興錢儀吉纂錄

孝淑

郭孝婦傳 李塨

郭孝婦開封郭鍾琇妻而王指揮堯臣女也明崇禎開闖賊李自成兩攻開封不克總兵陳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衆燬四郊麥百計攻城城中乏食推官黃澍括民粟三次麪一斤直銀二十兩纓珞草小紅蟲瓦松蜣螂每斤至三緡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熟麪水一盌繼以糠覈庭前蒲萄啗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廑有乳嬰迺以湩餔姑如是數月嫻日減嬰餓損呱呱泣孝婦撫之亦泣接頤也而强笑語上堂乳其姑九月十七日賊灌黃河入城家衆號巢水上食絕湩涓滴僅奉姑嬰竟瘐巳而水益漲伻高福得一小桴鍾琇扶母上命孝婦面雍樹長兒圻隨而身與弟別出桴漂巨浪中隨波湧竟達涘四顧皆賊壘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須髯皤垂曳杖來曰而郭氏妻孥耶焉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粥食之又曰吾引而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擗胸泣曰天乎

吾願貸年活姑以乳餔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餔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已先候無何遥指鍾琇曰而家主至矣遂不見鍾琇故孝友嘗推產與弟鄉稱曰德育先生子圻績學有聲生數孫一女孫嫁余氏不數年嫠居守節養其姑與孝婦後先輝映云

李塨曰昔人傳郭巨以子分甘旨將瘞之闕得金乃全鄧攸避亂繫子於樹去而保其姪皆出好事口不足信信有之斷父母之續體以爲孝友烏在其爲孝友哉若孝婦者其心皆不忍而勢難兩全也斯足悲矣鬼神相之有以哉獨憾明季士大夫無學術噂沓聲戰以啟寇亂使仁人孝婦不得幷保其母子謂之何耶

王孝女碑 黃宗羲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遥見之抱之而出則巳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爲何

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
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赫
奕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
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
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
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
天地晦冥正氣滿讕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萓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
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妹炊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柩前而後行譆譆出出夜半
融風火如狂濤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焰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
櫳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吟呻礬水
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櫬形爲父留魂
不毋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
百里千年雙碑翠鑠吾作讔語江流不墮

沈孝女墓塼記　毛先舒

古錢唐沈孝女父人驤母周氏嫁陸夫名有奇少郎婣婉知盡孝嫁而

稱賢母病歸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兒願代母死樂于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伺夜深潛割其左臂肉血濡縷不肯止猶忍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仆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但曰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久之竟殞及將斂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裹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病者無效爾于是母病乃旋以甦身代之志竟符奇孝格天信哉然死而得易是數可還也天又何不憐其孝而併赦之也或曰毀受之父母之身而又陷親不慈豈得曰孝余則曰不然事有常有變殺身致命適以成仁孝女蓋所謂處變者也且母不知而嘗之何不慈也國家值鼎革時人臣殉節而卒無救于其亡然必美之以爲忠臣今女一死而更活母乃反不得爲孝又何也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道應爾若沈氏則何爲者嗚呼罔極之恩竟輕于食哉孝女死年二十三死在庚申閏八月一日丑時後百日葬陸氏之阡郡人毛先舒爲之記且銘之銘曰

嗟乎生誰不死死其身活其親死非死鬱爲神永俎豆詔後人猗人亦孰不爲人之子孫

李孝女傳　劉自潔

李氏女鹿邑之南豐集人父麒生與族礎有隙礎從祖輩也誣麒生以卑幼毆尊親與其子兆龍杖之死且告於衆曰以其兵殺之也否將殺我衆以礎素猖披無敢議之者又以其從孫故或原之女痛甚寢苫枕戈將襲礎既而曰不可父無子又將死其女乎吾知所以復之矣乃訴於有司三年而後獄成礎父子俱伏法鄉人義之以委禽請者日塡其閭女曰無子而有子吾不敢居也有女而無女吾何忍老母在吾將焉歸矣終身不字母歿乃自經死事在康熙三十一年乾隆三年學使某以事聞於

朝旌其門

〔又〕李孝女傳　田蘭芳

李孝女者鹿邑孤柳樹人父麒生母某氏無子有女四人而孝女次居第三李氏族故大多相睚眦麒生與挺九及礎隙尤深往往於衆中露相報意二人聞之頗自危挺九於是嗾礎曰若與麒生有殺姊讐怨刺骨非可杯酒語言解也不早爲計終當死彼手盍先之彼無子訟必弗成即成我當脫汝死礎心然其言謀遂合礎跡麒生將於某日適某所

道必出一古廟前乃與子兆龍匿廟中麒生至突出捽以入拳棓交下脅折顱碎然後棄之去女聞不遑往省輒操刈麥鐮奔讐門門閉踰垣入闔室已避他所獨子婦未及行迎斮其頸淋漓橫血中謂已死乃趨廟視父氣才屬耳舁歸父微作聲曰讐所以敢殺我者以無子報讐耳尚何言哉連呼天天而絕女既痛父死非其命且傷父言曰女獨非子誓不與賊共戴天也報讐之志遂決訟之官主事者乃以好語紿女母至其家則引而錮之別室遂代為願息之辭偕鈞金俱入獄遂變女覺跳去求其舅與外大母尊已自府以上遍以告身遂留會城不敢歸院屬是獄於開封府同知使治之方攝諸囚未至而挺九已先橐金豫為殺人者地矣知治獄者不可動乃就女陽出相憐語以餂之徐以八十金進曰冐息此獄解仍當以百金繼之使毋不至累死而且得養是亦一孝也女曰訟固可已然所謂繼者空言無憑慮負我翁誠誓神則決耳從之為神位置香楮預戒其舅扃從者於外女爇香俾挺九酹酒甫及一拜女遽前扼其吭以口齧面盡壞疾呼其役人求救以戸扃不得入女以右手抽佩刀以左扼之力稍緩因得逸去交訟於官官直女謂賄獄為貞會逮囚至庭鞫之情得竟當礎以毆人身死律餘以輕重定

罪遷笞之上院院以爲允釋餘人待報而禁礎俟決礎聞之自縊而死兆龍行自杞創重亦死案竟結女謂礎死不於市而元惡猶漏網報讐之謂何欲叫閽而慮無助弗濟也知父死友子郭巖與所親郭維振有義俠名往求焉二郭慨然任之遂行舅與大母仍左右之至京師投牒諸法司皆卻弗視欲詣登聞院則邏拒使不得前女計窮乃徒跣被髮詣鼓所搏顙陳冤且訴且號沫血庭堦吏卒皆爲飲泣直鼓者奇其志哀其情準送河南詳鞫之事既下諸當路大恚案經司署則曰一命二抵法如是止耳嚚嚚不止固當重坐且二郭何爲者也疑有大姦乃行縣名捕屬歸德府嚴訊之歸守考掠二郭無完膚終以女辭切不能衊但以唆訟擬二郭仍以原招報罷而維振竟死女因發狂終日語喃喃不休雖雜亂非一而殺賊二字十九在口一旦疾言曰吾今得與賊對獄矣因仆地救之不醒凡九日不言亦不食以體微溫不忍殮家人環視之忽蹶然而起曰罪人斯得吾事畢矣神色一如平時衆競叩其故不答頃之有人自外來曰某甲中惡尋死矣則彼讐也乃發喪成服以禮葬其父而養母久之有來爲女議婚者女泣曰父死非命理不忍生所以不即死者讐未復也今復苟活以母在耳尸居餘息顧可念及婚

姻會須一死以報罔極此語不敢聞也自是晝則侍膳母前旣進必詣父墓所負土築墳夜則張燈紡紙或至達旦復擇里黨諸孀姥謹厚者衣食之與其出入寢處女自出訟日卽購利刃佩之衣紐皆百結謂讐意不可測倘變起倉卒則持刃殺賊不則自戕終不使得以有加其防身之周如此他諸細事亦無不秩然各當條理計永守墳墓非身所得常任而族屬中又不敢以爲託則爲母權養二螟蛉一五齡少者僅三歲皆爲聘婦康熙三十七年八月母卒女一痛而絕旣蘇收淚治葬具且爲弟納室爲妹理嫁裝葬訖假謝弔名遍酬素有恩者先祭郭維振墓爲樹碑以表其德然後次第遍及其餘私語其弟曰人命難常保卽我不幸宗老煒義兄嚴可依也汝人田三十畝差徭旣易辦勤力其中可不慮衣食惟不忘父母墳墓則人將敬愛之羣思助汝矣二人亦不辨爲何等語但頷之而已是夜女遂自盡含殮之具皆所豫治也遠近聞之爭往瞻拜塡巷咽衢凡數月不絕讐之嗣子乘亂闌入殯次破棺戕其屍時殮已經旬血乃汪汪湧不止以視化碧逆流正可相方而讐子亡命捕之至今猶未得焉或曰天道之謂何或曰固天道也使禍起之日女刃卽剸讐人之胸則報父之事已畢是特福祿之龐娥親訟而

直亦不過免父之縲紲女必使之幾成而墜屢厄羣醜以極其茹荼銜恤任勞任謗之險危如崑山之玉經烈火而色不改卒之父讐雪母釁終然後徐以一死償十五年濡忍之宿痛不幾與曹娥父溺之日即沈身以殉擁屍其出無分先後也哉然人得一節而女兼衆善且慮患別嫌舍生取義皆古烈丈夫之所難女允蹈之故身死而公卿以及士庶無不歎頌欽仰書曰至誠感神易曰中孚豚魚吉惟孝之切故誠之至至誠無息將於域內歌舞徵之矣嗚呼懿哉

論曰女方訟父冤時余適遇之中逵見其容洸然以怒悄然以悲謂亦在患之常耳孰知其仁義極於性生如是哉迄今二十年女德焜燿天壤余將與向之道旁觀者同就萎翳焉可歎也

徐孝女三割股說 張秉銓

徐孝女者移風張子純孚之淑配也既為張氏婦曷以稱徐孝女曰孝女之割股也救其父徐翁心寰者二救其後母朱孺人者一皆盡其孝于徐故曰徐孝女也或謂孝女既為婦不當盡孝于翁若姑邪曰不然孝翁姑與孝父母無二理也亦無二心也今孝女特弗逮事其翁若姑耳使逮事其翁姑其孝必無遺憾古人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吾未見

能孝其親而不能忠于君者則亦未見女子能孝其父母而不能孝其翁姑者或又援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訓以爲割股不可爲孝禁例載于會典吾以爲爲人子女苟視其親之疾痛而不爲之救不盡其救之之術此其人爲何如況父母生我以身使或違道悖義以致毀傷則不可若子盡孝臣盡忠則死且不惜又何毀傷之足云是孝女之自戕其身正孝女之善成其身也而奚疑也甲申冬余讀大令李公書徐孝女割股事敘其割股救父而父病愈割股救母而母病愈人之死生係于天何孝女之隨禱輒應如此及敘其籲天請命願以身代其急急救親之心足以塞天地亙古今故感應之速若桴鼓焉斯豈易致哉因爲之說而幷系以詞曰

人生世間若微塵耳一念之正充塞天地南州淑媛以孝自毀匪以自毀盡孝乃止於心則安於理則是能愜于心能當于理雖巾幗哉過鬚眉矣生女人嗔生男人喜吾不謂然視徐孝女

徐孝女小傳 陳鵬年

徐孝女字元貞今寶慶府同知徐公闕寶之女年十二失母哀毀骨立爲繼母王夫人所撫孝女率弟妹事繼母如所生歲丁亥冬徐公攝長

沙府安化縣事孝女侍繼母至安化徐公以公事赴武陵王夫人忽遘疾孝女侍湯藥終夜不寐繼母病劇孝女禱於天請以身代自刲左臂肉和藥以進越數日繼母病愈孝女不自言徐公自武陵歸覺而視其臂方創甚一家之人皆感泣官斯土者及鄉之士聞之咸歎息孝女至誠格乎神明或歌以傳焉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然士大夫有終身讀書敦行而不能盡者以一女子乃能刺血刳肉呼號於其親疾痛之頃孝而過者也且女之孝於繼母尤人情之至凡人愛我父亦愛我母繼母者體前母未盡之志以事我父也女奉繼母如此其孝豈獨父心之豫亦慰其先母于泉下知女之移其孝于先母者以孝事繼母抑足以章其先母之教矣或謂刲股奉親非中庸之道乃自古忠與孝之激發于天性而不能已者甘萬死不悔與其不及孝寧過于孝乎孝女之祖知嘉興有名而父歷官皆著政績孝女習聞于天之經地之義者有素矣某邦之人也又待罪書局孝女之事例所當書因紀其實如左

呂孝婦家傳　呂宣曾

孝婦姓郭氏洛陽貢士岷鎮女予族子從高妻也當其舅繼曾殁姑杜孺人方娠從高泣與家人訣曰倘男也當乳養之延乃父一脈不則以

死殉及從高生忍死力苦殫心鞠育而從高少羸弱讀書最晚疾病家事兩誤之遂不克有成杜聞孝婦明達聘爲婦既入門授以內政悉領會持循一如杜家法襄從高所不逮杜因是甚慰自慶指目爲孝順媳婦云杜之死年四十有五於例不得旌而孝婦欲揚姑苦節嘗力求破格上籲而終不能以無例請也乃偕從高長跪予前乞爲狀志之載諸家乘予頷之將十年不能就葢自懼鄙陋之言不足傳吾嫂且孤孝婦之望也會

世宗御極詔天下立節孝忠義祠更定新例四十外身故者皆得一體

旌表予趨以語從高孝婦卽贊從高與其事凡三年得邀

恩旨如所請入祠從高及壯不知自愛好漁獵行無早暮或入山六七日不返冬月嚴寒嘗破冰下水手生魚爲戲孝婦泣勸曰吾爲新婦時姑嘗禁君出入逢九日戒勿登高酷暑杲日不得入山溪澡浴且哭屬新婦曰兒不比他人子君今所爲比登高浴河危險百倍奈何不一省母言從高因幡然易行既而爲流輩所誘傾貲產以給優伶親故或勸諭之不能止孝婦乃斂衽泣請曰此吾姑一生心血所辛苦經營以遺留於君者君今浪擲於此他日將何面目見吾姑於地下從高旋散去

梨園子弟力復故業人皆指爲孝婦力予亦不欲爲從高諱以掩孝婦之賢並其從善納誨之一得也歲丙辰孝婦以厥證卒內御劉嫗浴其尸至左腕奉持摩娑乃俯對孝婦而長號而疾呼曰主母主母吾今乃可以此事語人矣一時親串俱驚訝問故嫗且泣且訴曰此金創痕主母嘗手割此愈老主母疾他人無知者惟老婦見之切戒不得言失今不言它日將以老婦爲誑語矣孝婦弟世奇從旁擊胸痛哭曰信乎姊言不我欺也向嘗論割股愚孝不能療親疾姊咤予不解事特未目睹耳古人豈無據而爲是說者嗚呼孰知此固姊之嘗試者哉夫割股以事父母人子行之亦過中禮矧婦之於姑尤人所難而孝婦至性足以療久病之姑積誠足以留將燬之業豈非天之所鍾獨過於人詩所謂釐爾女士也哉

贊曰從高主大宗祀孝婦供蒸嘗唯謹其姑歿既十年會祭享視肴核皆豐美余因手儆一篋遺細君欲其師孝婦不忘也杜孺人擇婦得此生死皆資其力而衰門祖孫所依託又甚鉅焉非純孝烏足以與於斯

許孝女墓表 陳道

孝女名福弟徽之歙縣許氏女也年十八夭死而歛之人士爭以孝傳

詢其事則云女年十三能刲肱以療母病因竝道其祖許楢齡素有割肱事其女孫蕃觀型有自云余聞而異之見歙人必咨訪之無間言乾隆十四年冬女父秉恆客予家因得具聞其詳孝女少孝謹勤女事能承母意乾隆八年夏母病侍牀席曉夜無怠既久不痊念父客外閨中弱女無能遠求醫藥聞人肉可治病遂引刀自割其肱雜飲食以進內外人無知者閱五年女疾且篤母撫摩其手得一凹痕急詢之俛首嗚咽不肯言母徵問益急乃垂泣道狀母相持慟哭而女竟死嗚呼爲人所難爲之事而不求聞知雖學士大夫猶或難之顧乃得之兒童女子若甚易者是殆其性然歟抑所謂觀型有自得之家庭者爲獨切歟在昔盛時家塾黨庠熟聞孝弟慈讓之訓故其時農夫野老婦人孺子類能知其義盡其禮相習于家庭里巷閒視爲固然非其遭遇奇變亦無以孝弟特稱者三代而下風教漸替民生不見庸行之軌其有天性篤摯孤懷獨往若無可自效者往往以畸行貽風後世予深惜斯人之無聞而哀其心之大可矜也許氏祖孫相繼爲此彼平居莫知敬養寢疾不親湯藥者其視此當何如惶愧也女以某年某月日卒未字其父既葬于某鄉某原不忍令其歿而無聞乞表于予予惟其事之可以啟人

孝思也遂次其所聞俾揭于墓左以爲世勸

閔孝女傳 沈大成

孝女姓閔素名也浙之石門人父某有三子四女孝女其季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父任雲南布政司庫大使孝女年八歲從之官幼喜讀書女紅餘閒爲小詩居久之伯氏夭折仲叔相繼没于外孝女泣告父母曰兩兄没姊俱有家大人春秋高遠宦萬里歸孰與養先祖之在殯者孰與夕姪之藐孤者孰與撫吾女子子不字以奉親職也越二年雍正二年甲辰自滇還里明年葬其祖又明年父營生壙孝女預從祔示不嫁也父居鄉庭前老梅數株孝女行吟其下意蕭然自得屋後一楹即孝女課姪所所謂醉鶴齋也中外女兄弟或偶內集誾誾怡怡父母起居左右順適皆孝女蠶杼之是出人不知其貧也未幾父卒孝女執喪自含斂迄禫除哀踊如禮弔者以爲難自父久疾醫藥旨甘孝女典衣飾以辦既而治喪葬爲兩姪納婦仰以奉高堂俯以贍子姓拮据卒瘏孝女之心力瘁焉乃即家訓童蒙以佐滫瀡村中人宿聞課姪事束脩之羊麇至母夫人因得優游晚歲齒九十乃終初姪之子襁褓失恃貧不能育孝女曰吾兩兄祇此孫宗祀不絕如綫吾安忍膜視遂收護視

之蓋獨力持閔氏門戶者數十年至是而孝女亦哀且病矣初孝女疽發于章期二穴之閒醫曰肝藏傷不治寢疾歲餘而卒年五十有七其卒也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之六月五日逾月與其母同日而窆方病甚有沈氏妹來視憫而留伴因索其詩槀孝女倚枕口授沈轉述錄出今所遺醉鶴齋詩鈔若干卷是也沈新寡舅姑欲奪其志訪于孝女曰守節如何守得牢孝女呻吟中應曰不怕死便守得牢嗚呼至言哉

平陸呂孝女傳　曹錫寶

山西解州平陸縣民呂某病卒遺妻某氏女一僅七歲婦將謀改嫁女牽衣痛哭願母無去母不聽則日長跽母前且哭且訴日夜思父哀號聲徹里巷一日晨起至父埋處痛哭不已竟死于時家人跡之不獲及暮路人告曰某墓側有死女嬰兒至則女果死淚血盈兩眶遍地皆碧氣已絕不復活及曳其屍以歸衆為取舊衣衾而殮之視其寢處則枕上血漬數層云是為乾隆三十口年口月口日予於今年初冬將去任甫聞其事既又得見海嶽遊人張白尊詩知馮廣文曾為之傳而未得入志予又惜未有以其事聞之上官俾得達於朝者

舊史氏曰嗚呼若女者可不謂純孝哉夫弱質何知而哀痛迫切之隱

眞有忍之不能欲訴而無從者君子覽古至曹娥之沈江緹縈之上書輒欷歔感歎欲絕今女之年更幼於曹娥其所處又非若緹縈之沈冤莫愬而諫母不從以哭父至死凱風聖善之說猶未足喻其懷也可不謂純孝哉抑余重有感者

國家至於草茆庶賤咸知孝義自處則風化之熾豈非古今所僅見者爲民父母者殆未之聞耶如謂事屬創見難以上聞夫奇孝奇忠之事其不可以常例拘也明矣

曾孝女傳　彭紹升

曾孝女衍綸宗聖曾子裔也世爲山東長淸人父尙增以庶吉士出爲知縣累遷知郴州衍綸年十一從父于官母病瘓不能起衍綸侍湯藥躬盥饋之事凡四載母病劇衍綸亦憊甚晝夜侍牀前不去母顧憐之曰兒病矣盍少休命老嫗侍我衍綸重違母意則應曰唯卽帷外坐而假寐老嫗坐帷中就牀前然火爇衣寐老嫗遽驚起衣焚及帷老嫗突火出呼救而尙增亦在牀臥衍綸突火入趣其父出抱母號救者入挾衍綸出衍綸嚙其手及胃挾者釋手衍綸復突火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而火羃牀救者不得入尙增厲聲呼衍綸出不應火

益熾矣時乾隆二十三年冬十二月乙亥也旣滅火衍綸身覆母兩體攣結不可解黝黑若炭巡撫具其事聞于
朝得旌如制郴人爲立祠祀焉
彭紹升曰世傳孝女事多異予在京師秀水鄭先生虎文爲予道之如是初孝女死未幾而鄭督學政湖南曾之僕有給事于鄭者能具言孝女事僕卽往時挾孝女出火中者其手閒嚙痕故在也鄭先生之言審矣予後又得海甯沈維基所作傳其略具如所聞于鄭先生者顧獨不載嚙手事予乃核其事蹟著于篇

孝婦陂記 李集

集令郎之七載己亥冬坐廳事有投牒者手覽未竟色然起立葢郎東鄉栖士保民舉孝婦陳劉氏事呼之案前得盡其言越數日孝婦之夫陳暨其伯叔兄弟至其言較詳隨命肩輿延孝婦進內署驗之傷痕宛然見者太息徐叩之其言婉而盡噫此非可以愚孝例也孝婦農家女年二十五幼爲養媳翁陳際亨年八十姑金氏七十二夫文世力田爲生方二月姑病噎醫不治孝婦割臂肉和藥得少閒六月病復作十日不食垂盡矣諸子婦環守之不敢惕息夜三更孝婦私下中堂家止二

雞割其一以告天地持小刀砉然自割其胸二寸許血如注肝出割其半遂暈絕久之若有人挾之云起救爾姑百神伺汝矣迺起坐以布束胸刀口遂合不覺楚持肝雜雞肉煮湯以進姑久不言忽云湯香以匙頻下之寢甚酣天明卽索稀粥不數日病愈而孝婦之創亦悉平噫此非愚孝所能爲也今旣馳稟大憲復手書彰其門畀以白金二餅布四端稍佐其色養孝婦屋湫隘無恆產雖終歲勤動恆不給令作而嘆曰傷哉貧也上無以娛二親下無以敎諸子此長吏責也去孝婦所居二里許得大陂約三頃陂之麓有水田七區其南屋十一閒前有門三楹進院院旁翼屋二中有堂有房咸樸緻完好得場圃約十餘畝可蒔粱黍蔬果陂之周圍大樹百數小者不可勝計保之民願出售令以百二十緡購之給印照俾孝婦子孫世守分廉以廣孝雖山廚束饈令所甘也而孝婦亦可受劉熙釋名山房曰陂言陂陀也作擘窠書曰孝婦陂行勸諸石庚子首春文世挈二子來見且請名長七歲略識字次二歲尤明秀令嘉之遺以五經墨刻數種名其長曰穀孫有駜之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蓋言善也善莫善於錫類今孝婦之子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孝德之光庇及十世殆如穀種之生生不絕乎其次曰蘭孫補亡之

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蓋言養之潔也鄭地生蘭有素心者是陂之產也侍白華之餐膳端素業於詩書蘭有國香而不言自芳吾知孝婦之後其熾而昌也爰書其顛末而爲記以授穀孫蘭孫藏之家

追書亡女割臂肉療父疾事　曹錫寶

陳氏女亡吾爲哀辭敘其行事既略備矣已而又得一事尤焯焯稱獨行不可以無傳乃追書之曰壬午之歲女年十八其春三月予患疫昏不知人數更醫藥輒不效有來視者太息而已一日飲藥而甘初下喉輒似有異他藥繼進病日以起吾女喜溢於面而其左臂屈伸時若有礙問其故曰偶然耳予雖心疑之然猶在牀蓐故不暇致詳久之予大愈女手稍亦如故遂忘其事以迄於今女既殮家之人環以哭無不盡哀而吾妾徐哭之曰若能活而翁於垂死今顧不能自活耶予異其語呼而叩之徐涕洟嗟吁良久而後對曰悲哉女之孝也其事爲不經而天性爲獨至既已奪親之死而迴之然且深諱固閉卽死不欲人知此其用心爲尤可悲也予又叩曰何如曰嚮者夫子之病飲藥不知幾斗然初無所覺獨於春盡之夕忽自言曰吾宜是藥後遂連趣以進而病竟瘳夫子頗記之乎予曰吾恍惚記之徐掩泣曰是非常藥蓋女之臂

肉也方夫子病劇家人惶惑不知所為而聞人言凡疾之不治者得其子若女之血肉和藥啗之則猶庶幾可望活女慨然曰是可試之諸婢愕曰此何事而可試試而無驗且當柰何女曰是誠有之雖然吾非敢意其必驗也顧以羣醫舉窮於術茲非一術耶卽有不驗要以盡吾術不猶愈於袖手耶且夫身者親之遺也吾亦何惜不以還吾親而逆窮其不可知以自謝耶吾姑以是進萬一有當誠大幸不然則吾親且死吾雖由此以隕其生猶將從親於地下吾奚憾焉而又奚疑焉衆聞其語皆悚聽悲感不敢復諫乃為市起創之藥謀攝護之宜惟恐有不虞也女一不顧獨求匕首沃水於石磨淬反復刃光爛然女審視曰可矣退而齋心盥潔俟夜陳几於庭炷香於鑪稽顙籲天願以軀命贖父於死於是出刃褎中橫穿其臂而驟割之血出如涌得肉委地大逾方寸匕女於是時瞑眩頓仆不復自知諸婢扶掖於榻糝以瓊屑裹以純綿導以煖飲女息始屬已而目開體舒躍然以起不知楚痛之在躬也就竈爇火投肉於壺與藥俱熟乃手奉以進夫子所謂飲而甘者固是藥也女既跪對以安親心又深戒家衆毋驚吾父故至今而莫以告也悲夫女今亡矣不可使其湮晦終久不著故敢卒詳之以彰孝也妾猶記

女之始被創也時方入夏陽氣暴盛血肉墳起糜潰破裂急不能合幸而及秋乃稍稍平耳使其不幸卒然進風體顫脂噤遂至不救者或有之矣即不然而筋骨脫落血氣耗敗則其死亦既久矣顧能延之二十二年而後盡豈非天之鑒其孝假之年以至此哉語未竟哽咽不能出聲余聞而驚躍大慟不止已而曰吾女乃有是哉吾先妻張恭人故嘗刲股療姑矣吾既自愧身爲男子奉親之孝不如婦人故嘗謹藏於心不敢忘也及今又聞吾女紹述其母後先如一迹女即死往見乃妣於地下亦將忻然相視而笑矣而吾又奚悲雖然難矣夫以纖弱之質奮然排眾論以自殘豈眞輕棄其生哉迫欲拔父而不遑恤其他推此志也與古所稱緹縈曹娥者豈有異哉吾誠負吾女之生死而又無以旌之吾何以爲心于是忍痛書其事以句於時之大人先生立言之君子有能哀其志而假以褒顯之辭吾女死且不朽寶亦感且不朽

唐孝女傳 沈寶麟

唐氏女名素江蘇無錫縣人其自題畫以二泉女史者識所居也家貧無舅弟念父母無以待老請得不嫁以養顧量鍼黹所入不足供滫瀡能摹諸粉本折枝花蘤因售其藝邑人皆聞女孝重其畫善賈購之父

母賴以贍年五十終事如禮

沈寶麟曰孝者百行之本也士君子俛焉懼弗及況女子乎夫女以事人爲正者也然淇泉河廣諸詩未嘗不以思歸望遠惓惓者爲用情之至焉蓋教人以思本也若唐女者不字以成其孝貞而正者也視衞女諸人豈不難哉余嘗遊惠山得女畫一幀以歸每一展觀油然感者久之聞郡人將爲請旌而爲之傳以俟

孝女王淑春墓碑 焦循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夔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黹得錢供父饘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夔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乎余與法夔同書院者十年法夔年七十餘目昏眊每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明經袁君世勲集同人爲之殯葬於法夔墓側請旌於

朝昔李文公作高愍女碑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衞勳同舟韓屬余爲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子之咎也余慼然因爲之述

記孝女武端姑事　李兆洛

孝女武姓字端姑浙江錢塘人也父仁母范女少敏知讀書至性過人願不嫁以事父母父母嗤焉少長母偶疾夜起求藥蹉跌墜樓折脊僂而愈私喜曰吾今形殘不可匹人得遂吾終事父母之志矣父母亦遂不議婚也幼弟曰莅莊女教之讀甚有法度仁以佐幕活家方游黔中一日女泣告母曰兒猝心動殆不詳也俄凶問至仁果以是日沒於黔中嘉慶三年六月也時女年二十四莅莊年十五雖已授室從弱多病母將往奔喪女請從母知其敏于事也許之遂奉母挈弟以行比至貧斧罄女以十指佐母營朝夕幸黔中度日省嗇上奉甘旨下課弱弟裕如也又日積纖細所餘而蓄之閱十有七年始克偕母與弟奉柩以歸又數年母以久居黔洊受瘴溼遂病痺扶持抑搔惟女是賴逾歲餘病將殆屬女曰莅莊不能不出求食二子幼汝必以教莅莊者教之女泣

應曰諾遂卒毋蓋慮其殉己以死也莅莊亦敬事如嚴兄凡家計悉奉
孝女持之道光六年鄉黨狀其事聞諸朝有
詔旌焉
李兆洛曰不嫁非禮也廢疾不嫁則不詭於禮計孝女之所爲武氏宗
實倚賴焉天殆所以曲成之歟在易坤之謙曰含章可貞貞者女道也
而許之以可蓋三不當位而稟坤德動而之陽故爲謙爲含章而夫子
復翼之曰以時發智光大跡孝女之行亦可謂光大而以時發者矣莅
莊字婕生述其事于予中表魏君裴請爲傳予以古無生而立傳者爲
記其事以授之道光十五年也孝女年六十一矣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一目錄　列女二

節操上

裴節婦傳　王宏撰
貞節員母孟氏傳　王宏撰
魏節婦傳　藍千秋
節孝郭孺人傳　冉覲祖
王貞女傳略　尤侗
傅節婦墓誌銘　施閏章
路節婦党氏列傳　康乃心
金節婦傳　劉青芝
沈節婦墓誌銘　潘耒
史節婦傳　儲大文
梅節婦李氏傳　衛既齊
秦節母家傳　魏禧
曹節婦傳　藍千秋
吳節婦傳　藍千秋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燕節婦傳 鄭廉
王治民妾傳 鄭廉
孫節母傳 梅文鼎
孫節母傳 丁子復
林節婦傳 徐文駒
又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毛際可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方苞
可母岳氏墓碣銘 李塨
節孝解母張安人墓表 張伯行
弓節婦傳 劉青芝

嘉興錢儀吉纂錄

節操上

裴節婦傳 王宏撰

予嘗至高陵葢聞裴節婦事時其里人方上狀臺使者以聞於朝聚士旌門田進士雪崖屬予為傳傳曰節婦姓藥氏高陵民裴汝清之妻今孝廉憲度之母也憲度生踰月汝清卒氏年十有九耳家故貧竭力以養孀姑姑歾脫簪珥治喪事葬祭成禮鄉黨咸稱之或有欲奪其志者氏截髮自誓日號泣訓憲度攻業織絍組紃以佐所需拮据顛沛寡親戚兄弟之助歷十有九年丁丑氏以疾卒又二十年丁酉而憲度舉於鄉

山史王宏撰曰予不識憲度何如人觀其母卽憲度可知也人貴自樹在婦女猶然哉當其毀容守約以立不可知之孤固已義固金石信貫神明焉推斯道也憲度可以為人臣矣

貞節員母孟氏傳 王宏撰

員母孟氏者員公偉鉉繼配也公先娶於任氏有子二女一長曰賡詼

將及齔矣任卒踰二年母始歸性嚴靜閫範脩明乃未四年而公卒母慟欲絕者屢時年纔二十餘耳上無舅姑二子又幼凡所爲公身後事皆力任之視含斂木貢堋卜藏誠信無悔宗族咸難焉伯氏以母少艾又乏己出子諷之更母以死自誓曰禮婦無二適之文詩著共姜春秋紀叔姬皆無子未亡人所以不卽殉決者以有藐諸孤在夫爲偉鉉也妻者是爲賡龥之兄弟也母夫死之謂何其或有他志聞之女憲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未亡人復何知於是訔嫡督內外政益嚴男受書女受紅夙興夜寐機杼軋軋與伊唔聲相答首不重珥衣不曳地食貧茹蔬垂四十餘年卽賡龥兄弟弗知其爲非母出也賡龥既壯積學姱脩爲名諸生食廩餼行且應

大廷試有子三女七繞膝含飴皆母鞠育之使有室家乙未母年八十有二六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合窆於祖塋之次諸子若孫哀毀盡禮如喪所生里人感之多下涕者嗚呼可以風矣先是有司采輿論旌其門曰貞節故今稱貞節員母云

山史王宏撰曰古今言節婦不一而穆姜最著史稱其慈仁出自天性以撫其前子故尤爲難也然穆姜初不能信於其子以斯方之豈獨賡

謨賢於輿哉皇甫規亦更娶妻後以死殉規烈矣而子無聞一時號曰禮宗抑其遇有足悲焉若貟母者殆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母亨者也

魏節婦傳　藍千秋

余友方斯民爲言其族節母魏氏之賢也曰母姓魏氏適族某年二十餘而寡有子二長能行幼在襁褓夫死既葬家無餘產又無朞功可依乃持二子之母家母家故貧即刖爨手紡績易食自給哺兩子積十數歲子稍長挈之歸仍拮据忍飢凍飭子勤儉稍葺屋居爲子授室年七十餘卒自始嫁迄夫亡以至老死未嘗一日獲煖飽者然母之節吾宗族無異辭焉母矢節在

國之初某所見與聞于族長老者如此其他則不能詳亦無奇異可紀述者余曰能是乎可以傳矣夫從一而終者婦人之義然至于夫亡子弱勢無可倚或勉强改適以存夫後幸而有濟君子猶將憐其志而原之況以煢煢一嫠徒手食力終始一節盡瘁竭勞長育二孤以報所天于地下者乎彼無後顧而激烈一時以殉夫者其行至高然視此則難易有閒矣且夫樹皎皎之行者易於立名然非婦人之正也若所稱節母者其庶幾乎因紀其事而論之以爲婦人之不幸而勢遭其窮者之

正則焉

節孝郭孺人傳　冉覲祖

郭孺人郡庠生李鴻普妻也父明輿以孝廉任臨洮司李明季寇變卒於官孺人甫周歲而孤母李撫且教之動準禮法十三歸鴻普卽循循盡婦職鴻普父淸星繼母丁交口稱其賢閱十年鴻普死孺人痛不欲生而翁姑方切喪子悲子以建僅數齡號泣母側不暫釋孺人顧而傷之乃翻然易慮曰吾豈可重貽二親慼且令茲藐孤靡所依夫將不瞑矣於是屏鉛華勤紡織課子讀書知名黌序冰蘗數十年始終不渝成其子以慰其夫可不謂完節歟鴻普故嫡所出母王氏當明季寇躪康邑城破撫鴻普曰吾不可以潔身污賊手傷哉小子不復卹汝矣遂投繯卒鴻普曳而哭賊至憫之驅婢僕負鴻普去事定家人求其遺骸不可得鴻普以是抱終天恨嘗夫婦私議雕檀爲像未果而鴻普歿孺人每日念曰夫言在耳而姑像缺然吾無以慰夫於九泉矣乃悉其顚末語以建以建四出求佳檀不獲謀諸匠謂和香屑爲之不劣於檀孺人諾之復自念像必藉生人氣乃可通靈徒以土木奚益乃焚香虔禱刺左腕和香屑血流滿盂又自鬋髮飾像首以建聞之倉皇驚泣拜母前

孺人諭之曰吾姑以節捐軀吾何愛此髮血不以奉姑乎吾固無恙汝又何悲像成孺人飾以冠簪衣履舊曾見姑者皆詫爲逼肖孺人內自喜謂吾姑今復生矣藏以潔室障以素幰終其身省視惟殷飲膳必供可不謂至孝歟自孺人以節孝著於是姑之節益彰而夫孝亦克全云

王貞女傳略 尤侗

貞女名秀文嘉定王文學女也少孤育于伯父前進士泰際兒揖汝教以書輒曉大義家人稱女博士云同邑項時鳴有子準早慧能讀書乙未秋隨母印氏往外家外家王氏戚也方有吉事以故進士妻徐氏文學妻張氏偕秀文往焉秀文儀止端莊眉目如畫準母見而悅之注視不去謂其姒曰吾夜夢白衣大士以楊枝水灑吾兒及一女今見秀文衣飾宛如夢中豈應爲吾婦耶姒曰天緣也吾當爲媒遽告二氏二氏齊聲曰適含笑而揖我者非此郎耶異哉吾兩人亦同有夢而諸姑皆曰項郎美而才異日必貴以秀文配之眞佳偶也于是準母取金釧繫之臂副以絳紗曰而今爲我婦矣酌酒相賀極歡而罷時準九歲秀文八歲矣越數載時鳴以訟家日落印氏亡矣準又試不售而進士長女適太倉吳祭酒子一時姻婭悉貴顯秀文母心動泣謂徐氏曰向以項

郎富且能文必貴今若此吾何望焉且而女嫁宦家吾女字窶人子他日饑寒將大累吾女并累汝柰何徐氏無以應也適祭酒之親楊來求婚徐以語進士進士曰惡乎可姑令探秀文意秀文大驚曰伯父賢者何出此言向伯母以兒許項兒屬項久矣柰何以貧故背約進士聞而歎曰吾女讀書知大義吾不可奪其志遂謝楊氏其母恚曰女自我出何容他人主乎乃以好語誘其媒曰前項氏釧非精金幸爲我易之媒持以往久之不報則母以爲得計矣亡何進士以事往金陵乘閒潛納朱宦幣而以釵環授秀文曰兒行爲夫人矣秀文驚問故涕泣不止念項遠居村落且貧不能娶今朱氏子旦暮來贅事急矣惟死可免遂摘金耳環嚥之腹痛不可忍醫進藥秀文揮之曰吾命也延至四日喧傳數十里時鳴聞變亟使準請其叔母往叔母故媒也抵寢所私問曰賢女垂危矣有何言秀文長吁曰吾何言曰雖然吾爲項來柰何無一言秀文曰吾母又以我受朱氏聘吾一死可以三全不違母命一也報吾姑地下二也全吾節三也吾死無恨矣當是時秀文吞金環已七日昏絕者數矣王氏有老姊以奇藥至家人抉其齒灌之金環得出秀文復甦于是時鳴使客以義激揖故揖汝勃然起曰吾爲男子不及一弱女

子邪且吾父遠出吾不主持人將咎吾母遂密與時鳴約以輿來明日準親迎秀文母怒詈曰薄福子必欲嫁窮兒以辱吾吾與若絕矣盡脫其簪珥衣服將撻之揖汝力解得釋登輿以歸項氏此丙午四月十一日事也秀文既歸執婦道惟謹刺繡織組以供朝夕其姊適祭酒子者念其貧遺以金珠衣被弗受也然準益窮困欲改業爲商有楓涇沈先生珣者高其節歎曰王氏女甘爲貧賤婦項氏子終爲貧賤人邪乃召準曰而奉而父挈而婦來吾給而饘粥教而讀書準因移居楓涇以沈先生爲師而所與沈先生游者多名士作爲詩歌以贊揚之稱秀文曰貞女云

吾友陸志熙過予而太息曰嗟乎貞女之節苦矣今更有苦於是者秀文既從楓涇歸家徒壁立乃謂準曰母卽棄女女何忍離母相與歸甯冀其母之悔也母卒不禮焉秀文向積女紅百金扃室中出閤時倉皇未及攜索之於母母亦不肯予復驅之歸而時鳴客于揚州爲人所紿空其囊家又被盜于是項氏之貧無立錐矣播遷吾郡賃寄楓橋一載以近市湫隘復僦南園屋三舍以居其房主小人也亟徵其直掠器具以去時鳴遂飲恨而死時嚴寒秀文解身所衣綿衣鬻棺木有鄰陳氏

亦出錢助之始得斂今歲準假蒙館以餬口而秀文及幼弟小奚三人斗胥弗給也當秀文吞金環時受創多病不能操作以是益窘予不忍坐視貞女之凍餓以死也且爲之柰何予起而對曰今吳中大饑露齒相望然苟可須臾活者尚思起溝壑而骨肉之況貞女之大節較然者乎諸君子之詩歌贊揚亦至矣然使坐視貞女之凍餓以死雖言如金石黼黻則何益哉請傳其事以告同志必有指囷以贈者于是陸子條助法如左

傅節婦墓誌銘　施閏章

傅節婦姓吳氏十七歸當塗傅光箕箕力學善病婚未逾月朝夕侍藥餌居歲餘羹股進數四不起遂矢以死殉父母愍其少寡無子也欲奪之給歸壻強留于家使媒妁爲言不聽則迫脅之又不聽乃謀絕其舅姑以它事搆傅怨婦歸傅傅果怒拒之曰若父仇我何婦爲節婦號哭于野終不納婦歸吳吳又不與食衆皆曰是其窮無歸也不守必矣節婦泣請其母曰假我數椽吾壻獨餓終不以一溢米累父母乃于庭隙葺茅室日夜操女紅給饘粥鄰媪憐餉之弗受歲祲餐腐柤以活積數歲買一女奴晨樵暮汲拮据凍餓相守者四十餘年康熙辛亥十一月

十七日病且死屬曰歸我尸于傅同穴瞑矣言訖而卒年六十今將以壬子三月某日合葬如其言士瑜屬予表之於乎婦從一而終義也節婦無子無食難乎其爲節也予傅于吳皆見逐奪之者百而之死靡它也不吳食而吳是居嫠不可無依也死而歸傅終從夫也君子以是難節婦且俾其夫光箕藉以名焉吳予兩若旣傳其事余爲之銘銘曰

其生同歡曾不累月其卒同歸萬古之宅

路節婦党氏列傳　康乃心

節婦党氏關中郃陽人也世家城南莊頭邨曾祖時元明歲貢祖擢邑諸生父焴萬歷壬午舉人仕懷仁令以清節著節婦生而端介通孝經論語工楷書及笄適澄城湖南別駕一公路公從廣次子世榮未幾榮以疾不起時節婦年十九痛哭不食以死自誓孀居凡七十二年年九十一以壽終其歿也家人發遺笥止孝經列女傳數冊及其翁一公先生自任所寄手蹟皆勉以守節事諄諄至不忍讀云節婦生萬歷甲申卒康熙甲寅守義之年爲壬寅子女無一出

康乃心曰余邑葢古有莘也聖母之故里在焉攷于詩稱大邦有子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及劉向諸書所載湯妃禹母皆有莘氏女故自三代

而降如漢之任季兒明之李生光被妻秦任朝宣妻魏以及近代之史
生記魯節婦雷趙臣兒妻節女王田光謙妻秦何烈烈也豈聖毋遺墟
風化罔殊耶路節婦之死余適在澄亟往弔之荒蔚窮鄉棺停破甑窗
中雪積成尺一燈明滅如縷哀動鄰里余徘徊瞻次者久之曰爲人當
如是是一女中之海忠介也然予聞忠介之歿吳人朱員佑哭以詩有
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之句至今爲人豔稱茲覩節婦之
靈並菜羹亦無矣太史公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
毛節婦當孀居時年方少使或見義不明稍易紘轍安必其寥落荒涼
至生無以爲生而死無以爲死也節婦年雖踰耄而婉雅嚴正余猶及
見之蓋余妻路爲節婦從孫故知之頗悉云嗚呼難哉

金節婦傳　劉靑芝

節婦金氏秀水人張棠妻也棠生男庚方七歲而棠歿氏時年二十九
其姑孀居已十七載矣姑婦相依煢煢然午餐嘗不給氏以朝炊之餘
進姑姑不忍獨飡欲分飡氏氏詭以腹痛辭恐姑腹不克充也姑病侍
飡嘗藥擭攩滌牏鬋髮拭垢一身親之夜則坐牀頭候喘息聞呻吟聲
卽起未嘗解帶及歿哭之痛曰吾將復誰依以冀孤兒長乎殘燈敗幃

十指作苦嘗冬月為人捆屨穿針引線經緯縯絢每至夜分兩手皸瘃如口張炙蠟淚以滴氣騰騰出痛如割首搖心戰良久指乃得結方就枕辨色復起矣其宿火夜捆也呼庚讀書其旁指誨涕泣墮落零亂沾漬衣袖開庚亦克自淬礪種學績文卓然有立以薦應博學鴻詞徵雖不售然聲稱亦煒煒遠邇當是時有司以氏節上於
朝合旌門烏頭綽楔表厥宅里氏聞命而泣曰握冰履霜婦本效姑遙遙五十年乃婦邀
國典而姑卒格於例戴
聖恩懷私痛矣越四年卒年七十九

史官曰氏晨起理髮畢忽登案扳甍西南引領曰我安得望見江西耶時庚遊豫章未歸豫章於浙為西南昔梁公過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不忍去不忍去者思親而不得見也倘聞親不見已而思其有懷更何如庚客遊十九年歸省者六常恨不獲晨昏侍左右故每語及母登案扳甍輒痛哭失聲噫庚與梁公同一不匱孝思也而情更苦矣吾友萬邦榮
召試歸語余曰同試秀水瓜田先生者詩古文詞有源流兼擅書畫瓜

田先生即庚也今客睢乃以毋夫人傳乞我昔牧齋曰孤苦峭獨者生氣凜凜一經撰述黯然而死余竊恐凜凜母節反以余文而不彰也余滋愧焉

沈節婦墓誌銘 潘耒

嗚呼食人之祿有死無二者謂之忠臣處人之室有死無二者謂之節婦若人者未嘗知其主之必危夫之必殆也與同安樂中更變故不渝其守而人猶難之若夫見其已危已殆而捐軀事之履險任艱鞠躬盡瘁豈不尤難而尤賢哉古來純臣若申包胥田單諸葛孔明張睢陽陸秀夫之流葢曠世不一見也而婦女顧閒有之若沈節婦其炳然者矣節婦烏程溫氏貢士模之女歸同邑沈文然溫沈皆著中望族文然祖演爲大司寇父及兩兄皆舉于鄉許婚時方鼎盛已而金陵有大獄詞連伯兄論死籍其家文然以出嗣免猶坐仲兄科場事與叔兄偕徙塞外方獄急時有言婚可解者溫女聞之慟哭求死父母乃曰世固有甫婚而夫遽亡者壻長流與死等此女命也復何怨但沈氏不可無後當及其未行而嫁之遂請于官出獄就昏仍時時就繫如是三年乃行於是舉一女一子臨行時子猶未出腹也二親尚未葬節婦曰此大事夫

去孰爲主者不謀族黨不用地師剋日襄事令文然視復土而行既行家難尚未息有姦民王式者以沈氏籍產不盡訴于官徧歷監司督撫以至部寺所株連百餘人涉訟八九年迨親王廷鞫始抵式罪而沈氏田宅尺寸無留者溫之資裝亦盡中間文移駁詰吏胥誅求千名萬狀親屬或坐視或陰下石節婦既備嘗慘苦而能審幾應變不挫不擾故家破而猶能立孤其明哲有丈夫所不逮者文然至徙所僅二年而沒萬里負骨歸節婦瀝血驗之乃葬文然生母與嗣母並在堂節婦事之曲盡孝謹生母病痿節母扶持臥起三十年如一日文然之叔兄先聘于徐難作請婚不卽許瀕行乃成婚竟無子節婦與徐同室而居如親姊妹叔兄遺言以家產盡與弟之子節婦不聽卒爲立嗣其臨財能讓如此治家一用勤儉年荒屑豆爲糜自食而奉姑及膳塾師如平時教子女有法度慈而能嚴婚嫁既畢節婦力竭心枯發病以卒卒於康熙丙子七月望日距其生順治乙酉十二月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子琬娶吳氏繼娶凌氏女嫁溫祇愿嗟乎當沈氏禍烈時使溫氏稍稍觀望則文然不得婚若敖之鬼且餒何有門戶節婦矢死靡他延宗祀于一線茹荼嚙蘗備歷人世之艱辛卒使沈氏亡而復存碎而復完與尋常秉

義守貞者難易何啻倍蓰而其父母兄弟咸共成就之牽連破家終已不悔豈不亦賢哉溫之先有陸太孺入以節孝聞有家訓行世其子寶忠先生官新安明亡闔門殉難今節婦殆聞陸母之風而興起者與而世之爲寶忠者何寥寥也琬將以某年月日合葬節婦于其考之兆以狀來請銘銘曰

夫亡守貞婦道之常遭罹奇阨不亡而亡子猶在腹夫乃投荒生分死別地遠天長況家多難如沸如羹莽蜂辛螫矢集于牆藐茲弱質懷氷履霜不競不絿惟義之將如操尺柁涉海汪洋如持寸針紉百裂裳精誠所感天日迴光漸出坎窞以登康莊備舉喪葬孝養高堂撫孤有立貽謀允臧功存宗祀德衍烝嘗展矣禮宗俾也可忘宜旌于國宜表于鄉刻銘幽宮萬世之藏

史節婦傳 儲大文

節婦蔣氏邑西餘文學如統女年十有九歸義莊史可端産子福馨財七月可端疾卒時節婦年二十有八慟絶始蘇營斂剪髮寘諸匶代殉也既而舅復卒殯胥如禮西餘義莊號世族姻戚多饒貲而節婦夫曁舅蹙喪無以爲生或勸盍改圖峻拒之會有惡少年偕族戚髦蒙者蘄

用術鉤致聚謀毀屋節婦慟曰是脅我賣身也吾頸可斷身決不可賣
避旁草舍昕夕懷淬刃綴衣帀百結者浹月既而父復來勸且曰守有
五難節婦泣曰兒決守奚問難易且人胥為其易誰當任其難兒志業
決縱有什伯倍苦難於此者兒且不避父語塞衆喙適息節婦雅嗜勤
勩率用十指易升合米針紉憮虛將爨或淹再宿嘗暴水烈日中蒸其
熱迺沃諸釜舍旁隙地贏畝瓦礫山積躬闢之指亟裂不輟壞出樹桑
植麻瓠又藝菽可端墓側贏半畝日往芸治洎福馨長擇室食粗給而
逋賦亦寖以無擾焉節婦性介挺義有不可必達其意嘗乏食或饋米
贏斗峻卻之歲大水飢甚會里人獲鷲羣呼衆往食亟叱福馨無敢往
後失鷲者來怒詈衆迺愧服鄰女遺釵帀再時開檢獲遺命福馨還之
曰道不拾遺士節也節婦壹誨尤肅福馨學業寖有聞補博士弟子號
高才生康熙癸酉郡邑舉節烈丙子巡撫商邱宋公提督學政遂甯張
文端公彙題旌表丁丑十有二月二十日
詔給銀三十兩建坊邑里聚觀胥歎企苦節泣多數行直下焉節婦歸
史氏蓋稱未亡人者五十有二年年七十有九疾亟整衣強起夕迺寢
有斷啟手暨足診視者堅不許旋卒其始終秉禮飭躬嚴厲若此

儲子曰福馨營建坊訖閱一載疾卒節婦復慟絕始蘇旣而曰曩遺七月兒今遺十歲孫是未亡人終不了史氏家事也迺復强治凌襍務勤誨孤孫正貽而正貽亦訖克有立聞者尤歎企之當商邱遂甯兩公之彙題也閩郡首海烈婦次節婦夫烈婦慷慨而節婦從容嗚呼胥宜書古列女傳哉

梅節婦李氏傳　衞旣齊

余撫黔經理兵農學校之暇檄各郡邑舉忠孝節義有關風化者分別獎勸安順守以郡志請載梅節婦李氏事旣而其子建來泣求傳於余余稽其節概信而有徵也因傳之節婦姓李氏安順人性端莊嫺禮法旣而適同郡己卯拔貢梅運昌昌尹蜀江津迎李攜幼子赴任値流寇寇蜀路梗不能達李至平越依舅氏繼聞夫死城守一慟幾絕時年纔二十五以建尙在襁褓爲梅宗祧計乃忍死撫孤丁亥流寇竄黔李負孤偕一老婢晝伏夜行至貴陽城潰又至威清竹亭寨是時賊黨搜羅婦女遍及深林李截髮毀容懷利刃以防不測潛匿山中凡七十餘日卒能以智自全比亂定家爲賊毀又比歲不登李拮据十指間以資家食閨門之內嚴若冰霜雖蒼頭罕見其面有不諒其志者李撫建泣曰

未亡人不即從夫地下以此藐孤欲延梅氏一脈耳有渝此志鬼神是殛於是益勵貞操延師訓子凡所以保護而課督之者無不至建長補弟子員康熙十一年壬子李年五十三郡人士列上其事制撫凡三旌其門庚申年六十一卒壬戌補行辛酉科鄉試建登賢書

贊曰先大夫視學黔中所拔博士弟子多世德寒畯建其一也安順郡志傳其母之行遭亂播遷襁兒於背跋涉萬山中晝伏避寇夜雜虎狼行抑且毀容挾刃時時與死密邇卒能保其身與孤非苦節丹誠感鬼神而陰相之不至此也余觀古節婦之後無不昌熾建今登孝廉其顯揚正未有艾先大夫實爲之發軔也余悲節婦而傳之且不禁有餘悲矣

秦節母家傳　魏禧

嗚呼婦節之難也尚矣然烈婦多顯於世而節十不及二三豈非以守貞者婦人之常耶天下惟常故治反常則亂積常可至于聖人積反常雖蹻蹠不足極其所至故書曰五常又曰若有恒性而或於常之中遭其變變而失其傳雖史傳所紀載何以過焉三原節母曰劉氏年十七繼室文學君甲祐六年而君疾瘓又十年而卒時前子四符方九歲子

四採一歲節母艱難以教二子者三十年而後乃以壽終方君之疾也起居扶持唯節母是依侍藥餌節母是問閫以內閫以外事皆一莞於節母會遭寇亂兵火接歲時雖偉丈夫當此左右支吾難矣而節母以一婦人身處其閒孫枝蔚曰節母為秦氏母為父為師為秦氏再興主為會督為秦氏禦侮之臣魏禧曰嗚呼節母可謂恆其德者矣天下之人不能有常而節母變而愈常則世之以節母為奇行為古之賢人毋足怪也節母子採與禧交節母之歿採受命南行不及視含殮每道其母德則疾首痛心終日哽咽而不能已禧哀夫孝子之志而益歎其母之不可以無傳也採曰母知書通內則孝經大義撫兒符愛有加為娶婦先後七人採出兒生事盡誠死盡哀幾滅性太母劉常與諸婦會食獨指母謂曰汝善人天必報之以後母訓二子曰年荒眾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眾人之亂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魏禧曰嗚呼可以傳矣作秦節母傳

曹節婦傳　藍千秋

康熙壬午余授徒家塾崇仁則有曹用章用章室唐氏余妻之姪也未幾用章病死無子唐氏誓志不嫁其父母強欲嫁之嘗佩利刃自隨謂

事成卽刎以殉余往唐姓適氏在母家余召而詢之曰守貞美事也亦難事也汝志若何女詞色厲甚余喜慰之曰果能爾余當爲汝傳不朽矣卽往諷其父母令毋奪女志於是女得不嫁其家尊嫜皆敬重之後立用章兒子爲嗣以奉用章祀余自京師歸女年幾六十矣適曹氏修家乘余因紀其事貽之以踐前諾也

藍子曰用章從予游時頗不向學余患之然不知其早夭又不知其有此佳婦也因思天下事無難爲唯其志耳讀書事非難父母兄弟無不樂其學之成而用章之志不立則無如之何也守貞事非易父母舅姑無不阻之抑之而婦之志立則亦無如之何也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吳節婦傳　藍千秋

節婦姓黃氏撫州崇仁人適同邑吳珍珍居約不爲兄弟所禮從居饒州萬年縣亡何歸崇仁與節婦期逾月返去五月不至節婦怪之出簪珥買舟攜其子抵崇仁比至則珍死矣節婦一慟幾絕計不欲生或厲解之曰若死如諸孤何節婦聞之瞿然曰是吾死諸兒必不生吾無以報吾夫遂起截其髮手紡績以哺諸孤初節婦遽歸訪珍一切器用委

萬年夫死田廬悉歸昆弟節婦依廡下破屋半閒席草土坐臥倚緝麻易食拾道上薪炊以瓦缶艱苦非人所堪節婦自若會崇禎初土寇竊發舉家人避居深山益窘乏己巳庚午歲大饑躬采蕨爲食時節婦年不滿三十鄰媼或勸之改適毋徒自苦爲節婦輒唾其面次子禹七歲隨叔居市爲之守舍叔日給米半升禹食其半私其半以食母旁舍兒者爲欷歔泣下曰是母乃有是子後諸兒長家稍饒給然節婦敝衣蔬食終其身不爲容不與筵宴禹輩以甘旨進輒揮之以給僮奴嘗舉忠孝大義誡子孫將死謂其子曰吾乃今而後可以見爾父於地下矣康熙四十年辛巳崇仁縉紳具其事申督撫以聞

詔建坊旌之雍正五年祀節孝祠

史氏曰死人之所難也而非節婦所難當其猝遭大故摧殘悲慟以死殉夫易耳至還念撫孤非一死可謝事乃有重於死者程嬰公孫杵臼之義其難易不較然也哉節婦取其難而辭其易矣節婦之孫中書舍人立與余友善爲具其事余故著之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于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

節哭瘞所虎銜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謂當以告我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嘗不預外人事吾柴氏人豈以吾事累主耶諸柴愈匈匈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于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要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予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于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于主家蓋道誼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于椎魯婢僕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

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士君子者

燕節婦傳

鄭廉

節婦周氏處士燕大成妻也年十九而大成病篤有一子僅二歲其父夢鹿負鯉入室而生者也大成摩其頂謂周曰汝能抱此兒以終養吾父母乎周泣對曰能遂翦其髮以自誓大成潸然淚下以卒周將殉之室中人防衛弗能止其舅乃大聲傳諭曰汝誠有志乃頓忘大成屬語乎吾老夫婦與孤兒將何倚周乃如其命手攜幼子以事其舅姑越一年而幼子發痘忽死周大哭曰吾受命撫孤兒兒死吾生何爲遂自縊救者至不得死戚屬泣勸兒雖死舅姑耄老可念也且亡者語猶在耳頓忘之渠何以瞑目地下乎周乃爽然領之泣曰諾踉蹌視死兒兒奄奄若有息竟愈初大成死時其母哭之遂失心時時弄刀杖逐人人莫敢近周獨入侍雖力其臂杖之至流血弗避也事之益恭姑亦習之飲食非其親奉輒不嘗伏暑中烹調日嘗十餘次無怠容兒長名曰砥教之甚嚴後其舅卒附身附棺皆如禮竟以哭泣成疾年五十餘猶躬親鼎爨不憚煩病姑藉以得全者三十年所砥亦感奮勤于學嘗以小試被放拊膺自慟曰此生無以顯揚父母矣周怒叱之曰汝視吾爲浮名

中人乎汝太公夢鹿負鯉入吾室而生汝鯉居陸地能變化乎但能讀書謹行訥無忝先人足矣何他望砥流涕再拜曰謹受教不敢忘

論曰吾傳列女大抵皆采中人或疑其隘者非也遠則不能信目而信耳傳聞失當甚則竟以耳食矣自誣誣人伊于胡底如節婦者易所謂苦節者也巷中人言其事甚悉益孝而苦節者也嗚呼節不苦不傳孝而節可以傳矣觀其教子砥數語稜稜然以義命自安其賢于世之峩冠博帶者多矣爰輒為傳以待烏頭綽楔之典焉

王治民妾傳 鄭勲

石榴堌北王治民妻素不育不得已而置一妾妾善病亦不育民嫌之而野合一無家之婦甫踰年輒育一子未幾而婦及民夫婦相繼歿妾乃獨育其子焉夫之兄弟欲嫁之而奪其產弗聽辱之不為動毆之亦不動陵轢之百端終不為動衆愈怒直奪其產而有之餘數畝妾攜其子自耕而食無所言若其田故僅數畝者既而子稍長衆乃恐於是復陰誘其子謂妾故賤汝非其所出以激怒其子使子而墮其計也則必嫌其母母見子之負已也則必怨其子而母子之隙成母子之隙成而衆人之計又可得而陰出其後矣而子果嫌之時時出謾語詬妾妾若

不知也而愛之愈篤旣而子壯娶爲之婚且生子矣而其忧於羣言出誤語也如故里中父老皆怒而相與誡其子曰若非某死久矣惡得有今日雖非其所出恩則愈於所出遠甚而悖嫚如此獨不畏天雷乎若能悛則已倘弗悛吾當羣攻諸公庭必榜殺若其子始有懼色事之盡禮而夫之兄弟亦懼而悉歸其所奪之產焉

孫節母傳 梅文鼎

龍溪孫二吉喆少孤鞠於母氏思所以彰其母之節孝旣廣徵節壽詩文乞其師涫溪張彝歎序之以著於宗譜無何母卒喆痛不欲生悲其不及已學問之成也乃泫然狀其行求傳於予予哀其誠爲之傳按狀節母系出延陵吳氏考連城公涫溪友也家素饒裕生一女甚鍾愛未笄卽不喜御華服裳衣簪珥類貧家女家人皆異之年十七嬪於孫君疇九疇九攻進士業不事生產母篝燈紡績資膏火事尊章曲盡其歡繼姑林性嚴稍鬩其意有拂必捧匜跽進俟改容乃起從姑李少孀無子感母之溫循雅相敬愛母亦往往脫簪具佐其薪水疇九不得志于有司齎志以歿遺子女各二家徒壁立有謂龍溪故貿遷地令兒輩從衆居積生計可立足母不可曰兒不讀書何以見死者地下於是祀疇

九之主於堂東每日暮兒就外傳歸必命之拜跪主前以塾師日所授書拱立背誦功有闕泣而杖之饔飧屢空輒減食以食兒欲其壹志於學也未幾喆入邑庠爲弟子員聲譽日起遠近多延致講授喆以學當取法乎上乃擔簦執贄就學於滄溪毋所命也母生平茹荼集蓼靡艱不歷然未嘗作激烈語從姑李常謂之曰婦當奚若母從容對曰如吾姑而已蓋自是足不踰戶惟李時時相慰問怡然莫逆也已而李卒母哭之若喪所生二女及喆之婦又先後殁喆既授徒他邑惟仲子濟相依又多病母遂以劬瘁致疾疾作召娣姒及從子與訣曰吾昨夢從姑招我是以知其將死也疾革遺命附身之物悉從縞綦匪直以貧蓋嫠婦禮當如是耳喆不敢違遂以素服殮母年二十八稱未亡人時喆才十齡又二十年而卒中經死喪屢屢無一日寧居母卒後六十餘日濟亦殤皆喆之所尤痛也

勿菴氏曰嚋九常從吾弟爲制舉文仍工詩一生勤苦未有所發舒宜其有子然非節母之詣誠亦無以繼其志矣矢節烈者恆激厲母特以孝謹温醕著乃遂有從姑李與之相得益彰何孫氏之多淑媛耶吾味滄溪序不僅以陶母擬而以孟母事相勖其屬望喆者不巳深乎子輿

氏屢明舜孝謂君子有終身之憂學者穿穴七篇貫其博辨以事排斥不知深造自得何如也詰其務全於守身事親以副良師之所期則門內有餘師矣

孫節母傳 丁子復

余客吳門孫君學詩以其曾大母節孝狀請為傳讀而歎曰人于生死之際所係顧不重哉然有天也天有能勝有不能勝非可得而強也若于節母無遺憾矣母姓程氏桐鄉人年十九歸同邑孫君錫祚六載夫卒無子自樓投地絕而甦家人晝夜守稍懈投繯救不死舅姑飲泣勸翻然曰殉死者而重傷二人心死者且愈慼乃晨夕定省居處小樓至慼不面見有兩叔亦卒皆無子舅年已五十出匳具請置側室叔聖集生舅姑相繼沒宗人不逞者謀毀室破卵以為利節母堅苦力持泣語聖集曰嚮我惟恐不死者恃有兩叔在今惟恐死覬焉者將無以自存使先人抱若敖之痛也後為婚娶生子吉修抱為子三歲口授孝經論語稍長教益嚴年十八補博士弟子節母曰我今可見舅姑與我夫矣一笑而絕年六十六

丁子曰人之精神志氣所注尚不得遂當其生無日非死當其死亦無

曰非生節母沈痛四十二年得見嗣子成立非始念之所及而及之者天也于是生死兩無憾矣一笑而絕宜哉余讀放翁詩至王師克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惻然歎忠臣義士之心亙千古而其憾不釋者有如是矣

林節婦傳 徐文駒

節婦鄭氏閩之榕城人所居名唐嶼父烗食餼邑庠節婦歸林氏夫病瘵死遺孤方十三歲事舅撫孤蘄蘄如也有叔某語污鄭鄭怒曰未亡人耳不受污自割其左叔惶恐故以他事嫚罵鄭埶耳鳴官薄懲叔叔忿且暴大污其耳鄭激復割右聞撫卞中丞親訊之兩耳出袖觀者如堵多歎息泣下士大夫徵詩紀事者有云皎皎一心錚錚兩耳當極憤捐生左已輕於一割迫薄言逢怒右亦不使孤存閩人傳誦經年而節婦之耳復生卞中丞聞之遺福州學博贈額旌奬且廉狀學博至語其父烗曰大中丞風厲至意不遺他員而以命老明經儒官意甚重也詰朝立匾賢媛必登堂肅拜以謝烗如教詰朝節婦巾幕步自堂堦拜畢學博拜手颺言曰傳聞節婦重生耳事奇大中丞未輕信命親視某老儒官也載籍中見節烈事在異代且向往況吾世乎請節婦揭巾幕見

見則悉符所聞學博大駭歎馳白幕府中丞命其父焌率節婦同赴戟門令撤東西轅行馬與國人共觀覿悉如老儒官所報狀中丞肅然起敬賚節婦縑由是節婦之名益傳播遠邇嗟乎節婦一藐然嫠婦耳精誠所格能使造物者陰來相之而況忠臣孝子義夫烈士其至性所激發有不足以動鬼神貫金石者哉今之人大率爲繞指柔不能爲百鍊剛依阿淟涊名節盡喪聞節婦之風亦可知所媿矣又有謂節婦姑病殆割肝煮糜以進用纕麻紉之姑愈瘡合此則更不可知矣洵如是也則稱以節孝可也

又鄭烈婦雙耳重生記　毛際可

天下有爲理之所無而爲事之所有者余亡女孟以三日新婦稱未亡人墜樓不死吞金不死後十年爲夫卜葬地矢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臨終神氣陽陽如平時爲從來史冊所不經見闔邑已建毛烈婦祠且聞之當事予旌額焉今年春偶問道榕城聞鄭烈婦截耳重生事心竊異之遂援豪爲之記烈婦閩縣人父焌邑廩膳生而諸生林國奎妻也國奎早卒遺孿生子二而一殤於痘烈婦以送葬殤爲名至江濱自沈爲漁舟所救居恆與姑同臥起其家有無賴子曰文芳者中夜扣門烈

婦蹴姑起啟戶執賊知爲文芳明日族長會宗祠索文芳杖之烈婦謀于父煨徙宅以避倉卒閒留書麓扃室中文芳得杖忿甚乃造嫚書干餘言投扃室亂書中欲令人見之污烈婦名且以分謗後數月孤往舊室取殘書歸烈婦得嫚書泣取刀斷左耳姑扶救於牀使馳告煨同族長訟于官會有爲之左右者偉以酒過薄懲烈婦聞蒙面縊姑下之宗黨益憤復以前牒訴官官曰昨者巳笞且熱審減等重科不可復薄懲如初文芳益揚揚村市譏詆烈婦曰事不自留一耳聽齷齪語何爲復奮刀截右耳姑聞聲奔入烈婦仰視姑曰毋使吾父母知徒痛傷無益也而文芳同產叔潛渡江語煨煨復邏省女烈婦以耳授父相視無可如何而中丞卞公忽檄下取林氏牘一邑皆驚中丞公設座轅門坐文武吏階下許士民縱觀出兩耳置案上每閱嫚書一行命批其頰復加重榜械示三月論遠戍邊衛并杖其父而以杯茗賜煨曰汝育好女宜飲此時亢旱甘雨忽沛人以爲比于雩東海孝婦冤云明年正月烈婦雙耳復生通國以爲至性格天且爲

國家之瑞遂合詞上告當事委女媒勘視而女媒索賄不得閃爍其詞輿論閧然中丞公又集文武吏于轅門驗左耳巳完好如故色白於面

右耳稍短下半色微紅上半紅色如血觀者皆大息泣下中丞復以雙縑慰勞其父而遺之薦紳先生曁博士弟子皆爲詩歌以紀其事余謂使邑令于讞獄時竟加重懲則其事決不上聞卽雙耳重生女媒一以實對雖吏牘可憑而聞者猶疑信相半何能致中丞兩爲勘視赫赫在人耳目若此哉是固浩然之氣不容泯滅而鬼神若有以陰啟之非偶然也余戒行之前一日烈婦父踵門來謁并以雙耳見示余長跪捧覽已卷縮如菌斷髮縷縷猶存聞以酒漬之則輪廓倘爾儼然而余不忍爲也歸時當以此記焚之亡女墓下以見天壤閒亦有同志焉爾至烈婦割肝療姑詳表節紀略不盡載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方苞

節婦佟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母微始生卽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爲己子使娶蕭氏母之旣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貴盛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寧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要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爲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父爲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

請自司空之歿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僦屋繼米薪自今無缺但願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諸子合要爲約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初陳氏諸子逐音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貲產尚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于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槩欷焉

可母岳氏墓碣銘　李塨

氏出曷繫之可志可也無子曷稱母有母之者母也疇母之繼妻子也子與父之先出者情絕何以母出仍志可則母也氏岳姓安平王官屯人歸可子仁言患羊角瘋可子以禮去惡疾出之返母家數年瘉而可子已再娶或勸改適氏不應闔以箴綫遍縫袒衣及履投井死母家葬之屯東北里許可子好學從習齋顏先生遊因識予年六十補諸生來拜言其出妻之節謀將鼓吹往祭而曰吾再娶已出四子長肄簡次肄

歲諸生又次肄簏又次肄節夙命清明十月朔日必往祭出妻墓盡子
道擬遷祔可堂而禮無其文即其地立碣志之可乎予曰可今歲辛丑
予自金陵旋里則可子已卒走弔其四子環而泣曰先子求先生文以
表節母不果彌留猶以手指心也願賜文使子姓歲時拜掃觀焉予念
方靈皐每歎今之維倫紀者勢利安性命者嗜慾氏已出何所欲於可
可何所利於氏而氏必以節終夫沒世不諼諸子追祀父亡不懈豈非
天性維結終不絕於人心耶抑節義烝感者然耶銘曰
井清渝寠幽黝節則婦情即母繄謂天之紲而人之信萬禩眎茲文

節孝解母張安人墓表 張伯行

余撫江南時頗以忠孝節廉風教一時凡士大夫以及大家之女子下
至匹夫匹婦其有動關至性足以植倫紀扶道教者一切訪求徵問表
而出之今在朝舊屬山陽縣令江西永豐孝廉解君以敬走京師謁選
部曹持其爲母張安人所刊褒節錄示余謹按錄安人明經維垣其父
進士元銳其弟也世稱永豐望族安人生而淑慧明經授以孝經內則
句解篇通大義了了年十八歸贈公心翼莊以婉惠以順居七載明經
北行贈公舟祖之江溺焉安人即走哭欲躍入江中明經急拯之且

諭曰汝殉汝節矣如顏齡弱息何時贈公父母皆篤老子以莊甫二齡以敬方乳哺也安人感悟強自寬上奉二尊下撫兩孤自年二十至六十節苦行勤久而有光以莊列士林以敬舉於鄉矣康熙三十八年其鄉弟子員具公狀上之當事當事咨之部部奏聞於

天子詔建坊表其廬此褒節所爲錄也又十幾年安人始卒以敬奉其柩葬於某所復礱石置墓前泣而囚余爲之表而勸之嗚呼女教之廢久矣先王之世有師傅保姆詩書圖史之訓導其志從一而終之義甚明後世蕩然無復存者求如劉向所撰次列女流風蘊義益其難之以余所徵訪者大江以南不獨貴家鉅族往往僻壤小邑閒有激烈一時捐軀殉節者然爲公孫杵臼也易爲程嬰也難何者一時之慷慨易勉而能且不足爲人所倚賴若俛仰沒世婦代子職母兼父道使數十年如一日卒以與麗其先人光大其後嗣如安人者其難能而足爲倚賴雖古仁人志士之所感激歔欷之所風準奚以過世有儼然士夫講明義理卒然遭人倫之難畏避棄遺何可勝道推斯義以盡忠孝庶乎始終不渝豪髮無憾者矣用表以勸天下之爲人婦且以勵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弓節婦傳　劉青芝

節婦姓毛氏鄭州人諸生弓桴驤妻十六來歸甫四載而桴驤歿節婦年纔十九耳頓踊招魂卽以死誓繼念姑孀且老而夫未有嗣遂忍死以待越十三年其夫兄以其子志仁子之宿火夜織俾志仁讀書其旁涕泣零亂沾漬機杼上殘燈敗帷與鬼並日卒撫其子克有立邑人合詞請於上官得建坊表閭如故事而節婦病矣垂死語其子曰吾茹苦三十六年待爾育爾以報爾父九泉獨恨未獲終事姑此心如割也尋卒時年五十五

太史氏曰志仁之兄居仁少失恃亦鞠於節婦居仁念節婦荼苦三四十載撫姪猶子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於管彤昔錢受之謂文以闡美而反歿人雖有孤苦峭獨酸鼻者千載生氣凜凜一經撰述遂黯然而死又曰今之高文大篇炤碑版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余史職也竊懷古昔命官之意而善善惡惡則嘗有取於歐陽五代史之自謂而何諛焉至余筆所載敢云節婦得以不死哉亦庶幾免於沒人云爾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二目錄 列女四

節操下

龎魏氏傳 李塨
劉節婦小傳 趙青藜
節婦陳氏傳 甘汝來
錢節母傳 丁子復
節婦歐陽氏事略 藍千秋
沈節母傳 楊履寬
包節婦傳 丁子復
党節婦墓碑 楊于果
孝烈淩氏傳 沈大成
馬節婦傳 賽與
施節母傳 任兆麟
節孝吳孺人傳 錢陳羣
錢母尚恭人傳略 沈埴爲
趙節婦傳 陳浩

美聚公配何孺人傳 陶元藻
殷貞女哀辭 查禮
劉貞女傳 李宗傳
文書淮安程允元夫婦事 張洲
孝節夏孺人傳 金甡
蔣節婦傳 彭紹升
南漳縣胡節婦傳 楊于果
貞壽黃孺人傳 吳賢湘
劉節婦墓表 張玉樹
王節母傳 桂馥
程節母傳 吳定
施節婦傳 張士元
王貞母傳 丁子復
萬節婦傳 劉鳳誥
趙節婦傳 耿興宗

嘉興錢儀吉纂錄

節操下

龐魏氏傳　李塨

龐魏氏蠡之龐家莊人也夫龐娶鄰村魏家蕞魏氏女邑令以賢詳聞上憲曰龐魏氏因以稱氏夫早卒守節不嫁而祖姑徐氏姑董氏皆先守節三世一堂氏竭力養之不使姑與祖姑一匱勸也勤女工刻無寍者織棉布一日一端或給之綫爲織每端必長一二兩曰漿糨所滋也與以直多一錢必璧之農時躬耨而不與男子交語比鄰不過往祖姑八十餘目昏躬負之如廁向曝返牀復負入姑亦耄壽負出入如之終葬以禮族或周以喪具貧氏曰吾貧暫貸用必償如不使我償是視我非人也日夜織不期月皆補完柩發披衰負引或請代氏曰吾二姑无子孫吾在即其子孫也可代乎姑之窆以夏六月雨水瀰塗氏躬銜水泥擗踊長號從觀者皆爲流涕二女有甥雍正三年邑大水饑

朝廷開倉令有司賑邑令喬公查饑民過其門見室戶零落曰此貧家也盍告賑里役曰寡婦曰寡婦亦吾民也若饑則與之里役戶外呼之

告以故氏曰氏囷乏炊然問食
朝廷米償不役以白喬公曰貺也何償役復之氏曰償則食不償吾孱
婦耳何功以報
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鍵其戶再呼之不應喬公歎息而去大學士高安
朱公一女孀守其舅姑不願也女茹苦斅淡卒不渝公一日使人視之
與以金爲養女曰吾待亡旦夕有何支費而以金爲且吾公素矢廉此
何自得之卻之歸與氏判貴賤而高義南北輝映云喬公具剌拜氏歸
之米一石令邑東鄙郵而致氏又辭不受來役力請曰邑父母養汝節
可拒乎氏不得已奉剌及米置于案拜而受上憲聞皆賢之謀旌表其
閭其族黨公選近族賢者爲嗣以世其家
恕谷病叟曰鄙性迂從不敢居閒當事爲潤澤出遊四方卽少同筆硯
者在官亦不敢行李過而問斧資也而天下穰穰利往熙熙利來相視
駴咍甚者陰持無何有之事以相詬厲每自疑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斯
今乃得龐魏氏
朝廷行仁匹婦守義而仁不能加之異哉居不遠過而求誨必有以開
予而惜其爲婦人且嫠也憚舉聞曰孔門訓仁孟子尤重義以廉恥可

以持世也氏與高安朱氏皆以婦人而重廉恥吁可歎哉

劉節婦小傳 趙青藜

邑東隅太學生趙讓女歸劉海爲婦海異母兄性悍時侮其母氏惟折節調護之海母卒遺二子在襁褓氏代撫養俾成立海故家貧及病出衣裳器物充藥餌死貲棺殮費殆盡而海之積負無償其兄以氏年甫三十慫氏兄秀促其改嫁氏不爲動均恨恨出聲曰若異日不餓死吾輩當懸其目於邑東門故氏雖困極不能向母與夫家言狀氏工刺繡日倚十指作生計餘即完宿負營夫塚取族姪承嗣并爲抱媳比長畢婚復不肖嗜酒好鬬旋鬻其妻以易酒肉横日甚二叔遂驅逐之氏亦不能禁時氏年五十餘矣其子遇窮窘輒乘二叔他出歸氏傾囊濟之冀其悔悟顧得所與輒颺去如是者數數也氏同母弟昇先死無子兄秀死止一子又死氏盡瘁葬父母如禮并葬其兄弟及兄之子舊有惡言弗計也丙午春以壽終享年七十有一苦節凡四十餘載先是氏伯死無子遺妻某年已六十乞養於二叔不應令之他適氏心寒焉葢二叔亦非善類云

節婦陳氏傳 甘汝來

節婦陳氏福建福清縣庠生峻生女曾大父堯道前明進士大父有元前明舉人俱任知縣爲福清名族氏自幼通女誡大義年十七適本里林其默執婦道甚恪逾年其默病氏日夜侍湯藥不解衣交睫者數月既而大漸氏泣謂其默曰君即有不諱妾惟相從地下耳其默曰固知若能爲此顧我上有祖母暨兩尊人且無後嗣若其可竟死乎使我不子而能子無子而或有子者賴有汝在汝曷圖之氏號泣承命其默卒氏年纔十九一慟幾絶强存活冀以踐遺命俄而夫翁逝又值耿逆變亂流離奔竄與祖姑劉氏姑陳氏相依爲命幸而獲全家居攻苦食淡而奉二老則甘毳畢備二十餘年不少怠內外咸以孝稱自其默歿後十年諸弟未有子氏日夕憂之已而長叔舉一子因念嫂青年守志繼嗣不宜久虛請于尊人願即以此子繼兄後氏感泣拜謝立爲嗣命名嵩基焚香告夫靈曰君今有子矣拊育顧復不翅所生少長即延師授學夜歸則篝燈一室躬績紡佐讀輒夜分始罷不爲姑息嵩基年十六即補弟子員爲邑名諸生又爲擇婚配無何長叔卒無他子嗣族鄰咸以嵩基出繼于先且節婦撫育恩甚摯義不可背次房當議另繼氏曰奚爲迂迴若此嵩基于長叔所生也于未亡人繼也生者還所生繼者

復別繼不兩得乎衆皆感嘆即日命嵩基爲所生父成服另擇某叔子某立爲恩勤一視嵩基而於嵩基仍厚遇之不衰其生平明大義不牽制于私情類如此年五十餘邑紳士公舉氏節孝氏泣曰夫之死未亡人之不幸也忍以此博名乎命嵩基力謝之

今上御極詔州縣採訪忠義節孝氏年七十矣巡撫列其事以請奉

旨給鍰建坊旌門氏幽閒淑慎自爲林氏婦聲不出戶外六十年如一日以雍正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得年七十有七

論曰處變而不失其正者有定力也而識則先之陳氏貞固之操力可貫金石矣其處繼嗣一節識見尤偉理得心安可爲千古法雖古大臣正色立朝排衆議而伸獨斷定危疑于倉卒之際者不是過也嗚呼是可傳也已嵩基爲予癸卯分校禮闈所取士以謁選來京師聞節婦訃哀甚言及輒感泣嗚咽欲報之德不知所出屬予爲傳予爲慰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滅厥臧民罔攸勸雖有法令徒滋擾耳黃霸守潁川惟務德化百姓興于行誼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子行且綰符出宰綱常名教之地三致意焉是即所以報節婦也故因傳節婦而并及之

錢節母傳 丁子復

錢節母者子復祖姑曾祖父道久公女年二十一歸同里錢氏錢故甑山望族爾載公爲王方伯庭壻因徙居梅會里母夫釪爲爾載公曾孫穀士公子歸八年生二子不育夫素以力學故患咯血證病發歿母哀痛絕粒不欲生舅乃灑涕而勸曰我老矣姑又多病自我家得汝藉以持門戶今殉死者其如生者何我以子與汝撫之無子而有子矣汝夫臨歿以父老弟幼爲念言猶在也如死何以慰汝夫于地下也母乃不死舅素遊幕負盛名落拓不事家人產至是益困先娶張氏生一子即母夫繼娶楊氏生六女一子妾沈氏生一子時小姑半未出嫁叔幼舅老姑病母以一力支撐其間旨甘必備祭祀必時賓客慶弔必當禮舅歿之日僅存瘠田八九畝常以糟糠充食匿不與姑見姑偵知之執母手泣曰婦孝如是我何忍耶蓋姑之奉養甘脆無缺也姑有心痛疾每發必劇醫藥備至有所需立辦雖祁寒絮衣悉出質錢手足盡皸瘃及卒賣所餘田以爲殮或請留爲生者計母痛甚曰我以婦人而代子職今遭此大故附身附棺之不周何用生者爲且我聞民生在勤不聞在先人留貽也曾是區區者遂足以爲生乎然益憊甚矣後所撫叔又折

庶姑沈出子敬直舅歿時年十二母勉勵學問勤紡織以備束脩有過涕泣相誡及長母鬻住房以成婚禮自樓側屋數椽雨零日炙委頓于中恬如也叔出遊幕斧資皆給于母既又撫姪娶媳立姪孫以奉大祀雖年逾七十操持猶力叔寄歸館穀無一毫妄費舊業得盡復後叔館長清縣署病革泣謂其僕李三曰我死于此已矣所憾者不能終養我嫂耳我家自先人歿後不絕如綫我童稚無知日荒于嬉非嫂教我育我我何能至于今嫂不啻母若也若具麻衣一副我死納諸棺我以服我嫂也言畢哭大痛嗚咽氣喘而卒殮時淚痕縱橫被面僕感激流涕不忍審視僕歸以實告母適抱時疾一痛不起卒年七十有九子復嘗聞曾祖母張孺人病時母夜必坐一小舟來朝歸主中饋如是者月餘衣不解帶不倦也旋卒哀毀成疾三年之內歲時享祀必親至哀慕如初子復幼時猶得見母言動必合禮法親黨皆敬憚焉常操作一小樓中非執爨與有故不出樓門雖親戚罕見至今人猶稱樓上大娘云嗟乎母之不以烈死者錢氏之幸亦母德之隆也夫有父母而不能養生送死也母則任之舅有子女而不能恩勤顧復也母則成之當漂搖風雨之辰茹荼百折有盡者苦而無盡者其心是亦古人之所難能也母

幼時卽能知孝經論語大意及史傳所載節烈孝弟之事至老娓娓陳
說不忘子復爲詮次行事以備太史氏采擇且以爲天下之爲人婦者
勸

節婦歐陽氏事略　藍千秋

雍正十三年冬御史周紹儒條奏節婦孝子許本家開載事實呈報本
地方官查核合例請旌奉
旨依議乾隆元年夏五月節婦之孫黃殿煃殿奭遵例具呈祖母歐陽
氏及殿煃之父宮球節孝事實合例督撫學政奏請准旌五年冬旌表
坊成殿煃殿奭以千秋嘗爲史官請書其事略刻石以紀
恩榮云謹按節婦邑庠歐陽日生之女年十六歸黃生賢宗姑先卒翁
年八十節婦孝養唯謹時蔬果食不敢先嘗翁臥病隨夫侍湯藥不少
懈既卒哀戚葬祭如禮篝燈佐夫讀供奉必躬必潔病篤虔禱請以身
代夫歿哀慟數絕見者流涕子三長早夭次宮球九歲幼宮琳甫數月
節婦年二十九强起撫孤黃鉅族夫殁子穉以一弱嫠持門戶勢危甚
節婦閑家以禮接遇以恩桑土綢繆瑕釁不起念夫齎志儒業督課二
子不少貸後宮球宮琳皆有聲秇苑諸孫殿煃殿奭策名上舍而宮球

以諸生列孝子與母同旌邑里榮之卒雍正十三年乙卯年八十有五孀居五十餘歲絕跡弔慶宗黨親鄰罕有覩其面者值翁姑與夫誕忌必躬率子婦拜奠涕泣如初時

沈節母傳 楊賓

節母姓許氏趙州之紅山人予同年許德章女兄德章昆弟四人氏最長生而穎慧父母甚愛之自咳而名率以冠諸弟及笄適州庠生沈公季子文溥時舅沒姑老生計衰薄長叔姒各析箸姑惟少子是依氏入門即去華飾黽勉井臼間既文溥以甘旨不給勸其棄諸生業營什一以代養頗得姑歡心越五年生男女各一男生甫四月文溥時列肆龍尾關爲匪人所誘一夕盡蕩其貲不謀於家人走金齒徼外比得消息倩人往尋已弗及薄有田廬盡以償負貸父母遣人迓歸氏以姑故堅不可姑敦遣之曰我自有汝長姒侍朝夕汝善視褓中兒復何憾不得已乃抱兒歸許氏甫踰年文溥死於外氏聞即不欲生父母百計防守又時以存孤難於死節慰勉之自是稱未亡人三十年雖習與之處者未嘗得其一哂居恆在父母側勉拭淚相對及其閉幃獨坐輒嗚嗚泣數行下歲時伏臘出針縷所得爲姑市酒饌姑亦爲歡然進一觴嘗語

人曰李婦孝且賢予李固未嘗死也姑疾篤歸侍湯藥及卒粗衰三年忌日哀痛父母卒亦如之子名謙六歲學於舅姿甚魯每授書氏輒隨其後立講堂外諦聽歸以口授之其不成誦夜間人靜猶喃喃不休戊子謙受知學使金壇于公游州庠公廉其概旌之曰貞松慈竹云先是文溥既沒家無立錐戚屬有憐氏之寡者適某宦託一探之氏聞恚曰我所以不死者爲沈氏一塊肉耳斯言何爲而至於我也絕弗與通事遂寢謙遊泮歸患腰癰絕而復甦者再里之人咸謂非氏之精誠感乎神明沈氏之不絕者幾矣

論曰曹令女有言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有旨哉今世以節著者里不絕書何古之難而今之易也設令文溥沒後數椽可以蔽風雨負郭可以供饘粥即終老於沈豈足爲節毋難乃羇魂未返呱泣誰哺覆屋之下不復完瓦當此有乘而奪其所守者即介然不以易其志難乎其爲繼也氏惟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是以終持之與德章嘗爲予言氏性剛而行方諸弟言動少有不合輒面斥不少假借以故人咸憚之嗟乎是可以知氏之所養矣士當平居時暖噯嚅嚅一旦臨大節而能卓然不惑者吾見亦罕矣或曰婦以順爲正者也

剛方無乃過乎予謂不然易有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聖人固明以剛方予坤彼以順爲正者謂無違夫子云爾若其束身行己惟剛方乃所以成其順也德章又云氏少佐母理家政甚勤辦大歸後尤所倚賴又工刺繡人爭貴之父母爲銖積寸累置田若干畝今予息二孫恃以小康是猶婦人所難也予謂氏所重在彼不在此

包節婦傳　丁子復

節婦顧氏平湖乍浦人年十九歸同里包學山學山不事生産父母爭訴厲歸七年學山卒節婦哀痛呼搶死而復甦者數次時懷孕數月其姑素惡其子之惰業也遂幷節婦惡之輒謾駡曰汝生而男期年而嫁汝生而女期月而嫁汝節婦飲泣不敢言既舉一男子舅姑終不欲節婦之留也節婦悲愴泣血之死靡它親黨諷之曰汝今年二十有五來日方長飢寒困頓雖欲守何以守汝三姒寡皆去室汝何自苦爲節婦泣曰某欲從亡人地下久矣所以隱忍者舅姑年老多病無伯叔娣姒可依我死誰爲養且藐孤在抱包氏之一綫賴此耳我今日死則子明日死請以勸我者轉而勸舅若姑我與死者銜結世世不可則以死殉於是舅姑大感動節婦得不死數年舅姑相繼沒生養死葬皆從十指

出子業賈奉母訓以長厚聞苦節四十年卒年六十有八子一孫一鄉黨至今爭述之

論曰節之義大矣哉亡可使存絕可使續一家則然國與天下莫不然若節婦所處人盡苦之而節婦甘也古之忠臣孝子甘苦皆獨嘗者耳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節婦有之矣

党節婦墓碑 楊于果

節婦姓侯氏儒童党積德之妻生十九年而嫁越五年而寡守節三十七年而卒既卒之三十五年大憲始循例上聞得

旨旌表時則乾隆三十八年也

命下之日咸謂節婦之心慰矣嗚呼是烏足以識節婦哉按狀節婦清門淑媛夙嫻內則其于歸也姑已辭世所遺小姑七歲叔僅五歲耳節婦盡心撫育曰吾不及事姑使童孺得所姑心慰矣迨夫故時遺子甫三歲節婦雉經幾絕以救得甦翁曰汝即死柰此藐孤何於是乃茹悲含痛強啜飲食家故貧勤績紡以佐甘旨子稍長教之讀書少怠即加以箠楚曰汝不才吾奚以生爲其督責約束如嚴父然無何翁卒子亦相次歿節婦上奉繼姑下育孤孫十餘年備嘗艱苦至於衰白而不稍

嗚呼節婦之心可謂苦矣此豈以寶榮名哉義之所在死生以之祇此古道片石俾百世後過斯地者曰此古節婦之墓而肅然以敬加此而已於節婦又何加焉

孝烈淩氏傳 沈大成

孝烈淩氏慈谿人姚景甘繼室也歸姚未三歲景甘遊京師舅耄矣有三子伯仲散居它所而季又遠去家益困滑甘之養淩氏日織以共景甘去二年客死喪不能歸淩氏絕食自誓景甘前妻之父劉翁哀其志許爲迎喪勉以終大事乃始稍稍進饘粥初淩氏以翁老勸夫豫具棺景甘將行屬婦治傅身緇冒絞紟之屬淩氏故已儲其餘布私治之矣至是仰天呼曰吾許吾夫治舅衾衣今旦暮死食言而重夫不孝罪吾無以入地迺晝夜并力作既足染采自爇紉成稱未幾舅卒遂以斂乾隆九年十月景甘喪至河干淩氏涉水哭向舟衣皆濡既葬淩氏密懷利刃祔祭畢自刺不殊姚淩劉三家之族與里中父老會者咸大驚扶救良久始甦醫封其創蓋頷下二刀痕博寸姚氏爲立後劉翁月致廩焉是年淩氏二十有六歲也夫婦人女子之可稱者事夫婉順奉舅姑盡禮嫠而守節沒則賢矣若夫從容以殉使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于

其言此士大夫所難而凌氏孱然一弱女子出于困苦危迫而必遂其志其預治衾衣以斂其舅孝矣葬夫而抽刀以殉雖爲人救不死其志要未嘗須臾忘死也可不謂之烈哉其舅名一聲劉翁名誠皆諸生

馬節婦傳 賛輿

節婦姓馬氏處士馬公元忠女母林氏節婦幼淑愼寡言語生十餘年族黨罕見其面年十七歸馬有齡其舅騰高早喪遺姑李氏煢煢一寡母節婦善事之能得其歡心家赤貧安之若素癸未有齡年二十四貿易客死節婦年二十三生子萬元帀一月節婦聞之哀慟欲絕其父母慰止之曰兒何至於是覩此呱呱者安所託也予兩人尙存必不以衣食厪吾兒耶節婦曰兒失所天夫復何顧雖然兒得撫此孤以報亡人則沒者存者皆銜恩也誓不以此生易其志其父屋旁置一耳房以安之節婦工紡織勤勞不輟晝則爨飲食以饌父母夜則藐孤在背織梭在手悲泣之聲與機聲相應鄰右聞者俱爲淚下夫弟兩人皆先節婦卒其姑沒喪葬如禮迨至萬元成立而節婦亦荏苒衰病矣雍正元年癸卯

天子下詔旌節孝節婦以年未合例未蒙旌表至於今日而節婦已沒

十五年余自蜀宦歸其子泣請曰萬元不幸父早亡賴吾母苦志以守俾至於成人今逢州志纂修而母行弗彰則罪通於天祈賜一言以傳於後余惟節婦之能成其節賴父母之得所依歸且家素未習詩書而卒能徇志苦守無背聖賢之訓又其子克自樹立惓惓於母氏劬勞誠有可嘉者余爲節婦比鄰知之最悉不敢以不文辭節婦生於康熙甲申卒於乾隆乙丑享年六十有六子一萬元孫四人曾孫三人

論曰余讀歸震川先生陶節婦諸傳而歎天下惟節婦之志爲獨苦士大夫之表揚不宜後也在富饒者猶易託於有力之口而貧窶者往往泯滅而不彰今觀馬節婦生孩始一月家無擔石而能矢志冰霜若此以視夫家有贏餘克自守者其志不更苦歟余故特著之

施節母傳 任兆麟

節母朱氏長洲儒士施如鈺室夙稟閨訓性成淑慎能讀內則列女傳女誡諸書年二十歸施時舅姑俱先歿氏動止有方言笑不苟伉儷閒相待如賓踰二年夫亡氏號慟幾絕暈半日甦誓以身殉伯叔諸姑暨其父母曲諭勸止乃立夫叔如鏞之子景榮爲嗣銜哀苦節樓居卅五年麻衣草履寒暑無閒雖親戚亦罕覿其面也每時當祭享始下樓親

盥漱潔食羞以奉率子女整衣肅拜誠至如在嘗飲泣以未獲侍養舅姑爲憾撫育孤息咸藉錣黹以給衣食及冠笄後爲竭力次第嫁娶禮成日必拜告以慰先靈乾隆十四年卒年五十六於是江蘇學政莊有恭題旌其閭道光三年曾孫鐘請於縣學官奉主列祀長元節孝祠復請予爲之傳載府志列女篇焉

節孝吳孺人傳 錢陳羣

乾隆三十二年巡撫浙江副都御史兵部侍郎熊公學鵬疏上節孝姚劉氏等事實請旌下部核議覆上得
旨准行給帑建坊設主節孝祠有司以時致祭而嘉興沈節婦與焉節婦姓吳氏秀水趙倓室父德宏母陳氏年十九歸于趙年餘生子雙鯉時倓父母俱存祖亦在養一堂雍雍愉愉節婦鳴雞櫛縰衿纓拂髦晨脩夕膳佐倓奉父母以事乃祖翁與姑方喜其子之獲配嘉耦而戚族里黨亦咸稱羨以爲趙氏之得賢婦也甫三載婦方娠次子賜鯉而倓忽病病且死倓泣謂婦曰我不幸不克終事我父母以我父母累若若慎無以死謝我靳若以生竟我事竟事所以謝我也我慰我憾我死瞑矣語絕倓竟死先是倓病革節婦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至是不復寢食

呼天搶地每慟輒絕意不復欲生翁姑急呼曰婦爾亦知爾生之關趙氏者綦重乎爾夫死爾叔宗孟自血抱繼仲氏吾無子矣白頭翁媪惟爾是賴是爾婦而子也我翁年且八十旦夕風燭既失含飴孫亦惟賴爾慰藉是爾婦而子又子而孫也爾子纔逾晬爾女亦僅三歲是顧是復以養以教惟爾兼賴是爾又婦而母母而父也爾一旦哭夫死爾死固得矣顧龍鍾二老生誰養病誰療死誰收骨而委綫三尺餓誰食寒誰衣長養誰教誨成立誰完聚是爾生而父無子而有子祖無孫而有孫子女無父而有父爾死則何如耶則何如耶噫嘻天水氏不其餒而夫節孝人倫並重盡節難盡孝尤難婦乎爾盡其難者婦既心傷翁語而又念倓埀死時所囑思代竟倓事以報不忍以一死自完也遂雪涕受命勉進糜粥未幾翁以哭子死距夫沒未及月越一年太翁亦死婦倉皇庀治喪事視飯含製絞紟盡哀盡禮戚族之會哭者又咸稱歎以爲趙氏婦賢且孝也婦以姑年既衰且屢以悲傷成病時時咳上氣婦晝夜扶掖撫摩進參餌調治疾漸平或思時果珍味應聲輒具以進又恐姑憂傷動疾每淸晝拈針宵寒坐漏從容談說雜引里媪諧笑以曲抒其懷色養烝烝二十年如一日也既一女及笄教以壼儀動有禮法

爲訪名族擇佳壻適清溪徐氏而雙鯉漸長從師授讀黎明卽促起讀面總角整捉衣履具饔飯進塾夜歸必令背覆一日所受書風簾雪几寒燈對影機絲雜誦聲續續然盡節婦黽勉訓勖心枯淚血庶幾一日頭角嶄然於以振趙宗而慰泉下乃無何雙鯉年十七又染病死矣婦拊膺仰天哭曰我忍死爲趙氏一綫耳柰何賜鯉不育今又奪我雙鯉耶椎心頓踊慟絕如欲死時姑復流涕諭曰自爾夫死我病不意至今日繼爾翁死我更病不意至今日至今日皆爾孝順所致也我依爾爲命爾朝以死我必夕以亡我年愈邁病愈深旦晚與爾夫相見矣爾曷少茹痛俟收我以終爾孝乎婦聞益悲心益痛恐益傷姑心惟時時飲血孝養益謹又三年姑老病日篤婦徧求良醫治療罔效籲天願以身代晨夕擁持歷八十餘日無倦意姑臨終亟稱曰孝哉賢婦孝哉賢婦旣殯婦乃泣告戚鄰之在喪次者曰始夫歿時氏欲死而不死者以白髮在堂黃口在抱受夫之託而遵翁姑之命也今已矣二老往矣兩子殤矣未亡人生於世何爲哉乃宗老之長者喟然進曰爾何可死爾旣受爾夫之託而以婦代子則爾必終厥子之事爾又遵翁姑命而以母任父則爾必竟兼父之事今翁姑雖沒奉養之責已終而爾長房也繼

嗣未立如大宗似續何況窀穸未定爾夫猶銜痛九原是爾代子之職未終也爾何可死婦因自念曰彼生者之責我如是更不知死者之望我又奚若也且我事實未竟不得不偷息人間爲趙氏勞人矣於是廩地師卜兆域亟謀安葬又日夜禱於祠望諸叔得繼嗣以奉翁及夫之祀顧頻年多故節婦心力交瘁乾隆戊子月正五日溘然謝去臨歿時惓惓於牛眠未卜爲憾出篋中貲屬宗孟并割腴田數十畝供春秋祭饗宗族咸體其志是年冬營葬畢以從叔秉淵子某爲後節婦其可無憾於地下也已

論曰古者鄉大夫暨閭胥族師亦得書其鄉之孝友睦婣任恤者以貢於天子此周家久道化成風俗隆盛皆由里黨揚厲之法詳也今蒙恩予告里居每喜詢里中孝子貞媛秀民善士思一一紀載以彰聖朝治教休明道化翔洽之盛且以闡幽發潛區明風烈爲里鄙勸節婦與余家稱戚邇其苦節孝行予既耳之熟矣用備書之以俟采風者錢母尙恭人傳略沈堆爲

予婣家錢曉村先生爲今宮傅刑部尙書在籍食俸香樹先生同懷弟雍正問宮傳官翰林奉

詔保舉人材循古內舉例以弟界應
詔歷任楚中施南貳守以歿生前多惠政至今部民祠祀之繼配倘恭人以苦節自矢予官慶遠同知時嗣子汝弼就昏粵西爲予述恭人持家訓子大略予心甚敬之歲壬辰春汝弼遣力以恭人凶問至楚則恭人於去歲十一月朔考終第舍年僅四十有七汝弼思所以不朽恭人者乞予爲之傳惜予非其人也念曉村爲廉吏恭人爲節婦均無忝香樹先生之家法因不辭而敘次焉恭人姓倘氏系出上黨右族原籍陝西興安州今貫江西新建縣之集賢坊高祖高萬歷辛丑進士曾祖天祿祖一位皆以子貴贈榮祿大夫考諱溁雍正癸丑兵部進士殿試
賜一甲第二人御前侍衛提督浙江全省軍務歿
賜祭葬妣王氏誥封一品夫人兄諱廷楓恩廕生候補員外郎乾隆丙辰舉詞科以親老辭不赴恭人處室時卽以孝友稱年踰笄未字會施南公任廬陵令元配徐宜人歿陞任歸州牧繼配張宜人歿餘官不可無內助聞恭人賢請爲繼室于歸後部署署中事咸井井就理家人輩不敢以年少易之籩篹飪滌洽而後行每相勉爲古循良政聲日起浹歲卽遷官施南公性廉潔不名一錢嚴事家督倚之如所生數千里外

奉教惟謹宮傅嘗刺血手書數千言遺之示以居官立身之要施南公一一見諸行事獨不屑治家人生産性尤慷慨好緩急人於困厄中用是宦益貧尋施南公以病篤解任寓武昌行廨宦槖蕭然幾不能自存恭人實左右之艱辛備至既歿恭人哭踊幾絕強起庀治喪事凡附身附棺之屬恭人手自掮擋竭哀盡禮僚寀咸稱道之訃聞於家適宮傅先以

予告旋里遣四子汝隨入楚侍恭人扶櫬歸宮傅買宅居之老屋數椽足不踰梱日資給之俾無匱乏恭人益織嗇澹泊節衣縮食終其身連歲善病間作間止客秋宮傅以祝

釐入都恭人趨汝弼隨侍就道雖侍養無人不顧也恭人方病革一孫殤於痘哭之慟遂不起嗣子遠在京邸不及視殮含抱恨無巳予忝至戚稔知恭人之生平爲賢婦爲節母前十年恭人年尙少能以簪纓綺冑相夫爲廉吏所至有聲采蘋之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恭人有焉後十年恭人砥節安貧詒嗣子以君子之穀易節之上六曰苦節貞凶悔亡恭人有焉

趙節婦傳 陳浩

西平節婦白氏諸生趙天眷妻也能識大義年十七歸趙敬以無違越十二年天眷病卒是時長子永漲六歲次永烈三歲姑年八十餘矣白水漿三日不入口而自念姑老子幼身不得殉遂忍死以養其事姑晨夕必親治饌或勸人代之曰姑習我非我姑終不適是我違姑之心也子稍長督之甚嚴衣服食飲常不使過曰孀婦之子未有不由姑息而敗者可使侈其志乎後永漲卒能自立義聲聞於鄉不負其母之教乾隆十有七年七十有二邑人具其事以請疏上詔旌其門八十餘壽終

美聚公配何孺人傳 陶元藻

何氏美聚公配父仁佑祖調之官兩淮鹽運司副使世居山陰之峽山生而夙慧八歲見同祖兄篆百壽圖諦視良久歸而仿之如出一手稍長父兄講授綱鑑及歷朝詩古文俱識其大意年十七甫歸於堰拜姑之舅姑舉再拜舅姑韋弦殊性仰承莫可測人為新婦難之其母尤憐女幼在家素逸樂恐不克盡厥職戚甚氏乃曰世俗所謂重慶者子與婦等耳人求之不可得而吾竟得之是吾所幸也戚奚為於是調治甘脆審視寒燠抑搔定省以旦以昏語默進退悉中意指兩世則一褒賢許能母聞之大喜越六載美聚公亡遺孤三曰塤曰篪曰明善初就傅

讀書貧難措拄不能卒讀命采薪於山或曰於兒何益氏曰然吾固知其無益也第少年人勞則志壹逸則心馳固知無益而猶役之者吾懼其嬉而惰放而入於邪也三子感泣家本支多窶先人有祀田咸思鬻之以爲利諫止之弗聽亟乘舟歸峽山峽中人有聞其事者謂之曰是可析而取也曷爲乎歸歸將勿及氏喟曰吾惟不忍見其利以有此歸也嗚呼可謂賢矣春秋屆五十有司以節聞蒙

恩旌表至是墳壟始克樹立飯其親而未亡人荼苦瑣屑複沓已岔積若恆沙又十有八年而卒氏素精女紅於像生技尤工妙得其值免瓶罌恥者有年像生即漢宮剪綵遺制始以花擅名後則亭館士女鳥獸器皿百物無不備峽山上穀祠里人輒以此肆布於筵爲神壽壽神者必取給於氏家行且久某歲司事者思減其值弗許怒去將他購焉氏心方悵悵謂窺諸孤從茲餒矣夜夢神告曰無憂吾非汝製勿享也去者當復來明日其人忽心動果來當題旌時新例於所奏中簡其一錫綽楔以榮之餘皆陪貳惟督撫作書表其閭時氏姓氏居末自度烏頭雙闕萬難倖邀一日倦憑几寐夢一婦隨二女奴從外來問所以曰我吳門徐氏汝前輩也雖然與汝偕寤而驚莫省所謂徧訪吳門寡婦無

徐氏者會御史某陳時事以窮嫠苦凡見封章者乞無軒輊恩如舊施
詔從其議氏因與焉而其時適有副使歸宗重修節婦坊者攷婦顛末乃姑蘇徐氏子歸越中者始悟夢中所謂吳門者吳閭也夫夢近於幻幻則誕妄不可信然其言已驗誕亦可徵故類識於此俾知苦節之能感於鬼神者又如是

殷貞女哀辭 查禮

自古節烈之婦往往臨患難際煢獨以一死完其身若夫遇人不淑遭其凌暴雖志芳行潔不以為德反以為讐其遇尤可憫而其心之難白有百倍于患難煢獨者若天津貞女殷氏可哀焉殷氏本貧家女幼失父惟兄母是依年十六嫁為村民邢文貴妻文貴素無行其母趙氏以淫佚聞初文貴娶于氏以貞慎故出之聞殷氏孤且美以計復為文貴娶之而殷氏堅貞逾于氏趙氏怒甚乃與文貴日加捶楚以沸湯沃之燔灼其體體盡潰爛郡守劉公知其事委邑尉訊驗而氏絕口不言夫姑之惡且守禮甚篤欲驗其創不可得未幾氏卒邑令張公歸自上谷躬為推訊盡得其情即置趙氏文貴於法而氏之節始著是日傾城往

觀無不誦郡邑二公之廉明而慶殷氏之貞得以不朽也余謂氏之遭遇爲人世之至不幸幸而郡邑二公爲之表揚其事其亦可以無憾矣爰作辭以哀之辭曰

清且直兮白河之流高城巖巖兮峙河之洲有女食貧兮深源之裔負郭而居兮甘心疏糲惟鴆媒之無良兮棲鸞翼於荆榛播桑中之餘波兮將貞者而胥淪羌惟賣珠以牽蘿兮知市門之不可倚也甯焦灼而焚如兮亦何悔乎九死也行路爲之涕泣兮鄰里爲之輟懽喜父母之孔邇兮邑晉恭而郡袁安嗟守禮之獨嚴兮媿呈身而識面蓼食辛而自知兮忍守葬之外煬魂冥冥而長逝兮從婺女與靈妃雖膚髮之毀傷兮完禮義而全歸嗟輕塵之棲草兮誰抱貞於空谷植污泥而不染兮宛青蓮之馥郁登荒邱而憑弔兮慨葬玉之深深聊陳辭於遺躅兮庶千載之下得以識匪石之貞心

劉貞女傳 李宗傳

貞女劉氏名秀石直隷平谷人也父曰登庸知山西蒲州府母夏氏生子女各五人先是康熙六十年登庸赴部就銓淮北商人太學程勳著亦在都門相友善時貞女生甫及朞勳著有子允元二歲矣允元伯曰

楚英者議與爲婚其後勳著歸江南旋卒貞女隨父蒲州地隔千餘里兩家音問不通已而登庸罷官流寓天津以歿是爲乾隆六年也時貞女年二十二母先亡家落諸兄謀食四方貞女與姊妹嫂弟八人賃屋數椽會淫雨頹壞日夜促膝碾棚中相持泣貞女性幽靜雖飢寒日迫處之泰然惟日勵鍼黹以給米薪而已某年天津大疫弟病亡嫂與姊妹相繼無一存者貞女孑然一身無所依倚準提庵有比邱尼老矣見而憐之除室以居且曰程郎生死未卜若終身何女曰婚父所主也其人存與俱生亡與俱死耳忍以事變易其心哉隱跡十餘年庵中人往來雜遝不知其有貞女也任夫人者宦族也聞女賢爲其戚新選縣令某請婚貞女聞之哭三日夫人曰志不可奪遂已先是允元知與劉姓有成言以父與伯俱殞親迎無地比長勸之娶不聽蹤跡貞女久不可得忽忽髮將白矣歲乾隆丁酉附糧艘北行過天津天津人嘖嘖道劉蒲州有女許配淮北商人子至老不嫁義女也允元聞之曰是耶非耶以白運弁劉大剛大剛白天津令金之忠令進父老於庭細敂之信召比邱尼勸女嫁女泣辭令復傳諭曰守貞五十七年爲誰耶程郎至天也謂無媒妁耶吾代復何辭擇日治奩具備輿馬命允元成禮漕艘回

貲之以還淮北備文至山陽縣爲二人請旌
詔褒其門至今兩地傳爲盛事
贊曰貞女所處之過可謂難矣幸而允元存且守義耳設前五十年而死或不死而早別娶貞女守死不嫁奚爲也哉然倫理之變各行其心所安耳使必校其始終利害而後堅忍以明節則古無忠臣烈士矣貞女賢矣哉

又書淮安程允元夫婦事　張洲

程允元淮安山陽人也爲太學生先是父勳於康熙六十年貫都門與平谷致仕蒲州知府劉登庸締姻允元二歲登庸女甫周晬也後允元從勳歸勳卒依兄嫂授蒙經書自給而登庸物故其子女家屬流徙寓天津南北睽隔音信不通者五十餘年允元以所聘女無蹤固守前盟不別婚娶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允元授書於大同衛前幫漕船附船北上四月抵天津天津人稱說貞女劉氏事徧千百人如出一口謂女幼字淮南賈者子其父母暨兄姊妹皆相繼以死煢煢一身年及笄乃夫家遠隔二千里外不獲即婚而名族爭議聘頗多亡慮數十家凡鄰嫗里媼爲媒者趾踵交錯排戶入顧執志靡移盡卻所議不從而手織術

度日夕苦志堅操冰蘖奚啻歷數十年夫信終不可得因寄跡尼菴爲終老計隱身密室三尺童稚末由入門以一老尼送食飲物以爲常允元聞之惻然心動問其年五十餘矣趨訪庵中果幼所聘妻登庸女也託老尼傳言欲一晤而女不允因告運弁移牘天津知縣知縣嘆美再四呼女至明白勸諭示以匪誤女許諾卽命於堂上合巹成禮遂夫婦相攜歸淮安制府高相國上其事奉

旨旌表門閭由是江淮南北能文士競爲歌詩文辭述其奇節而農父販夫婦人孺子暨舟中往來人無不知有程劉義夫貞女之事

南林子曰予觀貞女節婦古今史冊郡邑志多有而所傳義夫者殊寥寥也魏氏云世無義夫則夫道不篤夫道不篤則婦人之心不勸於節婦人不勸於節則男女之廉恥不立而世事可知已若允元者不誠爲一時所絕無僅有者哉嗟乎是不可以勸世以厲俗乎予罷德清羈淮揚者四閱月聞其事特詳故爲書之如右或曰義夫守義終身義則得矣如嗣續何曰此難概論也無已則虛其位別置側室以圖嗣續可

孝節夏孺人傳 金甡

孺人姓葉氏錢塘北鄉處士琦女年三十歸郡庠生夏璜璜故貧慶有

兩兄皆未昏蚤世家徒四壁簞耕不足以養孺人恆鬻荊布兼絡緯以佐之甫三年瓚以攻苦嘔血卒誓將身殉念奉養無人且幸有妊乃飲泣如禮不數月遺腹生子請於翁命名曰永成而姑范旋歿翁益衰三世煢獨相依上供甘旨下資饘粥孺人十指是賴又七年翁沒孺人經營殯殮一如喪姑時且以永成之幼也雖過時不葬是懼迺益勤劬節縮得金若干購地於南山之滿覺衕而葬其翁姑與夫方將以終先世之事而冀厥子之有成也不幸永成甫冠又遘疾卒於是孺人仰天椎心曰未亡人不即從夫子下地者爲延夏氏一脈耳今復奚以生爲乃謝永成子新阡即自營殮身之具并留穿壙之資纖細畢備遂泣告先靈閉戶自經以死時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日也嗟乎古今婦女節烈多矣其義憤所激往往奮不他顧全一身之節斯已矣或致白頭黃口不免失所者有之若孺人遭顛困屑艱鉅仰事俯育不遺餘力閱時二紀茹苦一心卒能送往事居竭情盡慎奠安窀穸兩世同歸終子職全婦道無遺憾矣逮至天乎何酷并奪單雛廑傾非柔木所支縋絕豈斷綆可引然後含悲入地齎志從夫猶且絞衾悉自親裁一灰釘不煩他索以視倉皇號慟遽自引決其難易爲何如耶夫以孱弱一婦人生非

閥閱未習詩書動合經權慮周終始非其秉志貞純立志堅定又烏能歷久不渝從容就死若此乎顧從來操絕行抱苦節者天必報之或及身而邀旌典或至子若孫而獲顯揚孺人既格于年例不得請諸朝天又奪其遺孤使無萬有一伸之路且門祚衰薄欲求可爲繼嗣者僅得同輩幼弱一二人將須其長而有子而後可爲之嗣是并在可知不可知之數矣豈不重可哀哉予慮其遂泯沒無聞也爰泚筆而爲之傳用爲致孝勵節者勸焉

舊史氏曰余與璜之父我田需同硯席篤行誠信人也嘗遣其長子璿從學于余後彼此蹤跡閒闊歲辛酉一遇我田于京師時晉遊歸落魄不偶越二十有五年余奉使請假再聚於里門知其三子繼逝獨抱孤孫衰顏頹鬢對之悽惋欲厚爲周恤而不能也比林居訪之則我田已久沒其後人罕有知者今其甥吳上舍僔述孺人事略來告乃知其門祚顛危一至于此余既深悲孺人之志而益爲夏氏傷也抑余聞我田尊甫葬其先人誤信地師言置諸峻嶺不數年全盛之業悉付水火再傳遂子姓凋殘存者亦皆孤弱享祀不克時舉嗚呼是果天實爲之歟

將節婦傳 彭紹升

蔣節婦范氏父尊修吳縣廩生宋文正公之裔也節婦年十九歸蔣君天庚居木瀆東里蔣君年十七得咯血疾逾五歲而夭時節婦年二十二有女三歲男光祖生甫四月舅姑又年老多病家產日索左右無僕媼節婦手調湯藥出溺器裁縫浣濯胥身親之姑性多恚疾發輒瞀亂難近節婦侍屏息不敢出聲夜聞呻唫輒立起候視積久不懈舅姑既相繼殁其庶姑亦殁與夫凡四棺俱在殯節婦拊而哭曰嘻此未亡人之責也于是辨色而起積麻枲刺繡文日入而息夜不火如是者十數年始克買地葬四棺而光祖亦既昏且壯矣初節婦教子嚴光祖五六歲即親爲授書既就傅還入內跪而行節婦訶止之曰汝知古訓乎立容重手容恭此何爲者也光祖既長授徒于外家事節婦主之歲時祭祀雖不腆必敬且潔乾隆五十年年八十一得疾過清明享祀彊起拜跪如常時至六月望自知將終語光祖曰吾撫汝六十一年今日方畢吾事我無它屬循天理三字終身行之可矣節婦故奉白衣大士日誦陀羅尼至是以念珠授光祖戒勿哭恬然而逝自節婦在時以年例合旌光祖屢欲白有司節婦不許曰此常事耳吾豈以爲名乎及既殁其年冬十一月光祖始具章于蘇州府學教授朱君咨訪得實聞于

朝坊其門曰節孝

論曰予聞關僧舍光祖訪予者再既見道母范生平志節輒涕淚并下時光祖年六十三矣信乎其為終身之慕也予哀其志爰次弟所聞為之傳觀節婦去來之際類有聞于斯道者不然何以能安之若故也光祖誠念母而不以聞道自期焉可乎

南漳縣胡節婦傳 楊子果

南漳有曹掾胡正開嫺於文墨人亦修潔自愛子雅重之往予在襄陽客遺漳邑胡母節孝詩一卷問正開此屬何人愀然曰祖母也已而曰開之祖母吳氏生十有七年而歸於祖三年而生開父開之父始生而祖棄世又十年而曾王父母相繼歿又四十二年而祖母卒祖母以煢煢嫠婦孝養尊章者凡十年鞠育遺孤者二十餘年飲冰茹蘗捋荼蓄祖以綢繆戶牖者共五十二年祖母不欲以節著故當時未及請旌其事蹟具載邑乘今祖母卒幾二十年矣雖薦紳鉅公歌咏其事而開昆弟庸碌不能力圖顯揚愧恨曷極言已則涕零交頤悲不自勝予考南漳縣志節婦邑人吳洪猷之女小字淑貞適儒童胡嗣英為室年十九生子仕良甫九十五日嗣英病亡欲以身殉節婦之翁曰曰智姑曰徐

氏諭止之曰我兩人衰病更無他子可倚且此呱呱者何賴以生汝死則吾宗絕矣節婦乃抑情損哀以養親撫孤爲己任食貧守貞事翁姑以孝稱後翁姑逝祭葬莫不如禮教子甚嚴紡績以供紙筆於乾隆五十一年無疾而終年七十有二志所載與正開所述大略相同漳人曰不惟是節婦幼聰慧父兄授以女訓諸書輒解大義其卒也召仕良至前兩孫在側笑謂曰吾今適得從汝父於地下矣仕良方驚愕已端坐而逝嗣英故貧士家無餘貲嗣英歿後中更大事業益落節婦所居僅草屋數間不戒於火焚且盡戚鄰爲之悲惋節婦處之怡然曰此殆天以之試吾操也勵志益堅仕良初從學以貧故改爲賈節婦以針黹所獲資其居積早夜督察不少寬假曰汝能修身慎行不辱先人勿令人羞稱汝名羞言汝行即爲克家之子吾不求名正不在爲學與爲賈也今仕良且老矣其兩孫正開正模頗能自立廬舍渠渠依然舊家此皆節婦之力也蓋鄉里之詡揚又如此嗚呼此可傳矣夫婦德固從一而終徇節之不如守貞前人已論及之顧守貞亦視其所處何如耳粟帛充盈不憂困乏娣姒和睦可供晨昏凡有志者皆能自勉甚且有利其田宅未婚而來守貞者乃至婦姑勃谿詬誶時聞正不知居何等也節

婦子然一身不辭勞瘁不畏飢寒抑且不求表揚卒能忍以成事令死者作而不媿豈易及哉易曰無成有終其節婦之謂與宜士大夫之樂爲讚述也惜志書所載太略未盡其概予故采輯所聞別爲之傳云

貞壽黃孺人傳　吳賢湘

貞壽黃氏女父某知滇某州卒留滇繼室趙氏國元趙累世忠孝節義高祖曰昉籍淸苑官前明臨元鎭總兵死苗難諡忠烈廕前衞營軍田世職遂家焉曾祖曰讖官懷宗巡城御史甲申死節子從德僕受殉焉御史諡忠愍初忠愍攷子從耀出繼外祖家從德旣殉難乃歸宗生子洪洪痛家不知忠愍葬處萬死走京師求忠愍墓憫忠寺後又求像龍泉忠愍始仕縣也于氏有德戶圖祀之於是忠愍墓修于都像祀于家事聞當官旌表孝子有姊長妹者己亥拒流賊死夾道旌表烈女滇人號趙氏孝義世家洪生國儒國元元娶尹氏生子紀卒紀子振宇翰宇貞壽繼室時國元已老不三歲卒紀先元卒國儒亦先卒遺二子經緯經子某緯子新宇時貞壽煢煢無行輩撫姪及孫姪卒撫姪孫教養心一奠適親疏新宇輩長適始自知貞壽卒乾隆丁未凡孀六十八年先是戚友頌貞壽欲具節行有司貞壽不可新宇旣成立衆閟貞壽令辭

顧學上雲南府事聞貞壽大合戚友手刃誓曰家臣死忠子死孝女死節下及僕隸亦知大義夫死不嫁適足異且名者天之所忌今族不著野處不秀余聞木再實必敗竊願留餘遺子孫如蒙旌表惟崗此志恨矣語竟哭新宇亦哭眾不得已呈府府閔之寢其事而扁獎焉嘉慶甲子新宇幕遊昭武與余友深得悉其家世爲傳貞壽如此

劉節婦墓表　張玉樹

建水舉人劉君暉吉之母曾氏苦節四十載以乾隆五十有三年戊申壽七十卒越四歲壬子縣學博士始錄其事實由縣上郡余覆之將申大府請旌暉吉因求余文表其墓余諾焉曰是豈不可以風乎昔公父文伯之母嫠也欲訓其子以勞思善迺以內子紡績且曰冀而朝夕修我所以深毖其子也劉氏家故貧無一壠之植節婦未三十有二子三女嗷嗷待哺而夫子芳第病劇謂節婦曰余殆將不起家貧如是柰何節婦泣而言曰婦有承夫之義以艱難易心豈人耶於是飲冰茹蘗勤紡績供食指督女女紅課男儒業終始數十年荼蓼拮据之狀有爲其子所不忍言者卒之長子儀吉牽車服賈克勤於家次子暉吉發憤力學由博士弟子舉戊申孝廉人爲節婦喜即二子亦思有以慰節婦節

婦迺獨戚然不樂曰恨夫子不克見兒之成立也迺復時時率諸子婦勤績如故節食飲皤然白髮無晷刻自逸曰將以清白望吾子儉與勤所以維其志也夫敬姜非貴而能勤不能戒文伯怙侈忘善之德節婦非窮而益堅不能守其身以毖其子成光大劉氏之志此其順逆難易之數古今人不必盡同而持世教者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也嗚呼士君子安常履順而砥行立名與所以成教於家者其事未若節婦之難然往往苟於自恕而卒無所立盍不自媿也歟節婦之亡暉吉同年倪松泉太史誌其墓述其事頗詳余第表其大者以示臨安之人

王節母傳 桂馥

節母吳氏山陰潞莊人姊嫁同邑郟人王烈生男鳴岐逾月而母死孤兒抱養於姨即節母也時猶未字日夜以餻和脂哺兒越歲兒能學語依依不去懷於是吳姥顧而閔之使抱兒歸烈四年烈死無出家固貧節母紡紩易米上事嚴姑下撫弱孤二十年中凡葬七棺娶三婦嫁五女於是節母之力殫矣苦不能給隨鳴岐北行卒於濟甯年七十寡居四十九年

桂馥曰節母事老姑雖勤劬猶不免堂上訶叱聲惟早暮兢兢一望歡

顏烏呼凡今婦人未有不善於其姑而能自善其身者也

程節母傳 吳定

節母姓鮑氏歙人也生之前夕母夢神人以柏授之曰若寶此後必召祥覺而生因命曰瑤枝及長歸程太學家蔚家蔚讀書不事事禾米嘗衣鮑氏嘗以女紅易財供其乏焉嘗讀詩至柏舟爲婦釋其義鮑氏聞之廢刀尺嘆曰嗟乎婦當如是矣數年家蔚殁益貧遺孤長秀長康皆幼而族人欲嫁之庭有柏樹且朽矣鮑氏日裵回樹下撫之而泣徐乃曰吾死是矣天一夕暴雷雨柏復生鄰里大驚爭相告曰婦義神相之矣族人亦曰神相之矣遂不敢奪其志長秀長康既壯相與僇力振興其家嘗築園亭奉母栽植桃李梅杏之屬無數會母疾長康割臂和羹疾遂差其後母年及大耋稱慶之日子孫且百人肅冠裳羅拜堂下郡守張公大書柏節旌其門而牽僚友及薦紳先生奉卮酒上壽車馬交馳喧闐柏樹下弗能禁也

贊曰柏物之祥者也婦少喪其夫無賙恤之親有侵逼之族不祥亦甚矣然以一女子持門戶立節六十年子孫蕃昌豈非所謂祥者哉彼以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爲祥者是徒希降祥于天弗思召祥于己也而其

開是非禍福之判因以微矣

施節婦傳 嚴士元

節婦姓金氏名鏡淑震澤嚴墓人爲桐鄉施曾錫妻年二十二歸施氏八年而寡曾錫故才士以高第自命試浙闈僅中副榜遂悒悒遘疾疾革節婦虔禱請以身代而夫竟死遺孤福元甫七歲教之學每夜篝燈火命從旁讀書福元稍怠欲扑之扑未下涕泗交頤福元請受教乃已先是曾錫喪其父母及所生父營葬不足節婦鬻簪珥以助之至是復葬曾錫於清池灣祖墓之旁而家食幾耗矣所生姑已老節婦勤紡績才給甘旨冬寒皸瘃十指流血不自恤也父起人死時遺命割屋數楹授節婦頃之姑亦死節婦乃率其子由桐鄉歸嚴墓奉母以居歲大祲節婦自食豆粥雜以糠覈其母與福元必有一飯母老病節婦司候湯藥常患目蝸睆然不少去側歷二十餘年如一日也節婦自少習書能屬文頗以義方教福元福元游學有文名登鄉薦凡再試禮部不第未至家而節婦卒年六十有一其後數年福元始用爲令署江西安福縣以終

贊曰余與安福君同里習聞施夫人之賢雖里中婦人孺子無不知其

賢也施氏世有顯者而夫人以高節卓行顧不得享其子一日之祿養而蕉萃困鬱以死悲夫

王貞母傳　丁子復

王母姓陳氏名淑貞浙之秀水人慕孺先生焕長女性至孝母陸安人素患頭風佐理內政惟謹父母絕愛之年十歲同里歲貢生王君仕超爲其長子本晉問名乃許字焉越五載夫攖痼證廢家人以其不可行婚禮遣媒氏來告母聞之涕泣不食父母言卻之矣乃喜曰此兒志也二十而歸王氏晝夜侍疾不稍倦姻婭來相慰藉母曰我夫病若此命也女子守貞安命所適甘苦非所知也事舅姑如父母閫以外不聞其聲執姑喪悲哀無已見者淚下及夫病不起泣曰吾向之不死者以夫在也今夫死矣吾又何生爲遂絕粒戚屬多方勸護乃强進飲食行三年喪後父病劇貞母刲股進得瘳生平不苟言笑娣姒奉以爲則卒年五十一

論曰劉向編古列女傳錄芣苢之詩爲婦人遇夫之有惡疾者勸若母之安命守貞方之宋女風斯烈矣而其孝思激發刲股療親亦非恆情所能勉孰謂後來者不及于古之人耶余故傳其略以俟良史

萬節婦傳　劉鳳誥

清河節母蕭氏事孀母孝母老疾刲股進藥勿使知十七歸萬一載姑亡又一載夫亡志與偕顧翁衰羸夫家無彊昆弟一子甫五月事寄綦重忍死以節誓翁故治醫窶不給歲丙午大祲晨夕漉粉麋饘翁自率未嘗飽夏疫力疾侍翁疫翁趣引避輒愀然曰老人至此無子也婦郎子忍暫離左右翁歿無以斂躬提汲寒其寢手柳枝揮逐蠅蚋訖兩晝夜挐其孤謀備禮瀕死者再既葬家益困孤稍長責之讀書且曉之曰若學不成㦲固失望如若祖父地下何孤試秀才高等朓然以敦行業振門祚爲勸同室從子女四無怙恃衣食娶嫁咸任之有適沈者患癱廢迎歸悉力療治它苦心慈行類如此蓋自女而歸而子之母之三數十年中無一日非疢心泣血之日也嘉慶庚午有司表乞旌如制癸酉以明經拔萃科薦其子于朝于時母心慰而母德滋以彰歟曩予職史官見天下之以節孝聞者歲終必彙登簡末或病其冗予執之曰闡幽微幸錄姓氏奚可略得仍備書如例今明經君哀事狀詒予予惟節守名義孝原天經如母之刲肉救母扇暑哭翁二事實恆情莫及今母未周甲子方文行著聲將有樹立于時惟訓懃懃其福行未艾君子謂

爲毋爲節禮事精之至者詩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謹援列女傳義次而傳之頌曰

汧之水淸且泚好女子勝男子股血濺活毋死老翁疾僵不起呵冰屍退疫鬼呱呱者士爲士昌萬門必大矣賁麻紙煒彤史彼蒼蒼宜壽祉

趙節婦傳 林興宗

節婦趙氏寶豐人儒士應選之女年十七歸湯翰元甫周歲翁姑與夫相繼亡湯世籍孟津自翰元之父始遷寶豐遠近族屬無同來者翰元又鮮兄弟婣黨易氏年少可憐而勝瓜分其貲又有同姓不宗若而人託護喪名曹距靈几閒意象殊厲甚至瞋目爲鄙語漫罵氏迄不少動已而謂諸人曰吾籌之熟矣繼嗣未得其人吾以身殉翁姑將有不祀之嘆敢以異說嘗我者將酬以頸血矣諸人見氏志堅雖少戢然其謀益深毒伺隙而發翰元之舅氏孫乙奮然曰孫賓石吳保安獨何人哉況誼忝肺附乎挺身列訴邑大夫賞力主其事卽日移會孟津關取可嗣翰元者諸湯蜂湧來孫乙詰其疑繆斥其不得對者怨誹譁騰懷刃阻奧不調護以逞不止矣孫乙申執彊鯁胕然無避屈先是翰元父之遷寶豐也默鐫其支系於石置諸孟津之城隍廟賞大尹久始剌知乃

據以爲翰元立嗣錫之名曰承先字曰繼五
耿東山曰妻之道象夫坤必柔順中正而堅確乃能終夫之事詩人祝
女子曰無匪無儀惟酒食是議特深牝雞司晨之防耳如氏之所處志
與識微有不定一盂麥飯永絕於湯氏之墓矣湯氏之鬼弗餒孫乙倡
之賞大尹成之謂非氏貞操卓識持之不可也尋常巾幗者流值此鮮
不搖於浮論勃繆其謀矣氏婉娩有智鑒又化於迺父之家範始至即
中翁姑意撫嗣子以義爲慈雖生計中落加以儉勤乃濟處之怡然而
節概老而愈厲道光壬辰大府題準建坊於門

碑傳集

五十八

DS
734
.C56
v.58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目錄 列女五

烈義上之上

睢州節烈祠碑 汪琬
曹烈婦趙氏傳 盛百二
裴節烈范氏傳 翟鳳翥
書羅烈婦李事 朱筠
黃烈婦傳 邵長蘅
周烈婦傳 朱世繡
烈婦吳氏傳 盧紘
孫烈女傳 毛際可
郭烈婦傳 毛先舒
楊烈婦傳 計東
海烈婦傳 方孝標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 范烈女坿見 計東
周烈婦傳 趙士麟
吳烈婦傳 徐旭旦

周烈女小傳　黃中堅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黃宗羲
唐烈婦傳　法坤宏
吞金吳烈婦墓表　梁同書
王烈婦傅氏傳　王士禛
方烈婦墓表　黃宗羲
又方烈婦傳　徐釚
王烈婦傳　田蘭芳

嘉興錢儀吉纂錄

烈義上之上

睢州節烈祠碑　汪琬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誥贈恭人趙氏恭人益誥封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閉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爲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建祠故居
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讙嘑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裴回集
其地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即今祠是也鳩眾庀材自門而
坊達於前堂後阿其旁眂牲有所庖湢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訖
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畚埽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
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既伐既具久猶
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駑下固讓不獲命始靦顏執筆
爲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
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
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忼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
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

指其嘗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譔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汚恆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懾於威或怵於利俛首曲郄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譏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遘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詬有氣如虹齒碎我首盥揕我賁肓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人遺爽不殁凡厥忌辰陰氣四塞飈馳雨擊陟降怳惚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閎

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倓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子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酒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曹烈婦趙氏傳　盛百二

烈婦趙氏曹州人處士宗孟女也年十六為曹生雲蒸繼室性貞靜胸有智略持家二十餘年為擴居宅開別墅增膏腴田八百畝人謂之不冠男子明末

大兵逼曹州烈婦心計後圃有井爲死所及城破忼慨謂家人曰我輩宜早爲計不可汚人手率眾趨圃中而姻戚及鄰里婦女二十餘人已先在謀自全策烈婦曰此井即自全處也我爲眾人先奮身入隨之者其幼女及子煜妻李氏雲蒸之弟霞蒸妻彭氏婢桃花蕋曹氏一門盡矣其他姓可知者曰曾文會女曰魯文成妻李氏及子謙妻黃氏曰文成弟文珍妻許氏曰秦應妻魯氏曰李學儉魯一作妻張氏凡六人時崇禎壬午十二月三日也事定曹人上狀於權兗西道事兗州府同知譚公絲請於朝尋國變遂已

國朝順治中宅爲郭氏有郭君石宏其所自出爲紀事勒石井上在城東南隅余先讀曹州府志所載杜氏十貞記深嘆其烈而烈婦率眾殉節與杜同日一死於火一死於水可哀也已杜氏於乾隆五年以其後人殿璪請得邀

褒恤烈婦則後無人焉然有主持風教者引杜氏例上達

聖聰知亦必蒙恩恤何必其後之人也十貞既有定陶劉君記又蘇村劉公鶴峯李公爲之傳烈婦惟郭君記而傳無聞故作此以補之郭君有孝行曹州府志所云廬墓三年者也

裴節烈范氏傳

翟鳳翥

裴母太恭人者太原裴念源封翁之繼室侍御希度之母姓范雍熙居士之女也少雍熙公授以小學孝經女誡等書卽解大意長通詩書手錄修身範俗格言繙作女鑑尤工女紅洴澼細事勤習居平喜言古閨秀幽貞事雍熙公曰是女也而士行者及笄歸念源先生執婦道事舅姑孝處妯娌和御僮僕肅身任操作爲家人先內外肎就紀綱佐念源先生學試輒冠軍念源先生積勞成疾方承訣欲自盡以殉時侍御未成立諸子女尙在襁褓稱未亡人引姜心井中水波瀾誓不起之句以矢茹蘗和丸教侍御于癸酉甲戌聯捷成進士初宰堂邑卽以功令官箴慎刑卹民潔己報國告勉未幾寇警戒嚴曰存亡視此城勿以內顧二乃心卒保完堞時有夫人城之稱侍御入主工政尋改御史又曰入司喉舌出司耳目勿隕越爲先子羞侍御兩巡漕鹽凜持風紀直聲震柱下遵母訓也直指以貞聞方議旌表甲申寇薄太原城將陷抱幼孫避城東園指井水曰昔不死以須今今又奚須呼老僕以幼孫付之投井死噫井中水之句其應在斯乎侍御時在都門聞變奔歸改東園爲寺曰報恩志母節烈也噫太恭人孀守三十年知書克家課子成顯官

以貞特聞年六十有八矣卽不死似亦亡虞竟死之以節始以烈終斯可謂完人矣古史女傳能多覯與

魏掌科象樞贊曰不生不可以託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恆嶽汾流精神不滅彼號曰男子讀聖賢書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鬚眉而誰則巾幗耶

書羅烈婦李事　朱筠

順治二年乙酉

王師下揚州府有新城廣儲門中樊家園羅烈婦死火事同死者凡十二人嶽人宋和爲作傳余讀其言不準於法爲改書之烈婦者姓李佚其里籍嫁爲府人羅仁美繼室有姑事之孝有前室一子一歲一女名位姑撫之如所生同居者姒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婉娩聽從一門雍然居無何揚州破李生一女未免懷身且有娠謂其夫曰亂如此君當負母避去更挈一子行足矣勿復戀戀俱死無益妾當對君死以決君行卽曳薪塡塞室門戶呼同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死無辱於時登樓者十二人乃呼婢菊花曰舉火菊花舉火爇之然後上李遂鍵樓同火死方登樓時人爭死從李上其前室兒亦哭隨之李顧見兒則抱攜

出之樓窗火燄中擲還仁美曰還君兒不死急挈去仁美挈兒且負母哭出巷回首見黑烟出樓瓦隙中火光上合之旋繞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噭俄頃聲漸息仁美冒死逃走遇一卒以刃來斫手迎之則二指墮有猛狗橫路出咋卒卒驚與狗鬭仁美得免踉蹌出城失其母子迷道有老人導之至雷塘母及子皆在亂平訪家室餘燼墳然發視之十三人之骨爲一旁有一股未燼略辨識知爲婢菊花股也於是仁美合舉墳之於城北西華門外西華門隋宮之舊門也初仁美爲卒所斫既走免顧見咋卒狗來從之則其故畜狗也自是茇舍與之俱比還家越八年狗死仁美埋之烈婦李墳側余葢得宋和傳於餘姚進士邵晉涵云

黃烈婦傳 邵長蘅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爲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間變仰天痛哭擗踴嘔血已乃類中風狂走者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是變易姓名轉側江淮間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

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睎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門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睎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睎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旣念夫在獄饘粥縫浣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蝱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遙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睎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蹤跡至池上則尸已浮水面舁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語我西來睎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鐶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剸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睎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鐶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即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鞫解太守出坐聽事左右吏卒獰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茹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湔仆地大

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遽醵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閉稍作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既心動又直天變見輿情涫沸暫釋歸而上其狀於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睎姊也爲言鴨血解金毒强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於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捄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匈匈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小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即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裹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經死烏虖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烏虖烈已哽之卒踢戶入見烈婦帶纏項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睎尚頌繫按察司獄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睎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睎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於其末曰烏

虖伯夷餓死屈原沈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天於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不嘗然後予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於偷生卒於塗面亡它志節不堅而力怯於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着殺我烈婦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撼卒死於家一以顯白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大於烈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睎之持論云爾睎竟坐沒入輸旗下為奴後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食南歸而骨月喪亡略盡睎子身授徒毗陵大室爭延致為子弟師睎學有原委對客議論經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亹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睎字仔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毗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

論曰睎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睎所為先府君行略未常不哀其志顧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澌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子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睎名韓退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顧未知子文遂足傳毓祺睎父子不耶

周烈婦傳 朱世熊

烈婦周氏固陵諸生周永清之女也生而端淑自重嘗聞其父談賢媛義節閨範可習之事卽心識不忘字唐生名天錫少孤力學家於浮光會其兄士适亡父以唐爲子易名士駧周氏禮素嫺莊好如賓雖衣食於父母恆自紡織佐唐生楮墨需晨昏善事其親待嫂氏尤恭乃父篤行長者傷其子美才早折抑鬱成疾賴婦溫敬膝下稍爲之慰數載中唐生列學宮繼得子値祭掃節謂其夫曰婦未及事舅姑宜攜孺子省諸墓唐如其言返故廬與叔母諸嫂見禮讓自下宗族賢之已而唐生遘疾竟不起周氏撫尸而哭願以身殉遂不食男六齡次者三齡女始數月耳棄去弗顧也其父家聞悲慟遣媪侍左右傳命曰吾昔訓女者何而今忘之顧有遺孤不宜死衰暮之年女是依寧忍我釋周氏泣不言屆七日之先一夕忽對鏡理髮開箱篋閱其簪珥衣服取小兒衣襖補綻之媪喜以言叩之曰今偶暇耳次日將暮盥沐出面天而拜東向拜入臨夫之位哭拜頃張燈室內抱乳其女兩男已臥憮之略語及家事媪益不爲意惟各寢爾夜半周氏起自經將曉兒女呼啼媪驚視死矣嗚呼拜之者三辭天地父母也告夫以今夕也加惜兒女恩自此終

也餓七日求速往也時順治八年五月日年二十有二或曰婦固烈獨不念孤與親夫忠臣君爲重不問其家烈婦夫爲重不問其子傳節烈之事者必知其父某其兄某其夫某烈婦一身而子弟婦道全焉尙何憾

烈婦吳氏傳 盧紘

烈婦姓吳氏生武進之夫椒里福建左方伯贈太僕卿吳公陽第三女中書舍人吳公伯尙之妹祖父兄皆成進士於毘陵殆稱甲族云門閥既著禮訓夙嫺氏母白太夫人方娩時夢彩雲夾鳳卜者告爲瑞徵矣甫脫襁卽克奉母儀不茍訾笑年十三居太僕公喪能隨諸兄後過致哀毀幾成疾年十六適同里鄒生延玠後以明經顯乃鄒忠公浩二十一世孫大參公嘉生仲子也性孝友沈毅有大略少從宦汾晉闊慨然有遠志及歸博涉文史尤究心性命學旁及韜略方技諸書咸周覽畢盡里中人爭誦服鄒氏子其文行實足多焉氏既從夫子於書傳亦竊有窺兢兢遵古訓聞節烈事輒侈談事姑章太淑人不失孝謹姑治家嚴氏承順鉅細悉無忤乙酉閒值搶攘徙避鄰邑中夜忽盜起左右咸抱首竄氏獨趨衛太淑人盜以刃脅之不爲動乃捨去辛卯冬明經以

事逮金陵獄氏冥禱願代以身罹難踰年家益落氏悉傾貲值數緡以上者皆售爲夫子遺自處約極粗糲罔弗甘癸巳冬明經事久不決留金陵會緣他事復逮獄竟死長干市氏聞變晝夜哀哭設位以臨遂自經帷次有老尼救之意恨甚章太淑人曰若無子遽甘殞命疇爲吾兒持三年喪且旅骨未歸固忍不一見乎乙未冬始歸櫬葬橫山明春服除時仍以舊事累吏議沒其家無大小槩當徙氏聞之告母白太夫人曰兒北去寧能復上橫山墓耶時催牒下急如雨氏度無可逃呼婢軫告曰吾家世清白歸鄉二十三年無辱行今死分也辭色甚慷慨明日更往視則理裝如欲行狀頃白太夫人亦至氏喜曰母至吾事幸成矣因謂母曰兒行以旦暮願母勉爲一夕留太夫人且許初昏沐浴就寢已悉屏諸侍媵祇一婢臥榻前少頃呼問婢曰夜幾何曰漏三下矣遂起母亦起問曰兒欲何爲氏曰兒不幸至此願一死從夫子地下遊母幸爲兒忍以成溝瀆志母悲悼不能答時已先服金屑未卽死復喟然嘆曰今日之事死固所不免死於途死於疾等一死安能俛首求旦夕活終作長安虆因婦耶吾志決矣母知不能奪垂泣聽之於是更新衣詣佛座前拜已復謝天地還向母曰兒欲爲母拜恐傷母心兒不敢且

母春秋高勿以兒故過自損因出一扇曰此夫子金陵所貽也又出一囊曰有醫方夫子所手較也有書夫子生平所習有髮夫子獄中所留也願乞以殉又呼婢與語曰爾九齡爲我侍迨今十年爾固能知我我分必死愼毋號爲我亂已復曰余是行於生無所忝雖死奚可冥冥就因自燃燭攜所緘書及扇去復顧母曰兒往矣母試坐是時雞甫鳴視夜未及曙母暨婢傍皇者久之哭不敢出聲聽復不忍行頃已自經榻旁氣並絕矣母撫之大慟曰予抑太忍矣欲成兒志遂聽兒死揆誼胡能安於時聞者莫不流涕死前一日甚苦炎氏仰視曰安所得甘雨乎至是雨竟日人咸謂節婦雨抑義烈所感云氏生於明萬歷之己未卒於

皇清順治之丙申年三十有八合葬橫山鄉明經之墓右生二女長以痛父非命故成疾先氏卒次字金沙子孝廉子爲之狀者姪軫順治辛丑科進士兒伯尙子也時楚人盧紘以壬寅夏督儲於吳讀其狀而哀之乃爲之傳焉

論曰三吳之間多名閥故男子恆能以文章節氣世其家而爲女子者亦咸知審進退決生死從容以就豈盡學古乃獲有勉而然歟生長禮

門稟平淑順其於大義習與性成所天既失之死靡他矣余考吳氏狀甚高其誼謂爲男子之所難按其世系則乃祖乃父若舅若姑世積厥德因篤生烈婦以爲二姓禎源深澤遠固不徒然採風之餘可勝咏嘆流徽彤管抑何媿焉

孫烈女傳 毛際可

孫烈女名秀姑杭之候潮門外人幼適楊鼎元子文龍以待年未婚姑侯氏家貧父子鬻帽爲業與退卒閻士積比鄰而居秀姑年十四士積艷其色一日入廚下牽秀姑衣挑之嚙其指血始解是年夏鼎元復攜子遠販衢州六月十六秀姑晚浴士積穿地檻戲持其足秀姑驚起號泣訴於姑聞者不平次晨士積母率其子暨孌黨胡起龍入門請罪秀姑怒持茶甌擊士積誤中起龍面起龍憤詈士積遂咆哮無狀謂汝弱女子葢掌握中物耳吾不能私汝非夫也次日復同起龍辱詈如是者再四秀姑自念惡黨甚眾倘夤夜侵暴力不能拒遂密縫上下衣裾繙結甚固十九日復聞惡聲死志遂決晌午親奉魚餐膳姑復諭若以進隨入房漬鹽水中飲畢腸潰而歿侯氏鳴公請驗士積竄避倖免出薄棺以殮同里譁然頃刻聚數百人遍籲當事邑令拘執士積諸黨訊鞫

以聞郡司皆加懲究而中丞張公早廉得其實時盛暑棺槨滲漏而無屍氣併無一蠅蚋敢近者士積家人密瘞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後爲人所覺擲去之中丞公遂置之法并杖其黨於戟門復爲大槨貯之彩繪完密遣官爲文以祭自方伯以下無不奠祀士民執香泣弔者日數千人詩歌誄贊遍牆屋間方士積下獄時其母謂人曰士積向隨征在外入一尼庵一尼少艾欲犯之尼以二十餘金相賂匄全其節士積得金後復强逼不從竟蹴之至死此女是其宿生冤對耳一時有兩世奇冤之記雖輪迴之事吾儒所不道然亦可述之以廣異聞且見士積之怙惡不悛如此

會侯氏曰古來節烈所感至於隕城飛霜而烈女死於盛暑體質如生盍得謂古今人不相及歟余長女亦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墜樓不死後絕粒十有九日而歿同邑以奇烈上聞復建祠樹坊於學宮之側可見秉彝之好人有同心與秀姑事頗類故灑泣而爲之傳

郭烈婦傳 毛先舒

嗚呼士廉不降志女貞不辱聲豈不信哉然而自古蓋難之況近今乎仁和里仁坊郭氏余家世姻也家從姊嫁郭氏其姪婦李行曰三娘姪

以恩意呼從姊姊夫爲父母從姊撫愛婦李亦如姑婦云其姪娶李數年病膝攣歿李幽居靜而殺巳郭氏盡族避兵西溪之塢久之還里李亦隨族人還里車過錢塘門時守門邏卒虓甚凡男子車過必下婦人車過必卷幔李時小病貌黃瘦門卒遙見之嫚呼曰我憐汝何病乃瘦至是李坐車中微聞之掩面而泣歸乃大慟曰吾身不幸爲門卒口舌所辱吾不可以生矣晨夕涕泣不食家人及從姊勸慰之强之食乃稍食巳仍不食人聚而勸之不得巳則食稍益解則仍不食也愈涕泣不巳困臥二十餘日乃死嗚呼婦人之義不辱身併不辱言若李氏之死人或以爲過雖然死人之至難而言者事之易忽不忍于所易忽而指其所至難其潔可謂至矣抑可謂之壯烈者也

楊烈婦傳 計東

楊烈婦何氏夏邑諸生何應奎女年十八嫁貢士楊忠長子定遠一年定遠疾篤將死語婦曰汝若何婦曰我必死我有當死者四年甚少當死無子當死我父母有他子可以承歡我舅姑有他子可以承宗祀當死我見我里諸婦人有義當死而不死者其後乃大爲父母舅姑辱求其死不得我計熟矣定遠曰能如是乎遂死婦將引決其母及姑固守

之一晝夜不得死乃收涕爲好語紿姑曰我不死矣我夫有弟十五歲矣異日生子我子之是我夫有後也我不死矣起盥漱索食譆粥一盂會弔者襍沓至姑出復紿母曰盍往視何容也母更出引衣帶懸定遠尸側以死定遠死初十日烈婦死十二日康熙五年丙午三月也及殮面色如生邑人觀者驚歎於是邑之縉紳父老及其夫之族爲請之當事旌異之禮也例也求之得不得不可知而烈婦已挈其夫與舅與父之名聞於天下

贊曰人皆巧變其說以求生婦獨巧變其說以求死其以得死爲至樂也以婦人之智乃能辨於死生之宜婉轉以遂其志嗚呼不可及已

海烈婦傳　方孝標

毘陵禮義鄉也其士大夫好言節烈以所告余海烈婦事甚奇曰烈婦姓海氏徐州人昧所自父故衞弁也適陳氏子有量儒族闒且懦歲荒不自治其生海氏有薄宦於松江者攜家就之而其人調又往依江陰卒之海姓者而其人貧不能贍轉徙毘陵貸匱館逆旅主人家貧益匱主人屏之屋西偏里中有惡少年曰楊二者見婦美而悅之伴與其夫交時時餉米肉一日瞯有量亡故往問之猥見婦涉邪婦厲聲叱之不

去辱詈之楊二倉皇走而心銜之矣又有林二者鳳陽人糧艘巨猾也舟膠宿河干與楊二善一日酌酒樓上酒酣言所欲楊問林曰君有幾妻妾曰數人攜來乎曰未也孤處乎曰有舟人妻某氏者與我狎然貌醜不足戀也楊笑曰某所有美婦人年可二十許君如欲之當爲君圖林詰之佯醉曰暮矣來日期復會此詰旦林往而楊故他出再往而再出一日遇於途復相與飲酒樓故處林固問之楊不答許厚賂焉具以婦對且曰彼夫婦思鄉甚曷紿之曰舟經徐州將載之歸彼必悅而從入舟人則唯君欲矣林曰善楊又過有量而語之故有量喜謀諸婦婦疑問所舉曰楊二也婦驚曰楊二匪人所與必不端亟辭之有量曰彼以金償我逋且知我善書歲約六金爲會計館穀孰便婦曰詐也我死不往有量意因亦移楊二知之密謀于林以逋逃飾訟于繆檢校捕有量急不得已攜婦登舟矣居第三艙婦日堅閉不出例張樂享水神林二故盛具儀以動之婦終不出林曰柰何楊曰夫在故耳于是以二十金使有量往市貨于京口又使所私某氏者懷數餅金啗婦婦問故某氏笑曰受之敢言婦正色曰言之敢受某氏下氣笑而前曰林君慕汝使某達意婦怒曰是何言詢之某氏又笑曰汝言是但柰何汝欲守身

則不當入其舟人矣安之我昔亦貞婦不得已乃從從之而林君固可兒婦益怒擲其金批某氏出有量歸告之憤憤亡何林二又以四十金使有量往市貨于姑蘇婦止之不可泣而治其裝與別自是日縫紩衣裏夜張燈不寐以爲常一夕夜半艎格格有聲一男子突前抱持強辱之婦號咷撾其面至血滿襟不釋大呼曰賊殺人舟中人盡驚起其人始遁去然無敢誰何惟聞婦哭聲竆久之聲絕頃又聞悉窣聲啟視之而婦自經死矣林二懼召所親藍姓者與謀匿婦尸米囷中而以五十金與藍使往殺有量藍遲疑久之忽憮然曰諾何五十金爲千金足矣陽許之而陰持十金訴于官官捕之鞫得實發尸米囷中株楊二者問之併逮於法有量還遂爲僧此康熙六年某月某日事也毘陵人嘉婦之節烈謀葬之南郊葬之日會而祭之者以千計能言者至播之聲詩傳記而婦不朽矣

潁州許烈婦張氏墓誌銘 范烈女增見 計東

庚戌秋七月朔出潁州東門從二三弟子至慧湖刺一小艇渡湖而北謁張烈婦墓再拜歎息敬爲之誌曰烈婦張其氏也所適夫曰許會當稱許烈婦而潁之人皆張之與春秋時書紀叔姬宋伯姬及綱目大書

晉處士陶潛法不合宜駁正故東誌稱潁州許烈婦張氏云烈婦姑王氏早寡性淫虐惡婦端謹不類己誶撻無虛日婦益恭夫酷貧以灌蔬爲業婦年十七八奉養竭力姑病亟婦割股肉爲糜以進遂愈里人交口稱孝婦有泣下者姑誶撻如故也鄰僧定生與姑通遂因姑欲求通於婦姑知婦必不從摧辱之萬方冀其聽己烈婦志益堅一日匿僧於室召婦入强委贄珥金帛侵逼之姑自外鍵其戶烈婦不得出繞室走大呼聲徹戶外定生知不可犯踰垣出姑偕之還寺烈婦哭曰我不可以生我而自明是暴姑惡也我不死僧且必復挾姑逼我我不可以生乃自縫裳衣投井死人無知者翌日白晝中定生忽見烈婦從空中來掊擊之甚厲始懼挈姑逋逋六日里人汲井絙烈婦尸以出方盛夏顏色如生目炯炯視不瞑舉體異香觀者駭異事聞州太守及郡乃葬而旌之四閱月捕得定生伏法里人爭裂其尸祭烈婦墓墓與故范烈女墓並烈女者潁人范雲騎女未嫁夫死遂殉之葬此數十年矣而烈婦姑王氏竟得脫至今在鄰邑銘曰

僧伏辜姑得逋婦之孝宥其姑不辱身眞丈夫維綽楔高峩峩松與楸鬱婆娑六道旁里人趨咸下拜曰嗚呼惟貞女相爲徒申款款從黃壚

張與范德不孤

周烈婦傳 趙士麟

烈婦姓徐氏有儀容年十七字郡城周天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於鄉至烈婦家婉慰曰兒何痛之深耶吾爲兒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爲苦也若更二夫有死而巳父復強之烈婦號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甚徐爲之圖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曰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兒宜成其名何至乃爾不聽越歲父潛擇人紿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甯至季父家一面父強之行終不肎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臾母至拭淚而入烈婦迎謂曰母眞不欲兒死守耶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巳知之矣即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黯然若無可爲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僕從迎娶者至諸婦竈下作食其姑方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妝私吾出視汝姑即來飾妝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巳閉闢依依有聲斬門而入巳死矣

吳烈婦傳 徐旭旦

康熙十三年孫延齡陷桂林欲犯梧州賊猶未至也守土之戍兵叛邑廣文黃居中以吏故未歸也迨歸省家其妻則死焉妻吳氏總戎六奇季女方口黑髮服大練不務修飾閑靜少言窮年一笑若以貴介適寒酸居中常爲踧踖吳氏執婦禮愈恭方居中之出也眷戀徘徊逡巡者再吳氏怒曰軍需急矣微是無以餉兵微兵則封疆誰與守若君以妾故而廢國家之事恐爲識者羞之既而曰君之不去者恐妾以亂故而失身于人乎殺身成仁者男子之剛也一醮不改者女子之信也或有他故妾一死報君君無遺慮矣越二日稍有亂狀吳氏戒其婢曰明晨有所往早爨而飯我家人不解其故越三日眾果叛男女奔逃傷顱破額者不以數計吳氏乃命家人曰上天降禍于我我以主故而殺身苟又以我故而累若曹我不忍也爾其逃焉毋收我骨焉居有頃角門闢矣羣兇排闥而來者非他人帥府巨魁也吳氏哭曰封疆之事固知若不能矣若其俘我乎我將待之也奮刺格殺二人自伏劒而絕年二十有六嗚呼婦人女子之任蘋蘩供中饋克順克恭箴儀無忒者賢矣若夫撩衣

蹈鑊慷慨靖節惟丈夫能之然以丈夫之所難反爲女子之所易不亦陋古今而羞當世哉雖然是亦足矣苟無丈夫又不有此女子宇宙不幾乎覆耶因傳之以爲世法

周烈女小傳　黃中堅

烈女周氏者長洲金墅里人也父某以服賈力田爲業生二女女其長也許字彭山何氏子衷宸女容質端麗而性貞靜寡言笑不窺戶外且善作家勤于紡織習針刺其主中饋能辦一二十人饌殉節時年一十九耶今丙辰六月廿一日也先是二日何以疾卒于家次日赴於周女方治湯餅聞赴茫然不知所爲少選謂其妹曰吾力盡矣汝可代吾爲之於是入房涕泣時其父行賈于外其母以女尚未字不應傷情故堉亟沮之女不之顧也而泣轉哀夜以繼日淚注如雨不復仰視黎明泣漸止平旦其母先起出妹亦相繼起以女倦于哭泣甫睡不欲驚也無何女亦起盥洗畢即妝梳簪珥有倍於常自衵服以至膝衣無不易以新而潔者其母不知也獨其妹見之頗訝其姊方悲哀無緒何反容飾如此輒相隨不去女紿之曰今日吾倦未能佐吾母吾事皆汝事矣汝宜先出勿俟我也妹出有頃其母入則門扃矣叩之不應推窗窗亦牢

閉則皇遽呼人梯屋而進而女已懸梁死於是里中奔走聚觀者頃刻數百人咸歎息有泣下者以女能從容就義也死之明日其姑某氏在病中忽見一少女披麻帶疏而前呼氏爲姑氏詰之女對曰吾卽汝家媳婦也方吾來此見羣鬼聚于門吾叱之皆退矣言訖遂不見氏驚悸以告家人曰得毋周家媳婦亦有變耶遣問之而周之訃已至矣時有孝廉陸君在新蔚文者館于何之族聞其事馳謂其翁曰嗚呼何君夫忠臣烈女著於史冊千古榮之不圖今日出自君家此乃君家祖宗積德所致也夫人孰不有死欲死而不朽實難縱令君之子得以娶婦成立必不能光顯門里傳名後世無疑也今旣得烈女以殉死則烈女可以不朽而君之子亦不朽是其死乃賢于生君宜勿以喪子爲憂而以得賢婦爲慶於是率其鄉里具呈有司請表焉余所居光福里去金墅不遠故備訪其實作傳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黄宗羲

烈婦曹氏諸生潁洙之女寰甯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

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入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燭然夜半啟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翦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妝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閒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

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衆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沈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棨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郄愼勿逸

唐烈婦傳　法坤宏

烈婦姓王氏世居濰邑之東南鄉父文炳以陰陽術行邑里夫希俊故士族以落拓失業入縣書獄烈婦戒之曰邑俗尙貪爭機利無賴之子往往託跡公門緣吏爲奸以侵牟抵法稍有不檢相隨入獄矣君身在官請不得以家自累二親之養責皆在婦希俊感其誠許之烈婦治家勤紡績井臼親操米鹽絲枲必出自己力凡戚黨餽送必問物所從來有關吏事者力卻之奉舅姑婉順恭謹羹必親調衣必親袵久之舅姑相繼卒希俊染時疫病且革語烈婦曰我無子身後之事汝將若何烈婦曰就木之人終從君地下耳希俊卒烈婦飾棺具受弔康熙二十年六月初四日邑人揭銘旌斂金往奠禮成烈婦出徧拜告曰自吾夫入公門早夜惕厲嘗懼罹譴官府爲鄉黨所不齒以貽父母憂今二親以天年終夫獲沒牖下重勞諸公旌奠如禮則淸白之吏亦復何憾吾可以瞑目長逝矣其夜遂縊年四十有八邑侯盧親爲文以祭邑人上其事入烈婦祠烈婦止生一女督課之甚嚴嗣子懋後以儒行顯於濰云

法子曰婦人不尙奇行以順爲正者也順而能不失其正可不謂賢乎哉烈婦之矢志堅自相夫子克盡乃職而已亦不負所天其於始終之

茂備矣吾友韓君公復潍邑君子人也以烈婦狀來故爲敘而傳之

吞金吳烈婦墓表

梁同書

吞金祠向在葛嶺之陽杭人所建以祀吳烈婦者也烈婦殉夫事閱今百十五年縣志所載甚略又無碑碣但知有吞金祠墓而已近訪得吳氏族人藏有康熙三十四年杭州府知府鐵嶺李鐸碑記一遂安毛際可傳一又宗支行述恐日久澌滅因據始末綜而敘之烈婦名賢字德芳戴氏愼菴女吳孚中名集生之長婦也兩家先世俱出新安以業鹽遷錢塘遂訂婣焉烈婦十歲喪父里中有孝女之稱十七適錢邑庠生吳錫錫字天與髫年入學十五試辛酉省闈不售益攻苦力學十六娶婦彌月後就山齋讀書累月一歸山中朝暮多嵐霧體素羸遂得瘵疾然猶力疾應甲子試自後沈緜數年婦侍湯藥飲食未嘗安枕席逮病篤婦欲先錫死錫知之曰殆促我矣遂止錫既歿婦哀號欲與俱以首觸棺血流被面姑與母力救之得不死復密紉其衣解佩帶自縊又爲母姑所覺不得死于是家人伺之益密月餘不得閒一日伺守者稍弛遂陰翦金約指碎玻璃鏡雜吞之膽裂嘔碧血數升而死葢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子時也距錫死凡四十二日年才二十有二合葬

于葛嶺西麓顯功廟後之右鄉人趙佩諸生王大成等公揭上之大吏請旌建坊且建祠于墓外由來舊矣乾隆四十五年杭州府知府王燧於湖濱築別業遂闌入吞金祠基莫之誰何也未幾王以贓敗籍沒別業入官展轉售賣爲女庵今捨作僧舍祠不能復矣然烈婦自有千古祠之有無固不足論也嗚呼前之太守訪其蹟而文之後之太守占其地而毀之其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予不文就原記傳節書勒石楬諸墓前庶後之過其墟者皆知爲吞金死烈婦之墓而有事志乘者亦得以詳考焉烈婦墓之西錫叔弟鏞墓在焉鏞之子潤即婦嗣子祔葬烈婦墓側并識於此

王烈婦傅氏傳　王士禎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

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蹷漬猶在所不忍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

王君歿予既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肅然乃復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尸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紈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既製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集死未晚又許之衆既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絰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舍人之靈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愼勿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含斂顏色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人邈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方烈婦墓表　黃宗羲

烈婦毛氏遂安人祥符知縣會侯可際之女方翰林渭仁與象之子婦奕昭弘禎之妻也會侯在祥符奕昭從京師至彼就婚時已病瘵脫纓病中未三日而卒卒時烈婦許奕昭以死家人防之甚密求死不得明年三月之夜從樓上擲身而下嘔血暈地又不得死因隨父還守制夫家麻衣菜食繡佛香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然而婦道修飭釜甑盤筵不以委之竈婢也唯時時請其舅葬兒卜人言地不吉則涕泣不食久之卜吉於是請日其心漸迫其請愈勤逮葬有日始告人曰吾葬亦當同是日耳從此遂絕食勺水不入口家人百方勸之皆不聽其兄待旃涕泣而道烈婦曰徹瑟之日信誓旦旦下窆不踐更待何日是時不可不死三從婦之經也我無子更復誰從唯有蘼螻蟻以從死夫耳是理不可不死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兒我直閒人耳是境又無不可死待旃無以奪之乃辭祖姑及舅及母各四拜一門皆哭烈婦無戚容又數日而卒凡不食十有九日康熙庚午二月一日也年二十七從來之稱烈婦強暴侵陵猿鶴沙風變化俄頃從人入獸故不得不死蓋以義禮制其心也至於閨房之內青燈敝幃古井無波坐享令名無端而欲以柔麗之身

函委土木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此詩書所不勸淸議所不聞而銳然必欲行之其至性在是非毀譽之外冰魂雪魄天之所獨鍾也猶如濟水能獨赴海截斷衆流其勇非他水所能竝矣會侯書來求表言相傳絕粒而死男子以七日計女子以十四日計未有延至十九日者難以情理測也吾聞病人亦有數日不食者醫者言是病持之況夫志壹動氣筋骸脈絡大氣舉之何論久暫乎

又方烈婦傳 徐釚

方烈婦毛氏遂安人進士祥符令毛際可女編修方象瑛媳而諸生方引禩之妻也年十七引禩就婚於毛病數月死婦自投樓下樓高二丈餘衆驚謂必死乃竟不死遂歸方氏守志逾十年長齋禮佛坐臥一室足跡不踰中閫即家人婦女亦罕見其面康熙某年月引禩葬有日矣婦遂不食死父母舅姑兄弟慰喻百端矢志益堅絕粒凡十有九日視聽如常臨歿正襟危坐而逝宗族親黨及道路之人無不嗟嘆以爲奇節云竊嘗論之君臣夫婦一也自古忠臣義士或出於一時之激遂至斷頸折脰而不顧或少濡忍未有不移其志者故易曰需事之賊也乃烈婦之死遲之十年之久而從容就義若此夫豈有所矯激而然哉誠

本諸天性者矣

贊曰余與方君同被薦舉爲同官知烈婦事甚詳當引襍之下葬地也夜破土土淺多浮形家者或言此地爲不吉乃烈婦竟以身殉與同穴焉卒爲兩家門戸光寧有所謂不吉耶

王烈婦傳　田蘭芳

烈婦趙氏江南宿州人實姓黃祖贅於趙故冒其姓父曰黃成因河決轉徙來睢居城西南之長岡以傭耕爲業定遠人王帶明亦寓此里成遂以女許字其子國珍年十六歸于王及帶明死國珍以鍼工爲衣食雖與衆雜處委巷中烈婦面無傅姆之擁蔽而卒未嘗露也聲無重扃之閾隔而卒未嘗聞也康熙三十年六月國珍以嘔血死烈婦視殮畢卽自縊以殉有子方彌月呱呱然泣榻上弗顧也年僅二十一里人孟氏割地以葬事聞於州州守馬公爲勒石墓道以旌之其詞曰

國家尚名節崇貞正五十年於今矣建坊植表歲數有聞風化所被使蔀屋窮簷之女能舍生就義若此臣職兼教養敢不推

王化之美樹之風聲令凡過此者知巾幗中有能以義自決爲臣忠爲子孝以無負君父是亦善承

天子敦倫礪俗之至義所不容已者也日星有梅氏烈如揭

論曰非死之爲難而處死之爲難若烈婦者可謂善處死者矣常人於夫死之時或痛愛之難割或慮身之無依倉皇引決葢有之矣若夫以義制命而辨志於素者則鮮遘也先是烈婦之黨有林氏者其夫死烈婦勸使自裁林不忍決烈婦每惜其不勇於義及身遭大變果致其命人或沮之烈婦曰此吾所恨於林者而顧自蹈之耶嗚呼此與高允不負翟黑子適相似而乃得之不讀書識字之女嗚呼洵可尚哉州守伐石以彰之可謂知本也夫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四目錄 列女六

烈義上之下

康烈女傳 郭琇
薛貞女傳 田蘭芳
張烈女傳 張貞
魏烈婦傳 李塨
陳烈婦傳 林佶
楊烈女傳 劉青芝
李烈婦家傳 魯謙
吳烈女傳 徐釚
李烈婦傳 田蘭芳
陳烈婦傳 王時翔
海陽陳烈女傳 藍鼎元
吳姬傳 李塨
林烈女傳 藍鼎元
劉烈婦傳 丁子復

洪烈婦傳 藍鼎元
賴烈婦傳 藍鼎元
書裔烈娥事 章原姑附見 焦循
李烈婦傳 陸奎勳
吳烈婦傳 吳定
鄭烈婦傳 藍鼎元
書烈婦馬氏事 陶正靖
陳烈婦墓碣 劉青芝
烏蒙烈女傳 常安
陳烈婦墓表 馬榮祖
陳烈婦傳 許節婦附見 藍鼎元
馬烈女碑 倪蛻
賈烈女傳 楊應琚
李烈婦傳 黃士傑

嘉興錢儀吉纂錄

烈義上之下

康烈女傳　郭琇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糶糴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忠孝節烈事輒彷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尚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訃京已死叩之即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母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耶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

以合葬為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戚黨耆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為獻欷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圖謳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閒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衞共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倜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嘗過金陵閶楊生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岸妻某氏皆未嫁為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衆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為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狷也與

薛貞女傳 田蘭芳

薛坤者歸德虞城人父契夏母某氏生而端慧少長能於父母言之所命與色之所向取父母歡父母亦謂是女也能曲順我而奇愛之為擇

同邑耿懿之子玨許字焉卜以康熙壬申十月二十八日適耿氏而玨先期以病亡坤父母聞之惋歎累日戒家人勿洩事漸達于坤耳坤慘變常度盡去其服飾之麗者灼灼然有死志矣父母覺之語曰婚禮未親迎則不成爲夫婦欲殉過也坤默然意葢勿從也其母察其然乃作危語動之曰兒生平靡事不順老人意故二老人視兒如掌上珠今欲更行一己之偏見以重傷老人心是不以父母爲念而致其愛也兒既不愛父母父母又奚汝愛爲即死則當棄之中野不能更視殮汝坤終無言退謂家人曰母也天只而不諒人誠令人悲若夫人死則無知如土石耳又何恤哉以塊然之肉而易中心之深恥吾不忍爲也烏鳶何譬螻蟻何親邪母復命其姊以婉語譬之曰妹未爲耿家一日婦而欲爲之死義與情均無處無處而死是爲徒死且辜父母恩古者當婚而壻若婦或遭喪則使人告曰不得嗣爲兄弟葢請其別配也夫在且可以別配而無嫌未婚不成其爲婦故也今委曲以順父母命於禮又何愆乎何慕乎衰世戔戔好名者之所爲哉坤曰耿氏之婚命之父母納采以來國人皆知坤爲耿家婦矣親姻則共指而稱之爲耿家婦矣即坤之心亦久自期爲耿家婦矣今不幸耿氏子死父母欲留我豈能聽

其白首闔中耶若改行是將轉以身繫他姓一身而使名爲二姓婦心且恥之且父母命爲耿氏婦而坤終成是命正爲順非爲逆有女知恥不義父母之所願也又可以爲辜恩耶姊爲妹之所仰不能以義導妹而反欲以浮言搖其所守妹何仰哉姊亦廉於德矣姊雖其辭正不復更有所說坤終自縊死死時年十七也

論曰自有未嫁之女殉夫者而紛紛之議起至今日而尚未有定也嘗求其說不過謂於禮無據行之者未免過而失中今觀貞女之言實能得先王制作深意有非後世習禮家之所能及考之禮男女當婚時乃通以媒妁六禮之行往往多在雁鳴冰泮旬日閒旬日之閒何至遽有大變哉且旬日之閒禮猶未遽定也禮未定則義無屬義無屬則塗人而已亦如今之會議婚而未成者雖改行焉無嫌也故禮沒而不著今則率定婚于數年之前所謂六禮此時已成其半則其事旣與古異矣焉有數年身所係屬之人一旦其人死漠然不以動其心焉有數年身已稱爲某人婦而一旦其夫我者死將易其稱而別繫之而靦然不以怍于面而猶可以爲人乎哉不可以爲人尚可以言禮乎哉女之爲此止知求心之所安所謂無求生以害仁者是也焉有仁而不合於禮也

耶使斯世有聖人必當舉而進之孺子泣之列而歎以爲難必不容更以禮文議於後可知也至於從令不可以爲孝仲尼固嘗爲曾子言之矣又何辜哉又何辜哉

張烈女傳 張貞

烈女張氏名秀徐州北郭名賢里人父全功母臬氏烈女性敏慧寡笑言事父母敬謹先意承志有古孝女風稍長工縫績精烹飪佐其母操作閨中未嘗告勞年十五許字同里胡欽欽父方教之服賈無暇及昏甫議昏而欽以暴疾卒訃至烈女慟哭仆地誓以死殉勺水溢米不入口取其匳具悉焚棄之母謂之曰汝在室尚未得爲胡家婦何遽至此女曰兒聞女子從一而終無改節易行之理此身業已許胡郎生死以之矣敢二三其德乎且所天既失兒將何依唯有一死相從地下無他計也父母膝前有吾兒吾弟及吾姊在足慰晨夕何須戀戀一女子兒志已決父母憐兒幸從兒志罔極深恩當圖報再世耳勸之益力其念益堅捬膺長號不眠不食者三日夜值防護者疲倦假寐烈女乘其隙遂投繯以死及斂面色不改時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則其夫亡之第三日也烈女年二十有一

張子曰予以癸酉九月游彭城去烈女之死僅逾百日州人競爲予娓娓道其事且言前此已有丁章王三槐殷柏女皆以處子而殉夫予讀前史謂徐之人士挾節任氣豈其風尙所昭男子婦孺固不必有閒歟不然何奇節偉行若是其纍纍也或以禮有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之文遂疑其過爲矯激予謂夫婦猶之君臣也身受其聘則皆婦身居其國則皆臣均當有常變不貳之義焉必于歸而後稱節服官而後名忠以近事論之東湖之樵不得與正學諸公爭烈矣故以處子而殉夫未委贄而效命倍足述也因泚筆記其事而褒崇表揚之典則不能無望於操風厲之權者

魏烈婦傳　李塨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而忻州知州新安魏公蓮陸之長孫婦也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韞石姑田氏盡婦道夫克儉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坎下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擗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耶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

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即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强理生計茹荼攻蓼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甚摯髫齔督就外傅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葬坎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韞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怦怦動淚集裳不可拭已而陽爲歡笑時韞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无人兒可伴祖母寢繼先怙恃久孳孺不去也及夜夙興視兒寢熟乃櫛漱節縱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雉經而卒王五公先生與魏公蓮陸皆容城孫徵君門人徵君當明季周旋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逆璫之難幾濱禍不懾故其講學以氣節入而五公先生更淬礪氣節抱膝著居諸編倚天長號慷慨須眉如戟蓮陸亦仔肩徵君之學垂老不悔宜其家婦女之仗節視死如歸也安肅知縣薛祖順旌其閭爲文立石墓畔一時歌賦輓贊者無算

李塨曰吾友惲皋聞每爲吾言人性有四德而今最亟者在羞惡能起人羞惡之心人紀烝烝日上矣嗟乎誠哉是言也如烈婦殆激發于羞惡者素耶其視人之朝秦暮楚訛面怍心不可須臾活而烏得不終以死殉也婦父家姑五公以字易州田治埏之子誠甫事夫如大賓誠甫

夜出至漏二三下必秉燭莊坐待之無惰容誠甫亦早逝撫一啞子育孫成家室今蕭蕭白髮七十餘矣與烈婦生死皆無負云

陳烈婦傳　林佶

烈婦李姓父楚人從軍家閩既老貧困鬻女於洪塘林氏林故宦宅憐烈婦慧而少養為己女稍長容色端好眾莫不賢之先是林有女婚於陳無子歿至是林以烈婦歸焉年二十矣陳素患羸與烈婦處五年僅生一女有姑嘗病刲股進不能活夫病亦如之家人莫知也夫垂歿語烈婦曰吾病度不能生所念者汝而已將若何烈婦泣曰夫何言亦惟有死而已夫頷之及夫歿棺斂醫藥諸費負逋數十金又有幼女在度未可即死乃日夜勤女工取充饘粥以其餘償諸貸家又念父老無人養乃迎父於家父病歿為喪葬皆從十指辦之不以累夫家也幼女得痼疾久之卒不愈時已逾祥烈婦欲殉之或勸之曰若夫未葬堂中柩數世塵封即若死骸骨當何時歸土也烈婦艱苦彌厲久之銖累黍積得廿餘金始辦身後事遂以四月二十五日治棺廿八日卜穴五月三日卜葬布告諸戚屬會送者咸集烈婦治酒食如平時夜既寂乃沐浴更衣謂其姉邵曰妾死期近特來相別藐茲嗣孫更以為託邵姑應曰

諸烈婦出堂見家人皆熟寐帷燈熒熒然拈一香對夫靈前叩首訴曰時可乎步入房前小廳家人覺有聲起視竟縊絕矣時年三十康熙之三十三年五月三日子時也周身衣袂皆豫嚴辦家人因舉而納諸棺即日與其夫陳及前婦林氏合葬於西郊之洪塘山郡中聞者或拜於墓或弔於家無不歎息泣下

論曰嗚呼婦人死節難矣況能支撑窮困心瘁手痛襄夫之葬償夫之負而不食其言於數載之後卒以身殉者乎吾鄉近多節烈風如烈婦之爲者有幾耶況其出於妾媵者流耶然則世之號爲丈夫有愧於烈婦者多矣

楊烈女傳 劉靑芝

康熙三十一年吾邑樊節婦以烈死奉
旨建坊表閭焉當節婦初被殺也有老嫗夢入冥府方理節婦獄曰殺人者劉表表及獄具王荆州王習武實操刀表謂荆州習武本營籍其姓劉是獄歷久未決至邑令劉公子章一訊而定葢節婦之烈又待劉而表著也如楊烈女者遇害時神輒以兇名姓夢告其父如言以獲旣彰彰矣乃遲之四十餘年卒不得邀

國家綽楔之典嗚呼其可悲也哉烈女偃師夾河人少失母依兄嫂以生比長許字同邑李有恆未嫁也歲暮其父充官役於外夜夢女倉皇泣訴曰蕭諒殺我父寤驚且疑時方四鼓趨歸烈女頭顱已斷左手五指盡落右手尚持帶牢甚其兄與女間壁居固未聞蕭諒者同村鼓刀屠也艶烈女久矣伺其兄熟寐攜刀潛入女室欲污女竟不可得又恐洩也殺之逸去是夜大雪血點洒雪上直達諒戸其父迹之果得諒諒衣濺血猶淋漓云遂鳴于官無何諒縊死獄中事寢不以聞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烈女年十七

雍正十二年甲寅余請假里居偃學博李君緝以楊烈女事請于學使者鄒表其門矣復以書來乞傳余三叩其死事君三復焉不厭也遂載筆噫風化之倡掌教者主之李君於節烈之久湮不彰者汲汲表暴如此可謂得植教之本矣不可沒也因附著之十一月十四日芝記

聶子以李學博言作楊烈女傳感學博慕義附載傳末乙卯三月學博終以烈女未邀國典爲憾詳中總制王公公諭縣詳轉非久即當請朝表閭學博復得烈女初死時縣詳一紙寄余其事與頃所述者

頗有異同亦較詳焉烈女名二姐父楊士宏兒作聖兒名蕭有亮女被殺夜鄉耆同士宏子秉燭依戶跡兒至亮門獨有血跡急入獲亮亮面帶爪痕搜之果得血刀牀下此皆學博三復所未及者其中敘作人所驗到屍傷尤慘酷楊二姐一十八歲身屍長四尺五寸闊一尺二寸左腮頰傷斜長一寸七分闊二分左胳膊傷長一寸七分闊一寸深八分右胳膊傷長一寸六分闊五分深八分左手腕傷長六分闊二分右手腕傷長八分闊三分左手中指傷長五分闊一分悉不致命喉傷長三寸二分深一寸闊一寸七分此致命傷也昔歸震川于張貞女書其死事獄事又作貞婦辯神異記招辭又與嘉定諸友書四通其所以反覆較勘詳細證辨者務核其眞暴其烈以風世耳今學博于楊烈女死事凡所見聞悉以告予恐事久傳舛其死不悉則其烈不著故搜訪數載不遺餘力又必請諸大憲上于朝表厥宅里使烈女名姓與世久長而後般般區明風烈之隱衷始慰其與震川固同一扶世翊教意也而總制王公于四十餘年之遺烈採學博一言輒欲發其幽光不忍沈埋土中豈不誠賢乎哉雍正乙卯三月十七日芝再記

李烈婦家傳　鞠濂

烈婦李氏武定文襄公之次女幼喪母不逮母教而天性淑明諳大義年十五適同里太學生子馮翊君其侍舅姑側命之坐則坐不則立終日而訢愉無怠容其退也非承命不敢輒出入見之不知爲貴家女也文襄公總制兩浙值耿逆之變移鎭衢州傳語洶洶親戚皆爲危懼烈婦坦然曰賊以逆犯順自取死亡吾父材武而忠烈賊不足平也旣而果然其識解明決卽丈夫有弗如者馮君以痰疾卒烈婦時年三十二生次女坐蓐聞之痛絕而醒曰吾惟從夫地下耳於是侍者以粥進不食其兄延醫手調藥以奉不飮家人輩更迭涕泣以勸不答姆抱長女及次女以就不顧越數日形色枯矣而神氣不亂扶行傍柩側以卒聞烈婦事夫婉順於娣姒姑姊妹款款以和出語若恐傷之及當大節於死生之際則一瞑就義而蔚然如是

鞠濂曰文襄公之拒逆於衢也介胄坐高阜指揮將士賊發礮擊之左右死傷顚仆者數十輩而公不移巳而礮子掀公胄入地尺餘公陽陽如常不爲動當是時公惟知

君國之是殉而何有於身余謂忠與節一道也若烈婦之夫死不回其

得公忠烈之氣於性生而致命於其夫者與其從孫進士刑部主事文木君與余兒子遜行遊屬爲作家傳以示後嗣余老鈍不能文而樂道其事然烈婦豈藉文而傳者余之文且將託烈婦而傳矣

吳烈女傳　徐鈗

烈女吳氏名淑姬歙人吳瀚女也許字黃是未嫁是游學楚中死訃聞女絕粒不欲生父母慰之曰盡節毋烈也乃稍稍食是柩歸烈女往黃氏哭盡哀父促之歸女曰我黃氏婦也歸將安往父不得已從之越幾日是將窆夜中女自經死年十有七初烈女之臨黃氏喪也進之以縗服之以幗進卻而勿冠入次再拜勿哭退而就其姑哭於房幾絕君子曰是可謂知禮矣不髽而縗謂未廟見也不哭於其壻於其姑謂未同牢也嗟乎女未習乎詩書之教既以身死而又嫺之若此是誰爲之誦說也夫

李烈婦傳　田蘭芳

李烈婦焦氏睢州人庠生謙之女也幼歸李岸岸父在茲癸卯王西樵先生所舉士其叔祖遙則己亥名進士也漸濡家學甫垂髫爲文郎中程度十八列于庠二十二餼于三十人中錚錚也李氏雖累科第然起

寒素家固貧姑性復嚴一切織紝炊舂皆烈婦身任之或至寒月綦巾有不完者烈婦性柔靜識大義處之怡然一若不知貧窘之可戚而私慶已之得侍君子也未幾岸病病且殆就醫外舍烈婦日從家人口中刺岸狀問少差則色喜爲之一飯即劇則涕泣不食禱以身代而岸竟不起視斂畢即投繯衆共救之不死然容貌音聲以縊故盡變其舊即所親者審視亦皆不復能識也比葬再縊皆以救免因私念曰我示人以必死之形人日虞我死我死不得時決何如我以不死解人將信我不死我乃可速成其死於是語家人曰我屢死竟不能死豈天不欲遽息我以死耶雖更求死無益何死爲漸問家事操作若平時家人遂信烈婦果不死矣防益懈卒哭拜墓歸因得閉戶自經死州人聞之莫不悲岸而嘉烈婦之百折必遂其志也

論曰言必以有徵者爲可信司馬遷作史記於人徵之夏無且於書徵之左氏世本戰國策於地徵之箕山大梁之東門蓋以無徵不信不敢以誣天下後世也獨至五帝紀述堯事乃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

其言抑何徵哉亦揆夫理之必出於是猶之乎其徵焉耳余之傳烈婦也既受其始末于岸之友湯溥而復斷于理之必出于是者義寧無所竊取云

陳烈婦傳

王時翔

陳烈婦者吳人去郡治五十里而居其地曰塘郵夫某業圬時出外且久烈婦常閉門績麻不輕與人接語介如也鄰某甲者嗜酒而兇窺烈婦美思犯之一日倚酒徑過烈婦家問某郎在否則又曰某郎又出矣他日復來問如初已乃調烈婦曰某郎數出柰若獨處何天乎何予之婦不若若也烈婦怒大罵甲笑而去夫歸烈婦哭而告之故且謀他徙避之夫懦而愚曰將焉避卒乃以刃授烈婦曰彼來汝殺之烈婦受而藏諸褥於是其夫適以圬詣郡甲知之易新衣而過其門往覓諸惡少會飲夜二鼓甲乘醉僞爲烈婦夫叩門烈婦方抱三歲兒乳未寢聞聲驚疑置其兒兒啼掩兒口以聽甲遂排戶直入犯烈婦烈婦以刃投之力不能傷甲怒奪其刃刃烈婦洞胸而死兒猶以爲母寢也索乳號不已至旦鄰婦異之入而視則赫然死人反走出告人一邨盡集獨無甲乃知甲所殺方甲之殺烈婦而逸也路輒窮盡夜不能過一里鄰村人

執以來夫歸白縣鞫得其狀甲伏誅時康熙某年月日也里有塾師曹叔素老而未娶盡出所蓄金建烈婦祠圖像以祭且訪近地之寡而能守者九人以列于旁

王子曰嗚呼烈婦之死烈矣予嘗過其祠拜焉烈婦一婦人生編氓家不聞師氏訓卒能殺身以成其節況士君子學聖人之道者耶然予歷觀史籍更三千餘年其能死事烈烈可傳者可數也嗚呼烈婦其可以無書也哉

海陽陳烈女傳 藍鼎元

陳烈女名寶娘廣東海陽人府小史陳子潁女也幼聰敏有弟讀書旁觀輒成誦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代母操井臼食貧作苦循循乎大家風範焉年十二許字邑人黃士振士振父開春太學生也辛巳捐館舍女聞撤簪珥疏衣粥食越朞未嘗一華飾里人方嘖嘖孝行以爲賢且知禮未幾而士振訃至矣時在機失梭脊仆坐地拊膺慟哭少間請奔喪父母不許女嘆曰夫者天也既失所天有死無二然必親治三年之喪始盡未亡人之禮今二親既不我行死且留餘憾夫母劉氏勸慰之泣曰兒非不念父母自甘不孝顧婦人以貞信爲節虧節辱親不

孝尤大伯母侯氏孀守者敎以在家守義可慰父母心完貞志節孝兩
得女曰伯母苦節乃為孤弟在懷宗祀為重兒所處不同各行其是而
已遂絕飲食三日水漿不入口出筒中手迹少時珍玩雜物悉焚之書
籍筆墨付諸弟勉以讀書泣數行下父母防之密不得死佯改容機聲
軋軋若無事者舅氏劉亮夫至多方寬喻慨然許諾父母以為信防稍
疎治觴款舅忽而雷雨大作家人晒衣服者急走收之則見女已自經
瓜架間疾呼不應急解下死矣雖甚雨而衣裾無沾翼日形神不改於
篋內得遺詩一首有奔喪違妾願迅步逐郎蹤之句時康熙壬午六月
廿有二日也年十八署海陽令安定枚潮守梁文煊白其事于上憲以
格于例未題旌檄遣致祭給匾褒之夫家迎其喪合葬于百丈埔之原
論曰陳女幼知書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立志固已不薄矣泮水
未迨鵲偶分飛使其長侍膝下未嘗不可扶植綱常增鳳城山川之重
然曠日遲久事更艱難不如一時烈烈舍生取義之為快也人生百年
總有一死患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于生嗚呼可謂明哲也已

吳姬傳　李㙯

姬封邱吳氏女也幼孤為人略賣北里迫之倡誓以死不從後其兒知

贖歸鄆城李長華遊封邱聞之遂聘爲下妻奇愛焉長華以入貲需選縣令寓燕京姬從操井臼八年甚力甲申春長華病逝姬孺子呼曰吾主吾願與主同死孫檢討勸本李姓夙與長華通昆弟好往弔問其哭曰嚄是異常聲爲具棺殮姬睨之曰左度右側可再容一棺乃止翌日遂飲鴆檢討馳救之曰而毋死而主君死而又死他日君之子來疑問臧獲其何對且而護喪以俟君之子來而致之而事乃畢也姬曰然遂不死十餘日長華次子至知其事曰而何爲死倚我歸葬吾且以子與而爲孫以酬而勞檢討佐之曰是可以不死姬泣無言夜半竟經死

李塨曰賢矣哉姬之死也含笑相從地下又何言獨念檢討君以貧官其交遊如長華者亦多有然嘗分米給炊比卒典朝衣爲之具姬死又具槥葬之眞空寺側去廣甯門十里而近西瞰西山東帶普濟橋水二松謖謖其上明人詩所稱眞空寺後雙松樹是也檢討急友朋篤重節義吾願爲執鞭矣

林烈女傳 藍鼎元

林烈女名峯娘漳浦烏石人也幼穎異從女師李氏授曹大家女誡通達大義稍長好筆墨晨夜不輟其父呵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婦人勤

織紝宜酒食足矣於是學女紅亦輒儕輩性孝順無疾言戾色足不踰
閾羣從兄弟有終歲未嘗覿面者蓋其貞靜然也年及笄許配雲霄人
吳鶴鶴爲邑學生珩三子二昆相繼歿沒未幾鶴又病女聞以爲憂多
託故不食夜則焚香禱于天乞滅己齡益之庚寅某月日鶴竟死女聞
訃哀慟請命父母乞奔喪父以女未見舅姑行婦禮且烏石去雲霄百
里餘弗許因悲甚中夜自經母呼家人破戶救之良久乃甦自是寬慰
百端許以不再適人而女亦若有所待者布衣蔬食屏鉛華凡親族
婦女喜慶宴遊諸務概不與聞矣在父母前或勉强笑語每當風朝雨
夜嘗以吳事爲憂流涕哽咽枕畔淚痕至透牀褥不敢令父母知也其
意在吳家立嗣歸而撫之而吳之二昆既歿繼母所出者尚幼久之寂
然女度吳家終無立嗣意乃決計完貞與女伴訣曰吾命薄不如人而
諸姊遇我厚不忍遽別吾今無他望矣吳嗣不立吾其死也衆愕駭未
信女曰若第視之室中有井吾畢命之區焉女伴多方勸解不可回因
相對欷歔潸然淚下一日母語其父以女終身事爲謀父應之曰吾已
召媒妁有成議女默然歸房中衣吳家納幣裳服投井以死時辛卯仲
冬十有八日也年二十歲出其屍笑容可掬衣帶中有屍歸吳三字乃

聞於吳合葬焉邑大尹汪公白其事于上憲褒之

論曰余觀林女奔喪不得立嗣不能其志誠可悲也彼與吳鵠初未謀面乃能引決自完可不謂知大義者乎心同皦日骨冷寒泉雖其德性固良亦得力於班氏女誡者世俗動言教女不令識字何其謬哉

劉烈婦傳 丁子復

河南太康劉烈婦李氏年十五嫁劉埜埜家南關外劉村與許村接壤烈婦嫁埜之二年姑令采菽于原原介劉許兩村間許村有許鐸者持鐮原上艷婦而挑之婦怒詈且走追薄之力拒得脫鐸懼泄直前挾婦脇舉鐮斫頸不殊剚胸乳死時年十七埜祖逢源怪婦久不返往視之死矣聞諸官緝賊不獲越三日鐸忽發狂持鐮趨采菽所自言殺烈婦狀連稱當死當死衆執詣官鞫之得實鐸母劉逢源從女也賄寢其事鐸竟不死明年鐸又發狂持鐮走家人迫而奪之不得走如飛竟之烈婦采菽所揮鐮抉胸斷喉死

丁子曰此康熙五十一年事也聞諸朱先生應辰朱先生聞諸太康人以數千里之遠與數十年之久述其事凜然若在目前顧其時上下皆以賄蒙豈人心有時而死耶乃沈冥之冤鬼神申之皎日之烈傳誦及

之則人心固未嘗死抑知人心之不死烈婦實有以生之耶余故爲之傳以俟史氏采錄

洪烈婦傳 藍鼎元

烈婦洪氏漳浦杜潯農民薛燕妻也父洪仁毋吳氏禱北帝廟神而生氏氏生顏色有光因名艷娘性穎敏寡言笑數歲習女紅工絕年十八歸燕燕故式微又以大父父避亂江西往來遷播家產零落饘粥或時不充洪氏處之晏如也姑早故事翁以孝聞及居翁喪哀毀如禮營墳奠祭必與燕偕遇家中妯娌大小和睦無閒言二十八歲不宜子抱養又不育朝夕慘然勸燕置側室曰但得有宜子者吾以身下之燕以貧辭而薛門祚衰替燕兄弟相繼淪亡燕亦染血證臥牀褥洪日夜扶持湯藥不離側燕不食則與俱不食及病篤絕粒亦如之舉家惶懼勸之餐進粥數口而止葢度燕疾必不起有殉亡之志矣先是洪事毋孝毋吳最鍾愛之家既相近時來往饋遺每見毋及門欣然竟日至是聞壻病篤來視女與處六十日洪獨不喜辭令去毋微叩之答曰生爲薛人死薛鬼耳吾上無舅姑下無嗣續從夫而死義也毋爲好言勸慰之則曰我死正也毋毋戀我毋一日攜菜乾來遺洪棄諸地曰我與壻食不

盡矣姒吳氏在旁私謂曰嬸素孝何遽如此垂淚答曰母極鍾愛我曩者嘗云女若死則我與俱我果死母必哀痛成疾是重我不孝也今故拂逆令異時不我戀也母終不忍去因勸立嗣姒吳氏有男三願以手抱者爲繼洪懇之曰幸次者與我稍長易成立也燕疾篤湯藥多不能盡輒自飲之母遽阻曰藥豈可苟飲曰生死與共藥何有焉且夫所食也不可棄地一日呼小姑綾曰汝喚嫂來爲我計世間曾有大棺可兩人同殮者否嫂曰我與汝繼汝當撫兒子成立安得死則陽笑曰謝姒繼我我戲耳焉有許大棺可舁出門者乎時掌生蛇頭瘡腫及於臂日夜抱持其夫略不覺痛楚逮燕疾已革難久留反陽言夫證漸回且瘳因強食言笑以慰家人日給母令去母憂亦稍釋乘閒請母曰母離家久宜往視明晨北帝誕祭訖再視余是晚母去洪氏盥櫛沐浴家人未喻也夜二鼓燕氣絕洪獨抱坐牀哭聲起家人奔救移時復甦比雞唱衆皆倦因放令穩臥辭家人回息獨小姑綾侍留不去給之曰汝兄睡矣我亦將息片時無留此綾出少頃燕沒洪氏爲燕揭寢帳端蓋衾自著新履緊束內衣服嫁時裳服取繒帛交頸懸牀楣端坐而死天欲明綾叩閤無聲擠戶入見嫂頭頸低向殘燈未滅呼之不語方知與兄俱

逝時康熙壬辰莫春三日也夫婦年俱三十歲鄉人哀之浦紳士言於汪令君以其事上聞請旌焉

論曰杜潯薛氏也未有通顯者至明孝子薛大義垂邑志族始有聞然故農家祖父四世同爨代有令德又得洪氏爲之婦亦足榮矣洪少不習詩書乃能勇於取義如此孟夫子所謂性善不其然乎人苟能自樹立巾幗猶堪不朽爲丈夫者鑒諸

賴烈婦傳　藍鼎元

賴烈婦名嫺娘平和士人張習妻鄉飲賓賴天向女幼端莊不苟言笑年二八歸習夫婦歡相得也事舅姑極誠敬居處肅嚴動有禮法己亥秋習病服事惟勤多竟夜不就寢庚子夏四月習卒賴氏哭且號曰我事君曾未幾日胡遽舍我去耶屏水漿絕粒朝夕哀奠家人慮其有引決意頗防之時以習父母在堂靈座置內室賴嫌几案狹小涕泣請舅姑大之從焉檢習所讀書整齊卷帙供座右一日抱二歲女至姑前情詞悽惋若寄託狀亟請爲夫立嗣五月之四日嗣定設祭畢拜謝舅姑遂怡然加餐飯姑與之桃劈其半嘗之以美者奉姑家人謂其哀稍節也不知賴已先期令婢子向鄰人假薙髮寸刃爲自裁計矣和顏入內

引凳坐靈座旁從容自刎將刀置几上姑聞房闥內有哽咽聲亟趨視死矣血淋漓注衣端坐不仆時年方十有九也姑爲理髮盥洗則見刃痕已聯合無間止一線微紅翼日殯殮顏色如生邑人士奇之以告于大尹談君請旌獎以勵風俗

論曰賴氏不待終喪急於死者也然不死絕粒屏水漿之日而死怡然加餐飯之時殆明于死易立孤難者耶宗祀有傳從容就義不造次矣若夫端坐不仆刃痕自合則正氣精誠團結鬼神陰呵護之非人力矯强所能然也乾坤柱礎得之蛾眉嗚呼偉哉

書裔烈娥事 章原姑附見　焦循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賕不獲雪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

盛世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評事幸不幸何啻霄壤向嘗彙輯府誌志傳詩文爲一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

爲書其事吾鄉黃玨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壻爲媒說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媒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束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譟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垂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縊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兒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吾潔江都黃湄曰娥死鄰人鄉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詈焉衆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愬諸府知府曲

阜孔公繼涵親鞫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
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
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
布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眾鳴于府府飭儀徵
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駮縣振遠供出淩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
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于金麗生家
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綏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
以裸謀爲綏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讞語云人非
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湄爲偶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諸淫之
逼姑嗾之夫非嗾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
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謀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
武等自無窘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呼大成
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爲之惜
矣乾隆丁未閒有伶人朱三者縱其妻淫呼婦迫汗之婦不肯卒以翦
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
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

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樓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屬唐士方張勝林强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譟於門誣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既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請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李烈婦傳 陸奎勳

李烈婦者姓徐氏母陸予族姑也烈婦幼讀女孝經女誡通其大義以故善事父母先意承旨織紝纍汲執勞弗敢辭年十七歸李載華李與徐皆蘭溪右族轉徙當湖舅明遠長厚人也當烈婦嫁時姑陶氏疾已瀕危未浹月而死踰年明遠亦死烈婦自傷命薄不得久侍舅姑盡賣衣飾以營斂殯而載華哀毀成疾踰年復死烈婦時年二十誓不欲生

父母勸止之曰從死易撫孤難汝素知其義而可不顧李氏一脈耶烈婦飲泣承命乃依棲父母家踰年孤兒竟死烈婦拊心痛絕渙其族人返葬三喪於蘭溪祖墓乙未三月清明日哭奠靈几閉戶自經死杭省金郡丞西山攝篆湖邑聞而往弔里中競爲詩歌予謂烈婦大節可風宜立傳備史乘採擇非以其私親而有所溢美也烈婦父名新瑛隱於藥肆人稱耆德云

贊曰死生之交難於引決是以婦德無終巾幗蒙恥也昔歐陽子五代雜傳於長樂老諸人深慨四維之不立特標李氏之節於卷首今烈婦遇尤阨窮竊謂天旣賦以貞淑之性曷爲摧戕之過酷抑知遇不屯節不顯滲血淚於五六年中而彪汗簡於千百祀後蒼蒼之玉成者大矣嗟夫讀書砥行之士尙其覽茲而感興哉

吳烈婦傳 吳定

歙西有萬家之市曰巖鎭其東鳳山之側有巨冢豐碑屹然聳立者葢里人潘廷諫之妻烈婦羅氏之葬地也其後越三十有五年同里吳烈婦亦葬其地地故屬潘氏而潘氏以婦德相若也以其地歸吳於是二烈婦冢後先相望相違不數武也烈婦姓朱氏浯邨人年十九適吳宜

來宣來爲上舍贄鴻季子徵君嶦泰之孫大司成苑之曾孫也宣來疾卒無子朱氏視含殮畢泣曰吾尙未獲死所也越六月喪車將行請於姑往省其母母持其手而泣甚哀然猶未知其欲與母訣也既歸殯柩于郊薦主于寢徧謝門內長者遂闔門自經死時年二十有九初潘氏之死適大司成

予告里居崇植節義徵君受父命與姻友經紀其喪殯既舉設祭三日郡東南會葬者數千人一時鳳山之側冠蓋塞道今其盛事再見郎出大司成之門風教所宣閨門之內凜然嗚呼可敬也巳

鄭烈婦傳 藍鼎元

烈婦鄭氏廣東澄海縣儒家女海陽縣民梁至良妻也至良繼母所出有前母兒曰梁某爲諸生繼母亦鄭姓孀守撫孤視前子如己子生與至良兄弟怡如也婦年十八歸良良性孝友任勞勩藝圃力田以衣食其兄使專儒業婦事姑尤謹睦娣姒井臼操作澣濯掃除之役皆獨力爲之姑喜良夫婦之能承歡又生得采芹列於士類儼然詩禮人家可以娛老矣雍正三年乙巳至良卒遺孤女三歲姑痛子傷心慮婦年少家貧必不留哭之慟婦矢志養姑且云有五月娠倘得男可延夫祀姑

曰如窮餓何對曰婦自爲之所卽餓死亦甘心耳居無何而梁生有不可問之意婦堅貞自持俯首飲泣生不能容迫改醮婦不可生故促之雪涕哀求請俟腹中兒誕育生不得已暫聽旣產男不數月復迫益力以爲必將累己婦曰我自求食一絲一粒不以相累也家有田八畝生悉踞之婦分得圃畝許襁子牽女荷鋤種漑於羣從娣姒閒爲針黹爲磨舂易龠米以奉姑養子而自食糠粃時潮中歲歉米斗至數百錢丙午丁未洊饑流亡載道婦拮据幸延殘喘姑及子女皆無恙人咸重焉生憾其無去志百計竄之値族女與生之女鬬族女走依婦生女逐而行兇婦阻之遂愬於父母皆閧擒婦出撻婦曰我知罪矣無以寡弟婦軀體辱尊拳也生猶不肯已擢婦鬢毛用猛力連拔之婦旣歸房中念所親毒虐無已勢不可以復留潸然默坐夜出平日所績麻及敝衣裳投之火恐火光爲所覺手持小釜火起卽覆之又以衣裳各一付女曰此猶可蔽體若留之明晨母將去若善視幼弟早起跪姑前泣曰婦不能復事姑矣姑哽咽不能語又遍辭羣從娣姒皆欷歔歎息而別家命一原媒偕之去媒卽姑鄭族子也婦行至廣濟橋仰天一慟呼其夫者三遂躍入韓江死時雍正六年戊申六月朔日也婦家無父母昆弟生

囑原媒以失水欺鄭族而泯其迹焉雍正九年辛亥海陽尹張君修邑志憐婦節烈爲次其事於遭賊完貞與諸難婦合傳曰雖非遇盜也情與相類傷哉

論曰余讀海陽縣志至鄭烈婦事不禁三太息也其旨遠其詞嚴蓋倚有春秋書法焉婦女守貞綱常底柱柰何强使易志全無惻隱之心天地間有此毛角人乎余悲鄭氏之志哀其遇欲詳其事蹟博問諸正人君子久且確而後論定秉彝好德人心同然貞魂能終寂寂哉將直書生名則生不可以立于人世余職在彰善不在癉惡姑爲諱之卽鄭也亦志爲夫立節耳之貞之烈皆足爲綱常底柱且烈較烜赫則逼之乃所以成之何必復留遺恨於毛角之親含笑九泉可也

書烈婦馬氏事　陶正靖

烈婦馬氏故福常把總馬成功女適福山章揆蒼生子輒殤揆蒼病且殆屬以奉養舅姑涕泣受命揆蒼歿久未克葬殯于某所舅學洲貧老且病瘋或爲之謀謂婦艾而族姓少卽嫁之聘錢可獨有也營將某致重幣及富人嚴某先後來逆皆死拒得免學洲固深惡之矣章有族孫曰小五土豪盧某之甥也詭盧謂能致之與馬相卿者定謀使其姑紿

以俱往省某親婦覲姑升輿不疑遂舁以如盧氏及門覺有變顧不得脫乃散髮踞地坐哭且詈盧大驚愕俾嫗為好言許送歸婢女日夜謹伺之誘譬萬端大陳金綺為餌氏厲聲曰吾翁與若為姻家胡無良至此吾所以求歸者為夫骨未埋且遺言不可負耳若必欲見迫即此為吾死所矣焉用金綺為悉擲諸庭盧度終不可犯顧重惜聘財又恐一旦致死而破家也踰三月始送歸而小五等以償錢脅學洲復為學洲謀築室予田使獨居以守實盧之別業也居數日盧盛服至婦憤恨觸柱抵几折一齒盧益恧乃陽白縣聽歸而使學洲戒門絕之烈婦呼搶求哀方嚴冬屏營戶外風雪僵凍卒不納寄居舍旁尼菴又不許亦小五等謀冀其困而改圖也婦有妹在某氏將為訟冤盧又恐授意學洲迎還畜以奴隸食以犬豕之食烈婦安之無怨言尋復逐之守備陳某過其地見而問狀俾其族之隸戎籍者諭以大義學洲不得已納之未踰月又怒而擯諸門外烈婦乃拊膺曰非一死無以明我心或勸為尼烈婦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吾向以憤怒折齒至今悔之且吾違翁命不孝從翁命不節不孝不節苟活何為孰與全而歸之見故夫地下即走其夫殯所哀號徹日夜逮潮上時拍手連呼曰盧賊殺我盧賊殺我

跳波中死焉時雍正六年十月二日也年四十有二尸隨潮上下後十日獲之蕭家橋邑侯親驗視其裏衣皆密縫紉佩一小囊貯所折齒云侯歷詢鄉老具言其節烈不汚萬口無異詞嘉歎良久捕諸兇鞫治而章小五者竟匿不出或以烈婦居廬舍久慮不免受汚歸熙甫論張貞女事謂貞女苟受汚當不至死誠死矣一死足以明之此可舉以斷斯獄也烈婦之死誠若稍後察其雅志視古之傍皇山澤吞氈齧雪之徒亦何以異謂一死無足重輕以弛諸致死者之罪熙甫所謂爲賊地者言之也紀烈婦死者甚衆孫子寶洲所記爲詳質之里人及嘗往來斯土者皆曰信爲刪次其語以待夫如熙甫者論定焉雍正已酉八月里人陶正靖撰

陳烈婦墓碣　劉青芝

雍正癸丑余請假歸里周生湄述葉人之言曰節婦陳氏前以烈死今始得請于

朝烏頭綽楔旌厥宅焉而表墓之詞闕如著揚風烈昭垂奕禩史職也敢价子以請余閱其所紀死事殊未詳越一載又來請曰礱石以待矣余惟撰述失眞無以永其傳走書訪諸士著悉得其顛末乃據而敘之

烈婦姓陳氏葉縣人龔艮翰妻也九歲失恃頗不愛于其後毋年十九歸艮翰生一女三歲而艮翰死氏年甫二十三爾後毋將改嫁之烈婦涕泣拂衣歸自是絕跡陳門依叔父居而異宮焉其叔母弟郭麥者時時往來姊家竊伺而艷之久矣乘夜持刀穴牖入直犯烈婦時作伴者鄰女也烈婦急推牀下而以徒手拒賊指斷刃及左目目傷身被數創卒不得亂叔父覺急往撞門入賊已自牖逸去烈婦氣阽阽僅屬鄰女匿牀下者血淋漓被體盡烈婦血也時雍正七年元日叔父心知賊其麥也遂鳴于邑令繆捕繫獄獄未具繆旋去承審者爲楊維忠烈婦自元日後遂絕粒叔母牽其女往慰之曰此呱呱者亦汝夫兒也汝死將誰依烈婦因憶少失母艱辛狀又念其夫所留遺只此雛勉進食焉越五月八日邑令楊若有疑于烈婦者將鞫治之會所生三歲女前二日以痘殤烈婦于是自縊也嗚呼悲哉亡何楊以他事下葉獄繼知縣事者施睿邑人合詞以白郭麥正國典烈婦乃得

旌表如故事蓋雍正十一年距其死時已五載矣昔劉子政傳古列女爲目七烈婦有其三夫死不貳貞也恐以己故汚鄰女智也慷慨拒賊以死節也余故樂表之以傳焉楊與施葉令合詞白者葉士夫余史官

也直書不諱亦竊取歐陽子五代史善善惡惡之意云爾

烏蒙烈女傳 常安

烈女年十五六姿色端麗不知其姓氏里居庚戌八月烏蒙猓逆作亂殺官屠城掠子女財帛女子年少者頭目自取之烈女同村婦二十餘人立棚下抵暮猓乘醉持刀入以次叱衆女去衣不從者以刀背撻之從者九八次及烈女烈女不從猓欲撻之復止凡數次終不撻蓋以其美而憐之也忽小猓進曰某某持酒肴相賀猓棄刀出圍坐大嚼酣飲移時猓營有火坑雜置柴炭爇之以避寒烈女於猓出時收淚拾刀趨坑後把刀向外立村婦曰此將抗之耶恐不敵一婦曰女羞澀欲於無人處從之耳言未竟猓爛醉踉蹡入覓女不得詢村婦得之回至火坑舉兩手前抱烈女烈女迎刺猓洞腹仆地立斃小猓驚走告衆猓衆猓至烈女已自刎死矣衆猓怒碎其屍村婦乘間逃出者數十人時衆方鏖戰忽傷一大頭目猓氣爲之頓沮予聞之曰此烈女平猓第一大功也

陳烈婦墓表 馬榮祖

烈婦周氏江甯人隨其夫陳國材遷揚州國材一夕暴卒誓從死舉夫

所遺財授其族子某曰明年寒食好舉一爵酹墳也其父聞狀趨渡江相對唏噓不已婦曰爺聽兒去兒此去好勿誤兒每晨起哭盡哀端拱上食夜則蒲伏棺旁先是烈婦語人曰死易耳但不忍毀傷肢體連呑金環不死遂不食鄰媪日數輩至譬慰百端卒不可奪咸咋指歎息二十日勺水不入口烈婦素健絕粒七日猶坐語已而委頓甚乃伏枕當是時眸子陷入欲枯光注靈匶不轉兩手據薦席爬搔草寸寸碎裂死時年二十有六雍正九年辛亥三月二十日也距其夫死五十有一日烈婦適陳甫半載不逮事舅姑無嗣子決計一死其審義至明更歷許時不回不激其守義最力聞者哀之予既感其事因徧訊在旁知狀者語悉合摭實而表之固都人之志也墓在郡北平山堂之西其左為裔烈婦暨霍池二烈女四家比立如鱗次十餘年閒後先相望也

陳烈婦傳 許節婦附見　藍鼎元

烈婦陳氏名貞娘海豐縣民陳英芝女同邑黃允卿妻也年十九于歸甫一載而允卿卒氏號天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抉意殉之有遺腹娠數月矣舅姑勸之延夫祀婦矍然輟泣曰諾及月辰產得男家以為慰婦抱男拜舅姑哭而納諸姑懷中曰婦不孝不能事毋反以藐孤累老

人婦死有餘辜也卽絕粒不食所親皆泣涕多方勸解婦且哭且拜曰夫已死義不能獨生所不早從地下者以身有數月之娠耳茲幸得男吾願畢矣絕食七日而死時年二十歲與夫合葬于大安之原

論曰陳氏之死何其急也舍生取義若恐人之奪己而過此卽已無及也近世丈夫作事多遲疑能如斯之堅定果決者有幾哉海豐詩禮之邦士敦品行女尚貞烈沐浴

國家化行俗美非偶然也邑有節婦許氏爲黃元輔之妻年二十一而寡遺孤週歲矢志柏舟事姑盡孝教子成立今年八十有一六十載淩霜苦節亦壼內之完人乎諸節烈皆以家貧弗聞於遠今辛亥冬舊令尹天長王公臚厥事蹟以言于郡守吳公吳公欣然爲請旌表余是以知之王公在豐日淺適丁饑饉盜賊之秋邑人士未遑語及今去邑四年猶留心風化惓惓不忘若是則君子之所爲可知矣許氏尚稱未亡人應俟後之載筆者

馬烈女碑 倪蛻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長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與女

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鳴珂子峻未婚今月令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隕絕既甦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給弟出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兄不獲而泣鄰媼聞聲往視元姐在懸面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免旌非絀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以偏激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稷雖汪踦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聞人以綱常名義為念而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墓倪蛻為之銘銘曰

大者為綱小者為紀人道整齊上下疆理經乎天地婦德之貞有死無二有終無成於彼元姐相攸於鐵鴈幣既將琴瑟是叶何辜於人何辜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以禮既曰行止曷其更止一與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則同歸嗟我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齊之北宮宋之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邱墳百爾君子視此貞珉

貞烈女傳 楊應琚

賈烈女者西蜀人賈洪基之女年十八受聘周英俊嗣子琦琦纍疾死訃至女家女聞之裂頭上帕刺刺有聲悲哀欲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琦又不許自是遂縞衣素履號泣不輟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夕焉見者皆爲流涕父母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令弟妹家人環守焉久之有老嫗自鄉來者不知隱諱直於女前言婚事女正色曰馬無雙鞍女無二夫何婚之議即之後院闔闔戶聲縊死矣家人隨跡之已不可救也容色如初口絕涎沫視其項瑩然無痕異哉計後琦死適半月耳先是琦之死其家已暫掩漏澤園中女死其父母因欲寄殯某寺夜見夢父母曰女既死胡爲而置兩地也父母驚寤晨起聞棺中有聲如裂木父焚香祝曰已知兒意即卜地令汝夫婦同穴毋怖家人聲乃止遂出城覓地遇有金姓者問何之告以故愕然曰有是哉疇昔之夜夢有舉雙棺至予地上者今聞汝言無乃欲予地乎予有地一區在東郊欲則汝售遂立券營葬至今郊外五里巋然高冢在焉

贊曰歸震川云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此言其常耳人以廉恥爲貴衆人既指爲某婦矣而又靦然他適乎是以節烈之女每欲輕生不謂邊徼之區有此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

神豈易得哉余初莅滇中求問其所謂烈女墓卽在東郊道左至今每過之低回感嘆不能去云

李烈婦傳　黃士傑

烈婦名桂姐姓李氏平彝庠生長吉女也年十六適馬龍州庠生楊景雄克盡婦職夫妻相敬如賓者八年會夫病且篤氏割股以救竟不起氏哀毀骨立痛翁姑孱老侍養無人躬織紝以奉高堂雖甘旨不備頗得歡心値姑有疾貧不能購醫藥復割股以療輒愈迨後翁沒姑媳煢煢貧苦益甚室廬不足蔽風雨朝夕饔飧不給閭里咸矜憐之有勸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氏知不免因將衣裙縫紉乘姑外出扃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繯焉時年二十四嗟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覯矧巾幗中有此豈不足以表當時風後世哉事聞於官主婚逼嫁者各坐以法州人士欽其節聞於督學使者旌其墓曰烈骨留香余向奉

命牧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懿行以挽頹風闡幽光以勵末俗有事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爲化民成俗之一助云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目錄　列女七

烈義下之上

梅氏傳　王一濬
李貞烈傳　顧陳垿
書李烈婦事　吳成佐
李烈婦傳　李瑛
章烈婦墓碣　邵齊燾
唐烈婦傳　程襄龍
陳烈婦傳　任兆麟
王烈婦傳　李汝章
貞烈伍五姑傳　李集
張文學室南烈女合葬墓誌銘　張遠覽
何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鄭氏傳　吳紹曾
劉烈女傳　李堅
牛烈婦墓表　張洲

烈婦東鄂氏小傳 蔣恭棐
王烈女傳 郭益靖
楊烈婦傳 錢青選
記丁烈婦 楊紹文
記烈婦沈氏 楊紹文
江節婦傳 余廷燦
萬烈婦傳 魯繽
烈婦邢氏傳 錢維城
趙烈婦傳 錢維城

嘉興錢儀吉纂錄

烈義下之上

梅氏傳　王一鶚

蘭如姓梅氏生而有色性聰慧聞塾師課厥幼弟領其意知大義幼失父侍母周氏孝年十九周爲贅壻不幸壻爲無賴子每欲攜投豪門梅弗從嗣以梅倩宦家乳媼亦弗從怒梅甚因欲攜梅離去周氏弗遂迺離梅外處不數月誣周逐已改適女訟於官官弗得情令婦隨夫居梅窺其意不良自是毀容吞聲飲血已無賴子日縱誘以蕩梅心引僧入室梅拒之力叫號鄰里鳴官杖僧逐之械無賴子自是怒梅益疾詈辱捶楚梅惟守正安命而已未幾又遷一木工家預集惡少輩酣飲戲謔漏三鼓木工入强污梅梅拒之喧攘達四鄰次日鳴木工於官官以他公務未暇理梅無所歸仍還木工家無賴子捶楚痛辱歷六日梅忽理舊糚無賴子與木工喜以爲梅將轉移到官可無事且可後圖也及七日啟戶視之但見梅懸梁間繫繩於項以死密縫衣裳表裏甚固閧驚里巷觀者如闍咸歎息不置痛恨無賴子與木工里人聞於官官未核

其事不即成案事將寢越明年大中丞海甯陳公莅楚北周投詞公稽案欲抵法諸司苦事久礙例又奸人畏法謀一惡少挺身出直認曾與梅通意在實其醜脫其奸以文其違例公洞鑒神明一時人在鏡中吏行冰上曲寬違例之罰確示懲奸之旨按律刑淫具題表貞仁智勇並用會久旱忽霖雨如注無智愚皆以爲海甯公協幽明格天人所致豈非梅不幸中之幸哉木工以前事得之傳聞以後事得之親見迺與之傳以俟續邑乘者採之以傳嗚呼崇臺綽楔表厥梓里光矣獨是冷落一棺尚淹留于憤死之地荒荒白日淒淒風雨諒幽魂其弗妥而瘞土書碑尚爲有待君子知其節者往往過之輒停驂惆悵焉

李貞烈傳 顧陳垿

貞烈生康熙已卯日在析木金水萃精與日會於大火爲江南太倉州人既分設鎮洋爲鎮洋縣人父李韞石夫黃繼姚未嫁夫卒奉舅以待嗣嗣立舅終還以死殉兄諸生浩狀於學官上其事請旌又謁在籍行人顧陳垿爲之傳原其始貞女也要其終烈婦也將婦之乎而實未字將女之乎而婦道母儀備偏名則負實合名則棄辭奚命而當夫終身一日貞不借烈一息千古烈不俟貞斯兼取之彼君子易名美必重書

倣其義核其文騈貞烈不目女婦庶乎其可貞烈自髫齔別席性岸然異不苟言動無巾幗態兄浩以才氣冠其儕輩嘗女弟猶憚之年十一江夏黃永思爲子委禽焉十九顚行矣而黃氏子遘疾卒康熙丁酉孟秋也貞烈辭父母赴哭殯絕既視斂拒戶自經舅解其懸慰之曰吾失子得汝吾子視汝不女視汝吾穉子失母吾使母視汝不嫂視汝他日次子有子則汝後也貞烈俛不膺舅令二女謹伺之重陽日貞烈夕奠畢乘閒復自經舅又覺而免之父兄聞馳至責之曰汝何舍難而苟爲易也汝不當代夫子事君舅乎不當代君姑畜諸穉乎不當待孤子生而育之敎之以續死者乎言甫絕口貞烈蹶然起曰敬諾靡二姑去吾不敢死無相守爲矣無何二姑相繼嫁季旦初亦取婦雍正乙巳季生男舅名之曰仲康命貞烈子之貞烈喜且悲告於繼姚之靈而誓之引刀斷一指寘奠筵曰所不盡心力以鞠此子所不酬吾初志者有如指指先往矣見者皆大驚聚哭失聲庚戌舅歿貞烈曰吾其可從夫子侍親於地下躍入井旦初亟綂而下出之跽搏顙號泣曰親未葬嗣未成人前後事綦殷非夫人翼之如隕越何願且留貞烈頷之乾隆元年丙辰葬舅姑以繼姚附其兆既虞聘兄浩女室仲康即命從浩受業時仲

康生十二年矣二年寒食日貞烈省墓裴裒松楸閒顧嗣子曰吾事無餘矣初姑之適某氏者早寡有腴田二頃夫之昆弟裂而攘之至是歸奩其娌愬其事切齒揮涕貞烈曰尊章在乎曰無矣有兒女乎曰無有也然則安所用田曰無田何以生曰汝生亦贅也盍死乎死易不死難耳如不信者吾爲汝先語訖從容如平時薄暮有見貞烈立梅樹下久不移呼之不前逼視之繯脰死矣乾隆丁巳孟夏也距夫死僅二十有一年

外史氏曰未嫁守身非古意也禮無所施情無所麗故先王弗之貴然觀李貞烈何禮之中而情之正也生死好惡不易其至性瓌奇激昂不以先其庸行內抱芳潔外歷冰淵脫屣形骸而不墮乎空禪其諸能剛柔知存知亡動而合乎天者邪

書李烈婦事 吳成佐

乾隆六年三月十六日閱邸報有廣西撫臣爲遺婦殉節據實陳明事婦姓李氏山西太原府交城縣人夫張義緣事擬斬免死發遣廣西僉妻同行於乾隆五年七月初三日安置桂林府之義甯縣至九月十七日義以病死于遺所婦既備棺殮義畢即自至縣堂以義遺銀三十兩

交貯縣庫語縣令曰吾之來爲吾夫也夫死吾事畢矣一子在原籍勿令之來至晚喚一鄰居老婦伴已宿而私自縊其下衣俟老婦熟睡即出城投河死四月十三日聞耶報部臣議曰查義甯縣遺婦李氏雖係夫亡殉節事在奉
旨禁止之後但李氏以僉遺夫亡孤踪殉節與激烈輕生者有閒應准其旌表以闡幽光以彰風化奉
旨依議嗚呼世風之薄甚矣非有節烈奇特之行不足以激其羞惡之良心使之聞風而興起也而論者乃或爲深文苛說以譏之夫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微子箕子比干或死或否而皆無傷乎仁程嬰公孫杵臼一死一立孤而皆無失乎義孔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責人以仁義而惡人之殺身舍生者不亦謬哉若烈婦者又非僅慷慨就死者比也觀其行事益禮義夙明于心浩然之氣養之有素故能臨大節而不變從容就義而無所亂也且卿大夫之家巨室望族之女彼其耳濡目染于家庭之陳說師氏之箴規者已非朝夕其能潔身全節也固宜烈婦一遺婦耳而其事有爲卿大夫之家巨室望族之女之所不及者是尤難也幸生

聖世得被坊表之榮後之爲史官者尙無遺之庶得與其姜伯姬同列亦有以知

本朝風俗之厚而德教之及人至深且遠有如此也

李烈婦傳 李瑛

烈婦姓李氏庠生某女也自幼不苟言笑守母訓甚謹年二十一歸諸生郭兆曦兆曦庠生某子也少失恃以故烈婦不逮事姑而舅又病痰不能任手足家貧無井臼資歸三月兆曦走長安作舌耕家數口悉由烈婦女工給兼營湯藥奉膳滌器常爲舅所憐兆曦有弟一女弟一皆未成立烈婦愛護之且動教以禮法也逾年舅疾革烈婦痛屢絕猶稱家以爲禮含殮具備兆曦歸無以爲葬又逾年益窮愁烈婦勸之遊乃復抵都門未幾以鬱鬱致疾且大漸先是烈婦舉一子病將不育至是聞夫疾泣語諸姑曰舅柩未葬夫病將不瘳子垂死人生不幸皆於我躬乎集矣已而子竟死則猶望夫之生還也已而訃音至兆曦已先一月卒烈婦呼天一痛血淚交下家人泣不忍視越日其母來唁勸慰良殷遂語言如故哀似稍減詰旦門不啟毀之入見端坐窗前葢引帶自經死矣年二十有四歲事在乾隆九年七月二十有八日也

贊曰烈婦之行苦矣豈所謂勞則思善者也抑國家教化者深雖婦人女子皆知慕義强仁耶余於郭有戚誼素聞烈婦賢而不圖至於斯也世固不乏容容厚福者何烈婦所際之厄也抑天特欲表其奇耶余忝深悲其遇故次其行事之尤著者爲之表彰於世云

章烈婦墓碣 邵齊燾

孺人姓章氏諱孔榮陝西秦安人年十五嫁張廷桂爲後妻廷桂者字相如江南常熟人父瀾陝西蒲城縣知縣康熙四十五年卒官初蒲城君與同邑魏士升友善嘗爲廷桂聘其女蒲城君卒數年而士升知秦安縣廷桂往依焉踰年所聘士升女夭又五年士升行取改京秩從至京師士升尋歿遂歸娶同邑錢漢昭女爲妻生一女而妻卒雍正中廷桂避事復之秦安因爲章氏贅壻居八年與孺人情好甚篤頃之孺人父母相繼卒廷桂事尋解乃與孺人歸常熟廷桂貧既歸無居舍孺人盡鬻粧具得百餘金僦屋三間居之恨不逮奉養享祀必潔及嫁前妻所生女備有恩紀夫或遠出自以盛年單露常懸劍帳側以擬倉卒生二子俱殤最後生一女名催鳳會廷桂故人今安西道錢鋆知撫甯縣

請廷桂管記乾隆九年十二月廷桂病歿撫甯明年二月訃至孺人哀慟殞絕柩歸與錢氏合葬縣西門外烏目墩既窆孺人欲投穴中家人共持止之孺人既無子獨與幼女單居家益困夫從弟廷梅許俟有子後兒孺人乃鬻其居得錢買田十餘畝自給而依廷梅居焉閉戶織作所處雖淺隘鄰婦罕見其面夫先入貲戶部牒授主簿夫歿或購其牒覬以冒銓孺人曰吾以貧故鬻牒欺罔國家罪也況夫名可使有二耶立焚其牒十二年五月服除奠畢闔戶自縊家人覺解之防守甚至久日既夕守者稍倦潛至水側抱夫畫像置岸上自沈死比曉家人始知之見屍面夫畫像端坐不動時按察副使孝感程公光鉅聞之立往卒屬設祭親拜其屍上其狀請旌於朝

報可初孺人嫁時不知書廷桂時時教之久遂通解略涉傳記將歿作絕命詩辭數章詞旨哀惻其末一篇云憶往事兮雙淚沾巾想當年兮妾病沈惛感君愛兮信誓殷勤云妾歿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覓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亦歡欣十七年兮夫婦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貧中路訣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云

傷幼女兮失母誰親死爲君兮此外何論又留書與夫諸從弟曰初聞訃既欲死念夫無後無人喪葬今日服除一死更無別事前議俟叔生子爲夫立後勿誑我無後孤魂但家事空空無可如何止有田十四畝可將十畝與所嗣子四畝與鳳女我死棺木不可多費我心不安有許氏屋價十金乞將我埋先夫塋次愚嫂章孔榮手留孺人卒時年三十四催鳳始七歲明年亦夭夫諸從弟日益貧所遺田盡廢竟以子姓凋少未立後廷桂有老僕數嘗營葬孺人不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邑諸生柏渭吳慶長等始葬孺人廷桂墓中因其立碣表墓來請余文余與廷桂交舊又多諸君之義曾忝舊史敢闕其辭乃爲銘曰

有婉淑姿生彼陜郛萬里違鄉自秦來吳甘窮食貧徇夫沈軀薦服薦醑烏頭表閭歷載二十葬從其夫垂風列女刻銘山隅山壤有朽芳名不渝

唐烈婦傳　程襄龍

吾師大里汪槎菴先生有季女適槐塘唐麟燕夫卒斷粒十日死頌聲嘖嘖徧鄉邑巖鎭搢紳之士嘉其烈具賻陳祭衣冠濟濟肅拜於庭於是先生謂襄龍曰諸君子崇奬義烈之心古矣然可不爲之傳哉是在

吾子夫揚芳宣懿吾黨職也其敢辭按烈婦諱清志生而貞靜幼恆依大母膝下爲陳說列女傳諸可風事大母者以苦節奉

詔旌閭黃氏太孺人也年十七歸于唐唐之先世有筠軒白雲梧岡三先生者爲理學名儒而中丞公暉以清節偉烈著聞麟杰其五世孫也幼失怙恃鞠靈山姑家婦悲不逮事舅姑而事夫之姑如姑遇舅姑諱辰及歲時享祀輒泫然流涕婦性故端嚴既念上無舅姑益以禮法自閑人罕覯其面族屬同居口衆一相接以和終歲不聞譙讓聲鄉里交稱之曰賢事夫子婉娩莊遜于歸六年耐貧困削衣貶食紡績不問寒暑夫病瘵晝夜侍湯藥不解衣帶者兩月詣祖龕焚香泣禱願以身代卒不起既視斂哭幾絕遂勺水不入口宗黨勸者踵至婦從容謝曰吾志決矣去夫死十日竟餓死乾隆九年二月初九日也年二十有二無嗣息當其絕粒日且久愈益堅忍神觀轉澄澈至絕語言不亂惟丁甯必以女婦治斂云

程襄龍曰芝草有根醴泉有原槎菴先生以半歲孤兒賴節母撫之有成食餼郡大夫博學著文而事母至孝雖女子子咸習閒庭訓通曉大義烈婦矢身從夫一往不回固其天性篤摯哉亦流風餘韻之漸涵者

久矣吾聞烈婦不食十日間其姊氏實左右扶持之葢先生之長女歌寡鵠于程門者也於虖姊貞其節而妹死以烈吾有感于閨門風教之由來也故并書之

陳烈婦傳 任兆麟

烈婦吳江倪氏女字陳生鴻業夫亡守貞未市月赴水死時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日也烈婦生而端莊寡言笑幼讀女孝經輒指古烈女賢行告其父母曰兒願學之稍長失恃事父克順厥志人稱孝女鴻業以羸弱死烈婦聞之悲泣欲奔喪陳固辭截髮示志翊日陳具素車迎歸禮見舅姑拜夫喪撫尸號慟聞者莫不悽咽舉斂念事舅姑者有伯叔娣姒夫又未有嗣將絕粒以殉舅姑曲諭之迺強進勺飲復以姑哭子致疾慮己死益傷其心遷延二旬侍奉湯藥惟謹洎姑病愈遂因間自沈玉帶河先是赴縣試者數人見有鬖髾衰絰者向某門拜惑之暨烈婦死迺知其父館某家特踵門拜辭也邑中士夫咸往拜多歎息泣下者卽以事呈有司請旌焉

王烈婦傳 李放章

戊申秋朱子秋渚晨至曰僕昨夜夢一女子斂衽進曰妾王氏婦也隴

西公許作傳久而未就幸齒及感且不朽不佞瞿然曰誠有之嚮也東鄰王氏婦抱節自沈無人表其事思作傳略俟修志乘者採焉豈知一忘之誠感通九地也秋渚曰請詳言之不佞曰烈婦年十九歸於王王故賣酒家設肆望吳門外姑曰三娘善膏澤當壚招飲遊冶者駢集或至徹夜其子生而癡與烈婦未嘗同寢處烈婦矜恤備至無幾微怨懟烈婦性靜默不佻初歸姑以爲新婦故然後凝重如故屢諷之自若也乃强令就食外舍烈婦見所食之地與客座接匿不前潛食暗處又經歲復戕抑之每食不得飽有賣花徐媼爲我祖妣朱孺人婢怪烈婦有菜色詰之知其故嗟訝而出爲祖妣述之祖妣喜曰若家娶此有志婦極難得適市胡餅數十枚令媼置籠中與之媼申祖妣意以餽烈婦泣而受率數日以爲常一日媼見烈婦困憊特甚知不食已三日乃取祖妣所餽食之見几上有糕果數種皆佳品媼問曰此物奚至何棄不充腹烈婦曰汝主母所惠哀其志此物爲西家張姓所遺乃投以餌我者縱餓死不下咽也乙亥四月祖妣去世前二日呼媼至給十數緡令賙王家娘子烈婦聞祖妣訃飲泣累日曰兒固知汝主母爲朱文恪孫故愛人以義兒終不虛汝主母望旣惡少者艷烈婦久以重利啗姑姑謀

於張將矜以威而奪其志焉烈婦知其謀告曰姑日夕會計勞甚媳婦坐食不自安願任其事姑聞之喜使當壚延客數日不告倦惡少者以爲可得而染也姑遂以諸鑰付之其夜操作至更餘黎明喧傳橋下有婦人溺死姑聞心動起視後戶已洞開烈婦儼立水中不仆始悟連日所爲給其懈於防守耳烈婦有兄某久客吳門姑慮其搆釁停尸岸側覆以席俟其臨歛比兄至已隔數日暑蒸日炙顏色如生雙眸炯炯蠅蚋不集兄雪涕謂曰汝能守志我復何恨言訖恍惚聞烈婦有大息聲目始瞑此乾隆二十年六月閒事世系及姓惜不復致詳也秋渚曰異哉此婦所適非類不生怨尤知命也甘餓且死不苟得食守禮也沽玉於市行權也沈珠於淵表志也既死立急流中不仆將示以百折不撓之烈也烈婦固不死也足下傳之烈婦乃眞不死矣

贊曰語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沮洳乃有是花其有旨哉其有旨哉

貞烈伍五姑傳 李集

五姑同里伍氏女也父某業牙行居市五姑明大義嫻女紅能得親歡心年及笄許字王氏子歸有期矣王暴卒姑知之卽誓死不食母強之

曰若婉順能佐母母善病倚若爲命今若死母不獨生也於是五姑復
食素精敏能理內政家多遠商中廚繁劇又諸弟穉妹竟日喧呶織紝
履約一手紛應無少倦然竊其燕居時多淚容衣飾釵珥悉屏去日食
止菜果葷居不一露齒蓋隱然如未亡人母憐之而卒無以解踰半載
親知爲議婚行問名禮是夕姑闔樓扉自縊垂死矣計救之得蘇哽咽
告母曰女志決矣救女何爲由是絕粒十日不死更服鹽汁吞鉛銅不
死啖斷腸花根不死夜坐露臺受寒霜連夕不死引小刀自刺不死凡
所以速死之具無弗爲也而卒不得死每當引絕時母抱置膝上一縷
之氣微微噓噏因大慟曰兒不聽母何自苦若是稍醒輒長跪引罪曰
女不孝誠負親恩然女志決矣於是伍氏內外無安寢者家傍市前臨
通衢鄰藥肆後戶枕溪水曰斜匯居樓三楹樓西爲竈竈庭有井迺鍵
戶塞井戒女鬟往肆中禁刀尺巾帨之屬防愼無所不至有時破檻以
入決戶樞以進甚且撤牆垣爲備稍一閒警奔救恐後於是伍氏房室
無完繕者五姑乃喟然曰不肖女若是重我親憂也遂起事事母寢處
與俱見其坦坦施施朝夕有愉色心竊喜久而防稍懈一夕母熟寢已
失女所在起視之則裂衣襟續若綆縣樓下瞑目死矣時乙亥六月盛

畧貌如生三日殮蠅不敢近蓋距王氏子歿一載云

論曰嘗讀史至文信國傳見其呑腦子絕粒不死復歲餘而畢命柴市歎爲殉國之忠信公至慘蓋一時引決易而九死不移難也今觀五姑事何求死之心同耶余又聞五姑至孝父遠行遺絮服天驟寒姑憂之爲不御兼衣平時曲盡歡心卒能樹大節如是洵乎忠孝義烈同一源哉

張文學室南烈女合葬墓誌銘　張遠覽

文學張於森年少而夭其室南氏從之死於森之弟太學生於桐哀其兄之不祿而念南氏之死爲最烈心誠有所不忍泯沒者以余爲同姓知之稔於其葬也謁余請銘於森字向午西華河莊人少孤依祖而活年十餘補諸生一切時文帖括若不屑者而獨肆力於經傳諸史爲人疎略不羈鄉里頗以狂生目之然有至性懇懇然可付以事顧多病遭祖喪嘔血竟不起時二十有七南氏者故儒家女歸於森敬戒無失禮痛其不及事翁姑也事祖翁祖姑稱孝謹焉於森歿既斂成服三日矣不一餐顏色大異其姒強之食乃曰嗟乎姒知我夫亡何活已呑藥且夕死矣顧吾夫無子惟叔姒賢幸以子嗣吾夫更累叔姒善教之言已

再拜泣數行下其姒驚喻前持之而呼家人奔救則已死時爲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丙午去於森之死日辛丑六日年二十有七葢與於森生同年死同月云於桐以其子拱辰嗣於森如南氏言於是有司旌其門曰烈女以明年二月甲午合葬於其先塋之次銘曰

有茁其蘭嚴霜何速結髮之恩疇云不篤河莊之張世蔚其祥奕奕文學於族有光長轡未騁急景摧藏窈窕令室呼天何望令室曰南出自儒宗端莊而婉教於公宮乃結其褵乃修其儀其儀祁祁中壺之師今夕何夕天風大寒故衣在桁新鬼倏遄日月之行晨夕必逮井水不流藁砧其待去矣莫延延斯我罪一丸在手妾生何每敬拜姒氏泣血沾襦乞而君雛爲我君孤言已而絕魂不可呼三黨奔走驚告瞿瞿聞之有司有司曰都號曰烈女特表其閭仲春二月芳草紛敷同穴以窆式慰幽途金銷石枯我銘不渝

何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孫氏湖南桂陽人也適同里何先佑先佑父遺安延何元三爲先佑師未幾而遺安死其妻朱氏以先佑少委家政於元三因私焉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烈婦晨謁其姑朱氏已起寢門闢而元三偃然臥牀上

烈婦若弗之見也趨而出元三驚告朱氏曰柰若媳何朱氏曰亂之彼何可言元三出烈婦諫曰家雖貧粗有門閥翁勤苦終身不得意所屬望者先佑願姑念翁與先佑毋復近元三朱氏曰吾日暮焉能及遠兒第不言人誰知之烈婦曰兒所言爲門戶計耳雖先佑弗敢告也然願姑終念兒言居數日元三既受朱氏教數以言戲烈婦烈婦罵之復告朱氏曰元三且無禮於兒於姑何有宜早絕之屢諫而朱氏不從與元三謀益急陰匿烈婦房烈婦見之大駡朱氏佯勸元三遁烈婦訴於先佑先佑畏母不敢發烈婦將告其祖先過舅氏家泣而訴之其舅曰而祖老矣訴之無益而有姑有夫而縶此於門外乎烈婦不忍言遂隱忍而歸久之朱氏見烈婦意常怏怏慮事敗復謂元三曰媳所以不從若者徒畏我耳我且出若以強脅之先佑弱弗懼也遂假他事出元三督先佑讀書而身自取若廚下時烈婦方治女紅元三潛抱持之烈婦大呼手擊元三腕先佑遽至元三搏烈婦傷脅而逃先佑跡之不得歸而烈婦自經於房死矣時乾隆三十年八月獄上

詔旌烈婦元三斬朱氏從新疆

論曰烈婦之諫其姑義正而辭婉卒不悟以迫之死其具於爰書者如

是止矣然自初諫以至於死凡一年有六月其委曲寃忿苦必有甚於
死者亢三雖誄烏足以償之

烈婦鄭氏傳 吳紹會

烈婦鄭氏世居嘉興郡治南之雙節巷年三十歸平湖貢生胡世棠怡
亭為繼室怡亭本世族其居家有禮節烈婦初入門即能體怡亭意事
姑得其歡心怡亭故有妾烈婦遇之甚善踰三年姑歿未終喪怡亭卒
無子其明日烈婦自縊以殉時乾隆甲申五月十六日年三十有三方
怡亭之歿也烈婦已號慟昏仆者再猶強起憑族眾立怡亭兒子某為
嗣又經紀含斂具甚詳悉死之晨飭敦匠事猶井井也日將午語家人
暫登樓少憩會嗣子以需某物請叩門久之方聞謦欬聲已而門闢烈
婦旋下樓哭泣如常及復登樓已日晡矣抵暮家人請燭於烈婦叩久
不應抉門以進見烈婦服衰絰自懸於臥榻前急趨救氣已絕及檢榻
間有嫁時衣一襲其領緣及前襟多流涎血沫歷歷可驗家人終莫解
其故余執友張君子遜為余述烈婦事且曰殆烈婦初縊時御此服蓋
舉居恆所宜殮者服之也既又念姑服未除夫方小殮復下而易衰絰
以就死焉誠哉子遜之言也凡婦人以身殉夫者往往悲楚激烈卒就

死所已足爲生人至難之行而乃縊而復下下而復縊倉猝間斷然不苟有如此要非察理至精而行之甚安者必不能也然則烈婦之所以自處於平時蓋可知矣怡亭之所以式教於家更可知矣

吳紹曾曰夫子之傳易也一則曰妻道再則曰臣道致身之義均焉矣前明流寇之難檢討汪偉妻耿氏與偉同縊偉就右耿氏就左既投繯耿氏復揮止之曰雖在顚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正位而死其從容就義有如此者若烈婦之易服再縊殆庶幾焉宜乎殉之日卒未嘗或介幾微於辭色間也乃直書所聞以質子遜所以攄吾黨欽仰之意於烈婦又何加焉

劉烈女傳　李堅

乾隆三十有一年丙戌六月己亥朔

敕表劉氏之門而奉其主于祠旌烈女也烈女舞陽人年十六甚美而端家貧其父母力于田烈女力女工于家鄰之狂欲干之顧素憚其端不敢及是知其獨處乃假求索者入門窺其室女方面內治枲狂徐入室烈女甫見則裂眥而詈聲甚張狂奔計不可得已則復至遽掩其口烈女益怒齧狂指刻畫其肌膚盡碎血淚淋漓齒頰墮地涔涔狂猝未

能近女不勝其楚乃少閒烈女則搏膺而號鄰嫗驚至狂逸去卒不得犯烈女已而烈女之親歸烈女哭已竟日矣遂大慟曰吾何面目復爲人乎所以爲女子者以能守節義使人不敢干也今小子敢凌我辱莫大焉夫旣已爲小子所凌尙假口于未汙忍而不死是寡廉鮮恥棄名義喪大節莫過於此矣吾父母何以爲人吾何顏立於天地之閒乎卒自縊當是時其父母偕鄰人喻之萬端不可大吏上其事

帝命法臣行罪無貸爰嘉女之烈維時所司奉典以聞

帝曰可初烈女死吏以白官舞陽令他出尉卽往執狂鞫之盡得其實令至復訊囚囚富而狡其族橫於鄉多假胥隸爲賓緣且詭曰舊有染及覆案烈女之屍貞處子事乃定旣已入祠人皆太息稱令尉賢或曰烈女小字惠幼育於顯祿如所生云

李堅曰方囚以詐誣烈女也小人或信之猶喋喋然舞尉范君爲余言其覆按也令公詢其驗而假鄉媼試之烈女之迹始白嗚呼慘矣士之平居讀書談道非不知貴禮義尙廉恥而毀節敗名者可賤也及其身臨大事往往一隳而不可復挽者非必貪榮慕利之情深蓋畏死之心惑之耳烈女審決所處節建名立其賢於世之貪一時之生而隕終身

之節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坊樹墓前在舞陽之北郭余每道經其側常敬仰不置焉

牛烈婦墓表　張洲

國朝令甲釐婦無故死者不旌蓋以非有強暴之偪臨或威屬之勒嫁爲萬不得已而徒死以殉於情爲過於禮義無當概不予旌以戒輕生重人命也至值必不得已之勢不死則節不完此際稍存倖生之心即虧名忘恥而乃慨然捐軀不顧舍生取義於禮爲得於情爲正於心無愧於令甲宜旌然卒湮滅而不彰非可悲哉觀長安牛烈婦事足感已烈婦之爲牛氏婦也生二子而其夫死子幼夫黨無可依者依母兄居女工自給養其孤其兄貧無行利烈婦嫁得金錢可數萬計百計以勸不從謀且強之陰與媒者成議娶有日烈婦度勢不可得已一夕則涕泣撫二子寢起自裝束易衣履赴井以死族黨欲鳴之官顧念其兄且誅孤將安託因乃中止致罪人罔麗於獄而烈婦不得與旌矣同里故泉州守張宗純一亭靖逆襄壯侯勇之孫也博學善文辭爲啟徵詩乃一亭且卒懼遂泯沒長安秀才蕭儀德隅遇予述之而求其所以不朽者乃爲敘其梗概俾表墓石其生卒月日得年若干秀才未悉記憶姑

闕焉墓在長安之神禾原

烈婦東鄂氏小傳　蔣恭棐

烈婦東鄂氏鑲紅旗滿洲人祖席爾達禮部尚書父烏禮卜黑龍江將軍在室以孝謹聞年十九適鑲紅旗三品廕生覺羅隆德為繼妻隆德父母俱前歿又喪其弟哭過哀遂病咯血與婦訣出二指示之婦泣曰妾必不負君殮夫後護其髮不肯翦哭且拜辭其尊屬矢從死競勸持之乃翦髮如制徐以禮葬其夫越五日伺守者稍懈黎明起遣婢取湯飲去潛至廁藩閒解約髮帕自縊家人覺救之心尚溫灌以湯不復甦矣殮時面如生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也隆德年二十四婦年二十無子

乾隆某年旌表

贊曰自古陰教莫盛於成周考之於經女子之以節見者僅衛共姜宋伯姬二人得非魯衛懿親雖距文王太姒之時遠而睢麟之化有被之深且厚者其遺教然歟東鄂家世勳舊于歸

天潢具事焯焯若此設遇孔子不當大書特書於詩與春秋以為彝倫之標準歟傳而論著之俟

國史列焉

王烈女傳 郭谿

烈女王氏太倉鄉瑯村人父山言母賀氏生五歲喪母遺一妹歲尚未周女爲保抱攜持有成人風事繼母傅氏孝傅治家嚴明偶以過誤責奴婢輒爲婉曲開解與母同其喜怒朝夕侍顏色多先志逆之傅亦撫字教導勤懇過於所生烈女性持重寡言容服不整不出於房終日凝然端坐以紃紝自程女儕無敢嬉戲於前者年九歲許聘同邑汪本桂之子榮光未嫁榮光患咯血病卒越五日訃至適女隨其母省祖母於別院其叔持訃音驚告曰汪郎已歿女默然色變兀坐暫時遂託故攜其妹歸復遣僕往候其母與妹烹茶坐飲爲述生平款陳女戒並勸所以事親之道曰吾與妹少孤貧繼母以養年今長矣益當恪共子職毋以不敬而得罪且懼獲不孝名既而曰我倦甚欲少憩入戶卽下鍵其妹問之曰吾恐其有擾我也及其母至呼之不應抉窗以入則溘然自縊死矣時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九日也年二十一事聞請旌建坊

楊烈婦傳 錢青選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顯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

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既而自榮以病痼目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於力也相與嘉歎或稍資給之葢有借於氏之傭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商嫁之氏不應既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尙少無子女今卽自存何所終乎予耄矣恐不能恃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含涕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葢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既然而尙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爲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糯氏方磨腐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哭呼曰兒有夫也雖殘廢願卒守之柰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於河救者攬其裾氏頓絕赴激湍値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井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

論曰婦人多輕生然死得其正則生輕而死重矣烈婦之以烈見也葢其遇爲之孟子云所惡有甚於死者氏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於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哉抑又聞氏之死也去盧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今既悲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興歎爲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已也

記丁烈婦 楊紹文

烈婦宜與人夫曰丁三郎世家子也嫁夫踰年三郎死婦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測也後四十九日既奠婦出就位立視紙位久之拜拜時若聞其呼三郎者遂伏地不能起遽掖之則死矣昔先王制喪禮哭泣擗踊有數蓋所以達人之哀卽以節其生也婦惟自必於死故不宣則其一哀而至於死宜也雖然婦苟不死孰知其哀之至於此極耶告余者不能記其氏故闕焉

記烈婦沈氏 楊紹文

烈婦姓沈氏懷遠人嫁同縣秀才某生子十餘歲矣乾隆五十年懷遠大饑貧無以爲生計夫婦相謀同縊死及秀才已就繯目婦婦不行秀才曰汝改悔耶婦曰戲耳何遽至是秀才大恚曰不死當賣汝婦曰賣不勝死耶遂賣之得錢若干秀才父子得以濟婦既就賣家默入幃中縊死嗚呼秀才之欲賣其婦也以其有外志也婦惟知不有外志則其夫必不賣己不賣己則其夫與子必死傳曰非死難處死實難婦之處死何其善耶又聞其後秀才父子相繼登第而秀才亦仍復迎其喪歸由是觀之世之憂行善而無報者亦可愧也

江節婦傳　余廷燦

節婦姓黃氏名歸妹長沙諸生賢道之女節婦五歲失母祖母憐而鞠焉年十四適平江江慶璜二十舉子不育慶璜死節婦即絕食四日誓必死姑大窘慟哭仆地節婦急起持之姑徐甦小姑奉羹湯進姑曰必若嫂食即食不然亦就死矣何食爲節婦度不可以殉夫故累姑忍啜之然每對食案輒喀喀欲吐曰吾不死焉攸用吾姑命小姑坐臥伺之則又解曰吾事尚未畢何遽可死也未幾節婦祖母餘年終小姑旣嫁比三年除夫服俱克如禮乃歸甯其父五閱月而返九月十六日慶璜生辰也前一夕節婦爇瓣香告天以次及祖廟竈神即預治廚饌爲祭具明日獨呼小婢隨至慶璜墓且奠且哭奠旣畢紿婢赴里舍求杯水自潤還出袖刀刺喉不可入搶石撞之尸面墓僵立不仆婢返猶舉杯水進熟視之然後驚走啼呼也比舁歸復甦口屬衣篋中物乃絕發之得白縑一方書三百六十字明三年不速死之故與推分貲財處甚曲至末大書天淸地白四字當是時平江江節婦名聞湖南北邑侯宋君致祭奠將申之大吏請旌初節婦之就刎也衣裾漬血無多耳及合葬之慶璜墓鑱土則一縷血痕直下注至四尺餘土色尤炳如渥丹也

論曰節婦父去予家二十里而近予聞節婦歸省時一日持白綝正几案滌筆硯其父見之則曰想成一件好花樣且待做出來共看耳偉哉此天下奇男子勇於綱常之言雖其父不必知也曩令節婦即以不食死亦奇矣況從容引決若此何婦人女子亦知所以處死哉或謂節婦靜而慧幼聽家塾學子讀書即琅琅成誦其父授以女誡孝經即通大義蓋頗聞前言往蹟脩德茂性以故義節章明詳盡有如是是則誠然矣然世之服儒衣冠讀聖賢書萬卷言必雍容稱古昔而考其所行遠背馳於所學者又不可以道里計矣彼其所學固何事哉

萬烈婦傳　魯鐸

烈婦曾氏南城人嫁為萬某妻某愚而癡有老父不能養烈婦力針黹以食其舅且自給父怒其子欲撻之子以惡語觸其父父訴於縣令令拘其子至先是役二人窺見烈婦美心豔之適其夫被拘役二人謂之曰汝以力不能養怒於父今被拘於官何得錢通於司門者終拘餓於此耳吾憐汝樸直假汝錢數千且為汝通於司門者汝可得出即為吾徒吾將為汝入名充役於官明日役二人至其家見烈婦目眈眈視之役二人招其夫出又語之曰汝為吾徒當日出應官事汝距吾家遠室

又隘曷若移汝家來同居其夫喜歸語烈婦烈婦曰汝與彼素不相識假汝錢出汝招汝爲徒又謀爲汝出費充役於官汝何以得此於彼向者彼至我家目眈眈於我竊其意實在余也汝卽欲與彼同居我終不可往明日其夫往辭二役役知烈婦不可動遂索所假錢其夫無以應烈婦有二子一女女纔四五歲役二人曰汝無錢以償汝有一女吾爲汝賣於某家可得値償我其夫果竊抱其女出巳賣於某家矣烈婦始知之至某家抱其女歸且罵役不絕口役聞之大怒卽日稟於令誣烈婦不孝其姑令卽拘烈婦并其夫至至卽拔烈婦頰數十夜五鼓烈婦抱其女死于水烈婦嫁時姑巳前死矣令葢未及問也

論曰余聞烈婦死之夕夜半呼其夫囑善奉養舅撫視二子夫怨烈婦不肯徙不爲應然亦不料其遽死也烈婦於奸謀始作之時卽能預覩其計以利誘之不可以威脅之不可卒以一死明其節邑人皆知其事矣余獨悲烈婦以節死而令顧斥爲不孝也

烈婦邢氏傳 錢維城

烈婦邢氏山右人少寡撫其孤孤長娶有室經理家政井然足自立而烈婦年四十餘矣烈婦自少得神仙吐納之術常獨坐一室終夜不寢

所居屋負山見子已成立乃築室于其巔足跡不下子若媳率數日一往問起居如是者數十年烈婦有殊色自居山辟穀導引益妍好恆如十六七許人有李三者樵于山于精舍外望見之大驚以爲世所未有念烈婦獨居可爲也夜持利刃踰垣抉門入烈婦方趺坐李三直前持之烈婦驚力拒李三露刃迫之烈婦不從而時倉猝無可抵乃以手格之被七八創憊不能拒李三復犯之則又躍然起搏如故凡絕而甦甦而拒者數四飲三十餘刃卒不受污而死時將曉李三踰垣出棄刃與血襪于溝而歸告其妻曰余不得生矣妻怪問故曰余往姦山頂邢嫗不從殺之矣妻以爲戲也曰吾方少而何求于老人李三曰子不如邢之美也言訖而逃烈婦子謁烈婦見屍訟于官官謂烈婦耄而色少艾疑有姦殺事蹤跡之得血襪于溝中獲李三妻訊得實因捕李三論如律

論曰世稱神仙往往多有然其說誕謾不可信以觀烈婦其不誣耶烈婦方求長生而反以此死神仙宜不若是或曰仙者不死而有以兵解者烈婦其類是歟抑得其術而未成歟雖然少以苦節稱及老而以烈著是眞不死矣何必神仙哉

趙烈婦傳　錢維城

烈婦任氏名環河南汝州古二里人也生數歲父母死叔仁里憐而育之年十七適同里趙海玉海玉生十二年耳父廣聞母趙氏趙氏素與鄰徐可鳳通不二年而廣聞死時海玉方七齡趙氏與可鳳居恆如夫婦烈婦之于歸也夫雖幼不以爲怨其侍姑謹朝夕不暫離趙氏乃大窘密與可鳳謀欲并奸之先是烈婦見可鳳數來與姑詭微知其陰事竊以語叔曰海玉幼而弱不能家鄰有徐可鳳者不良人也將壞兒家事可奈何其叔曰善事而姑毋負吾教外侮至謹避之耳可奈何久之海玉侍母寢趙氏與可鳳約啟扉而俟之夜未半可鳳潛詣烈婦房以刀抉門進烈婦驚大呼可鳳踰垣走趙氏起佯怒且慰之曰新婦毋自苦吾爲若詈烈婦自是遂不食海玉守之嚴無少間數日可鳳復至烈婦哭而詬之可鳳顧曰毋詈終不免耳烈婦知姑之實與其謀也不敢言走而告其叔曰環不幸早失父母賴叔父以生今事吾姑二年早夜兢兢可幸無罪乃爲强暴所侵雖幸不辱而姑方厚鄰人恥不可雪且終無以自免環不能復事吾姑謝叔父之愛遂泣而歸僞若無慍者進食少許趙氏與海玉咸信之守稍懈遲明赴井死年十九事聞于官可

鳳論斬嗟乎烈婦之遇窮矣計無過於死顧死而終不忍白其姑之私至是而愛姑之身猶有甚于愛其身可謂孝烈也已

論曰維城閱此卷慨然歎有司之不明也廣聞家惟趙氏海玉三人而海玉方幼無知識可鳳之奸趙氏無月日廣聞之死又無月日亦不詳其病烈婦少而美與可鳳同里閈未嫁之先曾否相識其與海玉聯姻是何時海玉方十二何急求娶此皆案中須詰問者曾無一及顢頇了事可爲恨恨因并記之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目錄 列女八

烈義下之下

徐烈婦傳 吳德旋

烈女劉滿姑傳 賀代伯

又書劉烈女事 張士元

官節婦傳 魯仕驥

何烈女傳 吳定

曹烈女墓誌銘 秦瀛

陳烈女傳 彭端淑

朱烈女傳 李宗傳

史烈女傳 王烈女附見 沈埴爲

洋縣益水村薛烈女死賊記 岳震川

邢福妞傳 熊寶泰

周氏小傳 二婦附見 耿興宗

陳烈婦傳 賈湘

楊烈女傳 王崧

林烈女傳 李宗傳
又記乍浦林烈婦事 丁子復
武烈婦小傳 李元滬
王孝姐傳 熊寶泰
蔡烈婦傳 黃汝成
施烈婦傳 賀代伯
劉烈婦傳 王崧
烈婦錢史氏事狀 李兆洛

嘉興錢儀吉纂錄

烈義下之下

徐烈婦傳 吳德旋

徐烈婦吳氏嘉興縣學生徐宸煥之妻烈婦少讀書通大義宸煥家貧甚朝夕恆苦食不繼烈婦處之怡然乾隆五十一年宸煥死烈婦爲書與其母訣曰兒上不逮事舅姑下而子女子無一人夫死於徐氏已矣若歸而從母以居恐違婦人從夫之義兒愁且從夫於地下母無以兒爲念也遂自經而死

吳德旋曰烈婦之死偉矣然同時有某將軍妾者將軍死妾從死嘉興士大夫爭爲詩以章之至於烈婦寂如也吾友戴經亦嘉興人爲予述其事予慨然者久之且曰子必爲之傳嗚呼烈婦豈藉余言以傳耶

烈女劉滿姑傳 賀代伯

烈女姓劉氏湘潭人滿姑其小字也父亨基官臺灣司馬旋攝彰化縣事事竣攜家屬出寓公廨時邑匪林爽文糾眾竊發烏合狠跳勢若風雨驅入城恣行殺害司馬暨家屬十餘人俱罹其毒子利鎬挺刃衞父

手戮二賊力竭死焉滿姑年十八義不受辱急奔赴廨後小池或止之
曰彼傷官吏不及婦女第竄伏當得活也姑弗聽曰覆巢無完卵不速
死將求死不得矣躍入池水淺不可溺倉猝展轉淤泥中賊大至曳之
上爲好語慰解姑變色唾罵賊怒曰爾命在呼吸從吾言則生否則不
免作無頭鬼耳姑復罵曰我名家女豈懼死乎汝等生當太平甘爲逆
亂官軍至碎屍萬段矣且罵且哭聲色愈厲賊知不可屈遂遇害蓋乾
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明年大兵渡海破賊匪又明年擒賊
巢渠魁及餘黨悉就俘臺灣平大將軍嘉勇公奏凱還京廉得一時殉
難者俱爲奏聞得
旨旌表入烈女祠臺人私謚曰貞烈
常甯賀代伯曰凡天地之正氣必有所鍾而出於巾幗者爲難滿姑弱
女子耳抗節捐軀不肯苟活慷慨罵賊之詞至今猶凜凜有生氣其上
邀
九重之褒美而下享奕禩之俎豆豈虛也哉昔高彥昭以濮陽婦唐女
妹妹陷賊中求死得死太常謚之曰愍李翱爲作碑文敘其死時語甚
烈今滿姑之節行與

恩榮倖於愍女惜未得如習之者紀其詳以垂不朽也

又書劉烈女事 張士元

烈女劉氏名滿姑臺灣府同知亨基之女也乾隆五十二年逆賊林爽文陷彰化時滿姑年十七賊衆蠭聚入亨基公廨家族俱逃惟滿姑戀其父不肯走出父既被害滿姑奔投屋後小池池水淺不能沒其身號哭痛罵賊賊畏惡之乃割其口復割其鼻滿姑抵死罵不絕聲遂被殺大將軍福公上其事有

詔旌表如制並令入烈女祠夫古今婦女當寇難之際甯死而潔身不肯生而受辱者史冊所載不一矣若乃身殉死父不避矢石至以弱女之口折凶逆之鋒如烈女者實不多見嗟乎此何異唐時段秀實張徹之死乎書其事將以備史氏之采擇也

官節婦傳 魯仕驥

建甯官節婦朱氏嬪於官若干年其夫德華客死廣州無子訃至節婦悲哭不能食越二十日遂自縊死也其弟子書其事來告余爲之論次曰婦人從夫故夫死不再醮以明從一而終所以立禮義之大坊也禮未有從死者有之則夫或不幸死於非命又或躬任王事爲國致死爲

之婦者當顛覆流離之際懼以身辱於是致其貞烈以從之葢亦禮之變也今節婦之夫以客死非有顛覆流離之懼也於禮可以不死又其舅在堂死疑非其所安然卒奮身以死壹何決也當訃至時節婦不死至二十日乃死節婦豈不欲爲夫養舅哉顧念舅氏猶有他室之養獨其夫沒身羇旅孤魂營營主後無人靡所依託不得已以一死謝之亦可悲夫觀其瀕卒猶杖至舅所再四温慰而遺書與諸弟曰夫死從子無子則死然死必致夫骸合葬以終從夫之義葢節婦素嫻禮教其於死生輕重之際權之審矣嗚呼世亦有激烈一時不惜自隕其身者君子猶賢之況如節婦又曷可少哉又曷可少哉

何烈女傳　吳定

烈女何氏巢縣漁人女也居縣城南溪濱生十年字李氏子承宗李氏居亦濱溪兩家相違半里餘而李氏廬於溪流之上承宗少孤而貧有祖母春秋高弟幼承宗亡女年二十泣請於親願匍匐奔喪承奉祖姑撫壻之幼弟親拒之女益慟勺飲不納者四日夜乃私縊於房衆覺而解之越日父母他往遂乘隙自赴於溪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一日也父母歸泅求其屍不獲死之三夜屍忽自浮水面適與壻居之門直葢

逆流而至止泊不去出之貌如生其衣裳舄履皆有緘紉帶束尸既獲兩姓之長者謀曰宜從承宗合葬女於是身死而志卒成悲夫事上大府爲之奏請於
朝而同縣劉君蒼巖官鎭江之遊擊復爲文廣徵文士之言揚扢之嗚呼何氏漁人女也使產於讀書之家得聞先王遷葬嫁殤之禁其所處當更有軌于中正者然以一日之烈而其靈不遽泯滅顧如此嗚呼是豈不足以風末俗哉

曹烈女墓誌銘　秦瀛

烈女姓曹氏浙江海甯人父某家甚貧幼許字查世裘世裘明順天府尹秉彝十世孫未婚而世裘之父某先迎烈女至其家烈女性婉娩舅姑俱篤愛之迨年二十有五婚有日矣而世裘夭烈女哀慟不欲生舅姑慰譬之不從卒閉門服鹵死時爲乾隆癸丑九月五日其鄉人將白諸州以聞上官而旌其門閭世裘之族父查揆先賦烈女行悼之並句余誌其墓禮曰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未嫁而殉其夫歸震川氏以爲過而汪氏鈍翁著宋烈女傳則以忠孝義烈之行足以砥厲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蓋汪氏之詞甚辨夫未嫁而以身殉夫雖稍過而不失其正

況烈女縱未成乎婦而幼撫于舅姑則夫婦之義已著尤與未至夫家而夫死者不同孔子之答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未嫁夫死而服斬衰以弔此禮或不行于今若烈女已至夫家則於世褒之死其服斬衰無疑既服斬衰一旦除凶服去而他適此義之所不敢安也先王制禮準乎義與情而爲之制情所難強固不欲強中材以必從而賢智之過即過乎情未始不合乎義亦未嘗不樂予之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如烈女者矢不二之節忼慨引決較然不欺其志豈非聖人之所許耶烈女以某年月日與世褒合葬于某原余重其義迺爲之銘

辭曰

海昌之陽來悲風些連蜷冬青攣蒼松些貞魄其藏閟幽宮些化爲子規晝啼血些生不同衾死同穴些海波不竭名不滅些

陳烈女傳　彭端淑

彭樂齋曰余聞諸先儒云女子未廟見不成婦無守節理此言蓋不以其所難強人也未成婦而矢節豈非能人之所難哉鄰城陳烈女者生自農家許聘鄰人徐姓子未冠而死訃至女執薪方爨聞之薪自竈中

燃及外達於手始解須臾入內撤其頭繩足帶易以素出復爨忽大慟其嫂見之微笑言於母母曰閨中女柰何作此態女遂止女父農人難與言舅某邑諸生素奇女適他出女口中念曰安得舅氏至乎久之乘間語母曰兒已許聘徐郎便終身不易聞郎伯兄有兩子得一子撫之便畢兒願母正色叱之曰唉是何言汝母自爲婦來未聞有此止恐爲外人羞也且毋令若父知知則當重怒汝女不再言他日母怪其形骨立潛視臥處則淚漬枕有血痕驚曰此子乃一癡至此耶倩鄰嫗代解之女度母終不可行已志而又不敢達於父但日俟舅至而舅終不至遂自經死蒲城老人屈悔翁曾與女舅遊得悉其事言於余余聞而歎曰嗚呼烈矣豈非能人之所難哉是固可以媿天下之既爲人婦而他適者已

朱烈女傳　李宗傳

烈女朱氏仁和王僑之聘妻也七歲失怙母以許配僑家貧弟穉無以爲生年十三歸王氏爲養媳端莊婉孌舅姑絕愛憐之鄰媼曰是何福慶得此賢養媳時僑年十二日坐書室烈女左右隨姑未嘗覿面偶見則面赤走避姑轉笑之僑聰穎能文思欲先得科名後偕伉儷雖其父

毋亦以是期之年十五應府縣試皆前列顧黜於督學使者憤恚益攻苦五月得疾六月二日卒當僑病篤時烈女徬徨戶外不近寢幃舅姑憐其意命入視湯藥烈女默禱神天祈以身代及僑卒父爲具棺殮烈女以縊請舅不從旦晚憑棺痛哭勺漿不入口舅慰之曰吾兒已亡將以女視汝過悲奚爲烈女作色曰兒豈舅女耶益大慟已而憊甚卧牀以首觸枕泣其弟勸曰姊素愛髮若爾毋乃傷乎烈女曰吾命且不惜何有於髮家人防之稍嚴烈女不得死乃奮力以指抉斷其喉痛絕而逝時六月初五日也去僑死三日耳有司以其事聞於
朝旌貞烈

贊曰烈女與其夫未全乎爲婦也然既歸其室有婦道焉卽以身殉不得豈爲過也且烈女年未及笄慷慨明大義決然遂其志若此彼負盛名膺物望百年鼎鼎而瓦裂斯須者抑獨何哉

史烈女傳 王烈女附見 沈埴爲

史烈女者秀水史善燕女母氏倪史之先系出溧陽侯崇傳世二十有八至集賢院學士諱懷則始遷吳之思賢鄉聚居數十百家不問他姓人謂之史家村明史西村集載曾祖考清遠府君諱仲彬行狀其遠祖

也女生而端靜事父母以孝稱女紅外誦女誡女箴習知大義年十六許字仁和曾任湖北觀察杏雨沈公次子守坤爲室觀察罷官後僑禾郡以官遊四方守坤年十九赴童子試於杭遘疾歸旬日而歿訃聞女方刺繡手翦刀劃破之七日不食痛幾絕强起請於父母願喪服歸沈氏守節父母以觀察未歸之難之諾而未果也女日夜飲泣形於夢想守坤右足故不良女初不知一夕從夢中得其狀及寤詢之而信於是求歸之志益決矣先是守坤死柩厝茶禪寺僧舍女詗知之倚其祖母禮佛寺中徧問老僧所寄柩若無意者然至守坤柩色變不復言歸而詔其婢曰我必歸沈不得則必死我死毋易我衣履履汝識之毋忘女自聞變後即用麻韜髮所謂衣履者蓋練裳總屨雖令節莫之易也居二年觀察返自楚女之鄰有卜姬者數往來郡城女託姬密以已意告沈姬滯他所未之來亦不爲女復時觀察初歸懷抱作惡且未得女之款曲則語姁曰禮女未嫁壻死斬衰而弔既葬而除之盍爲我以禮辭焉可乎姁至女家具以告女聞之亟言於母曰歸沈兒所願且兒歸猶得與父母相見也無何姁去父母亦不以女言告姁女既兩失望歎曰已矣復何言耶日方午趣爨湯入室浴久之闃無聲婢疑焉排戶入則

浴竟整衣裳投繯逝矣姁所居距史十餘里亟追之固在途也觀察聞信遣僕婦馳往視含殮酷暑一晝夜女貌如生實嘉慶元年六月十六日年僅二十越三日舁其柩同厝於寺嗚呼激一時而名千載士大夫之志行然也惟烈女亦然若史女則更有難焉者殆古之從容以成其烈者耶觀察老矣悼子之殤茲復痛媳之烈余兒事觀察者屬爲傳以紓其悲朞而未成錢孝廉昌齡以狀來語甚悉余得而論次之

論曰禮未有言女未嫁而守節者刜以身殉乎雖然聖人特不欲強人以所難又豈肯以殉節爲非禮者哉自曾子問有夫死亦如之之一言註疏家實之以斬衰往弔夫既續而往弔矣則如史女者不沈之歸而安歸乎向使史女得歸以節終可以不死卒之人事多阻志不少渝其死也以求仁也以就義也而禮存焉蓋禮之變也抑余聞史氏明萬歷初有義姑者字宜興邵一龍一龍年十六而夭姑刺而爲中心不改字歸邵終其身

國朝康熙閒王烈女殉史喬棟之死相距四年卒與喬棟合葬祠祀迄今然則吾鄉之史詢無忝禮宗哉

洋縣益水村薛烈女死賊記 岳震川

嘉慶丁巳臘月之末賊至洋之益水邊遇薛中傑之長女年十六七美姿容方與人家避賊賊掠之馬上女厲聲罵躍仆地賊又馬載以行罵甚虐賊曰必殺汝女曰願速死賊貪其色忍受罵必欲脅去女投益水中賊以冬水淺不能死女立岸上好語招之女益匍匐入深處罵不絕口賊怒攢矛刺死其伯父中時之言曰是女年雖少處閨中靜重若成人迥異凡兒女不意其以此死也余聞而悲曰嗚呼此吾秦先達李叔則所謂女屈原者也益水至清沙白石細秋冬霜露淒然瀧瀧如琴筑鳴宜烈女之死於此也不以水死卒死水中熱血淸波融入江漢益水終古不涸薛烈女終古不死矣余又考水經註曰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今俗訛為溢當正之

邢福姐傳

熊寶泰

邢福姐友材女濬縣鉅橋人貌端麗楚楚不類農家人年十九適袁顯合養子與旺顯合後妻任氏夫死後奇淫最後與牛文謹密文謹黠而暴諸姦畏之見福姐至皆驚喜福姐性嚴重不妄與人言笑見任氏室諸姦雜遝怒形於色而諸姦豔其貌挑以言色拒之使任氏誘之醜詆之若不喻其意者於是日給福姐一掬米使不得飽使與旺明言之曰

死耳吾弱女子不能殺人能自殺也子爲男子不能庇其妻吾以死自庇矣偶見小姑運姐與人言笑輒避去運姐任氏攜前夫在室女諸人聞之恨次骨聚謀强辱之與旺洩其謀福姐懼辱夜出將溺於河出門里許大風揚沙不辨路遲明遇素識人送歸母家父母恐任氏責其夜逃亟偕之歸福姐曰死無所矣文謹逼有材書女再逃杖死勿論材不識字唐有惠書散歸是夜二鼓福姐已臥與旺聞打門急則唐敬存也入任氏室文謹與之謀喝任氏與旺裸縛福姐鞭數百福姐求滅燈死無恨文謹怒不力使敬存易牛筋鞭之福姐罵不絕口有娠不勝痛楚大聲叫呼鄰人唐再萬亦文謹黨也聞聲越牆至乃易大繩縊於梁使福姐足離地再萬蹲身持繩鞭至五鼓油盡燈始滅敬存亂撲以死文謹使與旺以刀劃其頸作自戕狀以逸時嘉慶四年三月初四日官捕諸姦寘之法傑從見福姐身無完膚驚傷不忍視鞫時友材曰女兒幼聰明長遇事能知人意嫁歸時時垂淚曉起母見其枕必濕別時若不得再見者然女伴皆曰福姐好姑嫁與旺故戀戀如此今日方知其負奇冤知民懦不得爲之昭雪故不言也言已哭不成聲與旺妮妮言之若言他人婦者無不切齒云

桂之樹軒居士曰近時里正見溺死人輒擿以竿使流入他境他境亦然三日沈矣使福姐死於河亦若是耳而諸姦宿其家如故也衛輝知府因送兵宿行館聞窗外少婦啼甚悲使奴燭之不見人靜復啼且達旦起視几上報福姐牘適至驚曰吾聞烈婦聲矣幕下士以一婦殺數命爲請堅持之於戲烈矣是亦可哀也已

周氏小傳 一婦附見 耿興宗

烈婦周氏寶豐人周元洲之女性婉嫕美姿容年十八適同邑傅瑛翁姑交賢之曰新婦意用巾幗中未易多得也屬氏之祖母嬰劇疾兒癲狂不能理湯藥母曉夜侍委頓將不支姑乃命氏往分母勞閱數夕教匪突起大肆淫掠村民各奔避賊梗道母恇擾不知所出時方盛夏禾黍被野氏徐商之母負祖母匿其中賊遙偵之蜂擁入鄰婦先匿者羣擁賊鞾叩首祈請哀到氏低聲謂母曰死生命也奈何降志於鼠輩乃舉袂蒙其首伏母懷賊撥視悅其色具馬挾之上二賊夾持氏披髮叫詈賊撫氏背作款曲語略不少忤氏以指勢面詈愈厲賊怒刺其脇推使墜連刃之詈不絕口以死於時有婦與氏同其烈而能以一死弭禍機者二人邑人至今稱道之而惜其母家與所適之姓字無從考也先

是敎匪作逆官軍逐捕留火藥數車於祭河寨賊欲攘而有之奮力陷寨一隅戍陂陀肉薄以登二婦見賊入大呼曰寨破矣藥資於賊邑無噍類鄰境亦將不免也寨中人皆潛辟無應者二婦急舉火順風焚其藥熛焱燔突烽埻如夜賊自相鬭殺二婦尸燔而支不殊周氏死時年甫十有九二婦年亦未及衰道光十三年方伯栗公同為之請旌於
朝建坊設位節烈祠

陳烈婦傳 賈湘

覃懷郡西之孔村利仁河自北而南析村為二河以西多陳姓亦號陳村其實俱孔村也陳烈婦者李氏名德父友信河東農家也母秦氏篤愛女不欲遠嫁許字河西陳萬忠子廣美婦性恬淡寡言笑年少華豔而眉睫閒有冰霜氣鄰嫗罕得見其面年廿四歸陳時廣美病已劇不能成合巹禮翁老而鰥無主中饋者婦脫嫁衣裳入廚據案為翁作饍羞極豐美朝夕侍壻湯藥夜猶數起翁喜新婦賢幾忘若子之病臥也三閱月而廣美死甫殮婦不哭亦不食已數日矣母憐之曰以兒好身手何患無佳壻且兒至壻家時即與壻異屋居雖再醮猶處子也誰不願娶兒作婦者樂境甚長胡為自苦婦泣曰兒命苦不慣尋樂境身已

適陳豈容再辱强兒所不爲誓不涉此河矣母亦泣徐曰兒志已定吾不汝奪壻未葬兒事不了也意欲緩其死而陰移其志耳婦頷之遂復會事翁益謹無纖芥怨容母亦私自喜不逾月葬廣美及葬之明日屬翁礪膾刀曰爲翁作麪虞其鈍也翁出心忽動急歸門已闔室中格磔有聲呼不應排而入見婦屹然立右手屈曲握刀首負於背血從鬢髮間隆隆下淋漓滿地項與肩幾不屬蓋用力猛惟恐不殊也翁哭疾呼族鄰畢至泰氏亦至屍始仆時嘉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婦年廿五歲距嫁時才百十六日耳又二日合葬於廣美之墓河兩岸觀者如堵莫不泣下

約園氏曰婦之死烈矣當其未死時亦何柔而順也然幾見天下悍婦人能死其夫哉夫柔則氣沈順則心壹故不以樂易其苦嗟乎惟樂是求此馮道之所以號爲長樂也與

楊烈女傳 王崧

楊烈女名娭字又香昆明諸生暹之女也大父某夢人捧香入其家既寤而家人以生女孫告由是奇之鍾愛踰於孫男臨終屬其父母善視之烈女生而穎慧舉止端凝及長愈嚴重不尚紛華女伴或嘲誚之弗

顧也母夏氏多病弟妹弱小家故寒素不能畜婢媼凡母氏湯藥弟妹食飲饔飧炊爨並取辦於烈女事無廢闕年二十許字同邑段生初烈女諸父爲其女子相攸多取富厚家子弟女頗不謂然父母知其意來委禽者悉謝之父與段生較藝於育材書院見其文乃受幣時段生猶應童子科未幾果以冠軍補弟子員老宿皆許爲遠到之器當是時烈女之父母交慶謂香夢有徵當膺榮於玉潤也段生多兒其家法婚娶必以次相及故烈女二十六歲未得賦宜家辛酉鄉試段生出闈患病踰年轉劇尋卒烈女聞之一痛而絕父母急救始甦稍能起言將入廁母跡之已徑至井邊將躍而入母急以身蔽井呼家人挽之歸歸而痛哭恐父知則引被蒙首臥而哭於其中親戚百端慰諭意終不釋母知其從一志堅謂之曰哭將何補不如往守於段氏庶全汝節乎烈女曰微母言兒固思之矣顧段氏翁老姑亡諸兄公未娶何以同處母曰旣不可往吾告汝父取爲汝治奩之貲市田贍汝在家守志奚不可曰女賴嫁貲以生每見嗤於鄉鄰祖姑與姑可鑒也且弟妹或有閒言反傷骨肉恩奚可哉因執母手仰天大慟曰我雖女子亦知敬天地事父母何乃迫我至此吾祖有名於時吾父且業儒吾非他人比幸有弟妹在

父母不至無依吾不能復顧父母矣自是絕食哭益不可止烈女素畏父病給以病始稍進食越日父以責子故語侵其母烈女委曲和解語娓娓動聽父母以爲哀情漸減心竊喜之烈女故從母宿樓上旦日促母起炊母起下樓烈女猶臥也俄頃上樓則門閉不可開心大疑破壁而入烈女已素服縊於梁上殉節而死矣時嘉慶八年某月日也知縣許惇賢之請旌於臺司而附祀於忠烈祠雖未獲受

綸音而烈氣足傳千古矣

論曰女未嫁而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歸熙甫以爲非禮作貞女論至與奔者類例近山東趙氏著論駁之備矣楊烈女之事一時能詩者多咏歎之故著其本末如此

林烈女傳 李宗傳

林烈女者平湖城南門外小家女也年二十嫁顧三之子顧大顧三亦平湖人以傭販徙居乍浦之湯山其妻顧嫗故倡也先與參府吏人某私生子因冒姓曰顧大比長爲娶婦即烈女也烈女有兄二一以鬻薪一以刺船爲業常寄外烈女獨與母居母聽媒妁言以女許顧不知其爲倡也烈女入門見與顧嫗往來者不類問之則曰某某姻親也某某

累世好也吏人日夕來尤諸謔無忌烈女心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吏人至嫗嗾烈女曰此而翁密友恩逾骨肉爾毋嫌其以茶獻烈女不得已强獻茶俯首跼蹐若無地自容者已而命進烟烈女不從卻立嫗怒瞪目視烈女吏人勸解之乃已嫗銜烈女之不從已也又甚烈女之覺其所為也日夜謀浧烈女使金夫嬲之於是惡少來者無虛日烈女面壁垂涕卒不從欲暫歸母家不許毋有時來廉其狀歸輒戟手向東南詈問其故亦不言懼益顧嫗怒且怵吏人之齮齕也烈女知不可活欲自經屢為顧大所覺一夜竊出赴海遇鄰女为阻送之歸顧嫗益讐之謂大曰死非若所畏吾豈容其速死將細磨折之乃使顧大日予笞笞已嫗復予杖又靳之食不令飽如是者年餘烈女奄奄一息矣嘉慶九年正月吏人偕諸惡少入顧嫗家治酒殺為長夜歡酣嬉淋漓烈女恐其乘醉偪己也復竊出赴海海距室稍遠不能一蹴至烈女疊受捶楚且久飢氣衰力竭方蹣跚前行適有醉歸者見其情異苦詰之而顧嫗與客醉後覓女不得度其必赴海命顧大亟追之至是見烈女又執之歸自是愈欲殺烈女以杖笞未足取器沈重者力擊之烈女腰脇俱折已復加炮烙下體焦爛二十九日烈女死鄰里切齒恨終畏吏人不敢

道喙有同烈女兒刺舟者不平鳴諸官合邑哀憤吏人懼與顧嫗謀速殯掩其傷罪當末減邑令路君聞之即啟棺驗自腰以上死傷二路君曰可矣下顧大於獄擬罪絞先是烈女死時里人知其事由某吏又間其急殮掩傷愈憤欲執吏人與嫗送諸官吏故猾乘間遁去嫗亦走匿乃縶顧大於柱礎乘毀其屋久之嫗從山谷中出羣兒見之持竹杖追逐鞭撻無算一時觀者稱快然其後顧六瘐死獄遂熄吏人及嫗竟無罪後十年余攝平湖篆聞烈女事訪詢士夫及士人之可信者辭皆無異取其案牘閱之事已久欲平反不得欲爲請旌旋以去任未果心以爲疚邑諸生陳讃爲烈女傳余益以所聞備細書之昔歸熙甫於安亭張貞女死既錄其事又書其獄又紀其神異不啻三致意焉蓋以禮教衰廉恥日薄窮欲滅理者所在皆是一女子抗節守貞甘受荼毒至死而不變此君子之所樂道也然張女死其族有明義者必欲白其冤而烈女之冤幾沒張女死終罪起事者與其姑而烈女主謀之人卒倖脫張女死有小女奴明證其事而烈女無一人爲言張女死火反風旱大雨百鬼暴姑尸空中聞鼓樂聲火從祠柱出而烈女死後闃無聞豈人心異而鬼神亦不古若邪抑烈女自安義命不欲以奇蹟著人間邪張

女汪婦也熙甫書曰張貞女爲貞女絕汪也余爲烈女絕顧故亦曰林烈女云既詳其事重悲烈女之志復爲楚聲以弔之其辭曰

悲賢媛之連蹇兮植孤根於下里誰使鴆爲媒兮委芳蘭於泥滓處涸濁而思潔兮夫固戾情而拂旨睇閨闥之闇汶兮實躷硊而懷羞不吾慙其亦已兮反齋怒以余尤詫老魅之狓猖兮狐醜顏而獻媚引猘犬之成羣兮布黃金以爲餌奮不顧而葆貞兮憯吞聲而忍淚母目擊以神傷兮兄聞風而氣沮欲引決以自裁兮嗟未得夫死所望大海以奔赴兮潔吾身以棄捐悼鄰女之夢夢兮挽殘喘以遷延死未成而益悲兮計以深而轉毒繼鉗錘以焚炙兮哀不勝其慘酷惟鐵石之性成兮任糜軀而不改也故雖氣絕目瞑兮炯英靈其如在也亂曰

氣淩五嶽兮涌江河光爭二曜兮揖羲娥玉可碎兮潔不磨骨可折兮心不阿埋正氣於泉壤兮鬱高冢之嵯峨孰百年而不死兮彼粉白黛綠烟消燼滅者其如何余固可以不哀兮羌不知涕泗之滂沱重爲招其魂曰

彼傴僂兮何人斯禽居獸處兮惛不知鴟梟啄鼠兮甘如飴鳳凰過兮嚇之霜烈烈兮蕙草萎芳馨狼藉兮惜者誰握憲典兮緊士師胡不信

讖兮成獄辭

國之法兮民之彝居厥位兮毋乃乍浦之滸兮黑雲垂湯山之麓兮寒飆吹白日杳冥兮號虎貔瘞貞烈兮山之嵋魂兮魂兮我心悲魂兮魂兮毋仳離海潮澒洞兮蟠蛟螭魚龍叫嘯兮腥揚馨木石之怪兮魍魎夔山鬼逐隊兮驅文貍魂不可與爲游處兮恐異族之來欺魂其守此慕士兮產赤箭而茁靈芝芙蓉可爲屋兮薜荔可搴爲帷衣荷芰兮珮江蘺木蘭露飲兮秋鞠療飢白鶴矯翼兮青松枝徜徉容與兮無不宜帝遣巫陽兮逆貞姬前素娥兮後靈妃玉琴寶瑟兮橫參差雲霓晻藹兮揚旌旗斑龍馭兮彩鳳隨棄之上征兮心悅怡九關閶闔兮高壓嚴青琳之宇兮明罘罳瓊華瑤草兮羅指墀靜室奧處兮無人闚招織女兮製錦聽龍女兮歛饈挹沆瀣兮沐華滋理霞帔兮整容儀東擘榑桑兮爲衣椸西注弱水兮充盤匜頮靦故土兮如糠秠謝彼下女兮嫉奚爲

〔又〕記乍浦林烈婦事 丁子復

烈婦林氏平湖南門外人嫁顧三之子顧大三家乍浦湯山西麓三妻士妓也與水師營伍某尤密子大亦充入營林氏見所來人皆直入三

妻室某尤朝夕至心知其所爲而自守極嚴三妻察其非已也欲并汙之某尤艷其色數與三妻言新婦不我從吾將絕爾以是搆之急一日呼林指某曰此而翁好友無所嫌速取茶林氏卻立正色不爲動三妻怒起欲毆某佯解勸時時使惡少懷金誘林氏輒面壁立泣且詈初大之充入營某之力也某勢足以挾持大大又利某財亦欲以林氏博某歡林氏自度非死無以脫乃夜乘間奔赴海猝遇鄰嫗强之歸三妻及大益切齒三妻曰汝欲死我不令遽死使受諸毒苦死乃與大遞撻之日無算如是者歷年而防愈密某終欲以計汙也招諸惡少與三妻及大飲乃勸母虛爲款款言冀動林氏心林氏乘其酣飲竊出望海走時夜將半爲邏卒所詰移時大入室失婦所在急出門覓挾以返于是滋欲殺之以杖撻爲未足取重器撞擊腰脇皆折又炮烙其下體焦爛死時嘉慶甲子正月晦日年二十三烈婦死之日某陰爲急棺斂冀不發露鄰里皆不平欲執某及三妻毆某逸三妻亦避匿乃繫大干柱礎衆擊其屋幾毀烈婦有兩兄長高山業鬻薪仲某刺新溪載船鳴諸官擬大罪如律大死于獄烈婦早失怙勤女工以佐母兄自歸于顧母閒往探問歸輒向東南戟手詈人問其故泣而不答葢深醜三妻之所爲而

知其女之必死也則其母亦節母也嘗讀歸太僕張貞女死事見其憤激拒强暴以至宛轉求死而烈婦與之前後一轍益信正氣之在兩間不可滅息苟非荼毒靡爛至于此極亦無以顯堅貞之根于性者若斯之烈也然張貞女死有司爲之表閭秩祀足以妥貞魂而厲風教今林氏死六年矣乃委其骨于荒邱叢冢中未聞有闡揚之者是可傷已因詳述聞見實跡以備史氏采錄

武烈婦小傳 李元滬

武烈婦者襄城堯保里民武永祥次女年十八適同邑灣保里民李獻文之四子得春于歸七載有產輒不育而德春沒烈婦泣請於姑以夫兄芳春之子煨兒爲嗣姑允之即爲煨兒製服告夫尸始成殮已而遍拜諸伯氏及諸娣重以慰姑撫孤事相屬泪隨語下姑疑有變命孫女輩相伴他宿而扃其室既瞻其從容理葬事若無他者防稍疎烈婦乃索鑰入室自縊以殉時爲嘉慶九年正月之晦去夫沒僅三日耳繯在頸而足未離地項無痕面如生也姑檢之見有成服時所除紅紱結而藏衣中知其志之定如此邑士狀其事於官請旌焉

檜陽李元滬曰予客襄城時有趙烈婦者夫爲菜傭死而以節殉邑令

休甯張君爲請旌予曾爲長歌以記其事閱今蓋二十餘年而復有武烈婦事鄉鄰風俗之美後先相望如是可謂難矣或疑烈婦有姑而嗣孤方幼未可以死似賢而過於激者是殆不然姑雖老而有諸娣足以承歡以未亡人側其閒且重姑累而傷姑心孤八歲巳近成立無煩保抱夫有後而烈婦之志巳畢此所以一意從夫而從容無遺憾也獨兩烈婦皆農圃家婦非有詩禮漸摩使然乃均能蹈義成仁以自踐其性而敦詩說禮世所稱衣冠之族或反遜之何歟

王孝姐傳 熊寶泰

王孝姐聚女武陟駕部村農家也生而端毅不妄言笑性敏慧善女紅能服勞母丁久沒繼母郭絕憐愛之許大司馬鎮劉萬國子戊兒乾隆五十一年大飢遠近多殍戊兒遠出六年不歸孝姐年二十四矣父母皆欲嫁之度不能回父母意乃乘閒問至鎮見老嫗問劉戊兒母嫗曰我即戊兒母也孝姐拜且泣曰我王氏女姑之兒婦也嫗大驚曰誰家姑賀賀然來有心疾耶起呼鄰家孝姐探懷中出物示嫗曰此非姑家原聘物耶吾竊來以爲信嫗視之亦泣顧訝其突如來恐始奇而中變且家實貧因辭曰無以食子家無明日糧也曰吾在閨中熟知姑家事

而來也自翁歿姑攜兩小叔居安所得食劬能針黹菽固爲養姑來也
吾未嘗一時離吾母計無所出而後出此媒氏已在門矣言已復泣如
不見容吾無歸理惟有蹈河以死耳嫗察其誠亟使人告王家父母亦
憐其誠不復奪其志於是勤紡績夜磨作蒸餅晨使叔賣之得錢以潔
白奉姑餘食兩叔回駕部暫居郎歸姑疾衣不解帶病已始就寢嘗患
肝痛姑延醫至曰兒無病郎有病吾腕不可近醫指居數年鄉里感其
義率錢用恤其姑漸有餘積請于姑葺舊屋爲叔娶婦願姑早得孫婦以
至果生子又數年買田五畝嘉慶九年春姑老病歿汲汲營葬事叔以
俟年豐請泣不聽集族人葬姑於舅之兆斂土畢哭之慟歸以家事盡
委之叔孝姐有才治家井井然夫弟與婦皆敬憚之且感其義無纖芥
嫌至是叔泣不肯受謂郎嫂疑吾母死後不率教耶曰否欲息勞耳皆
信之夜入室扃戶寂無聲家人亦以倦各就睡詰旦叩戶不應毀窗入
則自經死凜然如生氣絕久矣衣履皆易新潔者時二月二十五日也
年三十有八遠近婦女執楮帛嗟嘆涕泣者不絕於路
著是軒居士曰孝姐葬姑時哭聲當有異吾夫子過之必曰是哀聲而
雜離別聲也死別與生離無異也或曰過也可以無死可以無死而能

死尤烈也奚過哉蓋死于情也夫情形遇者淺神往者深孝姐自年十四歲時許字劉習聞為劉家婦而神往矣一往而不移者情之至也余嘗謂浩然之氣生於情忠臣孝子殺身成仁皆情之不能自已者孝姐從何處得來近時勞餘山著論謂未婚守志者為仁之至義之盡惜未知有王孝姐事也余欲至姚江酹酒以告之

蔡烈婦傳　黃汝成

烈婦蔡氏太倉之嘉定人也年二十一歸于鍾鍾故農家子而婦亦農家女也婚甫三月夫卒婦號慟失聲瀕死者屢矣有姑孀老叔又稚弱不能事事姑或自傷貧苦恐無以俱存婦微察姑意乃輟哭操作如平時日斷布三疋易脫粟挈壺榼行市中以養姑姑憐之且曰新婦無自苦年少又無子毋以孱軀稚叔累若也婦則掩泣里中聞婦賢爭聘為妻婦誓以死守姑有女壻陶數伺之知不可犯因偽為其弟娶者姑察婦志堅弗許陶搆蜚語思中傷之且以激姑姑察其無它意乃率婦將愬諸縣陶陽使其妻往謝而陰思結惡少夜劫之先以告姑姑知必不免皇遽無所出縊焉婦覺趨解救得甦姑哽咽語曰吾女遇不淑重為新婦累吾不忍見新婦之受其害也曰母無慮婦留則母不能安婦去

則毋無以養雖然叔幼非毋焉依請得卒哭焉以往且奠且哭入戶闔門以首經自經死烈婦自夫卒未嘗一日釋衰麻至是人益嘉歎其素志夫烈婦殉夫爲世所難而予獨不謂然者凡生天地之間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情之至也由此觀之忠臣之以死報君烈婦之以死殉夫其義一也雖然士大夫憑高處厚譽聞海內或失身賊庭或臣事二姓者恆不絕于紀載今有士大夫于此責以婦人女子之所能爲者鮮不怫然怒及臨事倉皇喪其初守往往不婦人女子若非惟不婦人女子若直不禽獸若也婦固恥夫人之近于禽獸不敢偷息俄頃決然以死若是其烈也彼旦暱而暮忘之夕死而朝去之者獨非人婦乎哉

贊曰我嘉定風俗淳樸士大夫矜尚名節雖婦人女子亦曉大義然往往出于士族蔡氏一農家女非有詩書之澤非有姆氏之訓乃能從容飴死如此余聞其夫死時以姑與叔屬婦故含悲忍死以事姑及知不免然後以死殉之嗚呼可謂孝烈矣

施烈婦傳 賀代伯

嘉慶十九年甲戌之歲十一月十有八日甯化縣在城里施氏十一姑

者殉夫伍先馨卒後之七日總于歸之日六旬有六年十八初舅姑未爲烈製服烈匃製母家俗女子嫁彌月製履遺內外家時製而未遺至是徧遺焉先期沐浴辰起成服經于牀衡斬衰巳下衣並易遂以殮色如生先馨業儒與烈同歲生

論曰吾甯乾隆三十年巳降禮教衰棄義葆利成俗錙銖之細亡親戚上下況莫大于死生歟況于婦女歟城鄉數萬戶以余所見乾隆中烈婦自伊昌裕蓮室王氏後惟與善里伍氏揭氏新村里鄧氏泉上里李氏兩張氏陸坊未婚女馮氏張家坑曾氏及今施氏耳邑女子不讀書無所感觸啟發烈顧能舍生取義何歟且俗不恥再醮夫死改嫁相望多富貴長子孫者烈不又習聞見歟鄰人士儼衣冠中人顧由市道亡禮義廉恥亦獨何歟嗚呼如十烈者誠自若其性上智不移也

劉烈婦傳 王[illegible]

女誡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班昭以爲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以其言著於女誡之篇嘗讀易傳妻道與臣道並言則妻之事夫豈不猶臣之事君乎然而齊臣晏嬰有曰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臣之於君不必以身徇也若夫女子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而良人早逝或守節以終其身或捐軀以同其穴其斯爲婦之正道乎劉子政傳列女頗明其義范蔚宗修史特立列女之傳守節捐軀咸昭彤管厥後史家沿以爲例風俗之澆漓與時移易而忠孝義烈無世無之習之遷染未能盡變厥初上智下愚所爲別於中人也書策之記載繁矣耳目所聞見者若昆明之楊烈女江川之許貞女予嘗傳之洎宰武鄉爲詩弔李烈女皆非傳聞傅會之辭而門人陽城劉作霖言其長女徇夫事察之不妄因復傳之劉氏字德華小字蘇姐居家嫻於女誡年十六適同里成登雲舅姑愛之叔妹譽之琴瑟靜好閨門之內怡怡如也爲婦甫二載登雲以疫卒德華哀痛過常人越日而輟泣家人不喻其意尋常置之其夫卒於六月十二日父作霖授徒他縣十六日歸而往弔德華淚涔涔言曰兒急欲見阿爹也何久不來耶兒今失所天翁姑皆壯歲有叔三人兒爲無用人矣遂嗚咽失聲無一言他及父與對哭但勉以苦節而已不知其言之爲永訣也是夜乘家人睡熟就夫柩前自縊而死時年十八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歲也所居不近市沒時方盛暑

棺未及備閱三日而尸不腐面色如生人咸異之家世業儒其徇夫之義烈賦於天亦資於教作霖故名諸生久躓鄉闈德華常憾之今秋作霖獲雋亟爲主司所稱賞惜德華不及見也近代志乘皆傳列女史官之書恆采及之然日久而湮沒不彰者多矣故卽作霖所言綴而敘之以俟修志乘者之裁擇云

論曰婦人之喪夫舅姑待於養則不可死男女待於撫則不可死可死而不死是爲不知死所妻道也臣道也若劉德華豈非得其死所哉

烈婦錢史氏事狀 李兆洛

烈婦史氏陽湖縣興賢里人父夢琦福建汀漳龍道字烈婦于福建布政司常熟錢公壽椿之次子廷蘭布政坐事籍沒廷蘭戍邊久之遇恩赦釋回已無家矣乃入贅于史廷蘭故貴公子又失學意氣疎縱烈婦事之甚嚴謹勖之以學隨事諭之于道必婉以莊廷蘭時時客游烈婦常齋居蔬食以鍼黹自給人罕見其面道光九年正月三日廷蘭卒於無錫訃至哭遂不食親屬慰解之答曰吾向之生非樂生也不敢不生耳今而獲死乃吾分也自檢視附身具以所遺餘徧賜婢侍屬其同居族弟男艮曰必歸吾棺于錢氏不食三十二日乃卒二月十三日也

年四十四無子烈婦名月英字素亭明敏有至性嫺詩書事父母盡孝嘗刲肱肉以療母病少時卽能爲父母處分家事其後兩兄相繼下世諸姪皆幼家中事一取決于烈婦無不當者奴僕視之若嚴主焉當錢氏驟廢幾同覆巢及廷蘭就甥館烈婦年已二十有六黽勉伉儷垂二十年中間史氏復卒卒多故素業日落烈婦皆處之若素未嘗有幾微怨懟形于詞色性耽詩易簀前盡出篋中稾火之卒後八日男艮送其柩于常熟與廷蘭合塟焉謹按烈婦所處盛衰安危憂樂順逆之故殆非常人所堪而義命自安德性堅定如此此其于生死之際從容中道又豈尋常慷慨一擲者比哉宜上史官編而傳之以光彤管謹次其狀如右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五十九

DS
734
.C56
v.59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七目錄 列女九

貞潔上

書潘貞女事 李元滬
劉烈女傳 田蘭芳
張氏女貞節傳 王大經
貞女高氏傳 劉鴻翱
孝貞女宋氏墓誌銘 汪琬
周貞女傳 劉榛
徐烈女傳 劉榛
建水范貞女傳 趙節
貞女楊氏傳 劉青蓮
宋貞女傳 蔡世遠
又宋貞女傳 藍鼎元
濰上女子小傳 閻循觀
書王貞婦 邵志純
高節婦傳 王源

嘉興錢儀吉纂錄

貞潔上

書潘貞女事 李元滬

潘貞女者衛輝府城內之府后街人某之女幼孤依母以居以孝聞母病瀝誠以禱灶艾分痛飲食服御寒暑必變其常其篤於至性蓋受於天者然也年長許字國氏子國氏原籍直隸隆平人祖公諱名震武進士御前侍衛莅官湖北夷陵鎮協副將攝總兵官事以足疾致仕僑寓衛郡城西南三里之徐莊聞女賢爲孫某聘焉其姑惟一子寡也當是時國氏家少落而某又以疫卒女聞之曰吾母以我字國氏內外親族咸知爲國氏婦也今國氏零落如此祖公年已高寡姑煢無與依吾義不可背之於是謀奔喪往弔母靳之遂涕泣不食飲旋素服潛偕其弟往入門號慟拜祖公及姑誓不他適祖翁義之爲易衰麻並許他日立後以成其志母知不可奪因以奩資送國氏於是合衛郡官民紳士無不知有潘貞女者

李元滬曰嗚呼貞女之事可謂極人道之至變古今之至難者矣或曰

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事也未嫁而爲其夫終身守是以身許人也非禮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不祔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故未嫁則純乎女道而已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是則然矣然獨不曰娶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夫死亦如之鄭康成氏且曰女服斬衰於夫禮既許以弔矣服用斬衰是固明明以夫喪之也女子有從一之義業已夫之於此而矢志靡他奚爲而不可卽曰無父母之命然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父母之命固在也壻死改字是特父母憐女之私也非正命也女固守初命正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者而明者猶或謂禮之過夫後世之俗稍靡矣雖或過於禮焉苟有裨於名節君子猶或取之況證之於經通之以義獨爲其難固未見其過也聖人制禮所以範天下之中人故不概責人以所難然如伯夷叔齊遜國而逃初非於商辛有委贄之義也而卒恥食周粟以死孔子稱爲古之賢人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卽當時佐命如太公亦未敢非之女道也臣道也一也予恐持論者惑於拘儒之緒言而使貞女之義晦而不明是以書其事而推演之以質當時之達於禮者

劉烈女傳 田蘭芳

烈女劉氏陳州士人女也生有至姓父母特愛之數歲卽許字上蔡貢生王雲卿之子雲卿妻女之姑也以私親故視女有加歲時餽衣服簪珥纓帨絲舄無不備方其來餽也服則服以拜飾則飾以拜已受斂而鐍諸篋非見王氏姑弗敢御焉家人甚異其有禮年十六將歸矣壻忽病陳距蔡百里不時聞及篤始來告女微聞之憂形於面食頓減未幾訃至母隱之葬畢迎姑歸相見虞女之覺也姑嫂吞聲泣女疑而不敢問經十餘日姑將歸蔡壻之乳媪洩之女走入室揮淚若有所思然媪白其母呼曰兒來侍姑坐女拭淚而出然其容甚慘姑望見之失聲曰王氏無福失此令女女哭而反走母援之曰侍姑飯飯具相視慘咽姑遂廢箸而去母慮女以菀結致損將至花間與同灌澆且指曰此雖嘉植然質脆早零惜而不能留也此貴種方在含苞愛護之功所當加耳蓋欲借物以解使之自寬也女聞益悲母曰兒起早且休矣趣爲辦飯女已潛縊于房飯進索女不得至房氣已久絕視其衣服簪佩皆王氏素所餽也其不能盡著者皆貯于笥而置其側蓋有歸屍王氏之意焉遂追其姑返相與視斂畢姑前乘載柩後車至蔡啟壻墓而合窆兩地人聞之莫不歎息泣下

論曰余樂道人善而每慎於立說蓋懼傳聞之未可卒信也烈女之事余得之沙隨介人張君介人得自同邑李君君道其父湛元嘗司州訓生平稱烈女未嘗去口將終猶諄諄以未及表章烈女爲遺憾其言類有本末故爲詮次如此

張氏女貞節傳 王大經

張氏女莫可攷其名因其後爲比邱尼也而號曰明貞羣稱之明貞父曰梓業力田世居吳陵之溱潼明貞年七歲許字周文達之子士英士英頗蒙而孱懦饒於貲方議婚而文達夫妻相繼死於是士英孑而孤文望者文達之弟也利其有謂孺子可圖也謀斃之一日作食召士英士英駭弗悟且謂叔寔憐已也呼輒往往則闔雙扉而擊以瓶椎擊之摺脇折肱碎頭顱裂肌膚極箠毒之慘而命以殞殞乃瘞其屍東園頹垣下外封以瓦礫鄉人盡冤之然皆忌其獰又以其殘骨肉也置不問明貞時年十九矣聞其事哭極哀絕而復甦者數四既積日勸之食弗應問之默不語蓋志在身殉也久之自思曰吾即死仇不復忍令死者含冤九泉乎爰自髡其髮爲尼毀容飾垢衣履日持牘控臬司僉憲藩伯巡方諸當事而與母弟黃氏太和偕出入同謀議事得達當事咸感

其節烈爲疏請於
朝文望遂擬罪如律是時順治九年也當是時明貞以一女子跋涉走
當道稱冤經歷五載艱瘁備嘗而志不少挫卒質罪人置之法遠邇傳
播贊歎稱說有言之而泣下者用是可以知天理在人未嘗至於侵蝕
澌滅而無餘特未有毅然直任肫篤愷摯如明貞者爾而士英一編氓
枉死至微也其究至於上徹
宸聽而卒有以答其呼籲之至情於此又可以知天下事之無不可爲
況於忠孝大節事關民社衆正羣協宜無有弗濟者而顧付於無可如
何交推互諉卒相率而坐視其決裂隳敗而莫之救亦可慨已事既直
人曰明貞其可以謝周氏矣則曰否吾職未盡也忍周氏之骸暴乎其
先人之在殯者緊我乎葬於是若祖舅若祖姑若舅若姑與士英之柩
而五悉祭以禮而窆之加封植焉當士英之斃也其積之耗於吞者已
十之三及佽之復也其積之耗於訟者已十之五迨乎葬既襄而積之
耗者已十八九矣其尚存者僅傾圮之數椽及瘠薄之數畝耳人曰盍
至是而明貞眞可以謝周氏矣又曰否吾職未盡也忍周氏之鬼餒乎
爰葺治其廬爲給孤園中奉佛左祀周氏之木主右設几案以誦西方

氏之言而貧其瘠薄之數畝以給晨昏蓋僅足以免凍餒而已今歷十餘年觀其志益堅操愈凜守愈固殆鐵石其心而冰玉其身者可傳也

王大經曰仲尼有言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綱常之在天地必賴有人以扶之然不望其見之於女子也女子而存綱常綱常之存者幾矣雖然使盡人而明貞也吾惟懼其不女子也惟懼其不女子而又何其鬚眉之多也是固明貞所不屑者也

貞女高氏傳 劉鴻翱

高氏沂水農家女幼許字趙氏父卒隨母養朱家非志也未婚趙氏子亡女日哭其父偶出遇趙氏姑求偕去母尋至恚甚女痛曰父命女歸趙氏也以死誓淚血交下母不能奪趙之族爲立嗣旣成人歲時遣墓祭必令祀其外祖云

論曰女未成婦夫死於義可不守然譬之有國家者伯夷遵父至餓死不悔彼何嘗援天倫以自解哉貞女出於農家未習詩書禮義之訓當趙氏子之亡女惟日哭其父是其心惟知有父而已天下奇節異行固必至性有過人者歟嗚呼此事之變而中禮者貞女之父爲不亡矣

孝貞女宋氏墓誌銘 汪琬

宋子既庭與許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內兩人交相重復交相好也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少娟娟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既庭之家既庭愛之許以其女配焉卽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吳江附學生高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於痘赴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卽日屏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既庭奇女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之有求婚於既庭者女微聞之遂不食數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眞吾子婦也吾負若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某鄉之原成女志也有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殤彼宋氏之女也胡爲乎同穴於此予爲甫草解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男氏已聘矣女氏又已諾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之黨如之何其可合也予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取女有吉日而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除之者常也守貞不字變也若既庭之女之爲孺子也始則膏澤不御觴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絕粒捐軀而勿之恤變之變者也夫既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禮格之予又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

傳予奪相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葢彝倫道息女德不貞有守死不回如伯姬者而又加貶焉何以示勸是故婦道即女道也旣庭之女之死於不會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伯姬之死於火也不可謂非婦道也如疑其舍生傷勇則予請以伯姬之例例之子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儒之說與女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葢旣庭詩禮之教著於家庭而遂被其女如此女是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閔之私謚孝貞女銘曰

昔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野史其烈旣均其氏復同矢志所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堂有刻用警遺風閨房之則

周貞女傳 劉榛

周貞女字蘊香遼東廣甯衛人父祺浙西太平營參將蘊香生而穎慧喜讀書一再寓目即成誦披前人法書覘而熟玩之數日書輒工其父愛之嘗曰吾家女學士也九歲隨父之官甯夏都司金某爲某子委禽焉已而金遷粵東蘊香亦隨父遷浙西康熙壬子祺病解組歸道過宋卜居焉明年

天子詔三藩入朝三藩叛粵東道梗丁巳八月金書至言戎馬洶洶六

千里外聲問莫能通有威力脅人者以苟保身命之故不得已為吾兒娶矣負若女然若女即吾女請助匳別配也蘊香從父側閱書未竟嗚咽泣數行下曰父母有成命尚何言願死以明吾志之不二也其父母驚且慰曰何遽至是渠生平非棄然諾者試遣使偵之明年二月使者還曰信然也蘊香捐膺大慟輾轉自悲傷矢死不食家人以父母在諷譬之曰正不敢為二人辱也父母彊之食不得已少試嘗輒投匕箸而泣無何形神委頓遂不起閱三月十三日忽索鮮衣晨起櫛沐臨鏡試妝從容出拜父母泣曰兒不孝負鞠育恩過午即長辭矣命也母以兒為念家之人以為狂環守之蘊香坐交牀支頤盼簾外日影居未垂頭若倦眠狀亟視之絕矣時年十九歸德守閔公子奇異之代石表其墓

論曰志不可奪不信然乎蘊香以未嫁女處閨閣之中少讀書輒識大義拚一死踐初盟而學士大夫靦然鬚眉委質為人臣子或反未聞其義也何哉昔越姬死楚昭之命曰妾雖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嗟乎此則蘊香之志也與

徐烈女傳 劉榛

烈女徐氏故歸德衛指揮之裔也世居商邱父明智業農娶謝氏無子

生烈女許字同邑赫連禧之子動方四五歲輒不與鄰舍兒共嬉戲有
就者走避之稍長職烹飪縫績之事善伺父母意父母所欲然不言而
辨其否者易之矣或命護場圃坐立不移尺寸族媪有屬以事必始終
之察父母色有不平婉言解慰必悅乃已雖髮未覆額而宗黨愛重之
禮以成人入其家父未起而門內已告潔母未入廚而炊爨井井爲器
具皆有定所求輒應手而得父母嘗自慰曰有女若此何必有男烈女
性端謹寡笑言比垣居者終歲不聞其聲衣雖敝必完潔行止雖造次
必肅整風雨晨昏未見其有燕婧之容父卒族兄士驥來嗣奉身益嚴
不與共几食其壻以病亟來告母遣士驥往問歸曰死矣烈女聞之忍
泣入房繙素所繡描花譜嚙而毀之嫂怪問曰無需此且不欲母見也
易衣履走摘所手蒔瓜茄之屬進母母不嘗繼以椒母笑曰女能啗乎
啗之得零淚如雨去微有哽咽聲母謂其嫂曰渠慟不可忍姑聽之俟
其炊熟相喚也喚則懸門楣上絕矣是爲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與
其壻分晨暮死年十七事聞於令命與壻合穴而筆之邑乘或曰烈女
明智所贏負者本姓竇
論曰新例惜民命殉節者必先白有司達於上報可然後死之若烈女

者義激於心而情難於言顧肯身詣公庭哆然宣揚其故曠日需時以待許我之命乎且親愛者又誰忍聽之夫許嫁與嫁有間也烈女輒不欲懷二心以靦顏於世宜雖格於令甲而令猶不忍沒沒焉令命同穴其里人乃相距跬步而峙兩冢抑又何與意者壻未御輪禮猶不可苟合者乎

建水范貞女傳　趙節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樸素不御脂粉父可望故業儒弟恪出就外傅歸則可望教之誦讀貞女從旁記憶一字不遺暇則臨池學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燈呼恪讀書恪意稍怠卽正色切責曰予當孝爾年幼何能孝父母讀書卽所以為孝也可望游開化染病貞女日夜哭泣及抵家侍湯藥無少懈藥經他手多不效惟貞女所進飲之卽愈人以是異之五歲時許字方禮秘禮秘父良佐死妻鄧氏贅蕭伸入門伸暴戾無人理方氏產悉耗費無遺又遣良佐長子聯生遠出染瘴死未幾禮秘及其妹意誠亦相繼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數日遠近鄉鄰素知貞女爭來議婚父母欲改字他氏貞女尋自縊解救獲免復哀求歸方氏守志父母知其堅不可奪乃許之初貞女入方氏門

以為夫實病死居久之微聞鄧氏詬罵伸知夫不得其死因問之鄧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懼禍及已終秘之而不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證佐且不得實獨時時號痛切齒恨伸伸憚貞女而心知其賢欲以婚其姪百方强之終不從且出惡言罵伸伸怒以手指貞女額仆之地貞女憤甚罵曰奴汙吾首矣以刀割去其所指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憐焉先是方氏有屋九楹伸賣其六復欲盡賣又引匪人日夕窺伺欲以敗貞女名貞女以死拒終不可犯弟格訟之官建水牧高君右黃廉正吏也懲伸而以屋歸貞女俾置祠奉方氏祀士論稱之貞女生於康熙辛未夫死年十六今年二十七旌表事尚有待顧其矢志之堅歷久不渝可信而不疑也

貞女楊氏傳 劉青蓮

貞女楊氏襄城人父忠母某氏許字同邑吏員楊愈盛姪國炎未及于歸國炎出亡幾二十載無音國炎母忖無還理泣語忠令他覓壻忠曰吾女嘗言忍死待夫歸聞有議婚者輒欲自殺忍向女言乎未幾父忠物故母亦繼卒氏獨與兄宏烈居且兄未有室氏乞鄰張媪入姑家道己願事姑待夫意愈盛聞之且痛且憐急命姑鷟卬氏果如張媪言愈

盛具其事白於署縣事崔崔偕典史鈕造氏廬氏涕泣被面言詞肫懇
崔嘉其操給衣一襲用鼓吹肩輿送入楊氏以成其志仍表閭焉後三
年死夫家時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九日也年三十三歲
野史氏曰余頃作襄城五貞女傳不知楊氏事邑諸生張森排纂顛末
囟傳以傳森與氏叔善同學知之最稔云

朱貞女傳 蔡世遠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今冢宰公軾之長女少司空李公鳳翥之家
婦也李公子家駒實聘貞女未娶而夭云貞女幼惡華綵服加身輒驚
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捫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燈繹誦不輟
通四書小學周易毛氏詩禮記旁及史漢八家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
尺寸王父母父母絕愛憐之時顧而太息曰惜女子也男也將亢吾宗
矣性至孝以曲禮內則爲的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去膳
少減卽惶怖憂形於色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休晨立
戶外問安否起乃入事諸母咸得其懽然當女黨宴笑時聞貞女至則
寂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訾謷戒勿使知或紿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
女和愉婉娩實不知何以見憚也冢宰視學秦中陳夫人歸卒於途貞

女痛絕復蘇泣血三年黽勉理家政撫教弟妹勤且周如陳夫人在日歲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涔涔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食者三日王母冷夫人諭其意謂曰吾知若志顧爾知禮者獨不俟爾父命乎貞女懼然起謝復治食冢宰歸自秦貞女恐傷父心承歡若平日越半載乃申前說曰兒不能常侍膝下矣冢宰以常理譬曉貞女哽咽曰大人夙愛我兒志決矣三日不食不得已許之旋進請曰行矣將何服而可冢宰曰於禮無之爾裁之以義遂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聲震地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暨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絕眾皆雨泣莫能仰視廟見後執婦禮甚備事兩世姑嫜猶在家事王父母父母也家人聞往視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而已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冢宰曰我羈京師不能終侍吾母賴冢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亡矣時薦紳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聞之請於姑達之李公移書峻拒乃止且書告冢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慼矣已而不茹葷血冢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不喜耳然以

是終其身家宰自撫浙後入掌西臺李公亦官京師貞女往來兩家每見內外臧獲尨飭勤肅即不問知貞女至也亡何家宰丁外艱時以西陲用兵

先帝方眷倚奉詔奪情再疏請終制辭指懇激賓友勸阻萬端貞女流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之愛非所以全我父也

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勢甚烈家眾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嘈雜蹩踶避火求生者眾惶駭莫措迫熊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遽息是夏之季家宰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又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令醫人診視家宰諭之輒云無疾以解弟戶部員外郎必增孝廉堪泣請之貞女笑曰我豈畏死者寧死必不於醫人指下生也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吾何求哉吾事畢矣但恨不得終事吾父及翁姑吾父及翁姑反以我死為痛耳又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既卒弟堪以喪歸合厝於李公子之殯宮時雍正二年甲辰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

論曰閨門王化之始也余觀朱貞女事可風焉昔孔子作春秋於婦人女子中有秉義守節始終不回者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也隱公七年書叔姬歸於紀何休曰叔姬之媵也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約全婦道故重錄之迨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卒書曰紀叔姬歸於酅啖助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又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賢叔姬皆以夫人之義書之也成公九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曰致女何以書錄伯姬也又書曰伯姬歸於宋晉人來媵衛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曰來媵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至襄三十年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伯姬蓋是時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保未至也遂逮乎火而死胡安定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王樵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死也今朱貞女之事可謂兼二姬而有之矣叔姬以媵而秉節不回喪滅之後歸酅以奉廟祀春秋貴之貞女未婚而守節勤家盡孝以全婦道獨不爲春秋之所貴乎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又

越三十四年而死於火是時予平公立三十三年矣六十老嫠婦猶守保傅之義逮火以死此其事正與貞女合特火息不死異耳其疾篤不使醫者診視則事異而迹同也左氏以共姬女而不婦劉原父非之以爲恆其德貞婦道之至者余謂貞女雖歸夫家猶女子也卽以左氏之義揆之伯姬之死過而正者也貞女之死正而非過者也余故曰兼二姬而有之也君子之道過於厚小人之道失於薄不以己之可以偷生而失天下之常義憂戚死亡造次顚沛不一動其心非安於性命者能之乎在天則與日月爭光在人則爲女中夷齊此皆

聖化之所涵濡河嶽之所鬱積朱李二家又豈得私而有之乎夫道造端於夫婦家人睽必始於婦人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言正家之必始婦人也禮曰禮始於謹夫婦所以附遠厚別也言別之厚者禮之至也思齊之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思齊敬也思媚和也能敬且和起化之本也貞女不徒以奇節見其和愉誠孝雖肅宜家有古人所難者以此坊民猶有婦姑娣姒之閒挾私財爭小忿以喪其良決其閑者乎余聞貞女讀書能知大義設誠致行故其節孝章章如此今世之士乃有終日咿唔徒以課文藝取世資雖讀聖賢書漫不知

所學何事至有背而馳之弗恤者異日得志又烏能守道愛君敬身勤民爲國家有用之學哉此又余平日所苦口疾呼不禁因貞女發其蒙也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

又朱貞女傳 藍鼎元

朱貞女江西人高安朱氏女建昌李家駒未婚妻也幼絕異不喜華綵服或衣之輒啼脫去乃已束其髮以絳絲亦捫起擲地比長好讀書通四書小學周易毛詩小戴禮歷舉傳疏悉能窮奧義旁及史漢唐宋八家姊妹篝燈唔咿弗輟諸妹喜爲時文貞女獨不曰非閫內事也性至孝事王父母父母咸得歡心每膳必躬進食必侍立暮必手整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去晨則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庶母諸母胥敬愛之凡家庭事惟貞女是聽女亦善事庶母諸母調和雍睦內外無閒言貞女父奉命督秦學遺家屬自京師還母陳卒于道貞女扶櫬抵里治喪極哀毀每日必哭撫弟妹親授課業少閒復哭如初喪者三年奄奄骨立見者莫不哀之所許字李氏子家駒以康熙辛卯舉鄉闈無何遽疾卒訃至家人秘弗告也貞女覺泣三日不食謀奔喪王母諭之曰若知禮

者其俟若父來及父歸自秦恐傷父心承歡如平日居久之乃因王母
語父請之李終喪父以常理勸慰貞女流涕哽咽志堅決不可回絕食
三日乃許之將行問何服父曰於禮無之汝裁之以義勿問我遂行登
舟乃喪服比至李氏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鄉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
祖姑舅姑如禮然後適喪次慟幾絕廟見後克盡婦道奉養畢周暇則
手一卷脫粟飲水宴如也家遣人視之則謂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
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耳毋以爲念久之薦紳士大夫高其行喧傳當道
議表閭貞女力請舅姑峻拒之且書告父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
已庸求名乎脫以名加之死矣事得寢已而素食不茹葷父曰何苦對
曰偶不喜耳行且復矣其實權詞也父丁王父艱
詔奪情再疏辭不獲日夜臥地哭嘔血復草疏賓朋皆諫阻貞女泣曰
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諫阻者非所以活我父也
誠無不格當邀
聖鑒既累疏請卒得歸甲辰元日京邸鄰舍火延燒數十家勢甚烈闔
室倉皇遷避貞女獨不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反閉戶坐室中
姑熊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遽熄得免是夏仲父西鄉令君卒父聞訃

悼傷過甚復嘔血貞女歸寧驚痛不能寢食每夕伺安否或流涕坐達旦以是嬰寒疾不令父及舅姑知及知爲醫藥弗肯曰吾女子何可令醫人診視父強之固以無疾辭弟員外郎必堦孝廉堪泣請貞女笑曰吾豈畏死者寧死必不於醫人腕下生也臨終謂兩弟曰死無恨矣但吾父吾舅姑勿以我死爲痛則瞑目耳又曰我一生未嘗以寸金尺帛加于身死毋負我遂卒時雍正甲辰冬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朱貞女壼內完人也少惡紛華知奉養德性固已殊矣凜凜節義從容乎以禮出之則亦由於學哉貞女爲今相國高安朱公長女少司空建昌李公子婦余恐以貴盛掩其賢故于傳中不敘父翁之名位非闕也

濰上女子小傳 閻循觀

濰上女子雍正閒濰濱田家女也未嫁而夫歿其母往弔女請從止之不可服紅衣襲素以往濰俗婦女弔不至殯既就次女佯爲如廁便天家嫗隨之因詢知殯室且見室無人乃退嫗脫襲自縊柩側傾之嫗求得氣已絕矣

論曰女子未嫁可以無死然其志氣譬之於君臣與伯夷爭烈矣女子

爭去今未遠其姓氏宜可詢當求之水濱然雖上女子之名熟於人日固不可磨滅矣予故因著焉以從列女傳魯漆室女京師節女之例

書王貞婦　邵志純

女曰貞婦曰節書貞婦何以錢塘潘孝子瑁之聘妻王守貞不嫁也未婚夫死服除而嫁此禮之常王曷爲不嫁曰此王所以爲貞也禮未廟見爲未成婦王曷爲婦之曰稱婦之義有三對夫言則壻御婦車揖婦以入對舅姑言則三日盥饋成婦對宗廟言則三月廟見成婦王今送瑁葬畢歸潘孝事其舅并撫繼子以延厥祀烏得不婦之也顧聞其舅述王語曰懼瑁葬地隘不能同穴翁如拓數弓地婦死有依矣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姑歸葬于女氏之黨王曷爲言同穴也曰未昏而守貞朱錫鬯彝尊之原貞璧之守貞而合葬張佩璁玲之祭顧貞烈文璧之夫佩璁之學得于楊園楊園之學得于程朱烏見守貞者之不當合葬也或謂未昏而守貞錫鬯雖璧之先王之禮未聞也守貞而合葬錫鬯且以爲非佩璁雖璧之恐無異于嫁殤也曰可以嫁而强天下以不嫁弊將不可勝言先王不如是過情也然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故可以嫁而卒不忍嫁此禮

之由義起者也此即不二斬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不害惟是古之宗法立支子可以不繼不祭雖已嫁之女亦得歸葬於其黨後世宗法廢而族人散處貧富異分期功强近之親往往不相識面使母黨有可歸歸葬猶可也不然將不葬乎抑別葬乎不葬則理之所必無別葬則將委其棺於他姓之塚纍纍雜處故守貞而合葬者此亦禮之由義起者也此又之死靡他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則王審於禮而後出此乎曰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行其心之所安而自合于禮禮之至也王父某母某氏世居江干長瑁二歲瑁稱孝子何以不書以予前二年曾書之也瑁死時年甫十五與明郭孝童金科事相類顧郭未聞有婦如王子既書貞婦而益歎瑁之孝爲可傳也

高節婦傳 王源

山陽有蔣氏女許字高氏未成婦夫死守志三十年不字女也節則婦矣作高節婦傳高節婦名淑大河衛千戶蔣氏女也幼端嚴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知嘉興府高公孟門襄陵人也自父光祿公家山陽高故大族光祿復挾貲煮海家益隆孟門公卒孫昂將擇配巨室爭女焉孟門公夫人曰吾孫穎秀異凡兒當求賢女爲之配其蔣氏女乎卒聘將

氏女先是公六子惟少子于雲承公業五子俱先後歿昂幼孤依于叔及長力學攻苦遂致疾當是時江淮亂初定高氏業中落未幾昂卒女聞訃涕泣不食飲請往成服父母不可女固以請不得已聽之屬曰兒未成婦不得往聽兒往從兒志趣歸毋久留女掩面不應立登車去高氏聞之大驚女下車直入撫棺痛幾絕見者無少長皆哭良久祖姑撫女背曰苦吾兒極哀與兒言乃收淚拜曰女雖未入高氏門心爲高氏婦已久夫今不幸死女來成服義不得再適時于雲方大會賓客宗族議治喪聞女言莫不驚歎或泣下然皆曰寧有是乎不可聽于雲獨心異之欲成其志既而蔣氏遣人數輩至趣女歸女不應祖姑與家人反覆勸慰而蔣氏戚姆往來相望于道凡數日說女萬端終不聽于雲乃自至中堂呼謂之曰爾守節誠善顧曾未識爾夫面誠不忍爾室女苦節終其身語未畢女厲聲曰我父母既不愛我以德祖姑又不忍公讀書識大義所恃以成我志者唯公公言復爾吾何望志不得就惟有死遂大哭于雲曰嗟乎女志決矣立白母令之出遍拜家人如新婦禮遂成服初高氏宗祠在襄陵光祿公雖家山陽兩代俱反葬于雲別建祠祀其先至是謂毋曰兒稍復祖父業當爲昂立嗣使主祠事以奉節婦

義不令節婦獨苦而無後節婦自成服不飲酒蔬食麻衣衰絰不暫釋
父母知其志不可奪不復勸乃時歸寧手緝維給朝夕奉昂主於室歲
時必造昂墓祭而哭凡三十四年如一日于雲負才數奇家貧徙於
鄉大水廬舍沒乃游四方遇人卽流涕述敘節婦事庚申始得拓地更
祠告於祖父祔昂父及昂主於祠使節婦守俎豆且謀爲立嗣授室舉
節婦以終身而淮士大夫共白之當事請表異以風天下是時節婦髮
盡白年垂六十矣

王源曰北平有邱如京者爲勇衛營中軍從黃將軍得功殺賊羅山死
於賊其妻牛氏聞之痛哭不食凡七日夜水漿不入口父母長跪牀下
強之食遂奪其節人固樂有賢父母也使其夫家有識大義如于雲者
以成其志豈不忠節兩全哉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八目錄 列女十

貞潔下

袁貞女傳 吳紹曾
貞義王媛傳 沈大成
金貞婦傳 沈大成
書支貞女事 秦瀛
洪貞女傳 陶元藻
書吳貞女事 程晉芳
黃貞女傳 朱仕琇
黃貞女論略 張士元
書高貞女 焦循
孫貞女傳 錢世錫
貞孝呂氏傳 丁子復
芮貞女墓誌銘 錢楷
射洪秦貞女傳 秦瀛
書楊貞婦 陸繼輅

許貞女事略　王崧

盧貞女序贊　何鎔

嘉興錢儀吉纂錄

貞潔下

袁貞女傳　吳紹曾

袁貞女秀水人姓袁氏康熙庚戌進士吏部文選郎中諱定遠之曾孫女也父某早喪偶納某氏女爲妾生二女一子貞女居仲乳名金姐許字同里萬氏子某萬世族有寡母者育孤而長聘貞女三年矣年十九病瘵貞女聞郎以死誓且語其姊曰吾必爲萬氏鬼及萬氏子卒貞女號泣欲往視含斂父母不可貞女一晝夜哭不絕聲勺水不入口將投繯死之父母不得已命妁詣萬氏萬氏母堅謝曰貧不能自存又奚以字婦父母又以語告貞女哭對兒故知其家貧第往郎餓死兒亦甘心也遂適萬氏其所服衣履出之篋中蓋貞女知萬氏子病不能起已預爲之辦者至則憑尸哭踊如禮朝夕居喪次不遷父母憂貞女即就死假鄰家一女奴守之貞女謂女奴曰我胡然我姑老又無以爲活我將執女紅以終事我姑每見姑哭子過哀必多方慰之踰年貞女忽病歿是爲乾隆九年某月日年僅二十嗚呼自古在室之女壻死不嫁甚而以

身殉之知禮者往往引經爲斷謂是賢智者之過而卒獎其扶植人倫爲士君子所樂道若予觀貞女所處爲尤難也夫一時義勇所激毅然從死而不悔所難者從容之死靡他耳乃或者依託有人以終未亡抑得嗣子以安同穴又或幼讀書識大義有然而貞女不爾也其所出也微既乏母氏之教父亦庸謹無能未聞奉先世遺澤以誠貞女家故赤貧以緣履餬口爲萬氏者又絕少強宗足以庇寡立後而貞女獨不爲一往激烈之槩直欲仗女紅以終事其姑所處非尤難者耶嗚呼其性使然其不幸踰年以死而未竟其志也吏部爲予曾王父給諫公僚友而貞女之從祖母又予婦諸姑也其得之也詳故當貞女之死心許立傳今忽忽十年矣昨聞其母弟死無後因傷吏部之裔不絕如綫爲請萬氏母已貧老垂死懼貞女之遂卽湮沒也書此以備載筆者採擇焉

貞義王媛傳　沈大成

貞義王媛建甯府之崇安縣四隅里人父元豹諸生也媛年十八邑子虞孔委禽焉其翁廷亮亦諸生聘三歲孔病死父隱不使知久之廷亮葬其子櫬過四隅里中家人出觀媛覺大慟脫簪珥易縞衣告父母曰父教兒讀書婦人之義夫死不嫁兒雖未與成昏然心已許虞氏子矣

今歿兒當往守虞氏父不聽媛退欲求死母甚愛之晝夜防護然幾死者數矣事稍稍聞虞氏翁至與元豹反覆開說媛曰兒知從一而已不知其他大人必奪吾志有尸歸虞氏耳言已慟絕于地翁度事已無可柰何曰吾子累若矣姑待之吾家子孽生有次孫爲孔後即來迎若歸耳是日內外姻黨里長耆咸會無不慘感泣下者自是獨居小樓爲位晨夕然香飲食必祭未幾廷亮卒媛奔赴持服虞氏族人執翁前言卒哭乃反乾隆六年孽之次子朝儀長矣兩家共立爲孔後來迎媛于是設祭告孔卒朝儀徧拜曰吾今始得爲虞氏婦可以見吾夫地下矣既歸虞氏事君姑如其母處娣姒如姊妹虞氏家衆皆敬憚媛而媛少依母是時父已卒母思女媛間還省母云初媛既從父受學通經史父沒教其三弱弟皆爲諸生其教朝儀亦然乾隆十五年秋七月閒大風雨山谷水出橫流將入樓母不在家人走呼避高原媛曰吾未亡人也此樓一下胡以見兩姓之人吾死此次日雨止旁屋皆崩圮而小樓巋然積水中媛端坐無恙也崇人驚相傳告明年春樅陽陳廷鈞秉文自崇來爲余備言之且曰崇人士將爲請旌而令墨以虞氏之無賄也壅不聞余爲言河陽公讓令具文書是冬公拜疏于

朝而余爲傳其事

金貞婦傳　沈大成

貞婦姓張氏郡之華亭八明東海翁之九世孫女也曾祖某杭嘉湖道祖某鄧州州同祖母金氏故相國文通公女父澤樹國學生母陳氏貞婦年十二父母俱沒而歸於金生景山未昏而夫亡其曰婦柰何雖未交禮而已見於君姑也通典有云時屬艱虞急於嫁娶因拜舅姑遂成婦道此東漢以來之拜時世俗之所謂養媳夫是以婦名之也景山之祖母郁氏年二十一而寡無子以從子某爲之後娶亦張氏貞婦其姪也年二十八而寡有二子長卽貞婦之夫景山其幼殤婦性莊而少容入門之後生未嘗一顧年及期其母欲爲成昏而生故逆之婦不以爲怨逮病婦奉湯藥斥不使近輒泣而退生將死指而告母曰若非吾耦見死必嫁之婦大哭以頭搶地曰我身已歸於金矣豈可貳乎或以夫不見答爲勸者曰我知夫死婦守而已不知其它且太姑君姑誰爲養若必彊我請卽死是年姑以哭子故沒又八年而太姑沒又若干年而婦始沒其齒已六十六矣初太姑之沒也婦亦自市一棺置於傍日夜紡織足不踰閾族親有迎者亦不赴既葬其夫又葬其夫之父母祖父

母又築生壙以俟祔其生康熙丙子其沒乾隆辛巳其守節蓋四十二年夫貞也者固也以婦之處人倫之變而能生死不渝始終一節以無忝其所生可謂固矣其私謚以貞也宜哉其沒也鄰人哀而葬之其家在大泖中青浦之小貞鎮也贊曰

吾觀傳記狼瞫之死敵莒朱厲附之衛國鮑焦之立槁是三賢者皆欲以媿後世之君不知其臣者若金氏婦其夫之不知之甚矣而卒守貞以入地誰謂一弱女子而不可與古烈士並傳哉烏呼難矣

書支貞女事 秦瀛

支貞女者常熟農民支見龍女幼字金匱朱燦燦夭貞女年二十四奔其喪誓死不嫁燦所居地名羊尖距城八十餘里其俗多姦頑逞強爲雄然語及貞女無不賢貞女者衆議立貞女後序推其夫同祖兄文耀子應竣時貞女姑尚在有田二十餘畝屋八九楹貞女上事姑下撫稚子無閒言逾四年姑歿又三年應竣死衆議爲貞女他立嗣文耀乃謀諸其族曰材任者材任曰嗣殤以母無母何子乃賄女媒而勸之嫁且言汝不嫁將納強人污汝貞女皆不答文耀又謀諸材任百計辱貞女貞女日對夫棺泣族有舉人汝霖者知之召其族人具貞女狀聞於學

使學使下學校官廉之果實書額以奬貞女文耀既莫可誰何材任豎
一指語文耀曰黨黨者擊也羊尖人方言由是文耀屢糾其衆擊貞女
貞女泣赴淵將投淵過其弟支錫昌而告以故且曰爾畏朱氏暴不敢
過羊尖而坐視我死我死而白諸天錫昌曰邑有令公在不生白之而
死自之乎乃偕入金匱縣城而訟諸令方貞女之拒女媒不嫁也文耀
有姊嘗假貞女穀而貞女母家舊傭人黃催又假其姊穀數相等也其
姊謂貞女我負若穀而催負我穀請以催穀償若穀而令而弟索諸催
其便貞女諾之文耀乃揚言貞女陰以穀贈催冀以污貞女材任卒文
耀男婦碎貞女闔劫貞女出嫁催貞女大呼取薙刀欲自裁鄰里聞貞
女呼聲急急擁入救貞女得不死貞女訟於令口吶不能具狀令捕文
耀不至三捕之始至既吐實衆跪階下嘗材任非人類堂下環視者數
千人皆裂眥欲吐文耀面令先以大杖杖材任文耀按朱氏譜擇其族
文熙子守信母貞女先是文耀有族弟連脩者與郡倅子有連文耀嘗
因連脩誑倅以淆令比令直貞女倅遣人貽令書屬緩其獄是時黃催
諸姦人悉自當熱繫而至將與材任質文耀自陳壽倅若干幣又嘗書
貞女與人私誣罔帖子若干紙貞女眉豎目裂卽解衣大呼求賜刀剖

胸以自明無何文耀轉訟於學使學使怒下郡守鞫之郡守議材任文耀當流竄以事在赦前從寬典何校通衢餘各予杖焉貞女貌端謹皎晰舉止嫺雅勤女紅歲時祭祀必潔鳴呼貞女生農家非必有保姆之敎而貞義激烈本諸性生益孟子云人性皆善於女子益信獨材任諸人百端辱貞女不死不止豈荀卿所謂性惡者耶然人莫不賢貞女而惡辱貞女者此天理之不容終泯卽人道之所以常存於世而卽聖王之所緣以爲教者也

洪貞女傳 陶元藻

同安閨秀洪汝敬小名許娘七歲時卽字東甯碣石總戎林黃彩子世芳爲妻逮世芳初冠補弟子員未婚而歿訃從東甯來敬淚涔涔下卽勺飲不入母慰之對曰無庸男子死孝女子死節林郎死兒豈獨生遂堅臥五日而歿敬自幼聰慧其祖和長鳳山諸生以績學聞於時敬從其訓工吟兼通經史生平爲詩常自匿不令人見稿亦罕有存者及卒於香奩衣笥中拾得數章皆清麗可誦如玩月云月色清如許空庭澈骨寒惟餘丹桂影霜裏鬬嬋娟紅梅云絳雪應同豔清香不怕寒渾如紅粉女無語倚闌干春閨云遲遲春日上湘簾寶鴨心香手自添開向

碧紗窗裏坐呢喃雙燕語紅檐不減古人風致將逝前一夕命畫工圖其貌作寒梅白石圖冰雪滿庭縞衣獨立於梅林之下次夕夜將半有鳥飛鳴屋上家人異之女曰當是郎魂幻化邀余往也行矣因口占一絕曰已是姑延幾日生親恩顧我未忘情鳥聲啼斷三更月望失臺山淚滿城以林聘鳳釵爲殉平日所刺繡女工悉以分諸戚屬從所屬也時邑之縉紳爲詩歌以輓者百餘人

書吳貞女事 程晉芳

貞女吳氏河南商邱人觀察淮揚諱同仁四女母程氏余族姊也年十七許字江西熊太僕學鵬之子未嫁而熊死時同仁以事詿繫亦病卒家貧僑居于淮母將以女改字女哭泣願歸熊氏守節母弗聽則引繩欲自裁家人爲請于熊熊未之許也閱七年熊戚友有與余善者余致書言女守義堅確宜順其志無使終老吳氏余友以告熊義而許之歸有日矣時熊公子墓在江西而熊官京邸女欲衰經北行熊不許女自謂夫亡未嘗一日爲之服既不得遂志憤懣不飲食忽得痼疾言動失次母以其病也辭熊氏延醫治之卒不瘳夫禮由情生有亡子禮之禮則亦有亡于情之情女未嫁而守貞用情雖過固賢人君子所亟許也

至夫亡已久稅服無從王舅姑舅姑在堂則純素以入門終身不與采飾可也古之賢女無不達禮雖有過人之行悉裁制使中節度後世女教寖廢一二有志者第率其秉性之剛而往莫禦焉卒以顛躓其身而莫遂其志若吳貞女之類是也悲夫書其事毋使其無傳焉

黃貞女傳 朱仕琇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于父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即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為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為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于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為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為婦未適人則猶為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于中心而于兄弟成之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于名事聞于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于兄弟而猶託于人是明告兄弟懟也且是重生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為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

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葢貞女眞見其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葢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于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刪之使冒者不得以爲榮而疑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愼而益白葢貞女之志也

黃貞女論略 張士元

貞女黃氏吳江黃溪人年十五歸六里張氏爲養婦未婚而夫死奉木主成婚撫其兄子爲子比干成立乾隆己酉歲黃氏年三十八以閏五月某日卒夫夫婦之義六禮既備共牢合巹終身不改適如取女有吉日而婿死則女斬衰以弔既葬除之除之固可以嫁矣而或殉死或守義君子謂之賢知之過而亦未嘗不取其節焉至於童年養婦則世俗之事古未之有也非有共牢合巹之情固難責之以終身之守然既入壻門而有其家不得以取女有吉日者比如黃氏可謂得其正者矣春秋書紀叔姬歸于酅先儒以爲紀既亡君既卒叔姬不歸于魯而歸于

鄰以奉宗廟之祀故聖人賢之夫叔姬宜與嫡俱行而待年而後行黃氏宜有親迎之禮而爲之養婦皆禮之變者也卒所以自全者如此以孔子賢叔姬之例例黃氏其不可使之泯沒無傳也審矣妻道與臣道一也童汪踦戰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汪踦之童也君臣之義微黃氏之爲養婦也夫婦之分淺雖僅僅以一死自決亦足列于後世況其苦節乃歷二十餘年之久耶余悲黃氏之志歎其以村巷貧女而能從容盡道故書其事而論之

書高貞女 焦循

歸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謂室女不必守貞吾郡張艮御太史惑之且曰男女居室然後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不成則無相死與守之理嗟乎執此說則女子必不得以節顯彼或慷慨捐軀或終身不字舉世之所謂奇節皆非歸氏所取也抑何邪說誣民之至於斯也是說嘗爲吳愉亭言之愉亭因述其叔母守貞事貞女氏高甘泉縣人許字北鄉儒童吳宏禮取有日矣而宏禮歿是爲乾隆四十一年五月貞女年二十欲奔喪父母勸慰之女泣曰女身許吳舍將奚適遂於是年七月適吳氏撫姪立中爲子立中愉亭兄也迄今三十一年愉亭且曰貞女不茹

葦衣布衣數十年如一日嘗勉諸姪曰各宜自立每夜必以鍼黹課讀鄉里鄉黨稱其賢今年以例符旌典將具呈於學貞女急止之曰吾無奇節名將安附愉亭重違其意而慮其貞之無以彰也乃屬余紀其事而姑待旌典於異日夫吾文豈足以顯貞女愉亭之請蓋因吾之論歸氏而及之也遂書之且以解依歸者之惑云

孫貞女傳 錢世錫

孫貞女者瑞安人余同年友孫編修敬軒之次女也敬軒娶于林貞女生五年即許其舅氏之子林生觀平觀平少修整好學年十八爲諸生明年省其父於杭之學官舍病死貞女聞赴慟不欲生父母窺其意徐爲勸解貞女俛不應後父母將更爲議婚貞女拒戶不食以泣痛欲自經其父母驚而止母尤哀之諭貞女曰某氏女字某氏者壻死更婚於某今已有子而夫亦榮貴此於古禮爲當不爲非也貞女聞母言愴然淚落不能止徐仰首曰此非兒心所安即若此何以爲人時貞女年甫十六也歲庚子敬軒將挈家赴京師貞女意閔默不欲北行願留林氏念父母愛憐己特甚不敢拂父母意強隨至京恆鬱鬱屏居一室中鉛粉釵釧之飾斥去不御時去觀平之亡且六七年父母意其爲日久其

志或可徐易也適有顧太孺人者春秋高淑行慈性藹然貞女母林孺人邀至邸舍託以溫言開慰其女覬能改意顧太孺人秉燭與語蟬聯至三更貞女隱几不答卒乃起謝曰太孺人教良是然我意則已決也於是敬軒夫婦知其女之志必不可奪遂不復議婚而遺書其舅曰此眞汝家婦矣初貞女慮其父母奪己之志恆鬱然憂且懼遂以病至是知父母已無他意曰遺舅書許以婦歸林氏也貞女意始慰然病則漸深不可治適其舅謁選至京貞女蹶起牀蓐開欲出見舅其母憐其病不支止之不得遂整服出見如禮後其舅將之官郫城貞女欲強起隨行舅慰之曰新婦好將息待汝姑至即遣人來迎汝也貞女則從枕上叩頭以謝踰兩月病愈亟屢請其父欲往郫城其父曰汝今病若此詎可長途稍愈當聽汝耳貞女則曰往即病愈病若不愈尤不可不往也見報父母恩俟來生矣不數日而貞女死竟不克如其志往郫城也敬軒以是述女事悲甚請余爲傳

論曰貞女病當沈緜瀕死之際而屢請於父母欲往郫城彼其意固謂旣爲林家婦則與其死於父母之家不若往依其舅死於舅之官舍則死於林也死尤得其所矣嗚呼其從一以終之志爲可憫也敬軒治禮

經篤於古禮謂壻未娶而死既葬服除以昏先王之制中庸之行也雖甚憐其女而頗疑所行之過余謂此義前賢論之詳矣我鄉朱檢討彝尊書戴貞女事而曰女未昏而喪其夫禮往弔服斬衰妻之本服也考漢制婦人不貳斬既服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貳斬也貞女義勿敢出也諒哉斯言既服斬之重而復釋服以昏於心非所安然則先王之制固從中人之情以定不强人以難行耳若賢者求遂其心之所安固不得以爲過而不合於禮矣若貞女者但知以身許人則不可復改求遂我心所安而已矣不幸而病繼以死亦何憾哉

貞孝呂氏傳 丁子復

貞孝呂氏武進人父客粵西而貞孝生生十年父訃至號泣幾絕兄篆年亦幼母教之學衣食常不給伯姊歸于蔣夫弟斗燦與貞孝年相若乃議姻年十四歸蔣爲養媳越四年婚有期而斗燦夭貞孝衰絰哭感黨勸改字貞孝曰我養于蔣則爲蔣氏人舅老姊一身支門戶吾助姊以事舅如有他議死爾乃晝夜操作或曰無依藉人何甘自劬勞若斯貞孝曰不甘則苦苦不可貞也不勞則逸逸不可淑也姑前卒事舅生死以禮常歸視母戀戀如嬰兒母歿服喪三年或曰禮勿過也貞孝泣

曰吾爲呂氏女而不見父爲蔣氏媳而不見姑夫天舅又見背終吾身皆銜恤之日也子吾母喪而不盡吾心將于何盡吾心貞孝年五十其兄篆舉觴祝曰妹執婦之義不以未婚易節者貞也終母之喪不與在室異情者孝也其貞與孝視人爲尤難乃請于有司旌其廬宗族鄉黨皆稱之曰貞孝而奉爲禮宗云

芮貞女墓誌銘 錢楷

嘉慶庚午臘月余自嶺西奉
命移撫楚北將行之先一日試用縣令芮君曰松來謁意懇懇若有所請旋出一編置案再拜曰此某之姑貞節事略也旣經里人白於有司請旌表如例今沒已十年願乞一言誌其墓感且不朽余受而讀之按傳載貞女姓芮氏小字泰姑皖之當塗縣湖陽鄉人家世畊讀父諱某母某氏女生數歲許字同里庠生楊青之子嘉嘉未昏而天女聞訃悲痛幾絕即脫簪珥衣縞素欲奔喪父將絕粒以徇父母以聞諸楊楊以辭緩之旣聞戚黨有議昏者貞女泣謂父母曰兒受楊氏聘知有楊氏子而已於是求歸楊益力翁聞親來慰諭貞女蓬首垢面出見嗚咽再拜入與父母言惟求阿翁速挈我去家人皆掩泣父母知其志不可奪

迺告之翁擇日迎歸成婦禮楊故寒素其父母及庶母女弟輩皆待養
貞女操作盡瘁事無鉅瑣一一就理翁父母老病貞女奉侍備至乾隆
丙子歲饑翁館於外貞女雜取麥屑豆渣以食而以稻米供翁母飯翁
母知之强同飯食少許輒止翁嘗病臌又久患瘵幾不起貞女晝夜侍
湯藥泣禱於神迨愈乃已既持翁父母庶母及翁媼喪無不盡哀盡禮
族黨稱焉旋立族子聞馨爲夫後教之識字讀書稍長就傅貞女傭鍼
黹以贍膏火遇歲頻歉輒躬磨菽乳鬻以給食既而馨補弟子員貞女
喜且泣曰我子得齒士林可以報所天矣無何馨沒娶婦某氏亦沒遺
孤孫三女孫二貞女年老不能任力作确田僅三畝所居破屋不蔽風
雨猶爲諸孫謀朝夕窮瘁艱苦處之泊如卒年七十有三烏呼天既使
貞女有子矣何復奪其子之算而厄其老也雖然後將必有興起其門
者余亦節母之子也願因芮君以告楊之諸孫讀書自勉云爾貞女合
葬於夫之墓在某鄉某原爲之銘曰
懿哉貞女志堅行純匪經溝瀆而殞其身曲盡婦職致養重親鞠子成
立克昌厥門胡天不弔又歎芝焚儆廬饘粥老運終屯九原既歸乃妥
幽魂巍巍綽楔風範斯存人皆仰止勖哉諸孫

射洪秦貞女傳 秦瀛

貞女姓秦氏四川射洪人父永清幼字遂甯田殿焜後永清官江南通州分司通判貞女既長道遠愆嫁期嘉慶四年殿焜年二十有四始以母命就婚江南舟至重慶過銅鑼峽舟壞溺水死貞女聞訃哀泣欲以死殉家人護之得不死則願以身歸於田顧貞女少喪母祖母撫之年老愛憐甚不令遠歸嘉慶十年祖母歿隨父還蜀道經銅鑼峽舟中泣祭畢將投江又爲家人驚救不能死既歸堅請於父以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歸於田時貞女已三十餘歲矣殿焜兄殿炳有子後焉遂甯張問陶稔其事書之以爲唐李翺所書高愍女楊烈婦事不是過也射洪之秦與余同祖淮海貞女從兄爲成在京師以余喜爲文辭又樂道人貞節事匄余文傳貞女夫未嫁守節歸震川氏以爲過余嘗於海甯曹烈女墓志中辨之今殿焜以就婚江南道死死甚慘貞女求死不得卒能全其身以明其志其尤可無憾也生爲立傳或謂於義法未合然如貞女者可不亟爲之傳以風厲當世哉

書楊貞婦 陸繼輅

楊貞婦劉氏洛陽人父振揚貧而多女故貞婦五歲字楊氏即撫于楊

十七而夫死未成昏也舅姑以少故歸諸劉將議嫁婦白父母當一訣舅姑父母許之與偕往婦乃明謂舅姑父母曰兒已爲楊氏婦安得再事他姓兒不歸矣父母愕猝無以應而鄰婦聞婦歸爭就視之有言當從婦志者有言女未昏不應守又有言當終三年喪而後嫁者舅不能決質之鄉士大夫鄉士大夫皆曰娶婦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明未成婦也今女未成昏守志非禮婦乃長跪謝曰兒未讀書不知所謂禮第念兒劉氏女無故居楊之室食楊之食衣楊之衣舅若父姑若母十有三年于茲不爲不久又嘗服其諸父諸母諸姑姊妹之喪而猶謂非其婦然則何如而後成婦耶惟父母舅姑哀憐之不然有死而已于是父母哭舅姑亦哭鄰婦之在側者無不哭婦曰徒哭無益速定吾事即生矣遂偕至夫所葬處拜奠成禮歸事舅姑如夫在時貞婦名留夫曰翰邦翰邦之父曰清後數年清以他子子後翰邦曰蔚文

陸繼輅曰貞婦父以貧故育女于其夫家非禮也夫死又欲嫁之是重失也而鄉士大夫乃更援禮以爲說嗚呼貞婦不讀書豈知禮之不如是哉而其心有所不服則雖以古先聖王臨之而不爲動侃侃數言何其順也是全其身以補父之過者也

許貞女事略

王崧

許貞女者以長次行第其家呼爲二姑父諱德芳江川人由山東莘縣知縣陞高唐州知州卒葬昆明家遂僑居而字二姑於昆明周氏所訂壻曰豳豳父眉亭先生諱樽爲安徽布政使豳侍養於官所故聘而未娶眉亭先生卒於官豳奉祖母孫太夫人及生母王孺人歸里舟行溯漢失足墮而隕訃至許氏其母馮宜人恐二姑之哀傷也戒家人祕不使知無何有泄其事於二姑者二姑涕泣數日不食時昆明諸生楊暹有女字又香未于歸而壻卒又香徇焉事播里黨聞馮宜人察二姑意慮其效尤防備周密且以未成婦之義訓之屬昆弟媼婢委曲開導二姑意終不懌曰父母字兒於周氏不周氏之歸其將奚歸謂未成婦則已無夫何婦之成家人知其不貳之志終不可奪也孫太夫人聞之詣許氏與馮宜人議與其貞於周而養於許也盍歸於周以全其貞乎二氏之族阻之不可也勸之不可也聽二姑之自決而孫太夫人遂以二姑歸告於豳之靈而婦之二姑既歸周氏以未亡人自居守禮惟謹事孫太夫人及王孺人克盡婦職並得其歡心孫太夫人卒二姑哀毀骨立王孺人久病二姑侍湯藥無閒晨昏醫療無效聞俗有刲肱事乃於

密室自割臂肉如掌大煮之以進病者及家人皆不知也久之二姑羸瘠不任起居王孺人詰之對曰日來稍勞故耳及餐時王孺人覺其執箸頗不便利詰之對曰偶患瘍耳其女弟適尹者發其袖而迫觀之覩封痕始共驚駭知其割臂療姑乃相與泣下戚黨聞之初羨其貞復贊其孝二姑曰貞固兒所矢也孝道甚大其何敢言惟是撫嗣子而教以詩書使承先人之業以無廢厥嗣則未亡人之所願耳時二姑年甫二十有七而終身之事已定矣譚蘭楣學使在滇好表彰節義聞其嘗傳貞女事而未見其文予嘗謂婦之節者恆以孝著益情篤於其夫夫既沒無所用其情移之以事其夫之所生在家爲孝子則在國必爲忠臣此物此志也節婦發乎情止乎義貞女慕義而抑其情成婦未成婦其足以勵俗維風一也歸熙甫之論予昔爲楊烈女又香作傳嘗辨之矣茲不復云

盧貞女序贊　尚鎔

元明以還理學昭宣君臣夫婦之大義愈講而愈嚴雖年在童稺皆飽聞熟見知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不事二君臣懷孤竹之淸不更二夫女慕柏舟之節柏舟一詩據中壘列女傳爲齊女未婚于衛守義

而作此貞女之始見經傳者然自周至唐歷年逾千更代逾十雖女多
節孝照耀古今至繼齊女而稱貞者徧尋史傳竟無一人即理學肇明
於宋宋多忠臣而貞女亦無一人豈講學諸儒以其守義而太過故不
旌於朝不著於史與夫未婚而守義其事固不見於禮經然尼山論古
而褒孤竹之餓夫刪詩而錄柏舟之貞女聖有定論即世為常經宜乎
元明以來稱貞者史不絕書也道光乙未秋故城賈運生編修偕吾友
汪朗渠修撰典試桂林過穎昌介修撰以啟徵詩文鎔受而讀之乃編
修為其叔母盧貞女未婚守義而作者貞女為德州相國之長女少許
字賈君汝愈年十二賈君亡貞女洗妝鍵閨矢志不移去年五十有一
編修為請旌於
朝迎歸立後兩家有此完人百代傳為貞女考之元史奉化范妙元薊
州柳氏冠州趙玉兒皆未婚而守義繼齊女而稱貞明侯官林貞女幼
許長樂副都御史陳省子長源既納幣長源卒女欲奔陳喪其父舜道
官參政為達其意陳父答以姑俟喪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緩之覬奪吾
志也遂不食七日嘔血死若貞女久侍親為孝女茲復奉姑為孝婦就
義從容不同林女之觀閔而遠追范柳趙之清塵斯聖教所嘉許抑亦

巨室之美談也已乃爲之贊以復汪賈二君其詞曰
梅生峻崖自挺孤芳未嫁守節至奇至常愔愔貞女幼失其綱一死何
難恐驚高堂乃削脂澤留侍閨房既旌門閭歸事姑嫜夫家有後妾身
未亡淨心抱雪宣髮點霜雖識詩書不露文章如星在天終古有光

合傳上

張氏五烈傳 程可則
來鳳母李氏 妻劉氏 弟起鳳妻霍氏 附鳳妻章氏 從弟
嘉猷妻王氏 婢秋淵附見
呂氏五節婦傳 劉自潔
維祺祖母牛氏 妾楊氏 弟維禧妻楚氏 孫繼曾妻杜氏
循曾妻蕭氏
秀水張氏雙節傳 彭孫貽
三錫妻許氏 妾高氏
鄒氏三節婦傳 錢邦芑
先魯妻敖氏 妾楊氏 李氏
新會四孝烈傳 馮景
林應維妻莫氏 某失姓名妻李氏 梁學謙女 吳師讓妻黃氏
沈氏三烈婦傳 施閏章
忠節公名佚妻方氏 妾汪氏 鮑氏 俞氏附見

西充三義嫗傳　張洲
李兆婢應高妻袁氏　李映庚乳母某（失名姓）　妻李氏（范士龍附見）　龐
懋乳母楊汝學妻任氏
開常四烈婦合傳　鄭梁
汪二蛟母徐氏　妻戴氏　徐生（失名）妾俊姑（失氏）　劉光漢子某（失名）
妻（失氏）
馬氏世忠烈傳　梅文鼎　（又附）邵長蘅　（又附）王士禎
鎮雄祖母趙太夫人　繼妻李夫人　妾顧氏　劉氏　女二姐
五姐　子世濟妻董淑人　妾苗氏
羅門雙烈婦傳　毛際可
維祺妻葉氏　世榮妻許氏
司氏兩世節婦傳　鄭廉
抓住祖母王氏　母趙氏
雙烈傳　計東
林翹子茂妻崔氏　翹女方啟庠聘妻（啟庠母李氏附見）
書兩節女事　張貞

趙香女觀字失夫姓名失　高唐朱氏婢張某名失女有字失夫姓名失

三烈傳劉青芝

李麒生女三姐互見孝淑　段某名失妻盧氏　許登高妻董氏

三節婦傳韓夢周

何某名失妻韓氏　張榮妻吳氏　張萬寶妻李氏

李氏雙節傳趙元祥

捷元妻李氏　子大亨繼妻劉氏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九 列女一

嘉興錢儀吉纂錄

合傳上

張氏五烈傳 程可則

來鳳母李氏 妻劉氏 弟起鳳妻霍氏 附鳳妻章氏 從弟嘉猷妻王氏 附婢秋湄兒

甯晉張氏者文學張來鳳兄弟以詩書世其家者也戊寅冬闖賊陷甯有來鳳之母李率其妻劉暨弟起鳳妻霍附鳳妻章從弟嘉猷妻王死之初賊薄城勢且殆諸婦謀諸母母曰吾輩婦子有死無貳相與亡匿文廟中見古井泓然指而歎曰吾一家得死所矣我先之若等從而後諸婦請曰婦輩年盡少不死即辱姑老矣其何爲母曰雖然終不潔褰裳而趨諸婦挽之力感號請曰姑若死誰知婦者且姑誠老矣不死終無憂姑相持恐誤婦輩母熟視良久賊洶洶迫牆外紿曰然若志自行之我當返諸婦泣且拜以次挾稺子投井中既母仰天再拜而呼曰吾豈眞舍兒輩生耶躍而入有婢名秋湄者救不及亦死之越日賊去來鳳兄弟出諸婦及母屍如生劉及章猶抱一子未棄也道旁觀者皆歎

泣命其井為第一泉謝令鼎新易名曰五香顧令予咸又改稱五洌勒石以紀其事

湟榛子曰嗚呼世之讀書而慕義臨難而輕身者比比也有婦如此得其一足矣況五乎且當亡匿時賊未至卽稍待存不存未可知乃從容就義視死若飴可謂成仁者耶嗚呼母誠老矣不死誠無憂而能率先爲諸婦倡又周旋曲折以爲諸婦後尤古今烈婦之所難也嗚呼母更人傑也哉

呂氏五節婦傳 劉自潔

維祺祖母牛氏 妾楊氏 弟維禧妻楚氏 孫繼曾妻杜氏

循曾妻蕭氏

呂氏自洪洞遷新安者系出宰相文穆公第六子兵部侍郎居簡後家以忠孝傳至處士敦懿先生而始著至太傅忠節公而益顯節婦烈婦鍾其門其一敦懿妻牛氏厥後四人號曰五節牛氏奉姑至孝每事必曲致其歡佐處士生事死葬皆盡厥誠終始敬兩兄不少替處士亡纔二十九齡撫兩孤孔學孔教恩勤備至宵旦紡織辛苦課讀有欲奪其志者輒毀面垢形塞耳閉目以示之終身不御鉛華家素貧嘗至輟火

苦以手指營饘未嘗稱貸年至七十八而終時家孫維祺方四齡後維祺貴顯嘗宣言於朝曰非祖母無以有今日卽太傅謚忠節公也懷宗時賊陷洛陽太傅死國難兩弟維口維禧亦死之維禧妻楚氏賊帥欲奪之挾重寶玉告其家曰適我不則屠汝家衆皆恐懼戰慄無措氏獨含笑而入櫛縰笄總衣紳左佩帉帨刀礪右佩箴管線纊施鞶袠斂袵而出拜於堂前畢復入撫其兒置膝上歎笑移時淚下如綆縻語家人曰出稍間入家人俱號泣不知所云於牖竊窺之已投繯死矣死之日年方二十餘歲弱息四齡聞者悼之楊氏者太傅側室也賊圍洛陽日太傅以死守嫡配郭夫人傾家資親具牛酒饗殺賊者氏盡脫簪珥以助太傅度城將危遣家人北渡河避亂竹峪寨夫人僅策一蹇氏步從之竭蹶山谷間宛轉崎嶇左右扶持無失禮亂既平家中落家人皆饜粗糲茹荼苴率以一筲和以勺米毛刺澀喉吻有不能下咽者氏獨日夕操作以身先僮婢無難色郭夫人甚憐之以年方少稍以意諷之流涕不自勝卒不言其志洎郭夫人卒悲哀過情終無去意人乃知其志之堅也氏一生沈默寡言喜怒不形是非炯炯然太傅兩子既貴爭致養事之如母凡呂氏兄弟男女弱而撫之長而襄其婚嫁者兩世十有

八人壽七十終自敦懿妻後再世得楚氏楊氏又越二世復有杜氏蕭氏杜氏監生繼曾妻蕭氏丙午科舉人術曾妻也杜氏年二十二歲有妊夫亡將殉死既而曰夫大宗也吾以遺腹從地下如呂氏何因日夕禱於神以酒酹地曰天佑我衷不忍呂氏中絕也敢不忍死以逆天天之降割於我家而不與夫子相追隨者有如此酒乃衰絰括髮以麻日則侍堂前不離左右夜則宿舅姑門外曰吾將與舅姑訣餘兩月耳又謂舅姑曰吾生子當自撫之生女則以累雙親死且不瞑罪何可逭先是卜者皆謂將生女洎生男咸以爲至誠所感云事親以孝閒教子最嚴雖小有過必痛責之或撻其背人曰獨子也曰天不絕呂氏無子而有子豈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乎守節二十六年僅四十七而歿蕭氏姑爲其母家姑知其賢聘爲子妻或謂之曰夫家姑母家姑也將親汝氏曰舅父也姑母也姑姪與母子孰親于歸後躬操井臼奉甘旨於親前皆手自調治不敢以姪故稍弛其孝順也夫病癲自爲和藥不假僕婢手又善承夫志凡夫所欲致於親病不能言者必委曲以致之年二十九歲夫亡無子氏曰妾爲呂氏婦人死無以見夫子於地下乃絕食水漿不入口又陰置利翦曰若見逼凌即自盡姑以其志不可奪婉諭

之復甦乃悉心營葬事又自爲衣衾囑家人曰善事我母以我柩置夫子後一絲一粟無遺舉囑畢復絕粒晨起沐浴更衣拜辭母姑兩大人從容如禮後五日終蓋呂氏以忠孝傳家自處士敦懿先生而後皆位致通顯婦人以節烈著者凡五人其盛如此

秀水張氏雙節傳

彭孫貽

三錫妻許氏　妾高氏

秀水諸生張三錫妻許氏儒家女也三錫執經于其父其父賢之以女妻三錫許氏孝而賢常刲股療姑疾居數歲無子聘高氏有二子儁發儁升乙酉三錫攜室避兵相家蕩所在盜蠭起盜窺三錫所挾貲三錫弗悟也時時語侵盜盜刼其貲縛三錫沈諸河許氏將殉之高氏止之曰二子在未可以死也許氏挾二子與俱竄而免盜聞之圖并殺二子許氏急藏三錫骨攜二子遁入蘆區依仲子以居遂得全張之貲既罄二氏紡織窮日夕僅足餬其口亂既定廉得盜攜二孤哭愬兵備使者佟公國器檄司理韓公充美收盜竟抵法人咸稱許氏之智也能全身以立孤終乃報之夫君之與臣夫之與婦其義一也國危君死食君之祿者能委身一致無所改事亦已難矣能死之未必能報之死之易而

報之難也況出于二女子乎卒也捍大患報大仇可謂智勇者乎夫亦激于義則其勇生焉斷于勇則其智出焉非智勇之難盡于義者之難也斯二氏其全也許氏復爲二子拮据皆受室凡十四年而許氏歿高氏教二子有成雋發有名諸生開雋升經營治生以養母益擴其先業又十餘年高氏年已五十餘人咸稱二氏之苦節一死一生皆不愧亡者于地下列狀上有司學使者李公廷桂采之表其閭鄉先生咸爲詠歌贊頌其事貽因二子之乞言樂得而紀之

論曰夫委身盡節士君子之高行也報仇以立孤俠烈者流所難能也二氏抗節于流離險阻中既全其身復全其孤終使伏鑕其仇以謝所天可謂奇矣且夫易代之際天家之嬪御王侯之姬姜流落人閒衣冠子女纍纍隱忍以就俘略不少也張氏在寒畯之門二氏咸保其全節不又世之所希覯者乎表之曰雙節宜哉

鄒氏三節婦傳 錢邦芑

先魯妻敖氏　妾楊氏　李氏

敖氏孝廉敖應徵女也年十六適孝廉鄒先魯先魯艱於嗣任祁陽令復娶廣陵楊氏及同邑李氏爲妾鄒以計典調任送家累歸里赴京補

選舟次銅仁爲苗所刦溺死敖氏與兩妾年皆少無子女聞訃之日郎與兩妾長齋禮佛同志守節終年坐臥一室雖至親罕得見時滇黔迭經寇訌丁亥秋兵猝至剽掠敖氏聞之商兩妾誓必死郎裂素帛三婦各懷其一亂兵知不易奪止掠財帛去竟無犯者然三婦益貧落僮僕逃亡略盡則辟纑自給傭鄰婦代薪汲戊子己丑間斗粟數千錢人相食三婦至食粃糠苦益甚而節操愈厲郡中人無敢以非禮語相及者後忽有平茶土官慕楊氏色以先魯曾逋彼債未償欲聘之楊氏號哭三晝夜勺水不入口事遂寢其後送媒者屢楊氏兩次自縊皆以救解有僞參軍以威脅至縲絏之楊氏飲藥死逾日復甦自是毀容自絕兼之敖嚴氣正性人不敢輕犯遠近高其義遂無敢再覬覦者然楊氏日哀痛求死展轉毀瘠且病未幾遂卒敖氏李氏殯殮盡哀既葬復閉戶自守至乙未九月敖氏以病終李氏號哭過毀遂得疾臥牀不起相繼而亡思唐人言之多泣下者

錢邦芑曰苦節不常有乃一時得三人焉又萃於一門奇哉要之三婦處此有極難者無子一也苦貧二也遭亂離遇強暴三也嗟乎士窮乃見節義非百折以成之三婦節烈何由而著哉或曰敖生於禮義之家

其貞操宜也楊氏卑微而志尤苦應別爲傳夫二妾之烈非敖氏倡率不成逃之以待後之尚論者

新會四孝烈傳　馮景

林應雒妻莫氏　某失姓名妻李氏　梁學謙女　吳師讓妻黃氏

歲甲午西甯王帥師攻新會城閉八閱月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雒妻姑將就烹莫叩頭請代姑得釋而莫死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食我兵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亦死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是爲新會四孝烈有爲之詩者景讀而義之甚丈夫平居無事談忠孝侃侃自命遇小憂患而逃之及當君父蒙大難極其苟免全軀之心可以無所不至葢有大不忍言者視四孝烈有靦面目盍不愧死入地哉其詩哀三婦曰可憐窈窕三羅敷再拜乞君充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且腴姑與夫老肉不如其哀梁氏女曰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勿嫌女身小一飽只須臾嗚呼可以傳矣

沈氏三烈婦傳　施閏章

忠節公名佚妻方氏　妾汪氏　鮑氏附俞氏見

于湖沈子坐海上事見法妻妾自殺者三人妻方氏知書通大義無子有妾汪俞鮑三氏方遽引謝不當夕順治己亥三月乙巳沈死江甯方慟哭絕復甦前諸姬而誓曰臣妾義皆從一夫子旣獲死所矣未亡人且殉諸姬柰何皆泣曰主死何生爲謹惟命方遂不食七日臥不能起時有司奉檄諸死事家沒入其孥于是監以媒嫗有不虞者坐罪汪鮑二人佯好語其媒嫗食飲示無它意夜半闔戶自經死且啟視之汪繫頸于牀手自曳帛爪陷入其掌鮑頸環血痕無組蓋汪代鮑拉絕而後自經云是時方氏不食十日矣聞之曰是可報夫子地下吾死無恨遂餓瞑于是士大夫聞之皆大驚歎沈子誠烈士三氏亦奇婦人也方獨餓十日死爲尤難彼汪鮑皆妾媵汪又故娼也相須以盡君子以是又多沈子之能爲夫也尸逾數日而如生知太平府遼陽李公芝英親酹酒弔之呼爲三烈婦俞故多智能有口辯鮑且死屬以懷中三歲女俞受而哺之爲三氏經紀棺殮籍其家惟俞氏抱一乳女吏疑有匿漏窮訊再四俞痛哭曰吾主人實無子必欲拷索妾惟并此女畢命以殉由是吏不能難沈氏之族以免而俞自髡爲尼卒不辱

西充三義嫗傳　張洲

李兆婢應高妻袁氏　李映庚乳母某失姓名　妻李氏范士龍附見　龐

憨乳母楊汝學妻任氏

夫西充蓋有義嫗袁氏李氏任氏云袁氏者明侍郎李兆使婢也兆於崇禎癸未秋由通政使加戶部侍郎賜告道阻不得歸遂自楚之黔明年寇陷蜀侍郎兒御史完糾義勇恢復不克侍郎宗族與御史皆死夫人避匿劉氏女家使袁氏負其九歲子映庚去袁氏少戇以配應高使別居者袁氏思脫映庚爲改其服混常兒中僞令搜捕愈急袁氏與姑日荷畚鍤糞除具出以爲常使門卒辨識已婦姑以悉又使映庚隨出時時叱映庚括遺草更謬爲詈責兵民往來見者無復疑異日暮因獨負映庚乘月夜走山中行數十里至天王廟林樾森鬱映庚頗記其兒之外家南充强氏豪有力可倚使袁氏就僧問强氏僧不言一僧注覘映庚艮久約袁氏具道名姓與所自來則告强氏所袁氏曰師慈悲無害我理固當告此李戶部次子城中收戮其家幾盡我感李公長者負兒出走擬投强氏寄兒命僧愕然乃曰我即强氏常過李公習李公家果李公子非謬止此無患袁氏以廟距城絕遠且僧李氏戚涕泣敦

屬辭去映庚私自念名勝地在人耳目開恐難幸全乃詣强氏母强氏母撫慰甚至留止其臥起數日因復私自念此何時强氏家飲酒宴樂如平日禍且至不可久居此謾問母曰此有觀宇可遊者否母曰十里許眞人觀頗幽僻映庚去遂留不返大疫起一僧與映庚不疫相與飲食諸疫者皆安之而映庚乳母李氏有心計一日映庚在門有婦行哭望見映庚呼映庚名映庚識爲乳母哭相持問所以來則李氏幸脫難郎陰伺諸繫累中映庚實不在因走鄉里徧物色數十處矣密同映庚歸懼人知悉患且不測異逕遙相望以行時時呼公子哭甚哀以爲無復見公子也乃藏映庚其家石囷複壁李氏與夫出必呼公子哭哭盡哀故無一人知映庚匿李氏家後僞令稍弛會黔中僕至喜曰此可以慰主人矣卽出公子送黔中將行袁氏知之遽來辭時其夫應高死獨其姑在映庚欲與偕袁氏泣曰吾不忍棄姑遂歸李氏使其夫同黔中僕負公子達李公所映庚去强氏三日而强氏無老穉被戮死映庚以瘞爲都察院司務康熙甲寅吳逆具金帛以招力拒之未幾卒黔中僕姓范名士龍同邑人從侍郎數十年送公子至黔再歸西充妻子五人俱餓死蓋亦義者云任氏爲里人楊汝學妻孝廉龐學魁子麈生可還

以爲其子慭乳母可還且卒念寇盜充斥蜀無甯土呼任氏託慭此子幸存感任氏德不朽任氏受而保護之値流寇猝至居民四竄賊萬騎追逐任氏負慭由閒道疾馳得脫既息嘔血數升歲大飢與汝學適秦汝學有姪不能並存棄姪而全龐氏子蜀難平任氏曰子今且九歲龐氏世業儒弗遺使學何以見龐君地下因攜歸就塾夫婦力耕以給後慭中康熙癸卯舉人任氏曰吾今而乃可以不愧也是歲夫婦相繼終

南林子曰予聞之先儒有言無所利而爲者爲義若三嫗者何所利焉非爲義邪邑乘載其事頗悉顧辭指蕪蔓常子謂予當爲芟薙常子西充令也爲予友因論著之如右所云（儀吉案常公名紀死木果木之難爲薛石先生某科分校所得士）

開常四烈婦合傳　鄭梁

汪二蛟母徐氏　妻戴氏　徐生（失名）妾俊姑（失氏）　劉光漢子某（失名）妻（失氏）

余嘗讀宋潛溪所作烈婦傳若金華宋䕺蘭溪謝帯黃山蔣德新皆能抗節蹈刃於亂離之中令數百年後知之者毛髮森然上豎竊嘗慨然太息以爲當時婦人女子乃能自立如此既又念兵爭之際如此者蓋亦多有而此獨傳者潛溪表章之力居多於是又歎文人學士固與忠

臣孝子節婦相掩映於天地之間而非漠然無功於世者也甲寅乙卯之亂兵與賊爭相淫掠婦女被禍之慘有潛溪時所無者人心不死豈無一二正氣足以搘拄乾坤而作者不知知者又不能作其湮沒於荒崖斷壟之旁者不知凡幾矣歲庚申余來三衢王子宛虹以其友汪石瞻所爲傳記相示其中有敘常山開化烈婦死難之事者激揚贊美足以興起一時余於是又歎世有宋謝諸媛自不患無潛溪學士千秋萬世決不肯辜負此立德之人也昔張子長著趙節婦傳累詞至九百餘景濂懼讀者莫得其要刪其詞爲傳略余師其意取諸傳而節錄之并爲一篇曰開常烈婦合傳非敢筆削石瞻正欲使石瞻之所欲傳者流布人間爲天下之爲善者勸也傳曰衢之開化縣有汪二蛟者母徐氏婦戴氏徐氏雖爲姑而年未四十與其媳俱以內則聞甲寅夏閩賊破常山常山故與開化接壤人情恟懼鄰婦日相聚而謀或曰逃或曰死徐氏姑媳常默然未幾開化陷二蛟挈家匿城東十里許賊至縛二蛟驅其母妻以行時被掠者婦數十人哀懼之聲鼎沸徐氏姑媳獨默然行抵大澤戴氏忽厲聲曰得死所矣徐氏遽應聲曰待我方是時賊急持戴氏袖袖絕遂抱週歲兒沈而徐氏已一躍而下賊急回視不知所

在矣二蛟大聲疾呼縛索盡絕亦赴水死方是時卒起不意羣婦皆愕賊亦相視而嘻頃之乃悵然相與驅羣婦去先是常山之破賊掠婦女千攤而之青湖有俊姑者沿途嫚罵不絕賊怒欲殺之又憐其色佯懼之以刃俊姑急延頸承焉遂斃於路久之賊有後至者見尸上有小兒伏而乳令所挾婦抱之起尸忽張目而視賊駭以爲生也察之則已僵矣乃以土掩之而歸其兒於常邑徐生徐生者俊姑所事之主也始俊姑爲方氏司籥妓後鬻於富室蔣姓及歸徐生始孌焉舉一子人莫知其所自出云其後三年而開化又有劉烈婦之事劉烈婦者亦未詳其所自出劉生員光漢之子婦也丙辰三月開化再陷烈婦時年十九有昳麗名一賊弁執之欲逼爲婦烈婦怒駡弗殺也已拘置一樓上恐其自盡令兩卒守之烈婦度不可柰何乃佯笑謂守者曰事已至此幸語若主欲婚我必成禮乃可守者以告賊喜盛服佩刀而上烈婦爵躍前迎坐定從容爲解所佩刀置案上因佯笑曰何不爲我具衣飾來賊欣然諾之而下時守者故在側也烈婦徐取刀弄之曰刀何如徐拔視之忽引自刺守者驚前來奪刀烈婦奪刀斷其右臂遂自剄死賊聞之大駭未信來視果然恥爲所紿恚甚砍其尸五段王宛虹云烈婦故名族

其父亦諸生石瞻叢失記也

寒村子曰當徐氏戴氏之默然劉烈婦之徉笑也一時人皆莫測其所以然卒能各得其死所何其沈深有大略哉其志先定也由此以言士大夫之欲談經濟之略者盍亦思所本矣俊姑頸能承刃尸猶視兒誠哉義婢二蛟舉家沈溺身亦隨之無慚孝子天其或者使之嗇於福而豐於名未可知也彼週歲兒何爲者一倖生一竟死此豈有所謂天耶

馬氏世忠烈傳 梅文鼎

鎮雄祖母趙太夫人　繼妻李夫人　妾顧氏　劉氏　女二姐

五姐　子世濟妻董淑人　妾苗氏

始某讀棄草辨疑序仰歎馬文毅公之忠烈昭耀史乘爲

聖代光遂有顧夫人者以筆墨事公于蒙難之際卒殉以死竊自幸生平慕古奇行不謂及身見之既而伏讀

御製神道碑文詳考殉難始末則從公死者甚衆而溯其家世又有趙太夫人以爲之先是馬氏一門世濟忠藎且家傳節烈雖求諸古人或難與儷眞足以興起人心綱維世教所當廣爲傳述者矣作世忠烈傳

節烈趙太夫人者特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原任廣西巡撫馬文毅公

鎮雄之祖母原任江南江西總督兵部尚書馬公鳴珮之母前遼東廣文贈少司馬馬公與進元配而太平府別駕贈少司馬馬公雍德之家婦也別駕公明廉惠太平人思其德祠祀至今廣文以明經理學授學博士弗就爲經略熊公所器重遼大甯方受兵城且不守廣文矢死登陴爲捍禦計忽訛傳城守者已散去童子奔告太夫人太夫人曰事已如此待敵至而引決晚矣惟馬氏一綫不可絕乃以屬婢金菊曰女善視之主人歸則以告吾不能需矣孫女久吾依不可相棄遂偕赴庭前汲井死爲先機智也見危授命而暇豫周詳勇也憐女孫俾完貞自仁也太夫人全此三者以成其節烈於以昭先德而垂令模宜乎後嗣之光大哉一傳爲大司馬公鳴珮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由宣大總督總制兩江兩江人尸而祝之亦如太平之思別駕也再傳即文毅公鎮雄康熙庚戌被

命巡撫廣西廣西承兵燹後多伏莽嘯聚公宣布威德勦撫兼施次第削平解散癸丑冬吳三桂反明年二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脅公以兵不動則圍守之公先後遣其子世濟世永穴垣出赴京師告急賊偵知移公別室防益密困拘囚凡四年不變延齡亦感悔將圖歸正會吳逆

遣僞大將軍吳國琮攻破桂林殺延齡幷收公誘降百方公大怒罵賊遂遇害二子世洪世泰及僕諸老道等同日死賊恚甚暴公尸于野數十日面如生兩手各抱一子賊見驚異收瘞之公之死也宅眷向幽別室至是守卒梯垣以告公繼室李夫人及世濟妻董淑人公二女妾顧氏劉氏世濟妾苗氏並相率自經死賊幷義之爲縱火焚其骸而取李夫人董淑人遺蛻附瘞公旁後二年王師平定三藩世濟請於

朝迎櫬以歸

天子憫其奇忠祭葬加等贈階賜謚又親灑宸翰書神道碑文以旌其墓宮其子世濟世永及其客朱昉等爵賞有差識者以公之大節凜凜本于廣文之理學而李夫人姑婦閨門盡節則趙太夫人之事平日習聞有以啟之嗚呼盛矣

贊曰扶風馬氏傳忠經世多烈節餘芳馨曩今輝映揚休聲危城捍守一氈青寒泉數尺飄香魂男忠女烈揩乾坤英賢濟美皆名臣彭蠡震澤連東溟仁義覃敷江海寧桂林開閫靖邊塵猺獞溪峒無宵驚通籍興學頌經營叛帥異圖倉卒乘四載拘囚彰積誠草聖龍蛇暇討論志定神閒賊氣吞三十八人闔宅殉淑人聞變首雉經顧媛二女各輕生

相謂今宜踐宿盟投繯序立分卑尊劉苗諸姬相繼行夫人以次爲斂形乃自繫帛絕吭瞑一門忠烈何崢嶸國典褒忠及後昆公侯復始道方亨天道報施隨影形忠孝傳家道有憑今日奇忠炳日星故是當年烈婦孫

又附馬氏二烈女傳　邵長蘅

康熙甲子蘅客都門今少司寇馬公世濟持其先人文毅公殉節錄一編貽予秋夜發冊讀之慨然想見公箕踞罵賊裂眥噴血時狀燭影熒然空除葉聲簌簌蒼涼悽慨淚落行間嗚呼公固不死也而一時忠義所激能令妻死於夫子死於父臧獲爭死於主闔門從死者四十餘人方之晉卞壼元余闕似又過焉嗚呼烈矣文毅二女子死尤奇予心壯之作二烈女傳

二烈女者馬文毅公女也一小字二姐其一小字五姐初文毅公陷賊時二女相要約同死公妾顧氏亦願從公既遇害女謂顧氏今日吾輩踐約時也將爲繯梁間從容語顧氏曰夫人故諸母行位次宜居中雖顚沛序不可失氏曰某妾也又無出何敢與諸母齒讓至再竟先顧氏五姐弱句力不能勝繯久之繯未就呼曰姊助我二姐笑曰妹怖死耶

吾助妹巳乃以次就縊死先是公子少司寇公獨脫身間道歸京師其夫人董氏妾苗氏皆在賊中董氏先二女自經繯再絕再仆地傷額及足三縊乃死苗氏與文毅公妾劉氏相繼死在二女後最後文毅公夫人李氏視諸人含斂畢曰姑媳子女皆幸不辱身吾無憾矣乃繫帛舊身絕吭死是日死者凡七人二姐死時年十有八五姐僅十五顧氏年二十餘識字工楷書

邵長蘅曰嗚呼死生之際大矣兩童年弱女目未嘗識忠孝字也臨難乃能從容審處蹈之如飴雖古烈丈夫無以過異哉余間按史冊所載女子大要死夫者十九若二女則死君父矣婦姑同盡妾媵爭死文毅公刑于之化亦深矣哉

又附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王士禎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鎮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縶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鬨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繯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夫人

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含幠襲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帛奮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閒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廬免於難事聞

天子憫其節義特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誥命盩異數云

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閫閣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翺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人嗚呼難哉

羅門雙烈婦傳　毛際可

維祺妻葉氏　世榮妻許氏

羅維祺妻葉氏結褵甫五月維祺服賈于楚三載不歸舟過洞庭瘧作發狂赴水以歿訃至即不食求死所親多方勸諭曰姑在堂有叔可奉甘信吾志決矣聞夫屍數日始獲旁無親識是否難信他日櫬歸切弗與之同穴以成我志至旬有六日乃終年二十三康熙癸亥八月十日也葬于羅茂塋祖墳山麓

羅世榮妻許氏明甲戌進士公玠孫婦也成婚四月世榮即遠客維揚

數載及歸而患瘵疾甚劇氏刲肱療之弗愈以康熙丙戌九月二十七日卒氏悲泣勺水不進至十月六日念姑以是月十三日六旬初度恐屆期身殞日進稀糜三甌少延旦夕至誕日含哀以卮酒壽姑姑亦酬以卮酒其中蓋雜以蔆湯云壽畢即拜訣入房堅臥不食以十一月三日終年二十四葬羅茂塋與葉烈婦冢相近

毛際可曰從來絕粒而死者相傳男以七日爲期女以十四日爲期而亦無從徵信也余長女孟以三朝新婦稱未亡人墜樓吞金不死後爲夫營宅兆已遂絕粒十九日而歿同里爲之建坊歎爲古來所希有今聞二烈婦行略一餓逾半月一餓幾一月而中間苟延食息者僅八日耳先後若出一轍也至于葉氏恐夫之骸骨非真而不願合葬許氏因姑之詩展而勉強啜糜其智識皆出人意表不止從容就義而已且奇烈出于一門尤稱盛事而羅公炌明季與金正希先生同時起兵後正希先生仗節死而羅公終身高蹈不出人謂許氏不愧家聲焉

司氏兩世節婦傳 鄭廉

抓住祖母王氏　母趙氏

司氏兩節婦姑曰王氏婦曰趙氏趙氏商邱人適夏邑縣農民司某司

故大族其衆數百指然無讀書能知禮義者某少失父鞠於母王氏其族叔某素無賴豪橫晩爲奇貨也數欲吞噬之母輒忿恚手杖詈其門曰清平世界汝欲殺我寡婦孤兒乎其叔憚而止不敢發某長既娶所聘趙氏也逾年生子二男曰抓住女曰喜兒家漸豐乃謀葬其父當是時明社將屋而入不知兵流賊闖天王等二十餘枝由晉入豫嘗並行梁宋間往來焚殺無虛日殯既啟而賊突至或危之曰寇至矣盍去而避諸某泣而應曰避賊誠是第如吾父骸骨何乃遣其妻奉母引兒逃而獨身留不去語人曰賊亦人也苟饑渴即嘉客亦反目吾家飲食咸不缺所欲不難諸也彼何憾而戕我吾仇也乎哉卒不去賊至延入飲食之醉且飽忽瞪視曰汝家富如是必多騾馬珠寶也執而索之無以應也竟殺之焚其廬而去賊既退其婦奉母還一號而絶已而少甦乃斂其尸草殯焉奉其母露處敗垣中環顧所居空無有也田且蕪其族及里鄰侵之殆盡母忿恚大詈曰世界即翻覆寧詎無官長乎若乃欲滅吾門乎即殺我節婦挽之歸曰世界方昏黑無天日吾寡婦孤兒安能禁彼之所爲且田界屋基何足惜母大悟乃止與婦毀容椎結食貧茹蘗者數年晝則墾田斬草木歸而爇火織薄編筐筥嘗達旦母則負

而鬻於市以易粟有餘則以贍鄰里鄰里皆喜即其族之平日翕舌而瞰其屋者亦轉而面相親其邪謀竟息久之抓住既長力田復其業康熙初元中母年八十餘歲以壽終節婦喪葬皆如禮里人哀之稱其孝節不容口抓住生二子七孫而曾元不可紀其後二十年正月節婦無疾而終得年九十三歲上距司某死日崇禎八年九月十七為嫠婦者六十有八年節婦性喜勤自夫死後其績紡耕織盡晝夜無寒暑以身率眾雖老不懈蓋六十餘年如一日也嘗誡家眾曰人患不能自立耳他人無與也當吾夫遇禍日吾不難一死相殉獨念老姑弱子零丁無所依恐司氏一旦遂絕故忍死枝梧以至今今吾子生孫孫復生子門戶稍稍立矣吾姑幸以天年老其責則在吾一身倘弗勤子孫將相率為惰窳則中落可立待也何以使吾姑瞑目于地下至於怨家仇人雖毒螫如蛇蝎皆昔年玉成我者第謹防之耳毋與校節婦之所見類如此

柳下野人曰節婦余外舅之妻兄女也去吾家四十里昔司某死時抓住財三齡恒襁負之隨其姑集蓼茹荼漂搖杌隉不能保朝夕豈知今日之子孫蕃衍如是哉史稱死易保孤難以杵臼之勇子義猶甘心一

死而以保孤讓程嬰然則保孤之難可知矣而草茅愚婦女目不知書耳無所聽受乃能于傾側擾攘之際毅然直任其所難而不少退託亦可見秉彝之性受命于天固無閒于古今男女也節婦于歸時其姑王氏不知何許人有才辨東撐西拄族衆雖悍且黠弗能奪然亦瀕于阽者數矣節婦依之爲性命鬼瞰虎咥正色獨立而不顧卒能保其孤以延其祀是姑與婦其節且孝炳如日星不可掩嗚呼偉哉當王氏夫死其日月久近不可考據其子死日計之當亦不下五十餘年矣謹按令甲民閒婦人夫死三十年年過五十者有司以禮表其門而司氏之居無綽楔豈不異哉豈黍邱獨無有司耶豈其俗不貴節下不言而上不知耶豈其司氏兩節婦年過其期格于例而不得行耶嗚呼吾深爲其鄉鄰族黨之有識者悲矣雖然門無綽楔於節婦何病節婦特湮沒于目前耳世之君子必有知而表之者

雙烈傳 計東

林翹子茂妻崔氏 翹女方啟庠聘妻 啟庠母李氏附見

烈婦崔氏甯國府太平縣舉人林翹之子婦烈女林氏翹之女也崔歸翹子茂茂早慧能文章既疾作崔泣請於天以身代既歿崔欲死然方

有身人慰之曰倘生男撫之成人爲夫子後不愈卽死乎既生男百日而死崔盡散服飾奉姑與妯娌吞金不死吞鉛不死家人沮之萬方乃佯爲不死狀得閒趨登樓遥向茂棺㬢處再拜下引帶而絕年十九烈女幼讀經史韻語通大義字石埭方氏子啟庠未嫁庠病篤女聞卽不食不沐若欲與同死者及歿家人匿不以聞久之得實願往哭之父母不許哭三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乃許之至方墓哭奠如禮歸拜舅姑已引鏡自涅其面涅守志二字居無何舅病篤同姑視湯藥三月不懈舅死姑李氏自剄以從人皆曰林氏女必死矣女曰兩叔幼舅之父母老吾爲舅姑之冢婦治喪吾事也我未可以死三日而殯凡附身附棺者畢治人稱其才及成服旦暮哭臨皆有禮至二十餘日謂侍女曰今日稍閒趨提湯浴我侍女出閉戶自經死年十八

贊曰二烈並生一門異哉若烈女之死先儒歸熙甫以爲賢者之過然今天下多有之莫不感慨歎恨以爲尤難予家婦宋景昭十四歲守貞竟絕粒死事與此類今讀林孝廉二烈紀事益感不能已若烈女之姑李氏自剄從夫問其年三十六耳上有舅姑下有二幼子俱不及顧傷哉我聞宣州人矜氣烈其風教漸被於婦人女子若此我友施少參閏

章講學里中林與施爲同郡予將以三烈告之俾誌其墓

書兩節女事 張貞

趙香女觀字夫失姓名　高唐朱氏婢張某失名女有字夫失姓名

余西走青州道出棘林郵多主鄉人趙香家時香死久肅客者僅其老妻稺子耳余每至見其行飯分茗不唯諾而集問之則皆出次女觀之手且言女未笄其夫從軍戍浙戍閩轉而之粵東之滇南音塵阻絕者數歲矣母念女既歸妹愆期夫之存亡復傳聞異辭遂以言動之女信誓旦旦秉志不回余歲一過之或一歲數過閒詢女動定其金石之志十五年一日也康熙丙寅天下大定其夫比歸始得結縭是時女年蓋已二十有九矣余游濟上遇吳子長榮又得聞張女之事云張女者高唐朱母劉孺人侍兒也名有鄒平農家子其父以歲侵乏食鬻之孺人時女才十歲性柔順孺人絕愛憐之及長欲爲議昏女聞色變詰之掩淚以對曰妾幼曾許字某氏今改適是渝前盟也死不敢從孺人嘉之爲覓其壻及得之則已有妻子女纍纍矣以語女女曰渠雖別娶亦會須相從不願更事他人也壻以兩室非貧家所宜終不肎往女守義彌堅孺人益重之撫若己女服食居處不令與儕輩偶年三十以疾卒康

熙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也說者謂劉孺人二十五歲而寡嫺內則嚴禮教張女守貞所得於薰習者爲多至趙氏則益都東鄙編戶之甿耳非有見聞擩染之素乃姻盟一定常變不移卒能圭判璋合二姓克諧使其夫不歸則亦終天窮塵畢命盡氣矣其得於天性者然與於乎女子從夫猶人臣之許君也張女之矢死靡它龔君賓之御聘也趙氏之必繼舊好蘇子卿之返國也揆以春秋之法鈞有不貳心之義焉故泚筆記之以愧夫世之爲臣而不克終其節者

三烈傳 劉靑芝

李麒生女三姐 孝淑互見　段某跌妻盧氏　許登高妻董氏

三烈事狀李得之許守許酉峯焚盧得之淇令周㞕如壎董得之澠池學博常采五廷旃悉一時寄我因作三烈傳

李三姐鹿邑人父麒生母張麒生無子其女三姐年十九未字而麒生死於仇女聞父難痛哭請於母曰兒誓不與賊其戴天陰擕匕首刺於道者屢矣竊恐一女子不克勝凶人柰何於是刺血書訟官官受賂訟久稽不決女則走京師擊登聞鼓直鼓者以聞

天子惻然憐之命豫大吏覆鞫以重辟成獄矣而仇父子俱瘐死獄中

女泣告父墓曰仇雖死不棄於衆見恨終未雪則爲母擇繼聘婦奉父祀母旋卒遂自縊死時年三十有四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十一日也越四十年爲乾隆三年學使者張考請於

朝乃得受旌如令典

盧氏延津禮鄉村人年十六歸段舉子女各一延令高楓宸蔚宸方督城役鄉長突奔告曰段婦盧及子女死於賊矣令趣赴死所則見盧以帛勒喉復繞以繩絡柱鋭端剸腹中爪血痕周膚子女横縊牀上盧年二十四女七齡子二歲乾隆癸酉三月日也莫知賊爲誰何令按戸版稽名至許忠輒心動一訊而伏爰書遂定九月三日

旨下許忠刑市而盧氏賜金建坊表其閭云當許忠之初就訊也兩手趺地伸一一屈而匿袖中令嗾發屈指片絮裹之啟絮齒齧血痕在而胸股間又悉指爪跡也許面少人色魄奪氣喪乃吐實曰我艷氏色久矣乘夜穴牆入氏驚起餌以好語氏號且詈急以手掩其口氏奮齒嚙我指捽而逼之屢起屢伏氏縱横肆爪我身而卒不可奪因出腰間帛縛其項復解束髮繩環之三帀乃絕絕而猶剸腹者恨其牢不我從也兩幼驚而號因並縊焉

董氏澠池人許登高妻年十六于歸歸八年而夫亡無子息卽欲以死殉繼念侍養孀姑久不忍遽離且矢持服終喪以報亡人三年中竭蹶女紅以佐養朝夕哭夫血淚沾漬衣袖閱服闋奠墓釋服歸拜姑畢閉戶自經死乾隆十七年八月初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歲

史氏曰告子言人有性善有性不善亦未可盡非也李三姐死父仇於今幾六十載荄始爲鹿令甫下車卽往拜其墓撰孝女墓銘刻石樹冢上孝女祠地墓地若干其糧若干立名戶籍曰李孝女墓田其糧官代輸著爲例則自乾隆十九年邑令海甯許荄始壎偶過廷聞蔚宸語盧氏往事輒偕蔚宸過禮鄉村尋盧氏墓平沙斥鹵閒突高三尺者烈婦盧氏冢也旁二小邱附爲七歲女二歲兒蔚宸語壎曰吾已勒石爲之表封且植矣壎聞之悚然下馬拜因取行裝物謂諸父老曰我朝歌長敢煩父老爲我置斗酒隻雞酹茲英靈以其餕食茲封墓者父老咸欷歔泣下旋與蔚宸聯騎歸觀瞻所謂盧烈婦坊巍巍樹門閭而董氏者事聞令令視等尋常縊命欲檢其尸且召其親少年婦至堂皇爲左證少婦持刀欲自盡役懼白令事乃寢邑常學博廷旌初以試禮部過里謁余言董烈婦事及余欲爲傳以不朽烈婦復走札叩之廷旌乃歷歷

陳不厭其詳焉嗚呼督學考發四十年沈埋之幽光鹿令菼表六十載邱隴之貞魂汲汲不啻饑渴談話間一聞芳烈輒肅然起拜遺冢薦牲并淇令壙於鄰縣穀魄乃爾學博廷旌初述烈婦事輒憤惋嗚咽聞傳烈婦則喜動顏色及叩死事之詳又不憚慇懃諮訪嘗恨表烈必自學校始而學官反不能司其事時爲悒悒至若延令蔚宸跡奸如燭照不事刑鞫兇情自狀彰癉積誠所致與衞守王硯亭祖晉縪風詩謂盧烈婦視柏舟志彌苦而禍彌酷學使孫虛船灝撰詞以哀之俾剛腸冰操千載如生其樂道人善又何津津也嗚呼之數公者天理民彝鍾於造化者獨厚故於孝女貞婦奇節異烈可以振一世之頹風扶萬古之人紀者蓋不啻三致意焉所謂性善非耶而不善性成偏爲董烈婦所丁豈非貞潔攸同而遭遇有幸有不幸與嗚呼悲夫

三節婦傳　韓夢周

何某缺名妻韓氏　張榮妻吳氏　張萬寶妻李氏

何節婦韓氏濰人居城東南草廟村歸未幾夫沒兩家皆衰微轉徙無可依婦求疏屬子爲夫嗣康熙四十三年濰大饑婦抱嗣子晝拾薪夜則紡績日止一食及後年豐蓄漸裕然非飢甚不食以所蓄買宅以居

爲子娶有孫成立乃沒年七十有三婦平居厲言莊色雖同輩無煦暱熊村人皆敬之呼爲韓老姐濰有以節孝見舉者其人輒曰是多財故能成事如吾村某者乃可謂苦節奇特也

張節婦吳氏濰城西張家村人夫張榮婚三日死貧甚婦誓不嫁轉役自活夜則歸其室人未嘗見其笑語所得粟米雜糠秕樹葉咽之嬴一日食則一日閉戶不出年九十二將死招其姪某謂曰我有銀紉衣帶中乃昔吾夫物我死卽以此市棺埋我夫墓側足矣旣沒皆如其言

張節婦李氏濰城北長疃村人舅補淑姑某氏夫萬寶歸二年夫死婦年十九子志海始周歲夫旣葬舅姑謂之曰汝以不幸遭此我老子幼無所依賴汝當如何李氏泣告曰婦非爲舅姑老子幼當夫沒時何所不得猶忍活至此婦自審已決願舅姑無疑許之舅鬻漿每日將暮婦輒出門四聽識舅搖鐸聲趨往代其擔不失刻期抱子力作人未嘗見其啟齒嘗黑夜出汲與子落井中得救皆無恙人以爲貞孝之報云再葬舅姑爲子娶生孫矣乃卒疾革時謂其子曰我死得見汝父心甚喜汝勿悲也年五十有八

論曰事有視爲難能及有爲之無不達者以三節婦所處之艱其所就

可謂卓矣從一之義著於禮經所以使人知所勉也三節婦優爲之吾又以知聖人之教果非强世也

季氏雙節傳 趙元祚

捷元妻李氏　子大亨繼妻劉氏

雙節者昆明季氏之姑媳也姑李氏適郡庠士季捷元吳藩亂捷元隨父瑞麟挈家避宜良山中捷元死避兵所李年方二十六歲不欲生以一子一女在翁姑且老隱忍不死亂既定瑞麟攜子女歸始葬捷元故士而李父家豐饒人恐易其志氏志節彌堅翁姑益重之撫其子女成立女適孝廉黃廷相子大亨年十九補郡弟子員大亨先娶趙氏生子天佑甫三歲趙亡乃娶劉氏歸未踰月而夫病劉侍湯藥唯謹大亨竟不起距婚之日不及三月太翁姑與其節姑憐之服闋慮其少且子非己出不敢語劉潛語其父母探其志劉痛哭誓以死如是數四言郎大哭於是集諸姻婭以前所慮者爲言劉且泣且言曰妾心已死子雖非已出吾夫子也願教子成立以見吾夫地下於是其太翁姑年且八十其姑苦節將三十年乃相持大哭聽者咸歎息泣下未幾太翁逝其節姑亦逝太翁故豪爽生平揮霍不少惜及沒家道剝落劉與祖姑幼子

伶仃相依祖姑又沒母子益形影相弔矣甲午歲荒瓶無儲粟劉紡絡織紝每至夜分不絕親鄰聞者曰此節婦機杼聲也聞讀書聲則又曰此節婦撫其夫前妻之子書聲也垂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子今應童子試節婦尙待年例節婦之姑李沒之日其子先死孫幼故均未旌表然人莫不知季門有雙節婦者

我軒曰婦人不幸以節見更不幸一家以雙節見節難雙節尤難守其子之節難至以未踰月之身守其夫前妻之子則難而更難者也季門雙節李固不可多得劉尤加人一等矣

碑傳集卷一百五十九

貴筑黄彭年編訂

合傳下

關西三貞女傳　李柏
劉大器女　韋元炳子某失名聘妻王氏　楊某失名聘妻李氏
張㓨二烈女傳　李柏
王仁寰子某失名妻張氏　孫錫光妻㓨氏
顏氏兩節婦傳　鞠濂
紹允妻張氏　子懋英妻孔氏崇儀祖母
永甯八烈傳　張九鉞
程福亮母康太夫人　張元尹妻李氏　張檢妻顏氏　張抃妻陳氏　郭進昌妻李氏　曲廷順女登姐　郝小車妻單氏　雷百里母程氏
汪賀二烈女傳　沈大成
汪某失名女　賀某失名女
四節婦傳　韓夢周
王立山妻畢氏　許某失名妻于氏　門某失名妻王氏　薛梓妻公

氏

賴氏三貞婦記　何毅夫

岳瑞妻梁氏　子朝君妻石氏　姪朝德妻陸氏

六烈女傳　韓夢周

張忻妾鄭氏　段維垣妻于氏　于世榮妾胡氏　裴璐妾馬氏

李某失名女失字夫姓名　齊廷彬妾朱氏

羅有高　（又）彭紹升　（又）魯仕驥　（又）焦循

蕭山汪氏兩節婦傳

楷妻王孺人　妾徐孺人暉祖母生母

三烈婦記　錢維城

某失姓名妻湯氏　袁榮妻李氏　長安李氏婢李某失名女蘭香

四貞女傳　彭紹升

程樹聘妻宋氏景衛林某聘妻陳氏淑睿及宋婢衛喜陳壽附見　張某失名聘妻姜氏

桂　王岱東女錢某失名聘妻　王志曾聘妻施氏

李氏二節婦傳　魯仕驥

龍圖妻謝氏　子希程繼妻吳氏

三女貞節記　劉台拱

胡志熊女藹貞聘妻　孫仝敞女王某失名聘妻　彭元瑞女曹秀
先子某失名聘妻
二女貞節記陶澍
唐錫桐女雷承恭聘妻　王中發聘妻吳氏晚香
三烈婦傳丁子復
朱國祥妻王氏　李鉉女錢璞堂聘妻　樊晉肱女婉李某失名聘
妻
任寨郵二十烈女合傳耿興宗
何李氏　張王氏　劉王氏　馮劉氏　傅李氏　任趙氏　任
周氏　任宋氏　任邱氏　任張氏　任趙氏　趙葉氏　李張
氏　張趙氏　崔邢氏　何氏女　馮氏女　傅氏女　熊氏女
崔氏女
三烈婦傳張士元
吳榕妻沈氏　張召棠妻徐氏　賀邦達妻陸氏
張烈女馮孝婦傳李兆洛
張蕙南女沈盤德聘妻　吉龍大妻馮氏

嘉興錢儀吉纂錄

合傳下

關西三貞女傳 李柏

劉大器女　黃元炳子某缺聘妻王氏　楊某缺聘妻李氏

夫高上亮純白之操烈女凜貞潔之志此冰天雪海似一清冷自全者然聞其風可以廉頑而立懦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未聞終身不字者也然北宮嬰兒子徹環瑱養父母終身不嫁矣古人有之後世則否然列女傳所稱洪武以後石孝女陳烈女張義姑潘聖姑三十餘人皆未嫁夫婿烈處子也然史書傳聞或多貴耳迄衛關西三貞女則見而知之劉氏華州大張里人父大器母陳氏女三歲父歿母年二十有四守節女十二母病日夜號泣禱神誓曰願終身茹蔬不嫁母病愈勤勞紡績媒妁至輒憤欲自經薄田三畝陋屋三間與兩兄三分之無何兄嫂俱亡遺子皆幼女事母撫孤母年八十終三孤亦各成立而女亦享年九十有奇女死有司上其事於朝建祠墓列女史矣甲子三月華州楊時若訪予太白山麓予詢劉氏事時若曰華川烈女與劉同時更

有一人則明萬歷庚辰探花王庭撰裔孫庠生王通儒妹許聘庠生黃元炳男未嫁元炳子被流寇擄去影響斷絕及笄或有勸其別適者女泣曰我之不獲與黃郎偕老命也黃郎不返舅姑無子我其子也願歸黃門通儒知其志堅聽歸於黃卸去鉛華竭力織紝事舅姑以壽終氏年四十歿之日異香滿室野史氏聞而歎曰難矣哉天無二日臣無二主此古孤貞之士委質舊君則然非所論於輔遺腹朝委裘者也王氏未見夫子事舅姑終身不二此其事又非輔遺腹朝委裘之可比矣歿之日異香蒸蒸天之所以不死夫人乎因歌詩二章其詞曰貞日月靜乾坤乾坤不壞日月不昏夫人道尊巍巍太華滾滾黃河河竭山崩如夫人何癸酉夏余客漢中之洋縣庠生李某女許聘邑人楊某男某未嫁而某子亡女聞訃晝夜哭不食欲自經以殉父母嚴護之不獲死請於父母入某家哭其婿即持服執子婦禮事舅姑誓以終身縣大夫南宮鄒公旌其門曰冰姿玉骨余過楊氏陋巷見寂寂數椽蕭然窘也女不爲窘乃甘心荊布操作誓死不改

野史氏曰古之烈者多矣或有夫中道夭如夏侯令女節以恩也或有子冀其成立如章綸母金撫側室兒成進士節以子也或家豐饒如巴

寡婦淸節以財也三女無夫無子而家貧甚顧冰雪其操金石其志其女中鐵丈夫乎嗚呼難矣使生爲男子則與古之存趙孤報韓仇秉漢節死宋事者可伯仲也傳三貞女所以愧天下後世爲人臣而忘君事仇者

張劉二烈女傳 李柟

王仁寰子某名失妻張氏　孫錫光妻劉氏

烈婦渭南隱村郭許里人張某之女年十七歸於王仁寰之次子某僅三年某夭死氏無出欲以身殉伯兄命其嫂防護周密氏故爲不戚容託歸寧父母實生別也復歸家與所抱兄子眠一榻子熟寐氏自殺子覺急呼生母趨救之氏頸血淋漓未殊死見嫂來救卽以手絕脰而死乙亥二月孫孝廉長人言氏殉夫狀余問其父家蕭然窮也夫家亦蕭然窮也盍閭閻綠窗貧女目未覩詩書耳未聞旌表乃率其貞剛之性而能殉夫可謂烈矣時同閭又有劉氏孫錫光妻也年二十錫光死遺孤三氏泣曰我所不從地下者以有藐諸孤家亦貧父母勸之別適氏以一天絕之勤紡績以養諸孤衣裙藍褸糠覈充飢十指破裂哭眼朦朧三十年如一日也予昔聞華川王烈女劉烈女皆未嫁處子終身可

謂奇矣又聞張刻之烈一殉夫殺身一苦節白頭其聞王劉之風而與起者乎抑各行其志耶世之男子立人之朝朝爲君臣而暮事異姓者抑獨何心耶

顏氏兩節婦傳 鞠濂

紹允妻張氏 子懋英妻孔氏 崇楫祖母母

曲阜縣雍正乙卯鄉進士顏崇楫之母孔氏與姑張氏皆以苦節純孝著當乙卯歲張氏尚存年七十二猶及見孤孫之立而孔氏撫孤三十餘年時亦五十有七其郡邑士大夫凡語兩節婦無不傷其遭歎其孝與節而肅然興者節婦張氏適顏氏子紹允年二十七紹允死氏不欲生矣而不敢死撫遺孤懋英抑慟以安舅姑無何舅卒能佐伯氏葬如禮後爲懋英娶婦卽孔氏也懋英年二十一又死氏益不欲生而不忍姑也則悅愉承顏晨夕省問以解其悲哀姑病不能臥與孔氏日夜扶掖以閒眎湯藥歷五六旬無怠容姑卒哀禮備盡其於姑誠至如此而節婦孔氏之歸懋英也六年而寡當夫病時常深夜禱天祈以己身代夫死而夫卒死氏念姑昔年之不敢死爲舅與姑也姑不忍於祖姑而吾乃忍於姑乎姑苦節且半生吾又敢以死自便累吾姑再撫孤孫乎

於是竭蹶營葬既則與其姑共居一室百端解慰而姑亦安之先是張氏虔奉舅與夫之靈櫝於生忌日攜孤兒兩泣捧奠其所嗜食品必及時供几案以為常至是氏又奉其夫與舅之主隨姑後拜奠如前兩孀婦挈一藐孤慘怛哽咽伏地不能起親戚鄉閭其見與聞知者莫不傷心隕涕及後氏亦老矣而姑食飲必親調寢則扶摩製衣不假手子婦如是者計三十四年葢其初寡也年二十有三

論曰吾聞兩節婦之撫孤也誨以義方屢屢不姑息惜憐英不幸早逝及崇楫稟承母教薦賢書而兩節婦乃益著又聞兩節婦皆曲阜之新張社人其節孝植自天性耶抑以生長禮義之鄉漸濡於孔顏之遺澤而然耶余兒子逖行遊京師得交牛階平先生先生質直君子也與顏有連為道節婦事屬余為傳余謂兩節婦節苦矣乃忘己之苦而致深愛於其姑無之不盡即古所稱孝子於親不是過此尤足風勸流俗者為敘而論之

永甯八烈傳　張九鉞

程福亮母康太夫人　張元尹妻李氏　張檢妻顏氏　張抃妻陳氏　郭進昌妻李氏　曲廷順女登姐　郝小東妻單氏　雷

百里母程氏

興安總兵官程福亮母康氏適夫養味數年而寡鞠孤福亮長軀幹雄偉氏令習弓矢立功邊塞崇禎末年洛西大亂嵩縣賊將雙溪聚眾數千焚掠最慘福亮與母相失賊破東宋寨執氏脅以白刃氏大罵賊不忍殺擁之行至崖絕處氏奮躍投崖下死是時賊刈人如艸菅咸棄崖下積尸成阜越兩月鄉眾以鋤刨屍皆潰爛不可辨獨氏尸軀全顏色如生蠅蚋不敢集眾驚拜有識者曰此程母也瘞以棺槨識之福亮聞闖賊中求母消息不可得徒步走興安叩大帥轅門長號求移師救母帥奇其狀貌曰此坐他日當待子姑署子偏裨予一軍戮賊會賊黨潰雙溪奔河底村鄉勇奮擒之而福亮師至眾告母瘞處且言死狀福亮始知母變搏膺大號親斬雙溪首剜其心瀝血祭母塋培兆域而去於是氏節烈之名聞天下順治八年福亮以剿盩厔賊賀三才功超守備康熙年閒積功累遷果至興安總兵官

詔贈養味驃騎將軍母太夫人略見合肥李尚書天馥程將軍傳中

洛西太原村張元尹妻李氏生一女元尹死撫姪為嗣以已有色恆韜晦足不踰閾十餘年忽逆僕忠習瞯孤就外傳女稺生邪念持刀踰牆

潛撥門入臧氏求歡氏驚醒熟其聲以手抵大罵惡桀奴汝何敢行大逆事汝頭將懸西門矣逆出刀逼其頸曰不從先截汝脰氏奮身延頸受曰截截聲未斷已殊手足擊牀楯震動血汩汩有聲逆駭慄而其女從夢中連呼賊殺我母遂棄刀遁夫弟聞呼躍起排闥入觸之僵遂縛詣縣鞫伏罪氏請旌礫逆梟於市山陰高道泰曰洛西山水至金門北陸開益奇詭雄詘雲霞鬱異采宜產偉丈夫烈女子誠然

張檢妻顏氏儒家女幼時聞太原村張烈婦拒暴捐軀事輒嗚咽流涕年十八歸檢檢事姑孝勸檢讀書攻苦暴楚金梁者宜陽人傭於檢家豔氏殊色伺檢赴郡試是夜氏赴姑室暴懷刃潛入氏室伏桁下衣叢中三更氏自姑室歸滅燈寢暴從桁下出徑登氏牀曳其衾氏驚覺大叫暴出嫚語曰我也婦力拒罵賊逆奴暴曰不從刃汝氏起奪其刀刀劃掌裂更叫罵黑沈沈中暴以刀連戳氏臂胸肋腋十餘處立死棄刀與血衣踉蹌歸家天明入室徑臥不起母怪若素強悍今胡慼慼無人色且衣破多泥跡必有異潛告鄰人環守之日未晡永甯捕者至擒赴縣鞫吐實自言一夜可行二百里今輾轉六十里觸荆棘泥淖若行絕獨中者然天誅不可逃也大吏聞諸

朝氏予旌祀節孝祠置暴極刑兩烈婦相距五十年夫家姓同大變奇
貞亦同異哉
三峭肘脅商虢山川險阨土泉沃腴檀山以西產松柏榆桐青黃楊之
木連尋合抱緜亙原阪伐之縛爲筏浮洛以下山川郡邑宮室咸取材
焉以故民多以斧鋸爲業張抃者少年恃勇力爲操斤先婦陳氏屢諫
阻不聽有大木臨峻阪抃奮劚之木堨然忽隊崖下抃走避不及壓死
血肉狼藉衆舁以歸氏聞變披髮狂號奔捧夫屍置室中吮其血擗踊
無數以首摵地額盡裂舅姑恐其殉慰以夫死可撫孤延嗣女指屍泣
曰夫慘死若此兒何忍偷生爲速從地下庶魂無苦事親有諸娣在鞠
孤大難兒無材智也斂畢解帶竟縊死尸傍手相抱牢固不可解舅姑
憐之購大棺納其中與夫同瘞焉從其志也乾隆三十年事聞
詔予旌
郭進昌妻李氏年十九于歸乳子女各一女長適梁氏子而進昌死氏
矢志育孤迎壻與女偕居爲夫弟小孝貪而狡計嫂年三十許色尚艾
嫁之可獲厚利與族子進祿謀一日僞恭敬謁氏氏飲以茗坐閒諷氏
攜孤改醮氏怒抵甌於地指罵曰兒死叔不扶吾節此何地而敢以啇

獸語聳我速去遲必批汝頰小孝慚沮出陰謂進祿非强劫不可進祿廉邑李某饒於財爲關說李亦素聞氏美且能揮重金成劑於外矣約吉日令李牽馬來迎與進祿立戶外小孝突入室將挾氏出壻與女大詬鬪小孝婦忽霽容曰勿譁叔使孤兒有啜飯所延郭氏脈吾何惜一行以孤授小孝令李抱之先行入室開奩作妝色揚揚上馬壻女疑氏心變唾之小孝計得與進祿噪而出一傭人牽氏馬徐徐行氏馬上言笑自若各不爲備至王范鎮氏忽自袖中出薙鬢小刀勒其喉大叫喉斷墜馬死血噴十數丈鎮人驚駭前執小孝等詢得狀呼壻與女共訴諸官按律科罪請旌向使氏自刎於家刀必爲人奪不得死以智勇全節若此其薙鬢刀蓋入作妝潛藏也

洛陽有閻存姐十三歲拒暴死立祠又百餘年而有永甯曲登姐自其八九歲時即舉止不苟有心計衆異之亦十三歲父廷順往北山原巡瓜田母呼女饁之父忽心疾歸覓藥謂女暫守吾即來鄰園李暴年五十矣望女獨坐柿樹下心蕩欺其穉孱易制前調之女怒罵若吾丈人行而戲吾弱女雖若以吾何等兒也暴執其臂女奮躍柿樹上暴益肆攀樹枝曳女下將强污焉女益號詈觸以首及兩手十指如排戟銳刺

暴知不可犯畏其父來逼去女憤歸哭訴父母父以女及笄恐醜揚無
來聘者勸少間毆之洩忿女怒曰兒如玉之軀臂爲人所執此而不爲
急湔恥兒何能立天地間乎必訟諸官父紿曰官他出女終夜泣涕父
母環伺之女忽收涕理箴管如平時伺少懈女持刀奔至暴門自刎死
目瞠視立不仆血湧數斗不止暴出戶見之爽魄入廚捉刀踉蹌行若
有人捉而曳之者衣髮皆亂跽女門勒其喉死衆驚歎曰女手誅之也
大吏錄烈狀聞
天子以女幼能抗節明志予旌祀以風示天下而令邑侯建耑祠於邑
東衢與閻存姐遙相望云
永甯有醜夫郝小車以業名生而短小髮鬅攣手跛足一目眇口期期
然而其妻澠池柳溝村單氏女年十八麗姝也于歸父母以夫醜家貧
爲憂氏絕不介意伉儷殊篤鄰婦常嘲姍之氏正色曰夫天也可憎乎
且吾命也請勿再言衆慚更相敬焉氏勸夫棄小車變鬻服躬紡績以
奉舅姑與夫捃松枝拾馬通以爨有子矣三年舅姑相繼死氏鬻所居
破屋營葬無缺禮食更絀數日不舉火族人憐之予蕎麥數斗磨麪鬻
餅分其餘以飽夫婦日夜歌聲出閭巷將以老矣乾隆五十年邑大饑

氏爲鄰婦佐女紅貸餘倉倉夫子自咽糠覈明年疫作夫病氏鉤柳葉
煮雜糜以給夫竟死數日子又夭氏匃席分裹屍以木杴掘坎瘞之杴
斷更以手捧土塋成血漬地乃椎胸號曰天乎單氏汝事畢矣而偷生
乎族人勸云汝年艾有材智曷貶節氏憤怒不應坐破窯中餓數日死
年二十六歲族人醵錢葬之夫塋傍今過者猶指曰此好老嫗墳也
生員雷百里母程氏年十八夫聲驚死擊心雀躍將殉之顧牀上呱呱
強止斂後數繞棺撫號將闔棺眾忽見棺中衣有血噴出而氏暈仆棺
下駭不知所爲察氏左手已截斷一指指在棺中爭以藥縛創少頃蘇
詢之氏泣曰吾不獲身殉以此指與夫同葬也居無何其祖舅病且革
呼氏至榻前目連連視孫氏恚曰尙虞婦有他志耶拔頭上簪從右頰
刺入洞左頤眾大駭奪其簪視創口白色無纖子血驚以爲神祖舅目
瞑氏面創亦旋合苦節三十年每指手與頰痕泣示百里曰汝父齎志
歿汝不奮志讀書負此矣百里亦泣能有聲於庠
張九鉞曰劉向列女傳召南申人女許嫁于酆夫家不備禮而迎之女
持義不往賦行露之詩經儒有言召公聽訟於甘棠之下行露之貞女
被訟而致於獄蓋被文王之化淺而未酺我

國家禮義陶淬百餘年如太陽之照幽崖無遠弗屆直省大吏以芳行烈操上荷

旌書者歲數百休哉風化媲美二南矣永甯山水奧鬱木石聳異鍾其奇者雖蓬門弱質守禮教重名節靡軀碎脰甘白刃而如飴雖事變異乎古以言乎殺身成仁之道奚愧志士仁人哉余修邑志廣搜窮崖邃谷例稍不符者咸登之其事詳而異者別立爲傳雷聲驚妻雖以壽完節然幾死謂之烈可也附於後

汪賀二烈女傳

沈大成

汪某名佚女　賀某名佚女

汪氏女與賀氏女皆歙人家縣之東門相鄰也父母俱沒各居小樓中汪長于賀一歲賀時從操機軖刺繡文以自給飢則淅米以炊或遇大風雨即留共宿相親若姊妹者數年矣歲庚申十月郡中大火初發夕汪尚未寢驚走出見火將及賀舍亟呼家人往叩其門入聲喧囂中聞樓上曰姊出乎曰已出故使來迎若賀倉卒尋外襦不得隔戶語曰吾無外襦不可以出幸謝姊少選火及賀終不出去人欲排戶入救之賀怒詈乃不敢前竟焚死歸告汪曰吾妹死吾何忍獨生亦趨賀死所躍

入火中死

論曰甚哉死之重於泰山也以常情論之二女皆可以無死而卒至於死者貿死於潔身汪死於殉義所謂重於泰山者也烏呼其可與宋共姬比烈矣

四節婦傳

韓夢周

王立山妻畢氏　許某名佚妻于氏　門某名佚妻王氏　薛梓妻公氏

王節婦畢氏益都湖田村人父皓生於康熙五十二年八歲父卒十一歲母卒年十七歸同邑王立山姑老病立山貧無行越二歲出亡委其母於節婦曰死生惟汝節婦貿衣得菽一盂操碓磑作腐鬻之以養姑姑嘗病項疽節婦枕以肱晝夜不少轉側漬毒入骨肱為之痿歷十二年姑卒盡鬻衣物以葬獨與小姑居後有自遼東來者言其夫死於虎甚信節婦聞之大痛奔告於姑墓返舍給小姑外出扃戶自縊年三十有一時乾隆八年也里人義而葬之畢(當作王)氏墓側始余聞節婦於臨淄于生又發又有于氏王氏公氏凡四節婦惜其事跡年月皆不詳曹君宅安令益都余為言王節婦曹君惻然求知節婦者得其族貢生畢

右孜頗疏其行事又錄長山諸生劉宗濂碣文致書屬余爲傳略具梗概矣三節婦之義皆儕於畢氏類書之

于節婦臨淄人適新城許氏夫卒舅姑曰汝無子何以守節婦指十歲叔曰此可待也後叔有子節婦撫之以嗣夫

王節婦夫門姓貧甚夫死子八歲居窟室中紡績以活其叔某無賴欲嫁之不可率衆劫之節婦截髮以示曰不止惟有死衆懼而退節婦得撫孤有立

公節婦蒙陰人夫薛梓歸十年夫病且死節婦泣曰君死我亦死夫曰事姑立後徒死無益節婦泣曰事姑有伯有叔焉用婦爲請爲立後而死夫卒請立後遍召族戚作繼書覓帛不可得欲以紙節婦曰紙不任久裂衣與之書成持之喜動於色歸私室久不出跡之縊死矣

賴氏三貞婦記 何毅夫

岳瑞妻梁氏 子朝君妻石氏 姪朝德妻陸氏

貞婦梁氏新安梁上元之女年十八歸東安里民賴岳瑞岳瑞父必昌家故饒益值滇亂破產從軍家中落梁于歸時夫家壁立舅姑已沒事繼姑胡舅副室梁以孝聞踰年生子朝君又踰年夫故梁年二十守志

不移母欲奪其志數言餂之不應一日導之曰女年少子幼家貧而坐窘若此柰何梁正色涕泣毋何不正教女欲女背死棄孤耶女寧餓死不作此禽獸行也母自是不敢復言家既貧甚子復待哺梁竭力紡績兼以耰鋤拮据胼胝艱難萬狀子長娶媳石氏舉孫甫一歲而子亡姑媳二人日夜號泣聞者哀之石氏守志養姑猶姑志也嘗負子往山種芋山陡峻乃茇稍平坐其子而已鋤地子匍匐墜山麓石氏奔救意兒必死至抱起竟無恙似有陰翼之者嗚呼天不願絕貞婦後故子雖夭其孫乃能履險無虞誰謂天道無知耶石氏爲貞婦婦數載而寡寡時方二十今守志數年矣殆又始終不渝者梁之姪朝德早世婦陸氏年二十亦勵志堅守非貞婦之所由化其甘窮苦矢冰操一家三節若此哉今其鄉有早寡者咸以貞婦爲詞多不再嫁所謂匹夫匹婦慕義猶能起化鄉人其於風教豈淺鮮耶丙寅歲貞婦年五十例得與

朝廷坊表而子亡孫幼又家窶甚不獲上聞然其故志依然備嘗諸楚里人耳而目之者稔矣余懼其久而湮沒也爲撮其大致紀之候采風者擇焉

六列女傳　韓夢周

張忻妾鄭氏　段維垣妻于氏　于世榮妻胡氏　裴璐妻馬氏
李某失名女字夫失姓名　齊廷彬妻朱氏

張烈婦鄭氏樂陵人年十九爲濰人張忻妾謹飭寡言笑勤於所事忻前後娶李氏毛氏皆得其懽夫卒婦與毛誓相依先是忻無子以族子爲嗣前妻死婦卽撫之漸長成忻之弟忡者妾人也利兄貲產曰嗣子疏屬當返其家鄭氏年少宜遣或謂須緩圖恐有變忡曰吾待其聘金爲販資也時毛新至婦又賤故忡得持其家事婦知不可奪遂自縊邑人上其事入烈女祠死時年二十有二時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也

段烈婦于氏濰人父名好剛婦幼如成人凡社會醮壇歌場婦女競集有邀之輒謝曰此豈吾輩事年十八歸段維垣維垣得瞨疾危篤凡衣衾皆手製之畢卽與舅姑訣曰舅姑幸有叔侍養婦少且無子夫若不諱義當從然欲與夫死同時恐倉卒不及自故敢預告及維垣歿始含婦趨出姑憶前語亟跡之已投繯死矣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也邑侯海鹽韓公表其門祀其主烈女祠中家在辛傳社去城東五十里

于烈婦山陽人胡姓濰人于世榮之妾也世榮妻死以婦賢遂不更娶

世榮城居行賈於外而卒喪歸例不得入邑門乃殯於田間家人空所居往婦將死之葦處茇舍中不得閒居數日謂家人曰予居曠野常心悸請暫如城家人信之使一老嫗與偕婦紿嫗外出遂縊時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婦無出年二十有四家人聞諸有司祀烈女祠世榮之弟世聘嘗謂予婦有禮而仁其孝於吾母而慈於吾兒之子及凡所以待人皆有可述故其亡雖久吾家言及之無不慘然者

馬烈婦安邱人為濰人裴璐妾妻王氏無出婦生一子王氏妒之及璐卒百計毒苦使嫁婦不從王氏有女適人婦勤紝織積所得盡以奉冀得王氏歡而嫉不已其夫兄子某亦欲嫁婦得聘金王氏因與計曰彼之不嫁以有子故奪其子則無所戀矣遂與痛毆之曰汝安得子特為我養挾子歸己室婦度其意不可回夜自縊王氏首於官曰彼欲嫁不聽忿而死也

李貞女少養於夫家姑行不謹常有妄男子入其室女漸長恥之且懼强暴之及會舅姑與夫皆出女家有臼村人多往舂女乃遍告村人曰舅姑出時囑無使人入我家欲用臼請待舅姑歸村人見其外門扃竟日疑之排入已縊死矣年十有五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也

齊烈婦朱氏宿遷人父香雜人齊廷彬無子其妻楊氏聘爲夫妾相得甚廷彬卒婦告楊氏曰吾衣敝如此何以見吾夫楊不解所謂慰之曰衣敝緩爲之且吾夫又安在越日婦埋妝結束甚固於後戶以帶自縊帶斷復以繩乃絕時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七日辰時年二十有九婦歸廷彬七載生二子皆前卒邑侯張公耀璧祀其主烈婦祠

論曰

國家旌烈之文不載於律所以重民命然苟所處得宜固

國典所必及蓋沒其文於律使經術之士得執經而議也自有司憚於奉行文書而旌典多不得邀加以情事或有忌避其爲湮鬱更何可道余故論次鄭氏以下使後人有所考焉

蕭山汪氏兩節婦傳 輝有高

楷妻王孺人 妾徐孺人 輝祖母 生母

蕭山汪楷娶方氏無子貳徐氏爲生輝祖而方氏歿繼室以王氏王氏歸五年楷卒南海當是時楷有母年七十輝祖生十年王氏年二十八徐氏年二十九族屬凋散楷弟模盡室以行資產落責負者踵接變端雜出王氏徐氏持輝祖向楷母而哭楷母哭輝祖哭王氏徐氏益痛督

不知所爲往往忘食事有閒王氏念曰姑老矣孤弱持徐氏而謂曰嗟夫娣勉之無然從夫子死命也從夫子死而使姑無賴養而使老姑不以天年終而夫子憾無終窮也汪氏三世遺孤一人焉其永命焉其才焉吾夫子將釋憾於吾兩人汪氏之先將釋憾於吾兩人非然而吾兩人今者死而何辭以見夫子也且以何辭見汪氏之先徐氏曰其然妾無知妾乃今日聞知也於是王氏則斥賣其嫁時衣飾以償宿負勤鍼紉紡績織作用資朝夕需而徐氏兼親井竈米鹽灌汲浣濯雜總一心合志整肅門內外嚴餘中施釁於汪氏者日斂哉鄉鄰更感動咨嗟相與矜慕焉及輝祖少長服兩母氏訓力學爲名諸生久之舉於鄉

羅有高曰輝祖舉於鄉之明年是爲祝黎赤奮若之歲予至京師餘姚邵二雲爲予言汪孝子輝祖事未嘗不正襟沈唫太息也及予得見汪孝子輒絮絮述其兩母孺人貞苦節植汪氏禩屯難中反復不厭求爲兩母立傳且曰吾無以事吾兩母吾私獨幸天下能言君子章吾兩母之志以文畢吾生焉如此夫二雲數稱汪孝子有以夫兩孺人甘志辛劬不即倉迫死可謂明義知重輕者小雅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嗚呼豈不難哉

又汪氏二節婦傳

彭紹升

汪氏二節婦者其一王氏蕭山汪楷之繼室也其一徐氏先王氏歸楷爲妾生一子曰輝祖楷官河南洪縣典史引疾歸客死廣東有母沈氏年七十輝祖年十一喪遠歸索責者踵于門王氏徐氏遂斥賣其田及其嫁時衣裝以償責楷弟模好博窘輒索錢王氏徐氏不足則挾諸博徒持梃入破壞門壁篡輝祖以去得錢而後舍之或勸王氏它徙避模徐氏曰不可有先人祠墓在寍死此矣已而模挈孥以行母沈氏欲與俱王氏徐氏涕泣請留乃止沈氏多病凡需藥物無貴賤王氏必力致之徐氏左右扶侍起行則承以肘夜伺牀側聞呻唫輒前爲按摩方輝祖從師受學也王氏送之塾徐氏從稽顙塾門外涕泣言曰先夫子賴有此子此子賢無辱先人惟先生之賜不賢未亡人何以謝夫子言已復稽顙泣而去及輝祖自塾入王氏必攷所習業或不中程徐氏奉箠王氏跪輝祖撻之撻未下王氏淚涔涔交于頤棄箠而罷亡何貧益甚王氏徐氏互偁疾減食以食輝祖葢屢矣輝祖既冠補諸生佐州縣治刑名王氏戒之曰汝父爲吏典縣獄嘗言生人慘苦無過囹圄中偶抃一人輒數日不怡曰彼得無自恚戕其生乎汝佐人其無忘此意輝祖

自外歸必問不入人死辠否不破蕩人家產否對曰無則歡然終日或言法不免王氏與徐氏相視泫然曰吾聞刑名家多獲陰譴兒能無懼乎其歲廩所入必句稽其數曰兒無以貧故受非分錢不長吾子孫也王氏性方嚴行止有節度雖遭詬侮未嘗厲聲色尤不喜談人過輝祖或偶及之必戒曰汝能不爾便佳此何與汝事自模他徙晚益窘復來依輝祖王氏遇以恩禮終其身徐氏居常布衣操作方歲饑日織布一匹易三斗粟病瘧不休里人爲之語曰莫怕瘧機聲促一匹布三斗粟擁一絮被餘二十年輝祖請易之曰此汝父所予不可易也及有疾輝祖進人葠湯卻之曰汝父客死吾不獲以此進吾不忍飲也王氏再三彊之微啜之而已疾亟訓輝祖曰深刻者不祥毋以刑名敗先德存好心行好事吾無憾矣卒年五十一其後二年爲乾隆二十九年有司具王氏徐氏行實聞于

朝得建坊旌門如制又四年而輝祖舉于鄉又七年成進士而王氏卒年六十三

彭紹升曰傳汪氏二節婦者多矣予覽雙節堂贈言集其軼事見于它文多可述者于是綴次之爲之傳輝祖治刑名遇大獄屢有平反蓋二

母之教使然也嗚呼賢哉

又蕭山汪氏世德傳　曾仕鑒

蕭山汪氏有爲河南淇縣尉以循良著稱諱楷字南有者處士諱之瀚
之長子也處士之先徽州婺原人其後遷於浙江之鄞縣又由鄞縣而
遷蕭山大義村故處士遂爲蕭山大義村人處士爲人敦本行嘗慨先
世歲祀舉廢無常期乃治丙舍植松楸稱墓田贏絀立規條酌豐儉之
中俾可時修祀事其里黨有忿爭事處士至片言立爲釋之自傷少孤
廢學既生淇縣尉卽委之於學淇縣尉初學爲制舉業有聲以試不偶
去習法家言已又去學爲賈遂以貲補河南淇縣尉淇縣尉既之官潔
身砥行一以儒者素位之學處之視囚米省刑具禁獄卒私掠不以猥
瑣廢事嘗白令褫一豪矜之暴橫平人者又嘗白冤民薄耕方之獄令
爲平反之薄耕方者淇之愿人也有乳媼與鄰人私匿其室鄰反嗾其
夫求婦於薄弗得誣以謀死訟之官鄰身證焉薄因繫累年不得脫淇
縣尉至矜其愿心知其誣罔密察之已而起他盜贓得媼於鄰室聞之
令令爲抵鄰于法而薄以得釋淇縣人每樂道其事而誦尉之德不置
也淇縣尉居官八年以處士年高引疾歸歸一年而處士卒既竭力襄

葬而其弟上舍以縱博故破產且多逋負又老母在堂無以養淇縣尉皆以身任之乃之粵謀所以爲生計者遂卒于粵淇縣尉初娶方氏無子妾徐氏生一子處士名之以輝祖曰先人韜采弗章兒耀之他日告吾墓也方氏沒處士又爲娶王氏以繼之淇縣尉之卒也王氏年二十八徐氏二十九輝祖生十有一年耳王氏與徐氏厲志守節上以養老姑而下撫此孤子晝夜操作不怠上舍故以縱博破產多逋負至是又來求索王氏徐氏盡斥衣飾以應之上舍乃盡室他徙而老姑獨依兩寡婦以居垂沒歎曰吾不意婦之賢孝事我至此輝祖奉母教既長籍諸生亦習法家言客遊以爲養兩母戒之曰汝父故嘗習此而棄去懼其以失誤損德也汝其愼之又曰汝父爲吏嘗不得已而笞人輒數日不懌曰是人也受笞得毋以羞憝傷其生乎汝往佐人宜常以此爲人言也徐氏年五十一而卒既卒輝祖以兩母之節行請旌得建雙節坊於里門而輝祖以乾隆乙未成進士王氏乃卒輝祖述先世事乞言於人輒涕泣人皆稱之曰汪孝子也

論曰余嘗讀歐陽氏瀧岡阡表觀其序述太夫人所舉崇公之言行以訓其子者未嘗不慨然太息也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信哉汪氏自

處士君隱德弗耀淇縣尉位不稱德兩節母艱難苦節以成其子至乃人稱之爲孝子一門之內孝友節義之風鬱鬱藹藹可謂世德者矣輝祖方以進士發聞其他日之顯榮褒大其先者未知視歐陽氏何如而要其一德之所流貫充滿盈溢世必有受其澤者吾將以驗其所施之普也

又蕭山雙節記 焦循

節婦爲天下之爲婦者法蕭山雙節爲天下之爲節婦者法婦人未三十而孀守三十年例得旌州縣歲舉報者恆數十人書之不勝書也武進臧庸曰蕭山汪楷爲淇縣典史卒于官其繼室王妾徐以節著王無出撫徐所出如己出教之成進士王矜嚴寡言笑居處有規矩徐耐苦力作擁敗絮二十年不厭然未足異人莫患乎自知其賢世之夫死不再嫁者苟以節自恃而倔強乖厲有不忍聞者矣或曰惟性強故能節吾疑之也臧庸曰汪沒索逋在門或謀以子幼謝王不肯粥田及衣匳益以女紅所出曰無貽死者憾三載畢償夫有母弟恆慢其嫂應之百方至稱貸爲償飲博之負將以母遷王與徐皆不肯王泣留之竭力盡孝養得姑歡曰母老離鄉里死者不安江都焦循曰二者皆節婦之所

難也臧庸曰徐所出曰㷻祖幼時侍兩母夜讀書不習徐泣涕奉夏楚請扑之主數諸夫主前泣涕腕酸栗終不忍扑徐前卒病革謂屬其子善事主母庸又曰初搆釁者不以禮遇徐徐自持以禮不出一語較久之人盡感愧嗚呼二女同居會貧發處顛沛造次中雍雍和睦各止於禮而相見以情古人所難也而豈徒以節見哉嘉慶元年丙辰循自錢塘渡西陵過蕭山至於山陰聞有汪氏雙節事歲壬戌秋九月誦吾友臧在東所撰事略始獲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之以為天下後世婦人守節者法

三烈婦記　錢維城

某缺姓妻湯氏　袁榮妻李氏　長安李氏婢李某缺女蘭香

烈婦多矣此何以記記奇節也湯氏娼家婦李氏婢也出污泥而不染故曰奇李氏者其事益奇而死不死未可知也未可知曷云烈存疑也疑從重

天下之有為而為者非其至者也有為而為者非特其利也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古聖賢之設之者盡其在我而已盡其在我則無求於人非以見信於吾君父兄弟夫婦朋友也盡其在我則常歉

於已非謂吾已克盡乎臣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古來之以奇節苦行表著於一時揚名於後世者其皆所不得已乎吾不敢謂安常處順之一無可表見也亦不敢謂表著一時揚名後世者必以奇節苦行見也然而世每津津樂得而稱道之舜之於父子周公之於兄弟皆其類也其有爲而爲者耶其無所爲而爲之者耶曾子之養親也可謂先意承志視無形聽無聲矣孟子僅曰可以孝之本無不滿也而閔子特以孝稱楚懷王之於屈原也斥之放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而行吟澤畔冀君之悟卒至憔悴自沈於江而不悔嗚呼其何所爲而爲之耶世之稱節義者吾知之矣勢耳截髮殘毀支體刎頸縊首之死靡他其行甚苦然或者篤琴瑟之好顧名義之重耳烈婦湯氏則大不然烈婦瀋陽小家女也非有詩書之教母氏之訓也其嫁於某甲也食貧居賤無以爲生夫也不良視如讎寇非有惕於非義之不可爲而恩義之不忍背也侯氏者名娼也某甲舊所狎也侯氏以其資爲某甲娶婦非爲某甲娶婦也侯氏老而將謀代焉烈婦之始嫁也某甲與侯氏陽暱之繼而甘言以誘之華衣美食以豔之不可則怒詈之挫辱困苦之加箠楚焉凡屢死矣而終不可而終以死嗚呼烈婦何爲者耶士大夫不幸而處倫

常之變慷慨激烈以溺於死亦未有如烈婦之酷者也君父雖不賢亦未有必欲其臣若子爲下流不肯如烈婦之所爲者也即有欲爲其所爲而迫之以若是之酷委曲隱忍以自免於死天下後世未有不哀而諒之者也爵祿在前刀鋸在後自非特立不懼鮮不爲其所移讀書明理之士平居侈談忠義一旦遇事變或稍稍改節焉且以令名終者比比也烈婦何爲者也

李氏蜀之鄰水人袁榮妻也本農家女不知書美而性沈毅歸榮生子數周耳木工閔子儒嘗以傭至其家見氏而悅之謬與榮密者假室而同居與氏宇相對也氏勤女工不數數出子儒間與語多不答居一年未嘗見其疾言且喜笑聲也欲挑之不敢發將以暴而懼爲鄰里之所聞則紿榮曰某寺之田肥賃之廬而耕所獲且倍榮信之攜妻子往耕焉廬去寺遠左右無居人而田實瘠乃不及向所耕榮悟其紿已詈之將遷而依其兄子儒念事不成不如殺榮彼婦人何所逃將遷之夕氏方篝燈爲組紃聞其室有大聲特異趣視之則子儒已持斧擊榮死矣氏大呼出戶子儒追執之手斧而示之曰而夫已死而將焉往此地去人居二三里而號安所得聞亟止而啼否則與而子俱死斧下矣泣而

閉諸房加扃焉氏遂不復啼子儒旣埋榮屍率婦若子與俱遁行山谷無人之地七日而達巴縣鍵氏於室賃田而耕則復無左右鄰居者也居三年氏未嘗與一語子儒晨出暮歸出則扃戶佩一刀甚利雖寢臥不暫脫氏自念吾與讎人處三年矣彼伺吾密吾無可報讎者不如死復又念曰吾不死於斧今自引決勢必與吾子俱死死則晚矣矧讎終不可復而又失吾身且吾伯氏不知不且以吾與若共謀以殺吾夫者乎居久之復又念彼之日夕伺吾者以不與言也佯與之言彼必喜不疑乃得乘閒以白吾冤遂與之言且歡洽子儒果大喜解佩刀啟戶竟出氏度其去遠抱其子走未數里遇縣役悉愬其事令拘子儒至訊之得實遂伏法嗚呼氏之所遭大不幸矣其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可得白中且輾轉自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其事往往與古人合論者謂其獨少一死耳當子儒伏法時持讎人頭以祭榮之靈遂自殺以報之豈不眞誠千古一烈丈夫哉氏之死不死未可知然吾知氏之必死也夫人能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言不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較之義不反顧號涕憤激以死於讎人之手或宛轉自裁於溝壑之中將孰難而孰易耶氏顧熟籌之忍而爲其所難獨不能爲其所易耶且氏

縱不死而以不為其所易而并沒其所難非儒者與人為善之道也故序而記之

烈女姓李名蘭香長安諸生李氏婢也年十六父某以貧故得錢十五千鬻焉烈女性沈靜寡言笑無事不出外室出則亟反遇諸僕無一語亦未嘗獨出也李生以烈女之不凡也不以婢畜將為求偶而字焉其僕張三者與烈女齒相若私計得之而未敢自達欲挑之者屢矣不可得閒積二三年愈欲得之會李氏有貴客盛為張具舉家入廚下命烈女返樓中取具張三竊知之尾以行烈女登樓張三扃其門自後擁之烈女怒批其頰益持之堅烈女大呼而樓去廚中遠不得聞烈女益大呼張三度事不成且敗露欲殺以滅口而倉卒無兵刃以麻稭剚其腹深數寸遂死李生妻怪烈女久不至命小婢瞯之樓扃則亟以白李生生與他僕至抉門門扃豎梯而上張三踞屋角發石擊僕顛呼曰蘭香死矣門不可開也李生詐曰第下且得活吾無若汝乃下執之官論如法故事婢妾之以節烈死者其主不得入節孝祠表墓而已嗚呼世之論人也將徒取其家世閥閱足以取重一時已哉將别其賢否而論列之也禮貴者不與賤者齒特其生存無事之日貴賤不可混耳若其立

節表行卓卓不可磨滅則其出於庸流下賤者爲尤難且家世閥閱之足以取重一時者何限其嘖嘖爲當時所矜慕既死而猶稱道之弗絕則在彼不在此安在其爲貴爲賤也雖然烈女之烈非獨於其死然也其嚴正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已見於平日矣彼特葆其性之所固然而守其行之不可污而何祀與不祀之足云

四貞女傳 彭紹升

程樹聘妻宋氏景衛 林某聘妻陳氏淑睿及宋婢衛嘉陳壽附見 張某失名聘妻姜氏桂 王岱東女錢某失名聘妻 王志曾聘妻施氏

彭紹升曰予年既冠治古文思得當世奇節偉異之行紀其本末成一家言久之不可得乃獨于吾鄉里聞得四女焉女子也嗚呼豈不難哉

宋貞女景衛長洲人高祖學朱明崇禎中以御史巡按山東我兵攻濟南守城死景衛年十二字邑人程樹樹少慧能讀九經通周易大義年十三補諸生未昏以哭大父殤景衛亟請于父及樹之未葬也歸于程是時姑已歿服素服拜其舅于庭入家廟行廟見禮舅之父方在殯成功服于柩前易齊衰于姑之前然後哭拜其夫之柩成禮于殯所稅服三年先是同縣有陳媛者名淑睿字于林未及行而壻殤居頃之有請

昏者遂自經死㬎衛高其義又聞其爲明檢討五經先生繼之裔以媛
爲能不墜其家學作詩美之條貫經義穿穴先儒論說破鄙生小言欲
以正俗白已志其辭曰禮義廉恥四維立綱常名教萬古植無愧于口
無愧身無愧于身尤汲汲婦人再醮知身汙若乃未昏心每惑一身那
可容二心心失誰云身不失卓哉陳媛毓名閨五經先生蘭芽茁習禮
明詩幼字林桃夭未賦所天卒烈女不肯更二夫相從地下尋靈匹見
者哀號聞者悲大吏上言采訪實旌門表墓佇恩榮文人詩歌盛紬帙
嗟予抱璞偁未亡傳聞益覺心悽惻閒嘗讀書考五經管窺易象參象
翼男女睽而其志通已字未娶可推測坤道含章利永貞從一而終恆
其德苦節悔亡不節嗟安節之亨甘節吉人心道心辨尙書精一微危
中允執動罔不凶德二三終始惟一臻厥極忠貞世篤緬家聲無忝爾
祖躬自飭詩經三復柏舟篇髧彼兩髦我儀特斯人去也矢靡它勿匿
初心矢靡慝在室自誓首其姜聖人取爲後世則郝鄒諸儒闡說殷（原注
郝仲輿鄒肇敏俱云共姜未嫁）死同穴而穀異室柏舟齊女中壘編作至城門衛赴急
保母請還置罔聞竟入持喪表衛國凡未適人許嫁矣春秋經傳標特
筆僖公九年書伯姬何休公羊洞經術字而笄之待成人繫屬于人養

貞一明與未字之女殊原貞援引緜書集原注朱竹垞爲高蔣氏作原貞引以爲論女而不婦貞爲行旨左穀梁弗沿襲其姬比例聖所褒堯峯南昀說堪憶原注家既庭先生女字于計未昏殉節汪堯峯作志以共姜比例彭南昀爲予從伯母吳孝貞志銘郎璉之許嫁纓爲禮記文名以行媒遂相識兩家齋戒告鬼神壹與終身不改革娶有吉日未成昏夫死亦如壻弔泣女服斬衰往夫門未嫁服同已娶式婦人不二斬謂何天不二耳儀禮悉可服可往明可從愛人以德休姑息舉世昧經謂過中此旨不明道幾熄人求盡倫安能過五倫祗恐常不及由來夫婦比君臣策名亦有未受職清風孤竹師夷齊商朝未祿仍恥食推觀子弟事父兄豈必一一親顏色父子繼絕或背生兄弟前後或南北追思孝友自性成非緣見而乃盡力朋從尙友及神交盟須把臂投膠漆揆此可知婦與夫性眞相感當循率殷勤何必同衾裯問名已定嫠差忒當知勉義非溺情身潔心安理亦得幼從父母最初言初命是遵戒私暱不悖于理曰無違許嫁之諾由親出弗虧其體弗辱親立志不渝貴在必奪則隨亡不奪存志不可奪命則畢愧存不若無愧亡幾希人禽謹出入守貞殉烈易地同一心不二絕矯飾卓哉陳媛大節章浩然正氣兩閒塞傷悲自署望門寡門在望矣未許郎既云寡矣難再雙茲言

至正非偏刻鵠甘獨宿歌三年鳩告雙飛媒一逼遂將性命付輕綃僅
留心事傳遺璺覗死如歸豈博名舍生取義寍圖逸唯媛家學五經明
察于倫理昭作述天經地義古今垂永永幽光爭皎日鼠衛旣歸程益
治經好讀先儒論學書娣姪環侍輒亹亹爲講說其于天人情性之故
倫物之大原敬意義欲出人之幾反已自得沛然而不疑居常病女教
不明二南之風浸熄女子知書者往往務藻繪夸飾爲才不知本而列
女傳諸書泛雜失統不足該徧道理乃會通古訓括先聖賢修身盡倫
之要作詩令諸娣姪歌習之其辭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
剛立人之道仁與義人參天地維綱常曰人自是兼男女女豈非人甘
自阻寍唯男子希聖賢賢媛聖女有徒侶五官同具官則思五常同秉
常獨知三從應亦悖三物四德由來張四維從父從夫及從子謂從大
道莫背此從茲不辱理無違步趨德行蓺而已功在宜家德潤身言關
名教謹笑顰容貌端莊非豔麗禮義廉恥當遵循正用其情是率性善
養其氣是立命惡欲更有甚死生偷彊祗因殊肆敬人心道心辨危微
克念罔念分是非精思弗奪立其大艮知用致審其幾守身愼獨唯求
是彼君子女釐女士無愧于影無愧衾庶免小人同受訾太上立德次

言功不朽當共男子同莫云女子無所事德功言在人倫中夫主如君
原不異男忠女節曷有二繫纓結帨心齊堅處變安常身等致愛媳愛
女等愛兒義方尤賴母兼師前遺旁出并抱嗣一視同仁方盡慈母邪
父邪孝姑舅嫂婦諸姑信朋友同堂娣姒女兄弟妾婢視臣如足手爲
女爲媳爲母妻平生閱歷涂毋迷自欺自畫皆暴棄徽音在昔宜思齊
窮通壽天任彼遇特立毋隨流俗誤內則中饋事女紅不顧乎外行我
素雖然苦樂由它人樂可自尋苦勿瞋天爵良貴何曾賤日新富有何
憂貧人生百年那能久外物奉身竟何有自來列女至今存德立名垂
眞不朽具備功言洵美才才藝根本德生來有節無才便是德有才無
節誠堪哀德爲主也才爲輔允矣能文亦能武貌非所重隨賦形崇德
踐形須法古以書相證克儉勤何妨識字能詩文國風半屬婦人作傳
經續史章令聞詩文關理鄙雕琢作字甚敬即是學德發爲才著德容
超出庸凡迥卓犖世羨女佛爲女僊姑尼孰箇知眞詮空障淨塵唯過
欲入道豈必談元禪聖人不過人倫至察于人倫大賢示五官盡職備
五常三才參贊體易始巽爲風兮長女乎兌爲澤兮少女呼離明中女
乾坤照女亦宜爲君子儒是人豈肎居人後出見紛孥遂爾謬奉盈一

覆水難收尚其無愧于屋漏無形之刑每在懷斯人斯可謂之佳善信
充實乃爲美西方美人庶得儕慎終保始起迄止制外養中表符裏防
微處處銘盤盂避嫌刻刻巖瓜李嗟予未嫁偁未亡靡它靡慝師其姜
節大餓小伊川訓廣平鐵石爲心腸若夫所處無不幸端宜中正而主
靜蒙以養之自幼嬰少小習慣時加省女子須教本考亭明白論語及
孝經推之女戒并家範定性好學先人型夜氣凜凜旦晝梏幾希人禽
極勉勖諸艱歷試久鍊金纖塵難染無瑕玉貞以得一淸寧俾閑邪敬
直女德修仁可成而義可守天合剛而地合柔主一無適聖賢志天地
之道物不貳日月有光崇效天山川有恆卑法地方景衛之未歸也聞
其姑病刺指血書疏籲天祈以身代及歸服夫服畢復爲姑稅服三年
逮事舅十餘年董家事大小有法度及夫兄再有子曰光欽請于宗黨
告廟立爲後乾隆三十一年景衛歸程三十三年矣年五十有三大吏
聞于
朝得旌如制初舅姑之喪其夫兄貧不克葬景衛尺寸累積逾三十年
始反葬舅姑于休甯之祖墓別葬夫于吳門光欽天以其弟嗣曰光鑑
景衛有婢子二曰衛喜字于張已而張死不再字曰陳壽嫁朱氏年二

十餘而寡無子皆依景衛以老云

同時有姜貞女桂者字張氏子年十九將行而張氏子夭舅姑先後相繼歿無所歸遂老于室有母耄矣扶攜左右不忍頃刻離工詩善繪事憐景衛之志爲作柏舟圖賦詩以贈之年四十而終桂之先山東萊陽人也曾祖行人垓與兄給事埰竝以國亡流寓蘇州後遂爲蘇州著姓隸元和

王貞女者吳縣舉人王岱東女也年十六字錢氏子十九而壻歿女聞慟欲絕粒其祖父母彊起之居三年有請昏者大慟曰兒死晚矣復絕粒數日而死家人環之泣移時復甦其母撫女曰兒何自苦女曰天不早死兒先年兒私吞金環不死吞銀硃又不死頃復取金環吞之命當畢是矣兒有言願聽兒俾我合葬錢氏之墓者死不恨矣女既死壻之兄弟不肎迎其喪恐其置後且析產也今二十年矣尙不克葬

施貞女者吳縣人年十餘喪父依母兄以居好淸淨不樂有家末瀆有王氏者兄弟三人俱好道事純陽眞人謹嘗構乙雲山房習長生術其少者志曾既長亦不願娶其兄彊爲擇婦得貞女焉居二年志曾歿時貞女年二十未嫁也赴聞遂毀容變服長齋奉佛習女紅自活居六年

聞其姑卒遂肩輿入王家哭拜成服頃之復還兄居又八年始辭兄詣王家闢老屋三間自爨爲食日常扃戶家中人時聞經聲歲餘有疾其兄省之貞女謂曰兄少住吾將行矣已而疾少閒家人爲好語慰之貞女曰吾不復過今日矣遂逝年三十七事在乾隆四十一年

李氏二節婦傳　魯仕驥

龍圖妻謝氏　子希程繼妻吳氏

建甯李節婦謝氏者同邑謝某女也年十八嫁李龍圖爲妻五年而龍圖客死遺孤一人曰希程節婦初聞夫死即閉戶欲自經家人環救之得免已念子幼舅姑老思代夫終其事獨處一室厲節操勤奉養日取肉汁和糜粥以供甘旨舅姑爲忘其老希程既長好施與家漸落節婦不爲意且日節嗇以助其施年四十七卒瀕卒遺言謂希程曰爾父死於外附身之物勿具吾何忍獨厚斂手足形足矣然必致骨汝父旁以終吾志也希程殯葬之如禮節婦吳氏者希程之繼室也初希程娶於姜生子昌梓而姜卒繼娶節婦三年生一子曰昌標希程繼卒時節婦年二十有四艱難撫二孤愛之如一終喪持門戶甚謹未幾所生昌標又殤節婦時時悲泣或勸其改適者節婦指昌梓曰李氏三世此耳吾

去此何依且婦人再醮吾恥之言畢哽咽已而昌梓成立鄉里誦爲篤行君子諸孫並以文行顯仲孫大仁以孝子稱節婦年八十乃終

贊曰余與二節婦裔孫大儒交大儒嘗爲余述二節婦事乞余爲傳因次第之如此噫以二節婦之自厲其志卓然不奪大儒兄弟之能有立宜哉蓋漸積所致有由然矣

三女貞節記 劉台拱

胡志熊女蕭質聘妻　孫全敞女王某缺聘妻　彭元瑞女曹秀先子某缺聘妻

教諭楊君自金壇以書抵余言胡氏女事曰胡氏湖北孝感人金壇縣知縣名志熊女也許嫁漢陽選拔貢生蕭君之子國子監生質蕭君充四庫寫書官卒於京師質扶櫬南歸道病亦卒女聞之請於父母將守志於蕭氏父母不能奪遂歸焉時乾隆四十六年某月也自孝感趨漢陽渡江中流風作舟覆溺者不可勝計獨女所乘舟安然無恙若有神物護持云台拱曰嗚呼此可以知天道矣自古忠孝節義動天地感鬼神載在簡冊昭然可見豈虛也哉余生平所聞見有高郵孫氏南昌彭氏二女皆卓卓可稱道感楊君之言并述其事著於篇孫氏者已卯江

南省解元仝儆之女少許聘寶應王氏女外家也母卒王氏之黨往臨其喪舟覆溺死數人壻與焉是時女新喪母哭泣悲哀人皆以爲爲母故莫能測其意女有妹亦許聘寶應服闋將嫁之父自失內助家事無大小悉倚女乃挈之行事已治裝將歸女曰外祖父母愛憐我比其喪未嘗一哭請拜而後行父以爲然許之既至曰我以家禍累夫子我尚何歸遂留王氏女今年四十餘彭氏者今兵部尚書南昌公第四女也許故禮部尚書新建曹公爲子婦曹氏子殤女尚幼已確然有志操非歲時家慶不御朱紫家人未之覺也稍長爲議婚女乃言曰母也何不諒人豈不見女數年中服飾乎父母慰諭之終不可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曹公薨於位既殯髽而往稽顙哭踊退拜其姑於喪次姑以殤子失明執婦手相持哭是時女年十七內外觀者近千人無不歎息泣下

天子聞之曰可憐可憐每尚書進見輒問貞女

天語褒嘉不置云台拱寶應人而南昌公門下士也是以書二女之事尤得其詳焉

二女貞節記 陶澍

唐錫桐女雷承恭聘妻　王中發聘妻吳氏晚香

唐氏女澧州人父曰錫桐母黎氏幼許字州學生雷開寅之子承恭承恭年十七歿於水乾隆癸丑八月也先是女夢日色欲暮而皓月亭亭出於波際方徘徊瞻望忽墜其左耳又夢承恭來與語若有悲意次日訃至女披髮號泣欲奔喪家人止之不可乃載以往及至呼搶投地一氣絕者數四遂欲成服舅姑憐其幼弗許也女泣曰所以來者為亡人一杯麥飯計耳不然獨不可母家老哉舅姑終憐其幼令女之父母諭意女怒曰奈何以女許人死而背之令作無嗣鬼耶若必欲相強女惟一死謝耳遂止不歸方承恭沒時兄承寬之次子存愷生甫一歲舅姑察女意堅乃立以為嗣女哺養辛瘁寒暑之災夜或十數起稍長授之書慈嚴交濟居平幽靜自持足跡罕至戶外家人亦敬其操而愛其德待之有加禮焉女年十七稱未亡人今四十有五矣其夫之昆弟孝廉承厚等從余游故余得知其詳而州人所傳乃謂女晨起梳沐見其夫影鏡中驚告其母少頃聞訃其語頗怪余以問承厚乃云得之外人此蓋重女之節者欲神其事以張之而不知其近於誣也夫忠孝節義足以感動天地鬼神是以其事往往有出於恆情之外者方承恭凶問未至而女已夢中見之不可謂非精誠之感通有以示之兆也而究之節烈

之性由於天定卽使妖夢未形亦必矢死靡他以自行其心之所安而何俟於語怪也哉近歲吾邑有吳氏晚香者許字王氏子中發未嫁而中發死欲奔喪不得則爲位而哭其父母大怒以爲不祥女哭益慟則父母詬益厲女知必奪其節遂縊而死面夫靈位身衰絰也時先君子方以纂輯邑志入城聞之泣告於令令亦泣旁坐者皆泣因使人詢其家其父母益怒摽使者出諸門謂女縊鬼未嫁而喪安用節烈爲於是乃據其夫家狀詳請旌典復以無資格於司吏先君子病革時語及猶爲流涕澍奉諱歸里之次年言其事史柘溪方伯方伯惻然迭飭具狀歲丁卯乃得彙題被旌夫唐氏女之與吳氏女其心一也吳氏女不幸不遇賢父母不能遂其志而至於死唐氏女雖不幸而其舅姑父母卒能委曲以聽而爲其夫全已斷之緒則不幸而猶有甚幸者書之又以慶女之遺也

三烈婦傳　丁子復

——朱國祥妻王氏　李鋐女錢璞堂聘妻　樊晉肱女婉李某鉄聘妻

烈婦王氏嘉興餘賢里人年十八歸朱國祥世業農梅會里人六載夫

亡事姑撫兩女早夜野劃[illegible]草以爲事畜資終喪姑欲奪其志烈婦婉言願終事姑姑怒曰汝少無子將何賴汝夫兄行娶婦奉我焉用汝我意已決無自苦氏飲泣不言姑喜以爲從已也及迎者在門姑促行烈婦慰撫兩女色殊和徐起入臥室姑以其攜取所用物不少防久不出怪之闚其室縊牀頭死矣年二十六又前十餘年有錢璞堂所聘李氏國學生鉉女將結縭夫亡父母不使知有戚屬洩其事女手製喪服不食七日瀕死伏枕叩別父母請以喪服斂一慟而絕年二十五又前二十餘年李某遴其名聘樊氏晉肱女名婉婉性慧通女史未嫁夫亡樊屏飲食不進作絕命詞自縊死嘉慶十九年學使汪公廷珍以致命遂志扁其里門

任寨郜二十烈女合傳 耿興宗

何李氏　張王氏　劉王氏　馮劉氏　傅李氏　任趙氏　任周氏　任宋氏　任邱氏　任張氏　任趙氏　趙葉氏　李張氏　張趙氏　崔邢氏　何氏女　馮氏女　傅氏女　熊氏女　崔氏女

方伯栗公甄核中州貞孝烈節之婦若女將爲之請旌於

朝憲檄初下寶豐人士匄予敘其邑列女之行實者步武相銜時予已謝遣學侶治嚴將旋爲之特留數夕分占以給不忍後時因於其中得二十人焉死尤烈而志尤足矜也先是嘉慶庚申教匪跳梁距任寨村不十里男子勝兵者人自爲戰此二十人與同村之婦女避於樓羣匪豔其中有佳麗併力以攻不能克乃擁禾黍之在場者環樓而焚之火熾而蒸石炷瓦飛樓中人見勢迫有穴牆跳免者或欲與二十人踵其後二十人同聲曰逆匪盈野理難自拔萬一求死不得何顏食息於人間夫死於刃死於水與死於火死同也惟畢命於此迺不使輕薄者得談助吾儕意決矣俄而風起火益怒二十人與樓俱爲灰燼後之人即其地招魂起墓焉唐人李習之雄於文以出沒人自負尤以傳高愍女爲生平快心事且曰賞一女子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又曰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若此二十人既已寵以

綸音布諸近遙矣天下之爲女與妻者有所勸以自愛鬚眉男子聞風而革其頑鈍無恥之習又豈有異情耶二十人中已適人者爲何李氏張王氏劉王氏馮劉氏傅李氏任趙氏任周氏任宋氏任邱氏任張氏任趙氏趙葉氏李張氏張趙氏崔邢氏貞而未字者爲何氏馮氏傅氏

熊氏崔氏

三烈婦傳 張士元

吳榕妻沈氏 張召棠妻徐氏 賀邦達妻陸氏

昔俞定甫嘗爲余述震澤鎭吳烈婦事云烈婦沈氏嫁吳榕二年而榕死無子婦志不獨生其母遣三嫗守護之婦於是不復言死俗遭喪每七日一祭四十九日爲終七次日婦遣一嫗問母起居一嫗往佛寺禮佛其一嫗出房即扃戶自經死事聞於
上得旌門如制距今已十餘年復得桐鄉張烈婦事婦徐氏歸縣學生張召棠召棠病瘵死無子婦不食欲死所親守之數日不得死乃復食強爲款語守者司之稍怠一夕婦以好語遣之去夜半乃縊時嘉慶戊寅二月去夫死時餘一月是事得之余壻倪祖寬而張鐵夫復以賀烈婦狀示余烈婦陸氏居震澤之平望鎭許嫁賀邦達烈婦父母亡年十二養于賀氏後邦達遘疾且死賀翁信卜人言扶病成昏而邦達實不能昏也踰月竟死翁遂無子人謂陸氏女雖昏猶處子也因勸賀翁納壻婦聞之泫然曰誠若此吾必死遂邀賀氏族姻至拜且泣曰諸言妾事者愛妾實殺妾妾生死歸于賀氏有渝此志天其誅滅之於是舅姑

泣衆亦泣前議乃止久之婦語姑曰夜來數夢見吾夫豈常隨我耶尋闔閭不出姑爹戶而入則縊死矣嘉慶辛未四月十四日也距邦達死時蓋三年年十有八此三烈婦者死皆得其正而賀氏婦之殉夫爲尤難彼吳氏張氏所連皆衣冠之族漸濡詩禮之訓且成昏已歷歲月矣至賀氏名爲夫婦未有一日之燕好又家世業農無所受于庭訓而能自全其節此稟之天性者也余讀史見人臣遭國家之變嘗有同僚相約以死而遲滯久之竟改仕新朝者葢死節之難如此區區婦女抗志闔閭之中乃毅然以一死謝故夫前後不相謀而符合豈不卓哉

張烈女馮孝婦傳　李兆洛

張蕙南女沈盤德聘妻　吉龍大妻馮氏

嗚呼人倫之變難言之矣禮義情性俱窮於所施不得已以一死自完死而其心仍不敢求白於天下自古忠臣孝子之用心其隱曲苦痛往往如此而論者或惜其隱忍或悲其湮沒而不彰豈足以知其心哉道光十年數月中而聞邑中一烈女一孝婦之死事甚異特合而傳之烈女姓張氏邑文成里人父曰蕙南女字于同里沈盤德而父母相繼歿依祖母居沈遂逆爲童養媳壻之父善寶者素無賴數以穢語誂女女

謹避之又禁女不令歸省張之戚有與沈鄰者女祖母偶過之女聞乘閒得問安否而密訴其事嗚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嗚咽久之屬祖母曰勿揚於人也未幾女自經死葢其日里中爲優舉家往觀女獨在善寶驅逼之幸得脫度終不免也時道光十年二月十四日年二十二

孝婦馮姓邑金二里人祖天粹諸生也父早歿婦幼字郡中吉龍大童養焉性慎默事舅姑甚婉淑年十八成婚而姑病偏廢飲食臥起皆需婦翁姑皆敬愛焉龍大游蕩欲衒婦以媒過客婦不可龍大別狎一婦引之歸翁怒而逐之婦曰姑病婦終日侍苦爲他事間得一人分其勞甚善因攜臥具置姑室伴寢者七年仍以其閒拮据操作龍大時時毆辱婦婦未嘗有怨色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以授婦令飲翁婦擲其藥長跪勸沮龍大愈怒數日別市藥毆而逼之婦歎曰我所以不死爲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寢視其息乃還龍大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大曰我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須臾毒發而死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

李兆洛曰沈善寶與吉龍大豈復人類哉而幸逃于法網此聞者所爲豎髮扼腕恨刑罰之不中也雖然二女子之所爲婉轉徘徊以求保全

其尊親希冀萬一悔悟事至無可柰何而以身殉之度其心拳拳未有已也身之不恤而遑計身後名哉而肯惎其舅其夫以自襮哉此志士所以必於仁人也

碑傳集卷一百六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六十

DS
734
.C56
V.60

碑傳集卷末上目錄

附存文

侯屏翰傳 張洲
萸江陶公必銓墓表 謝振定
紀聞 方孝標
跋劉虞清詩卷 藍千秋
沈君德鴻墓表 秦瀛
綜覈名實摺子 謝階樹
詩僧野蠶碎琴傳 秦瀛
潮音哀辭 顧陳垿

嘉興錢儀吉纂錄

附存文

侯屏翰傳　張洲

侯憲百者名屏翰憲百其字號敬齋世居盩厔西關里生而聰穎善誦讀然性敦重介介然動止必以禮見人非禮者心輒惡之爲縣學諸生倉廩餼乾隆丙子歲督學張公拜賡舉學行優者貢成均陝甘僅二人其一憲百也憲百以父母且老難遠違膝下辭不欲往父母趣之不獲已赴京就太學肄業初至眾見其介介然或以爲迂且笑之久乃帖然服也顧愈益敬重己卯春闈中人士居京邸者無已仕未仕爲酒會敘鄉誼焉侍御史公茂主茲會吾鄉居成均者共得數人故事人人專啟也侍御顧共一啟於是人人竊相議期謝不赴赴且笑歌行酒即又爲呼手勢令羣共讙譁陽爲勿有侍御其目者以故謾之乃憲百則獨以爲非禮心弗樂鬱鬱然也夙嬰羸疾久之無何益甚是年六月遂卒於京邸訃音至盩邑搢紳士聞者罔弗歎惜之其葬也庶常維南薛宁廷表其墓至儗之二曲蓋甚重其人云

南林子曰憲百弟憲持暨艮翰益咸從余遊故憲百行事知之獨特詳聞督學策試秀才時憲百顧第對所知而所弗知即第自注弗知乃弗矯飾爲知或譏之以爲策對無玆體例曰業有未知而又胡可自欺欺人於乎難哉儻所謂直諒其近之與夫世之冀倖獲取科名固不乏矯飾者矣

萸江陶公必銓墓表　謝振定

公諱必銓字士升姓陶氏湖南安化人也所居瀕茱萸江故號萸江其先世自江右吉州來遷於此代有隱德父寅亮公性純篤有還遺金事聞於時母李太安人夢吞桃實而誕公幼敏慧好學如成人及補博士弟子員益殫心經傳既又從長沙余存吾太史湘潭羅慎齋鴻臚遊業益進試輒冠其偶先後受知於學使者泰和姚雪門昆明錢南園二先生二先生固皆以振興文教公慎廉明稱者也公爲文務沈思獨往宗天崇大家不屑時趨爲諸生幾三十年屢薦不獲雋終不易所學且以此訓其二子及庚申科鄉試與其長君同入闈同薦同出第九房比揭曉長君得附解而公以額滿遺論者謂科名關乎運數其信然也邪抑亦稽古之報不於其身於其子孫造物者之乘除消息固有不可測度

者在耶初公為諸生時見義無不為值儉歲有餓莩死者公倡義募棺櫘葬之或費絀則躬任虆梩畚築之役不以為瘁又嘗葺學校訂族譜修邑志率以實心力任之人亦信其誠愨每徒步糾貲鄉里閈立集至今安邑之言急公好義者必首公而公顧不自以為功也居恆尚氣節重然諾胸中谿然無畛域里居時周困濟急無虛日見人有一善之長孜孜稱道之不絕於口常自以為不及至意所不可者必面折之雷抨電激風馳雨驟事過復恬怡如故人亦諒其無他心故無怨之者有族子偕匪人遊誘之博公直前痛懲之後遂悔悟改行涕泣踵門謝其剛方正直誠能感人類如此長君之以計偕來都也公諭以不得第宜益奮於學又慮客居無書引新城王尚書每月三日購書琉璃廠事戒以勿惜旅費荒學業長君以是益厲志閱歲成進士為庶常蓋秉之庭訓為多云已而長君請急歸省歲餘公數促之來謂受

朝廷官不宜家食且異日為明體達用之材者在此行也歲乙丑長君散館入高等授編修譽且隆隆起惟時念力不能迎養輒望雲太息余數慰藉之而公竟以是年病卒於里舍年僅五十有一鄉里中識與不識無不為之咨嗟而悽愴是非有道之士烏足以致此長君既得問戴

星而奔瀨行手狀略示余又言公性情心術大致與余同諄諄以隧道之詞請夫以余之弇拙迂直不合於時宜也人方以爲怪而長君顧若有取焉則公生平之所自樹立與其所教人者可知也已公有著述若干種余未獲親展誦故不書其子姓世序及生卒月日兆域之方向則具於銘狀中者亦不復書也

紀聞　方孝標

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王謹其欲以制禮故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又曰孝毋衰於妻子自世道日降於是有六禮已定而或以貧富貴賤易其心者有遺時不幸而舍其親愛以圖全其輕重者雖不得已於禮實悖所恃有敦禮之士主持而表章之風俗始可以正潛德始可以章然則有志者三要五聽之際苟事類此可不哀矜惻怛務得其當哉以余聞余友張公禹水所讞兩事雖亦聽訟之常而於世道豈曰小補張公以名進士始令陝西之延長縣繼佐河南之南陽府所至多善政於事之有關倫理者莫不其難其愼而此兩事則尤奇一爲延長縣儒生鄭賦奇幼即締婚於諸生李友梅之女曰宋宋者後家落友梅遂欲以其女鬻妾於晉賈趙有材而使其兄國

俊脅賦奇以退婚賦奇不得已佯許之而犇訴公公株友梅問故友梅曰彼貧甚窔無炊牀無蓐向索二十金以具聘不能應而晉賈賈倍以娶我女我已約十金償彼付其半矣何訴諸公曰唯唯有李樹望者賦奇之舅鄭知命者賦奇之季父皆庶人而在官者公陰召之來曰汝甥汝姪不有其室如此汝忍坐視乎皆曰不忍然則柰何曰彼貧甚窔無炊牀無蓐公曰汝但能推其不忍之心我能使之窔有炊牀有蓐何如二人皆拜且謝公於是以銀若干授樹望曰以此買羊豕各一羫以此購米與酒各一石至期來毋洩又以銀若干授知命曰以此製衣履以此製衾褥至期來毋洩又問賦奇家倘何有曰牛一頭耳値幾何曰可十金公曰牽之來惟余命退命侍妾私具巾帔冠珥曰惟余命於是擇初六日吉遂期以初六日鞫此兩造必具母女必來友梅慙女出而私匃公公曰無他賦奇失妻十金不能厭余將視汝女果美當令趙賈益金於汝無損而鄭厭無終訟不亦善乎乃於初五日坐堂上忽曰有郡檄召當以明日往可集車騎鼓樂銃礮旌旗以俟盍延俗朴惟令出而僅有車騎鼓樂銃礮旌旗也又命吏抱牘隨若將聞之守者初六日晨出即命駕之郡友梅懼其聞守也頓首乞即鞫公曰迫矣乞再三曰兩

造具否曰具矣母女來否曰來矣於是攝衣入座疾呼賦奇與友梅質無異呼晉賈人蒼顏皤腹蝟鬚如刺傖父也皆麾之下獨召宋宋前曰汝父於汝生時即許婚鄭計十七年矣汝弱女也易約罪無與余觀汝夫年可十八九美丰神善應對異日將不終貧賤者汝又靜好如此佳耦也晉賈老且醜而遠父母兄弟且媵娣皆不可知汝願何適宋宋低首嘿無對曰汝羞言耶何願則何顧宋宋宛轉嬌懼良久注視鄭且淚下焉公大怒呼友梅而詈之曰汝尚得為諸生乎六禮已定而貧富易心不義女意如此而強以不得所不仁不仁不義敢侮吾法哉侮法有常刑友梅曰彼貧甚柰何公曰汝苦其窔無炊牀無薦乎於是顧樹望曰羊豕米酒安在曰在左顧知命曰衣履衾褥安在曰在右問鼓樂曰疊奏矣問銃礮曰發聲矣友梅曰無聘柰何曰牛一頭可十金向所付五金具在而余割俸五金有之矣曰無巾帔冠珥柰何曰有出所具於飾無缺命其母當眾前為女妝公易服以臨使兩少年旅進拜於庭乘車騎馬旌旗前導邑之人歡譁笑樂聚觀若堵及公擢南陽時賦奇與宋宋亦既抱子送於道矣莅南陽有年一日夜半忽傳聲急乃觀察某公之役持一籤曰某公夜飲歸有民王大有要告其弟王全匿逃人男

婦二命公協役捕之公曰匿逃重典觀察嚴令復協役夜至其家恐愚民懼有他變役曰某公方待晨報不可緩也公諭王大有曰此非小事匿逃實則汝弟罪無辭不實將反坐大有辭遁公曰有故矣問其地曰董官曰距城三十里於是卽命一役徒手偕道役往曰無擾擾無赦明日果拘王全及一少男子一少婦來察其貌全與少男子雖長幼不同而面目甚類於是訊全曰汝何故匿逃全曰此我子也豈逃人乎曰汝子何言逃曰我子向生七歲而掠於寇道遺唐縣某邨爲一王姓之翁嫗所拾養之十年我始聞而往視之翁嫗泣曰此而子何言但公姥老無嗣旦夕就木實不忍所養之生離也我有田數畝屋一區曷俟我公姥死而皆以歸而子乎去年嫗死我攜子歸豈逃人乎少婦何人曰我妾也曰妾買自軍營乎曰非也此唐縣謝萬程之妻李氏去年七月二十日萬程賣妻而我以二十四金買之爲妾妾性摯來涕泣不已惟願供織紝而已豈逃人乎公疑之急拘萬程來曰果我妻也何故賣曰我父廩生謝儀七月死而無棺我痛父尸之暴也又貧無計欲賣妻以葬父而不忍言妻知之哭請行遂歸諸王耳公驚曰古有傭身葬父者世傳至孝汝乃賣妻妻人至愛也而舍之可爲孝矣倘欲復合乎曰妻無

失德且生子名俊娃五月而離今彌歲矣又聞妻在王氏能艱難以守身我豈不欲合而無其償敢望諸公於是命抱其子入而出李氏使相見夫妻母子互抱持哭失聲動堂廡觀者皆沾襟公召王全曰萬程苦孝李氏苦節我以二十四金償汝而還所天可乎全叩首惟命乃數大有曰誑宜坐然非汝之誑無以顯萬程之孝是亦有闡幽功鞭而釋之取金花彩幣挂萬程夫婦同以歸而旌其門曰賣妻葬父由是一時司道守倅屬令皆傳以爲美談爭解金贈孝子或有市田輿屋以居之者而萬程夫婦遂成中產云考其日亦七月二十日也距賣妻時適一周殆天乎嗚呼此兩事一爲風俗之正一爲潛德之章使聞而不爲之傳則愚者何勉賢者何勸故余爲紀而余友朱長石博學善音律又譜爲傳奇以播之非爲張公爲婚姻之禮也爲孝之毋衰於妻子也

跋劉虞清詩卷 藍千秋

詩起于聲卒復返於聲聲緜心生萬物莫不然物無心而有聲非無心也觸之能鳴則性情具焉物有聲而無言非無言也言具于聲故三犧之用介葛盧知之人靈於萬物維聲亦然聲之妙爲言言之妙爲詩詩被諸樂復還於聲以感萬物聲同故也古之詩不存存者三百篇感而

有言言無匿志彼直以性情相示耳去聲未遠故感人最易後世之詩不然記載繁則取資也博糾繩密則措步也危博且危故鈍者病之敏者溺焉強綴爲言支離堙鬱與古判矣李唐標之令甲陶鑄一代高者遂能入而不溺自揭其性情以與古近若李杜輩是已近代樹的於經義名甚美而課最又簡李唐所攻過而弗問可矣復不自已而強置力焉溺者弗出病者變爲剽賊籑宰亾而篇什溢栩栩然自愉適志於是萬彙之聲無不可知獨人之爲詩也不可知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虞清之詩微婉靜逸密而不纖彼直游泳性靈折旋唐律而未嘗有人之說者存也故吾一見而能知之而益歎世之強綴爲詩者之自汨其性情也然吾觀虞清之爲人淵靜而憺泊然若無所營其質與人異則其能爲詩也無惑焉

沈君德鴻墓表　秦瀛

秀水沈君秋渚以嘉慶七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先是南康謝公蘊山巡撫廣西君參其幕無何君歸謝公歿而君亦歿其孤作梅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原逾年而余如表之君諱德鴻字磐谷秋渚其號也先世自吳江盛澤遷秀水祖聚元縣學生父世錦亦諸生以君職

贈奉直大夫妣陳氏贈宜人君少嗜讀書操觚爲文輒工補弟子員學使者試輒高等補增廣生家貧丁內外艱乃以幕游江南時謝公自翰林出守揚州延爲書記而君於刀筆筐篋之學無不通其後公罷官再起君雖嘗游歷他幕大抵從公之日爲多乾隆六十年公司臬浙江尋權布政使而余代其事君始來余幕會閩中饑浙江撫部請由海道運饟賑之舟甫發而海盜乘機肆劫掠撫部赴台州督勦捕而運艘之受雇者分泊甯波海口皆鼓噪余亟馳往挈君行至則集船戶曉以利害曰若輩覊此苦無食耳吾當給若輩食旦暮盜潰散即令官兵護若輩行衆皆諾曰願如公言而署定海鎮獲難民蔡長興等以盜申撫部撫部遽入奏而檄余治其獄諸船戶多閩人與蔡長興等有連復鬨于市欲俟其至而遮諸塗余出示解散之鞫之果難民遂以實報撫部時余晨見官吏晝治獄夜點鄉勇而以一切文書資之君君事至立辦無留滯屬撫部又檄蔡長興等械送台州君慮下府縣覆治仍周內其罪余曰撫部賢者也當面謁力爭之由是君復隨余至台覆治者果當蔡長興等爲盜余告撫部卒省釋提督某者方隨撫部在台余在甯波時以定海勢方殷趨提軍赴定海而提軍託疾不行署定海鎮某故懦怯又

誣難民爲盜余因並請撫部劾奏之屬君代草呈撫部事雖寢而余與君商搉吏事議論多相中大率類此是年謝公遷晉藩去余亦謝臬事越歲公復來君又在公幕凡三年謝公始奉撫粵之命君以道遠不欲行公固要之乃行嘉慶六年余在湖南輒聞公張弛厝注得君爲助犂然有當於人書問還往君數附書寄問情好無閒迨余謝病君以入貲爲令候除歸而遽以病沒嗚呼以君之才洞曉時務僅假於人以略見諸事今之幕僚非如唐宋節鎮得自辟置有職事不得已由他途進將得官而天奪之余嚮因謝公以交君今皆沒朋舊之淩替人命之不常不皆有恫于余心者耶君居家孝友工詩尤好藏書得三萬餘卷購介石樓貯之法書名畫佳硯充牣其中按例捐布政使理問加一級繼以工賑例捐知縣即用娶吳氏諸生虔位女封宜人子二長作梅太學生吳出作楫候選從九品側出後從父德融孫求焜求焯孫女三君生平志行具行狀者大都前後參謝公幕時事余不具著而獨按古人義法舉余之所以知君者以表之烏虖是亦足以表君矣

綜覈名實摺子 謝階樹

臣以愚闇過蒙知遇自去歲十月以來由編修擢至洗馬凡歷兩轉超

五階復蒙恩越次充補講官臣伏自循省職在記注與有言責恐以素飡見棄淸時行止跼蹐身若負重廢寢忘餐以日以月進惟古者受祿不誣之戒退念人臣先資拜獻之義用竭毣毣之思以畢顓顓之愚伏乞

淸燕之餘俯賜采覽臣不勝幸甚臣竊惟當今之務在於綜覈名實而已名何在公卿大夫士農工商是也實何在公卿大夫所司之職士農工商所執之藝是也制公卿大夫百官之位定士農工商四民之業今非有異於古所云也然而治不古若者何也天下之人皆恬然各安於其名而不自知其失實也故綜一事而覈之則法得其實焉綜一人而覈之則用得其實焉綜天下之人之事而覈之則治得其實焉此古之帝王乘時勢而獨用其權以礪世磨鈍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自卽位以來凡用人行政諸大端固已統攬天下之大勢以知其利病之處而權衡於輕重緩急之閒若挈裘領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國家立法制度以綱紀倫物至備也按籍而稽之至明也進言者此畫一奇焉彼獻一策焉固未能灼然有見於其事之本末以爲必如是而後可行者也臣所言者官不易人而立事不易法而治但使綜

覈之權操之自上名實之效應之於下人人官其官事其事而天下固已治矣臣請先言覈大臣之法舜告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是時事舜者五臣也而舜乃爲此過慮何也蓋聖人杜漸防微之意以爲後世人臣獻可替否者戒也臣聞古之官人也將大用之必先使之勞於外以習知民事故漢唐輔臣多自刺史郡守爰立以其閱天下之事多也夫人臣願忠非難能自致其忠爲難忠在心而所以致其忠者在事天下之事古今之變非一致也事有內有外人有知有不知吏之甘苦民之情僞非可據已見測識也非可援古書按驗也而詔旨之行則又自內以及外者也臣愚以爲樞密之地宜覈計大臣之通知內外者置諸左右朝夕承聖問贊皇謨然後事可無變而民聽不惑臣聞上之出令也如風之行而雷之奮不可違也昔唐太宗命中書門下駁正詔勅蓋亦欲簡近臣以資襄贊之益而後世或以爲貞觀之治由此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然則人臣之能議事而不迷者又在於學矣臣愚不足以知大臣之學而臣翰林也則言翰林可矣何則內外大臣之位大率翰林歷歲月而至焉者過半矣今日之閣部督撫諸大臣前日之翰林也今日之翰林後日之閣部督撫諸大臣

也然則翰林者將使之學爲大臣者也未爲大臣而學之已爲大臣則將行之矣而今但以詩賦試之如有大臣於此曰習詩賦廢閣公事必絓白簡而罹刑章矣不必大臣也一旦推擇而外任之此事便廢矣是試乎其不必學也學乎其不必用也夫詩者六藝之一賦者古詩之流能者兼之可也采之以觀風俗可也自爲之以歌詠承平可也非所以徵實學也然則翰林之所謂實學者何也窮經研史以通時務而已國家之待翰林也不任以官守不苛以言責優其禮貌寬其考成可謂厚矣天下嚮於其名而慕之以爲此教育英才之地也臣亦以爲翰林之英才不乏也茲又伏遇

陛下敦崇實學之際思出其才學以戴翼

聖世者甚衆而或牽制於時俗之喜忌凡平日所爲講習討論於經世之學者鬱於胸而不得發臣甚惜之夫忠義之心根於性而生者也功業之建觸於事而發者也幹濟之略篤於學而成者也今大臣中之通曉時務而有守有爲者亦大半出於翰林蓋旣具忠亮之資而又久膺外任以自得於躬行閱歷之餘非考試詩賦之效然則同具願忠之心而或有不能自致者豈其慮事有未周哉素所學者非也

朝廷爲翰林而設掌院之官所以爲翰林率也所以爲翰林督也一院之事掌之一院之人才宜知之矣凡爲掌院者雖兼銜不必責以他劇任使得與諸翰林公見有期日至期會於庭講論乎經藝稽合乎同異考古今治亂之由審政事得失之故月課其所學時徵其所業歲計其所能書於籍而藏之其有敦行誼通古今習典故能文章是才學冠曹偶也則以時奏聞是雖未至大考之期而其考之固已久矣今大考申以六年爲時甚曠也試以詩賦爲法甚隘也臣愚以爲三年大比卽統翰林於廷而問以時務令傅經史以對以觀其守經達權之學經事綜物之識詩賦或再試之以驗其多識之敏涵養德性之功旣進御分爲等第高下而籍記之如法其列高等者令以月日輪班分直禁廬以待召見而隨事問之旣窮之以聖學而又照之以天光造次敷奏之際不可得而廋也旣有徵矣然後簡爲侍從番休遞上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如此則不特翰林無曠職之人而國家亦無難舉之事知人於是官人於是是故三年而得窮經研史之士矣六年而得博古通今之儒矣九年而得明體達用之大臣矣夫明體達用之大臣

朝廷豈不惟日望之而與之共天下事哉求之於實學而已臣伏見數

月之間
陛下固已覈外臣而進退若干人矣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
故天下一間
宸旨之頒而咸服知人之哲羣然欲出其心腹腎腸於塵穢之中而前
之冰壺雖未嘗盡天下司牧之官而易之而固已盡天下司牧之官之
心而易之矣匪獨外臣也卽在京諸司百執事皆旦夕自考其行爲一
仰首而懍懍若帝天之臨其上及其鋒而礪之而綜覈之法可乘而施
焉方今日而欲綜覈名實內則先自翰林始外則先自州縣官始覈翰
林而後有佐治宣化之大臣覈州縣官而後有畏法愛民之小臣其他
覈臺閣部院之法如翰林覈藩臬道府之法如州縣而又令州縣官覈
其所治士農工商之民庶諸臣各得以其所司之職互相鈐轄而功過
皆實覈翰林之說臣旣已明之矣而謂外吏之必先覈州縣官者何也
爲其親民也夫民事孰重勸農桑興學校而已而今考績之期不以入
計冊計冊所書乃其所自爲也大吏卽如其意而書之以爲不職者已
劾之矣其餘皆魯衛之政也不得已則仍以資格爲斷以示公其以治
績日月上聞得邀不次之擢者必曰斷疑獄若干起獲逸盜若干人是

亦為政非政本也若其勸農則民有業若其興學則民有行獄且不興盜於何有宜先以此二事為殿最而條別其他治行日著者附麗焉則政本立矣故事州縣官有治績者行取為御史臣以為宜復此典以獎賢能吏其利有四一曰民隱可達二曰吏情可通三曰內外相維四曰大小相制且令天下知

朝廷之重實政如此也則皆樂自効矣董仲舒策曰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考績之法未有善於此者也臣竊觀先王之世非獨其臣賢也雖野人亦知學問兔罝之詩是也蓋其時化行俗美眾賢雜遝上下相應以禮義之事天下聞其風而興起薰其德而善良故忞上之所取之而人才常不乏也是又當自舉人始矣何則翰林之官非舉人不得至焉州縣官亦大半舉人為之夫生員不敢舍業以嬉者畏學政之考試教官之程督也彼舉人者無考試之事無程督之人自非豪傑能自立之士則頌詩書知禮義者鮮矣臣蓋見翰林州縣官之皆出於其中而其始或如此也夫名之為舉人者以其見舉於人也今所舉者何等也則亦徒相美以名而已矣宜畀其綜覈之權於學政而試之其法與生員同而參問政事令作策論或判而甲乙之如此則舉人急於自

効而問學矣生員之行若者優若者劣教官既於試日申學政矣舉人則飭州縣官平日參稽鄉論而豫察之具名籍署其行能亦以優劣申於學政如生員而驗之於文文行兼優者爲上次論行次論文有劣行者文雖中程不錄以歲終貢於吏部如貢士之法如此則舉人不敢爲非而敦行矣會試之後則又集試於吏部以觀學政之能然後差次選之以爲州縣官則所舉者實矣督撫大吏又從而廉察之則皆良吏矣其願應會試者聽若候選未得闕者則令爲本州縣書院之長以教訓其鄉之秀士今之書院古之鄉學也今之院長古之鄉大夫也今則不擇行能而爲游談之士之利藪矣士何由勸教何由成匹夫行善於其鄉則不善人遠以其言行習而矜式近也故院長宜以鄉人爲之而又即秀士之所造以察院長所以教之之法天下彬彬多經明行修之士矣此興學校之驗也古者取士之途甚寬而用人之法甚嚴今也取士之途甚隘而用人之法太濫故奇才異能不羈之士往往沈廢伏匿於下而奔競躁進之徒詭法以中有司之程度則擢高科而登顯仕非難也今正途惟進士一科而內外大小諸臣皆從此出是隘也一登進士不復澄汰雖濫竽之徒資格既深翔步而取卿相是濫也記曰或以德

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此言人各有能有不能非一致也臣愚以爲宜因古制立德事言三科以覈舉人德以教士事以治民言以習文皆令學政參鄉舉里選之法而澄敘之猶是行今科舉之制而名實副矣舉人以下則仍試以時文如例臣謂取士之法莫善於時文以其心聖賢之心以立言學之所至不可誣也而今之時文無他焉勦說而已矣雷同而已矣庸腐熟爛日益以甚於是卽其所朝夕誦習者亦名存而實亡今日之見取於人者後日之所以取人者也如是遞相取以至於無窮竊恐益務浮文而壞心術矣方今欲致治必先得賢欲得賢必先取士欲取士必先正其士所取之具則文是也文風正然後士品端士品端然後賢才出賢才之心不可見也而觀其文其心正者其文和以舒其心邪者其文險以陂其心明者其文曲以暢其心闇者其文迂以緩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取士之道也且夫士亦民而已矣古之民四士居其一農居其一工居其一商賈居其一而今之民五惰游無業之民又居其一非惟居其一且倍之矣夫此惰游無業之民卽其可士可農可工可商之民也今不幸失業而爲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民而又求衣食以困士農工商之民故民益貧而盜賊滋多彼豈甘餓殍其身

體哉又豈願鈇鑕其要領哉求所以衣食者不可得而姑出此焉是先蒙士農工商之名而後據盜賊之實也爲政者不以士農工商治之而以盜賊治之是向求爲士農工商而不得者今且甘爲盜賊而不辭矣古者論民之行以士爲首論民之業以農爲本工商爲末而賤之故工者不貳事不移官不與士齒賈者不衣帛不乘車亦不與士齒所以賤之也今之由工商而貴者葢有之矣於是天下之背本趨末者眾而農益困夫欲民富莫如力農農之爲業資於土而出於力王制曰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先王以土制土以民養民之道是以不勞而民安不賞而民勸議者曰今之世不患有曠土而患有游民地不加闢而民日以生諺曰一人二子十世千丁固可慮也而臣以爲不然請即臣所居之縣論之宜黃小縣也山眾而嶮水湍而激土磏而舄計一縣四至之境其地方二百里有奇山川原隰藪澤園林廬舍道途墳墓三分去二其一以爲田地瘠民貧無踰於此者矣然一縣歲入之穀中歲猶足餘來歲半歲之食豐歲則餘一歲非甚災沴民無菜色野無餓殍如故也葢自數十年閒人之自爲消息於一縣之地者其數亦大略相當而天下可知已禹貢營九州之地而分九等之田雍州爲上

上揚州爲下下自陜以西古雍州之地也自江以南古揚州之地也今田賦反是何也葢古則就兩州之土性言之今則就兩州之人功言之耳若以雍州之土而加以揚州之人功竊意雍州壤土所出必十倍於揚州矣臣又即所過之地言之臣嘗至貴州矣山之磊磈水之瀲洌土之墝埆又有甚於宜黃者也壤地褊小不足以當江南之一郡而又險絕懸繩度笮乃得至焉滇之金錫不可以方船而下也楚之魚米不可以連軌而上也而其用亦足葢民力勤也及驅車而過齊魯燕趙之郊或赤地數十里無寸草焉此數十里之赤地治之皆田也然則北地之曠土多矣臣又嘗問知其樹秋五穀其力盡於播種而止既入土袖手望雨而已若雨澤愆期往往盡東其畮而無一粒之粟者無一溉之功也臣竊觀江以南之農夫則大異自始耕而播而耘而耔以至於築場納稼粒粒皆膏血也苗未生則斸遂顆以平之苗既生則畚灰糞以培之苗既長則耨隴草以疏之人資於地地資於水溝塍澮瀆畜洩以時潦固有以防之矣即不幸遇旱抱甕相望也桔槔相聞也葢土脈既滋則地利盡出地利既出則人力益勤如是至於冬然後乃庶幾少休焉猶未敢遽休也則又秋果蓏蔬菜竹木葢終歲無暇日矣終身無遺力

矣是故舉河以北之農而較之江南則惰農也且夫燕趙之地古所稱五穀不生者也而豐潤玉田諸縣至今多稻何也然則古之所謂五穀不生者非不生於地不生於人也而今之稻止於此者地之利未盡出人之力未盡施也人亦豈肯棄其地而不耕哉然而曠土多者以無水故也故欲民之富莫若重農欲民之力農莫若專行水之責於州縣官而考績以是加黜陟焉則農無不勸而地無不闢宋樊賓言荊湖江南兩浙數千里之地無人耕種地有遺利然則宋時東南亦有曠土而今盡爲腴田者以水利興也今朝臣亦曾抗疏而議興水利矣其說蓋始於元臣虞集集之時未行而行於明臣徐貞明六月之閒墾田三萬九千餘畮其效甚速而利甚大當時勳臣內監不便於兼并之私而騰謗官王之棟劾之以故事遂已往者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行之而亦有效臣愚以爲若有司能奉行其法而廣之至今則西北皆稻田可以減東南之漕之半而永無河患河則土所出卽舟所運也計畮受田之則夫皆治河之人也臣嘗考貞明所著潞水客談一書其言水曰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治水法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蓋善言水者也其意又欲致力於水之源而先之於永

平近山瀕海數井之地以示可行之端所論因地導水之法皆能得其
領要可見諸施行比者巳奉
聖旨勅有司議行而臣區區欲有言者竊以爲治水之要有二一曰識
地形二曰通水性此非久於其地不能知也而治水之難有三一曰得
人二曰費財三曰勞民此三說者貞明巳辨之矣而今日則尤不足慮
何也茲事之建議非一日矣臣聞諸臣有志者葢亦嘗講求其說以應
國家異日之用然猶未見者以爲旣建非常之功當有不次之賞誠令
其敘功加他治績一等必有應詔而起者矣常人操什一之利者計所
入所贏猶或傾囊嘗爲之況倍蓰此者乎今但節國帑有餘之費而坐
收無窮之利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此豈足關
聖心耶臣聞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令而不動者以未見有
利故耳誠如貞明言先示之以可行之端則利見矣民且貪其利而忘
其勞何患焉今以
陛下之明聖確然內斷於心頒布大令於天下如此則事不可止竊意
但擇諸臣知水利者分主地方而司其事不必別置專職何也事類鑿
空民憚改作若別置官則必變易耳目驚駭世俗利尙未興害或還至

惟縣不易官鄉不易民使官與民相習民與地相習然後相地之形爲水之勢釃渠分畮土潤苗肥田旣常稔久則益信若水經其田界則以棄地償之旣闢旣蕪以有其業孰不願爲之哉一縣成則令他縣受其法以臣度之不及十年無縣無水利矣如此固非但河漕之利已也且可闢不毛之地以安無業之民孟子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然則無業之民其不能游談坐食以沒世也明甚今民之空兩手以游於市者塡闐於塗巷朝食而夕不謀苟生爲幸耳彼將仰屋而坐待爲溝中瘠乎夫民知生之可樂而後知死之可畏知死之可畏而後知法之當從故人有身家則共樂生而力產業人惜廉恥則知自愛而重犯法困迫之餘何嚮而不可哉毋惑乎居民上者之難爲政而左道惑衆之徒之易爲招也酒誥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官司虣曰以屬游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夫飲食小罪也殺戮大刑也以小罪而即大刑殆類於情輕法重臣疑先王之制或亦有失於此及觀匪類之徒皆羣飲屬游者之所聚而成然後歎先王寓至仁於至嚴之中而慮患至深遠也其始亦不過姑爲惰游以自安而已惰游無衣食則爲盜賊盜賊有黨與則爲

匪類匪類者惰游無業之民之末路也臣嘗統天下之民之俗而論之大抵南人勤而不儉北人儉而不勤而又即其地之俗以觀其地之民則勤而儉者士農工商之民而不勤不儉者惰游無業之民也今天下之言富者曰山西曰江南自臣觀之山西本富也江南末富也本富遴末富奓其勢然也故久富莫如農而保富莫如儉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先王保富之道也而又慮工之妨農也而制之曰作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而又慮商之妨農也而制之曰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蓋奇異之物乃工之所為商之所運以供惰游無業之民之所用者也今

陛下推不邇不殖之德先天下以儉四海咸輸其出於

聖性之自然然其流風餘俗尚未能驟變者以奇器異服徧於市而奇衺之民眾也今士大夫或未能備朝祭之服而倡優僕隸下賤之人衣錦紈被文繡夸耀於通衢者相屬朝士之貧者粗糲或不給於炊而富家兒嘉會召賓客珍羞壓於騶從其事蓋作俑於市井奇衺之民而餘波今及於搢紳矣臣聞之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不正風俗遂靡匪細故也夫奢奓極則僭僞生物力窮則爭奪起其心固已騷然動

矣有司平日既無具以敎養撫輯反持之以操切之法而又不能無瑕
以自葢以至姦民得詗其陰私過失而挾制之上下攻訐獄訟繁興民
與官訟固不勝已受屈者無所控訴則且相爲保聚以苟延喘息而桀
黠之徒又造爲禍福之說以中於其所患一夫振臂鬨然操白梃而從
之姦黨成矣固法所不宥者也而有司則又不敢問此其故何哉畏事
一也惜費二也避處分三也彼葢知其事而或不得其主名卽得其主
名而或遠颺於不可知之地則事不可制既不可制又不可已徒滋事
耳幸而罪人得矣有委員會審之費有招解囚犯之費若黨與衆多則
必申上司會武弁營兵又有上司供給之費武弁車馬之費營兵衣食
之費俸如故也養廉如故也費固無從出也事未集而家已糜爛矣事
集矣獄辭具矣終以失察絓吏議也功則爭分咎將誰任則且幾幸及
身無事以遺後日所不知之何人抱火厝薪其勢必然固有焦頭爛額
者矣臣聞吳楚閩粵之區往往有姦民五合六聚而指目爲匪類者彼
固非生而爲盜賊者也葢奇衺之民與惰游之民相構而不可解者也
民業不守官政不肅名實乖舛其弊至此然則如之何而治之民猶水
也不塞不流塞其盜賊匪類之徒以流爲農工商賈之業而臣又有慮

乎民求其業而不得者矣古之人有言曰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此言兵之不可廢也太上有民無兵其次以兵養兵其次以民養兵未聞以府庫財養兵者也今八旗之生齒日繁其有常業者士一而已無農工商之業而皆爲兵內府歲出之經費有常制凡爲兵者八口之家盡仰食於餉是又養兵之室家也及歲而領餉矣又僅得於籃倉之餘而耗其半爲士旣不能爲農工商而又不得是名爲養之實錮之也臣聞旗人之有地畮者大率雇莊頭佃作始亦計畮均收其後或以佃傳佃所納之租遞減遞耗以至於無且有子孫不能知其先疇處所者欲履畮而經畫之而旗人出入城闉有簿書期會不得稽留旦夕欲致訟度所費又與田等而終不能奪佃自種則亦且忍之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言天下有同民也書曰宅爾宅畋爾田此言民之自爲業也今吉林議開置屯田矣

陛下允富俊所奏而宅閒散分年移駐之法蓋自此八旗之人世世食德無窮已臣愚以爲宜廣其意使旗人得稽覈莊頭隱占之田以自佃無田者傭佃其已入營伍者留以扈衛京畿而閒散養育等人復聽其相度附近盛京水草肥饒之地得以己力次第開墾田牧如吉林一歲

中旗人有業者度亦不減二百戶然後居者有產以相授行者有糧以相齎凡道路居處飲食日用之事皆可自為籌畫不領大府錙銖之費而是處皆屯田如吉林矣所至之處工商力役並令雜作出入予符驗以期日按籍稽覈戶口如法於是畿輔內外左右前後股肱郡邑皆得籍有勇知方之人安居樂業以實留都而北邊徼京外之兵或以歲月更代如率更踐更過更之法如是者有年旗人殆無失業戶矣方今天下之勢東南困於漕運西北困於差徭漕運之艱自漢時已言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而今弊益多而民困益甚故上下相訐而不可止臣即去歲湖南論之以漕控於京者如雲而起是殆姦民欲與州縣官分漕規而不可得以致訟也州縣官亦豈樂與姦民訟哉然而卒如故者何也蓋自官以至於民凡有事於漕者皆將以漕與州縣市者也譬諸獵者一人射鹿十人分肥是皆陷州縣官以獵取之名而自享分肥之實也臣聞衛千總押實運者一員每歲可得銀五四三千兩不等押空運者半之統而計之為費不訾矣皆分州縣漕規者也糧艘至清江浦而北則又有沿河催趲之武弁威逼而取之非但此也本縣之胥吏分之本縣之生監豪猾分之入內河則巡河之兵分之至閘則守閘之官分之

牽船上閘之人役分之幸而至通州則書差斗級之屬又分之又非但此也臣所謂惰游無業之民者又散而充督漕收漕各衙門之門丁吏役押運催運等官之廝僕又分之故旗丁一入閘河尺寸皆用銀錢之地也若輩取於旗丁旗丁破家不足以償不得已而索於州縣官兌費是也州縣官不得已而索於民漕規是也民又不得已而鬻妻子以償之是凡有事於漕者皆鬻貧民之妻子而敲其骨也今若輩且視爲固然矣而州縣官之朘民膏以肥私囊者亦有辭以箝民口也故欲清漕必先清運欲清運必先汰督運之冗官臣請明其效夫天庾之供歲有常數民固輸將恐後也旗丁輸重載而來其心亦願不日而至通州也況糧道已督之乎臣以爲衞千總之屬汰之爲便今且汰其半汰其三之一所汰如是則漕規減亦如是而州縣官乃無辭以累民矣於漕固無妨也非但不妨漕也民樂於漕規之輕走粟而納於縣旗丁樂於需索之少飛帑而至於京竊意糧艘之抵通州必速於往歲矣臣聞自古謀國者惟患民貧不患財匱與其多一理財之人不如少一耗財之事漕其一也西北差徭之弊雖少減於漕而事多於漕官需一夫民出二十夫官需一車民出二十車官需一馬民出二十馬吏役藉端以多取

於民有錢則放之放其十九而取其一以應官名曰買放蓋大都如此驛遞之差橋梁道路之差其小焉者也大者臣惟見河工而已去歲武陟辦料之時臣適過其地竊計功令所定麻稭例價銀以償於民者一轉手而剽之者多矣總管料廠之官吏一也分守料廠之官吏二也各處巡催之官吏三也各縣承辦之差役四也各村承買之保長五也河臣令各官分領例價銀以償民彼固不敢吞而有之也民納料則別索規費必取盈乃止是時民有以四牛牽一車載料而來者數當得二千斤官吏不得規費而匿報曰二百斤民不敢怨官而但鞭牛叱之曰牛汝食芻豢久矣豈今日出力而一牛僅載五十斤乎吞聲而去臣考其故葢由於工次佐貳雜職太多名爲求差使報效實則補缺無期無所謀衣食而姑出此焉上司欲爲之調停而不知其爲民害之至此極也若此之屬今各省皆有之請照舉人分發例勅總督巡撫嚴爲甄別酌留若干員以給差遣其餘盡勒歸本籍候選則官私兩便而民不病矣臣聞古先王之治天下也度地以居民計民而置官故官無虛授民無虛食此臣所爲汲汲於綜覈名實也且夫綜覈之法非創自臣也禮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天子覈大

臣之謂也書曰愼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內大臣覈諸臣之謂也禮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此外大臣覈諸臣之謂也書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此州縣官覈民之謂也夫天子赫然以一人臨於億兆人之上作使天下之人材而進退之而無不率從音無他權而已矣權之用有二曰賞曰罰今使驥與牛同駕者必不能千里矣及出而策之以馳於九軌之衢則自秦適楚猶且莫也弱脊大腹馬之至下者也執鞭而隨其後亦驤首奮鬣而馳矣賞罰之喻也天下未嘗無才也才亦未嘗無用也天之生大才也必不數而其生小才也必不乏大才之生也其聰明才力命於天其功名事業決於己敎之而成不敎之而亦成小才之生也則散布於四海九州之地而各稟其山川土物之性故其才各有所偏而其用各有所宜夫然後敎化之事尊而陶冶之功大矣天下可百年無麟鳳之瑞不可一日無馬牛之用大才猶麟鳳也小才猶馬牛也乃至名爲馬而實不可乘名爲牛而實不可服者則亦無所用之矣冗官是也莊周論牧馬曰去其害馬卜式論牧羊曰毋令敗羣牧民亦猶是也然則冗官必汰之矣蓋自河

漕外又有四馬鹽政之屬也內地之武職參游以下也府州之同知通判縣之縣丞主簿巡檢典史可各汰其一二也設官理鹽奉行故事久矣然自運同運判鹽大使以下摩肩躡踵自相排迮於官途而如市今浙江尚裁鹽政矣安用此駢拇枝指爲乎可汰其半也邊疆衝要之地雖一兵一卒無濫設矧在將弁臣何敢輕議而內地自參將以下或可併省聽其冗雜則必生事彼非好事也謀生之道在於多事無事則又侵蝕兵糧以肥其身以長其子孫兵與民爭雖欲不爲袒護固不得也而地方官公事掣肘矣亦宜量汰之府州縣之有丞佐所以相助爲理也然此屬閒漕少則承事而效能多則爭功而委過其勢然也今府與州一而佐之者二縣一而佐之者四且有重官複闕者毋乃與
朝廷慎名器專責成之法或有所窒與語曰十羊九牧羊必不行此善喻也應請
旨勅各省督撫詳覈所屬府州縣之事之閒劇地之大小民之多寡而量置一二閒曹以佐之餘則歸併所任而漸汰之葢官職猥濫則事不一制若曹自嫌見輕輒復巧生阻毀故雖賢能銳奮動見撓掣官事曠廢殆由於此昔唐臣李泌楊綰奏罷參軍及觀察判官之屬誠非無見

也臣竊跡前事閒曹廢置亦復不常今
陛下方日孜孜以澄敘官方為急務將使朝無倖位此其先矣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此之謂也夫然後大臣奮興於上小臣觀感於下執此以綜覈天下之名實使有位之士與無位之民皆曉然於名之不可以不稱而實之不可以不盡於是官有實政士有實學民有實業庶幾才可相濟而功乃有成天下大矣四海之民眾矣何以知其有實業以州縣官覈之各省州縣之遠近自千里至萬里其去殿陛之閒至遼遠也何以知其有實政以督撫大臣覈之文學侍從之臣未能日月進於廷而試之何以知其有實學以掌院及近臣覈之於是因大臣之所覈以觀大臣之所為而即以覈大臣然則
陛下之所覈者數人數十人而已矣其勢甚順其政甚簡其效甚速以臣之愚思之當今之務無踰於此者矣臣才識庸陋不敢妄言干政惟就今所已行者徵諸聖人以人治人之法而循其人之名以責其人之實此蓋先王制世御俗之大權而亦今日知人安民之急務臣所謂官不易人而立事不易法而治者此也方今
聖政日新效忠者眾臣雖拱默固位無足齒數然而不敢悶者竊自幸

躬逢

大舜至聖好問好察執兩用中敢竭傾陽之誠以備芻蕘之末若得仰

承

恩慈曲宥狂瞽臣之遭遇實爲慶幸

詩僧野蠶碎琴傳 秦瀛

野蠶俗姓宋氏江南潁州人乾隆己丑予嘗遊中州相國寺見壁間咏鶴詩詢之爲寺僧野蠶者作翼日訪之野蠶出見傲睨不具禮予與論詩乃驚曰居士知詩耶野蠶貌寢陋面黝黑眇一目衲衣垢敝蟣蝨從項間出其所與交自騷人墨士以至賈夫販豎無所擇獨不喜從貴人遊山陰何公煟爲河南布政使聞野蠶名招之不往給諫仁和湯公世昌罷官爲大梁書院山長屢訪不肯見給諫介予見之一日同登郭外古吹臺分體賦詩野蠶詩先成給諫語有彈射野蠶遂艴然怒絕交如初蓋其性僻不近人大率類是庚寅春予自大梁至濟源野蠶以詩贈行比還再過相國寺而野蠶已病不數月尋死野蠶之詩原本少陵沈雄激壯嵺峭魁梧每以此自負其歿後有刻之者予未之見蓋聞之華先生嶽蓮云野蠶喜藏書工竹石又能弈棊識古硯尤工篆刻嘗自鐫

一石曰隻眼或曰野蠶嘗爲諸生不得意棄去爲僧故其詩多激楚之音同時有碎琴者亦工詩

碎琴族姓陳氏嶺南人獨漉先生孫也少爲儒年二十餘妻子皆死又爲怨家所許避難吳門遂披剃爲浮屠碎琴雖逃於禪不習僧事惟以詩酒自豪中年貧困賣卜秦淮市乾隆辛卯余有事金陵見碎琴於卜肆與語恨相見晚碎琴短視善談論其詩好用故實閒多率臆而出詩不如野蠶然能淹貫諸史於南北朝事尤熟又習知明季軼事予嘗邀飲水亭碎琴側帽清譚娓娓不少休維時錢塘袁大尹枚去官居金陵之隨園主盟壇坫其聲氣方籠罩一世碎琴顧獨與牴牾議論不相中坐益困嗚呼此亦可以見碎琴矣碎琴居一小菴賣卜則鑰以出中儲古帙數千卷歿後散佚所著書甚多予嘗見其遺民錄二卷載徐昭法金孝章諸人事頗可傳

論曰予常怪齊己詩所謂拔劍遶殘尊者不類僧語繼交野蠶碎琴知兩僧詩亦非僧詩也兩僧者不相識以皆友於余故爲連綴之予又嘗讀歐陽氏集疑祕演惟儼與石曼卿交其人俱有用世才若野蠶碎琴得非其人耶

潮音哀辭 顧陳垿

乾隆二年正月四日女潮音豆殤後留孫之殤十有三日先當孫之殤一日其後三日潮音之嬉伴龍鱗女亦斃東偏一區孩稺無一存余哭兩孫慟而於潮音尤隱不能已潮音故舅氏之曾孫女也舅子既遙貧有子均贅寶山富民湯氏居瀕海始願婚大族已而知其貧也溥之均不屑仰其沫自援徒脩脯悉以奉父母婦勤女紅以自給壬子七月十六夜海大溢均夫婦被漂抱屋木過大樹婦得登均攀枯枝墜水死婦欲從念腹孕而止癸丑二月十日既免身則女也數月婦又以疫死甲寅夏既遙來泣訴如是且言吾老夫婦失吾子不異嬰之失乳也今又苦乳其嬰余念此女在腹母全出腹母死意天所獨生也乞歸畀妾沈育之命之曰潮音後微聞其母故未死已改適心賤之其舅諱之無足怪也潮音始至尩瘠無人形逾年漸豐碩貪饕忮暴異於常兒余謂善惡同情一轉關耳貪屬愛心忮屬勝心善用之即仁義端也遂加之節制示以威嚴每急食則驅遠之不索乃與之或爭食則掣去之不請乃益之恆不許其手攫雖乾豆必剖爲兩令以節夾取又逾年而知禮讓喜激奬能先會余意自其養母以下皆所狎侮壓斥聞余謦欬即帖然

不敢動凡食爲設小案座他兒不得指觸端坐舉筯如成人當食時或
家尊策杖來余輟筯起潮音亦必卓然起立垂手仰視其坐時余過之
亦必起立人或笑之則訶曰爺來阿孾猶當起况我邪何笑也呼龍鱗
曰老老引爲己伴時共嬉遊留孫豆危戒勿往視每裴回曲廊弗踰戶
限既殤人或怵之曰爲老虎齩殺矣視其神致頓減留孫既厝郊外余
叩之曰留孫安在曰死矣果老虎齩殺耶曰出豆子耳胸次何了了也
嗚呼曾不半月而汝卽繼之乎初舅氏買僮曰阿午黠甚均之贅湯也
阿午實從均死阿午思歸既遙不能奮還依湯爲傭每入城必覘潮音
抱之既遙家或嬉他所意甚珍重潮音殤之明日阿午晨至哭之哀曰
異哉我昨夕忽心動夢寐顛倒五更若有促吾入城者既行鬼繞吾足
而鳴聲厲以悲吾心怦怦然痛哉乃以此故天乎人乎均孝慤婦賢貞
此一縷脈猶絕之耶余詰之曰均婦誠死乎抑嫁也阿午頓足飲泣有
頃勃然曰嫁耳病安能死吾主人暨湯家翁媪切切屬吾勿泄今已矣
不復能忍吾事均如腹心日見翁媪之薄其壻也吾憤懣塡膺均歿於
潮翁媪如拔去肉中刺不復求其屍湯女泣謂吾曰阿午汝爲吾求不
得不可已也吾乃徧歷港汊三日夜翻積屍數百幸乃得之維諸樹根

還報湯女被髮徒跣赴哭幾殞絕既棺斂湯欲火之女不可埋諸塍畔均節衣損食置田十二畝十畝之券已漂失湯翁攫為已有吾主人顏弱不敢爭其二畝券幸在城女埋均中田為均占此尺土也既產誓守志時以粟麥錢布陰餉舅姑其父母密謀嫁之十一月廿四日丙夜紿言內賊某家相迎女覺之麻衣要絰抱嬰遶場而號遠近驚起聚觀歎息酸鼻眾劫女納肩輿中翁媼斂其嬰將抵諸石吾奪得之奔入城以免復至湯所則女行矣以兩疋布自纏裹周上下無隙至嘐城彼家數人迭守之一夕伺守者懈雉經死來訃者云爾湯復稱威逼持彼家短長得賂乃已女棺在彼家墓旁吾欲盜之屢矣舁者憚不敢行余笑語阿午心忠跡盜乃自陷也其鳴之官而歸之王乎儀吉案此要其夫氏無忽見明日既遙來余數責之曰誤我三年來指貞為淫而何憒憒也假而子婦偷生至今誠不若疫死今而子婦且不死柰何以死晦之而何憒憒也既遙流涕被面俛首不能言未幾阿午辭去浹旬復至曰湯聞當鳴官慮及密令彼家火女棺吾詭稱湯使往視斂其蛻瘞以空罌易之矣余為潸然曰此可盜也吾將以其孤女之骨隨母聚均所作潮音哀辭誄曰留乎當乎生弗存汝胡為乎來吾門吾孫也而非吾孫潮音潮音死弗

去丁我之屯以及汝非吾女而今吾女潮音潮音而求父魂耶水中央
而求母魄耶衣火光而念而祖耶曾不辨穢與芳不忘怨耶毋卽於湯
不替恩耶毋違我旁

謹案此篇雖哀潮音而實則紀王均妻湯氏之節烈王僮阿午之
義行無可類列故入附存

碑傳集卷末上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末下

集外文

江西巡撫吳公光悅墓誌銘　李兆洛
贈太子太師謚文靖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爾準墓志銘　陳壽祺
湖南巡撫左公輔墓誌銘　李兆洛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敏肅盧公坤神道碑序　阮元
誥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陝西巡撫前兩廣總督安徽巡撫兼提督鄧公廷楨墓誌銘　梅曾亮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晉贈通奉大夫布政使銜嚴公如熤墓誌銘　陶澍
阜甯縣學教諭陸君燿遹傳　李兆洛
禮部左侍郎陳公用光行狀　梅曾亮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集外文

江西巡撫吳公光悅墓誌銘 李兆洛

公諱光悅原名廷燮殿試時有同姓名者
純皇帝親更焉字星一號見樓曾祖爾常始由歙遷常州陽湖縣居邑城東北內祖延昭父題鴈仍世隱德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封夫人少食貧砥志勵學早擅文譽乾隆甲寅舉順天鄉試嘉慶元年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己未入直軍機房壬戌川陝軍功告成敘勞遷吏部主事癸亥補文選司主事甲子京察一等遷文選司員外郎公幹力强正辨於古今政治得失之本而得其遷變閉塞旋轉之機當代憲典時世情狀又悉綜練所擬批答諭旨恆稱
上意機廷委重時時從重臣讞獄瀋陽湖北山東沈心端度愼察本末與輕重比無有枉撓恬和無鋒鍔而日迴霜肅莫干以私乙丑保送御史戊辰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己巳巡視中城庚午轉廣東道御史壬申調掌京畿道公內直久外省大吏陳奏利病異狀風俗異宜刑法異尚

既盡知之故在諫院所建白務權劑緩急求其切於施行者疏多留中未嘗剔一事擊一人以自爲名癸酉以京察選授甯國府知府是時兩江總督百齡前爲湖廣總督公讞獄時所鐫級者也銜前事以承審部控案有所平反深文持之以不實劾奏褫公職甲戌援例開復乙亥選福建建甯府以親老告近改浙江處州府旋署杭嘉等府所至治辦道光元年辛巳丁太夫人憂癸未服闋補直隸保定府畿輔郡縉轂天下劇勩稱最公張綱挈目不勞而理甲申授河南河北道分守漳衞懷三府兼管黃河北岸黃沁衞糧祥河下北曹考五廳堤埽工程儲茭相犍屬役賦丈身駐工所晝夜巡視所督上下三省交汛五百餘里里有分巡立簿帳總之汛弁勤惰兵役聚散水勢漲涸堤形安危晷刻畢湊以相檢稽瞭若示掌莫遁銖黍河帥下其法以爲各道式乙酉升湖南按察使丁亥升湖北布政使甫三月

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葢有閒之者言其老憊故也既廷見奏對壯敏

上意益嚮用之己丑正月簡放江西巡撫江西毘連閩粵贛州南安尤錯山谿險民囂悍時煽聚攻剽病商旅或掠人口質以求贖劫殺之獄

日上公至則請慎擇長吏寬其考成措置經費以裕其用明賞罰以作吏氣而重購募以絕比從量撫綏以開其悔悟且請照廣東福建劫質加等之例犯從重比以杜其萌

上皆從之由是量能授任幹吏爭奮土無匿奸民知向方時朝議鹽法日剃弊由奸私當減官價以敵之緝私梟以杜之公奏曰官鹽有價有課有費私梟止有價而已即多減勢不敵緝梟急懼轉而爲盜鹽之於民猶布帛菽粟茶烟竹木也聽其買賣任其流通關津征稅遠近利賴若設官征課于場竈民運販者既出課稅即任其取之則私梟皆良商

國課裕而民食便

上然其言下其議直省督撫議竟格辛卯五月積雨大潦郡邑多罹其災公既請發帑以賑又捐俸貶食勸分以濟之輸滯聚平市糴所以綏輯之者無不曲至奏截留漕米八萬石以裕民食民以忘其災（儀吉案此語不然時誤聽署藩劉重麟之言緩於籌濟數萬人號籲江岸求食公以憂勞至於大故可哀也重麟後爲副憲嘗讀讞案中痍髡爲瘦髗者也）而公遂積勞遘疾以十二月十三日薨於位年七十有三公面豐皙少鬚髯言語蘊藉雖抗論時務有所糾正未嘗疾言厲色恬素無嗜好粗衣惡食窮達同趣行已修潔絕去依傍而未嘗以矯介鳴節計平生服

官在軍機諫院稍久敭歷於外所至無三年淹而因民量地隨宜去泰咸著成績施于家惟孝惟友事太夫人終身色養數日曠定省輒皇皇如有求有弟負文望早逝恤其孤以子嗣之室如一焉配陸氏繼配張氏皆前卒皆贈夫人再繼配楊氏子四履仁候選鹽課大使文嘉四川補用通判署敘州馬邊同知觀出爲叔父後咸監生孫八人兆洛少時辱文字交又與公弟同筆硯比居京師公方直樞廷不獲朝夕其後予客授揚州而公適主安定書院時從容從游每宴語而退私心充然謂天下事有任之者而愧不能知公之深也文嘉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來請銘其何可辭銘曰

皇司亮天懋翼鄰哉寅藎勤宣庶明焉資磊磊猗公始終不訾器以道冒方圓具宜印敕庸煇臣堪匪辭內慮密勿外綏睽攜亭亶周行未爲無施施取未竟噫盡我思存無藏力歿無遺貴不激不隨式僚寀師揭揭綢練洋洋表旗我辭質幽陵谷貞之

贈太子太師諡文靖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爾準墓志銘 陳壽祺

道光十有二年春正月己酉朔越二十有八日丁丑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薨於位
天子念海疆劇要遽失倚畀深軫惜之晉贈太子太師賜祭葬如禮賜
謚文靖子長子慧惇進士次子慧翼兵部員外郎復奉批答前疏曰曷
勝追悼之至曰已成夢幻矣天下感歎以為
君臣遭遇之間數百年所未有也逾月兩公子奔喪至將扶匶歸葬以
壽祺與公久相知請銘墓壽祺往自武林還京師嘗挐舟蓉湖訪公既
而同在詞垣編摩天祿跡淡而志親及持英簜來茲土每從容諮民俗
虛懷海納言多聽從或縱論海內文章人物如契印齒公之下交壽祺
也恭壽祺之知公也亦悉於公子之請雖不文其曷可辭按公幼讀書
一目十行背誦如瀉水舉止端重器局英亮少隨侍父巡撫公貴州廣
西官舍弱冠從王述庵侍郎邵二雲學士受業丁外艱後游嶺南與德
清許周生南海黎簡民唱和年三十作自壽詞云但說文章能報國恐
蒼蒼未盡生才意公抱負非常不屑以文人自居於此見矣試禮闈出
大興大庾吉林三相國之門三相國門生故舊滿天下士之四方輻湊
者如入扁醫之室集櫽括之庭公又嘗為吉林公子師然進退以禮獨
一無所依附及莞閩鹽筴大府桐城汪尚書公舉主也適有嘉定李藩

伯被訐獄尚書持之急撫部不能救壽祺謂公曰李君儒者而剛吏挫辱之必死矣公先進諫不聽踰數日李君竟雉經公哭之慟經紀其喪歸其孥徧告寮屬所以賻贈之甚備雖觸大府忌弗顧也壽祺以是心服公之執義不阿不畏彊禦也通籍翰林凡院中制詞典冊悉以委公公雖處承明而研究朝章國政務爲經世之學比擁節旄十餘載章奏皆自屬草文檄亦多手定未嘗假之幕賓朝見庶僚晝治官書夕攷政業又以其閒綴詩筆披囊帙百務倥偬措之裕如每與監司守令有所謀政議未上而牘札先四馳矣遇事可否是非一言立剖及施之軍國靡不洞中窾會其知汀州汀介贛潮之閒姦宄擾劫爲民害公治以嚴明坐堂皇鞫訟無虛日民無羈累屢奉檄赴屬邑勘獄勘阨隘奸無所容大吏召訊連江民黃貞煌失竊致死獄與權臬使時鞫福清革生林彌高抗糧鼓眾獄皆數言定讞眾驚以爲神其釐鹽政請復砠秤以補耗折定江西引地以配戶口分限完短課銀三十二萬有奇以紓商力商人德之其撫安徽前後遇宿州靈璧鳳陽泗州潛山五河霍邱水患放口糧銀二十餘萬兩緩征蠲免民尟凍餒逃亡者赴江甯監臨鄉試途次聞潁州警密飛檄藩司督守令營將剿獲迅速閭閻安堵其撫閩

稔知延建山徑叢雜易匿莠攘寇滋多請年撥鹽庫帑息萬兩資緝捕先後獲盜首闕春喬等戮之又飭所屬行聯甲法迄今著爲令其巡閱臺灣威立惠行禁佔番田建鳳山城勘屯餉埔地擘畫善以周議海口請鹿港沙淤淺狹噶瑪蘭山峻路險負戴難行請別設正口以五條港隸嘉義縣丞烏石港隸噶瑪蘭頭圍縣丞通貿易疏積穀商賈皆悅而願出于其塗其督軍事籌闢噶瑪蘭事宜凡十有四其中如番社墾地分給民入田園不可加征減免餘租緩報升科豁民欠錢糧及田園之水衝沙壓者存常平倉穀移營制增隘寮編保甲立族正皆撫馭之要也公最重民社道光元年閩縣侯官穀不升即開倉平糶且招販臺米五年十一月閩中各屬米貴豫請弛海禁募商運浙米十數萬石其外汀州請發倉者一龍巖甯洋德化請發倉者一永春請發倉者一二舖無匱故歲儉而民不飢公好興水利莆田木蘭陂者創自宋熙甯間侯官李長者宏溉田四十萬畝瀕海東角遮浪兩邮堤以石千有一百餘丈疏溝大小百七十有八設斗門涵洞旱瀦潦洩啟閉以時久之陂圮潮灌變膏腴爲斥鹵公憂之捐廉勸輸凡縻十數萬緡遴邑進士陳池養董其役築石壩三於荷包灘以遏衝沙并修溝洫及延壽陂南北二

洋咸淺復其舊歲以有稔石隄爲莆田保障令遵浙江海塘程式造焉
工竣公大書鎭海隄三字刻石立隄側福州西湖者鑿於晉郡守嚴高
唐宋以來屢修治溉田萬餘畝
國朝康熙後凡四濬之每閒四十餘年一舉頃湖墊隘公委員履勘延
鄉官主土功周圍爲石隄使永鞏湖之北海柳橋始暢流而西北諸山
之水有所鍾四野霑渥東湖在郡城東北久湮宋蔡忠惠復五塘即其
地也鄉民願自捐貲開之公令先濬鶴嘴橋土壩口以釃水源三月竣
事溝渠頗導達矣公亟振文教捐助鳳池書院餐錢請編臺灣粤籍生
員額中一名增廣臺鳳嘉彰四縣文童額進各二名澎湖廳文童每試
額進二名購書籍分貯海外學宮書院請以明儒黃石齋先生從祀兩
廡又鳩貲鋟其全集重建貢院號舍改五爲四巷道改三爲二增號舍
千有餘閒厚其牆垣道皆砌石縻十餘萬緡復以餘貲重纂省志親裁
定之公尤嫻兵略其大者彰化賊李通等與粤民黃文潤挾嫌糾衆鬬
殺奸徒誘煽乘機焚掠數日延及嘉義先是水師軍門適巡臺灣公慮
臺地南北袤千餘里重兵駐南賊必北竄淡水檄閩安副將邵永福澎
湖游擊謝建雍率兵自五虎門渡八里坌疾趨艋舺阻之調金門鎭總

兵陳化成率兵渡鹿港圍捕使賊不能遁入海公即日馳抵廈門策應
又檄副將崇福延平都司聶標文興化副將佟樞率兵赴彰化淡水而
札諭戎帥嚴勦捕當是時賊氛熾蔓延月日所戕殺不下萬餘人屍相
枕藉於道室廬既燬民無所歸不死則相從爲盜彰化距淡水二百里
閒蹂躪尤甚抗拒官兵頗有所傷而戎帥巽懦按兵不得要領文報多
不實乃姑集衆講和損失威重賊愈張無忌醜禍且益鉅於是公奏請
陸路提督馬公濟勝移駐廈門而自率長福連羅水師千徑抵鹿港察
知許蔡二帥遲延謬誤狀劾罷之而議賊造謠焚掠非反叛律當以強
盜論淡水以北意在報復當以械鬥論助鬥者老弱單丁皆寬減鄉愚
附和脅從者不株連始公至臺民懷疑必興大獄既而首戮六人皆素
名兇惡於是民爭相傳謂總督止誅強盜不誅良民也餘以次按律定
罪數百人旬日人心大定當是時也
上方出期門佽飛遣大臣前帥臺灣者率而南挾閩舊將及燕齊偏裨
丞倅與俱且許其便宜調沿途兵朝廷推轂以寄閫外慎重與征討等
公已由大甲赴淡水收餘燼疊疏言北路賊平彰化難民悉歸莊舉義
首自縛匪徒令以閩人捕閩粵人捕粵可省兵力而前所遣大臣者弗

果來軍需不槩亂亦迺已無何三灣番割之事起番割者漢奸能通番語與生番市竄入內山往往散髮易裝引生番潛出刼掠民常苦之三灣黃斗乃其尤暴也方淡水械鬥粵人輒有勾串番割率生番出而助殺者公決計翦除之內山險阻蒙翳蹊徑不可尋公檄諸將三路入值秋霖溪漲賊匿後山懸崖滑如錫趾不容寸諸將攀籐上擒黃斗乃等二十一人寘於法人心大快自軍興閱三月事平乃撫恤難民以北路兵單請以南路遊擊一員移駐淡水以竹塹守備一員移駐大甲是役也公履險如夷不爲浮議動攝萬緒於寸心應百變於一瞬簿牘枹鼓之閒從容鎮靜酷暑中繕疏飛書揮汗立辦籌筆徹宵須鬢爲之頓白僕從有勸以愛惜精神者公曰我受
國恩此身豈尚爲我有耶聞者莫不感奮是年十二月奉
命晉太子少保賜花翎明年入覲蒙七召見垂詢海疆事甚悉
上以公治事勤能且蕆功速再賜服賜幣予次子候補光祿寺署正慧翼以主事即用爲大吏勤職者勸踰年京察奉
旨議敘十有一年恭遇
皇上五旬萬壽以公年六十特賜御扁曰錫羨嚴疆御書福壽字各一

其餘賞賚便蕃出於異數命公子慧翼恭齎至閩荅公負名世之資席
世祿之閥竭忠誠以奉
君國才猷什倍於儕伍故朝廷寵顧之深超越尋常公歿而猶悼惜無
已也公自赴浙江閱兵感寒溼患瘇踰年將監臨鄉闈病劇乃乞假
上賞假兩月期滿請開缺仍賞假一月不數日而公遂逝春秋六十有
三於戲哀哉公天性孝友規摹宏達知人明而用之能盡其材任事勇
而行之不知其勤宅心夷白而不爲磽磽之行練才敏達而不爲訑訑
之聲色有黃次公抉摘之神而不矜趙張有寇子翼文武之略而不學
孫吳古之所謂孚一德宣四方鏤景鐘而銘衛鼎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系曰公諱爾準字平叔一字萊甫世爲無錫人後占籍金匱明萬歷甲
戌進士第一人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祀鄉賢諱繼皋者公七世
祖也
淸贈中憲大夫江南淮徐兵備道諱仁溥者公高祖也贈資政大夫兵
部侍郎廣西巡撫晉贈振威將軍安徽巡撫兼提督軍門諱廷鏞者公
大父也乾隆戊子舉人己丑
欽取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官廣西巡撫祀鄉賢諱永淸者公考也乾

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十年第進士公之科名也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纂修文穎館提調全唐文總纂官教習庶吉士大考二等京察一等十九年出知汀州府二十一年擢福建鹽法道二十四年授江西按察使仍調福建甫兩月遷布政使調廣東尋授安徽巡撫中途調廣東仍補安徽道光三年調福建五年授閩浙總督六年晉太子少保十二年贈太子太師公之敭歷也前湖北督糧道通州諱錫嘏女劉夫人者公之配也乙酉舉人內閣中書慧惇蔭生慧翼

今上賜進士與兵部主事晉員外郞者公二子也銘曰

皋颺益贊德義豐亮宋惠疇岳牧崇梁谿淸淑鍾我公海邦砥柱旄鉞雄甘雨崇朝興岱宗陂湖當復肥澤蓑黃雲萬頃春膏釃有時中野安皙鴻亥倉滅糶玉粒紅舳艫相望米船通稽人雖薄釜不空往者蝸蠻紛鬥攻鯷人龍戶成沙蟲疾馳帆艣裨瀛東奏彈韎韐威如風扶桑出日彎天弓陸讋水慄收幪賓

天寵三錫酬厥庸勳伐榮哀垂始終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公之遺愛將毋同

湖南巡撫左公輔墓誌銘　李兆洛

公諱輔字仲甫一字衡友號杏莊世為常州府武進縣人雍正三年析
武進為陽湖今為陽湖人也曾祖德昌貢生祖宜康熙癸巳
恩科武舉人浙江杭州府督運千總署處州守備考鎮國子監生三世
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幼而貧苦力學以躬行為本為
文章必自道所得中乾隆癸卯科江南榜癸丑始成進士以知縣用籤
發安徽補南陵縣知縣旋署巢縣調霍邱以任南陵時錢糧未完五分
以上革職巡撫朱文正公珪以業經全完咨部請免離任而部議已下
奏
旨引見既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尋補合肥縣時
廷寄問安徽省各官政績巡撫荆公道乾奏左輔實心撫字寬嚴並濟
輿情愛戴
上俞之而吏部以合肥之補不合例駁斥巡撫又專摺力請奏
旨左輔聲名原好朕所素知著如所請行越二年巡撫王公汝璧以命
案取巧規避特參革職後撫讞前案無規避情事請開復部駁不准逾
年巡撫初公彭齡至以人材可惜特疏請加錄用奏
旨左輔在安徽州縣中循名素著能得民心著加恩准其送部引見既

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再署合肥縣尋補懷甯縣越一年奏升泗州
直隸州知州而公五十八矣在泗三年（儀吉案先兄裴山皖撫時勘水災與左泗州倡和俱見詩集中）
調署甯國府知府奏署潁州府逾年奉
旨升授潁州府謝恩召見養心殿問保薦何人以文正對
上曰爾是朕素日知道的人因惶恐謝
上曰好爲之逾年拜廣東雷瓊兵備道之命明年奉
旨補授浙江按察使陛見請訓
上曰朕知汝做官好故擢汝爲臬司勉爲之明年奉
旨補授湖南布政使
今皇上登極補授湖南巡撫道光元年入覲
上曰爾是
先皇帝識拔之人歷來辦事公正巡撫大要在用人不避嫌怨實心爲
民才不負委任耳三年二月奉
上諭左輔年逾七十精力漸衰著來京聽候簡用五月召見覲政殿奉
旨左輔年力已衰著以原品休致復面諭軍機大臣曰左輔精神尚去
得然已七十三歲未可久侍現在京堂侍郎皆無缺若令候補轉受羈

累不如聽其歸去蓋
上之恩意惓惓如此公歸囊中不名一錢舊屋已不可居別搆第于邑中賴知交當道者更迭延主書院講席誘進後學亹亹無倦宅旁有隙地結小圃蒔花木歲時集親故賦詩交懽從容起居者十年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薨於里第年八十三公少更坎坷多練世務審己量物必求其宜而勁持一節不詭俗自挫故為親民官能究悉土俗疾苦出死力拯救在巢則禁溺女勸山田在南陵則頒塾學條規在霍邱則習壯丁禁帶刀鋤大憝在合肥則修縣志爭彌補章程在懷甯則移丞署修申明亭在泗州則設局教民紡織請豁民欠力爭開睢河利害爭孫國柱叛案至於編保甲崇學校葺名賢名宦祠宇則所至皆然雖在官不過旬月而所設施常若已歷數考故所去則人民攀送或羣眾赴省請留去則思之不置數十年如旦暮及為監司不苟細務勤遠慮消亂萌在瓊州則撫崖州黎以靖奸宄爭開採昌儋石綠以安黎人請豁儋州鹽課屯糧民欠以清官逋在浙則擻禽海濱無賴以安閭閻墾南北山寄場棺木以消沴氣在湖南則清屯界設農官慎義學詰漢奸精練勇修碉卡飭苗役以綏苗民立辰沅靖三府巡守河道章程以安行

旅疏奏具在炳炳不忝古名臣公起蹶縣令垂三十年雖治民獲上屢
列薦剡而挫折愈甚落落自守不以爲憂喜既任方面不六年遂膺峻
擢至巡撫其所以膺特達之知者乃盡在盤桓邑令時蓋
聖主重親民之官又眷念舊臣信其舉主推心不疑至垂念耄老全其
終始榮遇超越今古罕覯而公勵節愼身不負所學以仰承
恩意者亦足以爲爲臣者法矣所著有念宛齋詩詞古文書牘官書五
種已行世配陸繼配徐皆封夫人側室丁例贈孺人子男七人晟昂陸
出晨智徐出昜曜昭丁出晟先公卒昂蔭生候補光祿寺署正晨候選
鹽運司經歷智監生昜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出嗣從叔大任曜監生
昭廩生孫六人公里居時於兆洛爲丈人行而不常見及兆洛出宰鳳
臺而公方爲首邑相見以同官禮且誇其爲政於人甚暱也比公致政
歸兆洛亦蜷伏閭巷歲時必相見獲聞治官諸績公自述生平所閱依
年而譜之斷手於告歸之年今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昂等將葬
公於新阡奉公所爲年譜又續告歸後之十年示予請爲銘不敢辭銘
曰
天畀自民敬哉有土聖所敘欽恭生是與公之勤民適俗秉經因利而

導鑒祥而刑維民之勤而官之拙什伯其最一再其黜
皇有信臣戡雪載培抗章言之
帝曰俞哉爰遷其秩爰總方任解嬈滌苛靡有氛祲始何忡忡繼何隆
隆循之雍雍卽之沖沖匪奇于數匪奇於遇守以惇篤忱恂惟素忱恂
維素大哉
皇言惟曰好官惟曰得民不盡其力懼其衰至俾克永譽以全恩意
帝畀之閒
帝畀之延從容堯天葢閱十年令始令終何虧何陂
聖主之宏藎臣之致蒿里悠悠貞之堅珉著言允臧庇其後人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敏肅
盧公坤神道碑序　阮元

敏肅諱坤字靜之號厚山居涿州涿州盧氏自漢已著高祖振裔贈文林郎甘肅莊浪縣知縣曾祖大成祖秉健父士瑚本生父士夔皆以敏肅貴贈光祿大夫敏肅以乾隆甲寅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兵部隨圍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廣東山東兵備道皆在

仁宗朝
今上登極由湖北按察使甘肅布政使授廣西巡撫調陝西巡撫南山
老林議者謂易藏奸不宜墾敏肅著論謂此地漢唐皆開闢金元始荒
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郙閣頌爲据遂加墾治
至今賴之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軍務
特旨以行衣陛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饟時逆回張格爾據四
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
齊糧濟之敏肅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
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畸糧二石用駝一需駝二百五十有畸每站置
駝五百有畸始供一往一還之用共需駝一萬六千有畸關內外臺站
需駝一萬有畸烏魯木齊雇駝七千尙缺二萬有畸請剋期購撥出關
內地之銀饟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犂糧由冰嶺運阿克蘇
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
報可大兵進勦至凱旋其撥軍需銀一千一百餘萬兩轉輸不竭用無
虛糜敏肅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頭品頂戴
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陞湖廣總督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龍作亂敏

肅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淩阿已在
甯遠之下攉被猺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
桂陽常甯諸土猺應賊起衆號數萬敏肅抵永州隨行士卒不滿百調
諸路兵九千有奇未卽至令堅壁清野檄將弁各路防堵迨湖南湖北
兵大集元亦奉
命發貴州兵一千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率往助之至獠頭距賊
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勦賊悉其衆屯於羊泉街羅思舉等
晝夜督將弁及楚黔兵立泥淖中仰擲火丸火彈燒大屋數十斃賊數
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金龍易
服乘間遁爲我兵所殺遺有所負木像餘賊先後就殲
天子嘉獎之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御前大臣戸部尚書宗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
已蔵事廣東逆猺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聲言爲金龍復仇卽與欽
使率新任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勦辦敗之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擒
仔青至衡州磔於市廣西逆猺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
爲楚界防兵所執寘之法時廣東連山排猺又作亂官兵失利欽使奉

命率曾勝剿平之敏肅亦調任兩廣總督時排猺新定敏肅編查戶口
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猺同知為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
俸
報可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遊民馮生疔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
入內洋官兵擊其八船餘悉平西洋來粵貿易暎咭唎國夷人嘮啤嗶
違法度敏肅照例封艙停其市嘮啤嗶遣護貨兵船自外洋闌入虎門
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駛至黃浦奉
嚴旨督辦敏肅用大船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
斷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命將弁備大石船遏其歸又備草船
火攻具脅之嘮啤嗶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懼服澳門夷商伽啤
咍等助之請命久乃令出虎門奏入
上嘉諭之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敏肅之經濟表
見者如此敏肅蚤年留心經濟為有用之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疆
所施設不自矜許細之則案牘法則析及纖微而曲盡人情宅心忠厚
不為苛刻鉅之則兵革無辟剗除凶囏綏服外夷皆有實效其餘察吏
安民練兵弭盜捄災備荒辟地設險諸政不勝書宜其上契

宸衷重邀倚任矣道光十五年八月四日以疾卒於位年六十有四

帝深矜惜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賜諡敏肅諭祭葬長子端黼襲職幼子端寶孫長生等六人以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葬於涞水竝上之阡端黼以大學士揚州阮元爲敏肅己未座師乞銘神道之碑并序之（銘乃門下士代作故不錄）

誥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陝西巡撫前兩廣總督安徽巡撫兼提督鄧公廷楨墓誌銘　梅曾亮

公諱廷楨字嶰筠先世居洞庭山明徙壽州六世祖旭官檢討始居江甯曾祖重祖鑛考巨源皆諸生及曾祖妣陳氏徐氏祖妣彭氏妣陳氏皆得一品封贈公嘉慶六年進士官編修乙丑會試戊辰會試鄉試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府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歷守榆林西安府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反其獄及令同州巹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還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守西安失察屬吏事罷歸里旋

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直隸通永道陝西按察使布政使權陝西巡

撫六年遂授安徽巡撫自嘉慶時安徽多大獄信臣覆按官吏多得罪
而獄歷久愈疑其鳳頴俗尤悍驕或軍興集事而公至比大水公親乘
舟振災又悉識吏材鄙強怯付民地所宜悍民畏威精民亦息意不敢
幻訟俗以大安故所舉任後多至大吏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方議鴉
片煙禁公奏議以爲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
絀未幾而林公則徐以
欽差大臣至廣東嘆夷遂輸煙入官甚悔罪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
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虎門林
公既改兩廣總督而兩廣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公改兩江及雲貴總
督皆未行而遂授公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
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
旨御回器夷方銳欲入閩而閩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
署行星征籌應捷出晝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寢而以前兩廣
兵吏捕煙黨不力鐫職效力廣東戍伊犁二十三年
召回復起爲甘肅布政使且履行便水利州縣招戶墾田定得荒熟田
二萬餘頃分田定稅凡六閱月畢功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而番賊

於是時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
馬牛羊以萬計八月至陝時公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然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也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遂卒於位年七十二其年十月三
日歸葬上元縣靈山下元配張夫人繼配何夫人側室吳恭人祔子爾
恆編修官辰州府知府爾頤雲南趙州知州爾咸國學生爾晉府學生
爾巽尚幼二女十二孫而爾頤爲弟廷櫟後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
制行內嚴遇事不求奇功而深慮宿禍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雖屢起
屢躓
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亦自無得失意見於顏狀有及見公年少者皆
曰如諸生時遇勝流名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韻學所得尤深至
世俗好尚一不綴意嘗閱兵過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
聞者以爲難銘曰
公以文達乃擢政經活囚西安民歡吏驚越等之晉惟
天子聖放稅蘇枯江漢思詠及撫安徽爲民擇吏鉏荒息癃十載無事
開府七州神旗琱戈超然一翁常度委蛇夷事之殷馳驅孔亟南海天
山萬里一息

帝念勞臣舊恩載新光榮終始被此後人子誌余墓公昔命我我詞無慙幽宮永妥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晉贈通奉大夫布政使銜嚴公如熤墓志銘 陶澍

皇帝即位之初元首擢漢中知府嚴公爲陝安兵備道四年正月復以公宣力於陝有年功在南山特加按察使銜硃旨獎勵如漢璽書勞問故事旋實授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公遽以病卒

天子悼焉因秦人之恫俞其請俾奉祀名宦歲時享祀勿絕仍加贈一階以布政使銜入祠酬藎庸表遺愛也嚴氏出浙之桐廬宋末始遷湖南溆浦明景泰間有諱秀者當方瑛討黔苗時以諸生應募率熟苗破賊而不受官沒祀忠義祠是爲公八世祖數傳至諸生自治有隱德家益起祖應鼎國學生父君極貢生兩世贈如公官生母李夫人方孕公嫡母何夫人夢大星墜懷中光四溢因小字滿星始讀書目十行下年十三補縣學生師事少鴻臚羅先生典於獄麓先生極重之乾隆己酉以優行貢學使者張姚成稱爲經世才足當大任時海內承平久武備弛公獨留心兵事會乙卯正月黔苗作亂據乾州犯鎮筸辰沅震動

朝廷命雲貴總督福康安督師進討湖南巡撫姜晟及兩湖總督畢沅
以師會於辰姜公因嘗訪人才於學使張姚公者也夙知公延問計所
出公草平苗議十二則言勦撫防禦之策甚備其要在急復乾州由乾
進永綏可與保靖松桃鎮筸聲勢相通而攻乾道瀘溪必先得大小章
人乃無阻大小章人者故土司遺民散處邊界名曰犵狫最勁健與苗
世讐苗之攻浦市也假道犵狫不應怒焚其寨犵狫率眾出保浦市兵
勇漸集不能禦苗則執犵狫以為功犵狫怨苗因誘與俱叛官軍頻失
利公迺募能為犵狫語者得向國果數人赴大小章開示利害挾其酋
六人以出公推誠與同臥起咸感動歃血誓不反送子弟十九人為質
許率其屬陽投乾州為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會雲貴主兵者欲專其
功嚴檄楚軍毋輕動計遂不行然明年卒賴其力以救兩鎮兵於河溪
通乾州東路自後復率隆戰花園掃諸巢率常為軍鋒而大小章於大
府檄或不奉必得公手書始行云公在姜幕凡四年嘉慶庚申始以孝
廉方正科赴廷試時川陝湖北教匪方熾
制詔詢平定三省善後事宜公對言軍興數載師老財匱以數萬罷敝
之眾與猾賊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之中投誠之賊無地安置則已降

復亂流離之民生活無資則良亦從亂鄉勇戍卒多游手募充慮一旦
兵撤餉停則反思延亂如此則亂何由弭臣愚以爲莫若仿古屯田之
法三省自遭蹂躪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舉流民降賊之無歸鄉勇戍
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團練捍衛計可養勝兵數十萬餉省而兵增化
盜爲民計無出此疏上
睿皇帝親擢第一以公疏末有迫寸晷限尺幅未得盡攄愚忱之語
傳旨次日詣軍機處俾罄所言公迺復條上屯政方略十二事蒙
召見圓明園以知縣發往陝西并其疏交三省大帥督撫采行明年二
月補洵陽縣縣宅萬山中袤延七八百里與湖北之鄖西竹山竹谿陝
西之白河鎮安安康平利犬牙相錯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
乃力主堅壁清野之議相地險要爲寨堡選置團勇正副長且耕且守
且戰設卡於高岡瞭望賊至舉礮一耕作者斂農具舉礮二人畜皆歸
寨堡舉礮三則團勇各據險以守頃刻閒警備逮數百里公念百姓可
勝不可敗賊鋒銳勿迎擊俟其無所掠必去去則出奇抄其尾視其夕
頓處多方擾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又念賊以劫掠爲生所至飄忽而
官軍行必待糧故追常不及乃擇堅寨倚兵衝者貯糗糧備供給由是

聲息連絡賊勢大熾其年四月遂督寨勇生擒賊帥陳朝觀五月殲賊徐添德樊人傑六月復與官軍夾擊張天倫張三標熊翠兒等七股賊於太平寨凡萬餘人一戰平之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連上其功得
旨加知州銜賞戴花翎嗣復擊襲楚北逸匪二千餘人於蜀河口討斬賊目王詳擒方孝德伏誅方孝德故戕白河令黃袞者也羣賊憚公威名相戒勿入境督撫奏之
命以同知直隸州用癸亥八月補定遠廳是時賊勢益窮分竄山林而西鄉縣界川境多深箐初設廳以公守之公以廳為全陝門戶乃建新城復於廳之西南各百餘里擇地曰黎壩漁渡壩分築二石城為犄角團練武備如治洵陽時賊至輒殲先後擒陳心元及戕害朱副將之賊馮世周等巡撫方公維甸奏加知府銜旋丁生母憂僉議援金革例請留公以情不可奪名節當全婉辭大府重之聽扶柩歸丁卯服闋入都
諭仍發陝西以同知用交軍機處記名己巳二月題補潼關廳同知
特旨授漢中府知府公以兵燹後民困兵驕散勇逸匪羣不逞之徒心面未革教養之法宜先於是舉工賑修渠堰完倉廩以足民食聯營伍

治堡寨團保甲以固民衞慎訟獄培學校禁邪說以正民俗疏節闊目與民休息南山遂大安以其閒開諭悍回縛獻亡命賊七十二人於華渭散軍功王姓匪徒數百於甯羌擒圍頓教首陳恆義等於城固皆推誠心置人腹治渠魁寬脅從人心悅服令行禁止而十八年廂匪之變至勤大兵剿討說者謂始事時苟得公治之當可不煩一兵雖旋踵撲滅公亦以饟饋無缺加道銜然非公意也公在南山旣久亭障要隘村寨徑路曲折無不口講指畫而心縈繚之窮鄉邃谷老兵婦孺皆識其姓字闢漢臺選髦儁躬親講授十三年如一日所成就士起家侍從牧令者數十人率有聲然勞於治民拙於事上始大吏咸度外待公嘗歲暮卜築甯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晚收大歉已逾請賑之期遂元旦趨撫轅稽首請粟一官爲百姓請命巡撫董教增卒爲破例奏獲請言聽計從故得發舒及董公去而公十年不得調益懇懇飭吏治勤民事名滿三省閒道光元年

特擢備兵陝安以廷臣條奏南巴二山情形下陝西四川湖北督撫議時川督今大學士蔣公攸銛屢道陝安境亟稱公之治遂會奏委公總勘公自川入楚反陝數千里相度形勝析官移治增營改汛條列井井

奏入
報可邊防遂密然公平日言山內州縣距各省會遠鞭長莫及推諉牽
掣宜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明設鄖陽巡撫之例專設大員鎮撫而割
三省邊郡州縣以附益之庶勢專權一百世無患以更張重大未竟其
議也壬午巡撫盧公坤至特重公隨拜加銜之
命仍留陝安道任公愈感激思効盧公採其議奏增廳治於盩厔洋縣
界增營兵於商州及略陽復委公興修水利先是公在漢中因平壩田
衍艱灌溉履視山河五門楊鎮大小百餘堰皆加疏治至是欲廣其法
於全秦奉檄視澧涇灞滻渭汭諸川鄭白龍首諸廢渠疏鑿蓄洩規畫
具備而社倉義學諸法亦以次推行爲乙酉十一月
詔授貴州按察使未行丙戌正月仍留陝西按察使入覲三承
召見奏對悉稱旨歸途感微疾抵任七日卒道光六年三月初二日也
距其生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年六十有八公起諸生爲縣令
擢道府至臬司皆出
特簡中閒小有阻主知弗替
今上用賢多不次與廷臣言疆吏才未嘗不首及公特以南山二十年

鎮靜之功非公莫屬故雖遷擢頻仍猶若不得已遲留之俾斂惠於一
方比任久地方綏輯規畫已無遺
天子慨然思大其福於秦民驟用公而公不及待矣於虖惜哉其卒也
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願比朱邑桐鄉請其柩入南山弗得則籲請祀
名宦而湖南之人亦具公事狀請入鄉賢祠爲桑梓矜式皆得
旨報可公諱如熤字炳文生平慕范希文爲人取先憂後樂意自號樂
園性豪邁去邊幅泊榮利晚更沖粹視之田夫野老人也及其馳騁古
今理亂貫串天文河渠兵法星卜以逮輿地險要形格勢禁若聚米畫
沙燭照而龜灼所規畫常在數十百年外遇盤根錯節無不迎刃以解
其措施往往見於所箸書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防備
覽佐姜公籌苗疆有苗防備覽佐辰沅道傅鼐籌屯田有屯防書又有
三省邊防備覽漢中府志及樂園詩文集若干卷後之有志經世者必
將取鏡焉公配張夫人佐公治漢中手繅車教民婦紡織棉花之利遂
興生子二長芝癸酉科副榜貢生以官學教習分發河南試用知縣次
正坊候選府經歷側室胡氏生女一適候補中書南海吳尚志又撫兒
女一適沂州營都司世襲雲騎尉瀏陽滕國興孫男女各一以丁亥十

月初七日葬本邑會仙亭右之青竹隴公子以狀來乞銘澍之先人與
公敦古交知公最詳且將以備史館之采故繁而不殺焉銘曰
倬彼南山維石巖巖分陝由之化逮漢南是稱陸海灌𧿹榛莽所守或
弗化爲夔魍桓桓嚴公四馬南來亦文亦武涖此漢臺自公之來再造
鷞首披荆刈棘嶨滌蠢醜訟不刑炊畝有餘糧以拯秦人於溝於隍昕
聞庠鼓跡屏城闕以革秦人於獝於狘秦人望公如歲如慈秦人敬公
如保如師孝廉方正其名甚美如公克稱一人而已載茲盡篤
天子所知貽爾樂利百姓是思百姓既思
天子既知循吏何負而人不偽奕奕南山其大千里公廟歸然與之並
峙公廟在山公墳在南我辭可徵百爾式監

皐甯縣學教諭陸君耀遹傳 李兆洛

道光十五年正月祁生卒於南昌越一年八月劭文卒於皐甯兩君皆
總角交特契厚年相若也相繼失之悼寓形之如電痛逝者之不還心
折氣奪尚何言歟君姓陸氏諱耀遹字劭文長祁生一歲子又長君二
歲少時邑童子試即相識嗜爲詩如性生少與祁生私自課唐詩祁生
鋭敏君安雅穎邁相若也未幾同見知學使者稍壯出游同客今大學

士前浙江學使阮芸臺先生同見器重祁生舉於鄉君幕游陝西主朱
虛舟中丞會教匪反滑縣
上調陝甘督那彥成公督中州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君知兵事閤狹
卽請見爲陳機宜緩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上採以入奏多見施行朱
罷而君歸會奉
特旨舉孝廉方正邑中以君名上試二等以校官用得淮安府學教授
而君游廣東當事者強留之遂歷十餘歲會祁生補貴溪縣知縣往招
之君念依人無已時思欲父子重聚爲少小之樂遂歸比歸而祁生已
謝病去官病亟君爲經紀其喪刊刻其遺書君亦改選得阜甯縣教諭
比抵任而病已不起矣君意度沈敏和柔慮事周愼曲當人情爲人謀
必竭忠告或相倚任懽然無私故所至見敬信惟恐失之所著書隨所
啓名之凡十餘種詩宗錢劉能自成家酷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
拓小暇輒矻矻伏案考證所得過王侍郎金石萃編者幾半卓然可傳
於世子曩從游見兩君連茵接席東西相從如形與影私心慕之以爲
此樂殆非世人所有乃聚日少而分張多比各老大復思合并而遽相
從地下然則逮生存逢杯酒豈得不汲汲顧影愛惜哉

李兆洛曰世之信于友者幾有如君者乎家庭多故而君處之怡然以順家室況猝而君處之熙然以樂世途嶮巇而君處之坦然以平非深有得於忠信篤敬之道而能然歟其爲人所知者友於幼弟字以成名爲立室家弟沒而撫其婦不異室故人之子無以活妻以子而教之所知厚有急難趨之如己客游於外凡相識者無不周也無不援也而君身處窮困曾不自惜或因所聞爲君稱美君殊漠然曰此皆因事際會隨宜處之而已此雖君之仁心爲質不自滿假抑有得於其性而成於自然者焉嗚呼今亡矣夫

禮部左侍郎陳公用光行狀　梅曾亮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母魯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逢忌日哀慼如成人庶母姚撫之慈甚喪其卒如所生事長嫂極恭嘗戒其好弈廢書即屏去弈具年十四師以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爲題試之文成如隆萬中佳手即今稿所存未有竄改者也翁學士方綱李侍郎潢皆器異之至京師朱文正彭文勤兩公尤加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

人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升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終禮部左侍郎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總纂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甲戌己卯會試同考官一爲己卯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及福建浙江兩省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自幼學於舅氏魯進士仕驥爲古文純白無枝葉閩中朱仕琇文艱深奇重於仕驥爲師友兩家之學自少時已講習之矣後游江甯師桐城姚郎中鼐其詩文遂一以師之學爲學嘗以爲文章之事必合義理考證而後成百餘年來博辨嗜古之士盛言倂偶文有意於六朝盛唐之製作矣獨古文之學倡之者既難其人其爲之者率多閭里書師目不習經史之要最古人之大全惟取家習戶誦之篇及陋儒相沿訛謬之論幼童守一藝白首不能更剽竊字句摹擬聲調以文章之能事盡此而已於古今是非成敗名物象數訓詁聲音懵然張口如坐雲霧爲樸學者闞其口而奪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奮然欲以經術緣飾文章張

絕學而說經者自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人之經解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閒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近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而益明則固可略小疵而尊其大體其言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棄短取長集義成章治經之道固如是也後之學者剖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專門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好古積學之士爲之倡而流風相師變本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杜氏而宗何休至說之出於宋儒者一字之疵一言之累蹈瑕抵巇文致大惡詭論驚俗不顧所安而性理道術之談變之惟恐不盡涉之惟恐其汚鉤鈲析亂靡刃於毛舉鱗襍而不由其統黨同妒異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失未可謂愈於空疏不學者也夫經者羣言之君也治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扶微起廢之學則君之貴戚大臣也事君而惟其貴戚大臣之言是附不可謂之純臣治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不可謂之正學蓋公生平學術之大旨如此故於詩嘗惜陳氏稽古編以博物之學而深淺不平橫生瘡痏專以攻先儒爲心不以通經旨爲事而於春秋則自倣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說之合於

已例者順而摭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詞會義斷手於襄公而未成又取近時人之嘉言懿行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袮被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及刪改陳澔集說及四書通義未定本嘗置左右公精神過人家居翻閱書傳吟詠著作不少休一室中手抄背錄零章斷句纍纍數十百本稍暇則過從賓客詠調棋酒終日無倦容年少時故沈默閉閣中不樂見人及游學後形開神釋頓與先異意氣務寬博無涯涘與人交歡然終身無問其貴賤能否有先宅在京師陳州曰子孫爲京官者居之無居者以爲會館公服闋補官遂捨爲新城西館後爲記文索舊契徵其始末或疑公悔之面詆曰柰何改先人成命公愕然徐知其誤揖謝曰深感教誨次日復往謝之其人深自媿後生有文藝未成立者噓枯吹生尤靡所不盡稠人廣座薦寵褒歎稱心而談不顧人有厚薄然否嘉興王曇涇縣包世臣人皆稱其才而數困禮部試公爲同考官薦其文雖不售然兩人皆以爲暗中得我主試江南上元管同中式喜曰吾今乃得管生不虛此行常州吳德旋亦爲古文公至浙延之署中有所作必經其評論或有所改訂乃益歡德旋亦不以名位自嫌公嘗曰吾文自不及秦侍郎王學博況前人乎謂秦瀛王芑孫也其

謙抑如此然有問者未嘗詭其說以告雖年輩相若或先進成德言及文章之源流眞僞雅俗信深於心矢口不移不以世俗酬答有所瞻顧循護學政例刋試牘公裁之而於福建刋陸清獻一隅集於浙刋姚郎中選四書文又自選先輩文數十篇曰續一隅集敘刋之蓋公雖天性和易與人無崖岸城府而介然之操不爲詭隨見於文字者亦其一端也公爲御史甚蹔然嘗有深遠之論不計較趨避輕重攟摭細故自御史回翰林益貧甚端午召客戒曰至日吾啟後門待君客問故笑曰避債客耳人勸作游計公曰遊客非近臣事也無挾焉亦徒爲勞有挾焉則不可嘗有貸於友人至則賦詩奕棊盡日莫忘其所有事而返稍有餘散贍親友如未嘗貧乏者每歲莫以數金爲一封散置几上寒士告困者贈之計日盡兄弟貧者歲周之至變產舉債不爲輟不克葬者助之成禮爲外舅舅氏及師姚郎中置祭田千金或數百金里中饑賑荒米中絕寄資以濟同年查訥勤夫婦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皋之子嫁之故俸祿所入隨手輒盡終其身無一日不貧亦未嘗見其一日憂居官雖久不遷無進取心亦無戚戚困阨意達官有期喪公固無意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學士驟

遷至閣學
上面諭曰我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也任浙江學政時
奏罷宋孫覿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任滿適有廢員訐告事郎
命公爲留訊蓋其立心精白孚於
上心者如此訊獄成以道光十五年三月至京復
命未數月而病前三日嘗置酒召客時
上賜平定回疆圖與坐客敬觀歡笑竟日病中猶作乞薑詩致何尚書
淩漢病已革囑姪孫溥曰吾生平不足於宋史茲事體大欲創述難矣
惟屬詞會義一書先人遺意所屬吾心力在此亦數十年幸不死得
予告角巾南歸與汝共成之夫人及公子問所欲言愀然曰
皇上再賞假恩至矣吾不能勉強支厲副
聖恩命也無如何他無所言以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卒年六十八娶曾
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蘭滋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
郎中蘭掾甘肅高臺縣縣丞孫大煥大慶大基曾孫曾璋女七人適魯
應枯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嶲藻譚蘭祜曹祓公子蘭第以曾亮年
家子弟習其事與文告曰將上之太史願有述也謹撰次如右